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2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五四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三）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吳　陳仁錫選評

春秋左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
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
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
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
惡之吾又甚焉於牆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
有自來矣季孫守國叔孫出使從來已久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
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
叔出季處圖國忘[illegible]也謀主三者義也主忠信貞有是四者
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

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
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
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
其能安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其賢救諸侯其
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
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
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
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
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
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夏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潁館於雒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見河洛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
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耄亂其趙孟之謂乎爲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
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不見明年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季孫家臣
天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
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
旦於是季孫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柱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

晉中行穆子（荀吳）敗無終（戎）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illegible]）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illegible]）
必克（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必克）請皆卒（[illegible]）
自我始（卒）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illegible]）
荀吳之嬖人（五人為伍）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分為三伍）
相離（不相繫屬進退易也）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兩伍專參偏皆陣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
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禜（禜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
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底猶集滯露羸也）茲心不爽而昏
亂百度今無乃壹之（不節宣其氣）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四時 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
也已四姬有省（省減也）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
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
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
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
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成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降聲成五降而息）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櫟郟（[illegible]）鄭人
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
及鄭何患焉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illegible]）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
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也）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二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 印子晳子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書罪於木加尸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也 少姜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

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四豆爲區四區爲釜 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休痛念之聲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皆陳氏之先 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也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女嬖寵之家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 無賢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秋七月鄭罕虎子皮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冬十月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九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四年冬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

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見仲於公何如）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家宰）告之飢渴授之戈（欲使殺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豹庶子婼）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王所賜車）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季氏）無路介卿以葬（叔孫）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季孫）為司徒實書名夫子（叔孫）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葬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五年春公如晉（昭公）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乘莒亂）不知其私（取鄆）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食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此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伐楚取棘櫟麻）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之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十一年夏晉人來治杞田（前不盡歸）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二山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公孫段之子）歸州田於韓宣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

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夫）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率陰戎伐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

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十年春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

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靈姑銔公旗以公旗帥師）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不放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以夫于邑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皆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一年五月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歲星十二年一周）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

三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今有此人）

南蒯枚筮之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永和而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

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

與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棄疾所弒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

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

羣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與之[illegible]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
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
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
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
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
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
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
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
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
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
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
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
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
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illegible]

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
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
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
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
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
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
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

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
事其告子也它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
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
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
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
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illegible]

逆命楚其危哉（[illegible]）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

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illegible]）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illegible]）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illegible]）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

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年三以講禮再朝而會年六以示威再會而盟年十二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子產歸未至聞子產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
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
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

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
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
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四年春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
廢疾二人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
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
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季氏畏子以
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
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
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
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
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
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
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
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
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之貪，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五年春，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

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惠伯之子子服回也）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

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
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
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
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

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
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
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
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
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

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
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
亡乎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
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

鼓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其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它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春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

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以龜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冬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建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

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

今又爭国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春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三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
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
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
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
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言難逐也
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
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
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

如闞 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
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
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
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

叔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
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
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
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
忍也 與臧孫如墓謀 遂行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
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

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
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
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
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
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
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
以爲皆有罪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
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

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探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
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
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
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

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
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
王嗣也我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
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
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
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
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
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

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
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
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
師聞吳亂而還

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
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
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
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
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
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
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
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
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
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北公於人大也）而請安（子尹）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中）（而自有立不佞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賓宴禮也）子家子乃以君出（嫌齊恭夫人）

二十八年春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易妻）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母）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美髮爲黰）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魏舒）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於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賂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三十年冬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春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

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

合諸臺（明臣無忘君義）

用華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四年冬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楚臣）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報復）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分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

伏（伏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取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急也）矜無資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君所佩玉）仲梁懷（季氏臣）弗予曰改步改玉（公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也）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

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之（不義）

冬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出句

（子西大王出國人潰散僞爲王車服立國于脾洩以保安人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辭不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衛君）曰尤人（責人）而效之非禮也

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以鏡爲飾也）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好貨以爲）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憂公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文王妃）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顏高（魯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爲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自矜）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欲先歸也）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見猛不在列故詐言魯無軍殿）

夏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言盟者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言衛小比晉縣）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捘擠也）及捥（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不敢受違禮之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羈絏皆馬韁）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九月季寤（季桓子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

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夏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

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
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
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臣懼死駟
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自有別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
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
齊齊人乃致郈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嬖，寵）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出奔）
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謂地）子分室以與獵

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頗，偏）子爲君禮（禮，待君也）不過出竟
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迋（迋，誑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國之賢人）君誰與處冬
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卬）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
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
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
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
君賜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
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
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言伐小國當如猛厲）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於是叔孫
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
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
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
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
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
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
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
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
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諸晉陽）歸告其父兄

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齊必來報欲因恩齊而徙則衛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至囚諸晉陽（不欲令其謀）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賓午家臣）不肯說劍乃使告邯鄲人曰（趙鞅使告）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與射婚）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欲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恐見攻害民請以我說）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圍鞅）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謀（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沉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

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齊高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三折肱知爲良醫（遭病多者然後爲知醫法）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

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唯子不驕）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宋朝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illegible]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illegible]

晉國寧趙氏定將爲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歿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夏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擒吳師吳師不動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大指 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甍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 名蔣定公子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illegible] 里而栽 [illegible] 一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illegible] 蔡人男女以辨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于江汝之間而還 [illegible] 蔡于是乎請遷 [illegible]

夏四月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 彤丹 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民知致死不見曠棄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春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子南公子郢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三揖卿大夫士 君命祇辱 [illegible]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匹相從以脂膏車轄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濡帷幕可以禦火）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言不備）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六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illegible]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illegible]
舍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
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
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吳人盟而還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
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
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
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
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
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
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
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
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

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
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
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
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
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
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人不能師。背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俱吳將〕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邱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史以獻魯公，使歸齊〕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不可耕者〕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

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將告神曰）吳實然（吳人信鬼）（故以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蘂（音雷）兮

余無所繫之（言上服飾備而已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言上有旨酒而我與寒賤之夫視而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則諾（言諾其請吾與之[illegible]）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附錄（春秋止獲麟此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之）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襲鄭之期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

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
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
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
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

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
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
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
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
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
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

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
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
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
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
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
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
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
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
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
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欲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續古文奇賞卷之七

古吳陳仁錫選評

春秋公穀合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鄭地）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

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
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目君謂稱鄭伯）段弟也
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
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
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
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鄢者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甚）
（鄭伯之殺弟故謂其地）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也（穀梁）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
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
夫人也（公羊）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
壤食者內壤（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吐者壤入于內）闕然不見其
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
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穀梁）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illegible]

不得以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
時葬
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
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
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
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
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
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
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
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可知者欲使我反國）吾
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
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夏大也大謂之羽而舞也）天子八佾
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
矣（言時諸侯皆用八佾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
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

不及二伯（貫者爲伯者爾謂齊桓晉文）穀梁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及者何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公羊

六年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淫獵謂自放恣遊失徒衆）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其不地（句）於蔡也 穀梁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鄙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穀梁

十有四年夏五

孔子聞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姿容形容色）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隱遠矣夏五傳疑也 穀梁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後此者有事矣（師及齊師圍郕是也）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

人讎何以不知從同而

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
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不譏外與讎者同（公羊）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
牧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
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
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
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

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
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
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
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
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
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
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
畏彊禦矣（公羊）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
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
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
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
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
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
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
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

柯之盟始焉（公羊）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
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秋鄭瞻自
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公羊）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
也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
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公羊）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
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疾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公羊]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大戰也愛民也[穀梁]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
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
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
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
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
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
陳而葬原仲也[公羊]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
操之爲已蹙矣迫蹙之急甚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
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公羊]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
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
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太保召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穀梁]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

夏四月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
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使
惠布之天下今之胡豆也
秋築臺于秦
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
故譏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
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虛山林藪
澤之利惡內也非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公羊]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公羊

僖公

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公羊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奇字法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其[illegible]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穀梁

一句生意

是傳體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 以妾爲嫡則下無別嫌尊其母是卑其父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 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 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不言夫人 穀梁

亦以

駁例斷得

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敘此夢亦備而不如此簡潔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 賁扶粉反 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 吾與汝爲父子以來未嘗有過差切急 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

左傳無此急迫之狀

登三句亦見情勢之急

二傳各有佳處然不如公傳然也二字簡貴

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穀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是月邊也晉語人也）

何以不日晦日也（凡災異皆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常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

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重始故書以錄事）晦雖有事不書（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遂事）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公羊）

叠而一案之之實一徐而察之思也

十有七年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公羊）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可以手拱也）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揖其父母軍中介冑不拜）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軍中語也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也）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公羊）

文公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稱國以殺舉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

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仁者有心不知賢者有隱）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竟音境）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穀梁〕

十有二年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竫猶撰也謂其言有罪）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公羊〕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邪亂之臣將弒其君）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出外孫也）子以其指（指手指也）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但不得天之正性）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設齊使與兵來納貜且亦欲服邾）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公羊〕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夐猶遠也變人之主謂將邾以貜且）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穀梁〕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冬十月子卒（子赤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惡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姜氏）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緩帶者欲見有子則喜衆之情均貴賤之意也）一曰就賢也（若並有子則就其賢者）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 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規獄三年而後歸自嫁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 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重喪孝子之恩也 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 此說衰時臣禮當然 君使之非也 非君所用也 臣行之禮也 臣順命亦爲禮也 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古者不過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善其服事君敢所不得事外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公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 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 是樂而已矣 以是爲樂也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 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 赫然死人貌 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 摮猶擊也斗謂方斗 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者驚貌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 門焉者於門守視者也 上其堂則無人焉 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 易猶省也 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 仡然壯勇貌 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

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趨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周狗可比周之狗所指如意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曰踆踆音存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介甲也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公羊】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宣公子赤叔肸非責之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穀梁】

成公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一作爰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已獲而逃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音旋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不知頃公將欲去勢未得去也曰革取清者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其取清者因亡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于齊生頃公踊于棓而闚客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甗玉甑甗音彥反魯衛之侵地使耕

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齊土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郤克畏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公羊〕

襄公

十有六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穀梁〕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墠於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穀梁〕

二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公羊〕

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倉卒意）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闔閭謁之長子光）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

爾殺是我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公羊】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刋故）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爲之辭優劣大小相越不敢更信史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公羊】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公羊】

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朱干（以朱飾盾）玉戚（以玉飾斧）以舞大夏（夏樂）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己者也而柔焉（柔順）季氏得民衆久矣（季氏專賞罰得民心久矣民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慶子家駒賀（慶賀）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屈曰朐伸曰脡）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餕熟食饔）

熟肉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
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
求索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盖祭而
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
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
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
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
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

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
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叠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
何稱（行禮賓上當各有所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雖爲君者而言無所）
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
乎哭（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菑周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以
幦爲席（幦車覆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
與其辭足觀矣【公羊】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

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何賢乎叔
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顏時邾婁公）邾婁
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
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
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
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
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
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
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不知欲弒孝公者納賊邪將背其國）
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

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
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於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
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
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
也（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
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
以來人未足（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叔術覺焉（知少爭食長必受）
（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
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

俱去斷截之痕

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奈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公扈子言叔術本欲讓追有誅顏天子在所故天子死則讓公無妻嫂兒乎食事〔公羊〕

定公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定哀〔公羊〕

非例亦哀從人誅之何也予是微其有矣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據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凡地之所生謂之毛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

以雩雩語為斷一句

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何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何焉請哉何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為君必為先也其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辜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詒託假寄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穀梁〕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艸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其曰菽舉重也〔穀梁〕

亦一書兄

八年冬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文三年躋僖公諫不從而去之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公羊〕

雩殺穀語已盡祀辭得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趣而鍥其板（以爪刻其轄除之）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出為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我季氏累世有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備去）臨南投策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非門名言其門中季孫植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琴如地名）二家如出期數於是時起兵弑

不成。卻反舍於郊。皆說然息（說作脫稅解舍也）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得免專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師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也）弓繡質（質拊也）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髯也千歲之龜青髯）【公羊】

九年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公羊】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

離會不致（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施其名）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穀梁】

哀公

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惡之）【公羊】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驗合以爲信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其家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除服斯者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也有魚菽之祭魚豆者示薄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驚駭貌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乞爲陽生弑舍不衆陽生弑者讓成于乞也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獻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累累猶數數也吳能爲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古吳陳仁錫選評

國語

周語

恭王游于涇上(恭王穆王子)密康公從(密國君)有三女奔之(三女同姓)其母曰(康公母)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諸侯遇衆則式)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取婦三不參一族之女)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周大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彘晉地)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子)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令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和而修政事號其和十四年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借民力以為之)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農大事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陽氣厚積盈滿也)土氣震發(震動發起)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日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天廟營室也)土乃脈發(脈理也)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陽氣俱烝(烝升也)土膏其動(膏潤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渝變也)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陽官春官農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祗敬祓齋)監農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器)先時五日(先期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洗也)及期(耕日)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百吏庶民畢從

及籍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上士）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以音律省風土）廩于籍東南（廩御廩東南生長之處）鍾而藏之（鍾聚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滯蟄蟲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辟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眾也徇行也）農師一之（之一先也）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說行農）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鎛鉏屬）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媚說）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優饒裕緩也）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獻公子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不順立少）（犯犯王命也）犯王命必誅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國子同姓諸侯也）樊穆仲（仲山父）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于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宣王祖父夷王廟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出于岐山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為陰所鎮）陽失而在陰（在陰下也）川原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氣通為演）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神降于莘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大史過）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房國）實有爽德協于丹朱（協合也丹朱堯子）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生王）實臨照周室之子

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徙焉）若
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神在虢）
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守）今其
冑見（冑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
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
襄王使召公過（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瑞命）呂甥
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信圭）卑拜不稽首內史過
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謂無後也）呂郤將不免
王曰何故對曰民之所急在於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
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

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
祓除其心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
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
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
內之賂（背外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
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當作實滿）
心棄其精也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
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敎民事君諸侯春
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

官（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
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
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
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蠻夷
之國（遂為夷蠻之國民）有斧鉞刀墨之民（刀墨謂刀刻其額而墨窒之也）而
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
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背秦）
陵其民者（虐處）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守位也）夫
執玉卑替其贄也（執贄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
替贄無鎮（無以自重）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

必速及（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
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呂郤）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
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
懷公無冑（惠公卒子圉嗣立是為懷公秦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于高梁）秦人殺子
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字二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秦伯誘而殺之）
襄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
鬩侮人百里（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他人侮己）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
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凡我周
之東遷晉鄭是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鄭厲公殺子穨而納

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毋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于它（徵，召也。它，謂翟人也），徵于它，利乃外矣（外利，在翟）。王不聽。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樹利于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兆民，庶民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人人也）。若七德離判，

民乃攜貳（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去，退自營也），上求不暨（暨，至也），是其外利也。王弗聽（十八年，黜翟后）。

民百姓與別不同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王城），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不庭，不直也；不虞，度也）。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內官不過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大物，謂隧也）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庸，用也），而縮取備物（縮，引也）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有天下則隧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能以為隧也），余安能知之（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為能德（為能行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離叛），今將大泯其宗祊（宗廟）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

逆命（晉有司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言不當尚武隱文）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王）而鬩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姻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illegible] 夫君臣無獄（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今元咺

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秦大夫孟明視之師）左右免冑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跳躍而上車者）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謫（謫咎）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寡謀自陷人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禮（原襄公）范子（隨會）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如孔）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士季范子）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其牲）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立成者謂之飫房烝大俎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遺）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禘全牲）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

前好（忠厚也親戚寡宴之禮前好先王之好）且唯戎翟則有體薦之（體委與也）夫戎翟冒沒輕儳（冒觸也沒入也儳進退無列也）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象胥之官）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饗食後所加之豆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實束帛為好）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不循儀禮合和好子然全體猶）夫王公諸侯

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論議軍旅也 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
物（大德大功也 大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飫以顯物
（示以物備）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
不忘服物昭庸（庸功也）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容貌有崇（崇飾也）威儀有則（則法也）五味實氣五色精心
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
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
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
晉法（秩常也 奉執以為常法也）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火朝覿矣（火心星也）道茀不可行也（草穢塞路）
（弟日）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陂障也）川不梁野有
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墾田若蓺
（言其稀少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不為廬舍）
縣無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陳之卿）南冠（楚冠）以如夏氏留賓
弗見（賓單襄公）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 角星名 見者朝見東方也 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 涸竭也 謂寒露雨畢後）本見而草
木節解（本氐也 草木之枝節解落也）駟見而隕霜（駟房也）

火見而清風戒寒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
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
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 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
國有郊牧疆有寓望（疆境也 境界之上有寓望之舍 候望之人）藪有圃
艸（圃大也 艸茂也）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言常以備財用也）民無懸耜野無奧艸（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
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事 事有次）縣有序民（縣鄙之民 從事有序）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艸間（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疲也 羅於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
之法制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 王之親族也）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
王之官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
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乎（夏氏媯姓 陳亦媯姓 故謂之瀆）
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
乎（簡略也 彝常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先修聘禮）
且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
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
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歉焉而後逆之（唯畏其強 雖卑其欲 故）
（不欲說而後逆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惠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言蔑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成十六年使郤至告慶于周以勝楚之功告王未將事未行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爲上卿可以樹置于晉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言戰勝楚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謂司馬子反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三陳楚東夷鄭陳也卑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與其信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得民二也軍帥

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欒書范范士燮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吾有三伐勇禮仁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吾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言郤至位在七人下恐未及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荀林父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宣孟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欒書自下軍

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安民然後自庇蔭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

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快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佻偷也偷天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盜爲也姦禮爲羞見楚君而趨姦勇爲賊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救鄭伯欲以偷上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爲厲公所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陵犯人郤犨見其語迂加誣於人郤至見其語伐自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盡盡其心意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

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在則容不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名聲也失所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覆爲信耳以聽名者也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步言視聽四者忘其二爲偏喪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視與步也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侯五大夫蓋爲八郤有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速僨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三怨陵誣掩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舉也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已國有德與不修德者爲鄰也今君偪于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謂叔孫僑如也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也

其行淫失流之來（而晉侯歸乃逐叔孫僑如）魯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殺國）武子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兩水格有似於鬬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城郏）王欲壅之（壅穀水使北出也）太子諫曰不可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大曰崩小曰阤）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崇鯀國伯爵）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鄭洪水也）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鍾聚也）封崇九山（除其壅塞之害）決汨九川（汨通也）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李冬）水無沈氣（沈伏也）火無災燀（燀起也）神無閒行（奸淫之屬）

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嬰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帝天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為四岳伯故稱四伯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夏後也在靈王之世）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閒代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無祭主也）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閒代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國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于爭明以妨王

一本人言 一步緊一 逕

近言之

四字宛然

宮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雝者嘗焉（雝烹煎之官）佐鬭者傷焉入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厲王好征伐用兵）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安之康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惪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惪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九黎 黎苗二苗 夏桀商紂也）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則（則法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隷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惪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勛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

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將還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 文詩書）上非天刑下非地惪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于室乃大亂）及定王（子頃王）王室遂卑（景王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佐故王室卑）

非叔向不知其人

晉羊舌肸（字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周大夫）及單靖公（頃公子）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illegible]）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之老送叔向（[illegible]）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代）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illegible]）居莫若儉（[illegible]）惪莫若讓（[illegible]）事莫若咨（[illegible]）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聳懼也 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illegible]）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

衆人過郊單子獨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否所以不殺推也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衡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

將有遠志是離民也（遠志遠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先後各有宜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關門之征也一曰衡也布令之解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實王府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大曰潢小曰汙）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翳猶屏也奪其資民是去屏其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作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盡是匱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

（殖長也）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以言發德教）民歆而德之則

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也)明以動時(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動以殖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狂悖眩惑說于朝寳孟也轉易過惡發子配適殺大臣也)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

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知弗及)臣聞之琴瑟尚宮(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鐘尚羽(鐘聲大故尚羽)石尚角(石磬也輕故尚角)匏竹利制(匏笙竹簫也以聲音調利爲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圉也一聲無清濁之變)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平謂細大不踰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無射有大林是不平)如是而鑄之金(爲鐘)磨之石(爲磬)繫之絲木(爲琴瑟)越之匏竹(爲笙管)節之鼓(節其長短小大)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者則樂人之訣)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律鍾律也)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六律也)成於十二(十二律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由是第之(第次奇月也)二曰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洗濯枯穢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之事)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蕤賓陽氣盛長陰氣委蕤有似賓主故可法則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物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可以遷布德示民道法)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

以儉柔容民也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子朝故先殺子猛之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子朝之傅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懼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賓孟知意故感發王之美念及子朝疾曰吾見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歸語王勸立之雞畏為宗廟之用此誠六畜之情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為犧當何害也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雞惡為人所用故自斷尾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自人作犧則能治人王弗應不曉其意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劉公主王欲立子猛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也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獻子魏舒說其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周衛彪傒適周聞之彪傒衛大夫也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不沒終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亂夏之法孔甲至桀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周之良材道德小大禮法猶天之有山川藪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悛止也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去者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天所壞支之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莊公魯桓公之子同也）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事之賜獨恭身之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可以一戰）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同宗大夫之婦見夫人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君所作則為故事也）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早起栗取敬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鑄鐘鼎也）藏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饑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自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

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病不能為辭）問于展禽（展禽魯大夫名獲）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特先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故文公執之）使醫鴆之不死（晉命貨醫使薄其鴆不死）醫亦不誅（醫以私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莊公之子）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鑽臏刑笮黥刑）薄刑用鞭扑以威名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刑三次（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次，處也。三處：朝、野、市也。）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惡魯）公說，行玉二十瑴（雙玉曰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魯與晉爵同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臣不外交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謂祭海鳥也），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若五帝、殷、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以勞定國則祀之（周武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若殷湯、周武也），能扞大患則祀之（夏禹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炎帝起於烈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棄，周之始祖，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土（句龍為土官，佐黃帝），故祀以為社（后土，社之神）。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子，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高辛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鯀，禹父，用不成，殛之于羽山）。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修鯀之功，行其所治水之事而成）。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為夏水官，勤其職而死於水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邪謂桀）。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死於黑水之山）。文王以文昭（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曾孫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有德於民，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所避及居。）文仲聞柳下季（展禽）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三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

夏父弗忌為宗，（宗伯，掌祭祀禮。）烝，將躋僖公。（躋，升。升僖公於閔上。）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僖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等，齊。胄，裔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史，太史。世，次先後也。）宗祝書昭穆，（宗伯、宗祝掌其禮，太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公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自玄王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疫死曰札。）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殺紀公也。）以

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僕人，官名。）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使人，更之。）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陋也。）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復命也。）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乃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藏，（掩，匿也。）竊寶者為軌，

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予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

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也 及至 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 何益於伐秦之事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 言其必濟也 叔嚮退召舟虞 掌舟 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 舟虞具舟司馬除道 不共有法 刑也 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 昭伯魯大夫叔仲帶也一人謂楚康王也 爲其名與其衆也 衆謂有盟主之名多兵甲也 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 仲孫它子服椒 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 誰當代之 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 令尹未易 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言我爲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 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 不忘舊

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 說除也言求除侮 其輕侮已者將急於前之人此讐不益大乎 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 待猶禦也 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 可還 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 方城楚北 卞魯邑 季武子襲卞之以自予 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 榮成伯 魯大夫聲伯之子 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 夙武子之名言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爲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 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 姬姓 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 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 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 以卞予武子也 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 悛改也 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 公欲伏魯若人醉而怒醒而喜也用何傷乎 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 季冶季氏之族子逆逆公也 追而予之璽書 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 此 公未言榮成子曰 公怒 子股肱魯國社稷之臣 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

子之隸也(隸役也)又何謂爲子狢歸致祿而不出(致祿還采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重書言卞人能而欺也將叛也能賢能也)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虢之會楚公子圍(靈王熊虔)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

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爲篡不復入爲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爲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郟敖楚康王子麇也)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尋宋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令尹圍以會也昔景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踁(穆子家臣)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衛營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衷中也)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皐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也)其人曰可出矣(其人穆子家臣曾皐也)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也是爲國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亡)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

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信莒也)而棄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有二心)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不獨魯)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謂從晉)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意如平子名)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患謂見執也則謂惠)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獻子之子也)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晉地)我先

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踦跂猶崎嶇也）以從軍吏次于雝（晉地）與邯鄲勝（趙勝趙旃之子須子勝食采邯鄲）擊齊之左（左軍也）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遠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季孫肥也文伯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之妻亦稱主如之）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illegible]）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孟僖子之子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爲客（露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illegible]）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之辭）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季悼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享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內朝路門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內朝家朝也外朝公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上天子下以下也寢門正寢之門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illegible]尊也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illegible]生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師尹公也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也載天文也）日入監九御（九御九嬪）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百工百官）使無慆淫（慆慢）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縣）

（瑱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纓之以紘綖也冕上曰綖紘纓從下而上不結綖冠上之覆）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天子之士玄端委貌諸侯之士）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社而賦事（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烝而獻功（冬祭曰烝獻穀帛之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績功也辟罪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欲我下績）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以是怠惰之心奉君官賦）

（□以避辟將見誅絕）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康子往焉闖門（闖門門）與之言皆不踰閾（閾門限）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祭主人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宗不與宴宴飲也）宗不具不繹（宗臣主祭祀之臣不具則不繹繹又祭之明日）繹不盡飫則退（立曰飫坐曰宴）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瘠瘦也）無洵涕（無聲涕出曰洵涕）無掐膺（掐叩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降服殺也加服重也）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發所賫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仲尼爵之（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

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二山也）之山者也，為漆姓（汪芒氏之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田以力（藉田用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還田也），而砥其遠邇（砥平遠近也）；賦里以入（廛里也，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而量其有無（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不役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徵鰥寡孤疾軍旅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先王以為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且也，時康子不聽）。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鮑叔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

（上桓公自說之）

（式權比綴四字奇一筆古奧）

（攻馬）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臺高以自尊）田狩罼弋（罼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游車之裂遊車之敝）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叟老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也）式權以相應（式用權平也）比綴以度（比比其眾寡綴連其夫家也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序列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

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軺馬（牛車馬車）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耞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菒除田（菒稾也）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耰摩平也）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鎌也耨茲也鎛鋤也）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疾也）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五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卿也，使掌群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市立三鄉（市，商也），澤立三虞（虞，度也），山立三衡（衡，平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資者賑業之也），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事業也）

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于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內政，國政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為立有司）（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illegible]）：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帥一軍，五鄉也，鄉帥卿也。一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illegible]）。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方，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寫得士

農盡周制大司馬實自管子能不抄舊文字

以善用為業

以速得[illegible]

[illegible]寄軍令於國政也

寄鄉實是寓兵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朞年也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綏止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豫設其國家之患以問之也疚罷也），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書桓公所訾用也）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

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衰差也），則民不移；政不旅舊（舊君之故舊也），則民不偷（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不苟得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墐溝上道也穀地曰田麻地曰疇）；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鄙之政此功下與郊內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五正五屬之正也）。是故正之政聽屬（正長也聽屬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縣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鄉鄉帥之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反所侵鄰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覜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

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也。監觀 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輕其過而使以甲兵贖罪 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 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刖劓之屬 小罪謫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 以宥閒罪。閒罪刑罰之疑者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 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狗馬雖為刑者 惡金以鑄鉏夷

斤欘，夷平也欘斫也 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人供軍用也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二魯邑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有蔽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 環山於有牢。雖山險皆有牢牧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衛邑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燕邑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岱陰，齊南界 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紀邑 有革車八百乘。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百乘有四萬人又上

管仲制齊為三軍萬人下文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皆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為六 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鮮卑 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 與諸侯勠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白翟赤狄別種 至于西河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編木曰泭小泭曰桴 至于石沈，地名 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拘夏谿名三者皆山險處 故

縣約其車束其馬以渡 西服流沙西吳，雍州之地 南城周，王城 反胙于絳。[illegible] 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嶽北岳常山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纍盛甲 兵不解翳，翳以藏兵也 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服矢器 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天子周襄王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也 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復也 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 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

違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朝服之車九旒畫龍為旒）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哀姜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地也）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也）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繫閑馬也）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于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勤勞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

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奉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不用絲取易供）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桓公齊侯譚遂不服之會）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邑皆衛地）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濟度也）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挾銜骨齒牙猾謂兆端左右釁折也）戎夏交捽（有銜骨齒牙中有銜骨在口中齒牙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戎內象諸夏外象有兆端是交勝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

（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逞快也甘言入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患何可防止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實滿也）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

若其有之備之爲瘳卧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僤罰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言其禍猶兵也）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
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比同功也伊尹欲亡夏桀）
（喜爲之作僞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
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
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
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平王）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
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晉寡德而

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
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離
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
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
誰云弗從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
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

大國在側（謂秦齊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大家上卿）
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
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是以讒口之亂不
過三五（少則三多則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
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
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
也商之衰也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
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
不能爲膂而祇離咎也雖離之亂其離咎而
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

謀不卒時（三月一時）非人不免難
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
非德不及世非天不歷數
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
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
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惠少族而
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弃人失謀
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
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士
爲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

其皆有焉（史蘇郭偃）既驪姬不克晉正于秦五立而後平（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勢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

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廢立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大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

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

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之

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讒言）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秋（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以位）是左之也（左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毋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四支）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上手）下貳代履（下足）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部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聲金鼓章旌旗）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制使將兵危道也）

公曰輕其所任（任重）雖危何害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士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紂斬以黃鉞）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稱老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

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埜（得牧田也）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果於用師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以不勝罪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皐落）

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偏裻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使攻伐）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至于稷桑（翟地）翟人出逆

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爲外）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一日）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言之閒其易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孟里克妻字啗啖也）我教茲暇豫事君（茲里克也暇閒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爲閒樂事君之道反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苑己獨集于枯（喩人皆與奚齊己獨與申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優施）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其失言）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謂固太子以攜驪姬之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多爲計術以變其志乃可間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婦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改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廉猶直也）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以制人之父子吾不爲也）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屈撓）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以求成於奚齊吾不能也）將伏也（伏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二公子謂殺申生也）

虢公夢在廟（宗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帝天帝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神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以轉禍之爲福以其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人賀夢）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蔡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也）曰君可無會

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公在殯，宋人伐之。

十六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吾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辜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反驪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爲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

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剡鋒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

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謂諸侯大夫）無愛虛以求入（盡國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

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惠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群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

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illegible]）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illegible]）退而不私（不私語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配己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畝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無違天命在秦而已）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壤以望君之塵垢者（所不敢當其塵…以輿馬帶…言塵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

古文奇賞卷之八

古文奇賞卷之九

晉吳陳仁錫評選

國語

晉語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外秦內里丕也）。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謂惠公入而不予也，喪田謂秦以晉不予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惠公不予賂也）。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丕鄭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禍，公隕于韓（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也。秦伐晉，戰于韓，獲惠公以歸）。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欲以正禮改葬而不得）。貞為不聽，信為不誠（不見信也）。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王子，其光耿於民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陳尸曰施）。

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且夫禍唯無釁，足者不處。處者不足，以死者不勝，敗若化。以禍為違，孰能出君？爾俟我。

晉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克荐至之饑)已失人(里克)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辜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饑道也(薦進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子桑)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

於河歸糴於晉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寇謂秦也)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定安也穀熟也)[illegible]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公曰舅所病也(病恨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車右)公曰鄭也不孫(不順也)以家僕徒爲右步揚御戎(御公戎車也)梁由靡御韓簡(晉卿)虢射爲右(爲韓簡車右)以承公(次公車也)

於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鬭士衆(欲鬭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出奔梁依秦也)入也煩己(秦所立)飢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晉莫不怠(受惠怠易)[illegible]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秦必狃而輕我也)一夫不可狃[illegible]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欲衆)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橫也)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

之不納公[illegible]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illegible]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里克)背其外賂(外秦)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泥也止陷焉)公號(呼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迎也)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釋今也)亦不

亦遂止於秦（爲秦所據）穆公歸至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爲臣子絕望）逐之恐搆諸侯（交搆）以歸則國家多慝（恐知國家閒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誰不患）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而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

有道以臨汝毋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猶恥其父之恥未釋）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勝之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以成之歸晉）惠公而質子圉（惠公適子懷公也）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始征晉河東之地置官司）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illegible]

著滯淫（淫久也）誰能與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欲使文公適齊會齊桓公季末之年）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來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有象必先）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必得五鹿）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命告也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

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在齊一年）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未可以動齊）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其不肯）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

晉公子出思於此也故中生愚者耳亦愚見識也

公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也）
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
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公子不出）
必死於此（此言亦猶不）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
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
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
獲安西方（謂周也）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
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
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
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此民之下行）見懷思威民之中

三行出妾氏之口恐孤姬猶亦爾不及

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是謂民之中）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威下）威
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
在辟也（辟，罪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畏人之多言）此
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

在所謂以君子

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
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重耳得國時日近也）君國
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敗謂齊也）時不
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
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享
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世）亂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公子
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
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
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
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不[illegible]，豈能復與[illegible]食我乎）若克
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illegible]）是以甘食偃之肉
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曹僖負羈[illegible]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

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
君無親以國爲親（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
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
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
年而亡（亡出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
蔑之是不明賢也謂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
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
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
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
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illegible]）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天所[illegible]也）用前訓（先王之教也）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

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離違去國得所[illegible]）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同父）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弃之重耳日載其德遄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祚者（謂成而儁才晉國不靖狐趙之謀也）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回車也）諸侯可謂窮困弃此四者以徵天禍毋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蕃滋廡豐也）稷不爲稷不能蕃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天命使之也）亡人而國薦之（以國君之禮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其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于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illegible]一舍[illegible]）若不獲命（不獲楚止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約困之中而不諂）三材傳之（狐趙賈）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遂也）夫鄭而效

□乃出焉效鄭非義也于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
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
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逃歸故曰懷嬴公子使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揮□□□灑也君賜觴入于室□嬴怒曰秦晉
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嬴之所自秦伯
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
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婚俱
以為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愛歡
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罪謂降服也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累之此自寡
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惟公子命公子乃歸女納幣逆之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
其袪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
屏內困予于蒲城斬予衣袪又為惠公從予于渭濱重耳在狄從君狄于渭濱勃鞮為惠公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于
二命以求殺予惠二命之於伯楚伯楚勃鞮字屢困何舊怨
也數見困虐何舊怨屢數也退而思之與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
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之道也入反國也猶未之知又將出矣
將復失國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
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

□其無蒲翟乎獨無有如蒲翟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
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
之矢集于桓鉤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於袪而無怨言鉤在袪上
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
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弃民主余罪戾之
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于是呂甥冀
芮畏偪悔見害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
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恐不謂也吾請去之伯楚
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

王城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出不從竊藏以出盡用以求納公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沐低頭故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絏之僕
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
夫懼者眾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也
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鄙也公食貢大夫食邑受公田也士食田庶人食

而敎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誰也籧篨偃人不可
使俯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
短人不可使援抗援蒙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
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俟也若有邪蘧也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
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
病焉少小溲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生文王時易也如小便於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痛文
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季不怒敬友
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管叔蔡叔亦爲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比
于諸弟比親也宗諸弟同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

也詢于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
于南宮适諮于蔡原蔡公原公而訪于辛尹辛甲尹佚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公召公畢公榮公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
王非專敎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敎無益乎對曰胡爲
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
籧篨僮昏也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鐘也籧
篨蒙璆蒙兼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擊磬也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
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聲則審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僮昏嚚
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賓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

[illegible]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
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
及山河內溫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
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
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
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
言匱非其實也[illegible]不濟
爲之其卒將復[illegible]
之實其信也輕夫言以昭信[illegible]
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illegible]以益也

見以蓋其容也且剛而主能上自不本而犯仁義本怨
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
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
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
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
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樂正軍吏主師旅鐘鼓令三軍之鐘鼓
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
于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

聲罪擬指是名發言情事并虔辭也

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和丁寧鉦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蹔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爲欲尊明君道）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匿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冠也笄簪也）

虞左傳亦源委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鄢之役晉伐鄭（鄭從楚故）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爲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楚來救之恐益長郤至）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皇古有者內亂不誅可以誅外最者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阜衆也靖安也言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自安息也乃內且謀相親愛）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正也）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過由大（由大臣）而怨由細（細小民）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大）而忍於小民（忍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悳者能受多福無悳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稱舉也）晉之悳諸

罪鈞也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傳曰郤將謀)
(傳長魚蟜以戈殺之言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
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脅劫也欒書中行偃也)而言于
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
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禦軌
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
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能忍俟
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
既弒厲公欒武子(欒書)使知武子(荀罃)彘恭子(士魴)如周迎

悼公(周子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晉地)公言于諸大
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
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
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
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專制)若
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
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不事上也)圖之進退願由今日
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廕之羣乃不堪君訓

屬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司寇史太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
聽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
(門子大夫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畢故
刑赦囚繫(畢故刑謂舊刑居作者也)宥閒罪(宥赦罪疑者)薦積德
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親見之
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王父尊親之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二月乙
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
佐知莊子(荀首)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連尹楚官名)
以免子羽(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
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鄢陵之役呂錡射共王中目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

而以定晉國而無後(子孫無在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士會)之季(少子)文子(士燮)之母弟
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
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惠其可忘乎故以彘季
屏其宗使令狐文子(魏頡也)佐之(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晉地)
止杜回(秦力士)其勳銘于景鐘(景公之鐘)至于今不育其子
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士渥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
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賈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
使爲司空(能以計數明事定功)知欒糾(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

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

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鎭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鎭靜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鎭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

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丘于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于是乎始復伯

祁奚辭於軍尉請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鎭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

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

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後有害矣且勸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

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宣子與龢大夫爭田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

字也。偏問於大夫。又無決焉。訪之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

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叔魚爲贊理羊舌鮒攝其官邢侯與雍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爭鄐田之界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及蔽決也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

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貢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劾捕而尸叔魚與雍子于市

范獻子士鞅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非也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學則知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于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富必驕驕必陵人曰欲爲繫援焉欲自繫援以爲援助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懸也於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illegible]可知而選戒所知益厚矣

婁嬰[illegible]識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鬬臣之士扞難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欲勇則勇士至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戰功多簡子賞晉陽之戰安于力戰有功也趙簡子賞之辭不受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于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産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宰官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

女職爲凶事如狂易之疾加殺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賞非其所賞是賞狂也

而不以狂疾之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荀寅士吉射所作圍趙氏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墮壘也日壘培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以自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請也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進曰昔先主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少釁於難謂莊姬之讒從姬氏於公宮莊姬氏文子母晉景公之姊趙朔之妻公之姬也姬淫于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在位朝也有武德

絕句大奇

宣子為正卿有溫惠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

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也）亦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趙成也從荀）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

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教也）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

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之以父兄（父兄宗親）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夫之難）

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

師保（見壘壁當以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

以鑑而鳩（鳩安也）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

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賞免難之賞）初伯樂（郵無正字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

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所得賞）辭曰吾為主

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言怨如故也）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面日路旁血）

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少君蒯聵）

（不衰為簡子車右）簡子許諾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九上九下）

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

絕吾能止之（鞁靷也能止之徐行故不絕）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駕而乘材兩鞁皆絕（乘材棼木也）衛莊公禱（將戰時禱）

公次莊

曾孫蒯聵以諄（佐也）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康叔之父 蒯聵之祖父）昭考靈公（蒯聵之父）夷

請無筋無骨（夫傷也戰鬥不絕筋無折骨也）無面傷無敗用（用兵）

無隕懼死不敢請（言不敢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

後名也寄寄稱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

鱉莫不能化（蛇成龍）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

之君子哀無人（賢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

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

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

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二子皆名族當為主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是亦人之化也）

優仁者佐賢者卽此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智甲也瑤知伯也）知果曰不如宵

也（宵宣子之庶子）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

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

者一也（仁）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

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氏姓）

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簡子問於壯馳茲（晉大夫）曰東方之士孰為賢（賢也）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鄭語

桓公為司徒（周厲王之少子友也周幽王八年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西周之民）問於史伯（周史）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成周洛邑也）南有荊蠻（羋姓）申呂（姜姓）應鄧陳蔡隨唐（應蔡隨唐皆姬姓鄧曼姓陳媯姓）北有衛燕翟鮮虞（皆姬姓）路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皆姬姓）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妊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支子庶子甥舅昏姻）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四水之間可逃也）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姬姓鄶妘姓）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八邑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

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芣騩之神食溱洧水也）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當成周之南）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天開季紃叔熊不得立故）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先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佐制物於前代者（前代夏殷也）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己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當周未有（未有侯伯）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

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妘姓鄔鄶路偪陽(四子曰求言妘姓封于鄶)曹姓鄒莒皆爲采衛(采服衛服)或在王室(曹姓)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之別)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羋姓之別)不足命也蠻羋蠻矣(謂叔熊在濮從蠻俗也)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羋(姜齊姓嬴秦姓荊羋楚姓)實與諸姬代相干(干犯)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于侯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宜王之舅申伯之國也)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行不義也因就也)惟謝郟之間(間謂郟南謝北虢鄶在焉郟後)(厲鄭是取之)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言民慢黷忠信爲居其君而不及於忠信)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更)(其君道尊之則與君易取也)且可長用也(久處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句)今王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頑童暗昧謂暗昧窮陋而不識德義者也)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弃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

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七體七竅也)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建九紀以立純德(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百官各有體屬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材裁也數極於姟萬萬兆萬兆曰經萬經曰姟)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九畡九州之極數也)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不同姓)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物也)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也)物一不講王將弃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內妾(申后)好窮固也侏儒戚施(侏儒戚施之人優笑)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不建立有德以爲卿士而妖孽之臣用之於位使幸之人置之於側也)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爲弓也其木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府王內府藏也)此人也收以奔褒(服者賣弧)褒人有獄而

所美之爲夫君國將民之與處民實勞矣
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惠義不行則邇者騷離
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以公侯爲官正而伯子
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
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
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
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
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
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
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

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　之暇
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　夫爲臺
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
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靈王城陳蔡不羹　使僕夫子晳問于范
無宇　芋尹申無宇　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
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
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
利者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
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

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
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
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
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
至蝱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
然是三城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于晳復命王
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
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
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弃疾而殺靈
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
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
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
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
不給何暇得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
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
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
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

明以入於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
道思君人之道也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卿士也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
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而使朝夕規
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
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
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
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

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
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
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
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而至
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
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王
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
於耳慭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欲不然巴浦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illegible]生也[illegible]

乃汝來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貨者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遂趨而退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內子卿之適妻訪之左史倚
相曰吾有妾而願願賢也欲笄之可乎笄內子首服對曰昔先
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illegible]子夕嗜芰子木有羊
饋而無芰薦子夕子木父[illegible]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
陽豎愛子反之[illegible]獻飲以斃於鄢鄢楚晉戰楚師芋尹申
敗共王傷目召子反子反辭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
亥無宇之子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葬君子
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
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以妻言薦芰以干祭典也其可乎子
期乃止
昭王問於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
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
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
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
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
次主處位祭位也次主尊卑而為之牲器時服以時服色所宜而後使

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祝 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玩數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伯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物穀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

也九黎亂德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受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皞氏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也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名也

守失天地之官以諸侯為大司馬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權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今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以亂謂幽平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天地成不復變何比之有比近也不相比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及猶至也問祀牲所至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會三大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羊豕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豕也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

不過繭栗角如繭栗烝嘗不過把握長不出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吉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敗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

以巳乎也(巳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息養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巳。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其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享)，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時(有歲祭)。天子徧祀羣神品物(羣神品物入蜡所祭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𧇼(𧇼龍尾也日月合辰在尾孟冬日月會在尾)，土氣含收(收斂萬物含藏也)，天明昌作(天氣上達也)，百嘉備舍(時物畢成)，羣神頻行(八宮)。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子姓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擾也謂解怨除慝之辭)，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

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冕)。玉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民事)。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注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有質賢也)能言能聽徹其官者(其能言能言其官事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以功事賜之姓官有大功則有官族)。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一官之姓其官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陪之臣也)。官有十醜，為億醜(以十醜承萬為十萬曰億)。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也食其中也)，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入從)。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井為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公馬足以稱賦(公

公之戎馬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郵過也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國也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

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如行人之遺棄其跡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隨在漢東楚地也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楚邑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吾父蔓成然也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易行也不為豐約舉。盛衰動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自殞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隨姬姓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

君王均之。羣臣懼矣。賞罰無則故懼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之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若果用之。害可待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illegible]子

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思爲之上者將怒而懟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于次(次舍也)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蒙覆)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之難)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尚謂好勝人)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又葉公(子高)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子西)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謂新令尹司馬以平楚國)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葬之)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伍員)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勝未可成(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授命猶致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約其兵自守卑辭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得罪謂會稽之圍也)(天王尊之以名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欲棄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惠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以多甲兵。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

吳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穢蔭隰不納閽門其上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
其室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此志也亦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
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 高高起臺
榭下下深汙池 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
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
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 [illegible] 越人必來襲我王雖
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
于艾陵 艾陵齊地 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
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子胥佐先王猶
耕者之以立名於荊 謂敗楚於柏舉 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
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逆而處以念惡 [illegible] 出則
罪在吳民 [illegible] 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
吳 [illegible] 服孫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
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
臣以能遂疑計惡 遂失也計慮也 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弃
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比合也 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
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弃必驟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 大憂在後 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

吾先君之得之也 謂克楚也 必有以取之
其亡之也亦有以弃之 謂不正其師以為楚所敗 用能援持
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 [illegible] 而天祿
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 [illegible] 以見王
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
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
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
投之於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 沂水名 西屬之濟 濟水 以會晉

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 二子越大夫
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 循海而逆入于淮以絕吳王還歸之路 敗王
子友 夫差太子 於姑熊夷 吳邑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 吳江
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王舟也 吳晉爭
長未成邊遽乃至 遽傳也 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
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 齊同也 今吾道路悠遠無
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 先晉令晉先歃也 王孫雒曰夫危
事不齒 齒年也不以年次對 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
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
將夾溝而㢑我 㢑擊也 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

使之俯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
人之不忍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
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
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
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
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
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無所逃遁彼豈能
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不能以死與我爭）君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奮激羣黨）
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

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
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請侯而先罷之（令諸侯先歸）諸
侯必悅既而皆入其續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疾也）一
日留（緩也）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
乃能至于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係馬舌出火竈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
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犀渠楯也）十行一

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
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方正）
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荼茅秀）
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王帥中軍）左軍亦如之皆赤
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
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
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
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
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
乃令董褐請事（晉人大夫司馬）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今大國越錄（第也）而造于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
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
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
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
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
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孤
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
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
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籬之外董褐將還

□殺之色

即反天子頌禮之所謂不可徒許也

宿左畛曰擐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左畛軍左部擐執也少司馬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自剄於客前剄割也謝謝也將報客更以酬客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行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也似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趙鞅也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宜有辭義道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貞正也以火灼龜兆故曰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

續古文奇賞 卷九 國語 六十二 選傳

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晉遠天子告讓之言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令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吳姬姓而自儕於蠻荊況有何義於周室而不虞也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也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謂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雒

齊亦一□駭

先與勇獲吳大夫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郛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郛示其守備使不敢出也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息民不戒備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尚無稻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謂忘我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邊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從我敗

續古文奇賞 卷九 國語 六十三 選傳

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吳邊鄙將來而戰不會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言吳邊鄙兵至以禦兒之民敵之也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

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

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物注)

(物色當異名別也　備守禦之備)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審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審聲…)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告白者)告孤不審(謂…也)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就也)過五日道將不行(則過五日晚矣)

(軍當出也　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　王北向夫人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

入(內政婦職　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之以土(示不復出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門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外…)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守備)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所軍之地)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私行…)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和上下)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於江)越王起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沒地名又郊敗之郊外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越先君與于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曰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何時幾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東海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于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中國也宋鄭魯

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言能下羣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謀

越語

棲會稽猶可得士信今士不可一日不來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子姓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毋乃後乎晚也

句踐求吳人防吳人者正少此一著手也

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言殺越帶甲得萬人事君也毋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

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此言三江繞二國還徙非吳則越)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滅也)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執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皆官賢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也)。北至于禦兒(今嘉興也)。東至于鄞(今鄞縣也)。西至于姑蔑(今太湖也)。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

子。夫婦以蕃(息也)。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令醫守之。(免乳醫守之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乳母也)。生二人。公與之餼(食也)。當室者死(當室適子也)。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糧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用一辭字又用一辭字氣若流水矣

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
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也(旅俱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
命退則無恥(不畏也) 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
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
乎是故敗吳于囿(笠澤) 又敗之于沒(地名) 又郊敗之夫
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
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
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猶之若二君然) 夫差對曰

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己年長於越王夫差一飯之間欲及少長未免也) 君若不
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亦屋宇之蔭庇覆我也) 亦
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
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 遂
滅吳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
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
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客…)
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
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
而創爲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
于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
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陰謀陰佚也)
果興師而伐吳戰于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王召
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爲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

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
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
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
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
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
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
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
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
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 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
至于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節事) 范蠡對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

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内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蠡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新猶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也（殆危也）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禁荒（示不以吳為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弋獵不以為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殛誅也）

至于玄月（九月為玄）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觥飯謂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于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究窮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

陽至而陰陰至而陽（盛滿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言吳勢未可擊也）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棲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言小國於周爵不能成子），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蛙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諓諓，巧辯之言）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誅。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扁舟，游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其形而朝禮之（句踐以善金鑄其形而自朝禮之也）。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

古吳陳仁錫選評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游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

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太遠言其不壞者亦未爲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章戴有請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吾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女游女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志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牡牝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

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周穆王

穆王何異 化人何奇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王之遊也五府為虛而化人所以復王者一夢耳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

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暫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illegible]，主車則造父為御，𦂂𦂂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

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謡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周之尹氏大治産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

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一本作三　夕而樵王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

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列子夢作　作解脫語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

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

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惟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視我如人處我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湯問

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䚡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

之弗聞其聲惟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女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女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何苦而平之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制重也

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

倡者亦可愿

至人 吾歌哭効娥之遺聲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惟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顱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于人

古愛其術知此故術可傳非真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傳語商君世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

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墨㞙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志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狡猾情露謇極凌誶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

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于道命所歸也

楊朱

楊朱曰原憲窶于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惟知言

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于浴室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于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以富驕人者必大敗之而後已亦天道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不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楊朱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

歧之中有歧焉

之況也哀哉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其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

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

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

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修行者也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

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慧者心辯而不煩說多力而不伐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知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

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儀法無儀法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

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

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

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
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
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
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無
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
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
諸侯之相亂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
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
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

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
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非攻中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
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
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
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
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
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
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
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
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
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
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
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
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
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殺人多必數
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
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
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

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
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
言曰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
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
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
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
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於天
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
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

君古者封國於天下遠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國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

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於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

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鬭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鬭惡有士而無鬭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也而不知生木子

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公孟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

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管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

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爾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虛戾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

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與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公輸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

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

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之犀兕麋鹿江漢之魚鱉黿鼉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

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商子

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周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墾艸之令

墾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艸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艸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安而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艸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艸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艸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艸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

農民益農則少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少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少必墾矣貴酒食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少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少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必靜農靜誅愚則少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少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少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于伏盜私糧者不私稽輕惰

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稽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賫送之禮無通于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僦價也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樸棷棷也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

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黎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

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智慧而任之則智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辨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辨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

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于農國大民衆不淫于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而取則姦不生不

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辨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耳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

農即戰

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說其官亂于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

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于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

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于安危也夫安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事然後患可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用主好其辯不求

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于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于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以言則民不畜于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于農而已矣

說民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强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强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于其治則治治之于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于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

强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用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illegible]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國强富者貧三官無蝨國久强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以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賞出一刑于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殺力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强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强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于心上令而

民知所應懸成于家而行于官則事斷于家故王
者刑賞于民心器用決于家治則則同治闇則異
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
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
斷則有餘故曰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
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
官

去強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姦必多國富
而貧治者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

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貴
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
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
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
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
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
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
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于內有禮
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于敵國無禮樂蝨官必
強舉榮任功曰強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

貧農貧三官貧必削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
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受行
賞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
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
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
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
富者貧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
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
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
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

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
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
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
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衆從不逃粟埜
無荒少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
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
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
成知謀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
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
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庫兩虛國

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之十三數地雖利人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彊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則粟爵粟任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民富則淫也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

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施賞于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

無制而制乃久延于賢者則必亂矣

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

壹言

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摶力

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淫寒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蝨故摶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勸勸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

錯法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

……之也衆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
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
爵祿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
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
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伯
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
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勞賞必加于其功功賞
明則民競于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于功則
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
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

謂也

兵守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
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
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
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
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
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
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
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
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亡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
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
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
老弱者為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
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
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
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
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
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
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

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
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
過此盛力之道

靳令

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
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
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
求過不求善

畫策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

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未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

外內

為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于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禁使

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為非焉。

慎法

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也。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古吳陳仁錫選評

管子

牧民 經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營），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淫之原。無量，妄之原；不禁文巧，淫之原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登封降禪，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敬，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國頌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

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萬世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上總）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經言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則羊玉而祈祭之祥故羊玉而祈祭）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行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以）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自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祠器也）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萊因風動搖不定明主所不肯敬燕雀啄集事之常細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有素可謂寶）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懷遠也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言也）（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原雖有小高不足為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大山雖有小深不足為深）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讆毀賢）譕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

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訾惡也惡食之人疲瘠致瘠）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事者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違有識道之性馬而自得之）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稚逐殃（每曙而戒此日之事）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有閑道而好為

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有聞道而好爲鄉
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
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
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
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
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
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
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
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

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
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以生棟造舍崩覆於人何怨）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烏鳥之
狡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重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
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
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者明也）見
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
行者也（心不見行能）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無四鄰之援）獨國之
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
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雖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
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
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經言）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
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養之道故不可使也）
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
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見錫以驗見喜非空然矣）見

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
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
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
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
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
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
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
而度量不生於其間（賦役無限）則上下相疾也故雖上不
力多許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

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貴謂穀)。鄉與朝爭治(官各修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上好詐謀閒欺(謂詐騰也有所隔而欺誑也)。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欲)。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

地不務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廢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立政(經言)

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三本)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五事)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非家之類也)羣徒(衆役作也)。

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才可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其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匿)。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

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刑
餘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連乘車(制服)期而致使而往
百姓舍已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
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
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
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
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
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
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乘馬 經言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從朝起)市者貨之
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貨多事治則所求
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因事)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
成於務(事務則成也)失於傲(傲則務失事也)黃金者用之
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
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
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
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下乘馬服牛而任

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
有數矣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
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
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
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
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
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
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
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
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

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
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
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矢)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
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二乘之
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
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
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

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
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市之賦出關）黃金百鎰為一篋。其
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
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
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
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
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之二三）二則去三
四（謂去十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
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
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
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
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
日至于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
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
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聚。是故智者
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
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

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
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
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
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
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
力。俱操其誠以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
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
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為善託業於
民。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自上為一。下為二。時之處事精矣。不
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忘
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七法 經言

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
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
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
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

形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所皆自心而待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也）而欲定其末（朝夕猶日之東也擔竿猶眾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搖其本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有物倍叛而招之者反物背之則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

法七

（物挾天下）

百匿傷上威（令而不行者多日百匿）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反得制於臣）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重民謂務農者用盜致富故處為盜破產故散）

（輕者為盜賤民如此）

故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節法制者既泄則是君泄其事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所全命則當存）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所存故存於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治人如治水潦（必浚其堤防）養人如養六畜（必安其牧圈）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貪息）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有功之士知其不…故樂而為之）本兵之極也

四傷

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

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衛卑者天子之禮也

輕重庫藏資物是故器成卒選則上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謂貴）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天下共觀之）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

傑有天下之駿雄故眾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爲兵之數）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攻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

版法　經言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天植謂天道以經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眾之所忿置不能圖（眾怒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因數窮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眾乃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

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叛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法度罪殺有罪必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勝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謂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若倚邪則法亂身危）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如此出令纔往則民移）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賢別）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爨音竄以為逐者

已上劉云毛所以依伯穀校訂

幼官 經言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
安靜以聽候人物則皇聽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
和氣，上土和上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非也以倮獸之火
爨，倮獸謂淺毛虎豹之屬之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溫和濡發以助土氣行歐養，
為苗害者時毆逐之坦氣修通，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
至命。凡土王之時生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
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
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眾，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條葬
其核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

務本飭末則富。凡謂諸數也付終謂財日用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
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分官而治同異之職發之以力威
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材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再舉而民
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
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備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聚得十全五舉而務
輕金九，五會之後兵職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
變，絜圍度也七舉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
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
之守也，九本所以搏擊強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
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

度光一曰為王

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
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
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
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上諸數已備然後數於眾使備曹署者其名以可之凡數
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著殺僇以聚財，謂損其財勸勉以選眾，使
二分，其本。各具其名著之本則著知聚其備著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執
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皆民別五其
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理合眾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為
因弱國為屬，藏薄純，所蓋陽之性失於奢縱故藏者尚薄純素也行篤厚。

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藏恭敬，金性廉潔
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秋金方肅故行者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藏慈厚，行薄純，冬水素故行者薄純坦氣修通，凡物
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殺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
為四時之末處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行止動靜則可量戒審四
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息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
又並無差今明養生以解固，因謂蔭蔽也須養則物不可生悠饒審取予以
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
者，流之焉莠命。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為莠命者殺亂教命罷。大
夫以為廷安，遠因大夫則為置廷館以安之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

善勝敵者必待文德之成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皆意分與之事祭伐勝之不令無功者妄受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具原無象勝之奇計皆神兵象可原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處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利定闘知勝則知敵謀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其方所用各有不同定綸理勝經綸之理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法奇兼定實處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最用利在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衆發不意則士歡用變物因方則械器備變留之物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

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涉速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濟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皆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補者巧我攻既必彼不能守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直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神材循材謂材其所用也器成不守器用既成敵不能固守經不知用兵之法敵不能知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發不意數戰則士衆

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謂同爲其事借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請郊祀天地神祇使之令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

五輔　外言

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

調心奇

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事虞則以民動小民昌則[illegible]以國動天下國强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令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若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就狄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爲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爲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爲純漫鬬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

不市鄽而不稅（非常而任賦也　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其欲）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以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法之不使漏失也）

宙合　外言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象第一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象第二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象第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太行（象第四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象第五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象第六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六第

（象）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象第八目）諱充末衡易政利民（象第九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象第十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象第十一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象第十二目）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揨擿擋則擊天地萬物之夯而令有槖天地（象第十三目）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凡右爲用事左佚爲有勞）故臣任力勞故立于右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率土同之無所獨與）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

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蕩散溺）流則亂敗臣離其分則百姓不養（百姓離）不養則衆散亡若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得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准壞險以爲平（准必壞險高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以舉賢之法）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任直成盡）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憲者思之所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善既備順何所）

故諭教者取辟焉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古字有之）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當順而是之不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必使既得有）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其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非信之有矣則不可揜蔽宜以思義令息改也）之然將卒而不戒（非謀隱伏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卻必當險備待之不可救告）必有不可識慮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以多少之思大小之形如此則均不差在於思）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若既）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必周於（均施以思故物盡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

（賢者避大可誠事）

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儞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毀未可用論）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辟）之也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宮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績）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也

（奮盛而不落者未之有其義也）

版（猶）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淩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患四鄰之好扗宿之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若覺而臥若從晦而明）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所未有明）（聽當淵默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鳥飛准繩此言以審思慮有所不聽依賢以勝之

（貴在曲則圓其四字）

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著之簡策也）

（盛賢予雄且不可况持盛乎）

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救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聖人由此知言之

（宙山大奇宙合所謂不官于物而旁通于）

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言一言不可兼舉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其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知一事不足以舉衆事又恐其功難盡兼故皆立名而曉告之）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泉流而溢洿薄泥至而漫溢常不盡不滿至溪各流也）天地苞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天地苞裹萬物在宙合之中）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崇）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可得其名若山然也

品無治也（當合之道專一而能當行則不窮若輕薄不能崇重則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

樞言　外言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其器）立而不立者四（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味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民無不足）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奮）衰王卒于貴人（言其賓）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深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

貴周（不深密）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除多衆所惡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向背親疏）不刻地（刻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是其改也改為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聽是以能繼天子之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

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㢮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六而老吃也

八觀　外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虛實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遂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隰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

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好貨利則妨農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稼行而糴之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此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雖相振濟但包裹什斗以相濟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凶歲爲故也舩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入背上勸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之原本尋求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權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

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令一布而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無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強敵之憂（[illegible]）則國居而自毀矣

法禁　外言

（[illegible]）

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與官列法上與君分威）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擯臣）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　射人心必使歸己）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為人之亂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客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但屬意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則營其私君事則去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修行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但為私行）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遊虛譽也）賜（以為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之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交與通者皆貧）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成恩用附下）聖王之禁也（農桑廢故獲於貧窮利末業則）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富則以枉法取人故也）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其有議言）

毋顓爲人。壹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毋以壹殘濟士以爲）以求名舉。亡去之舍。（文修無品）業以爲亡去之本。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爲亡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必矯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虛假高爵自引）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得其類）隱行辟倚。（自引其行）以避側。入迎遠。（側身而入迎遠而出）遁上而遁民者。（卑身處所以避）所依遠所以遁上。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開其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

以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身靜而多財從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卑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詭外）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積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出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 外言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殺無赦）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開）（衢案生之則五衢閉）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

法法 外言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入而不出謂之蘊。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蘊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撿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

懸士也（德行辯且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禀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　外言

管子以三萬人橫行于天下者即此筆也

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情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亦無常也）故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莫能避而不能敵）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凌山阬不待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歷謂遠歷而凌）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見其隊故）（傳厥寶欲必選精勇與俱）寶不獨見（與精勇與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取其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貴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能）（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無守也故能守勝（吾守其一氣故能不守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遠用兵則可以必勝（所以遠用）（其反之心）出入異令則傷其敵（爲敵所傷也）故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志定危所謂者之道）上自修則同心同力

[illegible]

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若常只擾）若搏景（擊無所獲無所尋）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可以設無形可以成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爲所在皆無故不可以）此之謂道矣（變化無形道可尋諸者道之謂也）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大匡　內言

[illegible]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廢故辭爲之傅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君若有疾我當保子以至于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困）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召忽之議）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不可謀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

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知其人）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謂一公子謂諸兒于糾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小白僖公之子自等也君命僖公立之）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之君臣當爲）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

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公子糾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雖不得行是智不行非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亂）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也人相交合則黨與盛）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

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從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恐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忌事之未濟也遣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下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當先賦與之而

兵事且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志多詐智多則詐試詐之也可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吾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裂領而刎頸者不絕兼擧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宋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行其內之則諸侯可令附管仲貴於國中君貴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列士謂秀出之士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

東國東國謂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之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以利成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性輕率不能持久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以飾貌故好禮者所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少信可游於魯多糧習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公乃北伐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

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有三年食然後可安）
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凡庶人
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七日者則囚其吏）
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
三月囚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平仲之先）出不仕處（不仕則深道）
不華（不華則無浮侈）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親疏有敍）為上舉得二為
次得一為下士處靖（靖猶敬）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
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義）事賢多（擇善而從）

故能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
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教而從之也）行此
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
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謂三大夫節級）
晏子管仲進而舉言上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以卒
年君舉（謂終年管仲所進君舉者君用之也）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
與父俱（父貴則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
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此三者所在當致死今賊將害此三）
者之不能死有賊而又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犯罪）
不知則不臣不子也
者非以乖僻易義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者（姦偽易祿當罰）
則以姦偽易祿

其罪可無赦其祿然令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中匡（內言）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賓客）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吾以子為賢當以禮賓客之義為急務尚懼而自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
（觀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木可以為貨（壤出粟木成貨）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不可有）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者（在施愛於四封之內則上致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
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
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
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
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之稱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之禮以尊顯之）
掘新井而柴焉（掘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
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臣聞壯
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
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公曰請
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

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菀塞不潔者疲羸微隱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失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還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 內言

王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詘纓插衽示將戮使人操斧而立其

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餒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

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之紀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式美市必令其所用終始相應然後次比綴書之簡故能原其本窮其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亂不奉法以勞賞旄謂能務農息兵故賞其勞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謂其兵事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

鄙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皇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四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習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天下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立又時設問國之事既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不於德義者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所謂二出妻所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士三出妻極也其德為政者之所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于舂穀是三見出而嫁者不貞順故入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

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之所謂尊卑有序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終身可用也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謂兵架鞈革重當心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其罪之分其訟而無所宥者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當其人自無所坐而訟誣為詐者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欘斫也鉏類也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觀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兵征也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言其來也垂橐而以收者則以其歸也稛載言其多也故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

術其為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然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剛使之游削必得其歡）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

霸形（內言）

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謂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一國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謂杞夫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夫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墻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眾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贊幣賂齊而齊自服）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如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

末評敘放敘次如不閒應中副處先秦之多

用文武如左右手

霸言（內言）

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今物得利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智之好謀故憎惡內愚人任頭方權故憎惡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有愚者至危尚慢易之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勢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故）

稱聖德

明斷不敢贊斷不群四句貫串至今猶新不到處

古堂

奇句

上心方王以大

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上)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夾故爲下所苴)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位雖列爵不讓)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衆也)是貪大物也(有此數者是貪大位之利)是以王之形大也(小不可以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拔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易而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而無遠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過者)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不能亡之故不攻)不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者而攻其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當時之宜)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霸王不在成(在於)夫舉失而國

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輕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計有功)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喜則輕刑怒則重刑)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所動惡而德義之實少)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爲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得至霸王今能擅破)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 內言

(先問本紀次問事首問死事之孤又問)

(不知所一乎官所一乎宗族之二十五家皆動必其屬所引邪將一官邪)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亡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謂急用難也舉用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以)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則勞臣慰)政自小始(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問少壯而

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欲知其風俗)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其明吏所明欲知其賞罰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決)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總攝諸司五官既各有制度當自有常斷)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當有所恤)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欲有所放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數欲有所資給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欲知其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從昆弟以養者與之從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其稅斂入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使不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此問遊者)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廢自行文書身任士謂以家臣自代)官承吏之無田饑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擬官饑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分券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貸利隱蔽不見若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漑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

以藏弓弩之張衣夾鋏（鋏兩刃鈹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拒戈者）戟之緊（緊者堅強）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先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車輜之具其繕治何若）。工尹伐材用於三時集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詭陳之行不用且習之以爲行所當慎而遵之）。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脂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

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

（倚有所遮閉離通路而爲防礙者絕塞之沈關空之處亦當絕之）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明道路令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同凡有十六道）身外事。謹則聽其名（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當聽其名之虛偽）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又正其事以考其德）。以觀其外（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原校察行事因厚姦非因而不生）。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故曰以順貌德）。令守法之官日（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闕塞）行度必明無失經常（其所行之度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戒（內言）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名）。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

（俊此言已不中人未嘗得人布織而以托君至于妾身在深宮不知所以爲人者或有不審故必察之道耶）

之物（能）。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氣謐寧何驕之有。道德宜身何懼之有）夫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交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寡事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若欲役諸侯而不至爲之惑哉）

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借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妾身在深宮未嘗人相持而接又不得外人之布織故或於人事不審以爲謀）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也）君不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

於凡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朋之爲人也，事大而易顯，朋能不乎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嘆也）

地圖（短語）

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

參患（短語）

（自勝自拔今之兵家之所取）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之國也。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三軍可當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因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兵接刃必卒費財空耗雖未破敵勝先已矣）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攻城未下先已自拔凡此皆斷主之師）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不輕征大征而不徧知天下可以大征）

將徒人與俊者同實，（俊謂甲也。人雖衆無甲兵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則短兵不能及也）故一器成往夫具，（故一器謂師之夫具其器既成）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成而天下不敢往）而天下無守城；（天下不敢守）而天下無聚衆。（其器既成游務之夫文具則天下之衆具而自散也）

制分（短語）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此衆而征已國與北國皆當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大征，徧知天下。（天下之衆有所征伐故徧知天下也）日一，（況大征伐）用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

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耳目視聽遠）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衆事徒）妄行則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乘瑕則神。（所乘既瑕，則易入）攻堅則瑕者堅，（所攻既堅，則瑕者亦堅）乘瑕則堅者瑕。（所乘既瑕，則以上卒爲強，堅者則以上卒爲弱）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守卒攻廢）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游刃不避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若戊己之道不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行，可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其城池完固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規彼無君，恐知而有備）

續古文奇賞　卷十一　管子　五十四

君臣上（短語）

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宜力）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因大臣之）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上）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正歲之朝布之縣鄙）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謂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總衆官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又當量實其有美善者用之）匡請所疑。（臣於所疑，必匡而請之）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明府謂百吏所居之官署，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法瑞）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要）是以上有餘日，（上雖受要而日有餘）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故上供而敬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成罰之制無踰於民，（罰因人所欲而罰之）故不陰則人歸親於上，（於人也）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一尺，猶君恩下流，人心上親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續古文奇賞　卷十一　管子　五十五

狀水人情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二 選子

古吳陳仁錫評選

管子

君臣下 短語

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寄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富貴之可貴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觀聽)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理明也(墳順貌)德侵則君危(君替見侵)

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令侵則官危(法令侵則不行)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則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參間左右之人在臣主之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勞)挾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遠身)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富貴)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就妖妄之言以惑衆)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者但寵貴之以為從謂臣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深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自煩此謂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臣勤力役用其明)以刑役心(君則役心以出法制)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度量可否以進退)而刑道滔赶(滔充也赶進也)進退者主制(君心)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臣以節信(臣所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少必薄賦斂)故君人

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時全人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利故發其地利）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太迂曲不行。民流通則迂之。（太流濫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不以無德之人就位）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勢。不以傷年。（有德者超上列使在有力之前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先之不以年少者知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宮中亂曰妬。紛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中民亂曰譽諄。小民亂曰財匱。（管子）不相讓。

小稱短篇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故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求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而不神）愛且不能為我能也。（所行皆可惡用此招求美名其可得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虛也長滿者人所惡虛者人所好）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人以惡聲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心不敢念作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與矣。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感謂得其深妙）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妒。豎刀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蓋虛不長(蓋虛妄不得長掩)。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死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桓公曰善(言二十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交征伐)。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凶)。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于策)。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四稱 (短語)

桓公曰。以綺縿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縿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我語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臨官則治。酒食則慈。若貨(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見賤若過(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貴寵矜夸(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而棄之)。捕援貨人(捕援貨賄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之人與其同乘而等至)。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推過於君)。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修靡 (短語)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今雖不同古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

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同而用。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澤竭曰弊)。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而有時賦)。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下有農作之名而實皆歸于上)。聖人者省諸

本而游諸樂之（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域則備竟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
夜也（博夜後夜也長不明也）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數）
（皆無用謂珠玉則之賢不肖可刑也）人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
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常人貴之）
（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
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珠玉能致水火）故
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
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
（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得與焉均之始

續古文奇賞 卷十二 管子 七

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
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教者是人不令見其成容）
人（亦）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鴟然若謫之靜
（傷悖鴟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合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夫除熱氣而順雖有滿譁之人亦皆悟靜）人動
人意以愁蕩蕩若流水（順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則自悲而蕩擂從教若）
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
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衆皆化之又若）
（之賢不肖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
（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之猶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
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者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

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
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漸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
（太平之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先兆也）曰甚富不可使
（甚富甚貧則溢竊）甚貧不知恥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
（停水無源必涸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
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變故而新）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
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之）（而承先代之弊能成名故）
（之名勉）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又不有上事而醜天地）
（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梲之傳革（梲皮也革皮也梲之傳革）

續古文奇賞 卷十二 八

則外葺而內不葺也有葺而不能葺不可服（可葺而不葺則）
（人發而君不能）人有[illegible]民死信諸侯死化（化變通之以盡利則利竭故死）不請問諸
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不葺則家習以家也）
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葺也）吾君長來獵君
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
（玉為幣故）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
（用功力）（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
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
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
（言已[illegible]之於衣食）（焉言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嘗至味而

二月富化句

[illegible]陰則反

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爲也燎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趣丹穴而求利故不遠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并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自休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富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爲閭者反民信然後可以與民戚順其性欲必貶以若能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反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墾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

即開國閉辱語

質者傷其文精盛則神誠也化之美者應其名質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故緣地之利承從天之指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權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員其中辰其外貞中心無所專固有則從無失外事之時善而復畏强長其虛其有强大於已者則當長之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放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救者擇天下之所宥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神所福收者擇人天之所戴而亟

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强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冦賊既持强弓又執短兵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餓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匿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刈不寵任而疏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而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已隙者此所以爲之也人行臣甚大將反爲害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其大則逼君故將反爲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柰何我目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毋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潭根之毋伐潭深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黨之毋涸黨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

[illegible]皆句

兩句警人

也彼爲不善無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塞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吝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之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故道先王之與刑新道變時而制法國貧而鄙富首美於朝市國國軌貧而邊鄙富饒邊鄙之邑必苞其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國富

（行其賜則欣賴以爲賞舟爲之以爲常頻　三爲之則以爲理同常然無恢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習以爲俗無過厚之患）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月賞時則承人）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苟誘而懷恩勿　無使下人每至時賞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丁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人）

（不從聖人而求之）

魚鱉之不食呷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因也　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夷吾之鬪之也不欲強能（自勤之外何可云者　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賞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爲道齊以爲

（夷吾知齊以爲行）

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然以此爲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陽者進謀幾者應感（莊明藏用若無所能　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也所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　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稽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冬至夏至）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定於吉則有甘草生養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苦藤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

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而救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應之以精誠其祈有當受之者須精有以防備之也）不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守正以應之也）唯怡美然後有煇（怡深思貌　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意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農事草之屬移於不通之）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

（既事句皆精極而得以不知而謂之　求戰爭出於外）

之祿（臣富故多驕）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勿則后爲政鐵以爲兵器富重之下流）之不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聲謂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所好之味者婦人所好）則人君日退亟（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後聖作故改其號）視之亦變（既麾之屬目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取風氣之和）有時而星熚（熚星明之有熱旱）有時而煇（胸遠也胸爲遠而來故歲）有時而星（或祭之星也）甚而有時而胸（一曰星辰甚而）遠而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妄也皆君之爲調陰陽故廣爲祈福祭之號若花物池）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祈禱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芒物疏其光輝）

心術上　短語

（陰合衆生之所　亦芒　八年賦利　擬將）

（一曰星辰甚二祭也天有合）

（言掃除不潔之旨）

毋先物動以觀其則。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投海外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既智）（不可得亦無從而求之）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心之宅）開其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私則神集）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利之亦無益也）不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四海之人莫知其則言深固也（不知深淺之固城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明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能未成者智而成）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

心術下　短語

形不正者德不來（德來居中外形自正）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財則官亂）毋以官亂心（嗜欲則心亂矣）此之謂內德（太甚則心亂；官貨則內德忘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者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則無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故功成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而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此之於道猶為末功不能雍）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道無不操達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操道然後百姓理）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人皆全故筋骨肋強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精心之為用明）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外敬而內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

白心大要知心之中又有心

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可思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表裏無擁能令用之被服四固四支堅固被及其身

白心 短語

建當立有必建其當立者以靖為宗靖則思慮審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也常居必有遷而遂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施紊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為度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乎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身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也和德之來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神之以福祥也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得中乎其中而無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者其唯志中之損折中乎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日月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謂能立大功也能效天地者其天

集字知字可窺大奇

惟忘己乎凡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無以旁辭之言以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其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已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其正時薄乎其方也薄謂遇方則為方韕乎其圜也韕復謂遇圜則為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開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為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亦神為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置之常法立之儀則常事通道能官人乎守其常事隨時變通於道如此者可以官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也上聖之人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以終事物之至不徒然必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

奇語

卧名利得　忌猶有名　何乎

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頑鄙不可告諭）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誨故教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則能濟。無有波浪）義於人者祥其神矣。（神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若無適）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可常者。莫知其由。若有所適焉。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若結紐）為善乎。毋提提。（提提有所擧。欲為善乎則人又擧之）為不善乎。將陷於刑。（以我善者所以擧之。不善者則陷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無所不足以為信則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愚言。謂日月者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術必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

損益之事。當精而為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必審而出。同於彼者）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自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既至可以王天下。則精之於天也）所來者。（四壁有所）察天所有也。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天地之上生。人亦猶之是也。故聖人應之）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豈能使紂之前歌後舞乎。則於理是也）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知周於六合。則智者之阻）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必覆）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花未實而揚者也）

能若親六合。（能合身俱進者）欲愛吾身。先知吾情。（自知己情則能保其身）以考內身。以此知象。（遍備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乃須身而遠之也）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之象則知行情。不行則知養生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理不違理。生全本復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象。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將來之理。必從之也。無遷移無寬衍則命長久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和反中。事既安和則形性相保）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道固自守則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為期。（若責求性命之理於天則往來不定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得性命之理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謂天）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古今之從者以其同也。反則有距）

未部甚言　風大奇猶　數行考工　記一物一　亦未有

水地　短語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具備材美）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

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槪注于𧗿滿則止 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
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
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素
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
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能齊諸生以適中）違非得失之質也
（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夫玉溫潤以
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理各自適）堅而不蹙義
也（蹙屈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
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言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
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
德出焉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
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
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
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
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耳目鼻口心也）
此乃其精也（是九竅五慮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
也（人之稟氣粗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
龍是也（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
火（卜者以火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於水被

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
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尚也）上欲下
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發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從水不絕之也）
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也）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
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
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
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
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
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
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
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
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
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
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也以其水躁速故令人粗勇也）楚之水

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果，以其清明故人狀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濁重故愚，洎浸則垢也，多所滯故人愚疾也）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泔冣，水聚之貌也。稽，停留也。又泥淤相雜，故其民貪戾，以其淤滯，故好事也）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枯旱故諂諛，淤滯故巧佞而有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滯故愚戇，萃下故輕疾）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王皆以水而知）

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也。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篇

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五謂五行，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遠）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下有成事，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之事，故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為人上者驕。（上見下功而不恒賞，故下持其功勞為直也）……讒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閉塞，通而有弊敗者，則禱祠以通道之）賞彼

群幹，（宗有武幹人當賞）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戲，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譯跽，相辯言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旅師，或山林之旅，秋時當收）四政曰：補闕塞坼。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收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賢人所修為德者）

五行篇

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

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謂陰陽多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察於知何者不親私以）貨曜神慮，合于精氣。……氣之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又經緯日月之時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又經緯星曆之節，以視知其離氣也）通若道，然後有行。（上能通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緩急謂政理之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東方鐘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皆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

妙此起如是結無一字不典奧二字不勁吾服管子

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應斗杓順時而建者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歐所以惜厭貝走者恐前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伏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聖人之取天下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任法 區言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無請謁之保舉)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閒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上。(囊者斂藏也)故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

反不如上式

明法 區言

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無功而敗法自量之)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明別則易治也。

正世 區言

不慕古。不留今。(不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不勝則不服)

治國 區言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償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束十是東亦倍貸之利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之徵亦用粟人供關市府庫之徵四也府常有之什一計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孰也。四種而五穫。(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

作（謂農事亦善于農工器亦通于工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四人能均故上功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殖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致死者也）

內業（篇名）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

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為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所欲之心則道不復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不謀欲尋其音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之至於極則近於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有道之貌）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生（人既因道而生常在而不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始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尋之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食莫若無飽（食若飽則閉塞）思莫若勿致（思者致思多困竭）止怒莫若詩（詩有諷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萬苛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天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

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

小問（篇名）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句為器之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者

患也苦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棧編者先附曲木則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木既用曲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驗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驗君子用則小人退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解其疑君之怒而將誅之是心發善也故知可與霸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濟桓迎日而馳乎濟渡也嚮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幾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其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織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難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眴眴胡絢切目搖也眴眴柔順貌蕣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芒長大莊莊矜自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實貌也茲免謂益有謙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毀齒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干戰國子功多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謀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

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與之客問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七臣七主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過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謂疾美也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絕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有一是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謂陳刑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事無常理不常知則)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勢占伍字爲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苾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伸謂恣也)故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司聲之官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刺(臣主同勢則與奪咸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而何何振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去之必爲主君欲任所爲之必爲亂後代必亡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

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苾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既昏而不明故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逞怒而罰之)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決之故治)權斷於主則威(理)民信其法則親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言則有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貴以自克勝之飾不求親)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以爵祿爲高特比爲名恬爵祿者)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狡詐背理爲反也)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貪得祿而已)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孤寡微獨)而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人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乃有愚臣雖忠於主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比之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仇(讒賊引上開黨罪)於君與除仇則罪不辜(彼但仇耳未必皆有罪今之爲仇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

不辜則與仇居仇殺不辜則人皆仇己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亂臣自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己有功當得祿則作辭之以鳴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衆心居為非毋動為善棟為其皆也與衆非者為毋其動也與伴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僞善所攻於君

禁藏 雜篇

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言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福不擇家雖戾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從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謀計皆可以成功

九守 雜篇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天之道人之謂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之賢者必後有之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所在也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在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之

桓公問 雜篇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己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于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皆為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王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

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而

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宗發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瓴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毋里滿此九）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水至處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控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衡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衡而衡有所毀傷）杜曲

激則躍躍則倚（倚掛也謂前後相掛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掛則圓流主空若森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圓流無所通謂在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

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

地員

大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三十五尺而至于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唐虛脆也）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築牆，故為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牆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亦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備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

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又凡九九之八十一也，是為黃鐘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以三分之一益八十一，是為百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又既有青龍居，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蓋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騂密，故不可）

(衍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構(構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

下於𧄠(葉亦草名唯生蕪𧄠往𧄠之下)𧄠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土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文如貝錦亦如美女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臭)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illegible]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忞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彤)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

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眾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五臭隨隴而種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潟[illegible])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

若个難稱

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怷以菭（菭音台，及謂色青而細密和柔，菭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求黽亦竹類也）。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群木安逐（安和易逐競長），條長數大（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草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練）。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蝱，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安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言其性），省事少食（言其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菭若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發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花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粟土沃土位土）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澤則墳起為壤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慈忍耐），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蔖（忍蔖草名），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狀，廩焉如壏（壏堅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粟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怷土之次曰五纑（纑音盧），五纑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粟碎若屑塵之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累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
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
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鴈膳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也)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
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𥟑細𥟑多白
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
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骼謂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
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
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

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
十六

形勢解

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主惡諫則不安
人養食則不肥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
可再者其行賊暴也

明法解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
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
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
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
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
其私

臣乘馬 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
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
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
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
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
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
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
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

春賦貸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 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民無糟賣子數矣猛殺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

事語 輕重四

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

海王 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

筴（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illegible]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斗加為十[illegible]）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illegible]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illegible]）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illegible]）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illegible]）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illegible]）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illegible]）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illegible]）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illegible]）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illegible]）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illegible]）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illegible]）此人用之數也（[illegible]）

國蓄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

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

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五穀之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山權數（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十乞一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守三二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

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國械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

山至數（輕重）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泰之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
之屬也

地數 輕重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
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
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
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
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下

下矣

揆度 輕重十一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
守民目也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
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
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
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
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
也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
中幣利下上之用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

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
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
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
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
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
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
筴之數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
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
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

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𥻘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輕重甲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假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圖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吏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意有坊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

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必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

得矣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
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
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
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
也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
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為
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
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

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
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
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腋而辟千
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
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
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
夷不得而朝矣

輕重乙 輕重十四

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
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
入彼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
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桓公乃即壇而立寗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
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
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
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
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
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
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

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
二千金廓然已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
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
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
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
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
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
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
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旗鼓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貨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輕重戊 輕重十七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輕重己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

古吳陳仁錫選評

晏子

示以無禮之狀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

及字欲字妙

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

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人

在我後之人

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似記論來問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

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

凡左傳更著

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以宗廟之養辭爲惡其行已嚴矣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辠于君則可安有君得辠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辠戚者治之賤者有辠貴者治之君得辠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雋永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艸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

有文有情

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悳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悳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悳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亦終善之意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見二奇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

故詔六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

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家

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辜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

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
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
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
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
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
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
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一妄能書足以治

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
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
不悅曰勑其功則使一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
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
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
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
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
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
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

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
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
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
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
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
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
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
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
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
令止之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
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艸而
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
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
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
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
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
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

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
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也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
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
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
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
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
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辠一也作服不常
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辠三也
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

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辠重公不對晏
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
復服也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軏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
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
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
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
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
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
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

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臣
之魂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
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
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
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
其根則蘗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能晏子
進曰聖人之服中倪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倪順
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
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

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
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
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
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
合疏縷之綈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
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
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

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
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
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
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
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
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
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
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
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

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
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
已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
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
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
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
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吾儕小人將左手擁格右手梱
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
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
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
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
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
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
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
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
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
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
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
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

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
無施於死者無禮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
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
縢履玄冠茈武踊而不哭躄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
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
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
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
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
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

不能治病已殆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謟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巧行以留生傷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于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欣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歛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

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虎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下所爭者利

景公伐斄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斄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于是破斄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隊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奈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力役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辜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

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偏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

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

讀去不不說用事者不載

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

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舉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

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殊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

其言何如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没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没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于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睹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食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

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
有辠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
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
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
天籍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旹不失
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
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
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
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

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
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
於籍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
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
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
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
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
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
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

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
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
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
于文而工于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
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

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
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
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
自御禮之于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寗戚歌止車而
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
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
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
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

[illegible]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illegible]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為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

事授祿不為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為私邑賢質之士不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illegible]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眾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眾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晉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

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有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

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偏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
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
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
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
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
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
迷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
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

矣今乃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
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
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
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
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
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之強過人
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
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
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稱君所以為君人臣何必誹也

曰持祿妙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
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
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
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
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
之士正在本朝也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
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
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
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

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
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
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
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
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己
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
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
忌卑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
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

[illegible]稱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圍考非敗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徙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

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罪卿大夫至相訂開放浮游者詳罪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

晏子斥人也

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

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王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伯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

之不肯顧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
詘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
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
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
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
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
滅身不廢矣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
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
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

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
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
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
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
不辭貧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
耕于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刼諸將軍
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
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

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
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
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
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
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
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
爲天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

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
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
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
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
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
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
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
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
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

飲豢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

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

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于是

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于魯而
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公遊于紀得金匵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
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
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
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
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
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

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
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
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
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
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
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
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
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
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
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
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
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
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
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
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
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
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
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

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者以
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
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于中牟見使
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
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
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適今日睹而贖
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于世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

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昝在闕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孔一慨又倒時猶了

盛吾頸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謝
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
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
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
也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
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
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
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

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
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
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
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
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
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
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
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
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
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
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
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
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

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
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
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于四方此
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
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
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
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

問不求四鄰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藐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他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所謂如布帛之有幅也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于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

故及其少而妖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妖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爲之罷長庲之役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

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于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天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景公許于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辠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也因宰我而謝焉

莊公闔門而圍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
于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圍莒國人以
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
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
也公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
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
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于前信于後者是
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于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
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于國者
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
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
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
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
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邑
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
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哀不擇言

古吳陳仁錫評選

鶡冠子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
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
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
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
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
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
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
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
使則厮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
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
儁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
聲也未聞音出而聲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
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
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

博選乃莊

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閑要故端與運撓而無以見
也道與德縮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
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命人者
無悖其情命世者無繆其賓文禮之野與會譞同則
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行殺視而雖叫長禍
而雖却皆利而不為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
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
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
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為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
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

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誇平心而直告之
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
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
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
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
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
為定情也

天則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絕流
語去無用杜絕朋黨之門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

之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
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日不踰辰月宿
其列當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終始相巡踰年
累歲用不縵縵此天之所柄以臨斗者也中參成位
四氣為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九文循理以省宮衆
小大畢乘九無怨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
威上際下交其澤四被而不簡天之不違以不離一
天若離一反還為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璽相
信如月應日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畧
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故天

道先貴覆者地道先貴載者人道先貴事者酒保先
貴食者待物也領氣時也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
節也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
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
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
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
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
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
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自君吏
民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所以付授與天人參相結

遁鉤致之具不備故也下之所逆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差繆之間言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羸蚌虛于深諸士下同離也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摽者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彔之謂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寘

言易而如言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故法者曲制官備主用也舉善不以窅窅拾過不以冥冥決此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夫使

百姓釋己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自知慧出使下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日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形聲而亂益者勢不相放也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昔有世者未有離天人而能善與國者也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

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貫如言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

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非宗故生法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

道端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天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直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明起氣榮相宰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

遇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偶而不忠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效屬也

近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貴貴則貧兵有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

度萬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頗則神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火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音者其謀也聲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聲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調則生理修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專己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中絕人和治漸終始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白晝而闇有義而失謚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相使於既而不盡其愛相區於成而不索其實虛名相高精白為黑動靜組轉神絕復逆經氣不類形離正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開門逃福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菑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為褒德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夫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為繩列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騏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王鈇

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非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子曰天

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
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
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
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
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
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
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
故莫不仰制焉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
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龐子曰願聞
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爲

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爲之
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
爲郡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其屬縣嗇
夫退修其鄉鄉師退修其扁扁長退修其里里有司
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
相司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善少者言敬
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
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
物理也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
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

其敘道一旦之精皆以數而爲形

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如此所以與
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
此天曲日術也

泰鴻

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上聖者與
天地接結六連而不解者也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
衛神明左右前後靜侍中央開原流洋精微往來傾
傾繩繩內持以維外紐以綱行以理執紀以終始文
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薰華者相成者也
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顓愛之政殊類相

通逆愛之政同類相亡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
范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一人也氾錯之天
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同
和者仁也相容者義也仁義者所樂同名也能同所
樂無形內政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
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時以爲萬物原者
也神聖詳理惡雖制命之柄斂散華精以慰地責天
者也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

泰錄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爲

循天有九滈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未見不詳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味者氣之父母也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見形嚮而天下歸美名焉尸神明者大道是也夫錯行合意伏羲本仁精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狎漚也陳禮立節

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至故能收勒之斂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

謂天地亦有師也

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幽則不泄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要之極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師爲君而學爲臣上賢爲天子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爲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生物無害闓闔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天下以爲自然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

也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類類生成用一不窮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爲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都理焉故神靈威明上變光疾徐緩急中動氣煞傷毀禍下在地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效既已見矣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

備知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

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爲世溷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

學問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法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

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爲主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制心體表術聚原雖淺不窮中庸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其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賊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義則自況

世賢

龐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

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仰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天權

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一者寡愛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權音也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失三畢無質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闘耳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進言曰章以禍福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驁

尊書微 功兵天其 發屬玄陳

形 一本作

能天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帙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棧六際而不紋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紛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儔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則次度十五而用事昆往來而候與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孰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闘弗能滅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

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
知天地之任氣不若於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
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聚善指過爲不若道
德富而能爲之祟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
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曉其物不若方
圓治而能喩其形皆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
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冬齊學繁叢
水降風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
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冬葉遇霜朝露遇日
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事而

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
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
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
實故有與者相非道與者相戾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選集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雜文

問答 全錄

答問 柳宗元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而有道不能
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
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
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譏遇揖目動聞
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

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
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
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
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狠狠㨰僇何以
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
道識事機過矣僕憎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
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多
藏居取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
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
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

客曰何敢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審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諱其德則皆芒洋深閎端貞顯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䟫浮嘍胡陌切喀側伯切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力結切而追其跡襲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鈕寨縶狐朋窘惑扶輿掭怪起幽作匿佽佽恤恤

卒自旣宇郎竊賊固不足以雕肝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檄草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頑昧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搰摟湈淤丑入切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固不足以從滴蹁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囊以鼻惡饜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蟻騤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鼈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illegible]朝日煥浮雲而無醜逐於鄉里蛟龍之[illegible]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木卓[illegible]之淵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賤砂連蹇[illegible]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大一涉險阨[illegible]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速而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洗殯之修兮兩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蹁躚蓬藋樂胥因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爵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學解嘲對書　　沈亞之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慣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何奴雜虜以關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漕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集作十此十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解迎流陵集作險覆艘敗軛集作軏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稍之官凡四十七署吏不下數百歲費錢千十集作萬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奸輒栫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

騷

哀湘竹（全錄） 劉蛻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疎枝與修幹兮吟哀風之不已褆勁節而錦紓兮垂高陰（集作蔭）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鳳兮猍晴霞之數旦際柯直乎舜祠兮婆影疊乎湘水謝高節之自任（集作佳）兮匪庭蓀之云比鄙衆陰之延桜兮耻凡羽之棲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纖質之相襯恨葉翻波兮驟有之風露滴煙蒙兮罹纓之予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真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哀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風歎雨絲（一作帆）兮湘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烏（一作島）隨碧江平兮桂檝移帶隱虹兮衣凝雲披（一作被）薜荔兮息江蘺歲華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䑲䑽合兮荆和爽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既潔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集無之字）波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翻兮孰測其情水之深兮不日深悵前恨兮哀沾襟

皮日休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梟兮鸞而謂之不祥兮鴨而謂之不芳有蛐兮欽（若欽反）而謂之不芳呼遠嘀（呼九切）以無音兮紙謗悒而咨惘（集作愕）既悠悠（魚覩切川文）以憎懼兮又陵漫而不決煙彭亂以為嗟（一作悠悠）儒兮諂殤子以為老將衆入之辨信兮是今者之不恍依為贅兮何去奸為癡兮臭副蕭為縈兮臭衛蕩為王兮何切疵既臏（而切）而必烹兮木兮兔（于公切）兮必折心龖龖以（集作而）以車兮思綿綿而如飄乎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紲既不辨於（文粹作其）顛躓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悒悒念帝座

之不懟（他郎切）兮胡（集作奴）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没齒而痛剌

反招魂（并序） 皮日休

屈原作大招魂（或云景差作）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矣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承滇涬之命兮付余才以（一作輔）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懸騷而捲還余將薄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請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御（一作詰）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魂（集作君）乃下招曰君（集作余）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其君雖

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腸以爲其肉兮摘氏之
亥腑以爲其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暖昧而下
累朱上詔下紫些君兮來歸故都愼不可留些余昔爲比
干之寃兮予佯而余去些未聞干貪生以自招兮余
竟索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余昔爲
伍胥之寃兮胥俟而余逝些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
執屬鏤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余昔
爲弘演之寃兮演自殺而余行些未聞演惜命以不
死兮俾其義而義明些君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
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自今以忠而見聞

歟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其志乃
悔些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集作去）些梟食母
而鏡（集作鏡）食父兮見鴟獸之爲生些苟免殘者眉壽
兮食梟鏡（集作之面）（集作同）香些君乎愼勿懷故都之
縣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名（集作若些）

哀溺 并序

永（集作之氓）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
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集作浮）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
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
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

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若身且死何以貨爲
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
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游（集作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
風湧兮浩洸瀁而無所不寰依以靡涌兮又旁寬而
詭求予足亂而無如兮負重嶮乎崇丘既搖（集作浮）（集作順）
而失齊兮不忍（集作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
愈搖首以沉流懸[illegible]以與淵（集作淪）兮寃促促而爲
遊龜鼈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饕而（集作）
以[illegible]厚兮終負觸而懷[illegible]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

攬取而無眥哀哀茲氓之蔽惑兮友賊已而從佻不
甚多以自誅兮始指爲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
兮胡昧罰而蒙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
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詭推今而鑒古兮
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猗猳死而猶
饑兮牛役尸而不盈民既賀賀而無知兮故與彼咸
蓋爲氓死者不足哀冀中人之爲余再更噫

憎王孫 并序

柳宗元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
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

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
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衎衎焉。山之小艸
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
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
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
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捉集作
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
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
以是猨羣眾則逐王孫，王孫羣眾亦齚猨。猨棄去，終
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

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
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
目宣齗，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鬬善類兮譁駭披
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讙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號齩嚙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
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
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遊兮惟德
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
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
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罵尸虫 并序　　柳宗元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
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
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
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
比陰穢小虫，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
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

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
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
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說，為文而罵之：來，尸虫！汝
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忒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
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
兮，摘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
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
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
安佚佚。僻下陋上，恒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
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

乞今生印質日如此杖乞來生邯鄲若具謂之少也渾然無官文有皆而以容若來謂今別

乃畢求味巳口胡人之恤彼饕餮志心短蠓冗胃外搜扸痛下赤蘖持食人肥膏集作役肌膚爲巳得味嗜皆禍之則惟汝類良賢剖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孚懸嘉饗荅汝讒慝吮舐九關齧虎豹食下民辟壓符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集有之字生速滅汝集有之字精爵投震怒將物當霆擊汝鄧都糜爛縱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一作大道顯者害氣永集作厚人之生豈不學止神一作聖歆祝曰尸亟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亟誅禍無所盧下民其蘇惟帝之德俾爾來𠋫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爲人謝乞巧文和史館集作李士舉　沈亞之

邯鄲人使婦李容集作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笤篥夾葵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工文集作文字能刷鄙聎之思善感物態因請謝爲情語以道所欲詞曰惟雲渚之震集作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慕懸部仕於姹川汝則淚之新集作清霽即河集作何房之將助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爰修馨香以奉異鷸獨溺於自私希蟓娥之所付羽集作翔碧凝其與質兮韻隆虹集作虹隆於羅霧淑文烈於孔雀兮而

抗夫佳麗載雲蟬之重樓兮塗黃金於莉篁鈿細襪於鶴鷺兮差蓮附以齒綴集作齒綴而織瓜之絲虱兮之集作今織人裹帶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膩腴安於針線也旋剪裁於濃姸包多宜以昏一作匿引織吹於輕紗若而飾將光春之流影攜潤香於萬里霓出聯緜窈眇以爰礎若楙蔚萬兮檣乎林兮構曉木裝齊其之繁芳兮因文集作臨映而增華其彩容一作其兮世無客集作容以借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麗姿妍於態姸也短蒲狹淚兮曲溜鵁鶄鴛鴦兮引羽翥戲

音一有聲字清諧兮激一有氣字曳牽遊飛之低揚兮愛春心於淇奮桁鳥動幹兮億氣飛風叫夜兮留滯擊斷節愛灌兮映嚶嚶吟羣語之連一作清逸處霏鑪之流殖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妥於悎杺也

僩禱辭有序　劉蛻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邑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覡伶吹竹鼓枚呼空若訴唱屢夕餓然微武輕霎若神之來意似僩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龍之潭空波默沉兮雲物中涵蛟龍

殺碧兮淵怪相糸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敢兮
胥爲民讎攻不懈兮官爲胥酬彼民之不能口舌兮
爲胥之褫進不得理兮君結君鉗陰戾陽逐兮民之
不堪爍（集作日）流焰兮赫奕如惔爲泉沸涌兮如湯
而炎役巫女兮蕩鼓吹吹（平聲叶韻）風俯谷空兮緋袂彩
彩胥不虔漸兮官道笑譚胡不戮彼胥兮狗此湫巖
胡不舉已之不止兮去此貪婪何天子之傲緜兮胡
爲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兮（集作禱）此空潭

騷　節錄

至如左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猶臏史記修而

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貌於
前代終抱痛於今日若乃賈長沙之數部崔亭伯之
不偶思欲削脅史之高行揚墨之辨以爲書爲禮
騶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
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蠢於泥沙
竟龍鍾於塵埒笙簧六藝則泰谷有坑儒之禍轅轍
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鄒都傾覆飛禍猶於高奧
洛陽板蕩橫死生其兵囂（悲才離　照騈　直）
毛落鬚秃無叔子之明稱眉白齒寒有張儀之辯舌
其所居也不樂其所狎也非人古柳爲伴朝霞作侶

不陰森以多聯俯晃倪兮無根孤門草合石路苔斷
非窮道（照騈）　盧
以蕙蘭爲九族以風煙爲四鄰朝朝獨坐惟見羣峯
合沓年年孤臥常對古樹輪囷相聊相笑則有飢鼯
啼夜怪鳥歌春將調而雪舞筆扉
走而雲起自謂蘭交永合松契長新通宵把臂終日
盱衡蔦蘿朱爲賈竪目張陳爲老兵悲蒼黃兮聚散
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
朽吾無獨稱揚（集作揚）巨源向昔之清談尚在今日之
相知已沒（照騈　袁今日）

先朝好史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莊
彼圓鑿而方柄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案劍
方有事於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一作材）兮苑
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羣兮啟行文臣鼠竄
猛士鷹揚故吾茸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長劍
以梅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闔門之魚史遷
下於蠶室鄧艾微於檻車康既幽而媿孫登宣屢困
而慙嵇遺故有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組開卷獨得
歸茂陵而著書（照騈　粵　盧）
天無雷兮鬭蟻聚於床下家非牧兮見羊生於奧裏

求昔夜兮求鷄炙何逼迫之如此爲鼠肝兮爲蟲臂兮何鍛鍊之如彼葉初成兮鐵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圍棋廢兮昔不可兮再來鳴琴停兮人何時以重撫無靈草兮駐朽質乎千年無影弋兮廻蹤鳥乎三舍 虞

華蟲藝壤兮進御羔哀牝鷄啼嘆兮孤雄來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岸詩宜犴集作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阱塗藉儀兮榮若繡黼擭折火烈兮嫫媿嫫集作笑舞譏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惡兮美愈集作西施謟諛言之

怪誣兮反寘墳而遠違匿重痴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宗元 予屈原 御新尚之言兮美於集作孃子蘭之氣兮醜於醒 見逐皮日休

䨓使雲屏屏兮吹使醎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雲集作不得化寒之使雲氣集作不得施嗟雨風伯兮欲逃其辜其又何辭 龍風伯 辞念 獄中學發憂與憂兮相積歎與歎兮兩忘 盧照鄰 體

蜀木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文粹作𧰼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

嶲二江雙注翠山四蔽其地卑濕其風壯脆黛豺誰處滇焚爲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門氣不地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高于天霓雲外水積盡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嘯猿哀哀腸斷過客役有千歲老蛟能變其中好飲人血化爲婦人衒服靚妝遊於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寒峽不見灎澦千年增冰鵰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冽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煙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傷骨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城壑或如鳥兮或如猿可彼漢源上當漏天府月

不雨四時霧然其人如魚爰處在泉終年霖霪時復月出狾狾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濕衰偏死腰痿 花北答文 岑參

帶遺全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臣宗元惶恐（一作恐）言所貶州（三字文粹作量移）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太公（一作功）甚（一作皆）失厥趣臣為尚書郎嘗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一作猶）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八代（集作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曰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文粹作奪）鬬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雲霜（文粹作霜雪）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敺其所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一作睽）焉而鬭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衆

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集作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太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二字集[illegible]）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太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一作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萬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臾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奏明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効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

唐天志　　歐陽詹

夫雖發育生生如有（集作其）情則或與或否其與也非徒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乎皇唐百七十有五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受命孝道天與生生如其情之秋歟神哉靈哉則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之清澈清澈之中若有同夫有求者靜乎其變浮五色以薰郁薰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稱物之性應昔之欲手足之進人心羽翼之衛鳥情農夫在

畦蠶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娗艘顧燥顧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旅序六氣皆行上至事事下泊營營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求諸吹蕩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實皇帝知上帝以生生為己物與其禍福配己得失而寘之欽若兢若溫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績上玄之功（文粹作命）與夫人心能領天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得其心贈遺獻酬愜其中則財賄器物惟意是役（一作用）牧圉臺隸唯忠是用（一作役）以其役無不當也以其用無不宜也上

[illegible]應天寶隨維唐皇帝則唐天子第九子也既克紹行上天所以稚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肝脈也日月星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圉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由肅憂寂寥絡繹虛無窺覽日月管籥風雨敬恭詠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麻施煙雲若自請帷幕而使張矣將灑潤散氣風雨若自請盆盎而使澆屑矣將煩清晝布陽德若自請爐竈而使煇灼矣將先幽夜啓陰靈若自請燈燭而使照明矣處植維茲合靈不折以芬芬熙熙蓋子祇父慈相為福釐也凡書惡紀善

雖史官之職箴淫述德或人所通規緻生則人之一匹夫耳謳吟日月而為之志若簡策已載復何言哉儻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竇公參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紓為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為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濛為春官之二（集作三）年呂黎韓公洄為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為秋官之二年清河張公式（文粹作彧）為冬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為理芬（一作亦）洽泳而清洪流者故于斯志之末

明道 節錄

為人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為賢人之所笑畢身勵行實為君子又為樵夫之所議越屆進官其類必為忿怨偏與人諦衆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佩得委仗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苟一作太繁辭寡則嫌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戢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奸則官苦官樂則民勞 全錄

雜說

愛直贈李君房別　韓愈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集作干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能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驩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文粹作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

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曰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集作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一本作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一本作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讀韓愈所著（集作作）毛穎傳後題

自古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皆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文粹作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文粹作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一作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集作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諷諫　盧碩

漢文帝出未央宮承明殿晝志五物……陛下指之曰予恭堯舜化故曰是以自化大司馬陽平侯王鳳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虞仁遠乎哉行之斯至推鼓之倫在陛下建之而已

辯論 全錄

設漁者對智伯瑤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之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鯾鱣鱧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

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淑而不能出。向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噏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向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集作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捨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鯾鱣鱧。脂流骨腐於主之故池。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披其鱗鬣。剔其肉。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胔。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魚（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

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蹶於晉陽。其目動矣。而士乃攸然以為戚。任機絀之。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集作懟）。而逆謀。士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披於安邑。脊散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太陰。為鯨鯢笑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懲主之勇力猶大於文王何如。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辯論 節錄

之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原道 續命）

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原性 續命）

聖人學其心而潤於（集作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溺於外是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所也玲瓏乎（集作兮）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爲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始（集作始終）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擾乎（集作兮）太虛之中轉而合乎（集作于）有則爲貪爲獸其於人也爲愚爲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爲矣雖欲少安得乎（孝須子辯 皇甫湜）

若盧緒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華人乎（大食國人李彥昇）繇是觀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於帥帥故舉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華心（華心 陳黯）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作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伍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集作偃）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集作黯）黑而無文材招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集作竅）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蹄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蹄不已墜於（集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文粹無此句非）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遊剡溪古藤說（文粹作文）　舒元輿

剡溪上綿西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人〔文粹不疊人字〕有道者言〔文粹作云〕溪中多紙工持刀〔文粹作刀斧〕斬伐無時劈剝其〔文粹無其字〕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言〔文粹無言字〕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文粹作字〕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文粹疊此字〕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斂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下〔文粹作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楊白〔二字文粹作折楊黃〕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府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下筆〔文粹作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之命易甚桑枲〔文粹作易其桑葉〕波波頹沓未見其止〔文粹作止息〕如此則妄言文輩〔文粹作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

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為〔文粹作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夭閼予謂今之錯為〔文粹作錯為有〕文者皆夭閼剡溪藤之流〔文粹作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世〔文粹作世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論事 全錄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抵其處得西土亡降故老爲余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躬甚篤或短曰微吏以所伐蠕蠕之族而爲邊出若言使斯非衆何奴雜虜之風吏曾不果(文粹作知)也蓋天子之愛甚勤與降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因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爲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爲生如此東尚輕易之然則非虜何奴雖以逸馬强弓乘嚴寒昔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稍驚作不能止屯兵留寨且非迴(集作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與虜知奔蹄之處(文粹降吹散事不虜南下 集處下有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無歲八月及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泄陸之利其兵材雖(集一有字)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尹耳及西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爲西戎有由易而

見亡也問其始下涼城皆圍兵厚百里何其城旣窘乃令能通唐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束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用即(集有東字)解其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得(集作計)其策以卜爲語相傳尚近李何客獨不聞其說乎汧隴所以固者以隴山爲阻也答其林比(集作林)森故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習者無(集作有字)不違且又虛兵(集有之字)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麞(集作麋)鹿熊羆(集作羆)麐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嵒障芟(集作刈)繁取材斤聲合叶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繒文松大梓奇藥珍(集作詭)禽薰臭之具輓核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給皆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乃今岐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秕稗衣結縷無完(集作布)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恐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雖粟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

不得者其他征徭攸此農盡所獲不能出此尚然
不忍吏是民由遂息而虛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
畧可舉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柰何為不用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集作之實）有罪故以云（集作罪言）
人生常病兵兵祖於山東枝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
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
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
熋浮巧淫工機纖雜意能百出僿益卑奨人益脆弱

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
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
強不順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強大也并
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
俗以為之名黃帝當出兵為兵階（阪泉在今嬀川縣）自後帝
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
遂折天下呑役得趙因拾取諸國泰末韓信聯齊有
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
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
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唐書作有）河南地十分天下有
其（唐書作之一字）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
荒蕩宇文取得（唐書作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
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
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
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唐書作也）以致天下
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
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
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
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瀕
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
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集作）焦焦然七十餘年矣
嗚呼運遭孝（集作）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
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
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返
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
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
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
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

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
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illegible]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
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堦此蜀亦叛吳亦叛其
他未叛者皆迎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
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
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illegible]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
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
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
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

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
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
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
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
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
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
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皆屬衛州）陴壘相望
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
故魏於河南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
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

魏也（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
其不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
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者
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
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
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兵不毆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
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
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

順向抵侵族斷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圖急食
盡餒尸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士美）趙復
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論事 節錄　周元公集

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裴公 邪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
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
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士數十百萬人為寇兵
壘其戎狄踐踏四作此皆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

下平一暴敓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皆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謂集作）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元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可使爲亂耳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

尤爲帥雅亦無能爲叛者也（一作）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五集作）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兵甞罷府兵部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兵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伍强寇（奚契丹或書吐蕃雲南大食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燕趙）

（七國逆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莽卓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辯論 全

譏猫　　牛僧儒

猫為獸捕鼠啖飢猶性也鼠好害物猫食之是猫於人為爪牙於獸嚱為剌奸也所以伊祁氏季春每日迎猫然則人假借蓄猫之義盡矣僧儒常學大小戴禮知迎猫之利攝養者恐辟以苦鼠之竊請迎蓄之僧儒因允其言是猫也非不壯大猶我而為之蠢險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賽人戶隙捜盎覆器挐盎匿器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人割剩食三昔加肯不敢斁嗚呼鼠伏隱處也猫人蓄食之也鼠實一作冗

厚垣深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詵獲長怕也猫遊安緩舒閑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狗之也既實厚垣深害也何地可坐之也既出詵獲長怕也握握之可恒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儒嘗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擾泰中滑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剸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猶者也晉太康末趙厥亂岷蜀漢鋼梁大苦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猫猶者也向使更始非仗漢則泰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仗晉則蜀人皆能捕之矣猫非後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仗之苟竊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干逐之以至于戮之故有為國者有為兵者有防盜者有仗而脅亂者則險於盜也險於亂也思賽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朱氏夢龍解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徙者作佳占以賀朱氏曰子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子得夢一丈夫為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為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地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所其脊孥其

亦有不見畫而夢者

瓜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溥婚之娠者亦畫者也昔門之鬪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專出又不可豢乎嫦人有德不鬪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演如蠖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為能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能乎

箴誡 有序

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而不爲材力不足以爲之而
於爲者敢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於
禍也不則知矣

守誡 韓愈

夫志兵之痛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
之起其形渥焉
王揞不啓焉能毀訛畢糜深居孰謂可吡我誡於口
集作孩 惟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游以慎爲謹 一作
口之除
吡以忍爲閑

口兵誡 周兵箋

紀述節錄

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
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蒸蒸小子思得其門
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
俱 集作相 存其既生也迴三季之會飄飄浮淪穀歌之
音撫而不和仁義之闈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
去宋 文粹作而字 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 集無有字
如是也 集無也字 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
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昔
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 [illegible]大過
之中矣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汪漫者乎

謁夫子廟文 李觀

說鶻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于（集作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集作搏字）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它。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文粹作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惡之徒。今夫梟鶹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雜識作 全錄

山書

劉蛻

車服袞勝，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者惑。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袞勝，必有緌紱。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賤，雖仰作伊吾，安得知春之鳴？所教民以折曰：不若均民以貴賤。

語親古心

可考

辨製作 全錄

校農　　劉蛻

功以救於民報其功者有遵順德以化於民報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集無功字）聖人救廢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遵其情法遵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衆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尊其三皆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新製作　[illegible]

魏收爲後魏書人今西域氏之教以爲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從置之豈可從爲釋氏哉夫仲尼之修春秋君有僭王號者皆削罰爲子況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志 後魏書釋老志　皮日休）

職行（并序）

交之難兮久矣山有合兮爲恥爲人將於無友嗟交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嶔嶔（集作嵚嵚）龍吟玄雲遂與六合爲陰碧山崇谷虎嘯其中百獸惕慄欲然（集作焉）長風夫物以類感何不感故交以心交何心不交破產之（集作）恩不相爲酬憑怒相殺氣下虹蜺（文粹　李觀）

觀博

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遲）余觀焉初主人執握[illegible]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屏讓則（集作即）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鐫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設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拇（集作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趨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集作異）我怛分曹道迫自旦至于日中身而率與所祝異焉

客視骨（集作視）如有情焉或憑焉惑焉訾之不渝又從而訛詈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哈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余畀也請剛[illegible]于奕棋主人促命焭以續之驚神嘿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稽焉觀者曰以夫人之偏心亦將訴棋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鴿求身之色人咸異之予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傳投是也從人者制於人格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耳是知當制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畏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集作）

辨其所處而已。

止妬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俄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拘其憤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蓄諸以遍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溺者不妬其淸貪者不惡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臣方崇內誡於恤生其議遂寢

紀事

廣陵散解 文粹作琴

韓皐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楚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言贈

林簡言

長慶壬寅歲簡言賃居善和里貧窶落交親罕至無何一日門有扣聲合中疾薄部得何紹姓字延乎賓館具酒爲誠再至亦如之既熟至之又至之乃至於日至皆從容談及忠孝之道無位無陳力之所無開非過也孝之道以色以至雖貧如黔婁無闕非過歟予聆其詞得其心知其孝道篤也後日吾遊親久矣過庭之志無曠日皆今越七月歸古有咋言豈無鳴乎曰慈烏返哺孰謂禽也吳起不歸孰謂人也

新古文奇賞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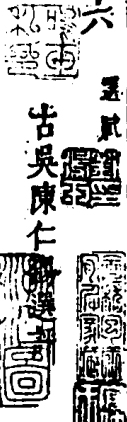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六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天象 全錄

日中烏賦 以輝光映出傳跡中在高游

康僚

相彼烏矣超然莫同不振羽於域上自呈形於日中儀鳳宵懸信五色而非遠高天已及豈三年之始冲懿此生成貫乎今昔東西必隨於運動昇降寧離於赫奕俯羨人而更助金光映玉宇而偏疑烏跡既乃騰凌霄漢披拂雲霓那楚幕而堪處匪霜臺之足棲分明而不似籠中固非仙鶴翳翳而還如鏡裏豈是山雞曷九雛之莫對乃三足而長在黑羽雖同於不黔白頭詎得而終符始來何處詎見入於重輪爰止何年孰可聞於負弩徒許其燁燁煌煌形標翼張縱橫弄色宛轉和光風起而從氣飛動細含而杳若潛藏足令人于閒窺因寄情於反哺日宮頻測乍懷望於姝麗嘉其翩翩飄然裒然出鳴琴爰集其中喃流火焉能變其質復不知見也何期[illegible]有成池今飲不飲有蟠扶兮依不依誰使拂貺景象朱沿光彈枝見乎清晝傳游乎翠微[illegible]稱赤上符之

而莫得無精彈射夸父驚之而不飛客有指象帝之儀形訪前將之歌詠且彼素姿神異赤羽輝映不爲陰隲之符蓋本陽精之命今也感已歸聲理加盛烏之靈兮得不降休而瑞聖

野人獻日賦 以私情日光意君字爲韻

歐陽玭

昔宋有野人負日之暄兮獻君不知天下流光以所見爲未見不信人間委照以所聞爲未聞當其愛景稍融農民作悅謂園內有無謂山前自別恐弱木之光遠失慮扶桑之影將滅於是未耶潛私耘鋤暫輟指天路而貢誠適君門兮効節紅輪在上無欺皎爾之心赤羽相隨可驗昭然之說乃曰臣生於隴之畔長於隴之傍朝播其穀暮植其桑絲不得上體粟不得充腸以藿爲食以裘爲裳體凍乎雪骨寒乎霜因取適於中野遂潛舒於太陽煦不厭瘖不忘而恐率土之尊未識民間之樂一氓之賤敢私天外之光所以貢其所知陳其所照願日之彩致於君之館願日之輝及於君之宇南畝而曾無寸澤猶梲於身東方而幸有餘明敢忘於主主乃閔其樸嘉其至誠一則驚於驕逸一則念及黎氓安知萬宇家家更有追歡之意六宮長夜仍多縱樂之情嗟夫人各有生生

兩句嘲月

而有異爾豈不以種植爲業適租爲事上或遏於狠政下或臨於虎吏汲汲爲心營營爲意遂使朝光不辨誰知勞者之情暖景爲神忍奪生民之和乃知貴之逸者有之何稼穡而能知賤之至者不一則陽和而豈失彼見其夕入而因忘其曉出三尺之童子猶噬何於日而譏曰

初月賦　鄭遥

初生微月若無若有出城中兮繞廣殿入堂上兮不盈於手若乃金壺稍滴銀漢將流暗譏鶯夜寒蛩送秋天清暈減露白光浮臨皓鉤而添粉映珠簾而

件鈎纖光潤海重明表皦的的蜚上娟娟未落銜破鏡而飛斜抱彎弓而勢却蓂稀葉少桂短花新無篋笥之團扇有虛空之半輪悵徘徊以將失情鬱結而莫伸命後車之文雅恭進牘於詞人

査客至斗牛賦　何類瑜

客有遠人宸家海沂聲銷迹卷先塞巧絶浩然太素之和氣勁然喬松之全節當鬱島以閒安就靈濤以怡悅喜仙查之千里俟秋風之八月知必至之不欺乃乘流以長發爾乃倒芰似裝春菰爲糧以晝以夜若行若藏沉浮千渤澥之中央蕩搖乎聲軋之大方

豈靈怖之歷討實險阻之備嘗獨出於有間之世轉入於亡何之鄉聽不聞其聲類馮異之依大樹久乃有所遇若伊尹之在空桑乘攸遠兮不知其行道渺瀰兮無遺其跡人與木兮俱浮天與海兮同狀若道之的的穿白榆之歷歷反不記其所從又焉知其所適飲牛於津者詣予邪杼於室者何人軋軋有聲續績縞兮如雲盈盈不語象明昨兮若神忽睇盼以相顧雖婉變而不親既持石以贈予令致問於嚴遵當是時也是則知客犯御仰客不知星則吾身何碧空之無涯乃飄然而獨往非智力之所及宜風波而

是仰昔未乘查也則在地而成形今之乘查也則在天而成象若不資巨浪之潛運安得排青冥而直上俾彼星漢自天而垂澹橫河之清淺皎列宿以參差客無查徒勞勤而事何可濟查非客雖往來而世莫之知信其致人於霄漢者不必輕舟迅檝之力忘情於夷險者亦無波臣川后之欺吾既異此事乃斯焉而賦斯

秋霖賦　盧照鄰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沉沉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

耶燃百原泊漵青杳被辟綠萊生道於時巷無馬跡井無鳥聲陰霾而自晦山幽暖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鞍銜悽茹歎借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飢不爨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征長鄰風而雨沐（三字一作以沐雨）永悽悽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秋見玄雲之四起嗟大子卿北海伏波南川分河別雁銜杯辭鳥關山天骨霜露凋年眺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漏金塹家虛瓶罄荼深淋淋蓬門寂寂無君出於園徑聚絲塵於扇璧玉爲粒艿桂爲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甚（一作有）能鳴之雁青成已泣之麟睹皇天之淫溢豈不隅坐而含嚬已矣哉若夫繡轂銀鞍金杯玉盤坐臥珠簾左右羅紈流酒爲池積肉爲崙覩襄陵而（一作嘆）昏墊曾不輟乎胝豈知乎堯舜禹（一作）之臏痏而孔墨之黧黯

明賦（從入至平爲韻）　田況

夫何明之爲用將燭幽以鑒默故日有朝霧月有宵瘵眾星垂耀於穹昊爝火與螢而不息皆能懷獨見之姿候重昏之睽使晨臨者可分於丹素夜覩者不

於南北蓋所謂明明在上以爲人極者也至如桂花未吐虞泉欲暝幽室何覩空堂靜聽飛落木於軒砌吟暮蟲於行徑則有銀燭初然蘭膏未歇昭昭耀耀亦何其盛況乎秦宮曉鏡淄川秋水君子思正其莊容梁芳用修其賦理或拂金光之清景愛瑶華之特起或指波瀾之碧池玩飴泉而未已然非大道之道至白之光且日月開浮雲之蔽燎火有撲滅之嘗水猶人撓鑑以塵際惟穆穆天子德昭聯以蕙馥皇皇侯伯心赫烈而椒芬寸心所燭萬物無藏既臨表以識裏仍察陰而辨陽然後禮樂設文武張明珠不混於江浦美玉無韞於山岡幽藪盡拔蒙潛畢陽由是觀之則燭龍之退恥離婁之遠望魏乘之所炫蘇績之攸傷安得儔其小大與短長而已哉

北斗賦（以成象在天維北有斗爲韻）　崔損

仰垂象以昭回惟帝居之日斗壯魁台以立極建衡杓而爲首齊七政而均序五行臨四海而橫制九有所以附乾經壓坤紐攜龍枕參左槍右樞總列宿而環衛中宮儲尊而輔弼元后範圍六合紀綱四維其道不忒其照無私若乃銅渾作式未央取則其變可考其動可測極端於始當獻歲以指南舉正於中

若陰方而主北。觀夫崢嶸纚聯。若擬若懸。冰散霧濛。乍似拔長劒而倚天。揭西柄以戒滿。拱北辰而處偏。乘三台而幹運。齊七曜而廻旋。酌天地之心。豈有求之可挹。分寒暑之氣。較鈞石而罔愆。躔次靡失。歷數斯在。晝其隱也。不爭曜於太陽。昏必見焉。能職耶於真宰。照萬國兮猶魚從淵。宗百川兮比朝于海。參差北斗。闌干太清。環帝座之焜燿。薄河漢之縱橫。不應豐以中見。每居次而自明。總五緯于天綱。行四時而歲成。非止雄橋梁於巴蜀。壯都邑於咸京而已。于是萬人攸仰。萬物取象。冠星之長。

天象 節錄

天光海上。曈曈而曉色已分。人代夢中。促促而寒更未畢。赤玉之盤燭地。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羲和振轡。濕光而長波初沃。暖氣而孤峰最先。海日初出賦 蔣防

開天地之司。日爲帝王之我兄。若御車之有輪。豈搏空之無翼。固幹運兮誰使。諒周行而不息。重光起於一。一人合璧旋於八極。觀乎羣萃生賓。赤羽從軍。倘一編之欲授。易三餘之攸聞。日賦 李邕

鏤文出水。采錯瀾斑。花樹之間。新蕊初融。蔥蘢無煙。晏日之烘形容。飾六合華采。風不能爲氣。天地變色。

章勝其猛。作搖紫影。照之。究化爲火。井少水如燒而未乾。燋泉池如炊。若將湧沸。炎威逼人。疑欲附地。或透入室。辟滑蒸簟席。咸怒之象也。願陛下朝視之思創業之難。暮視之感瀹革之易。春夏視之調喜怒之節。中視之將偃乎太平之地。又何求焉。臣又聞知聖人爲君。日祥屢臻。五色曄曄。天地同文。昏弱之代吞食不服。列宿不沒。晝而爲夜。可不務乎。日賦 李昌

照。百川以和。騁變于林。而花發。煦綠潭而不沸。淵雲而火生。曝凝霜而解。白帶形霞而激。紛赫然作色。無物不悅。溫然爲容。有情皆說。終而復始。既明且煥。

自非造化之至精。焉能作羣生之壯觀。日賦 王枟

三陽並列。契乾健以成三。一氣斯表。聖人之御一。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曜芒。若神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其少發也。發色騰光。作見作藏。狀靈龜銜書兮錫九疇於夏王。日中有王字賦 鄭錫

鳥爲鳥矣。無慚蒼頡之能。日匪扇焉。寧假右軍之手。日中有王字 喬琮

自驅年留守之。而無荒無怠。踆烏不駭。隨之而自西。自[illegible]魏臣捧而在焉。笑夸父追而莫返。獨立環乎[illegible]影。遠於重輪。遂使慕有道之風。歸我一惠奉

發書兩質人守日心氣十止在程異紗

無私之照。惟予二人。昇扶桑。孰云予而厠羲和。乍若

朋來。（二黃人守日賦　滕邁）

觀其異體同心。變形合力。如左右之司存。似扶持而

受職。樂天成象。並珠連璧之文。就日無私。符北鑄金

之色。當烏采甫臨之初。則混混而引。耀過門人。大明

之際。亦專專以在。明勢歸如藺之契。逍遙若木之程

宵依。愕旁伴程異。以步留。晝遇揮戈。感魯陽而俱返。

恭己無怠。勿行有鄰。化天隅之一氣。爲日邊之二人

非其時。則抱影長祕。偶乎耀。則若肩並來。隨冬曦之

煦嫗。與夏日之照台。然後練暉驅燄。逐步分明。天表

雙美。雲路願將。守黑之心。望離宮而景附（二黃人守日賦）

映彼仙娥。有侶失佩。而北惡吐茲汙字。更疑乎瑜。不

掩瑕（日月如合璧賦　韋展）

挺連蛛之價。誰敢指瑕。居匹夫之懷。非同賈害（月如合）

（合璧賦　盧士開）

爲迴城之鶴。臥監珠箔之嬌絃。思閨女之披幌。弄舟

人於叩舷。臨玉墀而不見。望亭闈而杳然。（初月賦　王玠然）

意迢遞而難即。半生象外。豈別離之可贈。俗在人間

（鏡飛上天賦　李程）

情翠黃屋之一方（一有字）行見金枝玉葉之一數（一有可字）陋秦

山之兩石方眠（句）。鄒高唐之舉袂如飄。昭示於公

房卿如。莫不衛萬歲者三。並美於鱗鳳。爲能可以與

四靈而（爲一作）五。雖有光華之萬狀。不若豐穰於四郊

凡百庶僚。相趨而顧。稍疑江上之奇（一作）。果異封中

之氣。倚天和。維欲抑之而不出。在隼旟安可放之而

無蹤。越明日。臣猶沐霈澤於鷄竿之前。脩斯雲散之

爲五彩之波瀾。（天日五色雲賦）

落日將曛。山御雲綠。氣陰鬱。嵐光亂氣。橫截高岩

驚駭。峰之頭。失却臨幽谷。與飛空而俱分。乃賦歸雲

之曲。門歸雲之狀兮。不一歸雲之趣兮難備。雲不以

朝晡而異。賞士不以前後而異求。誠在位之如是。知

夫鴻漸之高秋（太一歸雲賦　齊澤）

映婺女而扇薄。透姮娥而慢奧。漂渺如畫。霏微似殘

乍逐乘槎之人。訝鶩孤遠兒。每映銜蘆之雁。謂燕㩦

遥看（秋雲似羅賦　侯喜）

花。禽佛著。宛如陳寶之雞。平野未成。類若徐方之土

夜寂空知。警鶴寒輕。猶未爲霜（五色露賦　白行簡）

沫石初粉。狀媧皇之補天。鶩瓦幾零。類彩鳳之巢閣

（甘露賦）

儲在琉璃時。無衆於其醴。如浮葭葵色。詎發於凝霜

散東陵之上作混其瓜洒西山之中更迷其藥其蹤
厥混其布蔵鞋鶴將磬而未渊蟬欲飲而循疑 五色露賦
王起
卽日中漸若一人之當陽久露他柯若羣臣之飽酳
湛露朝陽 風張勝之
長風激而自清震雷驚而不動亦可以納虛澹之閑
曠道代俗之煩揔然而仙在物表若居人上物表者
不可以苟求居上者不可以自放 金莖賦 呂令問
彫芝蘭而無怨色拂松竹而不傷榮 秋霜賦 崔損
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

波瀾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紫命十二次當下土之
封畿天有北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
環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
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赤坐離宮奕
奕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閶闔之重闈文昌
拜於大將天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
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埜箕為傲客房
為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
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取舍後宮掌於蕃
息太子承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家邦市樓

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非宮則靈龜潜匿螣蛇狀藏
匏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
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
主爵祿東辟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
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
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
為衆聚旄頭之北宰制其胡虜天乳之陰蓄洩其雲
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蘇之地出
入於圉苑萬億之貲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
朱鳥成形五帝之坐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質

福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之象少
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士曉而
鷄鳴三川之郊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爲其精
南河象闕于是乎增峻左轄邊荒于是乎自寧乃有
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清渭之横橋像昆明之刻石
歲將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女之室漢家之史
可尋飲牛之津海畔之人易覩也者衆陽之長人
君之尊天鷄曉唱羣鳥晝蹤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
於崑崙太平太蒙所以司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寒
溫龍山啣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弃策無以方其駿

賦七夕不泞色然合靈曲昇戲乎

七夕賦　王勃

若夫乾靈鶴（鵲一作）識之端，坤軸龍驂之始，憑紫都而按曆，按玄丘而命紀，鳳毛鍾桂闕之祚，麟角燦椒庭之祉。綠朱（一作躭綠）軒于九城，振黃麾於肖墅，抗芝館而星羅，擢蘭宮而霧起。則有皇慈霧洽，聖澤天流，庭分玉禁，邸瞰金樓，殉鳧洲於細柳，披鶴籞於長楸，啟魚鑰而分帝術，授虹梯而控神州，儼黃山於石磴，洩玄霸於銅溝，列瑤颸而送煥，闢銀閣而迎秋。君王乃排青幌，搖朱扇，戒鷄輿，靜鸞掖，繞霞（一作霞咄）廊而轉步，儷雲門而凝蹕，嘯陳客於金床，命淮仙於桂席，翔翠琛

於雲卿，迎簫吹於鳳駟，佇霧匹於星期，眷神姿於月夕。于時玉繩湛色，金漢斜光，煙淒碧樹，露濕銀塘，視蓮潭之變彩，見（一作覩）松院之生涼（一作分），引驚蟬於寶瑟，宿蘭燕於瑤筐，綠臺兮千仞，艶樓兮百常，拂花筵（一作房）而慘惻，披彩序而徜徉，結遙情於漢陌，飛永睇於霞莊，想佳人兮如在，怨靈歡兮不（一作未）揚，促遙悲於四運，咏遺歌於七襄。于是虬簷晚靜，魚扃夜飾（一作疑），忘帝子之光華，下君王之顏色，握犀管，展（一作按）魚箋，顧執事，招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聞九變無津，三靈有作，布元氣於浩蕩，運太虛於寥廓，辨河鼓於西壖，

下（一作降）天孫於東堰，循五緯而清黃道，正三衡（一作衢）而澄紫落，海人支石之機，江女穿針之閣。鄢塵情於春念，檄仙契於秋謠，于是光清地岳，氣斂天標，霜凝碧浦，水瑩丹霄，躍麟軒於霧術，褰荊羽（一作翠羽 一作犀羽）於星櫩，徵赤螭而架海，漾青翰而乘潮，停翠梭兮卷霜穀，引鸞杼兮割（一作削）冰綃，舉黃花而乘月艷，籠黛葉而卷雲嬌，撫今情之（一作而）恨促，指來緒而傷遙，既而月軒萬（一作蕭）拱，紫芳千（一作朱）篇，仙御遂遙，靈徒擾竅，風驚雨驟，煙廻電爍，媧皇召巨（一作莫）靈之龍，莊叟命鄢陵之鵲，駐麾駕，披鸞幕，奏雲懸（一作和），泛霞酌，碧虯

玉室之餞（一作館），白兔銀臺之樂，荷（一作蓮）葉頻斂，芙蓉青雀，上元錦書傳寶字，王母瓊箱薦金約，綵襪魚冠，以卬絡香綸，燕尾同心，縛羅帳，五花懸，珉砌百枝然，下芸情而暱枕，弛蘭服而交筵，託新歡而密勿，懷往眷而潺湲，於是竊鸞切鏡，旅鶴驚秋，悲侵玉履，念起金鈿，儼歸裝而容與，整還蓋而遷延，洞庭波兮秋水急，關山迴兮夕霧連，謂河漢之無浪，似參商之永年，君王乃背彫砌，陟玄室，沖想自劇，神情如適，痛靈妃之稀偶，嘉（一作嘉言）沉思之可畢，荊艷齊升，燕佳並出，金聲玉貌，蕙心蘭質，珠攏綺檻，北風臺，綠月廡，憼（一作嫭才）

向開響曳紅雲歌而近香飄白雪舞胥來掩嚬琴

而獨進凌絳樹而輕迴盧女黃金之椀張宗琛一作碧

王之孟奉君王一作且奉君於終夕夫何怨於良媒俄而

月還西漢霞臨東沿鳧氏鳴秋鷄人唱曉玉關啓雀而

瓊林飛鳥君王乃馭風殿而長懷俯雲臺而自矜

雅範而霜颸穆沖衿而烟渺迎十客召二英香涵蘼

酎吹蕭蘭旌姓館疎兮綠少耗歡房寂兮紫苔生聲

詞鋒於月徑一作履披翰藪於雲扃方絕元凱而高視

豈與梁楚而騈聲

悲清秋賦　　李白

登九嶷一作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

海雲橫愁一作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

去荊吳之幾千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

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眇一作渺懷燕而望越荷花

落兮紅一作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

思釣鰲於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

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一作此吾將採藥於蓬丘

秋宵讀書賦　　王延齡

獨夜寂寥兮清我素襟踐藝城兮遊遨書林覩先王

之行迹見古人之同心義農之精微兮含陰吐陽周

孔之與訟兮神入鬼出有禮樂經邦之化有憲刑[illegible]

人之術雖與風而致理或因文以喪質備如[illegible]

淵垂釣在川夢來而所象方得[illegible]落而其兆必[illegible]

風雲之冥感而君臣之道合[illegible]開物成務[illegible]

在楚而何辱隱若燕而何遇世之未兮而長守不守

季之入兮而武關非因將去內之山人侘存亡之有

數若乃大大西都之住賞公子南皮之勝騁將軍之

畫閣閣一作天天中衛尉之京宮水曲地香車與寶馬駢

纖羅及美玉玉佩今篡不不歸妙舞歌斷方續何

貴辛之所以為歡然以自足上[illegible]有窮江濱兮不

用首河梁兮永辭長門幽絕恨欲叔掖庭一去還無

期黃鳥嚶嚶兮禁花落白露瀼瀼兮邊草衰此時但

能登高而遠望孰云不腸斷兮淚如絲夫以聰明正

直維神之倪有才無位奚其為者行莫過於顏曾文

莫先於班賈空兢兢於人世竟蹉跎於物下能有其

實則宜然也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劍以激憤一

欲問夫蒼旻夜如何其夜以闌閑琴牢落坐南端流

月曈曈兮素華滿銀釭煌煌兮清冷寒於是開中軒

騁睛盼天儆朗兮北斗何高雲依微兮南山可見銀

河既已傾玉繩又以已一作明哀鴻嗷嗷兮空際遠墜

葉紛紛兮林外，飄已而羣感互興，紛念相積，惜稚顏兮何暮，對流年以自惜，徒見其生也，楊柳繁華為我春，不知其死也，松檟幽泉為我夕。何恃俊於禰衡，何慟窮於阮籍，郭璞蒙垢兮豈不潔，幽蘭無人兮終自芳。黃綬從來兮非所願，白雲逶迤兮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列為擾擾風塵間。

歲時 節錄

廓覗聽於玄壤，眺飛鶩於焚萊，燬兮陽以皆物事，白日而登臺，觀乎甸時甫田宿昔，曾蒲鶩洪鈞之神用，偉元化之工作，卷山河之變衰，置天地之和樂，借如

老軍追虜，遠使窮河，宵征鳥逝，壁次星羅，冰凝凝而雪下，風颯颯而霜過，遲遲日一照，挾纊音多，違時歲之寒栗，譏初節之妍和，千岩為之動色，萬壑為之流波。豈知夫東門在壁，北渭需沙，散歸閑之召兔，隱養正之姜邪，趣下里之老御，謳樂土之繁華，苟炙背而垂釣，但閑田而種瓜。 春賦 李邕

歎長河之流，春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情逾疾，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越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 惜餘春賦 李白

引神飈於綺殿，指明月於銑扉，砌積玉兮凝冰，庭飛花兮似霰，墻陰陽於脩晷，移炎涼於分旬，頃刻桂兮含英，井雕蓮兮發御，雲標峰而勢蔽，低谷而節遂，若乃葉幄垂秀，條帷泥光，鶯傳枝而晨娜，蜂散蕊而芬芳，對鮮綺而儷縱，並金緹而分芒，如炎炎之鑠石，若懍懍之懷霜，資高明以納豫，順中和以自芳，非甘泉而滌景，與寒氣而浮涼，却冰紈於寶笥，屏珍簟於披香，命載筆於蓬渚，贊天文於柏梁，幸千齡兮此遇

奉萬壽兮稱觴。 麥秋賦 許敬宗

颯搖星而玉振，扇掩月而銑飛，陵紫宮而沉景，轥黃道而騰暉，始徘徊而好寄，契方阻而情違，悵此夕之行盡，恨前秋之未歸，悵宵光之不駐，泫晨露之將晞。于是蚪水移箭，魚關驚鑰，樓客河低，針樓月落，分一延今徘頃，解雙袂於今昨。 七夕賦 [illegible]

[illegible]雲叢夏而峰起。 潤賦 張季友

太宗賦字子昆小山別係兒寫一也未詳

小山賦 唐太宗

何四序之交運轉三陽之暮時風齊暄而入暑樹替
錦而成帷想蓬瀛兮靡覿望崑閬兮難期抗微山於
綺砌橫促嶺於丹墀啓一圍而建址崇數尺以成岯
既無秀峙之勢本乏雲霞之資承階宇之殘露挂低
空之斷絲爾乃參差絕巘葳紆短遷風暫下而將飄
煙纔高而不暝寸中孤嶂連還斷尺裏重巒斂復正
岫帶柳而合雙眉石澄流兮分兩鏡爾其移芳植秀
擢幹抽莖一作莖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細影雜兮俱亂
弱勢交兮共縈纔有力以勝蝶本無心而引鸎半葉
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何纖微之同景亦卑細以
相成于是偷浮歡於沉思賞輕仁於勝地俯蟻垤而
有餘仰終南而多愧非爲固於九折庶無虧於一簣
聊夕玩而朝臨足攄懷而蕩志

和字賦有是字未考

奉和御製小山賦 充容徐氏

惟聖皇之馭寓鑒敗德於前規裁廣知以從狹抑高
心而就卑惧逸情之有泰欣靜慮於無爲于時季春
移序初光入暑露源池臺煙霏林籞感情悁以無歡
懷仁智而延佇思寓賞以登臨非馳騁於茅宇殊華

岳之削成異羅浮之移所爾其表詭夜來故作離宮
含仁自下帶嶮非崇分上林之卉木點重嶂之翠紅
葉新抽而不掛花散植而無叢雜當窗之帶柳交約
砌之珪桐纖塵集兮朝嶺峻霄露晞兮夕澗空影促
圓峰三寸日聲低疊嶂一尋風風輕兮拂蘭日斜
兮蔭階砌蝶留粉於嵓際蜂含香於嶺際中臨波而
側影石瑩流而倒勢雖蓬瀛之縱奇故未留于神睇
彼崑閬之稱美詎有述於天製豈若數簣之形托于
掖一作庭俯依丹檻仰映朱楹耻岩岩之鄰薄荷眺
矚之思榮期保終于一國奉天聰于千齡

華山賦 幷序 楊敬之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岳宿
于趾下明日試望其形容則縮然思紛然縈歷然憂
歘然嬉快然欲追雲將洛乎天河浩然鼓衣裳睎髮
而悲歌怯欲深藏果欲必行熱若宅爐寒若室冰薰
然以和怫然不平三復晦明以揉其精萬態既窮乃
還其真形骸以安百鈞去背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
難焉於是既留無成辭以長歎翛然一人下于崖金
于其聲霜雪其顏傳則有之代無其鄰姑射之神蒙
莊云始不敢褻然得與言粲然笑曰爾若之求周大

川者之智窮無端三四日得無顛倒反側於胸中
乎是非操其心而自別者耶雖然喜若之專而敢若
之聽無多傳
嶽之初成二儀氣櫛一作嶽 其胎小積焉爲丘大積焉
爲山山之大者曰一作爲嶽嶽其數五于尸其一焉嶽
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
從禹以來一作從禹而來自北而南始射九嵏荊巫梁岷道
一有之字之云遠兮徒遥而賓嶽之形物類無儀二字一作不可
階 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爲崇抑之千仞
不爲卑天雨初霽三峰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濱

階一作 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似乎二字一作而 一篇
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肅阿芊芊嶠五
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見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
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瀰一作漫百川東逝
千里而散噫氣蹶不一作然 怒乎幽若漸於閭一作于人 漸闊
其聲劉瀏嶽之殊巧說不可一字 有窮見于一作于中天掌
掌而掌巍巍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洼
者似臼歃者似舟呀者似口突者似拒一作鼻者似
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
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無乃一作緒

人事吾焉一作上 得畢議讓子二字一作今 作帝耳目相其聰
明下臨九州在宥羣生初太易時其人僉僉其主人
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
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何弘一作足溢是
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闢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
人仁故黃一作軒轅有盛德黃尤爲賊生物不遂帝乃一作軒轅
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列火就擒
其子之子其孫之孫成明且仁雖德之衰物其所一作
虞宜縣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太甲一作戊
評豁劍不敢有加雕琢一作道 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者矣

莫見乎高而謂其茫茫乎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
息遑臣賛之曰若此古矣租矣大矣異一作廣矣富矣
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神之言又聞
之矣然神起居於上宮室於下上一作如此而一作之久
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由千畝矣見若還堵一作環
城千雉矣見若枉水池百里矣見若蝶蛭臺九層矣
醯雞往來勵東西矣蠛蠓絪縕一作紛泰遠古矣蛤巢
一作矣 嘛嘛趣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
焚咸陽矣累累鄉乘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更改興壞
悲悲乎若循其上矣臣又聞二一作曰 古有封禪今前

書者云得其像云（一作傳有其像三字）語言勢（一作紛）給於神何
如也曰若（一有乎知之三字）聞聖人撫天下（一有哀天下三字）既信
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
則率海內以奉祭祀圖福其身（一作已）故廟祠相望壇
墠迤邐盛氣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積灰以（一作如）封天
下息矣然猶歉歉（一作慊慊）不足秦由是替（一作殘）漢由是
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
而已（一有於字）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大孤山賦（并序）　李德裕

余剖符淮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
孤於中流昇旭景（一作日）於匡阜不因佐宦豈遂斯遊
謝康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
孤嶼亂流并可儔匹因為小賦以寄友朋
川瀆巇道人心所惡必有穹石禦其橫騖勢莫壯於
灔澦（蘇軾灔澦賦其此乎抑偶合也）本氣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
立掩二山而磔竪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眈
若虎視蚴（一作幼）如龍據雖指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
羣山上玄之所固彼邐迤而何多信巍然而有數念
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難遇如介石者表揚剏横流
者李杜觀其側秀靈步勢挺奇樹寧夔梓匠之斤豈

有燕人之路想江妃之乍遊疑水仙之所（一作駐）嗟
瀛洲與方丈蓋髣髴如烟霧拔神蕊而蜿蜒迷風濤
而沿泝未若根連坤軸終古而長存迹寄夜川亘之
而不去雖愚叟之復生焉能移其咫步

小池賦　唐太宗

若夫素秋開律碧沼凝光引澤洄之餘潤縈咫尺之
方塘竹分叢而合響山異色而同芳徘徊躑躅淹留
自足疊風紋（一作文）兮連復連折廻流兮曲復曲映垂
蘭而轉翠翻柳苔而動綠索狹鏡兮數尋泛芥舟而
已沉涵菱花於岸腹分蓮影於波心減微涓而頓淺
足一滴而還深于時景落池濱霧黯疎筠卷舒澄霞
彩高低碎月輪露宿鳥之金翮隱遊魚之赤鱗岸隨
年而或滅流與日而彩新雖有慚於溟渤亦足瑩乎
心神

割鴻溝賦（以割土開疆存深跡為韻）　侯圭

龍爭虎鬭兮燕象交奔鏃盡兵窮兮白日猶昏潛豹
略而久用割鴻溝而兩存臨屹屹之重關平分海岳
指遙遙之一水畫斷乾坤泰之末世也鹿走中原人
殊下土天垂不定之氣代作分爭之主皆欲呵叱羣
類鞭笞萬宇或功侔擘岳掃氛祲以將清或力並顛

□□窮昊一作而未稍爭馳羽檄欲定雷雲共假長
□□隔淵渭如橫漢以邪回劈六合以中裂劃八紘
至千羽於是對壘雄稜俱停執馭盟高岸以斜指約
中□□內據𨚗弋□擁雲陣以東歸火熾虹旗扶
日隃石西太險隘分剖深沉帶橫兩曜而寤倚暈蝕
重宵而未落攙搶晉魏周韓出地表而共宗函谷燕
齊楚越徹天涯而盡屍彭城池塹溺堅人潮漸隰瘡
痍詎息於餘略兵甲俄俙於舊跡孤軍外鎖薇南北
於千城萬馬重來併華夷於一擲由是霾陰兩合霆
霹交侵強者功淺弱者機深欲限滿溢之迢遞閉關

關河之阻尋分地理而不分天理割波心而不割人
心及夫垓下之劍不還江丘之師莫遏始知風闇之
難虞徒想鴻溝之蘼割至今京索之原古津空濶

漢光武渡滹沱氷合賦　以上天無親惟悳是輔爲韻

獨孤及

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爲敵所
迫當氷不堅及佇發隱轔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
意者欲定神器於茲川彰聖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
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氷不能以斯
須而泮變浩浩之流爲峩峩之狀擁高旋以進需長

轂以上及金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于時進隔闕
于長津顧邀避其後塵患勢莫之敵沒不可振求一
徑而莫遂惟群臣之不親賴王霸至誠之力協光武
至聖之德人從悅已之詐天贊勤王之直故得舟楫
不設衣裳不濡避地以往乘氷以趨一水之上兩軍
相殊使後人視水則有求氷則無望飛塵而惆悵對
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不
然則何以延十二之祚總四七之輔滅新室毒流之
日作漢氏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亦何異玄女降于
軒轅白魚躍於周武　此下未見惟字官韻　燕趙之間清流瀰瀰

高風以遠遺嗣於是

履薄氷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氷上爲韻

皇甫湜

氷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焉投足可爲寒心
彼輕溺之攸慮在恐懼而兢深慎同敦馬之人然非
□□之誠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私始凝氷未壯之六
凡之爲厚非七月之所尚螽斯之股节猶且不同齊
人之執节皆無以泥雖鞠射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施
不同居累卵之危無殊坐積薪之上股慄兮在茲魂
驚於所之怵惕求前豈人心之難測趑趄有畏類孤
性之多疑每縮縮而若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

焉此將臨泉兮是擬丈夫不處斯畏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徐子忘其故步尚書越其素履行自失於佻佻焉無施於几几視之豈無履而若虛非北陸積堅之始是東風所解之餘水蟲隔而纖鱗必露秋燥比而輕翼不如當履道未戒其難泛游縱善行無跡不可躊躇兢慎闕其不敗震懾謂其將墜步搖擺爾式彰君子之行身飄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如何克己若此履冰與習坎而相類符執玉而可懲故疊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忘足履之適自近療隅靡藏心腑之中無貽悔吝得過愼易危之吉靡濡首失吝之

羹行之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慎

浮漚賦　　楊　炯

在霖霪之可翫唯浮漚而已矣況曲澗兮增波復坳塘兮漲水濡滴瀝兮行注階潺湲而浪起寸步百川咫尺千里于是乍明乍滅時行時止排雨足而而分規擊波心而對峙輕忽徘徊容與庭隈狀若初蓮出浦映晴波而未開又似繁星落曙耿斜漢而若連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倏來忽往不可為象雨密而風生泵亂上若乃空濛采寨浩汗浮天流平舊沼派溢新泉分容對出吐映均鮮廝流萍而欲散飄浮乔而還

邈光陵虛而半動影倒水而分毗始參差而別起終還構以同形歷亂迦衚漂沸縈紆細而彌之若美人臨鏡開寶匳大而望也若靈夷剖蚌列明珠逐風波而瀁泊乃變化而須臾迹均翻嘛妙合虛無同至人之體道亦隨時而不拘夫其得坻則止乘風則逝處上下而無窮任推移而不繫似君子之從容常卷舒而不滯故其在陽則隱在陰則出泄泄悠悠匪徐匪疾因自然以見體託行潦以凝質類達人之修身故不欺於暗室蕩漾吹冷鼓舞洲渚其生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銷雨霽寂無處所唯斯物之靡依獨含情

而應機暫假有而示潔終淪空而匿輝苟無心以自累夫何適而有違

坻頹　節錄

若夫排玦傻生羅穀積萎鋪而鶯沉下瑚梁而歌發散瓊臺而翔粉布玉階而似雪縈風帶於錦簾翳龍娛於金塢有動必發無往不凝出入青瑣遊揚紫殿流細影于回綺亂浮香於衆房懸洞房而難睹因隙光而可見既洋溢若浮煙又散漫如流霰至如化衣京洛鍊石仙家色侔雨壞影雜飄沙逐奔趾而起亂隨驚輪而飛斜近則昏阡蔽陌遠則瞞昌輻霞凝綺

食於顏子先甘餌於玄蚳 塵賦 謝偃
拄高棟而將飛留空隙而助寒疑琢玉成環環中屑
墜若窺壺入洞洞裏雲飛 陳塵賦 楊弘真
乍莽蒼而橫拖忽蔚茸而倒垂扇晨飈而梟梟含宿
霧而猗猗蔭町疃之毛羣隔閒關之羽族或相賀於
甍棟或競馳於原陸駒食藿而馳塲鶯含花而出谷花
同林兮異彩鳥各嚶兮相和楚歌鳴兮應鐘石山英
開兮間綺羅 洞庭山賦 許敬宗
冰湛千年之色山呼萬歲之聲南澗藏陽而非澗停
雲西峯見日而東峯見星 西岳望幸賦 闕脩庚

捫蒼霄以天半折翠微於月側若百神將萃而潛助
二儀欲判而未息嵐光雨向猶連松柏之聲黛影中
開已斷雲霞之色 巨靈擘太華賦 闕名
五丁攻而鑿鑿移一徑通而秦人至雖共工之勇將
觸也非雄雖項籍之力將拔也寧同曾未若擘秀嶺
駭蒼穹今古依賴華夷是通羽毛韓死以填谷少樹
驚摧而墮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壯志難奪莫
不慕其英風 五丁力士開蜀門賦 陳山父
窒獸也何遺鶴廖之困海鳥來何獲鐘鼓之喧觀其
倒置孰為司存其禍聖賢也則帝舜之遊不返昭王

無悉其欸忠讜也靈均有葬魚之痛賈誼有占
庶之徵藏趙符於上成無恤之不義產燕辟於巾假
荼容之神器大蛇蜿蜿兩頭何異嘉穀藜藜五穗何
利為扶蘇扈之崇坐索彤弓之賜陳壽貴武一時忠
良為國除害其謀乃藏不獲天助翻為賊狀劉聰劉
聰忿意焚傷衣冠少恭官闈犬羊俯折地軸仰絕乾
綱漢陽九以遽畢晉百六而尋亡曾何固護自倚齊
眷月裏開宮但容童子雲中捻管唯引鳳皇吁其嘲
哉彼五岳者長未一分短以尋尺論名則大責寔何
畚封公封王用珪用璧袞宇崇飾朱殷粉白然識者

覘之佩斯冰獲所冠軍中貴者耶其次則有井方
非爾亦怪亦神崖峇則樹株田老之蓋蒸斯關金臺銀
闕王迷之於蹤迹漢帝感之以嚴程荊山美玉獻不
遇君隴山鸚鵡語或招人嶰谷有竹修舒不均嶧陽
有桐清洞還分如射何雲如衣如雪至陽何感為雨
為雲怪山何惟飛來至越度山何處涌出于秦 天柱山賦
姿五星而多情坐千人而不孤支空留於織室編尚
想於兵符鳥何恨而填海山何言而望夫 石賦 李邕
夥殘浪於川涓善行無跡既幹流於浪面終夜有聲
涙桃花之活活揺杏葉之鱗鱗浴海上之朝光升如

衍泛江中之夜影重似月輪惠可周於池朴空濛
郛郭之因材足任於天津多奇臨川之郡　水檢賦　陳章
泛洪遊於大磧之東薄餘怒於天地之外當其時也
山獸驚躍水禽亂飛魚浦瀉以不動猴猿拱樹以
扣依宿鮫人於洞窟府下於漣漪焉不愁白鷺之
初下數黃牛之聯歸　三門賦　趙冬曦
飲馬投錢足以發明廉士決渠降雨足以殷富神州
渭涇合流賦　獨孤授
奔狹口以雷鳴積中心而黛色　浙潭賦　王冷然
瀏漱石兮長嘯見鼓浪兮扣喧竹凝露而全弱荷因

風而半細　小池賦　許敬宗
頻獺呈形有類於文身之俗息鷺亂翻如習步下瀨
之歸春水平兮波淡春日煦兮沙炫雖辛柔以易狎
竟安卑而就滿重泉之沫暨暨而若迴淺渚之毛離
雛而漸短淡人遥染背分胡火之灰落帥來鮒暗識
瀆河之象瑞氣長凝表宸居之在鎬晴虹作飲若縈
光之出沔　凡明池賦　張仲素
將飛有裴時栖太一之雲欲辭燕棲幾滯璧池之客
賦　滄見明池　宋俊
從得發之鮑自謂奔知沾曳尾之趣遲同食墨儔非

流而浸稻自成黑黍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
之變耻魏國之沉沉徒開墨井笑崑山之浩浩空設
瑤池　墨池賦　王起
玉繩懸於寥天銀河垂於廣澤春風雷兮從獨穿
重雲而下射白龍倒飲於平湖若天地之初闢　乳泉賦　李
華
無驚川后未發陽侯當滄以成之寧同漲怒謂小爲
貴也爰進消流淺浩風光輕帽水力寸長所及知文
在其中方折是爲見動不過則散或征之浮彩轉初
盈之淨色將潛窬成之鯉半未能容若流張協之薪

重而纔得　尺波賦　王起
陳盡以祖服戲朝俾君臣受禍蠱姬以歸胙獻毒使
父子成寃齊莊以盗室取絕却犨以奪儷不全南宮
變居賈之行西園成闕開之路未金求劍曾無就木
之心鬻爵鬻官但欲齊天之富汪夫敎而防覺雍子
戮而未悟　滑賦　楊變
闢九門於月下列千官于鏡中須聚位取飲以受命
御至尊得象於朝宗若君莫之求臣莫之見則深山
窮谷詎可得而加薦苟藏之不周用而不偏則災霜
害稼如有待而爲變人或愛我秉人或愛我浸既潔

其跡亦堅其性水之氷生於寒人之氷生於正　氷賦　劉

長卿

鄙俗勢而爲淵每遇秋風之列列待流聲而解凍必由春日之遲遲出陽岸之下潛凋淵毛湧陰溪之中輕搖石髮

氷泉賦　陳廷章

淨以當融稍驚非徂之雁輕而未散猶觀上越之魚日巳不寒正難于鳥覆數當有盡轉使於蟲疑

氷將釋賦　侯喜

月出皎兮入夜而其儀難見氷以風壯處寒而其實逾堅

玉壺氷賦

就其淩玉石無以隱其輝臨其深魚龍不能掩其狀

履薄氷賦

始落金波之上有助其明終藏坠室之中不欺於闇

履霜堅氷至賦　王起

動輕澌於皎潔上遊鱗於積礫未分蘋末疑馮夷之剖蚌胎稍辨波心若荊山之流玉液意同攻陷勢若剝剔圓折之時初凝破鏡亂流之處盡若朝迴

東風解凍賦

既異在陰彩射鮫人之室非同向曬光寒漁父之家

氷賦

帝德等第

進高祖受命造唐賦表　顧況

臣況言臣聞上古滅跡以恢至道其次立名以扶大化臣山谷之人須爲韓混爺謀混性嫉惡臣性孤直混先朝露臣復故山陛下拔臣臣況混喋汗出不敢論天下事然自開元天寶巳來耳目所接精經茂悳畧有百人不霑一命非不欲出無益所以不出豈大國無人而黨與之徒未詳救奓驟爲清貫此由權臣上負明主下負蒼生中遏賢路耳是非邪正勢不兩立唐有天下賦歛甚薄刑罰甚寬神人保和鳥獸咸

若然而時有反側逋逃之誅得無因乎惟天啓聖無有一物不得其所書曰遠人不服乘以文悳悳猶土也廣厚載物文猶火也光明麗天財金之象生土之義蓋聞朝出羣龍多士如海出夜光明月所以別好惡而扇華夷未有影不從表聲不從聽聖悳惟新頌聲不作臣下之闕也謹進高祖受命造唐賦一篇論皇家大慶歷祚延久恍若光靈促臣上獻伏惟陛下赫赫巍巍與天同功鳳皇巢于阿閣麒麟乳于郊藪臣之願也無任氷谷之悕謹奉表以聞

泥龍宮而樹鬼國延施罔而峻𡷫隍騷駝駬騄犀象

乘黃附翼之馬骨騰肉飛滅沒陸梁鬱出女床鳴鷄
白鷴孔翠翺翔縮沙碩與江湘休徵四塞兮花萼連
芳大容揮絃兮子晉吹笙飛廉馳道兮河鼓服箱雍
門韓娥流徵叩商倣歌鐃於未央校羽獵於長楊升
平既久兵設不防虜自燕垂陷乎洛陽雲雷遊雖金
火耀芒上帝之哀下人兮生魂兕而起膏肓肅宗龍
飛日出鳳翔兮四誅犬羊代宗赫怒兮少破嚴霜復
九廟之郊禋三辰忽乎煒煌扶已墝之厚棟紐既絕
之頹綱然一朝作亂四海犇亡父習乎勇母抱其子
乘城看戰電掃八荒 高祖受命造唐賦 顧況

原夫龍泉翳翳秋水湛湛苟非斯劍蛇不可斬天威
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歷數既終聞素
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 高祖斬白蛇賦 白居易
毛舉之讚是鄙蠶食之誠詎作詔多事而折藕難比
寫綢繆而曳緒不若遇終軍之一請便吐長纓後韓
遂之截言俄陳亂索不同抱布而取詎等茹柔而吐 王言如絲賦 謝觀
俛元氣而長嘆伍廓陽指陽精而俛仰非瞻少色難窮
屢彤南陵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萼之華登封泰岳
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地 天王者父事[illegible]

邑居 節錄
昔者韓信猜叛李陵拘執望極燕臺山橫馬邑戰雲
愁聚衛颸晦急莫不陵地脈以抑心望天衢以殞泣
亦有王昭直送蔡琰未還路盡南幽亭臨北徼竹漢
月於衣疾襲胡霜於鬢亂龍窟迸帳而鬼斷蕭關
至若趙王遷遠馬融南放去家離土踰沙歷障步蟠
蛸之戶側坐蟋蟀之塞上悲李夕兮有所思綺羅春
兮遥相望登毀垣以撫標坐頹門以惆悵是以銜青
關慕張遼關土校尉嫖姚將軍捕虜雜坦鋪障鋤亭
伐鼓斬元於鐵防之門流血於金河之派張虎牙以

泄憤虹霓鬐以蓄怒及夫中郎殉節博望踰遐取劍
仆地尋河際天曲海止而萬里寘胡中而幾年 登長城賦 徐彥伯
惟梁于潘惟潘于源當泰地之衝叩東東衢之走轅
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飲臨騰逐而水激忽須
臾而聽繁雖日其繁潰而不雜恢璧拔劍披離屯合
當遊役之敬斂自洪波之納納客有居於東陵者接
行埃之餘氛薄暮垂釣平明去耘傍連古木遠帶清
瀆昏曉一望遲如陣雲乃臨川而歎曰亡國霸秦舉
目遺址前車覆轍不變流水 渭橋賦 呂令問

宮室 節錄

長橋臥波未雩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阿房宮賦 杜牧

竹花耶叫如含待鳳之蕊雲氣纔升若暗從龍之狀 清宮草賦 李□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詞傑播於聲頌而無聞

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以農隙工以子來庶人獻山林之幹太史貞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於代未能備也而纂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賡言山川之阻釆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修不遠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臣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 含元殿賦序 李華

刷勁梢於邪谷斬巨柢於昭回時也山祇効靈波神作氣爲桴爲柢羽翼鱗翰朝沉江漢夕出河渭雲齊山横并構於作宮之地雄梁勁於中檝楩楠櫟以碧密析姑繇以爲櫨豫香山以爲飛柱棟以切霞樬素壁以留甲神標艘檣鬼蚤居楣苗蕭委虹乾乾真壁設以庭燎大烘地火雷鼓體震于王庭神賓如生熊羆睽憗尾昂歐呀欲攫散髀金根玉軫太常少帛火列門旅霜交陛戟拂金鶴於太布炫晨光於正色慶忻之聲不踰辰而周四域 含元殿賦 李華

當昔開元之時天下無事鴻恩不閒於中上鑾駕常遊於北地姚公宋公之智略動必諮謀寧王薛王之

忠貞出皆參侍西則秦京東則洛城八百里之歌鐘斷續五十年之家海升平折楊柳之數聲厲鶯前滸落梅花之一曲鳥散芳枝 吹笛樓賦 鄭滴

白日可以精貫玄珠難乎方求躡層臺嶁嵯磴道周流奏畤乎西而齊宮乎上頭仰逼蒼昊俯瞰皇州寧不欵之可致諒其生也若浮 通天臺賦 □□

江妃折藏揉明月而時來泉客辭波驚夜光而至止 □厚賦 邵名遠

苑囿全錄

九城宮東臺山池賦 并序　王勃

九城宮東臺地接閬曠面山臨水爾其松苓桂堅紅泉碧磴金石千聲雲霞萬色侍郎張公雅思沉變水懷梓匠式昨仙造聿備靈歷仙流成止水之源夸石儼干霄之狀雖流波覆簣旃藉人機而布葉諧花妙同天會僕因暇日濫奉清埃敢抽南荻之材聊叙東山之事云爾

若夫金臺妙境玉署仙居酌丹犀之曉暇溪青禁之霄餘驛冲情於月道飛峻賞於烟堦指山楹而思逸懷水鏡而神虛既而仰瞻頹嶠俯窺毀壑覆嶂烟迴溪霧錯偉沉用之兼濟想神功之可作規疊巘於盤龍寫飛泉於挂鶴覆簣而榮嵩磴浮芥而環州嶼探拳石於瑤濱搴纖珠於綺薄萍徙楚江之蒂花轉崑墟之萼岫蘊玉而鳩鷲浦涵珠而星落美仁智之同歸信高深之縱托爾其危岑湄景曲渚栖寒傾松偃鶴清篠吟鸞被蘭丘而結佩照蓮服而拔冠激坳堂於別溆引膚寸於危巒若乃嶺分雜秀波漣鳳液花鳥縈紅蘋魚漾碧綠衣玄祗頹鱗翠額在林藪而同驪望江湖而齊適每至景沉西壑月下東瀆峰深夜

王勃原稀警語并流沈何如

泓潭靜秋新荷抽水蓋薜引山窗雪芝獻液露菊傾津嗣南商之逸興有東海之凝實保林泉而肆賞混簪紱而同塵何濯纓之在池如舉桂之無咏

太平公主山池賦 節錄　宋之問

闢萬里於積仞匝千潯於大谷劃門洞起兮嶙峻少室蔡生兮劍閣削成秀絕蓮華之貴高堂獨立窈窕神女之戲陽臺陽崖夸崇陰叡生風奇樹抱石新花灌蘂向若天長地久兮若醉合古往今來兮林澗空崇虛兮谷峻藏清兮蓄韻含珠兮蘊玉泉彩兮明潤芳園暮兮白日沉爽氣浮兮黛壑深風泉活活兮鳴石葛藟青青兮蔓岑披烟弄月兮宵未歸桂枝清霧兮濕羅衣奕奕濟濟夜旋玉邸隱隱崇崇朝趨帝宮銀鑪翁習烟生霧集絳節繽紛揚花吐文行軒節水去馬騰雲寵極兮慈掌情勤兮幽賞弄子房之琴瑟驅碧落之風烟賓屈宋於珠履引鄒枚於瓜筵秋葉飛兮散紅樹春苔生兮覆綠泉春秋寒暑兮歲榮落日漠泊沮兮日芳鮮

別會 節錄　穆寂

曉逾赤坂以向日夕過白登以占星績路誠遙委羲幕蹬橐之質山梯雖險致穿胸儋耳之形 南蠻北狄

公三賦偶佳非六朝以下手所能梢割然使作其眼

一賦非公所長只是賦力

禋祀節錄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側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處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一作計）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韵寖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之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上納進明主朝獻太淸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三賦以聞

欎曾（一作鬱）宮之律萃祈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扞（一作捍）櫓撫流沙而承霤紛驪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靑熒而欲雨拖色（一作流）炳而初晝于是翠裝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湊女捧壺而盥激（一作盥）蒼生纓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窫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巢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之臬兀而小人呴喻歷紀大破蒼瘦未蘇尚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拆敗與宇文豈風塵之不雜（一作雜）比聰曜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凡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抱條施張於巨細觀披寫於心胸盖修竿無隙而反爲之容裂手中之黑簫覗堂下之金鍾得非擬斯人於高跡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一作雲）雲而留六龍咸聲駈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

朝獻太淸宮賦　杜甫

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汩荒歲月而沸渭衮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且乎晉魏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鳥不敢飛而玄甲崢嶸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佩翔翩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享辟玉儲精以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迎思事莽而充塞羣心廛以振蕩柳花木出孫枝之驚風柳節雲氣何多守邦之蛟能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必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勛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禼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雖前輩之溫

良寬太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哉其八
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卽陵動
色躍在藻之梟魚乎鮑背鳴汗鑄金之風馬 馴馭賦享大
杜甫
蒼生駭鼎毛髮淅瀝雷公河伯或騷駭以修鰐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晻曖數絃從節八音六律而惟新日
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
步瀏覽於魏晉之前 有事于南郊賦
少木不芳誰忍鬪於鶡鵰圖圍再繼亦申命于鶉鵪
鴻雁將賓待橫舟於汾曲鷹隼已擊且較獵于長楊

西郊迎秋賦 張方明
事與乞言殊養老于東序祭惟合禮同祀月于西郊
南郊享壽星 周鈐
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情明水之薦斯在
瑩辭趨蹌之名貿處尊罍之器降於圓犧殊匪金莖
躍出自方諸已似斂人之淚將以贊于陰惠配夫
陽燧夜寂天清烟消氣明始茫茫以霜積漸徵徵而
浪生 明水 擇愈

行幸 前錄
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
銀瓮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節雨兆兆垂山露甘和
三氣同爲景星雖題鑿齒識海水而來飛鳥戈 一作
黃陂驗東風而受史階無玉管既其河間之佛尸不
金鋪殊非許昌之殿華蓋平飛風烏細轉路直城遥
柳長驅遊水御長楸柳乘細乳烏嘶秋來花凄雪聚
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之路絶控玉勒而指星躋金
鞍而動月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定馬邑之兵
始罷龍城之戰將軍戎服來參武讌尚帶流星猶乘

奔電始聽鼓而鬥鞚卽移竿而標節馬噴沾衣塵驚
灑面石堰水而澆圃花乘風而襲服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庾
信
利懷小而忘大害淅重而思輕是猶蜀侯之貪金喪
其國於岷峨智伯之縱辮迷自灌于洪波 臨層臺賦 唐太宗
月落鳳城已涉於玄灞日生陽谷俄留於甘泉 駕幸華清
宮賦 沐休
浐水烟波接氾中之洲渚岐山雲物落漠漠之軒墀
駕幸九成宮賦 李子卿

軍旅全錄

蕩子從軍賦　初唐　駱賓王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陣雲隱隱地中鳴戰鼓
迢迢天上下將軍邊沙遠雜風塵氣塞草長參霜
露文蕩子苦辛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遠天橫劍
氣邊地聚笳聲鐵騎朝常響一作警銅焦夜不鳴抗左
賢而列陣屯右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白雪凝
寒遍柳城若乃地分玄徼路指青波邊城暖氣從來
少關塞寒雲本自多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
史河既拔距而從軍亦揚麾而挑戰征旆凌沙漠戎

衣犯霜霰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
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終取俊而先鳴豈論
功而後殿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守空閨蘼蕪
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前怯對鴛鴦伴庭
際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見空
牀之少積知閨牖之塵棲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
閨更難守鳳皇樓上罷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
書來一雁飛此時緘怨下鳴機裁鴛帖夜被熏麝染
春衣屏風宛轉蓮花帳窗月玲瓏翡翠帷個日新粧
始復罷祇應含笑待君歸

[illegible]絕海旋巨浪以尚進餓鵠翻身爲長風而未[illegible]
[illegible]穿馬邑雷鼓出於地中直上龍城將軍忽如天落

立走馬賦　喬彝

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妙忽縱青絲
浮雲迴度開月影而縈環如雨橫飛挾星精而搖動
得儁爲雄惟能是與那星草奏上獻拱辰之方天驕
解顏喜見射鵰之倡客

觀兵部馬射賦　元稹

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既禍拏而莫解亦兵還而
屢振闞猇貔而不寧若蚌鷸而相猗是用假我手弓

救其血戰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容二憾革心必齊
乎中俊森森兩軍比晉楚裏甲之由桓桓二帥同劉
項舞劍之時今在座隅徒欲奮勇而齊禍儒居戰陣
誰當左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釋憾於茲辰盛
矣哉斯會也當衡門而人無不協中鼓技而戰無不
捨此威加於域中亦藝絕於天下則毀其壁二人之
[illegible]其先兩家之難解

[illegible]賦　王起

稍遜此手乃成弱筆手人五知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樂　全條

箏賦

梁簡文帝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籥焉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聳幹孤峙負陰拂日傍雲栖霜嶔崟岝崿玄嶺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岸而懷芳奔電碭突而彌固嚴風猗拔而

無傷逢晁峯澀人鑿琴至乃命夔班剪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鏤綺媚既而春桑已舒牕風膽暖丹荑成葉翠陰如黛佳人採掇（一作捋）動容生態值使君而有辭逢秋胡而不對里閭既返伏食蠶飢五色之繆雖亂八熟之緒方治興東垂之埜繭非山經之繉絲於是制絃擬月設柱方時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徘徊而縕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間發美態紙呈若將往而自返似欲息而復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怦怦而不竑如浮波之遠驚若麗樹之爭榮譬雲龍之無帶如笙鳳之有情學離鵾之弄響擬翔鶴之妖揉朱絃在手擊重遲輕兩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咸池王讚既工既祗亦奇曹后聽之而惟謝譙相聞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別之心臨流送歸之目隴迷夜黃關雲晚伏獨鴈之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遊客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姿凡鄴無郊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移（一作）東里納千金之重聘握專房之寵私方美再而不滅擬耳（一作投）樹而無嘗聞剖成於

斜領照玉綴於鉛腮度玲瓏之曲閣（一作閤）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衫輕行遲兩乃促筵命妓（一作友）卿觴罷酒上燕眼花之娘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柳命（一作合）麗人於玉席陳寶瑟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蹙眉如擺腰勝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奏相思而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一作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一作儛）於荊妃足使長廊之宛虛墜梁土之塵漆衣鱏魚游而不沒白

鶴至而忘歸于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縈纙參差奔與
顫慕流連落橫釵於袖下欽垂彩於膝前乍含情而
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瓔環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牽
見微嚬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姸抗長吟之綦雙雜新
歌之可憐狀日華千花色妬廷侍愛君靑影入者衣
鏡裾含辭惡香營營七十二亂舞未成行然乃宋偉
綠珠之好聲文君愼女之淸角上擅曲而不可言韶
輝而耻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金錞賦 并序　　梁簡文帝

舍弟西中郎致金錞一枚周禮云鼓人掌六鼓四金

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注曰錞
錞于也圜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淮
南云兩軍相當鼓錞相望若古之禮罷飾軍和樂者
矣吾所而賦之其詞曰

有錞于之麗器實軍樂之兼珍伊前古以爲美成名
郁之匠人採赤鍪於蜀嶓求銅精於瀘濱若夫鼓以
陽鶴營之陰炭是鑄是刻栽輝載煥笑烏獲之督槌
陰稽生之善鍛實規形之可悅以妙聲之奏韶管洪
鐘之虎鈕學章咢之龍文至于雙廣方湖金石
何當八能效技六變程才觀雲龍之翳翳望威鳳之
徘徊沛縣留三日之飲平樂有十千之樂排秦箏之
忼慨代晉鼓之嘽啍皆能協宮和徵一唱通來宣泰
有序度曲可觀鄢金鏞之非惠嗔篇發之易彈應南
斗之鳴瑟雜西漢之金丸若夫伏波出討貳師遠征
蒲昌對戰孤竹臨兵映似月之遙羽[illegible]之上旌
軍魚麗而齊上陣龍騰而俱行望鳥雲之[illegible]餘
風之入營壯士被犀良馬絡鐵[illegible]
日侵山而欲隱霧[illegible]而不減望水[illegible]其如花[illegible]
沙之似雪[illegible]聽聲而先蹙[illegible]開鴈而驚[illegible]此
時也青角耻吟胡笳不恩刁斗暫捐金鉦虛置何資

和之不營而吐聲之雄異制六師之進旅驚三軍之
武志嗟吾弟之博物實愛奇之已深識且鑒於鳴石
覩有踰於兼金如陳器於柏寢似出鼎於汾陰豈實
怏之爲貴非瑚璉之可欽笞武都之一扇乃銘功以
遊心刷元常之五熟又刻篆以書音況茲賜之爲美
而古跡之可尋聊染翰而摛筆終有愧於璆琳

樂 節錄

臣伏奉庚寅之詔曰天子以樂爲御其義則那臣以
爲引重任者無御不可播盛德者非樂而何蟜于地
而極乎天周　既超于馬加發乎邇而應乎遠驪擧

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陝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游雪（一作雲）濤如飛兵（一作雲）山鷲失鶩之用汗八佾為之懾顏及乎應節將終奏盡曲止（一作盡）捷或遲翩而七縱或將息而三換風生兮搖旋穆鶩走兮形庭睥睨陰明（一作其）變鬼靈怪離踶將鬼神（一作之）無所逃遁豈蠻夷之（一有不字）足慮懾嗟夫蘭子之迭躍其技未雄仲由之自衛其舞未工（一作其武未功）豈（一作曷）若將軍為舞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飾脅紫黼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故歌曰洗洗武臣糴耀劍兮清邊塵威戎夷兮率上

天來賓兮（一作咸達矣）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觀乎軍容教舞者俾觀乎貞勢激楚結風發揚蹈厲（一作風烏發揚之蹈厲）俞部將軍之劍舞古夫之制（一作舞）

競渡賦　節錄　范慥

鳴鼙吹竽上貼天衢如伏波整旅合水戰於江湖建旗列卒俯映泉室若五利將軍訪仙師於溟渤翩翩惟正審流鏑之向齊機倅翻然亂鶩鳧之師旅

賦宜全錄

飲食　全錄

茶賦　顧況

稽天地之不平兮蘭何為兮早秀菊何為兮遲榮皇天既孕此靈物兮厚地復糅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林之不至如羅玳筵展瑤席凝藻思間靈液賜名臣留上客谷鶯囀宮女顰泛濃華漱芳津出恒品先衆珍君門九重聖壽萬春此茶上達於天子也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膩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飛錫雲中至此茶下被於幽人也雅曰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可憐翠澗陰中有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輕烟細珠靄然浮爽氣淡翔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雖神秘而焉求（搜神記漢孝武時宣城人入武邑山採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客入山採茗貽僕中僑而去異苑曰陳重務婦居家以茶爲薦宅中古塚重兄弟以塚何知將發婦母固止之復夜夢人云居此三百年今老蹤蒙恩澤及晨獲錢二十萬）

中酒賦　節錄　陸龜蒙

密闈落月枕上殘更意欲闌而黑闇夢將成而不成愛靜中而人且語愁聯後而鷄已鳴黃昏細雨迷途而不到長亭白晝繁花失意而初歸故園麟毫簾近遮雲毋不足酖之瑞珩釧將遷玉兒不能赴肯

符瑞 全錄

進白烏賦　張說

谷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烏，忽一作赤變白而効靈，感上人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以包一作舒，卷既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羽呼，每啞啞於吻下一作吻。以其雪羽霜毛，冰清一作精玉狀，恨俞綠林之下，賞異紫臺之上，瞰鴟鴞之紛總把惟鳳皇之衣衎，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謗。斯作敢命于渥恩，豈顧輸一作思於開放，雜聖君之靈爾，物何遠而不臻。有

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若隨騮一作驪一作蓋而入獻，與寶羽而爲鄰。掃一作探朝嚶之羣，樂昏夜啼之曲，新無芒距而躍武，不鈞嘴以懷仁，謝先吝而特達，卻僞飾以全真，鑒深心於反哺，移一作紛報德於君親。

符瑞 節錄

常從碧海，隨杲日而悠揚，今在華林，偶盛昔而瞻顧。

白烏呈瑞賦　裴度

何常日浴翻皓體以來儀，曾異火流奚丹羽之可慕。

衆而何爲，悲子生之八九，大而無慮，笑水擊之三千。

白烏賦　孟簡

非竹箭之危濡，無關點龜同蔑明之望幸，雁爲吞鉤。豈其爲祥，必河之鯉，頳鱗耀彩，碧水照波，非應巫巴之清角，何言寗戚之高歌，周文之時，躍於洛漢，宣之代，舞于河，且符合於圖牒，宜入頌于猗那。

赤鯉賦　潘炎

非同上天之五虵，有異渡江之一馬，孫權飛之而置于宰中，魏帝竄之而在于殿下，泰王之夢，立乎鄘畤，漢后之祥，見于成紀，彼皆一至，此則重光。

黃龍見賦　潘炎

憂蟲不媿，火轄冰于曲渚，秋鴻欲去，戀微煖于通津。

[illegible]洛賦　鄭宗哲

清霜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

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爲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和，信陽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于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之服之應也，魏文植朱橘于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來格之兆也。

瑞橘賦序　李德裕

其葉蕊蕊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樹隱方塘，北冊泮之初，實盤耿蛟，月與赤玦而共妍。

瑞橘賦　李德裕

人事 全錄

悔賦 并序 梁簡文帝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已迷已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云九德不愆 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風義失宣公之判彰無將詠與鑒事書作季文而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稟肩水之誠躬服楚王之對每從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

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烏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玄德之髦聊榮子安之嘯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歎圮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弃夸言于一之作須丘重前非於遂子噴夫獲車之人 一作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一車書鞭笞宇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倚阿衡失責成之所趙高秉陳勝之投抵諫遲刑戮牢誅斧矜上林之戲馬爲長揚之射決瓶咕禁中之言斯偷山東之寇及其荊齊溼水作登夷宮徙希與妻子伍下願與黔首同信蓬絕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之卒鞍門有屈膝之賓既刑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愧分漢卿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獲獨飲餘梁恢眷空臥伏軾懷傷寬飄原埜骨餌豺狼楚王刻約播徙南地鏡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賦射獵之娛高幽泉斯即白日何冀 看音納君恃功肆龍倚疾獸戇忠臣憤勇昏迷靡悟 不旋踵商君被執李斯赴收身居 一作闕下命厄 於囚追傷用法之

弊還思不諫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為輔弒君鴆子誅李害杜竊思取寵怨虔虐人蔽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榮暱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李其膏鉞潤鉞實纏逢微壯武英逸才爲時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啓吞併之籌幽州著懷遠之術運鍾毀兒時屬傾顛鋪鳴木澀日黑山遷留卞 卞一作劉見張之謀不決忠良之戮已經台耀之災雖啓鶡鶚之賦徒然士衡文傑綽有餘俗氣含珠辭情藴雲霧志闕沉隱心貌進趣偷 一作茲猛衆臨此勁兵抗吉函

玖儀圖肆此孤貞殘辭已圮墨慢徒榮（一作禁用陸機黑據賓卓）
事形頹洞上心惋華亭君哀憫悼狂言灌夫失志辛
其殆命埋軀傷形屬吏圖君食後裴子辭拒斯姻紀
聽之妾眠臥季倫之房亦足以寬驚神爽存結歎彰
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欺不遠而
復兮無嗟建功立惠有常基智馳臆斷多失之前言
徒行可爲師

江上愁心賦贈趙侍郎　張說

江之上之岐山兮巒崎巇而不極雲爲峰兮烟爲色欻
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濛而不已（一作

鳥爲花兮猿爲予紛淼漫兮情（一作言）莫樹夏雲峽（一作
陰兮若山秋水平兮春夕水瀨兮（一作飛兮參）游沙浴春
如麝兮芊芊感四時（一作非）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作
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遠欲貫愁腸於巧筆紛
試恨夢（一作於）京愁是心也非樵於之所迷將有言兮
忘然兮（一作是然有無言六字）

謫九年賦　劉禹錫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其高有天
莫遂者泉非以積歎無餘九年伊我之[illegible]
長沙之悲三倍（一作吉）其時廷尉不調行當一[illegible]
寒暑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先之民（一作明）
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尚羊登高高兮[illegible]突
弁之丸我來始黃合抱之和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
改故坊童者蕭蕭兮涸者洋洋天覆地生蕃兮無傷
彼族而居姊之拔苞彼蔚而遊非川析楊信及澤濡
胡然（一作何）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偾而一起去無
久而不還勢無久而不變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
而猶滯嗟不可得而知兮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
乎（一作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知止賦并序　李德裕

古之稱山林之士豈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
予自春秋至西漢取卿士（一作其卿）（一作取）大夫進能知止退
不失正者綴爲此賦云

觀春秋與漢策求知止之大夫曾莫高于柳惠衛莫
賢于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于於菟雖至聖無
洗超然不拘猶歎行藏而以（一作與）顏稱卷懷（一作舒）而
吾遊由聖門而進退者得（一作豈）不勇於知止乎佐
漢（一作左）留侯與道爲徒厭華屋而不據思赤松以遊
娛清則兩龔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

賦祁祁青衿戴頁經書訪蔦玄晃祖我城隅歎冥鴻
之不反（一作及）皆雪涕以漣如嗟余生之疲病念寄世
之須臾曾陟（一作涉）險而知思痛推輪之不虞諒難復
於玷缺（韋玄成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且覃思於玄虛聊揮金於
餘日乃迴駕於迷途況乎托北阜以為宅（應璩書曰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就東山而結廬（左思從居洛城城東著經史東山詩）
仲樂（一作樂仲）得於清曠（仲長統論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陶豈歎
於將徧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
蒼翠若天漢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皐西對於
林巒其近玩也則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林遲

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徙
奇樹於台榭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
而韜瑜昔有龍族傾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
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一作倣）情人世之
外寄跡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烟於遠（一作故）
墟摩麋迹而騰倚見雁去而相呼酌盈樽以（一作而）自
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
圖何必尚（尚于平也）遍遊於名岳鎰長逕於五湖嗟夫世
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志於税駕惠子疲於據
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功
終老以（一作於）桑榆

哀節婦賦（并序）

李華

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予曰僕有賢女適江陰尉鄒待徵徵亦良士僕志之矣鄒子孤立時無古人誰復知之予常記其言及江左之亂待徵解印組匿其妻為盜所驅將辱之妻密以待徵官告託付村媼尋待徵付焉然后就死嗚乎自喪亂以來士女以貞烈殆斃者鄒子不盡知之若薄氏者與其父游聞其聲義動于江南又焉得不賦之命曰哀節婦賦

昔戎盜并起横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為凝血無蘭

不焚無玉不折哉哉薄媛淵然明節自牧之子待徵之妻玉蕙蘭姿女之英也鄒也避禍伏於榛莽婉如之嬪孰為因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託垂白之嫗嫗感夫人爰逹鄒君兵解求尸宛在江瀆哀風起為連波病氣結為孤雲晃雁為之哀鳴日月為之蒙昏端表移景而恆肅勁芳貫霜而獨存知子莫若父誠哉長者言

人事（節錄）

並片魚而為比偶孤鳥而成匹帶秋林而楚辣含春樹而還密將度雲而俱逝與奔駟而同疾向夜月而

欲臨顧視纔定趨蹌忽前不待乎調風管撩鸞弦曳斂袖而颺纓揮竹節以蹁躚頓趾而虎跳幽谷昂頭而龍躍深淵或呀口而揚音或蹲身而飾拍農雕棋以將落躍瑤階而欲折萬靈沮氣以憚慴一鬼悔隨而奮翮烟雲忽起難留舞罷之後雨雹交馳旋失去來之跡瞻想繚繞清宵已闌袪沉痾而頓愈痒御體以獨爽對貞妃言寡欲之辭六宮皆賀詔道子寫姿姿之狀百辟咸歡 賦 步勇鍾雄 周彝

志　全錄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一作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艸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水一作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崎嶇說文危丘奇切跂岖也藝文類聚作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床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

城市山林

小而雅致　幽雅

希於避名。質非難而難於心悟。愈而去愈。乃平生之耿介。寡體義之所遵。雖生質之不欲。庶積行以成仁。思達人之善謀。何求而自陳。

述志賦　蕭皇后

地實僑素。人多高烈。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事。說以仲長統之規。以園林幸足。

遊北山賦　王勃

序

攜石而遊趣。視仙酒而所續古麻。更紫寒苔布綠。洞裏窺窗。岩邊有竹。月未側而光隱。霞方昇而後旭。喜方外之出遊。若來泥乃幽谷藏眞。旬無四鄰。菊花兩岸。松聲一丘。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委

運而乘流。伊林間之虛受。固樵隱之俱詣。逢去老於中溪。遇還童於絕谿。雲峰龜甲而重聚。霞岫龍鱗而結絡。閱丘壑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局逆步而須嘗。蓄奇聲而待旦。杞葉煎羹。松根溜醪。既采藥而爲食。諒隨情而不爲。負鋤春前。腰鐮歲杪。步漸密而饒疏。樹彌高而足鳥。山爲險而無人。嶺時平而有地。石苗抽葉。金芝吐穗。鏡執山精。刀驅水魅。攜姑歸之鳴劍。對漸婚之伯鸞。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抵玉觴兮揮金蘿。山戒非佞佛。齊非媚道。無譽無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成下農。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

遊北山賦　王勃

嘻蒙之未生。其猶泥耶。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蓄智不免。畀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巨量。今哀汝窮。將厚汝窮。彼蒹葭之蒼蒼兮。霜露苦而中堅。松竹之皺皺索索兮。不若樗筍之可憐。材舉而構明堂兮。閒容消而力完。揚且之皙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髮。山立時行。去敵氣與

矜色兮。懷危言以發諷。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

問大鈞賦　王勃

酒泛中山。適逢千日。萍漂上國。逈逾十年。遨遊不出於醉鄉。居處自同於愚俗。閱仲叔之殊見。徒避諸肝。屈大夫之褊懷。浪投魚腹。是以生成深器。行將價春。摧萬卷而笑百城。寒簞瓢而歌一室。榮啓期之鼓琴。身終三樂。嚴君平之賣卜。日止百錢。自此以降。各專其能。衆自煩也。龍專其靈。虎專其猛。火專其烈。水專其柔。霹靂專其怒。魑魅專其怪。至堯專於治民。舜專於治者。夏禹專於治水。成湯專於救旱。周公專于接

賢仲尼專于化物老聃專於道德莊子專於逍遙
於史魚伯宗專於直也季札郭伋專於信也侯嬴荊
軻專於義也子胥晁錯專於忠也黿鼉魚鼈蛟龍
蜃專於水也麋鹿麏麚狐狸熊羆專於山也飛鼠專於
暗矣飛蛾專於明矣老聃須於論德釋氏說以推因
苟吾心卓然而不惑又寧見欺於此君何況駕雀真
人吹笙王子玉樹玲瓏金臺遙逝青鸞翠鳳之飛舞
丹砂赤蟒之遊也劉安雞犬呂恭奴婢子英拜而魚
飛初平叱而羊起或煮藥而針龍或飛符而禁鬼負
步而顛跪賭棊瓜而博戲紛乎哉故吾不悉心而

信矣又有青龍上漢白鹿陵虛燮砂神水賣酒靈書
吁稚川與子政何相欺之甚歟赤城玄圃任公子之
所居荒垣朽竹丁令威之故墟炙用錮鍋為白宿何
必悠悠騎碧騾巳焉哉吾將居常待終而巳矣又何
神仙之學乎波激越而瀟湘竹含烟而猿啾倚杖則
手放青鳩脫冠則髮蘚斑鹿養牛不乘生鷄懶祝一
室薰而香焚三穴窒而犬吠能守節以保身然後謂之
君子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深遇清風而籍甫
封綠絛以開襟垂蘿條裹以椽結連巒菌發而相尋
望去雀於沙尾見歸龍於水心青苔潤而饒露碧梧

歌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爽臺琴山[illegible]葉
客橫閉而霧樓廻首遙凝松灘漠漠曲徑[illegible]
陽還山腳瀑迸疑懸峰危欲落歷斷峭而折[illegible]
林而綺錯委葉交扶盤根相附壁帚歸于林杪
鳴于枝頭蔓朝時紫壁危或拓出入倒藤[illegible]
靈起霧集夕綿綿山青雲白心悠悠然徐生赴哭三千
里蔡子留書十四篇陸通避楚而負甑張翰[illegible]而
解船山泉鳴而入夜洞花寒而變春閒遊譜藝蔬[illegible]
冠盤中之周生崇藝橘子之樹公白雲入地而朽竹
麥跡出溪而芽爽蘿沉潭中則類魚躍日洞裏則沉

鹿叫烟過山客以傍枕逢沙食而駐船山虛空而風
喧壁浪高而鷗喜荊通一說而亡三墨柱九拒而餘
六智不如痰義軒爻眾白鷗兩岸青莎一派迴四老
而極逸逢七賢而甚荒露濕書筵塵生藥竈砌子稻
穿仇生室爲結痛飲之山簡就蔬食之[illegible]歸則
千峰臥線洗纓則一川踏紅兒童日以[illegible]人指
作長公怪游謝之徑彼笑孫登之室[illegible]
之狀猶馬仲圭之星兔毛公隱身於博徒[illegible]皆
受卜鍼咸蓄奇節共沉高步雜閭里而寄淵泪俳沉
而自汚臥白犬于甕下懸青鬼于杖頭並[illegible]

器用 全錄

竹杖賦　　庾信

只此杖賦其人室為殺賢

桓宣武平荆州外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也今日之遊先生何意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illegible]斲衛削杞梓雖有開于十室幸無求于千載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勁柢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

豈能相予此疾將予此身若乃世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艸禽巢無木予昔無愧而慄不寒而戰胡馬哀吟羌笳悽斷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釧寒關悽愴羈旅悲涼疏毛抵於繒繳脆骨被於[illegible]種而愈（一作逾）短眉彪彪而就長是以[illegible]詠悲係鬱結宿昔傷醜俄然耆耋變相鳳於承宮[illegible]文於酸茂潘岳秋興稱生倦遊桓譚不樂[illegible]年華未暮鬚髯先秋予此衰矣躍然有以[illegible]乃心憂矣末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恥拉虎押熊余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寔悲翁別有九棘龐郤三槐蔡御孔光謝病袁逢致仕吳漢不朝楊彪喪子明公此賜或非乖地先生乃歌曰秋藜促節白藋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illegible]一傳大夏容成鄧林

白羽扇賦 并序　　張九齡

文奉不加意能佩足骨力新出不屑批答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

翮之敢當循（一作而）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爾（一作有）雲霄之志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白（一作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批答

朕頃賜羽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朕詳之矣然嘉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箧笥義不同也

雞距筆賦 以中山兎毫作之尤妙為韻　　白居易

足之健兮有鷄足毛之勁兮有兎毛就足之中奇然

居賦祭作通見武選又高陽係者猶在中際便不發

若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手筆正一作要
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一作者筆
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一作傳在良工
爲鋒裁一作非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
觀其管如元玄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
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于三穴之
内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總之中變美是合兩揉相
一作同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
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
染松烟之墨洒鵝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點成垂露

若用之戰文一作陣一作二字文藏一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於聖則
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
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弃不與人遇則距畜縮于
晨雞毫推殘于寒兔又安得取名于彼移用于一作在
茲映赤兔狀紺趾作嘴對紅盤疑錦臆初披牧停
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鋩拂鋭又似乎奮拳引
鬭之時苟名實之一有相字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
因其美無儔因少爲號者質陋折衝爲書者儀彰彼
胥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
出一作錄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

可以削一作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
不取雞之冠者惡其柔軟一作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
繫可稱一作繫將一作可將爲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
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
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或一作盛處類藏錐之沉潛
團扇忽開一作開有書同舞鋭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
笈登山一作爲毫既至儀管未一作遂過兔園而易感望
雞樹而一作作難攀願爭雄于爪距之下冀得高于筆
硯之間

壽桐華鳳賦 并序

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
小於玄鳥來集桐華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
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績於素扇以償稚子予因作小
賦於上者也一作于扇上書
桐始華兮綠江瞻一作泛粲鮮葩兮泣清露樹曄曄兮
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春暮兮英
蕤一作發英熟豈雞鷄兮一作之珍族久一作栖托乎瓊枝
状雲霧兮甘且白涵曉月兮洒鮮澤豈晴鳥之避儔
常飲吮兮一作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
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逮華落而春歸忽雨

豁而川浚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剛其麗容宛宛兮若狹珠於芳蕊飄飄兮疑振翠（一作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霜亦有美人增華點綴雀何蟬而輕鷰（南朝畫扇有蟬雀）女乘鸞而微盼未若鑽茲鳥（一作斯禽）於珍起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拍賡玉女之提攜列崑墟之玄（一作璟）鷰乃爲歌曰東風（一作二字春）一晚兮芳節闌數紫華兮落碧濃美斯鳥（一作禽）兮賴鵠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下霄漢化蕊翰于氷紈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翫而忘捐

有卹席探得麈尾賦

陸龜蒙

謝文靜桓宣武王東亭郗北府桓與卹易論玄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際中稽道德之祖理窮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支遁有竹杖）右提山卹（[illegible]）於焉就席（一作几引）若潜鱗而翻缺鳳御逍遙義立不足稱異才能敦及（公等盡膺）當仁成云俯掐上人（一作道林）乃攜叉袖而精爽提犀柄以揮指（一作張）天機發而萬物（一作月）大祕開而百川入於戲（一作嗟乎）世路欹斜藏詐匿瑕陽矜非而靜默暗奔競而喧譁貞襟枳（一作柴）梗與吉泥沙雖然絕代清談客

致（一作置）此聊同王謝家

砥石賦（并序）（作在朗州）

劉禹錫

南方氣洩而雨沍地慝（一有而字）傷物媼糯噫濕渝色壞味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予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其室乃出邇陽狀瓜傳少焉作[illegible]然如痗瘝不如墨（一作黑）予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鋼猶人被病然客有聞（一作謂）哀客石以遺予沃之少腴（一作伏）雜以鳥膏切劘下上真質焯見蹲踞四顧遐爾謝客豫子之將幾喪吾真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摩（梅福傳用即此摩字諸本作磨非）鈍有是邪予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暨作兮雄芒爲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爲厲顧秋蓬之不可剸兮尚何（一作可）遊乎髓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沃之至精（一作蟠）一檢而多慧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一作刃）兮猱者之鋸不濡不淬兮糅錯（一作猎）銜鉛日鼓月揮兮封腴擊鮮睨熣爈以耀芒（一作以耀其爈）翁淫爽而騰瘴豈不涉暑而蒙沴兮胡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道予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腻理劉其鋒皺滑以滲漉如衣澣垢如

出否纇蠱披天莽删見木拭寒焰以啟[illegible]
振耶故態復還質心刑起既賦形而終用一作[illegible]
何恥感利鈍之有時乎一作猗雄心于噬㬉嗟乎[illegible]
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爲[illegible]
以厚高帝得之傑材奔走才一作以湊得既有自失豈[illegible]
因漢氏以罙三光吴分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illegible]
年唐風始振懸此大一作天一作砥以龔兆民播生在天成
器在君天為人君一作二字一作天一君為人天安有疏刑一作
世之其而患乎無賢歟
器用 缺名

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淡皆空京飈鳴玉匣之北波濤
不起似飄雲之溪澗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沉
其色星綴明珠孰辨懷珠之浦塚分圓月終疑映月
之流 太阿如秋水賦 貫休
楚國之奸雄徒爾烹若窮鱗常山之首尾削為新如
朽索龍活三尺霆飛半影得非恭壽之初變作長蛇
漢高之像化為神劍空山吞象之鱗豈鈍 九尺剸也 遊
錯人澤衔珠之皿不汙星光 斷蛇劍賦 徐寅
透雪彩而姿遊洞銀華而色新錦臆雙呈鬥擬其若
何花毛兩向未知其孰黻視月中兎形自隱覓臺上

鵲影憖陳異巴渝而折旋類貝釆而行繼悰金距非
如善鬪所御轉朱身與來儀相契類鳳因儛感哂
雀為琴舀豈假為冠於淡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於
齊方栩乎觀妙宜其驚同於綺殿雪落於青瑣 山雞舞鏡賦
皇甫湜
巾遂挂于簾幌叙誰曳淡階除每倘草玄之予不親
非聖之書比角枕而嗟若匹瑶琴而病諸墨沼之前
謂江既之乍至青林之下若雲翼之新垂 書架賦
戴帛鷺鷥文漸出臨池訝邈影長新效用辭林分宿
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條松烟以霞駮

操竹簡而淚凝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遮皓雀之書
思睿彩靡故可以彰施礶㯃點綴桃花 五色筆賦 胥綱
納以魚牋乍似嗟紡之印臨乎墨沼寧同赴泪之時
動必依人靜而持壁 贖皮書袋賦 王起
癸丑歲予將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飲器晡以古人
之物承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少任重朝
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以沒世予又放逐忽
睹兹器愴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靈筵 器賦序 李德裕
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為賢相予失之為放臣
睹遺物之猶在懷昔好而悲辛思欲克己以復禮承

報惠於仁人　歎容賦　李魏孫

章服　節錄

作山龍之藻表我則清光皎然雜蒲穀以成形爾乃鞠躬如也想夫銀闕午曉碧砌生寒當玉座之高居狀中峰之延瑞岫透鑪烟而迥出意秋月之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入荒於衛內故捧必當心握萬務於掌中故大不啻拱映晃旒則璿極星綴朋黼黻而瑱枝花捧詳覲組約足辨操持俾繩制之不亂若絲綸之相維況國家備物繡制垂衣體舜自天有命以因俗業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

鎮圭銑也睿作思而百志靈鎮安也安於道而萬物寧　鎮圭賦　元稹

彩刻如星衛女　何榮於會弁用當謁帝齊相堪螢於濯冠所以類鼠成妝如蟾必取示成無假於鵰戴呈巧豈矜於鷸聚彩麗華簪光聯垂組作臨天陛潔鮮而日照如燃時受王言質薄而風搖自舞鄧隽規於邦敵笑遠適於章甫貂之貴誰憂換酒于晉臣蟬之清是用加金於漢主故能堅逾鐵柱妙奪玉纓非不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綬而用剸甲如生　賦　黎埴　侯冠刻

圖　節錄

觀夫杖藜藉酒而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綃而畫出升堂始睹疑在楚而相逢知身已謝看畫如生　賦　翁君洪莊子圖　歐陽詹

寶　節錄

情懷舊匹尚有明璣之首自戀枝難樂鋼翮之翼黃花受哺寧同食椹之陳白璧來酬用記封公之趾　雀銜環　賦　仲素

彼津之叟兮愛子何多碎驪龍珠兮心赤　匪它為教誡之大者猗嗟乎其義則那俾能全難得之珠人

獲不貪之利　賦　李

絲帛　節錄

朱顏始映珍篚方啟其始入也絲為擲影落濕中少將安為若晴霞色照澹底等瓦雲長風和散汝印花微而新澈清為禁柳細作印花能使御尉榮降夫人飾也師官居而列衛郡守衣而還家　賦　文君　張何

匪采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憑託彼義蠶且不貪於森顯抽其曳也自有樂於陰凝隔暗暗之積未吐漠漠之絲絲朱綠曳而愈出黼黻成而是資煥乎有章當其實也能得超然獨處信夏蟲之所凝淋淌未洋

細繹方起、匪絲於盆、匪懸於井、藝事登矣、必因之而剖、水繭批求、焉將取之、而越境、匪樹而遊、奚感而面化、不筐而織、奚假蠶而為名、鼠游冰下、或亦絲思息生火中、吾乃異彼、況乎雲霜是度、繹為多[illegible]以[illegible]歟、或緣惠而共躍、藏諸非陸、幸與人之是知、宜乎含章妙、厥篆絲有作。冰蠶賦　王起

不顧光陵綺之繹不顧、託寒女之絲因弄杼川、或前縻、補衮而為期代、若好五采、我則大白以受繪、我若厭、尋居我、則衆褸以為匹、非異俗而招、累將繙[illegible]而擗、質若綦之可織、則假手以成勞、如裳之可縫[illegible]

絲而善緊　素絲賦　張良器

舟車　節錄

候薰風而進、揖仰卿雲而乘、遂超搖光景之中、縹緲烟霞之外、同夫越鳥、常有意於南枝、異彼昏人、竟無情於殿寢、惟皇明之遠騁、驅入駿以退衆、既訪道於乘城、亦尋仙於海渚、豈須老馬之智、寧藉小童之語

指南車賦　張彥振

載以歸軌、書是漸鴻之翼、爲而出於、於隨紫宸之哉鳥獸之羣、方雜辟雍之衣、未捨或屏鉤而志台、或版築而在埜、耻玄戈之所、厥禮未崇、笑子子之於好幹

猶然、然後時主乃席、哲匠精研、截脂載[illegible]既[illegible]灌也、探陂澤之機、有車之所輪也、斬陰陽之木、如月之斷、空谷有軸、自爾而方、鵜鶘鳥者幽、假我而闢天豈比夫纖而為所[illegible]之不仁、猶以成偽、卿令尸之非禮、方今雋已在官[illegible]求如[illegible]其達、照幽蹟、士不病于邁種、賢盡出於呼籥　[illegible]

不以先己辭了功、不以利物矜其思、大濟行不離于水、有似智焉、虛己以濟于物、有似仁焉、不畏蛟龍之浦、不恥魚鼈之泉、任規模於匠者、隨物理之推遷、橫不測之流、無懸于勇決、指送歸之路、有類于神仙、爾

其渡途、按甲伏波、受命絕島、如雲、長川似鏡、值衝風之殿、起引孤帆、而高映、楊人奇唱、棹聲不一、赴海凌川、箭馳風疾、臨地角而長逝、望天涯而迥出、飄飄甚鶴、決孤影而排風、迢遞樯烏、轉危竿而旋日。帆賦　常舉

交質趙將軍之建節幸侍中之來使亮鬥足其何詎
限修江而爲二泊九井而問津蓋六服之都會方由
谷之設險譬晉陽之際帶觀襄樊之襲帛冕高車之
輔軌顧瀟湘之故壁仍當食而忘飯飲二虎於江干
爭兩龍於俗坎既凱捷而來旋遂鳴鐃而獨返彼銅
山之可傷何驕客之無方已渠長洲之苑復實海陵
之倉遂稱兵而內侮宜剗跡而夕亡原西陵以肇基
始衡梯於上治載爲前茅之首實表勤王之師同蕙
苡之興謗成貝錦之深疑良弓藏而高鳥盡入不讒
而出不辭遊黿山而徜徉選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

桂酒薦忠肅以椒漿贅 討曹之英策蓋謀桓之秘
方衣披披而屢舞神欣欣而樂康予劉安於下雉聊
載懷於烈史武策杖而龍飛或叱石而羊起將雞鳴
於天上遂 疑 埋蒐於蒿里羅仙道之云僞蓋爲仁其
由已經鈞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雍門之三嘆
爲黃塵之一丘城迤邐而中斷階坡陁而半消分沙
羨而啓鎮即開藩 同 於夏州界尚迹於翼軫含衆
分於斗牛麗滄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纓嗟 其釣
而非釣復何處而何營羌有願而不獲拂蘭橈而上
征冬已謝而春辭聊方舟而水嬉看白沙而似雪蜑

却月而成侶臨石渚其如鏡玩弱柳其猶絲停赤壁
而延佇聊悵望而方思見水鄉之舟艤覩陸產之阜
豴本莫長而魏埏兒曳利與天時結憤風塵炎上燎
原火於驚飈灰霧中而 勞點翦參差而脫落成班卑
之遺氣碎當途兮 分同逆於笑 限兵從於巴
丘橫走馬而爲觀摅章十而作艤爾乃樹之椽栗椅
桐梓漆三巴一作 貲取千戶朱橘桃李井而成蹊萍
浮江而泛實蠙鳴秘而僞秘港脂而泛蚌而咍鰲復有
水底石髮山前地骨帶新拙脟風牙始反魂長生
紫芝女郎余糧玉蜒 非舜茶聊有書而左琹息攎

蹤於華陰彼門人之問 道谷家采而有心先鉛摘
於魚留乃紛定於陶陰銳照江而分影鮨野花而共
穴孔接影而巉巖鶻矣頡頏陪鷃翥鵞余谷之高不
嬌不開之洊笑汀斜之行潦甘雨於不田飛新搒
於假粉拂幖絮于房綿月之抽而臨滄縱花開而夜
燃菊從風而余散荷帶水而來紉幼坊梢以自熾迄
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儕懸針倒薤之書鈦乎蓋
米之快飾乎駿眾之球 法退賦 茶元幸

遊覽 全錄

遊廟山賦 并序　　王勃

玄武山西有廟山東有道君廟蓋幽人之別府也長蘿巨樹稍翳雲日于時驅風而遊泠然有蓬萊懷霄漢之衆而忘城闕之戀矣思欲攀洪涯于烟道邀羨門於天路仙蹤不在（一作壯志徒爾）俛而泉石移節秋陰方積抱悵作悲蘚四起背鄉關者無假四時之策焉嗚呼有其志無其時則知林泉有窮路之嗟烟霞多後時之歎不其悲乎遂作賦曰

陟彼山阿積石峩峩乎亘千里傷如之何瞻松崖之密蔭攀桂岩之崇阿隔浮埃於地絡披顥氣於天羅躡其緣嶠兮穆穆蒼蒼對宮闕軒丹礼芝場翠密儲泉石之清泠臨風飈之瑟颯仰紺臺而携手望玄都而容與（一作點）滕躡霞閣冷玉砌步雲岩於金壇候妙童於真女想青鳥及碧鸞悄恍惚而將逸心徊徊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曖知紫洞之宵寒既而霧昏丁障烟浮四野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馳逸思於方外蹈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以懷乎此都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烟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俟鸞虯兮未期它鄉（一作邪）山水秪令人悲

楚望賦 并序　　劉禹錫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繫乎天者陰伏陽驕繫乎人者風巫氣窳是以言厖（一作）尨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鄉所舍四毋無蔽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覩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埜祝融司方陰道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霧土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浮氛曀曀（四字一作漫淫炎墜）中人之體兮爲瘥爲瘵（一作瘵）以曠滌煩兮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突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栩戶發樞晞子不遐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修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樞軒之外群山龍從崗陵靡迤勢若相拱出雲見怪蔚蔚森森靄靄多郁雲霓望如飛動詹廡之下大江傾動支流合輸洩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聲取歇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枅軒昂舞于盤渦逮及收潦潦如醉醒臥石磔磔倒影羅生蘋末風起存玄亡聲悠遠綿綿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臈月寒盡溫風發榮上高如濡言鳥嚶嚶三星昭其曉中植物風以飄英雲歸高唐如蔽洞庭日與天盡神將化兮圓方相函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枅樹同丘秀空凝青環洲曲塘含

葬昭明候台之氣發于春秋涉夏如錢迷秋愈熾土
山焦熱止水漫淵翔食跕墜呼喙（一作味）虯嶸赫敲
熬爨極召（一作石）陰二儀交搆下上相歆雲與人際欻
若車蓋凝叫未聯彌漫霧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
地燦烟蔚夫皆糜懸晉稉纏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
無完塊少陰之小景物澄鮮川渠呈房燭耀（一作洋）川
原又川流望耀（一作濯）千丹朵上鏡下水涵塵灌烟宿
原潘旨孤行高邏皓（一作皎）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濫
渚冬宵淩（一作侈）明以姿文齊想遊目於化光夜無朕
汝南陰陽發帶于海塘明星方揚斜漢西懸豬柄如

隆半沉磨濁鷄咽嘶而晨鳴兮日茬苒以騰晶動植
畔兮已分山川黝乎和乎復人冥之諠耶洶浩浩以
營營迫向時之景兆不可蘇得以冉冉意華胥之夢（一作）
逝猶彷像而覬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酒一）
澤水泉收脈故道股（音）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
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捨彩翠于砂礫時北風振槁揚
矣簷條邊聲與雁俱來寒氣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
色飛雨凝滴洒林逈響淅瀝梢檄飛雹照雪以騰光
柔蔬傲霜而透坼匪次殊致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
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詠悲伏波而構祠投粔粒以鼓

擬豢餧魴而如蟻蟠木靚泥孽妖馮之祈年去厲於
蝟敬祗擊鼓肆筵河房水湄薦誠致敬却落瓊琚渚
居飲食大掩水物呂張餌陷不可遁伏頫聚齊纏畫
撞夜觸設機沉深如捨于陸彼遊鯈之斑頻咸脁脫
於君東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
輕泛浮掩綸往復馴鷗相逐暮夜澄寂簫歌羣旅儈
音俚態幽怨委曲逗疎析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
山之徒秤（一作枠）木鬭田灼龜何澤兆食而蟠鬱攸起
于岳阿騰犇氣而蔽天禀欲雨濡（一作澤）顏垂林顛盜
天和而籍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閒人逸爲末作

求金渚淏淘汰澆瀝流注瀆沱（一作漬池）繁光熠爚貨賈
來貿竢于條派無冀而飛闠于豐屋陋耘耕之愷悌
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衆星廻還閑天數而覩民
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
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狹與厚載豈有形而無
情高莫高兮九閽遠莫遠兮故國舟有楫兮車有轄
江山（一作上）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悦臨高以
觀物

過驪山賦（以陵摧園廢永紀房廬爲韻）　徐寅

六國血于秦秦皇還化塵塵學而爲楚爲漢路在而

今人古人但見愁雲黯慘丞崒崢嶸特選而全否非
固地改而荊榛旋新愚聞周衰則避債臺秦暴則
焚書建國責螻蟻於人命法豺狼於帝恩兩懼昏翳
九圍傾側扶桑幾里我鞭石以期通溟海幾重我驅
山而要塞慘慘玄穹嗷嗷七雄三農百穀以休務卒
鐵磨金而獻功九州病萬室空韓趙魏以文最滅楚
燕齊而坐窮家有子兮誰得孝國有臣兮爭敢忠九
野分將焉作兆民之主諸侯吞盡方行天下之風星
隕九霄城長萬里血染山木肉肥蛇豕將欲手挂天
刀足挑地絕拙虞舜而短唐堯污殷辛而長夏癸觴

從疑殃催用搖岳推金陵之王氣頹起蓬島之宮娥
不來黔首未主蒼旻降災生疑漢之龍髯倏斷沙丘
之鮑臭誰衛魑魅諸夏腥羶九垓于是宅彼岡巒兆
斯陵闕循驪六宮以殉葬豈言墓中之紫骨嫌示儉
於當時更窮奢於既殁融銀液雪跳下地之江河帖
玉懸珠皎窮泉之日月嶸嶸層層不騫不崩斯高之
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化一作興軹道一朝璽獻漢
宗之主函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今則山倭平原烟
蒙翠嶺想秦史以神悚弔泰陵而恨示華清宮觀鎖
雲霓作皇唐之勝景

遊覽 節錄

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千里開年且悲
春印一葉早落足動秋襟傷則感遥而悼近怨則戀
始而悲終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蘋之埜
斯見不平之人栖遑卑辱之地若東文墨之間 楚望賦序
生遠情於地表起遥恨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埜闊
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羽朝急要鞭夜赴黯黯
寒雲蒼蒼關樹甘埋影於異城甕回首於歸路泉石
嗆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從人
看粉黛兮無色視桃李兮非春 楚望賦 李嶠

沙長似雪磧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山木盡王者
之兵審曳柴之虛聲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
亦一作示無言於旆旌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
香餘紈素風蕭蕭兮非渚波漠漠兮西陵樹去大不
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思挾
瑟指邯鄲之路香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恍
萬族徧含嚬兮千里月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
九回腸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歌曰張
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
羞隨洛陽拜塵友作為 望賦 劉禹錫

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選、踐從清貫，榮利溢乎姻族，繁華（一作靡）恣其侈欲。或拘囚就戮，或胥附從亂，曾莫愧其愚懦，又奚聞於殉難。甚乎，昔先王之經國，仗文武之二事，苟茲道之不墜，實經天而緯地。邦家可得而理，禍亂無從而至。今執事有反諸，而儒書是戲，蒐狩鮮備，忠勇翳（一作蔽）撓，流風積肆，蕩然一變。而風雅殄瘁，故時平無直躬之吏，世難無死節之帥。　登故宜城賦　蕭穎士

退藩離則弱羽戀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隔乎尺波。身違日月之晨昏，愴戀戀而莫遑；親益年年之羸老。

思搖搖而若何，路脩脩多岐，絲無定色。　出門賦　歐陽詹

居唯苦飢，行加相思。　將歸賦　歐陽詹

項氏殺子嬰而不救，大公至非，小啟。

哀傷　全錄

弔軹道賦　并序　　王昌齡

軹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師東北十五里。署于路曰：秦王子嬰降漢高祖之地。豈不傷哉。予披榛徃而訪之，則莽蒼如也。夫如（以一作）賊因之弊，天下刹矣，又因於秦使無所訴，罪在于政，而戮乎嬰。嗚呼，殺降不祥。項氏之不仁也，遂作賦以弔云：

長林之嫵荒少無耶，蒿蔚訪如嶙如，有耆老曰：此秦之軹亭也。莫不隕泣而傷。兔我聞中原板蕩，歷數更迭，來爲都邑，去爲郊道，化育人寰，歷德攸保，其（一作如）有顛覆車之遺跡，躡咸陽以崩倒，陳炯戒而周覆，矜誠裂以蕩掃，今者行旅有悲涼之色，將未識聖人之大寶聽之哉。不義而强，其斃必速，徒以金城千里，介（一作 作）馬萬軸，九國既夷，上慢下黷，東遊其逐，白帝先哭，是以沙丘鬪禍，剸出趙氏，扶蘇賜死，大事去矣。海內洶焉，雷駭飈起，自非（一作昔）蹤先，蔡道惡，亦無蹤而及此。五星夜聚，漢瑞秦亡，白馬素車，降于道傍，非子嬰之罪也，而殺身於項王。悲夫，以暴易亂，莫知其極，且關追懷（一作歸追），而伯楚無乃弛義而爭，國東城引劍，亦其宜哉。至于（一作如）后稷貽周、三聖九賢，於

竟弄沚初，徽哭何主，作一句突，穿。

於成康千有餘年猶復慎終如始爰作顧命宣文武之重光訓艱難於執政乃用大主逖詰諸侯高爽內輔齊魯外輔此周之所以盤石相維數革蠱謀孰與夫離擯子弟甘心賊臣身死國滅如火燎薪設使雍州爲輿伊傅爲輪當朽索之不馭豈能扇之能馴不其然乎賈生聞之于是讓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夫有周廟之作予秦人也豈無情哉（一作夫豈無情）邵平太息久之且爲歌曰道不虛行兮史鰌沒位吾寧范伯之徒歟感夷齊何多愧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兮先師莫歸往者不可諫來者吾誰欺始退身以進道易飛言而受非彼蕭相國知予乎布衣

山陽城賦 有序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軔憤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海僻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巷外之足欽懿王迹之聿基暨絕（一作墜）維之再數邀汜陽與鄗上帆蚍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

文景之欲虔身以約播其惡兮迨武乃穆桓靈之欲從心於昏蔑其祆熖遽熾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寡而騰振物象推以易位兮彼虛號而陽尊終勢去而事去兮胡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因（一作固）徒步者所知詠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矣噫嘻踟躕（一作蹰）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項王亭賦 并序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余稅（一作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于天命

學者以漢高不爲楚所食漢張良陳平各自爲計余此以發人宗出不若謝公會爲當

且以漢祖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一作羽）縱火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違天違人霸圖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宇（一作夏）雖（一無此字）數敗於外常有關中爲舊主縞素以義動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蟆厄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予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負絕然艤舟不濟留雖報恩亦可謂之命

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劒此地因作賦以弔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縶馬之墟望牛渚而以（一作蒼）然歎烏江之日渡（三字一作而不度又作而日度）想山川之未改嗟人世（一作斯人）之何遽思項氏之入關按秦圖而創據恃八千之剽疾弃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于陰陵誰不知其失路恥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泄怒謂天命之我欺何霸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既合漢關已布歌數闋而甚悲酒盈尊而不御當其盛也

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季數遐而不亡羽一敗而終仆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隤之下風烟將暮大咤雷奮重瞳電叱漢千騎如獵狐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顧既伏劒而已矣彼羣帥兮猶思雖霸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陳迹緬然如素聽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玄（一作寒）露因獻弔于茲亭庶神靈之可遇

哀傷 節錄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有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哀江南賦

序 庾信

遂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横于豺兕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家有直道人多全節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下[illegible]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望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

雅正似詩 孤稍似騷

家封千戶西贐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荆豔楚舞艸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于滎陽絆龍媒于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一作海）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城猿鶴弊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殿狎江鷗宮鳴楚雉湛廬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于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負其牛（文）羊之力凶其水艸之性値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

璃之酒。賞其扇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
枝。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之遂師言
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
鳥起橫江之困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厤
朔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
鷹擊殿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昆陽之戰象
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
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濟
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
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

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墻大
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
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
業夭枉身名埋沒徐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弃馬崩
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
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
有秦庭之哭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
之戰艦鬭飛鷰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于巴
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沉舟未辨聲於黃蓋以
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雀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

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路絕釣臺斜趣望
赤岸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
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
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諸
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
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為燈飲頭為
器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于
玉女窗扉繫馬於鳳皇樓柱仁壽之境徒懸茂陵之
書空聚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托
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

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
執金鞭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于杜元凱王室是賴
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問諸淫
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廪延之戮夏口濫逵
泉之誅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下陳倉
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
不飛於六羣雷無驚於九虎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
以族行河無氷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荒谷縊于莫
敖冶父囚于羣帥雪暗如沙氷橫似岸逢赴洛之陸
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

時□征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
而逾多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
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始
禍雖借人之外力寔蕭墻之內起用無賴之子弟舉
江東而全棄借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
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践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
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于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
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鍮鉐于金張聞絃歌於許
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
歸王子 哀江南賦 庾信

人之所以取貴於飛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
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鄰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傷往賦序
我行其埜蔑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覿于途
裨販之夫同蔀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
和鳴濯藥雙泳漣漪甍甍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
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
以孫處我方踽踽而焉如嘵然有離繼之恭潰然減
好弄之姿寶瑟偃兮絃柱絶瑤臺傾兮鏡奩空 傷往賦
劉禹錫

鳥獸 全錄

寒梧棲鳳賦 以孤清夜月為韻 王勃

鳳兮鳳兮來一作 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栖高梧梧則
嶧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契誰言則孤
遊必有方晒南飛之鸑鷟音催中宵嗟太夜之啼鳥
況其靈光蕭散節物凄清疎葉半殞高歌和鳴之鳥
也將托其宿之人也焉知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
將振耀其五色似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那率舞而下
懷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碧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
瓊林可栖復憶巡於竹榭念是欲往敢忘晝夜苟安

安而能遷我則思其不暇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
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銜詔冀宣命于軒墀若
使之游池庶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侯處卜居而
後歇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栖栖而没没

馴鳶賦 盧照鄰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嘴距足以自衛毛羽
足以凌風懷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空陰雲低而
含紫陽景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惆悵彭門之東
睨而摧頹短翮寥落長想忌蒙莊之見欺哀武溪之
莫往進讒扶遥之力退懸歸昌風聲也文選注之響腐食多

所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涌山阿毋乃處吾以而狩大惠蟻不能言詞以意宣其音曰我禀形於浩化亦一氣之所誕當游齊師之之曾陽嫣惠之猶賭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以將徐以（一作出）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歲料而遊若巨鰲之冠神岳繞磨而行如日月之麗青天若乃依垤緣壁滔洋奕奕其聚無數其行無跡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靡不（一作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識止若羣年之聚進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至（一作制）無其勢也雖蛭螾而不傷今願悔過戢于垣墻豈敢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蟻賦

蟲魚 節錄

索於枯肆初同患于涉臣銜以圖書終乃小於軒帝報德而入于隋掌此類蛇銜惠音而失于晉庭彼懸雀舞況乎燭龍奮鬐石鯨獨吐泣鮫人之目固不可倫綴神女之軀曾何足數皎皎駒來自掩白猴之美渺渺離至徒稱赤雀之祥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啣珠賦 王起

遂以能躍比浮柱之初立鐵甲迭映同板築之相成齊首而總墨勿用曳尾而規模自呈乘以周旋且異琴高之鯉載於沉溺還符毛寶之龜同居共羅而罔

及晝鴉雉虹而莫旋迴之不可殊長卿之見書抱之則鄭謝尾生之沉水是知伐畫以胃敵其用匪良解黿而染指其謀匪臧

畫鳥賦 王起

豈知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而相煎嫗蟬蜩而習蹴怀螻蟻之慕損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摶扶搖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與斧匪龠光于鄰舜寧假師於陽燧終猶已以效能靡因人以成事知戰取之任無怡究微之為蟲彼翩翩之弱質尚舒其而變穿何微生多壽獨宛頸以觸龍與螢光之照燎同劍影之埋紫

螢火賦 駱賓王 獄中作

艸木

澗底寒松賦 并序　王勃

若在澗何謂托不得所勃之所以不見

歲八月壬子，余遊于蜀，尋茅谿之澗。深溪絕磴，人跡罕到。爰有松焉，冒霜停雪，蒼然百丈，雖崇柯俊穎，不能踰其岸。嗚呼，斯松託非其所，出羣之器，何以別乎。蓋有殊類而合（一作共）情，士因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惟松之植，于澗之幽，盤何跨嶮，杳𥐊憑流，寓天地兮，何日霜雨（一作雲聲）露兮幾秋。見時華之屢變，知俗態之多浮。故其磊落殊狀，森梢峻節，紫葉吟風，蒼條振雪。嗟英鑒之希遇，保貞容之未缺。攀翠嵃而形疲，指丹霄而望絕。已矣哉！蓋用輕則資衆，器完則施寡。信棟梁之已成，非榱桷（一作椽）之相假。徒志遠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斯在物而有焉，余何爲而悲者。

此公一幅小鏡

青苔賦　王勃

吾之旅遊數月矣，憩乎荒澗，睹青苔焉。緣崖而上，乃喟而歎曰：嗟乎，苔之生於林塘也，爲幽客之賞；苔之生于軒庭也，爲居人之怨。斯擇地而處，無累於物也；愛憎從而生。遂作賦曰：

若夫桂洲含潤，松崖秘液，繞江曲之寒沙，抱岩幽之古石。洗迴塘而積翠，縈修樹而凝碧。契山容之寄情，諧楚人之妙適。及其瑤房有寂，瓊室無光，非微君子之砌，蔓延君侯之堂。引浮青而泛露，散輕綠而承霜。起金鈿之舊感，驚玉箸之新行。若夫弱質緜纖，纖滋布護，措形不用之境，託跡無人之路。望夷險而齊歸，在高深而委遇。惟愛憎之未染，何悲惟之沱起。宜其背陽就陰，違諠處靜，不根不蔕，無跡（一作無）影，恥桃李之暫芳，笑蘭桂之非和，故順時而不競，每乘幽而自整。

採蓮賦 并序　王勃

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一作陸）之逸曲（一作二），與孫鮑江蕭之妙說，莫不權陳麗美，粗舉採掇，豈所謂究厥艷態，窮其風謠哉。頃乘暇景，歷睹衆製，伏覩累日，有不滿焉。遂作賦曰：

非登高可以賦者，唯採蓮而已矣。況洞庭兮紫波，復瀟湘兮綠水。或暑雨兮朝霽，作涼颸兮暮起。黛葉（一作質）青跗，烟周五湖，紅葩絳蒂，電鑠千里。尤見重于幽客，信作謠于君子。爾其珍族廣茂，淑類衍御（一作傳），藻河渭之空曲，被沮漳之淪漣（一作漪瀾），燭燦漫而爛熳立（一作貞），修漲之田田。豈直永區澤國，江潛海壖。是以吳娃（一作姬）越艷，鄭婉（一作媛）秦妍，感靈翹於上朔（一作節），悅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以（一作為）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衆香（一無三字）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予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許（一作特）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予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

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而退予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驅動盪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一作）披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一作合）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裊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疏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上下（一作下上）次鮮鮮（一作）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籠晝薰宿露宵裛（一作）或的的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飄然如舞或儼然如思或希風如吟或泫露如悲或重然如縋或倜然如披或迎日擁砌（一作）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玉欄滿風流霞或（一作成）

波歷階重臺萬朵千窠西子南威洛浦（一作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顏已（一作色）酡角（一作多）衒紅釭爭嚬翠蛾灼灼妖妖（一作夭夭）逶逶迤迤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發（一作）銀燭爐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西京賦金釭銜璧是為列錢）凝睇相看曾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早（一作旱）天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以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窗紗彷彿息嬀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脈脈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

人醉焉香取有酒如澠焉坐筵一醉是藉兆如其
它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脆落羣類獨當一作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比蕊如金屑粧
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知天然歛迹獨李衡出鄉
蜀肯濃木蘭潛逃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
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
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喧昌一作然而大來曷為
少木之命亦有所而塞亦有所而開吾欲問汝曷為
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玩以徘徊

書帶草賦

陸龜蒙

彼君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沒後代還生有味非甘
莫其三山芝桃無香可媚難將九畹蘭爭叨詞林畔
種在經苑中縈翠影臨池恐彼芙蓉見貌貞姿傷砌
愁為芍藥相輕發葉一作抽英因人受性紛稚圭池
上之宅拂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與術安得返寇
未嘗輒入明庭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蕊
未倚於漁兔蒲茸獨詠於詩人緗亦曾泥潘令儒知
白茹風常遍起宋生惟道青蕪栽培只倚於賢傑搴
擷長憂乎雉獸出匙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殺伯牙
山水之情值儒編動盤齒陽秋之思敢曰求友寧忘

慕義吳娃搢上空羨苔游魏主帷中惟通蕙氣或乃
蘭焚越儆蕙茂周原由搜其及與詠徒存此則對仲
舉蕭疎之室處于山搖落之園和謝深宮豈是帝爲
帝如非侯逢迎龍言能憶王孫徒愛其歛疎煙披曉
露弱可攬結匀能布護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而何
干好惡金燈照灼尚驚泰帝之英粉蝶留連真詡羽
陵之篇爾乃高推葯瑞許附蘋我則惟親志士每
聚流螢豈便離蒿萊於隙地希杜若於遙汀儻遇翰
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於青青

少木 多 齡

香荔錦子
凡口亦有
不知者乎

南陽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
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予往在西掖嘗盛稱之
諸公集作莫之知而固未之信惟舍人劉侯弱年作遷累經
屆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旨之極也又有一
謂字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
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荔枝賦序
蔕藥房以攢萃皴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
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炯然數寸猶不可匹未至
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援蒲桃以見擬亦古人之
深失

荔枝賦 張九齡

無地勢以衒容有天被而作色擢影後凋一千年而作益流形入夢十八載而爲公不學春開之桃李秋落之梧桐 宋松賦 李紳

夫受天地之正氣亦唯松栢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美其後凋豈無它本莫可儔匹乎常欲錄之爲物貞若有餘而華滋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幽巖之中與松竹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灑灑宛若黃揚而目猶停雪因時不改斯得之具美矣惜其生于晚遂人罕知之偶爲此賦以貽親友 柳栢賦序 李德裕

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此斯子張之容雖盛柳惠之

貞則卿有張孺之正色無思曼南史張緒字思曼之風姿數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企瑤林於塵外方玉樹於前墀 柳栢賦 李德裕

爾乃春光變色夏景閑松枝藏戲鳥葉間殘虹 竹賦 楊炯

不起林而獨秀必固本而叢生爾乃半拜十步綿連元曉莖受露而將低香從風而自遠聞昔日之芳菲恨今人之不見至若桃花水上佩蘭石而續魂竹箭山陰坐蘭亭而開宴氣如蘭兮長不改心若竹兮終不移雖處幽林於窮谷不以無人而不芳 竹賦

靜而處順不得近於階墀長未當門獨遺月然宿雪

幽蘭賦 喬彝

燕姬夢中殊何名而不遂蜀琴曲奥奏何聲而不新 幽蘭賦 陳有章

蘭兮若遠山之松柏泥兮若平郊之烟霧春蕩蕩兮景物華承芳卉兮精落花莫不文階兮鏤苑碧地兮青垣別生分類西京南越則鳥韭兮綠錢金苔兮石髮 青苔賦 楊炯

宿雨霽而猶在曉露裛而正鮮熠熠有光耿空永而炳若累累無數遍池塘而燦然宛轉而魚目飄衝融而蚌胎未堅若轉於囊乃是江妃之珠如寘於盤

遂成泉客之泣 荷珠賦 白居易

日斜柯而水快聲疊葉而雲爭韻在口吹聯節綴如連觴葉和心而不定飄若懸灑烟分而暈猶濕萮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顏色個個生悲蜂咋葉而先盡鶯踐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而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前烟治風條翠被 采蘅賦 陸龜蒙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給事中

雖手揮絲綸而心齊閑邃絲綸所屬掌推起草之能駁正是司更接遊闕之寵（授李懷蘇碩諫制）

勑給事中之職凡制勑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故不得於常材求之必擇所令而已（授鄭覃制 白居易）

諫議大夫

掖垣密勿宇列貴綸仙閣從容文一局飛沆節蕨闕之任惟賢是擇俾登于式寵諫臣（授庾敬休制）

著書微婉東觀是稱起草閑邃南宮所重（授吳兢制 蘇頲）

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謇謇言毅色匪躬忠良（授高適 賈至）

數共工之舉不敵亮聰辨極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別邪正舉獨上言以為公議胥與如盤革於左右渙於轉糺謀於列於公卿勿沽小名以任大節服官業期於有終（授元稹制 李德裕）

中書舍人

文辭為從政之端忠孝是立身之本分符作牧其所仕聯賜筆題工咸推諫務（授崔琳舍人制 蘇頲）

秋孫有後且閑得風之奇故秉多才推著雕龍之妙（授裴諗中書舍人制 崔嘏）

勑兩省設官之重宵代吾言故條禁之章漏泄居其首而務緩於之受選者率用靖默寡欲之士然後若得其官歷光啟扃情不急處然有倫定志而靜專其謀好古而敏求其要鴻是四善識於一心則攻學與文嘗試之於禁闈矣能於散地自安素風不去乃資公論復典訓辭夫入官惟勤執事惟敬荷禮禁以無私則如身而布令行之克終利亦吾往可依前件（授盧光啟制 錢珝）

勑遷不欲速則人將競遷而不安其職也掌誥故事多用外郎歲滿而升乃正郎位歲又滿始得其秩所以持重官次展張辭榮有毛羽者不亦樂於翱翔乎具官王鉅斂於內而秀於外其發也為文章援於禁垣奮以健筆若夫規格則有輕浮試之三年未嘗亂日且留講學必務本根令掌誥再遷一如故事論諸游宦於爾甚優雖佩金章佇光飛步自茲而往厥路彌高敬而行之何患不到可依前件（授楊鉅王郎制 錢珝）

中書議謀是導皆典則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慎密為先（授鄭延昌制 劉崇望）

知制誥

夫推判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一作非不榮重、然乎左右前後、力求正人、如親欲休、不宜疎遠、亦猶有聲之玉、無類之珠、不置佩服之地、掌握之上、皆非其所也、宜自敬重、無忝吾言。（授韋覲史敬休制誥自左易）

勑某官某、夫寒與申命、以進退在位之士、而指其否臧、兼儆百職者、本乎聖人之法言也、法言之不為浮言而已、知言之士、過實必蓋、因使出辭、當能近法、矩積中有美、欲昧而彰、永惟季父、令名常恐所丞不以一作百川學海、進則至焉、吾欲激而成之、是以擢居禁省、往司明誥、罔辭法意、至不漏不踰、汝為能矣、可依前件。（授馬異王俊制誥制 錢徽）

起居郎

理識清暢、襟靈夷雅、器學精微、屬詞婉麗、甲科對策、嘗副求賢、左史記言、用觀書法。（授韓佾起居郎制）

起居舍人

雅淡不羣、清貞自遠、學探微旨、詞造幽典、立心有恆、常慕直臣之節、書法無隱、可補良史之材。（授洪子輿制 蘇頲）欽哉、秉筆記言、直筆不避、則書法以無隱、俾舉能而有聲。（授崔鉉起居舍人制 蘇頲）

左右補闕

文帝侍從、朝夕論思、匡我詐臣、以箴朝闕、君有事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於歷朝之清選也。（授薛蘇常袞盧文政制 自居易）

左右拾遺

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皇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况予寡昧、固多遺闕、不宿才彥、安能知之。（授盧告左拾遺等制 杜牧）

通事舍人

占對閑詳、風規韶茂、鵷庭分職、已命膏梁之嗣、贊揚敷奏、佇揚賓客之言。（授韋元珪制 蘇頲）

翰苑

翰林學士

勑、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綸命、立內廷、甚難其人、爾中吾選、朝散大夫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上柱國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授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一作繁詞、剗削一作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典訓、凡求

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集作爲)中書舍人以
司誥令(一作司誥)皆出股肱前席與語及背改甚開朕
心是用命汝(集作爲)爲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
寵(一作貴)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爾宜率(一作守)素
履思永圖敬終如初足以報我可守中書舍人充翰
林學士仍賜紫金魚袋散官如故(授元稹制 白居易)

南省

左右僕射

門下尚書佐理四方取則端揆成務百工是師非允
具瞻孰康庶績封州流人劉幽求風雲玄感川岳粹

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忠以成
謀用若投水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謀盈啓沃之初存
讜直以不回(唐書作顧又作讜)爲奸邪之所忌霧消頻露諸
端(後篇作猶)济發元宰見遲讜人孔多既誅(唐書作殄)群兇方
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
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大(唐書無大字)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徐公仍依舊還實封七百戶并賜錦衣
一襲主者施行(授劉幽求制 蘇頲)

勑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次況朝
廷之大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儀刑於(集作以儀)

百辟乎惟爾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
吏部尚書韓皐始以直言事代宗皇帝司諫諍後以
文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爲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
憲宗皆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
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際未嘗以恩幸自寵於一時
當趨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苟虧於衆此豈所謂徐公
之行已有常而詩人之風雨不改耶且君欲聚羣才
兼勞揆務頗倫擬有異優崇罷去職參正名端右(集作授)
俾絕積薪之歎且明尚齒之心凡百庶寮無忘
咨稟可尚書左僕射餘並如故(授韓皐制 元稹)

往者寇孽亂常關洛多故爰奮其旅以先啓行大城
名都所麾必克元兇巨猾傳首相望定齊休士有建
威之得雋破趙會食亦淮陰之用奇漢東汝南專制
千里總三軍之號令兼八使之澄清約已撫人守(集作)
者 公遊職訓卿以禮載寧於水闕左賦從海繼入於
王府四封不聳一紀于茲況忠徹之勳邦家是賴陜
郊巡幸憂國存誠能釋位以勤王亦見危而致命疾
風途勁何日忘之申伯于藩自當藩勸韓侯入覲宜
有寵光(授李忠臣制 常袞)

艱危致命出入勤王中興之勳葬帥難尚雖暴驕之

北至高闕淮陰之東下非些積事度長抗衡（集作與）代自受任丁里鍋于南河靖安罔或摩工封域弘衍風教宣明恣意優遊貢於文吏治仁化於戶俗息焉論近誠其保塞之勞愛人省刑字我小朝之典載修賜貢以奉京師其者復彼河流省其役費（按今狐彰家）

左右丞

昔行排美舊使歸高明暢襟懷（一作開）華風表昭典墳之芳潤總詞賦之筌蹄處常術於化公迹自勤於爲政爲人登數已聞書版之精六官於才更俟彈珠之妙（按制知星 鄭）

尚書丞掌決百事權轄六曹晉魏以還右（集作於）左惟有立者可以斷之惟無暇者可以律人（按孔戣自君易）

吏部尚書

務其省約加以躬親小大之政必關於慮出入晨昏止舍鄉亭先訪便安以之均節（一作以）事積而不亂理簡而易從故得井賦田租滿溢汲務方舟而下以給中都（按劉晏家）

勑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以（集作已）還解由茲道先皇帝嘗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能爲人師或付以兵柄俾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臣嘗經一日造吾膝汲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原其心體不唯勤能者感來者日不敢失墜先志也（按崔祐甫）

咨爾用崔玹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來（一有字）宋璟李義掌選部亦能遏絕謁託（集作嫉）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按鄭絪自君易）

兵部尚書

黃門名遂身退則闇吉老屢賢尚齒不忘求舊鎮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上柱國韓國公致仕仍給全祿及品子課朔望朝參韜仁歷有將相之材樹忠公

之績入稱三傑帷幄所以運籌出總六師塞垣由其卧鼓恐私恩而御物能而和於衆推心以得士更成於李徑故能居室而應在邦必聞洎養疾歸休辭榮及禮用植滑稽之兆空想溝陽之阡乞言緊賴寵德攸宜佇增慰勉之榮更遂撫金之樂可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餘如故主者施行（按張仁愿 孫朝）

勑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爲先皇帝諭予小子曰堯肯有神草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用之爲神羊屈軼斯可矣予小子

鑚丕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初闕付授邦憲且欲
（集作傳詔二字）丞相以降皆畢下之（集無此六字）以示優遐朕亦
嘗命安其步武無爲削肩之儀而釋屢以疾辭不寧
其職又焉敢以勞偪（集作）之故須先皇帝舊臣爵晉
僕射何季玄病足求免猶命坐家視事張子儒拜大
司馬仍令兼錄（一作領）尚書則別理不獨專任於鄰符
端右可以旁稽於我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持平勉
居喉舌慎所觀聽爲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
兵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授李絳制 元稹）
我則有遺蹇叔爾前不如王陵割竹遂行伏蒲未足

還好爵而來惟辨色燕閒門而退乃韜光（授陳夷行制）

戶部尚書

器無不綜合清明以見讜言有可觀負忠諒以居直
質者任言河尹聲滿洛師奸豪懼秋霜之威孤老懷
之愛故可兼于五物書以萬人（授畢諴制 蘇頲）

刑部尚書

黃門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迪政刑部旁求望實登
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一作舍人）兼檢校刑部尚書兼知
制誥昭文館學士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李夕恒碩
之寶衣冠之華業總四科才抱九德爲邦理要洞入
精微當代詞雄居成準的忠義得在公之體清修
行已之用紫泥掌誥雖當王言黃沙定是懸人命
務存欽恤允協鈞平伊洎述於西垣宜正名於北斗
可刑部尚書學士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授李乂制 蘇頲）

禮部尚書

敕尚書左（集作右）丞韋綬等朕以（集作在）東宮皆先皇帝
垂慈聖之德念予冲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
禮樂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我約我日就月將俾
予于（集無于字）今不至聾而克荷丕訓大賜厥光賓綬放
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踰旬月或自郡邸或自省

署敍擢寵用爲丞郎給事中官雖超拜職亦具衆師
道光而心愈讓人彌貴而身益恭宜更褒升重爵輔
導以綬精粹辨博有先儒之風可作秩宗以旅端明
愼重行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規度得有
司之體可蔵冬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禮皆重
任清秩予無愛焉茲欲表二三子道不虛行而明予
一人德無不報也綬可禮部尚書放可加部侍郎公
著可工部侍郎餘官並如故（授韋綬韋放丁公著制）
渭叟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日有功於人者進律秩
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怯夫宰相佐天

怯不欲過過則不終文不欲繁繁則不逮。（授高元裕制）

度支郎中

達識含精長材致遠秉彝尚吻金鏁自明當劇居難于將獨割周歷臺閣綢繆臍鍊休聲與政亦克有終底慎財賦之殷枝計單闕之用（授裴佶制　常袞）

金部郎中

明以在公直而履道解題紛署爰畀建禮之綱位總金曹宜轉司徒之屬（授蔡某制）

倉部郎中

勑周制倉人以辨於邦用廪人以待乎匪頒後代或

均輸或平糴皆周官倉廩之職也於戲王者藏於天下吾何私焉收斂以時儲蓄必謹俾夫克荒無患貧富克均宜詠京坻之詩勿守豆區之恨可（授倉部郎中制　劉禹錫）

禮部郎中

勑司封郎中程休文郎中應列宿之位御史為準繩之舉紀必以德任難其人況於四海多虞兩京未復臺省樞要非賢不居或以節推或以才擇可守禮部郎中（授程休文制　賈至）

祠部郎中

多才多藝知微知章歷茲艱難屢有籌畫宜兼亭省之任仍總師戎之役（[illegible]）

主客郎中

勑洪制尚書郎四人一人主管部成帝又置客曹主外國戎狄事皆今主客之任也其後或東西列職左右分名執其行人之家授其外臣之務制聘則定位晏會則辨儀殺我四門際于九譯用委鴻街之政克資紛署之賢（授……制　[illegible]）

膳部郎中

黃門中大夫檢校太子洗馬鄭某雅志素融識務豐閑遠備聞前言嘗習故事來遊博望既增清道之華

入奏明光宜副用擇之寵可行尚書膳部郎中散官如故主者施行（授鄭某膳部郎中制）

兵部郎中

黃門朝議大夫行大理正上柱國李格識直方在心公（一作）清而轉勁通明庶務吏必歸文故能譽滿簪纓望華臺署鵷鳩作士雖參聽訟之言司馬訓兵重政握蘭之任可行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授李格制）

勑吏部郎中掌綱從官天下之文武重事也兵部郎中二員一在侍從不居外省勞求其一頗甚難之而

執事者皆曰近以文章詞賦之士爲名華出此若坐
至公卿閒達憲章用是希少而吏曹郎嗣復州里秀
其議論宏博宜其所長自多然而換剔吏事細大無
遺用副簡求允謂宜稱其試守敕任爲予簡稽苟能
修明旋議超陟可擢 知尚書兵部郎中餘故如 授楊嗣復

兵部郎中 元稹

御史府紀綱中外肅雜而案故常以待御史一人總
其庶務政無大小與不與焉必擇得舉中臺郎之
可者以兼領焉既而第其勞績以能昆吏涉明者必
載遷於省閣當選者復歸入於屬郎此其所以爲重

也 授王政雅制 李虞仲

職方郎中

久於服部頗有敏效亦既勤達不怠厥職掌我方輿
宜從序遷 授

駕部郎中

貞固幹事達理明敏績推勞於位必才必關於虞劇
授 制

庫部郎中

今之正郎班望頗重中外要職多繇是遷故其所選
不得不慎必循名質而後命之 制 授鄭覃張士階 白居易

刑部郎中

勑前長安縣令許季同前萬年縣令杜羔等輩自郎
署分宰京邑而長吏待之小乖常禮雖同辭託疾一作故
動未得中然遠恥以避道不失正各從免職亦既
踰時況文行政能皆推於衆詢諸時議宜有遷授尚
書郎缺方選才良憲部人曹俾膺並命季同可刑部
郎中羔可戶部郎中 制 授許季同杜羔 白居易

都官郎中

黃門通議大夫行太子洗馬高仲舒洽聞强見履蘊
居濯士慕清師人推至行崇賢全德已膺洗馬之榮

建禮求才宜拜乘輿之寵可行尚書都官郎中散官
如故主者施行 制 授高仲舒

比部郎中

稽以簿書辨其名物俾夫會計必得無差允選
壁郎以臨計吏可 制 授比部郎中 劉禹錫

司門郎中

勑朝議郎前行左司員外郎柳演色莊心勁聽學能
文堅守憲章務從然望爲時所重滿歲當遷宜罷臺
轄更司門鍵可守尚書司門郎中散官如故 制 授柳演 蘇頲

工部郎中

文翰之樂迅捷若飛雖觀者已煩而作者甚暇膺臣
盡善賢帥盛稱（授辛巨川錄事制）

屯田郎中

周以司徒職漢以侍郎訓田今則務切如雲任專
列宿總於豫政克紹公才（授屯田郎中劉晟制）

虞部郎中

往還臺閣已叶於初從今掌衡虞俾光於重入（授王[illegible]虞部郎中制　蘇頲）

水部郎中

朕以霖結在（胡宜切）滿兵權封城藏書之府煨燼罕存

爰委猶宜爲我採摭而爾能求輯言來貢之書欲以
先王之格言廣我視聽思列聖人之行事規我怠荒
寶嘉乃心斯驗風志（授溫庭皓制　薛廷珪）

左右員外郎

金曹典事頗効精勤白簡稱達次聞堅正（授獨孤[illegible]　蘇頲）

吏部員外郎

勅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歷代以來諸曹郎之中擇
其踐歷久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今之選
任亦由是矣兵部員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課績
可以具美宜盡厥官歲調方殷勉勤爾事可吏部員

外郎（授李建制　白居易）

司封員外郎

朕欽精念用恩不勸千慮當懸在職以視其徒先委
宗卿精爲内舉量能考行歷試踰時名數則多升聞
益寡倘膺是選諒有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於臺閣
達道慣常義綱於王法謹身勵節思豈讓於他人
（授李知止制　孫逖）

荊玉韜含章之美霜鐘蓄待扣之指（授馮昭制　崔嘏）

司勲員外郎

清操默識爲當所重俾對聲於勲府宜矯步於仙闈

（授李含章司勲員外郎　蘇頲）

考功員外郎

士行純粹文詞典麗當以許其清秀職事推其綜核
（授裴耀卿制　蘇頲）

戶部員外郎

昔宰避親良才久滯（授張倚清制　孫逖）

展四體以事我秉一心而律人靡不有初（一有鮮克有終四字　徐彦伯）
非爾無忘於自勵其下當謙予戚幾乎有聞（薛廷珪）

度支員外郎

清真不雜恬雅自居部劇著於祠曹養能傳於宰邑

頃聞出佐方馳下之聲爰佇入宮楷屈黃中之美

授李元紘制　勑斷

金部員外郎

縱橫之辯嘗亦專達緣飾以儒素推禮敏恭訂（集作久恭）

奏議頗練朗章宜從滿歲之遷俾轉（集作分曹之次）

授崔夷甫制　常袞

倉部員外郎

大凡南宮郎皆非慎選者也況地官之屬有推案盈

凡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故員郎不可除皆缺不待

滿歲遷（一作缺員不可曠皆缺郎不待滿歲遷）舉劇才難斷可知矣　授崔

鄭制　白居易

禮部員外郎

勑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

外郎之謂乎凡殿內御史翔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

滿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選歷彼踐此

僉以為宜況怒飛青寅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九

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外郎　授張元夫　白居易

勑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

容駟高門虞氏以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

誠感幽祇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為理官囑

致在呂宗諫傾王室將相用辟忠良受誣而深念郡

獄之冤周非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

輕仁為己任有是陰德宜畢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

溫雅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

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徐商制　李德裕

刑部員外郎

精力於學五經之大儒思於文三變而合雅繁年

秉直及審盡規　授孫景制　常袞

雖近還柱史未終滿歲之勞而高選星郎實在一時

之俊　授崔滂工部員外郎制　常袞

中原未寧鄰國是協俾領攝於郎署為專對之使人　授裴薦員外

膳部員外郎

頃主方書兼毗戎政澹雅高潔在公著美　授房宗偃制　常袞

兵部員外郎

朕聞承選則彝倫敦滯賞則勞臣息兼用兩者謂之

政經夫南寇右掖至于中臺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瓊

歲之內周歷諸任豈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賊（集作）

疾傷議臣脊冀之間交以禍端相嫁首自青溪窊中

提轉九押闔之書馳於諸鎮使承宗旋否隔塞一朝

詒然納質獻地克終於善承宗既殁承元授事者又將朕教告命于承元萬衆無一作讙譁一方底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多士無忘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 授柳公綽制　元稹

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往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華者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荀佐吾丞相以善政開羣蠻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又知是汝道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一作矣前言在耳安可弭忘 授李虞仲祠部制　白居易

徐綰以丞相之子爲尚書郎人得見於會朝而不得見於私室其言不敢近政其動未嘗違謙 授賜緋徐綰李光詞制　白居易

職方員外郎

或丕承清緒多負美才或危言正詞有犯無隱或練衣替各擢伏擅紛或馳聲翰林文詞藻麗或知爲吏道吸事詳密 授李何忌制　賈至

駕部員外郎

爰以詞學咸振文吏踐行貞固用心誠懇人祗事郎位求才 授趙昇卿制　蘇頲

庫部員外郎

理懷沉正文藝優深內府兼名已馳聲績中臺按務吏修良能宜收起草之才俾昇握蘭之位 授崔玄暐制　李嶠

將謀韓朕之職宜選子方之智俾登仙署仍佐中權 授趙良器制　賈至

刑部員外郎

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鞫庶獄多叶平允一作反 加以溫敏靜專可當是選 授王鎰制　白居易

近以江淮災旱睠切疲黎爾忠實往申慰撫攬轡有鄰人之色登車一作車 多濟物之心 授李行修制　李虞仲

都官員外郎

早登學省用洽儒流喪紀外除素冠未改弟允有裕清論多之處以彌綸之職當茲俊茂之選 授崔發制　呂袞

由御史屬爲尚書郎選擢之重難踐歷之清切所以廣練材之道也展君子之小用練國朝之故實直方之氣僉論多之文藝之優前輩高許而昔乘驄衣繡爲我憲臣指佞理輸格居官業將其久次爰俾序遷 授沐秘逵張支婁制　蘇頲

比部員外郎

自執霜簡頗振風憲頃馳精赫一作軒允詳使命 授莫藏用

比部員外郎　常袞

司門員外郎

弘正上言以爾嘗居憲署亦領郡符通於吏術素傳儒業是可以分列宿之位理聚人之財爾其佐我才臣資於國用無俾逋賦以闕遺利（授高弘裕制）

工部員外郎

惜懷修暢臨事明允執憲綱遠以文從吏五材審用百工爲職（授李全昌制　蘇頌）

項將軍辟士權資孫楚之坐籌今會府掄材復奬馬宮之射策（授羅讓制　元稹）

屯田員外郎

嘗以藝能再昇憲府聞其奉使亦甚稱職往來萬里勤勞一心而泝病經營形告逾歲還居粉署用應星文（授蘇彩制　崔嘏）

虞部員外郎

諫諍之臣入言於從勿之際卒下莫得而知然而政有汙崇由爾之得失也（授丘紓陳鴻制　元稹）

水部員外郎

奕代儒雅門傳教義塵襟有粹詞韻含清雖職尚安卑而才方致遠連枝所寵爰服於棣華起草升榮俾光於蘭握（授王琪制　蘇頌）

勑登仕郎守國子監博士張籍文教張（集作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爲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今又發名揚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爲宜者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邪不與之態名何以奬夫（集作奬之）不汲汲於進者可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如故（授張籍制　白居易）

憲臺

御史大夫

門下周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耆舊作匡邦直繩可天憲銀青光祿大夫將作大匠天水郡開國公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讒缺清而長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敦在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聲聞海內名動京師膺集是擧目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封勳如故主者施行（授尹思貞制　蘇頲）

黃門三台副職百寮之師紀綱是任莅事惟能國子祭酒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東都留守宋璟含純粹之德秉清剛之氣學研精以辨政文體要以經遠吉

人之務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自具
陽秋立誠而不附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常
剛決心之任靡悍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一作毅
然當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儒夫有立
俾光天憲式副人瞻可御史大夫勲封如故主者施
行 授宋璟制 蘇頲

黃門副相之重寄察取則爰擇其綱錫之以印河南
府尹上柱國武威縣開國子李傑直清浩素剛斷精
密學究文儒才優經濟物害滯刑君遇盤根人或蒙
永似開明鏡必公而慝本集作惡王 惡道正以閑邪河南

擢聲天下稱最必檢齊肅恩弘長風猷俾其立朝用
爾敦俗可御史大夫勲封如故仍馳赴京主者施行
授李傑制 蘇頲

都輦之下居百郡之首尹正之重俾四方承流苟或
袍鼓不驚豪右自息所宜增秩以稱任能 加劉楚制 李虞仲

御史中丞

純至之心求忠出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清以
激貪靜而鎮躁 授崔沔制 蘇頲

黃門貳彼副相一其三獨不任宏才孰膺高選朝議
大夫守給事中上柱國李懷讓直方孤標清迥特立

祗肅文儒克修典禮持疏網而不漏脩嫉惡以閑邪
泛虛舟於自然不近名而週實必能克去煩苛之小
節知憲章之大體允符輿議光踐中司可守御史中
丞散官勲 制 授李懷讓 蘇頲

果斷之用操利器於鋒端通明之識置煩文於度外
授蕭嵩制 孫逖

自任以長府委之平權備聞堅正深叶和均將寄朝
綱允副人望宜資貳於南臺俾肅清於東都之 授盧從 孫逖

分總戎詰禁之柄處導俗宜風之長講求典禮以訓
三軍精覈文法以檢羣吏期助孤老懷和遠夷峴南

之輕求綏帶蜀郡之得賢樂職交修文武備諸古人
而貞方侃然清峻自處端本靜性一作末 未嘗及私固
可以準繩朝廷課第郡國 制 授張敖丞 常袞
動有風規成禮樂之度行為操準是衣冠之則 授盧裴
見光齡制 丞

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於朝端況副相方
欽臺綱是領糾正百官集作又作屠 爾得專之 授薛存誠制 白居易
項居臺憲累大郎位持平守正人頗稱之擢首諫曹
咨望益重今副相虛集作缺 位中司 闕 授柳公綽制 白居易
皆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僞必知天下如

一稱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制目皆條決令必行私
家知禍加那他人存敢舉行之非難 集作 故用正
臣委之所也 制 按唐有員外故

況皆制語可令臣子竦然升拔

吾閱元和遺事嘉爾祖執憲之能銳竭可尋風聲自
在矣延及爾克本貽謀爾又歷落開懷精明照物姦
譎不惑疾惡自疆出典諸而理勝辭豐第中乙而以
文兼行且屬多艱使于列藩與諸侯言繫安危事自
肺腸而到社稷激意氣而誘公忠選無虛喪 一作選無重發
言有讜論皆入吾耳盡知爾心與其就名而生事未
若審實以紫官 制 按薛廷珪 錢翊

漢制御史中丞入朝得與尚書令尊席而坐示威重
於百僚也 良弼丞相制 薛廷珪
勅御史中丞以獨坐為稱豈特崇貴之而已將以章台
糾是其官條耳循以鵰鶚自許不肯抑公卿激揚清
風振駭良吏況長其屬者可忽慢哉 制 按後彥若 李侯

御史知雜

南臺有兩丞之選以久於其職者參領羣務近制或
選尚書郎累更執憲者稱一旨多以本秩行御史
事 長慶免制 常衮
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掌眾政剛其
丞者是選尤難 制 按首元恭 元稹
新近歲以來剛柄多缺朝綱國紀歲委中憲而侍御
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 按崔官制 白居易
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宿糸其事
以重風憲如曰疑廢族清貴能文博學人倫表儀
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
以爾處躬肯居內延卓其儲命自以疾去于今無之
頗倫其言如我自得 制 按鄭處晦 杜牧

其長之官

君之臨

古星之庭貿生屈軼安得今之服冕不若其古者之
為草乎 授賜紫金魚袋 王搏制 錢珝

持紀綱以肅于中司書言動以歸于太史二者亦重
矣而躁競者徒利於轉遷貪冒者止貪於清近惝以
職業則杳如物外遂使南臺無典籍可采東觀無注
記可求 長王搏制 李蹊

侍御史

檢屯河右克贍倉儲校律湟中載清爽落 投所舊制 李友秀
長餘已幾擊隼方秋宜貴寵章復膺清憲 制 長桑李容 有蔡須
勅通直郎監察御史裏行騎尉褚珍清識雅致遵
文膽學養能見其盤錯臨事杜於肯棨比鷙悍聲且
持嚴簡逢二庭之寇無乏於饋軍徵萬里之兵有聞

於赴敵念勞斯屬懋賞攸憑增遷御史之端式寵侍
臣之列可侍御史勳如故 授褚琇制 蘇頲
敕朝議郎行司農寺丞張遊清方自居專直上撓秋
風始擊每勵鷹鸇歲寒後凋斯見松柏國儲在於紅
粟王憲持於白簡式寄人天之重更聞臺閣之選可
行侍御史散官如故 授張遊制 蘇頲
巳畏神羊執心不同先聞擊隼宜在鸞階 授游子書制 蘇頲
敕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杜暹禮樂之器直方劬飭
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馮宗文儒之業堅正在
心咸以清公副茲望實風霜既肅臺閣推美持我邦

憲載穆昔談俾遷周史之能更奉楚冠之任並可侍
御史 授杜暹等制 韓休
法者古今所以 集作以字 公共也一日去之則百職盡墜
是以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
持紀綱季代 集作氏 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朕
甚懼焉 授裴法制 元稹
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劾國朝亦有藏
豸正殿之劾君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 授李蔚制 杜牧
敕大理丞溫章朝廷用人不獨取名聲暢茂曹唱羣
和而命之至於御史府尤精才能以責官業前皆陰

卑眾吏醜成奸詐焚我稱聚其主事以火非上聞付
于理寺而章於群疑之中獨出明見此今左驗事則
果然此真憲府之任也俾戴豸冠仍加朱紱勉思奉
職無忝我用才之意可依前件 授溫章制 杜牧
居其府則掌領推按糾稽從光立於朝則正其視瞻
峻彼風綫官號清重才資練直後尚用之不在階級
授盧就制 崔嘏
敕崔義道等吾近以風憲之任委諸名卿中外肅然
俾其按舉果於論選能核者英 月言澄濟秉葵進退
山禮 句 義進之修整也縣急 句 端岸山立 句 岩情藹

然 句 光裔之峭直也不黨 句 英華發外 句 清勁積中
句 祁之韶藹也無多謝於前修 句 聞善若驚 句 覆貫
不止 句 皎之砥礪也廟自礪於幾緊皆先術先詠求
爲聞人俾之整肅周行懸艾風教 一作教肅司 觸邪指佞
庶有可觀爾當其才朕俞其請各賜厥職懋對天付
可依前件 授崔義道制 薛廷珪
殿中侍御史
神羊其觸常聞避馬之雄多烏明飛 烏一作多 烏明飛 俾叶遷
鶯之榮 授崔鴻制 蘇頲
貞觀初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明 一作年 以

速師功名著於兩河入奉鈞陳誠效申於八校本校（授尚 平郡）
望重河海職隆宜轂尊於魚鈐俾專司於鮮族
王璽規司屬（郛制 李隋）
趣尚端雅吐詞雄暢東帝立朝既副聲實彩纓在位
逆八仙文武 制（授章 尚誥 源）

光祿卿

辨酒必良視牲不瘠祭祀之事繫爾所司往為列卿
兼戒都吏 制（授孝 貞 鈐翔）

衛尉卿

尚書之恩允歸於人秀雖親之典必洽於朝帶錫之

姻好已承綠館之榮寵其章服宜列象和之位（授從 惠重）
（衛尉卿等 制 孫逖）

太僕卿

登于副尹聲滿於宇人試乃列卿春蹄於數馬巾車
是屬建鼓攸司 制（授王希儁 蘇頲）
勑卿寺甚重不易其人或以勳以親以報以勸又何
愛為銀青光祿大夫前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
士涇去歲西戎跳入涇上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
頗李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涇也築平
涼等八城二壁塹保定平原使涇人登封麥禾以復
右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
恩見其後果有令子在吾懿親與之討論亦有（集作日亦）
尚士鮮陳將略殊有丈風訪其班資則（集作日 司近許）
卿之間嘗十年矣今乃除其憂服命以太僕豈唯報
爾先臣勞吾成理亦欲使祿遐諸將顧其愛子為我
竭誠可守太僕卿駙馬都尉散官勳如故 制（授劉士涇 元稹）

大理卿

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朝以三世法家係為理職郭
恭以律學通明仍紫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
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尚漸湮迄至于今損棄
頻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刑部奸吏恣其取舍（黃 法系度）

（廷尉制 沐約）
黃門沈者天下所共廷尉天下之平還眾既才偕明
克允宗正卿上住國廣平郡開國公荊（一作判）尚書左
丞陸餘慶早同鄉於近密久踐歷於中外雅春文雅
自然素徵清肅散風華莫不理林要劇必當和而
不拔貞則有恆正罰金於後人飛劍木於前吏念茲
欽恤深可矜宜彼白雲之典仰靜黃沙之職可大
理卿散封如故主者施行 制（授陸餘慶 蘇頲）

鴻臚卿

務局弘深文藝優贍兼飾守義直道正辭繼準愿暨樞機命府成歸平恕用有聲績 授徐有功制 李嶠

大理少卿

京兆牧部終始六年勤職惠人風化一變循吏之稱去而益彰天下之平爲於廷尉乃立其感力求直清俾之弼教敬爾祗獄 授韋綽制 常袞

鴻臚少卿

勅李崇等各以材行來服饗蒙或字人著術於封畿或嗜學見推於禮依大朝寺正官儲官學省一昔茂選爾往欽之勖 肴聞既勸斯在有 授李崇等制 蘇廷碩

司農少卿

盛禮與祭望雖重於執珪入政山農事尤殷於理粟況洛京轉漕淮海通波宜任淨豐之能選改鄭莊之奬。 授韋玢制 蘇頲

精勤從事堅白在公任以器能化於河海用納之性朝廷所難宜週職金之府更膺撥粟之審 授楊元制 孫逖

太府少卿

班資久踐職務非親內舉自於元誠正名從於列 授長□□太府少卿制 常袞

秘書監

雖混濟之量未去朝廷而玄遠之心恆對山水固辭侍從之班願在優游之地子雲寂寞雅好文詞季長博通堪典經史宜因松柏之性處以蓬萊之山 授張昌宗秘書監制 李嶠

黃門通聰文藉顯於外府有求儒雅掌彼中編左散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度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辭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鎖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可以發揮秘奧詳覈異同俾微疑荀勗之才

更允潘尼之拜可秘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蘇頲

周稱外史昔謂內臺俾領儒官是崇禮秩 授李□制 常袞

物人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爲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儒雅掌圖籍因廷尉而長秘府論者求之宜用其官自達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比不亦自多乎可秘書監餘如故 授季許同制 白居易

今之出牧優賢之任也苟星郎當塗即不敢膺其選選而帶而不鮮異者果能行之乘氣韶而苟溫足者

或自便奕具宮僚員職皆以令式作鎮衡湘顧分陝符出守荆楚賴自秘府委之寔殷二天子惠於哀人三入復蘇於旱歲丞陳章表竿執謙以為手足柔約固絕飢寒之患雖謙讓宜均休戚之懷（授韋昌遠制）

殿中監

勅殿中監李拭左庶子韋乾度等以皇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列族得皆序其衆溫膺嗣宗（集作）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賢能不敢輕授以爾拭踐履中外諭備古今主宗之盟爵有餘帑而執事者又曰殿中監總大尚以供服物當進圭進爵之禮不可虛位爾以乾度文學儒素明通政經沈意府臺挺直不撓以之代拭允謂其良仍假右貂之冠加之於（集作）宗正之首朕不能無意於吾屬也拭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宗正卿乾度可守殿中監餘如故（授李拭制　元稹）

將作監

職惟共工率以匠石受力省費稱官擇人（授韋審規制　元稹）

少府監

若被雲霧不雜風塵用將文章之選庶叶孟孫之拜於樵之少府（言制　蘇頲）

國子監

有兩朝侍從之勤監六師征伐之事雅達名理參尚儒玄遠涉源流旁通訓詁（授盧朗制　常袞）

秘書少監

慶自相門才推公器武子之德所留在人玄成之經不忘舊業（授李承制　常袞）

殿中少監

清方蘊其素心斷割成其利器用才可任惜太官之滯留備物惟殷當御府之關綜（授杜元理制　蘇頲）

將作少監

黃門正議大夫前襄州刺史上柱國陳正觀蘊器沈敏懷才雅貴在公有甄綜之能臨事有靖恭之譽頃者荆岑作鎮楚望班條皆許仁明俗稱威惠五材是用百工分職爰考掄材者（一作之積）宜膺梓匠之司可行將作少監散官勳封如故（授陳正觀制　蘇頲）

少府少監

秉節清苦用心該精學探羣言文有幽致侍臣對問敏義標差（授李虎直制　蘇頲）

飲殿中監史

史館修撰

符談之書遷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終之惟爾先父嘗譔建中實錄文質詳畧庶得其中 授沈傳師制 白居易

勑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白居易

紀綱專總於丞相筆削分任於名儒 授鄭肅虞□制 薛廷珪

秉南史之遺直補東觀之闕文左右誠曹所宜遴選鴻都講藝亦在論思 授陸□制 □□

校理

既諸仕以委質宜直道以酧知途以文行策名節趣清遠一作尚言於後世實爲秀人延閣典校丞相所請殆循階級以至堂奧 授袁□□制 □□

勑在春秋晋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普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于孫森聳髦俊並作次第叙用豈歎乏材瞻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與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遊途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昔有才之人東觀著述延集作閣典校秘書蔡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奧勉於修潔以俟超升 授蕭孜裴佶之崔沼杜牧制

披書殿讐校之文秉東觀鉛黃之筆必選其雅詞擲地敏學通天者而授之 授李□制 崔郾

勑具官楊扮士子由科而進得爲館殿史者俯視華資如拾地芥然而道不益固名不益彰則朝之華資其可俯而拾之哉扮質秀氣貫自立頗窺其所爲誠在於道固名彰之本也今既列書殿仍懷念圖奚患華資不能俯拾可依前件 授楊扮制 錢珝

書府皆以丞相爲太學士蓋理化之本在焉而集賢嘗爲仙殿之稱昔之論者亦以爲尤重今次學士謂爾穀儒學賢相之後以進士擢科今典藉散亡編簡殘缺穀紹儒學之業實進士之名儒能討尋質正請使校羣書焉寻採而藏之 授李穀制 李□

太常博士

凡朝廷禮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議議或褒貶不決爾爲博士皆得正之 授鄭涯制 白居易

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降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草具集作其章儀決但使提舉考習而已

授太常博士 杜牧

敕守左拾遺杜潒爾五廟祖常佐太宗同安生人共爲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岀升爲諫臣豈曰虛授如聞同列皆進而不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詞貢情乃今徵拔盡知其由僉曰爾以齒少有和不能韜聰或處衆矜己或遇事偏奏言於偏徵則亦和矣仕於清貫斯豈廢乎考衆惡必察之言敢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節跡去掖垣屈匪仲秋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得中道況乎緣業至重蘊蓄可施無使衆多復有窺測可太常博士（授杜潒制 杜牧）

秘書郎

三品子衛尉漢制有任子之令國朝二千石理行尤異者賞亦及之況幼有令聞服於經訓校書秘（秘 集作文）閣以獎其才（授杜衛尉常寺制）

敕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秘書郎（授張籍制 元稹）

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秘書郎品秩同而祿廪一今所轉移者欲職得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華流亦不易得於疵之吏非爾官也而翱翔書府吟咏秘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秘書郎（授王建制 白居易）

敕貝官劉敏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惟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勲勞（勞 一作能）之後栖遲於塵土中也可秘書省秘書郎（授劉敏秘書郎制 杜牧）

著作郎

外臺美其方正中省推其良直永言司典尤俟得人藏筆西垣既揩微婉紬文東觀更資博通宜昇著作之庭兼踐記言之地（授崔融制 李嶠）

祭酒

往在東都攝于西序巾卷資其導誘紀綱正其頹弊惟教之立厥聲孔臧俾崇於釋菜逾勤於攻木（授楊曾制 蘇頲）

司業

祇筵承寵已參佐於王門覆林講藝用周旋於師氏（授劉臧卿子司業制 蘇頲）

環衛

諸衛上將軍

環太微諸星有上將次將之例所以拱衞之極誰何不若句予置上將軍以禦侮率是道也平飛翕翼於未擊之前痛心疾首於見危之際稍移豊冑之間不失爪牙之任　授張奉國元領制

常從德宗皇帝潮恩于梁藉名功臣謂之定難消出分戎律人於禁內外周旋不懈于位交戟之下周廬肅然　授李演衞　白居易

朕嘗因坐朝周視百辟有峩冠擣珥華髮承弁鷹揚鷹立於墀廡之上者一旦使殿詢于宰臣且曰衞將軍率也夙號良將實著軍功嘗擁節旄兼聞善政自處之環衞委以腹心闕彼汙萊盡作文王之囿化其士卒皆爲君子之營　授契苾璋制　薛廷珪

左右衞大將軍

必在親賢用膺心膂宜領右軍之寄仍兼六蕃之任　授駙馬王翁言制　蘇頲

金吾衞大將軍

賈勇鬭義則輕於九死好謀盡忠則隱[illegible]目膺剌奸之寵雅叶彈遠之務正名不非何以[illegible]金教戰或忘何以勵其投石宜踐迹於中[illegible]能於匹夫　授李延昌制　蘇頲

驍衞大將軍

頃者邊一作庭之際孤城獨守戎羯困乏歲昔圍逼矢石交下金湯自堅雖耳漢之所歷慎范羌而莫至獨能宣我王命殫其才力不顧左殷仍於右斷厥功至矣朕甚嘉之宜登絕席之任方盛題坐之禮　授郭虔瓘右驍衞大將軍等制　蘇頲

念其生自戎旅素不綺紈既嫻法網亦可矜容加膺隆梟予嘗自懼小懲大誡所宜知恩不失將軍之節仍存兼官之重　授張直方制　杜牧

大將軍齊之三公執金吾漢之中尉或分黃麾坐正殿之前或佩橫刀立天子之側　授劉思誠李璞制　薛廷

領軍大將軍

十二衞大將軍典掌禁旅張皇六師猶藩垣之[illegible]底極也爲任不細是以出則授以弧矢驅犬羊於膚庭入則委以爪牙領貔貅於魏闕中外通用僉謂恩榮　授杜叔良制　元稹

千牛大將軍

隨行部者入則率執刀之屬以居其官去宿衞者出則勸賞劒之人以成其政　授李崇厚制　錢珝

羽林大將軍

衛青奉法必讓其功師用守正每附其直彼汾之間近胡之備史人仰化戎虜憚威羽翼任隆爪牙寄重宜光紀席用應顯坐（授周仁軌制　蘇頲）

敕具官劉崇文等漢家總率禁軍有北軍南軍之號今羽林領軍之職蓋近之矣崇文延美常以趫赳之材對濟濟之列禰夫環衛立在西階今復命之俾無遺者勉揚威烈勿怠警衛桂林屬城頗參戎俗以若納久當官次多達物情分我遠憂資其惠政入居出守各領所爲歷法甚明賞善斯至可（授劉崇文制　錢珝）

左右衛將軍

良二千石與大將軍榮爾閫門列吾禁旅並兼採路仍亞台司吾於勳賢斯謂臻極（授王知道制　薛廷珪）

左右金吾將軍

將我南軍秩高中尉以禁戎之重任委舅氏之局心隸以賢戚之望職司太子之家（授吾奏制　常袞）

左右驍衛將軍

家本孝悌身全忠懇往在周朝困於酷吏共誣良善敢誘太皇不任楚毒並加刑憲金藏乃自刺心腑見其誠節因而竊主實賴斯人則弘演納肝田光吞舌（授安金藏制　蘇頲）

左右監門衛將軍

吾以大柄付丞相日行於堂上唯文武之士參用其才耳凡親公舉亦必可之今具列爾名來（授安弘度制　錢珝）

左右羽林將軍

附枝中葉則藝極於彫弧貫含英則詞殫於絲扎（授曹徵述制　蘇頲）

敕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有材官佽飛超乘挽彊之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哭不揚不掉不迓皆將軍之令（集作命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腹心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昔予舊姻念往興懷度才思用榮以服色列于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軍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授于季友制　元稹）

敕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衛而務領者謂之美遷左神武將軍王輔元生勳閥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戎臨郡率者能名可以掌鈎陳而護建章備警而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勵初終副茲龍任可依前件（授王輔元制　白居易）

率先陳力晉不去於京師望幸傾心志有同於父老難能之節臨事始明（授郭籛制　錢珝）

左右武衛將軍

宜分職於五校，俾增榮於兩宮。授邢玄昇孫起制

奮我武衛，以列周廬。授劉秦清元制

左右龍武將軍

今命爾道謀，命爾瑤冠蟬冕，情佩刀，為左右龍武將軍，所以昭勳庸之嗣而用其翹楚者也。授李瑀薛彥珪制

左右神武將軍

況潤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昔漢文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使掌環衛，今吾用汝，猶前心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授孫凡白居易制

左右威衛將軍

陳力諸吏，曳長組於西階之下，而參將軍之位者，況假地官之秩，兼騎省之名，仕益顯矣。授徐榮錢珝制

唐起復試臣

金華是任，春秋所稱，俾適權宜，用光武事，可起復右威衛將軍，勳如故。表起復授杜廣常衮制

東宮

太子太師

文雖高古未必允當

門下孟侯之禮，雖歸於象賢；太伯之風，實尚於高節。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幼而聰惠，長則溫仁，禮樂詞歸，齊文相半，孝以為政，每思因親，忠而立誠，所以主故能樂於為善，好在服儒，占蟻穴以探微，登省堂而成賦。自奄有梁宋，作藩邦家，其儀孔臧，其德可大。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神祇唐書作人神命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公議唐書作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叶從人之願。況別為九州，必資於牧伯；良夫為國，先命於師傅。式副僉諧之求，仍光不拜之寵。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千匹、奴婢十房、金銀器皿二百事、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餘如故。主者施行。授宋王成器制 蘇頲

唐封太子不能藏

太子太傅

勅：太子太傅，古今之重任也。其使吾子日見正事，耳聞正道，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繄爾太傅之力。久虛其位，式佇端人，以爾命之，朕無懸德。可。授大子太傅制 劉禹錫

太子太保

使吾太子觀爾之道，景行之無人則虛，不求充位。太子太保制 劉禹錫

太子少師

廟堂隆棟，委以弼丞，惟嚴運籌，推其決勝，爰當峰任，固辭揆職，秋第懸車，耆年益壯，公門軾馬，朔見迎閭

唐文粹作太子賓客制

太子少傅

出領重鎮以帥諸侯入爲大（集作具）僚以長卿士歷踐中外備嘗艱虞殆三十年勳亦至矣况理心以體道知命而安肯是謂教誨之人可居（集作保）調護之任（授殷可太子少傅制 白居易）

太子少保

堅白不渝芬芳自久鮮懸秋典用簡于心調護春宮更難其選宜取才於六職俾齊名於三傅（授崔縱制 白居易）

太子賓客

翳測毫端詞詮象外昆弟承一經之業登相者代不乏人閨門有萬石之風立言者士是則效壽吝滿於故事潤色被於今典屬以疾辭用體張良之志資於德舉宜從綺季之游（授韋顗制 蘇頲）

北斗喉舌雖屬於尚書南山調護更憑於耆老而宜廻建禮之秩將登承華之稱（授鄭惟忠制 蘇頲）

門下調護儲宮典司延閣必在舉德固無虛授慶王侍讀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員外郎置同正員賀知章等衣冠耆舊詞學宗師或恬淡風流獨擅東南之美或清貞介特是稱江漢之英須當朝之冷名有錫類之純行損今教導久侍滯群書利則多龍章宜及方之四老用列賓友之任綜彼三清俾在圖書之府可依前件（授賀知章等制 孫逖）

古者選孝悌閑博有道術者輔翼太子今以宗室之老處賓師之位亦視親而教敬也（授嗣吳王祗制 常袞）

聞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為之師賢者為之友而況於羽翼元子須游東朝非舊德者孰副茲選（授孟子周太子賓客制 常袞）

太子詹事

待以客禮既任賢於調護委之宮事更持綱於彈糾

（授郭曜太子詹事制 常袞）

太子少詹事

外以凝正中惟邪賢地稱垂棘之寶門降戟華之貴（授裴君士制 蘇頲）

左右庶子

習張良以三餘之才始傅儲右史冊資入侖之重方護春宮（授王方慶制 李嶠）

並以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著於天下揚于王庭忠而在公孝以為政見義雖奪立議不同發揮文教（一作翁）綜儒術故能生此王國藏于朕躬屬少陽初建承

旌洞啓使股肱之良宜踰道德 授姚元之制 蘇頲

臺閣許其精練繕舒惟其筆贊故可以發揮夏籥光踐眷華宜從紆季之遊益重工商之作 授韋抗制 蘇頲

門下古者官術其業吏不數變將欲觀其始終因以別其能否若用捨非當遷轉不倫是開趨競之門豈曰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各逝早著朝廷所推各勸 一作 一官已經四稔猷器能有用久次當遷宜副僉諧俾膺並命且承平日久從仕者多必憑考績方議進轉但須慎守豈滯其能如或躁求是招其累速則不達謙而必享凡今庶僚宜悉朕意可依前件

授崔秀太子左庶子制 蘇頲

太子中允

銅樓候俊銀牓翹賢漢水觀風且觀形勝之務瑤山聽樂宜煎黃離之景 授于賓素制 李嶠

太子司議郎

司州總錄已授郡吏之綱望苑求賢宜在正人之列 授魏懿太子司議郎制 蘇頲

左右諭德

曾踐清秩不渝素檢自參戎府更展文翰進職宮僚用嘉勤績 授王寅制 常袞

左右贊善

雍容朱邸已刷諷議之先 一作筆 侍從青宮宜在文儒之列 授王琚制 蘇頲

博以才藝精於談吐西園月上巫開飛蓋之篇東陸春歸宜聽鳴笳之響 授吳兢制 蘇頲

掌戎門之條目精詳著稱董方州之財賦底慎惟勤宜懋乃官以疇其効 授王幹制 常袞

太子洗馬

勅昭成皇后四從叔朝議郎行黃州司馬竇元泰觀津之榮果稱外戚伏波之訓方稱後昆可勸導宗黨

儀刑門族俾登洗馬之秩同忝濯龍之戒可太子洗馬員外置同正官散官勳故仍為長檢校本族子弟事 授竇元泰制 蘇頲

太子舍人

郎官御史已膺臺閣之求端士正人宜副宮坊之選 授蕭嵩制 蘇頲

王府

王傅

俠輿切問侍從有恭推善屬師資偷德可兼溫下問 授柳沖制 蘇頲

王府官少設如此

爲人文能飾吏惠曾白簡秋隼曾飛禮闈青縑長息

就列捲于藩邸觀則易物 授崔于源制 蘇頲

敕建邦之王府置長史司馬以紀綱屬之秩序而稽

其職崇也前寧州刺史薛昌族前泌州刺史烏重儒

等皆勳代之子孫並良能之效守朕河山在念有忘

獎勞藩邸求才實思高選爵既乎以嘯詠自樂麗秀

有忠烈可佳更任王宮咸稱闕弥今之榮授其在茲

乎佇發汝理郡之力以助予維城之固昌族可行綏

王府長史重儒可守冀王府司馬散官勳如故 授薛存呂讓

族等王府長史制 元稹

王府司馬

拜郎仙署已題京兆之名爲翔麗藩式贊河間之美

授田脩之制 蘇頲

李廣多爭死之士賓嬰無入家之金 授康從□制 杜牧

京府

京兆尹

不嫌深長之意

敕惟雍設都實難其理尹京鎮俗不易其才御史大

夫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宋璟大假直清時歸方正

端莊以立奸慝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

衣冠所重人父攸欽仰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

可兼京兆尹餘如故 授朱□制 蘇頲

黃門九牧之重列爲州伯四方之則來於京兆或匪

其才負膺茲任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郡留守蕭琛

體峻而整氣剛而直慎必兼清文能飾吏惠恩可以

應務嚴明可以訓人故當權豪進心貴戚斂手三王

迭拜兄其甫嗣家聲二館粗承未若累光朝獎休命

斯允僉言所屬可京兆尹勳如故 授蕭□制 蘇頲

天府惟寮神皋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

漢以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

而選用亦惟明於辦理也山東承大兵荊棘之餘當

折骸易子之後苦心精慮夙夜思職淳鹵載作豈止

十千之郡流人自占貲驗八鄉之數 授孟暐制 常袞

前代尹京多用經術之士翟方進雋不疑皆首務此

選稱於轂下今亦因其制而進用也朝有大議訪求

所得於公卿大夫之間衆漢魏名臣之奏 授賈至制 常袞

賜諸京兆尹剛嚴近漢長

朕日出而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計事而大京兆得在

其中非常吏也誠以爲海內法式自京師始輦轂之

下盗賊爲尤 集作 尹正非人則賢不肖阿枉壅隔

塞則上下不通假以恩威用懲豪右今閭丘甫及歲

淨將施抄剝 集作剝掠又作剝掠 稚塑必有幸生之者柴頎至

吏亦當因緣爲奸公費則多而利不下究（授盧士玫制 元稹）

近歲京兆長吏數遷誠不便皆稱有其故或鈴鍵不謹吏緣爲奸或鉤鉅太煩人受其弊既非中道皆不得已而能之宜求恬和寬猛相濟者規諭斯青俾久於其職以息吾人雖表率州郡其委非輕然尹正京師所資尤急（授李遜制 白居易）

[?]將浮而投刃皆虛馭驥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禮發號鴻恩乾事而物仍安舒澈禁而冤獲帖息（授韋[?]貫制 白居易）

河南尹

必欲存於周密曾不顧於險夷可謂國之良吏朝之藎臣宜迴陝服之委更允河都之借（授李絳制 蘇頲）

洛陽設都海內均土自非選衆曠能尹宗思齊李膺之舉宜允衷安之拜（授畢構制 蘇頲）

自參紫垣之列頗擅黃綠之妙然素更中外可任煩劇河洛凋殘其來自久迭用良吏庶康疲人（張延賞制 常袞）

晉吳公爲河南守謹身廉平人服教化衷安爲河南尹政令清肅號爲嚴明離淇[illegible]之甄易俊者（崔俊制 白居易）

京府少尹

吏道尤精公心不轉郎官起草增其應宿之華匠者運斤主其乘風之妙任能結約省費馳聲（授白知慎制 蘇頲）

自貞元以來川三科取士率許刪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附其名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授張平叔制 白居易）

次府少尹

以縣尹得少尹益洛陽之重也

守洛陽縣令陸操才膺利用官歷清資當斷不疑在公必濟（授陸操制 孫逖）

者安邊之上策作分閫之中權行達理體精詳法度論兵契要先務於止戈饋運推難且聞於足食（授賈能太原少尹制 常袞）

巨源僞稱同時亦一體

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郭同玄文職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授楊巨源郭同玄制 元稹）

萬年縣尹

星閣副於求郎河東美其偶宰事殷輦轂皆佇絃歌既揚百里之風更釋萬年之政（授賈秦守一制 蘇頲）

輦轂之下豪黠僄輕攘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姦宄相聚是以前代惟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授唐慶制 元稹）

古奇

京邑令缺多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 授孔戣制 白居易

長安縣令

朕方以親人之任重其守宰欲使中外迭處周旋可觀至令於尚書省御史府以時序遷者亦皆推於公議 授楊書士制 崔殷

愼行於家能養其親也愼言於朝能保其身也士大夫有是二者列于周行者加補 授趙均制 錢明

河南縣令

士門雅望名教是先吏道通才聲塵自遠嵩邙帝宅周漢王都宜迴起草之能佇息鳴桴之聽 授趙孫制 蘇頲

如此絕材豈有擇於[illegible]世者

勑前知嘉興監盧倣前知湖南院章宙等國朝之制自外府正郎至于郡丞半刺不由會府之所選授者中外臣僚歲終得以剧薦而有司鍛鍊其簿書恭校其資級夏五月各以其名來上推前倣等或以文學而登科第或以才人早居賓幕或以利用累司権筦之繁或以廌延久佐州邦之理嘉乃成績俾其叙遷至於赤縣銅印之榮三川綱紀之任皆吾之愼選也酬其勉之 授盧倣等制 崔嘏

洛陽縣令

風雨所會俾分洛師之劇桴鼓不鳴佇獺董宜之政

授楊晉洛陽縣令制 常袞

漢以四科辟士求多器不感強明斷決者任三輔令故令四京令缺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 授崔咸制 白居易

兩畿縣令

山稱多士巳鳴琺於屬城地是由金將撰躍於馳道使助王畿之辯宜符尹賞之遷 授元敖制 蘇頲

自轂輦在鎬灃洛務輕長令之舊康吏人者往往移隸內史 授吉旻制 元稹

佇合不赦

勑河陽節度參議兼監察御史韋珩前陝州武德令李郜等作先王肯災肆赦則赫死以降無不宥免而受賄枉法者常舉（集作常赦）罪之以此防吏吏猶有豢奪於人者朕甚惻焉日者軍擾有過精之賦使吾百姓無聊王於下非珩等爲吾發覺則吾終不得聞東人之疾苦矣今美原藍田皆吾甸內之邑兩其爲吾養理生息以惠困窮使天下長人之吏知朕用廉激貪之意焉珩可守美原令郜可藍田令 授韋珩等制（集有明字） 元稹

以警覺見歎

西畿令制

此制諸侯吏府罷則歸之有司以第叙常秩近或不肯以闕謬異前部朕申明之以彼故典 授王沂制 元稹

諸使

觀察使

大張術政高選公卿（授路嗣恭 常袞）明恕慈惠史人之師也況本之以經術濟之以忠敬更於臺閣練達朝章而識暴況達可以專方面之任自湘之東制以連率委之階郡兼亦訓戒彼郡之人風所愛慕參領中憲以綏一方（授□省 常袞）

三吳之會有鹽井銅山有豪門大賈利之所聚奸之所生資於大才濟我難理於以中憲雄蕃按部慎乃教令謝其征徭無倚法作威無割下附上（授李栖筠 常袞）

五踐天臺必辨疑而取正三尹京邑不吐剛而茹柔

定其賦稅之差勵於轄輸之役事必條理人皆使安（加江西觀少進制 常袞）

古以五長八使考察風俗章善癉惡皆而離之則監部廉部其理也今之元戎有聲績優異者錫命兼領亦進律之制焉而又實其封邑遊中之以明勸（加禾彤 幽州管內制 常袞）

漢置刺史掌奉部條察吏理著今觀察使職耳桂林泰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戍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訓而化之非才不可（授嚴□桂管觀察使制 白居易）

夫疆理天下懷（集作制）四方乘皆省置何昔之有故方隅未寧務先經略則專委方伯以總統之及兵革甫定思以風化洲並命連帥以分理之朕常以幽薊一方環封千里延袤廣莫專制實難屬元戎收破新師進律因而制置以叶便宜蓋王者弛張變通之要也（授盧□□ 白居易）

鄜畤延安抵于中部羌夷種落散在其間戎夏雜居易擾難理宜選寬明之使通知邊事者委以節制（集作將帥）而綏之（授韓任節度 白居易）

西界渭河東漸滄海桑柘耕稼提封七州其間賦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明牧豈宜委之（授李□制）

防禦使

荊州上遊襄陽衝要北接漢沔利盡南海連綴吳蜀非才勿居永思諸葛之謀竹振祖生之任（授賈躬山南制 賈至）

吾以商原故地灃水攸同襟帶山川控臨甸服掌雖官之管鑰領近關之武選（授賈至□制）

團練使

古有牧伯連帥所以大明黜陟其後廉使監郡亦其任也本六條詔書察二千石已下風化綱紀實所繫焉能清箴竹之風慶入苞茅之貢事各條理俗皆便

安州章之胥　制常衮
東南一隅在吳越之境海隅蒼生連甌閩之俗既分
八使兼督諸戎翰勳任良以治煩重　授陳少游制常衮
瀘楚之裔古之蠻方雜武谿之種落通夜郎之邊徼
唐蒙開道馬援南征即其地也國朝贊制方數千里
悉統於連帥今以遐闊難守遂分督以綏之　李昌巎制常衮

郡牧

諸州刺史

是以郎官出宰百里牧守入爲三公此所以前代稱
理古也近俗俞末倒置是非省寺以地望自高郡縣
以勢卑自劣盤牙不解根蔕不除比比有之患皆由
此起　授元責制元稹
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療人之本情也今兵
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宜
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療之　授明恩尉遲銳薛巽等制白居易
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濛控淮之要三者皆名
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
來安輯膏雨吾土而膏吾人者乎　授陽潛等制白居易
且乘朱輪於國集作郡即貴長秕於王門士夫之子名
官至斯亦不爲不遇也立剸荼部各敬爾官　鄭公逵制前人

勑扼淮壓湖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
是二郡守不易爲政先是守領者多會有故歲時能
去長吏數易人必重困宜擇良二千石救而養之以
諒自登城長詵尚書郎中間又再爲州牧三宰劇縣
吾君心郵隱恤嫗及物操刀决滯吾聽有聲而愉亦
學古入仕甚自修飭河西有政次於諒焉故命愉守
吾命諒守泗仍以我職留事憲簡帝綬一加於諒
其懋之哉與日吾將以重官劇職處爾爾安得不副
吾所急用爾所長更宜以難理之郡自試耳各依前
件　授李諒張愉制白居易
勑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守澧州刺史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肇儉使酒獲戾而肇
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
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
吏數易爲其集作其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
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益漢
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
得不勉哉可依前件　授李肇王鎰湛遷制白居易
朕遣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若但不擾其心不奪其力
則蠻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

以茲往安養之（制 授王計吳障 白居易）

諸州刺史

南郡，溢作，而一作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寵，俯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想（集作因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副拔龐之登者，須念終始，生狂愚之卑者，勿理深汙（制 授賈弘餘 杜牧）

咨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八人，獲死者七人，流竄黜免僅千百，蓋以太宗皇帝上聖發勸之功，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為奸如此之衆，況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毎涉良史（授李貴等 杜牧）

續古文奇賞 卷大 十七

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以為寇，蓬、緣、巴、微，其風忿鷙，處海外，在兩漢，昔往往小反，雜居百越，溪洞深阻（制 授吳從等 杜牧）

勅康君立等，夫文吏以儒術自進，而牧人養物，固其所也，而論者猶或嘉之，而爾等各以軍功達於郡政，可謂難矣，然武有七德，而安人和衆在焉，得非皆達其義耶，深惟勸能之方，遂允為真之請（制 授康君立等）

幕府

副使

吾命重臣往鎮淮海，其所選署，賓僚得以參用，朝列以爾冠冕，為書所聞，可升天子之堂，尋入賢俊之幕，周旋不忘於中道，出處必顯其正途，稽於考績之能，俾佯茂族之望，爾能以事君之道，以奉帥，則往而不遺矣，惟敬與球，皆郡之菁儁也，能以通方佐成茂績，至今庸蜀人表懷，何至於參佐計司主領院務，統兩地之權，貺專五銖之缺，遂各從其請，以展其能（授廷範 盧藏 制）

判官

勅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為難理，蠻蟹疑豨，俚之獠俗，

續古文奇賞 卷大 十七

有珠璣瑇瑁之奇貨，為吏者不能潔身，無以格物，是以非吳隱之清德，不可以糴遠人，非孫子荆之長才，不可以參密畫，爾等皆當妙選，取重元戎，更職命官，各如來奏，可依前件（制 授王師魯等 元稹）

元翼以大節大忠，特開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贊，則其賓寀宜有以稱之，故吾求俊造之英，勳烈之胄，達朝籍而練戎事者，與焉，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則有陟明之典在（制 授張洪 白居易）

今之俊乂先辟於征鎮，次升於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而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授孟堯卿）

漾流爲漢背精美於珠泉泗達于河爰馳聲於營水慎言且間於舉奏能養曽靡於缺衔惟柾桐之可稱（投韋表代制　蘇頲）

彼量谷之伊佇（投張景順制　蘇頲）

司馬

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書書工懸帳賦擒馳輪開達彰其起草仁明最于分竹乃聽惟揚之蕃是稱重江之奥（投温撒制　蘇頲）

峨眉作鎮靈開國惟巴蜀之險接西南之夷（投樊□制）

宰邑

外縣令

詎成避馬實憚於霜威政佇遷鶯俾聞於風教（投吳太玄宋城縣令制　蘇頲）

安得天下皆華之

華陰當道東西往來先是爲邑者多飾厨傳奉賓旅以沽名譽而不親吾人爾能華之足爲良宰（投元公度制　白居易）

紛爲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漢史書之以其爲縣之才未易得也今我擇官愛人之際一朝以難得之才待鎰等四子其何如哉爲政如御不可改轍而行爲政如農唯在勤思其事無或窮人使爲盜也（投楊鎰王又濟等制　劉崇望）

劉蕃瑶等我聞焦續之伺奸邪虞翻之推盤錯古之盜之逃爲治縣之先蓋既不與縣是用保令其告也勉思齊之（投薛蕃等制　劉崇望）

嗟乎爾尚承們之子也析遊府縣消没風塵美譽成蹊孤假委地（投于尚制　孫□□）

宣宗皇帝命明法吏删刑書爲統類十編諸去繁詞而獨者元結縣令蔵某間見於養人之官殷勤深切矣憶風俗雖異戶口雖殊苟能忽於元歲則皆可觀吾方矣（投李昌侯制　盧肇）

十年兵戈兆人流散欲延軌政與百執事則所以聚人之方皆慎選令長而已或稱華胄或曰才人華胄以禮讓爲本才人以政術爲宗（投岳勝等制　薛廷珪）

縣尉

夫執藝以事上奉詔而處中其於出入謹身夙夜盡命比他官署實倍恭勤（投侯丕制　白居易）

敕乃者魏充二郡以田奏吾曹瑶等善屬文頁置闕下有司奉報明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旅思甚緻文理多通賢冷薦延宜有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具來衣錦歸去以文得祿亦足爲榮可依前件（投□□等制　白居易）

加階

績茂紹銅肯逢儉玉千齡有慶旣屬休符百里能官宜從榮獎 制 崇孝作等 李僑

勅惟元累等階之散二十有九有庸有事有叙有加用是四者以詔百吏由郎而上至于元恪曰加曰叙由邇而下至于弘罪曰事曰庸光我侍從之臣且優政政之老詔賢詔猶於是乎在堂與益近爾其敬之可依前件 制 授崔元晷 元禧

勅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蓋以階級旣崇寵榮斯異疏封錫命列土承家用等或才推粉澤豈唯五字

之工或任重藩垣自践一方之績或官居衆月或位應列星或摛提覊而分九衢或牽瑶埒而總六尚皆聿修官業克紹家風爰因慶澤之辰更舉山河之誓宜思帶礪永保簪紱可依前件 等制 授韋湛裴 崔璩

開府

尚星作範已能於金穴貴管增輝更芳於玉對三事斯擬百工式瞻伊延樞寒之對宜助槐庭之理 授王仁皎 開府儀同三司制 蘇頲

大道尚可以謀訪言惡可以風行鎮撫四夷疏磨授其二柄決勝千里法令齊於一人端誠取衆律

邊究詩書之義脩修德刑之戰器故使剛者有禮勇者有方三軍可用九伐皆魁西戎即叙中夏底寧而又精心吏職論我朝青茂周原之多豫省隴戎之外徑果執范宜之志不言馮異之功辭禮謝之端有能王畿之戎號足以光掇史冊軌度經紳今之儀同未日優异以其遜職是有進階 制 授李抱玉 常袞

漢中郡久勤戎幕車向前部仍領滌餘萬里孤軍十年連戰主書以貞師律推誠而得士心 制 授李秀華 常袞

特進

凌然剛之遠塞威揚萬里雄金山之舊族誠竭累朝

每讀古人之書見多奇士之節豈止稚侯忠孝呼韓亂紹而已哉填服類戎殺其種落茂勳則遠已寵於登壇廉秩未加俾榮於開府 制 授阿史那獻 蘇頲

氣敵三軍心節百行有卞莊之勇守之以仁有日磾之誠濟之以武叱咤則風雲廻合開宴而鐏俎周旋兼文武之全才冀古今之良將是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君最朕以蕭關尚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許可羞百雉之防爰度先是厲役旬蒞其人惟爾良能果諸子顧程功而不忽于素訖事而不勞行人比命有司參乃實効僉曰古諸侯勳德優盛則

乖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則有朝請一子以興之予嘉乃勤兼用兩者 授李光顏元帥制

古者建官取諸垂象故左右執法附於文昌以總六卿以提綱收用人之本邦國繫焉它山攻玉鮮類禹圭九牧貢金自成周鼎載朝越以同舟混車書於外戶 授張濬鎮制

河汾之氣當萃爾家禮範之宗亦高他族心或益恭諒審昌之可保性能不忝爾繼之不來 授王□□制

內官

內侍省

洪惟十二辦其二尚禁中之事所以司正伯之訓奉詔奏之嚴高選令才俾之參掌自晦吉人之辭深得侍臣之體久在樞近通乎省禁順以聽命未嘗越思洛而後行動不踰矩 授吳承涓常侍制

古之孝子有為祖世而行服三年者雖有異於禮經而見稱於史筆緊爾至性過絕常流欲追昔賢信為高行然自東西漢以後南北朝以來大臣奪情固已多矣蓋以代更文質事有變通若皆狥私懷則誰當王事 授張建方李暹制

清貞自立直直不回加以溫故知新鈞深致遠雅好六經之旨務求百氏之言以此為官何官不理以此為事何事不行 授吳承李顯制

內謁者監

去書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復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戶而知三軍之志者爾有力焉 授劉忠通尤慎制

夫榮參禁署光總內朝賛戎輅不失威儀道君臣令無所壅隔 授李全壽李顯制

內官加恩

敕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傍側皆有才能俛歷歲時合當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忠勤可依前件 授劉全禮等杜牧制

南珠照耀東箭有鈞山明見松雪之姿天靜聳嵩衡之勢詩書內積儒雅外彰 授吳希伯薛廷珪制

夜觀璿璣拱辰之列宿分華睟近晃旒捧日之卿雲配潤 授馬從朗薛廷珪制

常參緋毫亦吞文石富有事業志於討論孔光之問對不言石慶之數馬而對濯濯春柳風標迥出於群流落落長松節槩不移於霜霰縻之好爵貴則號其將軍峻以崇階勳莫重於光祿 授郗文晏薛廷珪制

命婦

國夫人

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明詩載兼圖史合或作補爰開上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封□崇妻制 蘇頲

寵其車服已循命婦之榮錫以山川更表從夫之貴長 封牛仙客妻誥 述

敕大夫於朝婦貴於室由古道也安有邦君之妻而無湯沐之地乎況魏博等州節度使特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閔公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夫族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愬有姻族之和承其蘋蘩使愬有蒸

續古文奇賞 卷十八 文苑英華 八五 制誥

嘗之潔愬當分閫之際終無內顧之憂者由此婦也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彝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一作思命邦式建小君之號可封魏國夫人 封李愬妻制 元稹

蘭儀承配於金夫蕙問更光於石窌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封石雄妻制 崔嘏

命婦之寵數有四而國邑居其首主爵郎舉職勅請必有舊章因以勸焉朕何敢愛它日小宮受朝則與伯婦俱至佩玉相顧爾家盛哉非獨榮吾相之小君亦以勸天下從夫之道也 封陸扆妻制 錢珝

椒蘭葳蕤環佩爭潔所難見欲辭之色攬衣懷必辭之心 授夫人等制 錢珝

敕齊之壁司徒左傳壁司徒主壘壁者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爲夫提封千里內資淑媛助我勳庸國進人名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燕國夫人吳氏肅雍之美夙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誦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爲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勉承膏澤以耀閨門可依前件 授錢鏐夫人制 錢珝

敕古之爲將言有老母而三戰三北者朕每讀其書而非之夫爲將者皆然則何以尉在三之義勵士衆

續古文奇賞 卷十八 文苑英華 八六 制誥

之心而逃無勇非孝之識哉苟如斯亦其母之未賢爾忠武軍節度使王蘊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顧全得非其母趙氏賢以善訓邪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陵嬰之族而已嘗錫以郡夫人之號今蘊功業益進爵位益隆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授王蘊母制 李□

郡夫人

家臨桃塞門映蓮峰賦寶實於周詩承累葉於台相宜比絳紗之學母膺青綬之命 進封賀蘭瓊母制職勤箴祭道睦姻親榮我號封無忘內則 封□□士妻 杜牧

郡君

柔順毗視內則有問於宗族溫恭近禮外言不出於閨房既屬推恩是宜用典旌之郛邑俾稱藩庶

縣君

勑古者男子生則射以桑弧蓬矢蓋取從使有事天地四方也及長而貴則光其六姻況堂高有親當室自立不有襃命曷彰令儀具官嘗爾等某氏或以衣冠胄胤或以勳舊緒餘皆知訓子之方早識從夫之義爰因霈澤各俾增封式示恩榮用光閨閫可依前件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八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古吳陳仁錫評選

文苑英華

赦書 全錄

肅宗受禪制 孫顧

門下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樞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賓奉神宗屈己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頃者家臻大僩在疚惟憂梟獍構豺狼塞路武猷戎政必任凶族國步時難咸升逆黨社稷之守但望包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林階禍稔惡伺隙乘間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藏意自宗刑國英徵日甚敬孝為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掃攙搶於紫微南宫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朕躬一旅不勞兵塗復禹七廟成舉事邁與周歷應吹銅望當歸錫令司空讀冊侍中授璽廷由立義豈曰尚親承華啓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豬宜申游霈之澤朕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彝締耶睨官名有紀年綸用憑可大赦天下

典元二年改爲貞元元年正月一日大赦天下

制　　陸贄

門下王者體立元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乎祖宗所以敬事修誠務本敦孝尊其上以御于下謹其身而訓于人百神允諧（一作懷）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部令作國之大與其重於斯）朕獨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大（一作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主是則欽若嚴奉之義缺矣朕甚愳焉洎再（集無再字）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斁禮物靡豐（一作盡）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近日（一作辰）在上春齊心承儀坐以待昭而百辟卿士抗疏（一作表）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

以盡欽寵尊猶在不足（一作何）以造功迫於羣情俯仰（一作抑）誠願郊廟孔邇瞻言莫定悼心愧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徭求因之以荒饉困窮餒殍轉死丘墟而又關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爲而致（部令作其失安在）豈兵戎之後餘梗（一作孽）尚存將獄犴之中深冤未釋（一作息）又河左（一作中）淮右逆將（一作賊）阻兵汗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啣冤足傷和氣此皆由[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忘撫災于人爲之父母實用愧恥今茲[illegible]

春月哉陽勾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懸在河中多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詿誤并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輩尤所不忍特宜洗滌待以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戰（一作陣）擒獲亦使（一作並）釋放如舍（一作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貲封一切如舊仍准前後制勑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敘如有因危効節建立殊

庸並其事蹟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翻然悔（一作改）過束身赴闕（一作朝）念其嘗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勑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有被刼制久爲脅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討日誅夷玉石不同（一作俱）焚用增憫惻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罪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明（一作順）及立功者並準河中將士例褒獎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闔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與廉讓之教得不與東都[illegible]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

丁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一作惜）
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一作最）擇授給舍郎中（侍郎給舍官）
御史中外迭處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于競勸自
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判求人務勢浮華莫詢（一作寔）
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和州者或未能言爲官擇人
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
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敘注
擬仍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
到任後政理尤異及有贓犯事蹟明者者所司錄舉
官姓名聞奏以爲獎貶其內外官負及京城諸使名

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
從（一作欲）簡約息費便人其京官外官職田及利息官
錢等或點吏詐欺移易擅賂或貧人從徒捕繫親鄰
日月滋深耗弊尤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
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頗易從比屬
兵興或隳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奸哀我勞人允可
小息其諸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差役一切
悉停京畿及側近州縣所欠百姓科（一作和）市和糴價
直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井臨寇賊州縣自去冬
已來新點召名（一作官）健子弟等並宜放散任營生業

庶經衛賊州縣百姓屋宇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戰
傷損者所在並加優卹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
并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
吏擇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至誠班爵有差所以敘
賢也厚薄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次中外相
踰至于卿士之家尚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
邪內外官祿及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與度
支邸參詳定額聞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
存社稷節著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
竭賞給未周（一作充）乃眷勳臣實用增愧應準元勑合

請賞錢人等委所司節減宮內及百司費用據所支
有（一作財）物速與給付（一作支給）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
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昇所司勘會淹歷時月委中
書門下即與處分諸軍行營并河中朝邑被脅從將
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常
存賑卹各令優給應諸軍諸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
共賜物七萬匹

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赦書 長慶元年

元稹

門下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爲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

全付子孫其何事哉彼昏盈而我勞儆也明皇承之
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
弛刑視人不動親神会一作不謹燕寇勃起洞無藩籬
六十有七年兵革大熾其何事哉據逸安而易萌漸
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畧定曾是幽
巽賜于庚衆脊賴景靈丕訓不墜環歲之内方平寧
粤予何功時帝之力而仰大夫猥以大號加于眇身
護于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如間其事歉然慰心慈
旨下臨臣誠上迫祗受大一作典禮療乎予懷尚念昔
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慶成自以為堯舜莫已若也

然而不為堯舜之行者來代無傳焉朕嘗推是為心
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為文武孝德矣其將
何道以臣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象陶堯虞舜
之行以自勉思文祖寬考之道以自勤予尚不思無
忘納海於藏諸美之名既不克讓及潤一作物之澤夫
何愛焉可大赦天下

曲赦并州管内詔　許敬宗

門下上玄育物大德基於施生前哲至仁大造源於
去殺足以矜愼庶獄得其情而泣辜兼濟含靈窮其
巢而解網朕懷此道逾切古人彼蒼垂鑒使膺司牧
爰自幼齒乃膺時屯五岳炁封豕之墟四海被長鯨
之毒茫茫區夏並懸命於焚原蚩蚩窮黎咸轉骨於
氷谷是用仁心内發與討外申吟嘯風雲揭日月而
清大祲蹀跡山河補乾坤以正封域拯其垂餌之厄
惠其壽考之安煦以陽和同被發生之既溽以膏潤
申茲凱澤之錫與自斯壞首建鴻名資此義徒遂登
大寶夫小物不忘稟靈周於兆庶惟朕懷舊植性同
其互言語地雖異中腸諭心不殊代邸今茲黃髮已
留連於慶宴在彼赭衣宜霑恩於宥罪可曲赦并州
管内貞觀二十年正月十六日申時以前大辟罪已

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赦除
之其犯十惡故殺人劫賊傷人謀殺人已傷官人枉
法受財監治主守自盜所監治并常赦不免者不在
赦例其有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
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至都大赦天下制　蘇頲

黃門扃宅中土泰里上田皆王者之都也時邁觀風
載巡展義皆王者之政也朕嗣守宸極頻移年所曷
旒而視心每周於萬邦車轍所屆迹不出於三輔豈
憚安於憚勞姑省費而休力然以設京師者不偏於

而據兵宗廟者亦候于東征究可由從人之心皆謾予之怨是用闡陽發歲練日簡辰乘和氣以應物御惠風以行令永言告至載叶俘來顧茲菲躬畏此鴻業下肇而有宮室即舊不加登臺而有山川覽今猶昔森然在目用軫于懷思弘遂關俾作寬典不忘師古之義特布惟新之渥可大赦天下自開元五年二月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惟謀反大逆不在赦限云云 夫政欲清淨詞尚省要聞者思致于乂未臻其道文書盈几閣而吏益欺詐命下閭里而人莫諭得非失於詆捂弊於在一作煩蕪邪簡而易從禁則難犯令式格勅有不便者先令尚書省集議刋定宜詳厥衷合于大體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知朕意焉主者施行

赦書 節錄

天下州郡於所公用之餘收糴年穀自備水旱以救疲人賑給及時免待奏請其刺史去任日仍委本道視察及使以在任日所收所斛斗多少文案

賞唐禮之風

太皇太后及元昭皇太后第二等以上親各與一子出身九廟門下量才叙用大長公主嗣王各與一子出身九廟子孫階位者普恩之外各加兩階無官者各賜勳兩轉仍據使去封後與一人出身委宗正司卿檢詳圖譜一房故沉缺者充數具名奏聞宗子中有行義可稱才幹足用者亦委搜採具名銜事狀送中書門下量才叙用內外文武見在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下加一階仍賜勳兩轉應入三品欠一考未足者考足日聽叙致仕官量與改轉依前致仕應赴御樓立杖神策六軍金吾威遠及皇城等將士宜准舊制量賜錢帛其神策軍應在畿內鎮將亦各賜物有差應諸道將校三品以上賜一級四品以下加一階無階賜勳兩轉天下耆老八十已上者各賜絹兩匹粟二石九十已上各賜絹三匹粟米五石並以上供錢常平義倉粟充給仍令令長親致縣庭宣詔頒賜不得委人吏致有欺隱其九十以上者仍加板授 大中十三年十月九日 嗣登寶位赦制 節錄

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莫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須其公以康濟教令所行其來尚矣是則奸人之幸

[illegible]之[illegible]朕且欲令其悛惡化之[illegible]姦比屋
可封出朔緣為惠降伯陽以內魁之于合寘嚴刑緣
尚王之恩特令遠貶旋念從夫之禮深矜自我之出
宜復舊婚再承新命可唐州別駕員外郎置同正員
郭元振往立大功保獲於朕頃因訓武頗失軍容
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朕
開罪不相及先王之制叔向豈同於凶弟庾會見稱
於哲兄劉廙不以劉偉獲辜王導不以王敦廢職崔
滌為其兄湜構禍旣進欵誠事朕有年心則無隱忠
邪旣判賞罰宜均俾踐儲卿式彰臣節可太子僕員

外置同正員國初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一房
沉翳未承恩者令所司訪擇有可用者量加擢用周
朝酷吏來俊臣周興之徒殘害宗枝毒害良善永言
及此深所痛恨其酷吏有身在及酷吏身後有子孫
亦令所司勘會甄別處分 開元元年赦 蘇頲
白身人中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或有軍謀越衆
或武藝絕倫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薦若乃弘我風
化實惟方岳必佇其人以應共理其京文武官五品
以上清資并郎官御資歷人才堪爲刺史者各任封
狀自舉 改元天寶赦

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
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
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
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
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
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
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
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于黎庶自今以後中外所上
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
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
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
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
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
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
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
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其河南河
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
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

若無此段前面又是虛言

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諸軍諸使諸道赴
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
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
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寵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
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
過犯遞減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
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
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
相繼代代無絕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
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

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
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自頃軍旅所給賦役
繁興吏因爲奸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況可
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
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
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
之半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并給復五年諸道貢
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
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

比來諸州或有損處所在賑給例遲恭晨比又奏報
又淹時月既無救於懸絕亦何成於恩養自今已後
每年至秋收後即宜遣使分道宣慰仍與採訪使及
州縣相知巡撿百姓間或有乏絕不自支濟者應須
蠲放及賑給便量事處置訖奏聞天下百姓宜放今
年地稅州縣官月料往緣錢有濫惡致損於人或徇
私者多得罪亦深所以改支庸調將便公私聞百姓
之間加織造若以此勞弊又非得所自今已後宜各
以當道所錢充其月料古者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
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

章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已後諸
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當自擇使臣觀察
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 開元二十七年冊尊號大赦天下制 孫逖
如有未曾任刺史縣令居然有識略才術爲衆所推
者亦任於諸色人中選擇爲兩省官當今源流遂大
枝葉蕃昌王室子孫不合布素宜令本司檢尋譜牒
明驗房從貧窮不濟未有身名者每房放一人出身
諸州府縣等納稅只合先差車牛優長戶近者多是
併要及豪富之家悉留諸縣輸納致使單貧之人卻

須依所繇帖從今已後須令有車牛豪富人戶送[illegible]
倉及州府輸納其貧窮並須先從貧下不濟戶[illegible]
違越節級官吏重加科貶所在逃戶見在[illegible]
等多是暫明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illegible]
納稅錢悉將狀代毀折及欲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
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勒鄉村老人與所
由并鄰近等同點檢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鄰
人及無田產人且為佃事與納稅錢如五年內不來
復業者任便佃人為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因水
旱不濟給借百姓及軍用欠缺借便度支戶部鹽鐵

錢物斛斗積欠相承歲月既久百姓或無本戶長吏
累又改更全無本色可以支填所司徒有徵索之名
終無送納之日虛繫簿書宜並放免三公僕射不常
除官每至上時須有聚會委以府縣即須擾人宜令
度支戶部勾當局席便取京兆府本色錢充不得令
府司差配百姓宜令京兆府先與度支鹽鐵計料據
所用一物已上除以本色錢物外如有欠少即委度
支鹽鐵據數均給府縣不得輒配百姓其所市易並
須先給付價錢如有妄配百姓買物不給價錢官吏
等並準此同枉法贓例處分仍令御史臺切加察訪

犯贓不舉連坐更妙

天下州府有官吏犯贓皆遞相蒙蔽不肯發明縱有
中間百無一二自今已後管內縣令有犯贓事發州
司不舉者連坐錄事參軍有贓犯刺史不舉者坐刺
史其刺史有贓事發觀察使不舉者連坐廉使則遍
相撿轄功過可明各務清廉悉心為政度支鹽鐵戶
部三司茶綱欠負多年積弊斯久家業蕩盡無可徵
索虛繫簿籍勞於囚係者復委本司各條流理聞奏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
冊尊號赦書　　編制

比來州縣多不定戶貧富變易遂成不均前後制勑
頻有處分如聞長吏不盡遵行宜委觀察使與刺史

縣令商量三年一定必使均平其京兆府亦宜准此
每懷先正尚想舊勳將以勸忠故茲進錄故尚父子
儀贈太師晟贈太尉秀實各與子孫中一人八品官

贈者七人何其少也

張延賞許遠南霽雲顏杲卿真卿各與子孫中一人出
官陝州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三品已上普恩之外賜
爵一級四品已上更賜勳三轉身沒未經追贈者宜
與追贈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
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師詳明政術可
以理人者委中書門下尚書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
下清望官五品已上清望官諸道觀察使刺史各舉

今日此制
選舉

所知仍限來年正月內到上都朕當親自策試宗子
中如有才行可稱者委宗正寺及所在長吏即具以
名聞仍委中書門下量才敘用國典舊章墜廢滋久
者各委本司條疏奏請當議施行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號
赦文
緣制

百司田疇地有高低歲有善惡傷於水潦則低地不
稔猶遇亢旱即高處無苗近聞州縣長吏掩其災損
務求辦集緣於競苗上加徵將補欠數致使黎元重
困惠養全乖自今後州縣百姓有遺水旱苗稼不收
處檢驗不虛更准前後敕文放免不得加徵熟田人

評

戶令本配額外重出斛㪷天下州縣豪宿之家皆名
屬倉場鹽院以避徭役或有違犯條法州縣不敢追
呼以此富屋皆趨倖門貧者偏當使役其小鋪所由
主人牙郎火夫牛戶父兄子弟并在任州縣依例使
例所典勞逸稍均疲人蘇息州府兩稅物斛㪷每年
各有定額徵科之日皆申省司除上供之外留後留
州任於額內方圓給用縱有餘羨亦許州使留備水
旱其留使錢物更令諸道分析破用去處所立　文
帳皆是構虛文百[illegible]因承前已申頃畝及斛㪷單
數近年又令其人戶抗錢等第墾田水陸頃畝[illegible]

書評

緣分析徒為繁弊無益政途江淮兩浙每驛供使水
夫價錢舊例約十五千已來使過元額須別供船夫
近日相承取索無度從蘇常已南每驛使供四十餘
千或界內或四五驛往來須破四五百千宜依往例
不得數外妄供如更有違長吏已下節級書罪京畿
諸縣太常樂人及金吾角子皆是富饒之戶其數至
多今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今日已後
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並不在影庇限太和九
年十二月十八日敕進士初合格並令授諸州府參
軍及緊縣簿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人

必弘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諳詳非唯可塞倖門實亦
用懲澆俗近者諸州長吏漸不遵承違注縣僚多曆
使職就中兵部武選其弊尤深都無根本妄兼甲曆
但求遷轉莫可討尋其武選且停見任武官即仰依
前守職仍差官員與修甲曆得甲曆定然後許前資
赴集園陵至重先事立制冀免虛勞親陵柏栽每歲
添補約力計費役用至多歲久而不見其功人勞而
未除其弊蓋由栽植動土須先奏聞待敕下有司及
擇日到縣已過期限豈盡施功空閱數以討備皆朝
捶而夕朽近者漸寡廉撲多補名身不獨假蔭近房

兼有規求厚利選曹既闕磨勘長吏不閑糺繩此弊
公行吏途太濫自今後並須準格用蔭人數年限不
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臺嚴加覺察據其選授官到
本道本州須審磨勘稍疑踰濫及察知冒貴資蔭便
收禁牒報 會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尊號赦文 編制
往罪女子質繫悉且散遣文書輕重坐罪並皆從原
南郊恩詔 沈約
百司職田散在畿內諸縣舊制配地出子逐畝平攤
比年舊制就爲久便宜委京兆府與屯田審計會條
而奏聞[illegible]議百姓多屬諸軍諸使或戶內一人在軍

其父兄子弟不受府縣差役須者頗有制勑處分如
聞尚未遵行宜委京兆府重舉用長慶元年七月十
八日赦文條疏奏聞應京城內有私債經十年已上
曾出利過本兩倍本主及原保人死亡並無家產者
宜令臺府勿爲徵理應天下典貼得人庄田園店等
便合祇承戶稅本主收贖之日不得引令式及言私
邦組織貧人令煩而政撓積習而弊生欲其適宜須
有釐革使人不倦必在變通弘文崇文館生及齋郎
三衛所用資蔭踰濫頗多澄源清流切在釐革宜委
禮部兵部侍郎條疏以久遠可行用者無毋蔭別限

年限所作條例聞奏 寶曆元年四月二十日上尊號赦文 編制
其官人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及抱器懷才不
求聞達者州長官具以名薦宗室中有孝弟才術爲
衆所知仍在卑任者委宗正具以名奏 南郊赦書 張九齡
朕惟善政實在養人作法務從於寬簡任事必量於
齒力此者成童之歲即挂輕徭既冠之年當便正役
憫其勞苦用軫于懷自從以後天下百姓以十八已
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又任土作貢先標程式
或非所有不免貿遷事既非宜理難經久并應[illegible]
稅及支遣諸色物或期程之間遲違非便並委所司

與朝集使商量取便穩處奏置聞諸軍行人遠爲邊
捍修短之分雖有定期役從而終良深軫念令天下
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鄉學之中倍增教授郡縣
官長明申勸課百姓間有孝行過人鄉閭欽服者所
由長官具以名薦其有父兄見在別籍異居虧敗名
教莫斯爲甚特宜禁絕勿使更然并親歿之後亦不
得令有分析郡縣切勸令在惟行自今已後如有不
友不恭傷財破產者宜配磧西用清風教與親五等
已上及九廟子孫諸親三等已上未有出身者並放
[illegible]資有選日稍優與處分見任者更[illegible]

兵部物差則其官亦剩以之兵

轉天寶三載親祭九宮壇大赦天下制　孫逖

自頃兇渠唱亂逆將附奸保據國都憑陵何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乃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元年元從立功（一作扈從功臣）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兩轉其文武百寮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各加一階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即具名銜事蹟聞奏諸道有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功務安存仍量以

空閒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一作進）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具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修議狀送中書門下參校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爲吏或長子孫蓋以吏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于事則理化有成日者制度廢隳考課乖舛遷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寮（一作寮）何所懲勸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自餘非在職績効殊尤亦不得越次遷轉但有俾理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遞進朕當親覽貞觀故事天下[illegible]

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無[illegible]給之處[illegible]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illegible]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成即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法勸諭不得收作用度各委本道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如（以）資儲（仍）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後百姓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更徵租稅其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今年蝗蟲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以便農功天下應荒閒地（集作川）有肥沃（集作饒）堪置屯田處委當管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之營

田如部署精當收獲數多本道使刺史特加褒升屯官等節級優賞如是逃田地本主復業即却給還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難爲準定急賦煩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須給付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勘會應關和市和顧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省理化根本百度得失係乎其人自頃制勅施行所司多不遵守主臣奉職豈

所宜然委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精違無壅朕命 貞元元年

冬至郊祀大赦天下制 陸贄

去年以來所有貸糧種子並存百姓腹內者一切放
免近年以來因和市和糴欠負百姓錢物並即與還
已後官司應有市糴者各須先付價直不得賒取抑 冬至大赦天下文 陸贄
配因茲欲怨擾人天下兩稅外不得雜有差率刺史
若違越委觀察使舉奏觀察使或有事乖格敕刺史
不得接受京西京北邊上諸軍州鎮自今已後如有
中使及郎官御史奉使到所管並不得與人事比部
令勾諸司錢穀載在格令其事訛謬歲月已深宜

令中書門下精擇比部郎官修舉典制勾諸司錢穀
仍立時限具條疏聞奏天下與人庄田園店便合祗
承戶稅本主賦日不得更引令式云依私契徵理以
組織貧人天下榷酒錢有已分配百姓處又別置酒
店官酤及諸色榷率宜禁斷稱成康之盛則舉措刑
譏文景之惠亦言斷獄況自文祖太宗皇帝親錄囚
徒躬省冤滯法官所選豈易其人其大理寺官屬比
來吏部所授多非其才宜令精選有志行謙學兼詳
明法律注擬其有課績特殊堪在朝與者臺省官有
闕宜先選擇部待其理按部分爰繫於生人所任最

切近日刺史或一歲兩遷或累年尚滯勞者不勸否
者不懲自今郡守勤奉詔條清廉可紀者四考與轉
郡守其有殊績及久歷外郡者或就加章綬或擢列
朝行庶使中外有倫遠邇無異其刺史有闕委中書
門下選擇當時進擬不得稍遲如刺史不承制敕不
得稱有公事請赴本使其錄事參軍亦不得擅離本
州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南郊改元赦文

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委國子
祭酒選擇具以名奏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
儒學明知訓誘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刑罰不清不足

以言理獄官不重不足以慎賢關出入之文東上下
之手必資慎選庶叶詳平去冬吏部三銓選人殿放
者眾或文狀夙昔或書判差池主司守文不得不爾
自今已後四方並不得輒以新樣難得非常之物為
獻其機杼纖作有纖麗尤甚若花絲布繚綾之類及
幅尺廣狹不中常度者並宜禁斷仍仰天下州府敕
到後一月日內所有此色機杼一切焚棄訖聞奏并
委觀察判官嚴加檢察犯者以故違敕論縣令政切
親人糺曹職當舉轄命於選部非不擇才比者令常
參官得各舉縣令所舉不當雖有明文法既因循遂

在有虞氣事然之例

開僥濫自今後宜令諸州刺史及本道觀察使各申
管内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仍須資考相近并據闕
申奏所舉官如有贓不稱刺史書下考如至贓犯闕
刺史停見任觀察使據事輕重臨時處分如政事修
舉課第殊尤亦當明賞以觀能者立法之意使人不
移苟移用之有名在公費而何害緇黃之衆蠶食生
人規避王徭凋耗物力應諸州府度僧尼道士及創
造寺觀累有禁令尚或因循自今已後非别敕處分
妄有奏請者委憲司彈奏量如則責其百姓中有苟
避徭役冒為僧道所在長吏量為科禁諸道先發韓

屬支郡將士如聞衣糧解補猶繫使司詳其事理頗
非簡便宜委本使差官檢元轄名額及賜糧等第文
案與刺史勘會除類準詔敕抽停外據所合給錢米
並以當州合送使錢米依虛實據紮分數折計割入
留州錢數勘會訖州使各具分數聞奏應闕解補支
給并委本州其使司更不緣得收管諸道諸州所置
將吏如非原額周事之外各隨閑劇務從簡省其六
宅十宅諸王女縣主每令每年於選人中擇其情願
者配尚授官之日量加優賞罷秩之後仍減選[illegible]
初婚者更有賜與使備行禮如非士類不在[illegible]

工設教崇儒配於所文廣宜在旌崇置[illegible]於先[illegible]
言不墜令應仮彰文宣王之後及二王三恪各與一
子官其祠廟委所在量加修飾 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 冊制
應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
業者並隷名太學每一季一度隷名籍分番於國子
監試帖三度帖經全通者即是經藝已熟向後更不
用帖試如三度全不通及三度託事故不就試者便
落下名籍[illegible]齊聚時不在送省之限其外寄居及土
著人修進士明經業者並隷名所在官學仍委長吏
務見任官及本土者學行人中選一人充試官亦委

每季一試餘並准前處分如無經藝雖有文章不在
送省之限所冀人皆嚮道學務通經公罪之條情有
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狀難恕者
並不在勿論之限上柱國前代烈勛謂之八柱品居
第一宜峻寵章向後非特恩不在累叙之限近日諸
道奏官其數至廣并推有役選部實亦病於倖門向
後淮南兩浙宣歙洪潭荊襄等道並不得更有奏請
其三川邊鎮河南北地遠官無選人官去闕員稍多
處即任量要切奏請仍每道一歲不得過七員應諸
道軍將所緣討叛戰功多授正秩今日已後非因戰

功不得請正官其已有正官者或因停替亦須待三
五年後方得奏請比來山劒湖嶺間刺史多居閑行
散位日久而選縣佐率是諸曹胥徒年滿則授生人
舒慘屬在此流朝廷典章罕能具舉自今已後每除
湖嶺山劒南間刺史取其流品稍高兼曾歷三四任
已上州官者如有政績委本道觀察使具以名聞三
衙官中名本於宿衛當番就役其事甚微每年兵
部選時號為文簡合選之數全淺于明經齋郎注擬
之時爭先於諸親宗子其於踰濫莫甚于斯入仕之
門此徒最夥自今已後但令武舘其文簡並停宗子

每因恩澤皆賜出身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典法
頗有愆違委宗正寺收補明經每年許叅三十人出
身同兩願例與補各授圖籍精驗源流明為保舉不
得容有踰濫仍一季一度試帖經條並進士明經條
例處分或因官遊遂經土著戶籍既滅征徭難均江
淮客戶及逃移規避戶稅等人比來雖係兩稅並無
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纔霑一官及官滿後移住鄰
州兼於諸軍諸使假職便稱衣冠戶廣置資產輸稅
全輕便免諸色差役其本鄉家業漸自典賣以破戶
籍所以正稅百姓日減州縣色役漸少從今已後江

淮百姓非前進士及登科有名聞者攝職官罷者居
別州寄住亦不稱為衣冠其差科色役並同當處百
姓流例處分逃還復業戶雖先有格令近來多因刺
史縣令務虛名者招攜逃戶侵奪已成產業轉令居
者不安奸人得計苟求非特考課虛申招復逃亡及
至定稅微科依前逃其稅錢緣已申省使即須攤配
疲人從今已後應諸州縣逃戶經二百日不歸復者
其桑產居業便招收承佃戶並納其逃戶縱歸復者
不在論理之限其有稱未逃之時典貼錢數未當本
價者便於所典買人戶下據戶加稅亦不在切收索

及欠錢之限破迴鶻及攻討昭義立功節度使不帶
平章事者及劉沔李思忠各與一子正員九品官

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編制

近者因循都不遵守雖諸州縣令或得三考兩府畿
內亦罕及二年以此字人望其成化轉書案牘寧免
奸欺道路有迎送之勞鄉里無蘇息之望自今已後
刺史縣令除授後例須滿三十六箇月方得替換
其責授遷擢即不在此限其受替後量其在任課効
作三等聞奏其在第一等委中書門下及吏曹優與
處分第二等依資改轉第三等量加降黜諸色入仕

近者轉多內外官員無不塡塞蓋因州府論請冗
虛銜軍師奏功或未無實自今已後無正官及無出
身者並不在奏州府縣官限縱有出身亦須去避稍
近方得奏請諸軍將非有殊功者不在奏無州縣官
限素非吏部注擬之處即不在此限仍委中書門下
准此處分京畿之內荊南數州或頻歲辛勤戎還權
歉沴須免租賦以慰疲人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錢及
元和十五年已後至會昌三年終以前應有諸縣欠
日掌閑並宜放免荊南管內應遭旱損農戶赦書下
後新年夏隨地稅錢宜並放免塞上置兵本防戎虜

苦寒之地尤要撫綏如聞軍中小有所須舊例不無
科率或有通欠必勒簿書給衣散糧之時尅折畧盡
永言此弊積有歲年爰因慶澤須使涵改自今已後
邊上兵士除本分差役外輒不得妄有科配春冬給
衣及每月糧米並須當時分付如依前尅折本判官
本將並重加貶責長吏別議處分仍從前應有此色
欠負不問多少更不得科校徵索私茶鹽鹺要止絕
法或違坐則害平人自今已後但科犯茶鹽要人罪
其買茶糴鹽及經過食宿之處並不要勘問州府之
內皆有閑空田長蒿萊無人墾闢與其虛弃曷若擇

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人課勵以時所收苗
子以備水旱及當處軍糧其初建置或須小力徵不
勸營佃任量常平義倉粟充糧食種子及耕農仍具
名任本道自詳求使條疏處分訖申奏每年所收營
田苗子除給耕種人牛並準填補所借常平義倉粟
物所費並糴荒田交有儲備觀察使刺史起管田武
年已後擬見殺爲殿最（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赦文）
應天下諸道諸軍將士如有年老及疾患羸弱不任
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身務優復州縣切加安存勿
令侵擾如無家業可歸者量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

致命先典所尚況忠衛祖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
有加等贈太尉秀實天授貞烈沮茲奸邪倉卒之中
獨黽雄斷將紓國難說收寇兵儻謀既發吾事果濟
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宜即差官
致祭并旌表門閭府縣護其喪事祿葬所要一切官
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
戶嫡子授正員三品官諸子各授正員五品官委中
書門下即准元勅處分京兆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
與版授刺史仍賜紫七十以上及諸州府迎駕耆壽
亦各版授本縣仍賜緋天下侍老耆壽等亦各與版

授[illegible]常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欠在百州腹内者一切放免百司及諸軍諸使與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者亦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之外給復一年古者計戶以著吏因時而疾[illegible]既不乏事亦無冗員今田畝污萊版圖凋耗齊人編戶批庇官曹貪吏黠胥誘為姦斡啓奸墮業為害尤深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陸贄

如聞縣官比年率意恣行鞭杖不依格令致使殞斃深可哀傷 大曆四年大赦天下制 常袞

於戲武德貞觀之間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等扶翼大運勤勞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悳格于皇天納忠長懐風烈猶在其後嗣沉翳特加優奬如廟宇荒毀即宜修葺無廢不報何以酬之 大曆五年大赦天下制 [illegible]

德音

自開元以後累聖子孫皆長於深宮罔知稼穡曾不得習詩書以修禮樂交氣類以叙人倫雖有爾平之才莫施衛魯之政永言淪廢深軫朕懷諸王等宜以今年以後相次出閤近者官緣升於郎署位始至于都府莫不高其門閥廣以池榭非唯僭侈踰制實亦耗蠹傷百姓財其百官第宅已造成者並許仍舊今已後如更有創立新宅及屋宇高大者並委御史臺彈糾必嚴加黜責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糺百司比來因循鮮能舉職起今已後諸司如有身名偽濫隱盜官錢及違法等他時發覺者本察御史並當貶斥考

課之法前王所重蓋以綜覈吏理勵精政途名實苟違將何勸激宜准故事置内外知考使兼令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監考進士之科尤要釐革雖鄉舉里選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當甚弊思有改張今宸宇乂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胄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監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

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
所試詩賦並停其試帖經官便以國子監學官充館
部不得別更奏請弘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今式試畢
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須責保任不得輒許代替
其諸道方鎮刺史等有聚斂貨財潛行餽遺者御史
臺糾察以聞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同爲訪察不得
容放（大和七年八月七日冊皇太子德音　編制）
自艱難以來水旱之處必遣使巡問以安集之國朝
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慰撫俾喻求瘼之意用紓科役
之急宜令中散大夫給事中賀若察往湖南宣慰處

置其百姓遭損不能自存者應須賑給蠲免宜與本
道觀察使商量處置訖聞奏（宣慰河南百姓制　常袞）
昨者李安堯謝其子幼童姦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
危懍懼致覆亡比屋凋傷拔於杼軸由典杖義奮發
翦去憸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
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不變舊俗忠誠指切感于
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請封略言念將士同心叶謀
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柏之操垂令名於不朽
示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誠可鑒嘉尚歎息勞于
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內百姓等身勞耕稼
力竭租稅每念于懷用當優卹宜令司封郎中知制
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
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絁等支送充賞給
將士及六州縣百姓科差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
縣之中或破偏破偏甚者委田興逐便宜處分（宣慰魏博詔告）
其京兆府今年所率夏麥宜於七萬碩內五萬碩放
不徵二萬碩容至晚田熟後取雜色斛斗續納
（夏麥制　常袞）
三代之時雖而不稅降及近古或至倍征承平則省

於經入有事則煩於發賦亦古今之常也臨時科率
或恐增加以茲疇踏多不登闕行及春暮山萊益荒
屬膏雨霈然慮失農候故事明勅百吏減田租蓋畿
內移軍所餘全少山東加運其功頗多厥又耗兢六
師大閱成籌事必精審自然蠲省（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常袞）
王者承天命以養人也愛之如身豈止如子飢者食
之寒者衣之猶恐仁之不至惻怛之心蘊隱於內而
不能已也百姓應納諸色物等比緣朔方軍糧輸轉
勞弊又時方收歛兢便省其草粟等並於中渭橋東
西橋納仍各隨當縣道路遠近如法般入苑南次於

京北西府積府縣官職田歲月深久多破損易從有
本主皆是高荒瘠瓜戶人今出岗子嗣開之內其弊
至深今年宜四分放一餘並放免其諸司諸使丁役
及夫匠等附三衛彍騎等戶多非正丁皆率貧弱頃
雖減省猶慮艱辛（放京畿丁役及免稅制　宣宗）
國家計其戶籍裨出泉貨者在令典謂之兩稅天下（不要）
通制行之久矣自師旅荐興征調頻數法度多墮遂
廢其名（免京兆府稅錢制　宣宗）
京兆府所奏今年秋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委黎幹據諸
縣戶口地數均平放免仍分明榜示百姓令知當戶

續古文奇賞　卷十九　三十四

所減斛斗數訖聞奏其應徵青苗地頭錢亦宜三分
放一其先次永泰元年地頭錢五十四萬九千三百
四十二貫並宜放免除丁匠等附正番外至來年麥
熟以來府縣一切更不得輒有科稅（減京秋稅制　宣宗）
其太原晉內忻雲汾代蔚朔六州振武天德及河中
晉絳陝汾路州縣今年秋稅及地頭錢宜放免河南
府亦是供頓往來道路比晉絳太原即免緡俟其沿
路諸縣及河陽汜水縣秋稅地頭錢量放一供一色
其合留使留州錢物各委本道觀察使且放欠額數
（放太原及汾[illegible]錢德音）

歲何差科多年無已百司取給供億實多其京[illegible]
秋稅及青苗錢共放八百萬便委張賈與諸縣令同
商量各據所損多少作等第減放更不用檢苗處損
傾於中奏其合徵斛物仍量與寬限容待路通後除
納如聞貧人未及種麥仍委每縣量人戶所要貸與
種子寬限至麥熟日填納如京兆府自無種子即據
數聞奏太倉給付（因災放稅錢德音　編制）
京畿百姓宜共賑給粟三十萬石內八萬石以京兆
府常平義倉粟充其餘以太倉粟充支給北者田穀
致損殆盡臨冬今已過時猶難存濟其併緣田少甚

續古文奇賞　卷十九　三十五

一百一十五萬束並宜放免（賑貸京畿百姓粟德音　玉堂遺範）
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糴粟二十五萬石宜放加百姓
有粟情愿折納者聽仍外特加優饒令春所貸義倉
粟方屬歲飢容至豐熟歲送納元和五年以前諸色
逋租並放百官職田其數甚廣令祿米諸處道路
不通宜令所在貯納度支支用令百官據數於太倉
請受遭水旱處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賑貸京畿百姓德音）
（[illegible]王堂[illegible]）
應諸道遭水漂蕩家業淹損田苗之絕戶宜共賜米
二十萬石其州府水損田苗及五六分者今年稅米

及諸色官田租子並減放一半損七分以上一切全
放其所減放米如是支用數內應令度支及本道以
諸色錢物充填並委度支條件聞奏其所稅錢所司
准舊例處分 賑恤遭水災百姓勅 編制
其元和三年諸道應遭水旱所損州府合放兩稅錢
米等損四分以 部令作已 下者宜准式處分損以分以上
者並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勅文放免仍委中書
門下即於朝班中擇人分道存撫其有單貧之戶轉
徙未安便於常平義倉所貯斛斟量事賑貸 賑恤水旱百姓
詔 剖 編制

自中原宿兵調賦尤廣更修無名之貢獻必有無藝
之徵求或稱出于羨餘或稱不破正稅相因慕效寖
以成風革弊立防何切於此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
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貢修其慶賀其餘雜進除青條
所供及天馬鷹隼時斯滋味之外一切勒停如違越
者所進物送納在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如諸
道停進奉後尚務因循或有聚斂亦委出使郎官御
史察訪聞奏昨者六宮內人量已放出猶慮內廐之
馬其數稍多委飛龍使等條流減省續具聞奏 亢旱撫恤
百姓德音 編制

京兆府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其
諸道州府有乏少根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倉
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三道元和四年賑貸米並
宜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近緣諸州送使錢物例
充上供合送使者使司又立程限所以歲至歲首給
用無資不免量抽夏稅新陳未接營辦尤難委觀察
使宜以供軍錢方便措借輒不得量抽百姓夏種夏
貢有茶先于任土用幣疋等實在便人近日所徵布
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粗不等退換者
多轉將貨賣皆致損折其諸道留使留州錢數內絹

帛等但有可用處隨其高下約中估物價優饒與納
則私無弃物官靡遺財其所納見錢仍許五分之中
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錢以準貨本約重
輕制之不均遂耕百物由是競為蓄聚漸爽流通粟
帛轉賤農桑益廢若無釐革其弊難堪公私交易十
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
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亦須
禁斷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故
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繫戶名兼招引浮寄用
為增益至于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

委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詳實（賑卹百姓德音 編制）

其淄青兖海鄆曹濮去秋蟲蝗害物偏甚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錢及斛斗在百姓腹内者並宜放免今亦夏税上供錢及斛斗亦宜全放仍以當處常平義倉斛斗速加賑救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錢宜量放一半應遭蝗蟲及旱損州縣鄉對百姓公私債負一切停徵至麥熟即任依前徵理及准私約計會其遭蝗蟲及旱損處准勑添貯義倉每畝九升斛斗去秋合徵在百姓腹内者並宜放免其天下州府貸種根子在百姓腹内者更不要徵閉糴禁錢爲時之蠹方將革

弊尤藉通商其見錢及斛斗所在方鎮州府輒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度支鹽鐵巡院切加勾當兼委轉運使設法般運江淮糙米於河陰積貯以備節給賑濟應方鎮州府借便度支鹽鐵戶部錢物斛斗經五年以上者並宜放免天下百姓人吏欠太和九年以前官錢斛斗家業蕩盡無可徵納囚繫囹圄動經歲年者亦宜放免（賑恤淄青蝗旱德音 編制）

其京兆河南河中等九州府宜賜粟五十六萬石京兆府賜粟十萬石河南府河中府絳州各賜粟七萬石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賜粟五萬石並以常平義倉及折糴斛斗充如無本色即與運米折給（賑卹諸道遭旱百姓勑 編制）

魏博六州阻飢尤甚埜無青草道殣相望及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飢疫慮乏種餉其魏博宜賜粟五萬石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等三道各賜糙米三萬石充賑給委度支逐便支遣（賑救諸道百姓德音 編制）

頻年災荒無可輸納宜特放三年待稍完復却即令依舊或逋懸錢物斛斗數内先已放免度支却徵收

者宜委本司細詳元敕磨勘如合放免不得追徵或先因水旱賑貸欠常平義倉斛斗若終不可徵收亦宜放免或今年合徵兩稅錢物量百姓疾疫處各委逐州準分數於上供留州留使三色錢内均攤放免或以管諸色逋懸錢物等年月深遠但掛簿書空務追徵益生勞擾宜委有司速勘會了絕蠲放不得留爲應在以資奸蠹之徒其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賀冬及來年賀正所進奉金銀錢帛宜特放免均融仍各委本道觀察使據所放均融貸貧下戶填納稅租（賑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 編制）

朕肯讀玄元書至于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自孩名之逮于羈丱不三十年不能爲成人豈忍以一朝之忿驅而殺之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之衆歸於朝廷開先帝之雄圖發河朔之舊俗除去苛暴耶惠宣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揩術教訓必以忠孝爲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相與讓於道矣故南征淮蔡東伐青齊北定趙地元勳茂績皆自致師肆我憲宗付之心膂入則輔弼出則藩宣推誠不疑近實無比顧朕小子獲受丕圖嗣守不遑何暇恢復而承元請覲冀部擇才苟非勳賢不敢輕

授是用咨我元老臨于是邦而又寵諸將以懸官加三軍以厚賞復其租入惠彼蒸黎於此一方之人可謂無有不至而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忍害忠良恣爲殘賊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天乎不仁一至于此朕下爲君父上奉祖宗毀舟楫於鯨鯢啗股肱於蛇豕尚欲因循忍恥偏倪偷安非惟傷心於田氏之子孫亦將何顏謁先帝之陵廟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誅夷用申冤痛便令與師進討以翦奸兇尚念一軍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等軍各出全軍以

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如王庭湊黨執兇首詣為亂歸勅三軍者送付鄰道或就鎮州處置然後束身歸朝必當升獎授三品正員官並與實封二百戶其餘三軍將士一切不問其中大將等或有能相率効順翻然改過者各隨事跡便當寵擢如王庭湊仍遂迷不悛諸道宜便進軍以時翦滅苟不得已至于用師其有效忠則宜懸賞如有能梟斬兇渠者先是六品以下官宜與三品正員先是五品以上官節級升進仍與實封三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以一州歸順者使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二百戶如先是本

州刺史以一州歸順者升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一縣歸順者升兩資與官仍賜實封一百戶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及以城來降者並升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一百戶賜錢一萬貫以身降者亦與轉改仍賜錢帛應付行營將士如有能梟斬兇渠者亦准前例處分

音 討王庭湊信 元稹

昕者夾門逆將遞遂興師倉皇變生士庶無告逆賊李岕騷掠忍害流離毒痛在浚之郊若門將變光顏章克曹華智興等咸激忠勇揮戈誓師雷奮鼓旗所向風靡逆黨殘

疾風斯來而勁少方辨識火將燎而具食盜則采斷
義烈之臣奮起轅門之內一揮斬首三令無喧嚴城
洞開以候來師永言忠効是賜寵章其梟斬逆賊李
界宣武軍都知兵馬使李賢已從別勅處分忠武充
海汝寧鄭滑等軍將士等咸主帥之忠誠忘身赴敵
視寇仇而忿嫉決命爭登為承簡以睢陽一郡之師
當蛇豕奔衝之勢咸能勵其醜類如列山嵩各振軍
聲用宣武略其忠武充海汝寧鄭滑應赴行營及宋
州將士等並節級各有賞物已別處分其汴宋鄭三
州界此兇逆士馬屯集供給併繁雖事乃旬徇一作時

而人亦勞止予懷軫念豈忘憂矜其三州府內有兵
馬所到縣百姓或被驚擾處宜於今年秋稅內三分
量放免一分破汴州李界勅捕制
惟我高祖太宗以晉陽之旅平一海內肅宗以靈武
之衆收復二京代宗有郯郊元從之臣德宗有奉天
戡難之士每念勲伐無忘寢寐如聞近日武班之中
淹滯頗久雖有才略無由起明又有諸道薦送大將
或隨節度歸朝自今已後宜令神策大將軍軍使及
南衙常參武官各具由歷授官年月前後功績牒送
中書門下若勳伐素高人才特異者候有相當用處

盟具聞奏量加獎擢使其資[illegible]
將豈可擬不序遷自今以後諸道節度都團練經
等使下各隨本處是大將名目已曾授監察已上官
者並限三周年量與改轉如有功効合非時與改轉
者不在此限自天寶已後屯兵七十餘年皆成父子
之軍不習農桑之業一朝罷歸寵家頃絕衣根言念
飢寒深用嗟憫應天下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略等軍
所置軍數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以為定數不得輒有
減省其有逃亡病死及過犯解退當時揀擇有武力
藝能者添補仍于行陣決命殞軀不顧危亡每嘉忠

烈官從有死王事者三周年不得停本分衣糧如有
父兄子弟試其武藝堪在軍中承名請衣糧者先須
收補制使中使到諸道行營不得輒受人事錢帛及
行非理鞭朴德音叙用勳舊武臣編制
其逆賊劉闢在身官爵並宜削除今王師鼓行尋溥
天險梓潼成守已解攻圍座卯注營坐看撲滅其西
川將士如有乘此聲勢翻然改圖梟斬兇魁以效誠
節者必當特加爵秩音伐劉闢詔編制
王承宗頃在苫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將
而必誅分土之義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勳

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肩午以告諭摯童脯伏以
除誠順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幽全
授節制於曾羅齒勛賢於列位況惠棣本非成德所
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膺近鄰斯誠厚擇外雖兩
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奸背貌稔禍欺裴武於
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討王承宗德音編制）
李同捷罪暴寰宇告之則悖寵之益凌亂君臣父子
之紀犯棄覆育生成之恩義則殺討之命蓋不得已
焉而王庭湊爲（一作）我藩臣又膺寵命致爵位於擾
叛之際齊恩澤於忠義之倫賻過圖功宜百羣帥而

首扇同捷使起自壘綴黨惡之心劇於武兇負德之
醜逾于梟獍驅忠義之族以投兇渠卒悅順之人以
侵鄰壤藩方統帥飛疏互來朝右公卿懇章繼奏皆
期鳴鼓問罪舊戈啓行拘四鄰忠告之使堅一境代
襲之謀與逆賢爲輔車絕舊歡於姻好屢有降卒備
驗好蹤潜軍入援悖棣縱燎以焚瀛莫河東易定被
毒騷然窓試從諫見侵相繼（討王庭湊德音編制）
其南山党項已出山者或聞逼於飢乏猶行劫奪平
夏不容無處居住今委李寵且先遣蕃官安存招誘
令就夏銀界內指一空閑田地居住自用兵已來京
師與鄜坊邠寧兩道接界及當路諸縣差役繁併物
力凋殘若無優矜必難存立其今年夏稅錢及青苗
錢每貫量放三百文其斛斗量放一半仍委京兆
尹差官子細磨勘（平党項德音編制）
其在內宮女宜放三千人其中願嫁及歸近親者並
從所便不須尋問其教坊樂人翰林待詔醫術官并
總監諸色職掌中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
停廢其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宜各歸
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本貫先供教坊衣
糧一百分廟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

應緣田獵鷹鷂獸犬等並宜解放除五坊加配諸鷹
鷂等及長慶已來每年常進外宣索者自今已後一
切停進其須備蒐狩要量留者宜准憲宗朝故事其
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宜停罷應
副別詔宜索纂組彫鏤不在常貢者一切並停度支
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姓應供官禁年支一物已上並
准貞元中額爲定度支檢勘具元和以來加配合停
色數二十日內分折聞奏并赦下州府供司各令知
悉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寶鈿真珠瑪瑙
裝飾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左龍武軍其

殿及亭子令所司毀拆杖掠餘舍並賜龍武軍收管
應行從處張設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
道所進音聲女兒各賜匹帛放歸（誅逆人蘇佐明德音 編制）
逆賊張韶蘇玄明等驅率工徒劫擄兵仗白晝竊發
暴犯宮闈震驚朕躬近幸禁營即勒五營騎士七萃
熊羆少命偏師縱分左廣皆憑忠奮發賈勇爭前自
申及酉撲滅皆盡於戲秦皇車碎於博浪漢高心動
於柏人或不悅而終亡或自新而流祚齊晉多難以
啓國衛邢無難而喪邦蓋緣憂勤則福興安肆則禍
稔（討張韶德音 編制）

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至于妙用
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
從而至于太和者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其老子道德
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
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
崇道本附益化源（歲初處分德音 張九齡）
爲政之要必在去煩厚下之恩莫先已責應度支戶
部鹽鐵積欠錢物或因緊多年資産已盡或本身淪
沒展轉雖徵簿書之中虛有名數囹圄之下常積滯
冤京邑之中本無權酤屬真元用兵已後費用稍廣

新定店戶等第令其納榷況萬方所聚私酤至多禁
令既不可施榷利自無所入徒立類額殊非惠人其
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
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不得
重加率稅（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內制）
宜令揀選宮人五百人放出各歸其家庶俾無曠怨
用叶推恩見在宮人尚令揀放應諸親 公郡主等
每年端午及延慶并嬪妃生日所進人口（一切）自今已後
宜並停進鷹鷂之設本資畋遊朕端居穆清不好馳
騁所宜改放以遂物情左右神策軍各放二十聯伍
坊放三十九聯飛龍放一十九聯其左右神策軍每
年進鷹鷂放數內停減老秋二社兩進九月十五日
各停進鷹二聯共停一十四聯應租庄宅使司產業
庄磑店鋪所欠租斛斗步及舍課地頭等錢所由人
戶貧窮無以徵納年歲既遠虛繫簿書緣歲逾七年
敕條不該今宜從大中三年至大中十二年已前並
令放免（疏理囚徒量移左降德音 編制）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冊文 全錄

肅宗皇帝即位冊文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皇帝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惠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咈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祖業是以啟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極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紀厥於勤倦緬慕汾陽當保靜怡（一作順）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其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績（一作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翼爾而能（一作永）清爾惟從諫社稷將冀爾而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非后孰夫（一作民非后后孰理）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欣戴神居后

文宗皇帝即位冊文　王言會最

維寶曆二年歲次景午十二月甲午朔十二日乙巳太皇太后若曰大行皇帝睿哲英能對天明命方夏底績夷蠻貢庭則有不端大康有截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祿豈虞奸妖竊發嬌孽神態蠱惑中外扇誘羣朋駭動神人甚深梟猊咨爾江王某聰（一作睿）孕粹清明毓和智算機關玄謀電發躬率義勇大清兇徒且膺當璧之符爰撫枕戈之憤既殲巨害當享豐福是用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裴度奉冊即皇帝位永惟高祖太宗之剪定隋亂玄宗之浸漬利澤憲宗之堅除（一作拔）蠹孽艱難險阻最乃負荷小心以事上帝儉惠以刑家邦懋于令聞持久如始敬之休哉

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蘇頲

維先天二年歲次癸丑十一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攝太尉臣某等文武官六千五百一十四人言臣聞厥初生人首出庶物物不自理惟后所以康乂后不自尊（一作專）惟人所以歸往古先哲后安人育物表功崇號不可避也（一作辭）皇矣上帝臨于巨唐降氤氳垂耿光重熙而累盛至太皇而授聖臣等敢稽首而

正大典雅渾涵之文

言曰蔑者景龍之末長蛇縱禍陛下慮宗祏之隆提劍而夷之賊因親以尊主間者朝有賊臣天罰大懲陛下援邦家之難援旗而勤之則措枉以舉直戡不及闘爲惟其魁（一作身）思與王公卿士下逮元元陽闓澤而有（一作布）和氣臣又聞軒轅華胥洸期姑射未有一其道而順大皇之心文王之事武王術熙未有二其行而居聖神之位寡宗釋重至公也爲晃（一作晏）體明至孝也使九族敦（一作叙）百工允釐東西南北砥礪聲教被靈有四招琴黃而可乘我實有三指珠玉而不御然猶發揮禮樂馳騖典墳論思獻納進善從

諫日慎一日上稽乎天意下考于人謀卓我叶元符而燦靈命者也夫開者泰也罔不通武者威也罔不服臣等不勝大願昧死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謹上玉冊玉璽臣等誠惶誠恐死罪謹上

冊皇太子制　內制

黃門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其所由來尚矣我國家參天貳地滴以豐功祖武宗文承於寶命顧循非意寅畏鴻名太上皇命朕以位卿大夫補朕之闕僉謂率先自頒皆古惟新國本之大不可以不務皇儲之重不可以不

唐太子多張老雅其羊亦非有海何如

立故宵衣當宁爾義是將動循升階（一作軒）擇賢而與皇太子嗣謙生知禮樂性成仁孝字孫之愛則敬不絕馳問寢之安則恭而至寢觀其言精視質思敏題鞭固以數東序之討論契南山之羽翼今少陽踐位獻歲發春少樹自樂乾坤交泰副君之楊已別其宮太史之書更藏於府帝圖斯永人望所歸庶符知子之明豈獨在予之慶用施寬惠光于致理令望莊初開端僚是切天下有高才懋德碩學純儒比跡春卿齊名夏綺具以徵辟

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等制　蘇頲

蘇公長於煞數通是片文字

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魏闕則望捲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祗奉歷數旁稽載籍克翰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岳分膺茂命咨爾睿歟（一作慎歟不可）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封諸郡王勑（一作封皇太子大男寧平原郡王等制）同前

勑王者嗣統必上尊祖廟中立人紀下及諸孫所以

光贊鴻猷發揮大典者也皇太子大男寧等溫敏茂
淑依仁游藝郁郁之成自降其心詩書之言風夙於
耳朕初建儲兩永固宗祧既當知子之明爾稱抱孫
之慰是用依方建邑籍土疏疆俾奉邦家式宗藩屏
本支百代冀叶一作遵於周詩子弟畢封更高一作隆於
漢室於戲承紫極之慶稟青宮之訓惟師友是敬惟
忠孝是憑以樂善為心好賢為懿古有成範爾其欽
哉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擬冊齊王文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啟茲東國境于青州略嵎夷

導濰淄鹽飾貢庭縣絲入篚爰在少昊為爽鳩之墟
沃若殷商乃薄姑之丘周賓太公之國積海岱之饒
習戎華之盛因俗簡禮其政易成咨爾第二子某直
諒多聞溫裕有立樂於為善力其未能行本貞廉言
依忠孝固可錫茲青社俾藩于東是用命使某官某
乙持節冊命爾為齊王往欽哉宜聽朕命夫敬人可
以理國然後可以得人謂己不明任賢良以為明
謂己不慧資師傅以為慧國安則備爾忠孝人散則
忝爾君親慎乃厥修毋替休命

擬冊晉王文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涉河之東千里而廣右浸汾
水左據常山蒲阪唐堯所封之丘歷山虞舜墾耕之
地晉陽我高祖誓衆之埜本晉國也而謂之唐其人
憂深思遠有帝堯之遺風焉故我國家因之以啟王
業將我朝政保茲舊邦克建戚藩以任賢惠咨爾第
五男某和裕稟質端貞理身撝謙似不能好善如不
足行歸於厚口無擇言本孝克家資忠體國固可展
奉啟聖之墟綏懷積慧之邦錫爾異社以藩于非是
用命使某官某乙持節冊命爾為晉王往欽哉宜聽
朕命於戲踐唐堯之地理虞舜之人開高祖之域爾

其兢兢底慎以臨其人思流豈弟之風祗敬興王之
地無一舉足以忘我祖宗艱難之業往利厥土以孚
于休

擬公主冊文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桃李發咏雲日連輝禮秩克
柔肅雍載美築館大國建號名邦乃蹈通規用光懿
範咨爾長女金枝寵慶玉質輝奇蘊興體和含章挺
秀柔順懿德兩閑可貞已及初笄言從下嫁主之以
同姓叔父配之以貴族間人式遵舊儀錫是土宇某
用命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為某公主於戲往欽

矣詩之國風盖美王姬能成婦道爾其克念以敬所
從無黍我之休命不其猗歟

第七女封公主制　元稹

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
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敘斯之慶
上慰慈顏鳲鳩之仁內愼均養雖穠華尚少出閤未
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可依
前件主者施行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　白居易

勑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近代或有未笄年
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之第十二妹等
先皇帝之子也比肸之子宜加等焉故當幼年各封
善地咸命為長公主未及釐降先開邑封所以慰太
后慈念之心表先帝雍雍之訓亦欲使吾孝理之道
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册文　節錄

雖復少為兵甲泰師驚稱帝之神樹作幡幢釋主魔
魔王之衆虵軀之髮媧后蛟影之隨漢高昔者仗牛
之主是曰犧皇名烏之君仍題鳳紀决身用馬鳴成

道上士以龍德為仙故託元符爰咨　致貴崇上尊號
曰應天神龍皇帝

上應天神龍皇帝册文　李嶠

向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叶含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
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
之祚不其難哉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
遠無廢獄近無留令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后而嘉
穀登省刑罰而蓬宇清發倉廩而[illegible]去歲龍旂
承祀大輅親郊捧玉貲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
六變純賓昭融然猶古訓是學帝熙于道天文炳煥
雲漢其章溫恭欽遜承太任之教和樂豈弟洽戚藩

之心惠風偃于羣黎威霆重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
於長樂昭配未昇於禰宮每儼嗣徽蒸蒸而慕所以
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志永錫其教竟底剔之
罪興惻隱之仁廻霜妝電為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
附朔漠燃惡戢兵謙臨是受至于備文物展國容莫
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御露細
組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
之士戴賜之倫蹔游衛邢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昌言

二年上尊號玉册文　李德裕

斥肯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儲貺皆堂陛之峻外

君如蔚丞李德裕甘陝人撒丞文在翰柳之上陳柳有心為文二公無意於古

經綸方始，草昧之初，爰有非夷矜功□□□□
盤于虎踞，鴟據其行，肱臂縮衣，如茶決邪，作孽沁□
宇內倒懸，不知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埋，威傷國，欽塞
賢帝女，歷漢疆，有狼齧平城之心，鯨吞成洛之志，爰
命驍將，寒旗列旆，兵塵虜火，烈荊榛，遏嗣，恢碎轍。
轀六扁，與逃貴，女生還，刻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
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奸臣放命。
一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
近門，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

十年，梟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群疑冰釋
楊清風以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
震上黨，伏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
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差，人心搖蕩，異議放肆
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予所不舍，未三旬
而定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猶將多降，不
勞師克，梟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 會昌五年

上尊號冊文 李德裕

踐嘉義而總深仁，恰幼志而標成德，盡謙恭於齒胄
審方俗於迎郊，允睦周親，務殷堯族 冊代王為皇太子文 王言會
最

削者賊臣，搆逆窺窬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
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兇惡，以之康濟，主七鬯
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為皇太子 冊平王為皇太子文 王言會最
咨爾元子某，襲列聖之姿，體徙行之質，吹銅梟異辨
日耀奇早，習德成克，敬師保，事業可大，和順積中，大
縱温文，生知孝弟，洎分錫土，望出東平，夫富貴莫大
於家天下，忠孝莫大於敬君親，俟爾一人，貞于萬國，
必咨正事，必近正人，必杜逆遊，必樂善道，求諫如不
及，惡佞如探湯 擬冊皇太子文 劉禹錫
第三子平王，降基孝而克忠義，而能勇，比以朕居藩

邸，虔守國藩，貴戚中人，都無引接，群邪害正，凶黨定
繁，利口巧言，讒說罔極，乘為温孫秀，朋黨競起，晉卿
楚客交權，其間潛結回邪，擠排端善，潛貯兵甲，將害
朕躬，隆基密邇其期，先難奮發，挺身鞠旅，衆應如歸，
呼吸之間，凶渠殄滅，安七廟於幾墜，濟群生於將殞，
方舜之功過四，比武之德踰七 立平王為皇太子制 王言會最
知子者父，允叶於元良，以長則順，且符於舊典 立忠王為
皇太子制 蘇頲
恭慎之心，符小言而戒，謝虛疑之度，包大雅而揚聲
騰芳桂蘭，動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鬱清文而振玉

黎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背逆爭歸於我公獲
老衍恩俱歇於司隸天子內難潸焉出關外郡傳烽
鮮卑犯塞莫非狙渠當戶帶貫名王冀馬迴于淮南
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坐甲亘埜橫江窮厥羣甝逃
殫封狶莫不鞋木而止戎車旋遄遇濟而旋歸駿盡
殪公克無禍難劬勞王室而狄寇之當翻居狄人伊
洛之間成為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險胡馬戎塵
夜宣鉦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征亦抽金僕
戚仔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麗元之盡赦
守處猶豫抵北闕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

長狄之種埋於國門稚髮之酋京于軍市投秦坑而
盡沸噎溢水而不流自古盡言烏跡渾沌洪荒凡或
度創來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
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睿言柔粹公私積切阜徽英猷
承規奉算殲此大憝如烹小鮮公論兵於朝堂之上
決勝於尊俎之間寇賈英勝浮江下瀨一朝翦撲無
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自八紘九埜瓜剖豆分
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震巴賨文息又宣折簡馳
書風猷斯遠至于蒼蒼洛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之
鄉南喻女子之國莫不屈膝拜手請吏款關忠信為

寶風雨弗𧃜（一作無愆）仁忠為基牛羊勿踐經營宇宙寧
唯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以公禮
為楨幹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
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跣爵待農室富京
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
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和同是用錫公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玄闡風敎光景所
照窮髮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
貶沈浮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
公□□節廟為世經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

公武貢之士三百人以公軌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
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
跨厲嵩溟混一車書括囊宇宙是用錫公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
秋霜允供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
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文 晉陳王九錫 徐陵
高祖弃盛業而升龍太上釋寶圖而委御王室如燬
喪亂弘多王應幽明之道從兆民之欲奉七璽於代
邸飛六轡於周京此則綱我絕紀為有大造於皇家
者也襄者寨表省方舉胡反噬矢流君側閹甚平城

淪陷有期阽危莫恤玉衡位同謀總戎千里屢次舉
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咸王先黨潜謀逆
亂外交邊寇內聘奸回實繁有徒將傾宗社王以戮
凶渠羿人斯得黃圖示宮闕之名赤眉切園陵之禍
凶荒仍歲荊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靈邑
若摧枯寒泰關如反掌封清河渭志存匡復北荒獯
鬻事稱羈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遏有方
款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舊齊汾晉地險適逃攸聚
山藪川量負羿稽誅類馬腦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
于陳泉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正旦河潼轉

漕密邇關畿京坻委積由來尚矣寡凶保據一鼓而
崩薛舉崇奸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淈夏西土游
寇秦川肆毒赫斯授律咸俘醜類岐隴齊其京觀汧
渭為之不流三蜀陝區一都之會夷民雜糅蠻陬荒
梗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關洞開劍閣無
監昔周召分陝咸為保傅毛畢諸侯入作卿士內外
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紱茅土金獸
符第一至第五行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總綬羣臣
任總百司朝班彝數宜與事華其以相國總百揆去
錄尚書之號　唐王以相國總百揆并九錫詔　上言會恨

制書　全

姚元之拜相制　　內制

門下王佐之重師兵之任勞求屏翰實比具將同州
刺史姚元之宏材將時偉才出代識清鑒遠正辭強
學有忠臣之操將相之風踐台階匡益斯在頃
居藩郡術良是屬哉懷一德分命六官討論允歸文
武兼資式遵經綸之寄宜副鹽梅之委

授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白居易

門下夫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平章法度登進賢哲外
撫四夷內安元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

此宰相之任也朕思得良弼訓致此道咨命于汝具
舒庭于其官張弘靖世乃祖乃父代居相位克有庥
績于旂常服其忠正恭肅文以禮樂日濟其美忠揚
家聲一時之人謂之才子登台清貫益著令聞洎出
剌陝部移鎮滿陬政不苛細甚得人心務吏將卒皆
樂為用清簡之化聞於京師由是鄭國緇衣之好漢
廷玄成之美朝望時議翕然與之人謀既同朕志亦
定乃用登庸以左輔援爾以大政尚克欽乃訓命業
乃代官紹其股肱服我前訓嗚呼三代為相邦家之
光爾其欽哉　乃前人之徽烈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白居易

門下閫閾風至太白星高謀帥蔽邊圖之大計具官范希朝忠貞勤儉以爲質惠和智勇以爲用一代名將三朝信臣朕以西邊列鎮三四若有總統則易成功思得良帥有威名者并護諸將[一作撫]邊乘秋順令揚其威武則南牧之馬引弓之人知我有備不戰而去誰可任者無如希朝以爾有朔方之勞有振武之効功在疆場名聞羌戎惟實與聲皆副是選今拜爾爲大將尊爾爲司徒節制進退一令諸稟倚望如右可不愼歟可充京西都統

加裴度幽鎭兩道招討使制　元稹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況朕均養億兆爲之君親燕人冀人皆爲乳哺而育之者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絕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犯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晉國公裴度昔者區域之中蜂蟻聚衆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幽征疑議滿楚不思不惑挺然披攘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爲唐祧宗寔賴[一作賴]朕肱運用心力肆沃小子[illegible]受[illegible]服於前燕平於後面撫收失[illegible][illegible]及生求思[illegible]寧中夕有得幽老尚在大[illegible]

用亟宜惻怛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項者師道[illegible]濟累代襲授之資籍山東結連之勢以丞相布[illegible]於千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猶劉悟裂虵豕之驅李佑潰鯨鯢之腹蓋逆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況彼幽鎭無名暴征以丞相近親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斧鑕之刑坐逋椒蘭之氣外薰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開懷綏帶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充幽鎭兩道招撫使餘如故

加裴度鎭州四面招討使制　元稹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斬一枝指殺一犬[illegible]其不伏念隱惻至乎旬時決而行之蓋不得已也予於鎭人亦既伏念俟其悛革詎止旬時乃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詿誤示以生門期於盡脫網羅豈可擧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荊棘牽衣雖欲歸於有仁[一作歸仁之路]厥路無由而至況王師壓境義勇爭先朕每抑其鋒鋩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根荄而傷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猶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典今上台居鎭笑晝無遺操晉陽之利兵[illegible]屈產之良馬聚河東義武之衆合滄景澤潞之[illegible]

元翼受命之初乘田布壹宛之頃挈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威恩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猶猖獗（一作在）之徒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寔無名苟能自新亦冀容汝主者施行

授李愬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昔者晉侯伯會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垂耳以定傾之勞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于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山

之永而又繼有（一作其）英哲克全（一作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恕惠施于十代何爲恩積于一門愬翔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愬生長紈綺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雄之器而性與溫恭怡怡於叔季（一作孟）之間翼翼於迹行之內始爲夏帥遂著能名踰角齒毛之良一無取于夷落而不貪之實大布于朔陲旋（一作相）領徐方會征淮右隣寇陰狡將助鴟張豕犯東郊翼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鴞獍就戮聿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朕以淺郊重鎮（一作地）尤藉良（一作良）帥俾爲司空以表東夏特我邦憲用濟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于大梁斷長補長方數千里皆爾爲政又何加焉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城未毀（一作尚在）夷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跡尚（一作猶）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于爾者爾（一作免）服休命其惟戒之可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如故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一作氛）祲銷

勁少可以授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騮自聘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具官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强使之心伏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遂爲捶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一作徒）養乘軒之鶴致茲撓（一作擾）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懲兒戲數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

武臣貢力帥以亞相忠厖之上公仰元才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夫一作士而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既殺之墓戮不義之尸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況於身備一作將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耻併在一門當俛首屠心之際豈俟終喪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左右一作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鎮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奧方來帥余所重難擢白人名付以巨鎮而中台暗折上將妖侵兼賊淮寧興於腹心豺狼扈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華驚嗟深矜子之護喪論元之忠以爾本詩書并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蔡之行恩信共著勳庸豈無奮激之圖一作爲報冤仇之實且歸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爾其濟彼勇夫撫茲義士一作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本於戈其一作干矛非勞苦不萌於心非

能於勿言一作宜於居則席薪寢則抱冰以食爾虜之若哀心感者必一作月爲揕身刎頸感智前驅下報曾冤旁清醜剸於戲一作嗚呼士誠可託稔惡難逃剸彼凶殘一作咒去將安得豈緩於鞞鼓蘇在前投袂執命無忘哀敬可起復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勳賜如故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鶯隼擊則妖鳥除弧矢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蟣虱殄桎梏釘而犴一作獄立潰苟得犇盧而示之獲兔則可偏俎豆而俟脯醢矣復何憂於趙鉄一作逆乎夫將者亦蟣虱之湯沐而桀犴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起鍾海岳之秀幼爲兒戲嘗壘已成長學陣伍風雲潛曉然諾已任安危一作功名善用奇兵尤精攻一作技擊陳安之矛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或山立于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膺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殄上將雖夾慟哭隸門誓清妖孽羽書三奏驛騎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鄰援指期斬叛剋日圖功斷自予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才力而取彼之凶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螳臂抑激怒而承拏萬萬相殊破之必矣而

況於鎮之黎人皆朕之赤子爾之部曲即鎮之卒徒聞爾鼓鞞之音懷爾櫜鞬之且吾知此輩誰不生心弱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無發室廬無害農稼苟復戎首置之槀街下以報忠臣之冤上以告先帝之廟則當當從亂乎又何詠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成擊裂誓衆朕不忍言再換蟬冠新持武節思不虛受爾其啟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杜悰淮南節度使　　沈珣

門下星以斗牛鎮臨吳楚有重江複關之奧是通都

大邑之雄控制上游儀刑尊旂自非台衡舊德廊廟宏材則何以膺茲山（凝）岳之求副彼經邦之寄爾選中外無愧須臣劍南西川節度使杜悰間氣孕賢相門襲慶錦安之國器弘茂元氣之武庫深嚴禮樂文身守而勿失政刑要用之則行風振英聲（一作猷）（一作存）登相（一作高）位廊堂之上有所不為縉紳之間共稱其道集賢脈惠嗣美能修體平陽之續寄暢貢項之練達自持瑞節作鎮靈關盛有建明衆推理行故疆畫復還洛漢泛洛成條軍儲流衍息政有同於冬日[illegible]朕以禹貢九州淮海為大阜貞入

郡井賦甚殷分閫推雄列鎮罕比頃彼漕運京師賴之自江已南近聞歲歉黎氓稍困流庸是虞思得慈惠之師以行惻隱之德黃綺在位朕無憂焉汝為司空兼持邦憲慎乃出令以臨其人務遵訓誡勉弘休績

制書　等文

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覩其間義感激願別忠邪立誠忼慨貂陳弘益備其至矣朕實嘉之項者梟鏡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命朕討除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督予為弼終則寧朕同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

白日（封郭元振為代國公制　太平內制）

虛懷同於抱月懸鏡不疲利器比於成風剸鐘無滯固可充左貂之賢識翊中臺之謀猷用參金鉉之司兼踐玉壺之制（蘇頲　乾曜　太平內制）

頃以暮年固辭退位就閒去劇僕賢尚齒巨源請老仍參疑貳之榮叔于養德選爾國朝之議宜敍五曹之務俾同三令之班（加唐休璟左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制　太平內制）

蘊道弘深秉德經遠清裁可以範物素行可以律人一自登朝備聞體國志存公潔誠者始終而狀貝朕躬金玉王度人望是仕悃遠無逾（除唐休璟黃門侍郎平章事　張說）

宰相之任安危所繫百辟爲憲萬邦所瞻與其明察以爲光不若嚴重而有制與其將順於非美不若匡救於纖違畜涇渭以序人倫謹繩墨以正天下 李吉甫相制 玉堂遺範

嚴重得大臣之體温雅秉君子之文每獻納之時動有直氣當顧訪之際言無隱情遠圖是經大事能斷及領地官且司邦賦會計務劇出納事殷投利刄而皆虛委紛絲而必理 裴垍拜相制 白居易

有史魚秉直之操勵山甫匪懈之誠忠孝兩全學識兼茂清標可以範雅俗正氣可以肅羣倫頊自周行

俾參密命動由於義知無不爲蹇蹇懷匡濟之心孜孜陳遠大之畧言無隱避居則靜專理財先示於簡廉利物無懲其聚斂 李藩拜相制 玉堂遺範

自彌綸紛閑駁正瑣闥且司言於右掖當納誨於東儲 李逢吉拜相制 玉堂遺範

進嘗伏於青蒲出不洩其温樹牟融得大臣之節毛玠有古人之風 王涯拜相制 玉堂遺範

名利無舒於中懷風雨不移其常性驥騄之質常識於遠途鸞鳳之姿宜巢於阿閣 崔從與拜相制 玉堂遺範

重開集鳳之池再作鬧中之化於戲刀非礪不利

非水不行爲君誠難得中甚易決疑定計吾以爾爲神龜肥國救人吾以爾爲上藥盡布四體慜堅一心 夏侯孜拜相制 玉堂遺範

屬問罪二方徵師十萬千金難滅於日費百役并萃於司存而供億罔差中外咸樂泉貨無虞于螭澗于戈遂致於清寧允茲忠勤副我倚任是宜盛居左輔均賦中邦 皇甫鎛加恩制 玉堂遺範

古者丞相府不接吏蓋以任重體大地親禮崇苟非征討之時豈伋貨財之事爰俾出納歸諸有司用嚴台庭以輔吾道宜令相府之重勿領計司之劇撫夷

夏調陰陽用安元元時乃之職 皇甫鎛罷判度支制 玉堂遺範

昔蕭何用新造之漢而能調發子弟完補報亡使關東叛亂不絕者以其盡得秦之圖籍而周知其衆寡也我國家秉十一聖之匯寓提億兆人之生齒而曰不能足食足兵朕甚惜焉得非調陰陽撫夷夏者不欲侵貨泉之任而主會計較虛盈者不得參邦國之重乎予今將一作兼之允有能者 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制 元稹

廣而不雜峻而能溫修詞無採其箐英所尚者風格發言必探於指要所貴者變通識古今理亂之

邇通利病之本理當詳於餞深道當因於文大惟自誠可以化物推克已可以律人（授段文昌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杜元潁）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之分於言下別所未聞兵農皆在於數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為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是乃振於庠序陟於鈞衡自我拔奇寧拘品秩（授朱朴平章事制　韓儀）

公上略宏才惇信明誼受我旄鉞輯寧區夏典器銘勳高視前古（郭子儀兵馬副元帥制　賈至）

周以元老監方伯漢以丞相撫四夷則軍國之務中外一體自華陽而西（一本無）于隴坂涉河之右兼控五原

總三將之師專萬里之寄詰禁糾武宜有統制憂邊謀思深仗輔臣（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　常袞）

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衆駭奔自遠赴難解圍盪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弃無罪自疑崇信讒邪却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播遷巴梁遠違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荆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

亟齊其井賦之食壘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發厚使臣完聚守備將以特恨之罪加於忠義之軍非平

郎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雖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槩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授馬燧副元帥制　陸贄）

李晟勵精剛之採體博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處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以一作先）下誓舉師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

風激俗雅尚恬曠謙撝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于回中限界諸夷藩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統帥（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　陸贄）

圖先廟社允集王功誠動日星必承天祐比上視書太公來受雲中享士李牧復生出鞏洛以行師轉淮沂而殄寇復念先朝存惟否運朱玫則罪及邊伯李熅則親非子類昇其樹置之謀蹟我纘承之赦是以奮飛長檄條列本枝遏濟惡之亂流披崇奸之僭篡狼兇有力賀福無遠近則王行瑜驅以叛恩顛將敗

百藏衷於志艇一心注於報閣歲月滋久恐渡不過當兇妖就執之初是潰黨乞降之際單騎以入其壘免冑而弔其傷殘納之不疑乃見全德 按李光顏忠武軍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鳳彩歲雉棲止碧梧之月鶴情瀟灑偭翔紫蓋之烟朕以長葛故城潁川重地兵甲甚銳賦輿至殷爰委材能俾膺統馭 按孔温裕忠武軍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於戲張兵守節却胥長之金鑣陳泰惟公緘豪右之寶貨遂得羌戎稽顙種落歸心 按高承恭振武軍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呈瑞質而鳳離丹穴發孤標而鵰翥青天合珪璧之

寒輝咸資逸韻聚雲霞之秀色併在高文青瑣闥中封章不屈紫微天上詔令無雙王燚貞侍從之才徐邈擅文儒之譽親提史筆首列諫垣予欲成爾美志故授以儀曹入庶之尊予欲壯威聲故帖以憲闥亞相之秩紅旗路路紫綬登壇 按高璩白南東川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得營平屯田之術有伏波備寇之謀曠土多栖畝之粮窮塞無晏開之壘卑張敞擒奸之稱鄰廣漢摘伏之奇獨路絕豁衣之人閭井稀桴鼓之響 按畢諴昭義節度制 玉堂遺範

騂騮躞蹀向天路以無疑鵬鶚騰凌入秋雲而不返

潰海而南邑為重地據歸縣俗本剽輕居常則委經略之權有事則付節制之任是用改其舊號建以新軍 按蔡京嶺南西道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虜無南牧漢高魏尚之功地霸西戎秦用孟明之力 按王安貴天雄軍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於戲荆州思叔子之仁蜀郡愛文翁之化壤界相錯風謠尚存用使潼川獨無賢守題劍重登壇之貴持綱增攬轡之威 按韋收劍南東川節度使 玉堂遺範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漕陸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縣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

肇車方輿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廢道無繻繻行有枝葉 按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陸贄

百谷所以朝巨海海不疑其貳於我也四岳所以鎮厚地地不畏其軋於己也故山澤之氣上騰天應之則為雲為雨台輔之精下降君得之則稱帝稱皇學弄之始畫地而壁壘之勢成言兵之時聚米而山川之形見日者除兇淮甸易師常山張吾掎角之雄賴爾股肱之力加以深哀早達密欵屢陳求奉浮圖之真願弃全燕之重城嘉素尚難遂適中縱妻子之可捐豈君臣之能捨朕惟鄒魯之地鄆實居多俗尚師

俾人推古朴以寧下黎蝟見以行春宜體皇
閫之令圓勿徇巢由之獨行 授劉總守司徒兼平章事節度使制 元稹
昔潰池發變則襲遂亟行河內去思而寇恂來復所
以順人情而急時病也況鷄澤衡漳附于上黨控帶
河洛搤束燕趙其土瘠其人勁養理訓習尤所重難
乘軒纔及於邢郊妖彗忽生於冀分空沉台座未辨
渠魁予懷震驚物聽傾駭校其遠邇當分後先遂駐
腹心之雄以供臂指之用 授劉悟昭義節度使制 元稹
朕飽其聲績渴見儀形如開就路之初頗有擁旌之
戀由是罷後黃霸復借寇恂輟阻急賢之心姑務從

人之欲 授馬總檢校刑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制 元稹
王庭湊山東之一叛卒也非有席勳藉寵之資強大
結連之勢一朝驅朕赤子弄吾甲兵是猶以羊將狼
莫不以潰其心腹而猶越月踰時莫見春其喉者豈
非常山無帥趙子弟無所歸耶居四戰之中堅一城
之守視豺狼之穴履尾甚危畜鷹鸇之心甲飛待擊
請分金以間楚願奉辭以伐虞視我士卒如爾子擁
我夷狄如爾仇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元稹
朕聞天以雷霆蘇蟄氣兵以鼓鼙作戰力高官重秩
可以興起人之壯心我無愛焉加之戎帥亦所以作

命節度使意在制民非專為[illegible]兵也

前茂之氣而增一鼓之雄也 加授史楚義武軍節度使制 元稹
漢以二千石之良者入為公卿周以六官之賢者出
兼侯伯內外之任所命則殊至于理軍國竭忠賢其
致一也 授李愿襄陽節度使制 元稹
昨事有斷龍泉挺霜雪之鋒處身無暇大王蘊雲虹
之氣長沙流易簡之風鄂渚肅鼓鼙之令 授柳公綽襄州節度
使制 [illegible]
爾其為吾申惠慈布膏澤懷忠伏順者延其賞窮羸
飲痛者加其恩使人人知吾待爾之心其厚若是勿
復以形跡之壯號令之嚴報於朝廷是曰為政服我

休命勖其戒哉舊秩新恩同登八座之貴播旌展旆
分榮十乘之行 授王宰等節度使制 封敖
令以涇上右軍平原善地左接甸服右連蕃疆因鄭
鎬之金湯窒犬戎之巢穴是以擢自郡邸陟于齋壇
思尚書之履聲舉將軍之戎律 授史憲忠涇原節度使制 封敖
渭州之北太山之東乃眷雕陰寔曰鄜畤兵甲完勁
賦輿殷繁扼朔塞之咽喉為鎬京之管籥惟爾先父
在長慶中自幽陵舉旆歸國志誠白日節高青雲疑
難以來勳績無對果有令嗣何嘗乏賢而嫩居然將
才蔚有公望 授劉碩鄜坊節度使制 封敖

度嶺之南五諸侯而番禺捴其襟帶屯當之務豈州
伴焉琛貢鼓湊蕃夷交錯非廉平之操不可以勵其
風非幹敏之才不可以濟其俗宜廣施慈惠遠示珠
玉無使伯周獨擅名於合浦隱之未纔美於貪泉 授鄭從嶺南節度使制　封敖
彭城故壤南據長淮滑臺重鎮西彌㢘邑建牙誥帥
於是攸難雖遵條共理仁風見重於朱轓而授脤分
麾將星宜明於紫塞既申引拔寧繫班資爰思鼓鼙
乃錫鈇鉞秉列部察廉之務佐兵車招討之名首載
附蟬之冠位長集烏之府 授盧弘正等節度使制　李訥

天務稽勸分之謂勸秋馬訓兵之謂備保大定功之
謂德救難睦鄰之謂仁舉彼三軍行茲四美蕃垣東
夏羽衛中邦勤修武經靜致俗阜先副朝獎用答子
知既超鄭默之官又進周昌之秩 授孫簡青州節度使制　蔣伸
遼陽甲兵之雄幽都控馭之遠假機謀以董雜俗資
刑賞以靖朔鄙 授幽州留後張允伸充節度使制　蔣伸
朔埜之北全京以東兵臨五城地遠千里非略勞無
分爵土非用武何以示恩崴 授田牟靈州節度使制　蔣伸
國家自天寶之後中原宿兵元和已來信義方洽近
者懷化非所付官不啟當逆者以依阿為猶向之

名將重者以姑息為苟安之計 授鄭光河中節度使制　蔣伸
火化而方知玉性歲寒而益見松心 授乾干泉嶺南節度使制　沈珣
昔孫弘以儒學進身寵兼裂五郡禹以勤虧者劾佷
比三司是皆內外同規古今所重能以無心為待物
之心以無用為當官之用 授白敏中邠寧節度使制　沈珣
漢制郡守有善政者增秩賜金周官諸侯有聲名者
加地進律載新社土改茶齋壇不可使華渼於東方所
宜遷仁於南國況經衡舊服江漢上游天作派地
連襟帶昔曾王以法絕封部歲久則解除于頓以共
東向徐人流而賦在不有思惠安能理之 授李景讓襄州節度

使制　沈珣
陶唐古郡晉國全服掌非門之管籥控朔塞之河山
雅武連營氐羌萬落用鎮與王之地必求易俗之才
非虜熾周南仲有徙城之績西羌擾漢營平陳保勝
之方疇其嗣之必有能者 授盧鈞太原節度使制　沈珣
賓嬰賜金不為廊廡之有營平積粟免煩饋餽之勞
滅費惠人於斯為急 授畢諴邠寧節度使制　沈珣
乃眷岐陽襟汧擁漢古稱右輔以扶助王圻今為別
京以屏翰戎落藏煩元老封撫舊邦實資經國之謀
高副安邊之寄 授崔琪鳳翔節度使制　沈珣

平仲盡規之節夫吾論俗之方經堂且而徵哉可望
指牛山而忠誠如在 授辛陟節度使制 沈甫
泰之舊都漢為右地扼戎獨之要害作上國之藩籬
勞賜封疆前抗巴蜀其所受任必擇忠良 授李晟鳳翔節度使制 明帝
制 沈甫
去病辭第於彰缺嘗之衛玉再清田非為子孫之計
日者平陽來援河緒剛條陽川竟保於孤城汝海將
絕其弊俗其後孟洪分闢上黨臨戎背誅潛契於著
龜義烈彌堅於金石擁衆而出陳兵以行指揮而神
氣激揚叱咤而寇難自揚息今則鄉閭領慕上舍歷歌
續古文奇賞 卷二十 文部兵部
庶金威佇於賞要竹馬思迎於郭伋 授朱泚河陽節度使制 陸扆
擐甲執兵閫外以雄豪見許忍甘分少江東以信義
相推嚴武備而不喜戰爭嫻吏術而每先恩惠轂乳
哺於賦鳩之鄉壯藩垣於獲象之邸必令嶺嶠蠻陬
欽我之風化無使黃金翠羽累彌之清廉 授周岳嶺南西道節
度使制 陸扆
荊渚懷仁陶侃昔嘗再理穎川思又黃霸於是重臨
苟狗人情何傷國體而況干戈久試宵旰為憂將蘇
塗炭之災俾復旌旄之任詢于執政僉曰嘉謀 授周岳湖南節度使 陸扆

昔魏延以勇略遂擧自偏裨而登上將呂蒙以材智
拔萃拾行陳而擢戎麾況乎早踐方州屢登崇秩績
効已彰於雍監獎酬宜示於優恩仍加水土之尊式
寵旌旄之寄爾其靜訓驍勇之士思先撫稱之人 授葛
從周兗州節度使制 錢珝
朔漠之氣嚴天資毅勇崆峒之人武神授猶莊以忠
孝為身經守謙直為家法諸父每來宿將如歸祿山
滔天之日文已戴丁司動朱泚盜國之時績復書於
盟府消黃巢犯闕先臣進兵兄弟宗族攜率征討首
謀大計果成元功 授李成慶夏州節度使制 韓儀
續古文奇賞 卷二十 文部兵部 三八
鎮臨白馬介横嶷之封陸地控黑山振羌渾之衝要
挺鷙立鷹揚之操知玉鈴金匱之書 授李宗節度使制 沈

詔勅　全録

命呂休璟等北伐勅　　蘇頲

門下朕聞守在四夷蓋安人以和衆加於百姓豈窮兵而黷武然則日之所出弗俾于化故知天之所討必龔其罰（以岳筆作步驟文字尋不錯亂）自默啜虔劉肆暴桀驁及常獨爲匪人假命驕子者有歲時矣雖奉書就邸或遵於聲朔而控弦犯塞已毒於疆埸朕惟務懐柔每在含忍遂使庶邦憤積稽其六月之師遄寇禍盈窮此百年之運金山道前軍大使特進賀獵（一作臘）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二庭貫緒萬里威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

自膺旂禮名寵於外藩思立大勳志勤於中國兼遣弟右監門衛將軍守節長驅沙漠直指金微默啜舉其種類來相抗拒近塵於鋒鏑之下已若亂麻遠處於廟堂之上將同破竹堅昆在右掎角而東並累獻封章請屠巢穴朕又聞不得已而用者孰若兵機不可得而違者乃符人事永言取亂宜戒徂征右領軍衛將軍兼檢校北庭都護碎葉鎮守使安撫十姓呂休璟心堅鐵石氣横風雷始則和戎之利先得晉卿終而逐虜之功方邀漢將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北庭副都護郭虔瓘安處哲等懐才抱器蓄鋭俟時慣習軍容備知邊要並可爲副大總管領瀚海北庭碎葉等漢兵及驍勇徒兒五萬騎金山衛前軍大使特進賀獵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領諸蕃部落兵徒兒二十五萬騎相知計會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攝右臺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韓國公張仁亶文武將相莫與之京心腹大臣（一作爪牙）是所繫賴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律忠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與副大總管右監門衛大將軍魯受信等領蕃漢兵募徒兒或用絶羣飛騎[illegible]傷等十五萬騎赤水軍大使涼州都督司馬

逸客外寛内明正辭直道標抗慨之節曾不顧身蘊經營之志期於盡敵與右武衛將軍陳丘右金吾衛翊府中郎將李玄通（一作道）副使右驍騎衛鹿陵府折衝能昌仁左衛神山府折衝陳義忠等領當軍及當界蕃漢兵募徒兒七萬騎豐安軍大使靈州都督甄粲副使張趙璧常元寂等領蕃漢兵馬六萬騎防禦羣牧大使臨洮軍使甄亶領當軍莫門積石等軍馬募及秦蘭渭城等州大家子弟（又有大家子弟）總二萬騎建康軍士甘州刺史李守徵玉門軍使肅州刺史湯嘉惠墨離軍士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軍使伊州刺史李春交

寺各領當軍兵馬與突騎施守忠呂休璟等計會共爲表裏莫不運其長策悉心而効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使天陣齊舉雲旦備設賈勇於飲醪之夫一以當爲揚威於汗血之駒左縈右拂咸繫黿斬蚊吏牛佩豕必能力蘊窮海聲歷大荒刈谷蠡之庭拔祅一作渠之壘不遑渭橋之拜已見陰山之哭然則持旌節執金鼓者所以問不賓誅首惡而比天不誠復迷則兄俾存開網之仁預軫焚舟之歎休璟所須兵馬甲仗一事已上仍依別勑處分主者施行

命姚崇等北伐制　蘇頲

門下朕聞上古聖王之致一作致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蓋威不讋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一作斯不得已而用之朕以寡昧謬膺鴻業思欲率於動靜歸之敎化豈要荒之外弃爲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子同不遵我文軌條其貢賦歲特相望道路柢一作隔而黠嘎素稱桀驁鳴鏑於狼居頃自懷柔獻書於象魏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議以和親使臣累齎繒帛侍子令襲冠帶庶中國無事長城罷守豈十丈而鎖劉戟者朕之意焉豈謂我盟不渝爾約斯□但逆之際遂敢侵軼西北偏隅尚聞囁聚強推其

梟銳而出於國遏此不虞之失也朕甚一作憐惜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壓敵能羆有勇咸能宣威而制勝朕由是詢卿士之恭攬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恢遠圖而寧長策隨時之義其任緣乎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天降一作賦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爲本居有四鄰一作月暮獻是先坐知千中以仲山甫之操管夷吾之能習涌泉而不窮精貫日而愈勵信廟堂之柱石爲邦之壁墉必能奮爾六奇先我三傑可持節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管內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將軍兼檢校單于大都護鎭守軍使張知運寬厚沉毅外方内貞成而勇決自攝單于之臺惠則濡循咸仰將軍之樹可中單副大總管權檢校原州都督李欽憲家承將相器兼文武求古人之節臨事不回讀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佐軍副大總管檢校左威衛將軍靈州都督呂休璟慣知邊要久探戎律誠期報國去病安用家爲督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可右軍副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論弓仁右金吾衛大將軍勿部珣左領軍衛郎將獻本衛將軍張直下一作同頃楷單于副都護臧懷亮右領軍衛中郎將上海濱前朔州刺史劉元楷右武衛

郎將楊楚客并州定崗府果毅元藹然等或牧馬用
闕張其敵愾才倜儻當邀百勝之功立志經營備習
九章之訓巧仁及珣並可前鋒摠管並措可左虞候
摠管懷亮可右虞候摠管海賓元楷楚客藹然等並
可行軍摠管大僕少卿田崇辟鄜州刺史韓思復等
强力從政精心在公知無不爲利有攸往入數事典
省閣稱其閑練出綜條綜史人畏其嚴明崇辟
可兼行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司馬兵部郎中李休
光司勳郎中張敬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刑部員外
郎楊欽明江州別駕李邕等或特達珪璋所謂登壇

之寶或翩翩書記胥聞及雷之詞可以光賁出車弘
宜入幕並可行軍判官靈武軍兵加滿十萬人舊馬
既少宜於內外閑廐抽壯馬添滿六萬疋原夏等州
要害處亦量加馬其後軍兵六萬人馬二萬疋先來
點定宜令衛尉卿李延昌左羽林將軍楊敬述等至
冬檢閱且當處團結待後進止其有先鋒破賊斬馘
推堅功効懍然者並委軍將便定功賞不須限以常
格摠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弃軍逃命者便
殺（一作斬）其有弃軍入賊不能（闕）死節者妻子依叛緣
坐法凡此和衆誓于師兵統燕犀冀馬之雄屯營設

羿蔻之勇鼓鼙淵野旌旗彗雲豈式遏於河塞方震
驚於沙漠於是乎善醪以信之芳餌以賞之彼陽干
之僕必行其令持穰苴之兵不在其決堅辟清贊則
投石而有餘逆莽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權宜於閫
外仍布告天下暫勞永逸在此行焉主者施行

命薛訥等與九姓共伐默啜　蘇頲

黃門朕聞人所與者本天命而不違人所弃者順人
心而必伐由是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伏威武用清
荒戎時義遠矣默啜以叛亡餘隸兇忍遺孽敢逆桀
朔偏賤人臣稱皆所召祆不自作孽其巢穴盡是離

心瞻我闕庭相望內面猶竄身於寒苦且寄命於旬
時當胡運之已窮在軒兵而可逐九姓部落等忠誠
貫日義烈聞風數其淫暴之愆成於屈指之計請除
驕子累遣使臣擢鋒而願先驅蓄銳而期後命具官
薛訥等或出將入相有經濟之才或敦詩閱禮有韜
鈐之算或嫖姚仕漢有遮虜之勳或由余入秦有伐
戎之策謀彼元帥擇于佐軍可以授旗遂行推轂而
訥等可各須馬匹五萬人與九姓計會三軍既登百
道齊入央鉤楚練照曜陰山之峰冀馬燕犀張皇翰
海之地況彼寇惡積我師義動知存亡者視其

行者鮮其力庶使疆埸罷候烽火息人塗即不虞（一作虞）因而盡敵布告天下咸遣知聞主者施行

處分朝集使勅　蘇頲

勅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已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弃末敦本阜俗安人宵旰之間日月以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于猛虎貪人比之蟊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慢以妨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使稼穡不入杼軸其空損瘠相仍流庸自遠且四方事殷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逦相勗勉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隳廢（一作怠）

授劉沔招撫迴鶻制　李德裕

昔東漢中夏既寧匈奴饑饉臧宮請命將臨塞圖刻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為之興歎又以大舜修德有苗歸心周穆佃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迴鶻頃以本國存飢種落散二黠戛（一作憂）斯乘其亂遂危其巢既焚老上之庭盡身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客寒垣朕言念淪胥

忘勲力諭以呼韓美志（一作歎塞）漢氏舊章式不亂華因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飢人令歸漢南方議贍恤（一作）屬可汗又娶沉瘤酋長異心鄰踏右存兵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頻已（一作）添盟邊將戍（一作良）臣屢控告（一作）疏策慮問（一作）聽咸請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毒敬之其籌馬邑設畫（一作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舍垢亦已踰時況朔野沍寒有皸瘃之患陰山遙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革具官劉沔又臨沙漠頗識虜情既啓十乘之行必致六翮之逦委之招徠方伐成功可守本官兼支招撫迴鶻使如不自改悔務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擢令指揮主者施行

幸新豐及同州勅　蘇頲

勅虞之四朝且緝區寓漢之三輔本同京師善於古者考於今勞乎過者應乎遠若順豫之事欽則叅於王制巡遊之典備則慮於人勞朕受命膺期厲精設教幸乾坤幽贊風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司覲嶽獻（一作）於宗廟穭穗生於群國我無大禁冥欣於歲取人有小康未果於時邁但左輔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川宮館咫尺相望欲過灞亭而

涉瀫（音義未詳水名）經沙阜而臨渭北彼耆耋問其疾苦察
長吏之政恤黎庶之危蓋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
稍自畿甸化于天下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長春宮
停五日緣頓所須並令所司支備一事以上不得干
擾州縣發日唯量將飛騎萬騎行更不須別遣兵馬
及妄有料喚朕此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稱冤苦
州縣不能疏決者委御史金吾收狀爲進各勉所職
副朕意焉

幸西京制　張九齡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頃屬關輔無年遂爾東幸固

非爲己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
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蕩宜以來年正
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準式應行幸所須務從
節減所申明爲條制勿使勞煩

命斯除牧守面辭勅　蘇頲

勅自古帝王莫能獨理是樹侯伯所以分政則今刺
史之謂矣蓋欲序之安之納於富壽不夭不札以致
和平朕受天眷命作人父母殷鑒遠圖罔知攸濟頃
者都督刺史惟良是求而寂寥厥身孰副虚想豈六
條察舉未詢事以考言將三載黜陟不責實而求當
遂令進之則務吏頼於送迎退之則難人務於苟且
豈所謂安孤老長子孫之意邪漢宣由是與言劉廣
爲之長歎誠有旨也今事謀伊始邦政惟新俾凝庶
績思改前弊自今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
辭朕當親與疇咨用觀方略到任之後宜待四考猶
隨事襃貶與之改轉諸州上佐五品已上應改轉限
亦宜准此夫類其才則適用久其事則有恒致用執
恒未聞不致於理也咨爾在位可弗勉哉　先天二年三月十四

禁斷錦繡珠玉勅　蘇頲

勅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斯乃聖人（一作賢）之至言矣叔代澆訛僻王驕
縱惟崇（一作侈靡）於玉杯象筯不務於捐金抵璧好之者
君也習之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裾之類與朕爰在
幼冲每期質朴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覩錦繡願言
其志造次不忘自崇泰體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
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弃末
朕甚愍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厮養所得者重於達所
求者貴於異至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
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
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令

內存嬴侈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尙於[illegible]
雕鏤而奪其務也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如更衝犯並歸罪長官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詳其時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爲條例稱朕意焉 開元二年七月三日

焚珠玉錦繡敕　　內　制

敕朕聞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

飢終歲不制衣則寒飢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飢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行好一作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有一作司令鑄爲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開元二年七月

名則爽矣　還有至理

禁斷大酺廣費敕　　蘇　頲

敕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省財爲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爲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徇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殷鑒于此

良用憮然自今以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先天二年八月廿五

詔敕　缺名

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自經艱難多易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朕每思之無時暫忘抱忠勇者恥居其下守名節者憤發於中卿等從前已來常保忠貞之節自今以後永爲心腹之軍宜念始終副茲屬望故今宜慰宜並悉之 賜將軍將士書　白居易

卿等久在行營乍無主將而士旅輯睦軍壘安寧足彰守正之心尤見盡忠之節況卿等抑嫉奸邪久困

貪暴宜以仁賢之帥撫御忠義之軍　白居易
凡今政要畧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
流亡出於不足爭訟出於無恥必若縣得良宰萬戶
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且如存逃客戶所在安輯
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
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奸訛不生念玆八事朕常屬想
且如河南江左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
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
此則政乖處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萌
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朕所待賢能

不惜官秩唯聲實是與唯理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爲
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
郡哉至如典郡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奸進
之韓且不務於政成欲速之心徧未思於義取朕所
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
者不升理道循良者不用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
未朞一作朝而輒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爲人之資
地耳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皆弊也頃
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頗相容
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萌

契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紐繫頗乏乾沒
吏明察豈其然乎自今以後天下繫囚非應申覆知
謂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
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其遊僧幻
者誑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其戶多虛挾人均
苦擲務欲削除更成蔑故已逃者未必得削爲奸者
因此便除一啟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
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至于親識遊客馮恃威
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
置有乖使至州授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

寄尤切故躬饗庭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
前則敷祉以陳命席而對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
典刑獄爲政煩苛頃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使
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遣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虐
政斃人一至於此是用黜綱於嶺裔微彼舉岳往歲河
南失稔時屬荐饑州將貪名不爲檢覆致令貧弱萍
流外境責其政理有從貶黜因茲以來宰多姦欺或
式外奏免或損中加數至如洛州去秋奏澇管戶二
萬八千八百不損者兩戶而已無田商賈之流當同
人數自餘諸州不損戶即丁少得損戶則丁多〔　〕人

流行豈應徧併皆是不度固用取皓下人諸州遣於
之處多是政理無方或堤堰不修或溝渠未浚頻已
處分竟無成効宜常被被揀租庸是何撿挍至州之日
各宜勤勉應合修塞開導宜預施功若不覺勞何以
獲利已令御史分知訖須者水災若及河朔朕思無
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廪潜泣河以賑之蠲租從停征
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慮有乏絕致妨
耕桑雖已令使宣撫或恐事未周䏻如有未及濟者
即便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處分朝集使賞物）
九齡

今擇朝端忠貞仁惠之士欽乘乘驲巡撫四方其有
政教煩苛動令不便妨於耕稼害於蠶桑徵撿於人
無蹄小大咨爾兆庶必聞於使又有官吏邪虐梟猾
侵漁擾於黎甿胥於貨賄上無隱也當悉懲之朕方
以萬姓心爲心蒼生壽爲壽（遣使巡撫敕　賈至）
故發使車以延郡縣其緣邊兵士等或遠辭鄉壤久
事戎旃飢寒而食衣不充疾病而醫藥不至（遣宣慰使敕）
今秋冬在候徭戍勤止將校有介胄之勞黎元有賦
稅之役代予親問詔爾使臣仍兼副相之秩式重登
車之務（李涵宣慰河北敕　常袞）

近者遣使衛門思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
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寔得要領嗣陵郡王張仲武風
雲感契鬼藻協誠自升將壇屢翦狂寇戈鋋承間於
彗掃馬牛始至於谷量故能望影攜情已探致虜之
術豈止聞風破膽益堅慕義之心昔衛霍之龔葦允
異道而征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予廟勝之策
在衆髦傑之臣俾爾鷹揚推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
固在七會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授張仲武招撫迴鶻制　常袞）
開廣天下諸州府牧先充本道按察誠以今之刺舉
昔之牽連蓋欲爲吏之黜陟審人之愁苦中念作奸

犯科獲罪相次弃木或光於拙匠采葑不以於下體
由是申命有司咸多敘用至於按察暫令休罷夫梟
有負矣雖見則不祥林有獸焉而爲之不採與其存
而勿用孰若狎以玩之俾便於時復修其政（遣陸象先等按察制　蘇頲）
諸道按察使宜令各巡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
以標映士林或文吏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
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佇敵國者並
精加訪擇具以名聞（遣王志愔巡察本道內官制　蘇頲）
項開元之初分道按部糾擿奸犯糾問懲息以其事

一者之病 諸病之

劇之根本

又則頻年亦並從停廢緜以歲月浸成寬弛今聞在外官寮多違憲法牧守則寄任茲重令長則祿秩且優而聞侵漁屢有章奏雖賜金爲忠未媿張武之心而還珠表惠罕見孟嘗之政豈敦諭之言未孚於執列將貞高之節有謝於前修永懷於此良用沉歎且政寬而慢法弊則弛通而張之庶其可理御史大夫王晙等並識通政要位以才達茂其聲實弘此憲章宜分命巡按以明糾察巡內有長吏貪擾獄訟冤滯贓污尸祿苛虐在官即宜隨事按舉所犯罪狀並推斷准格斷覆訖聞奏仍覆便因夫牧宰之任教道是

續古文奇賞 卷二十 文苑英華 五十九 詔勅

先錄曹之職糾綱斯在其有政績殊尤清直獨立者咸以名薦餘官有清白著聞及諸色不善各別爲科目同狀奏聞其尋常平狀並不須通俾夫善取其尤罰無所濫疎而不漏察不爲苛必將正其源流弘彼綱目不可總此煩碎擾其吏人 遣王晙等巡按諸道勅 蘇頲

太子某忠肅恭懿閔禮敦詩好勇多謀加之果斷永王都盛王琦豐王珙皆孝友謹恪樂善好賢頃在禁中而習政事察其閫慮可試艱難夫宮相之才師傅之任必資雅善允屬忠貞況四海多虞二京未復今當慎擇賢惟其人俗爾元子等敬聽朕命謹恭厥教

以見所傳論推循而以義聚官慈恤忠愛以養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獄色不可犯以臨軍政化而必恕以納忠規 玄宗幸普安郡制 賈至

雖求傳岩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遂迹犬羊之間屈身僕隸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 搜賢詔 隋文帝

蓮蓬墜溺竟無反顧之期翠葉隨風終無歸林之望庶擬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岩廊尺木之階方振鱗於遊霧 舉賢良詔 許敬宗

續古文奇賞 卷二十 文苑英華 五十六 詔勅

名不彰闕位不充量湮淪屠釣流落風波者一善可錄便宜公舉遠則裁表附驛近則進狀奏聞勿避親讐無限僑伍其有偶負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所在陳狀自論長官登時與奏夫惟薦士非止一舉永爲恒典有即登聞昔荀桓子立翟之功士伯受瓜衍之邑柳下惠賢而不舉臧文仲被竊位之名春秋書之千載不朽 詔天下搜賢 復勅 賈至

高祖創草百度因循隋氏太宗緯地經天日不暇給高宗嗣曆將弘丕訓改作之事廣孫聖謨言猶在耳永懷無及周文稽古制爬於成王之日漢高撥亂致

元於武皇之代則知文制大備未望於上貴前從之
道蒜屬於中平朕所以達飾禮樂成先志今准三
統之次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為正天下百姓
年二十一身為戶頭者各賜古爵之段女子百戶賜
以牛酒西府功臣及晉府戶系備者賞加役段人
必有名者所以陳情自紀尊事天人是故以甲以乙
成湯為子孫之制有漸有象中孫明德義之由尚宣
博雅史籀與古篆之文尼父温良正明述魯秋之傳
隸李度與兵車歲動官獄繁蔚爰創隸書白晉秦少
肇與八體刻符　於大篆極印達於文書兩漢因之

續古文奇貞　卷二十　文苑英華　卷七

九千餘字張敞杜鄴講學於前揚雄甄豐校理於後
魏晉以降代乏名儒穿鑿多門形聲轉謬結造新字
附會其情今古訛舛稍益繁布規書無端平之體焉
烏增奔放之容自魏至隋年將四百稱皇僭帝數十
餘家莫不廢王道而立私權先詐力而後仁義昔武
踐祚茂烈多懸於水官隋帝乘時雄圖不逮於秦氏
惟彼二君閏位況區區者豈宜當三統之數者乎以
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改王制
飛車乘龍臣軒頊之不臣汲羽浮金費禹湯之未遑
丹臨赤縣來獲之志無盈于育蒼生恤隱之懷時

夏以金運乘疆而尚京周以木行貴錫而尚赤將隆
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散珍山無秘寶皇宋上惠
勝氣稠彰宜崇白貴之象以輔黃中之運曹魏之中
稱謂多爽宜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僕射為文昌左
相右僕射為文昌右相吏部尚書為天官尚書戶部
尚書為地官尚書禮部尚書為春官尚書兵部尚書
為夏官尚書刑部尚書為秋官尚書工部尚書為冬
官尚書門下省改為鸞臺中書省改為鳳閣侍中改
為納言中書令改為內史太常寺改為司禮寺鴻臚
寺改為司賓寺宗正寺改為司屬寺光祿寺改為司

續古文奇貞　卷二十　文苑英華　廿八

膳寺太府寺改為司府寺太僕寺改為司僕寺衛尉
寺改為司尉寺大理寺改為司刑寺農寺依舊左右
衛亦依舊左右驍衛為左右武衛左右武衛為左右
鷹揚衛左右威衛為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為左
右玉鈐衛左右金吾衛依舊其餘曹司及官寮名未
改者所司速制名奏聞又司隸之官監郡之職所以
巡省風俗制舉愆違今人物殷繁區寓遐曠而所在
州縣未能澄肅可置右肅政御史臺一司其職員一
準御史臺專諸州按察其舊御史臺改為左肅政御
史臺專知在京百司及監諸軍旅并出使其諸州

可笑既崇老君又認李陵裔孫爲宗

事參軍宜依舊仍令在京五品已上清官舉
善題福等門各一人待詔朕當親訪正道詳求得
放出宮女已降詔書然以在內多時咸悉頗任但念
其各有親屬豈可久致分離宜准前恩即令放出宜
令京官九品已上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
朕之遠系出自老君靈祚所資貽慶長久宜依舊上
尊號爲玄元皇帝庠序之規風教之首京都所學尚
且闕修欲令四方何以取則天下百姓並免今年租
及地稅自今以後租庸準符配定更不須徵折腳錢
其已前未徵得者亦即放免天下宗姓並准舊式所

續古文奇賞 卷二十 文武兵事 五十九 詔制

由百姓宜給復三年節日宗屬婚親諸王公主競相
賀遺改造珍麗妄爲進奉錦綵異飾彫鏤奇文假換
樓臺僞衰禽獸諸如此類深是害時宜明勑格嚴加
禁斷衣服彩章一準令式（神龍赦制?）
魏晉有度支尚書校計軍國之用國朝但以郎官署
領辦集有餘時艱之後方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轉
還將無弘益又失事體其度支使及關內河東山西
西道劍南東川西川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禮儀
之本職在奉常往年置使因循未改有乖舊制實曠
司存委太常卿自舉本職其使宜停漢朝丞相與公

卿已下五日一決事帝親斷可否且國之安危不獨
注於將相政之理亂固亦在於庶官尚書侍郎左右
丞及九卿參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相見以之
匡益也頃以邊陲未寧日不給假又省寺之務多有
所分簡而無事職而不接今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
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一一條具面陳損益如非時
須有奏議亦聽詣閤請對當親覽其意擇善而從（復尚書省故事制 制集）
龍躍晉水鳳翔太原建萬代之換爲億兆之主猶成
湯之居亳有周之興岐昔堯理唐郊式建丹陵之地

續古文奇賞 卷二十 文武兵事 六十 詔制

漢居洛邑更表南陽之都今王業所興宮觀猶在列
於邊郡情所未安非所以恢大聖之鴻規展孝思之
誠敬其并州宜置北都改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司
馬爲少尹太原晉陽爲赤縣諸縣爲畿縣官吏品第
視京河南府（置北都制 制集）
尺一交馳徒有書亭之弊五條間出猶招挂壁之譏
自永徽已來詔勑總令沙汰詳稽得失甄別異同原
始要終捐華摭實其有在俗非便事縱省而悉除於
時適宜文雖繁而必錄（刪定刑書制 刑書）
百姓雖事披論官司不能正斷及於三司陳訴不爲

究尋向省告言又知付州縣至有財物相侵婚田交
爭或為判官愛屬有理者不申或以按主取錢合得
者被奪或積縱累歲橫誣非罪或肆忿一朝枉加殺
害或頻經行陣免無優賞或不當矢石便擭勛庸改
換文簿更相替代或於所部憑倩織作少付絲麻多
收絹布或營造器物耕事田疇役即伍功雇無半直
又境內市買無所畏憚虛立錢價抑取貴物實貪利
以侵人乃據估以功罪或進退丁戶等色多有請求
或解補肯佐之流聚納賄賂或徵科賦役差點兵防
無錢則貧弱先行有貨則富強獲免亦有鄉邑豪強

容其請造或酒食交往或妻子去還假託威恩公行
侵暴 申理冤屈制 刷集
丹筆刑官已絕理梧之聽黃沙獄戶將為鞫艸之場
而法禁之曹寀寮斯衆司刑一局便有八丞既罕囚
徒靜無推案豈須多士虛習夏書宜減二員俾從它
職文昌國府建禮天闈庶政是歸具寮攸仰詠青縑
之美地非賴服之攸居雖復時有申讞頗斯聽斷兩
造之文必具五詞之理亦窮詎彼狴牢方甄枉直先
臺置獄甚謂非宜今欲撤疎羅寧可別施囹圄其
秋官獄即宜除毀罪狀分明方可禁身科斷不得繫
問小過遽繫囹扉高下其心同叔魚之鬻獄輕重其
等爽定國之平刑黠吏從姦恣其乾沒要囚多滯積
以炎涼 省獄官制 制集
朕聞事君者必在至公行己者貴於獨立如聞供奉
近侍之輩比日因循廣有招攜未能周慎及與朝列
頗相闚茸苟非親表不合數至門庭多行請托便涉
趨附 禁百僚與供奉人交通制 內制
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仰州縣勸導知禮節每
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先賢廟及州縣
學即令修理子弟成立則有冠婚婚禮糟粕或存冠

禮久為廢闕自今以後並行冠義貴以成人之道便
知負何之難縣令考滿考詞便狀有清字無負明經
及第常選每至選皆量加優當者屬停選並聽赴集
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縣長官撫字失所或住
居側近虛作破除或逃在它州橫徵鄰保逃人田地
因被賤賣宜令州縣招攜復業其逃人田宅不得輒
容賣買其地任依鄉原例租納州縣倉不得令租地
人代出租課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磑侵損百姓宜
令本州長官檢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庄田
宅舍布施者在京並令司農即收外州給貧下課

戶勑　同上

間歲水旱則於郡國倉廪不畜糶糴存飢加以出宿所多冗官增弊至于虛置皆濫何彔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郡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頻有才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課最超等必議昇遷循默守常必裁貶黜昔國僑相鄭以至和平典參相亦言於清靜清靜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息除煩而從簡易　勑誡厲風俗制策

春燕女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既違令式

尤宜禁斷　禁斷女樂勑　蘇頲

臘月乞寒外番所出漸漬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輕競矜胡服闐城溢陌深玷華風　禁臘月乞寒勑　蘇頲

批答　全錄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白居易

省表具知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後嗣承宗過而能改朕所以捨其罪侮議以勳親垂有善遷一作之恩尚宜及爾十代引泣章之言誠合在予一人與其黷武而取威不若匿瑕而務德卿等重居台輔密贊謀猷發於忠衷一作誠有此稱賀省閱章表嘉歎久之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屛風表

省表具知朕思求理化覩閱典墳至于去邪納諫之

規勤政愼兵之誠取而作鑒書以爲屛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睹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與詞彰順美義見忠規省覽所陳深叶朕意所賀知

批王播謝官表　元稹

省表具知朕聞有衆不言弱有地不言貧是以管夷吾用區區之齊而諸侯九合今朕四海之大億兆之衆獨不能擒庭湊克融而曰物力先困朕甚惑焉況高祖太宗之法令具存德宗憲宗考一作之舊老一作章猶在制詔比下選狀擢一作日閒較量重輕勤恤人隱

而室閒益耗縣官益倉獄繁婪噬貲出苦吳議論講
實殊無古風意朕聽之不聰而股肱耳目莫得宜其
効也先皇帝以卿有廊廟之畫俾以為相朕小子
得而用之卿宜勉竭誠懷副茲屬望（一作嘉屬）

批劉悟謝上表　元稹

省表具知朕聞上黨亦天下勁兵處昔者李抱真用
之一舉破朱滔再衆敗田悅訓養十萬威振殷然人
到于今號為良將夫以卿之勇義才略循將遠慕韓
彭區區抱真夫豈難繼況以克勦庭湊之狂脆小賊
比朱滔田悅之結連大盜（一作大結連）是猶以孩嬰而校
賁育也蜂蟻相聚其能久乎卿宜審運謀猷明宣號
令避狂擊惰取暴撫羸勿爭虵豕之鋒直取鯨鯢之
首再圖麟閣永煥縑緗無為他人所先當使功居第
一策勳在近勿復為勞所謝知

答李愬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白居易

省表具知朕臨馭天下以懲勸為先有惡必誅雖亦
不念顧承宗之罪誠合討除思武俊之勳宜令嗣襲
況此墓禁其剪伐將校許以歸降庶明用師蓋非遣
已卿親修卿寺誠奉宗枝省茲賀章備見忠盡

答宰臣賀破賊表　張說

省表具知戎狄侵軼邊鄙不交鋒刃自取敗亡
既邊將之功亦天道所弃心之有慰與卿同之

玄宗答顏真卿賀肅宗即位表　常袞

省表具知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曩者潼關失守京國
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曆爰
靖妖氛今官軍益振回紇效款即議南行共為剪滅
卿忠惟奉國孝則係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
帝累申寵命兼以崇班宜有懋於深恩（一作功）且用光
於重寄（一作守）

答李卿謝三品狀　苑咸

省表具知以卿有渾厚之德貞固之行遠勵衣冠近
光宗室況友于之美克賁昇平故叶以章綬之名用
表禮賢之意也所謝知

答李鄘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白居易

省表具知卿抱兼人之才秉猶公之節毎登要職輒
著能名若刃發硎投而不滯如玉在佩動必有聲朕
以距淮而南人物繁會非廉明何以貞師察俗非簡
惠何以通商綏農前勞既彰後効何遠載省來表知
已下車勉副虔懷佇觀新政所謝知

今之樞用相臣是也夫相臣自宜分功但亦宜分罪 參

聖誠之言

批荅 非虞

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伏邊備尚勞百吏猶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有此四者不敢遑寧思與卿等夙夜惟之卿宜為我提振大法修明政經膺寵眷夷阜康黎庶四者既理名焉用之朕方以皇燮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教我驟加徽號深恥近名 上尊號表 長慶元年批宰臣請 元稹

皆有恒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衆何當深惟於遠驟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隱無化之誠切也強我誥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處尊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 元稹

今時大負國恩自貽天討師徒未勤於疆場戈干俱肆于市朝信上天之禍淫與率土而同慶 批百寮賀王宰表 各 番 李 多 白居易

外樂多愚臣之力內謀有賢相之籌 批百寮賀破賊表 封敖

雞狐之勇雙奪其威使犬豕之微豈煩於牙齒逸塵掃蕩公主歸還 批宰臣賀太原奏破虜得太和公主表 封敖

論列是非既展幾為座隅之誠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 批百寮等賀御展屏風表 封敖

蕃書 全唐

敕新羅王金興光書 張九齡

敕鷄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純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會面卿既能副朕虛己朕亦保卿一心眷言(一作念)懇誠每以嗟尚況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義(一作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惻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驚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浿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人已遁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渤海王大武藝書 張九齡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相忿鬩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從(一作容)然處之西垂

以名行妙只亦謂之誠以感人天下無不可感之人運之

一作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用卿也雅游
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恭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
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
歸擬肆者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
是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朕
一作後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
所未命將率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
已一作但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
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耳

其二

勑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國所送水手
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
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其三

親情異職送來本沒羈人輸誠衙何其誠也

勑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卿既盡誠節永固東
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所遣一作使至具知欵曲兼請
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
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
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奚都督李歸國書　張九齡

勑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
突厥欲滅卿兩蕃先物守狀嚴爲防禦今聞涅禮已
破兒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
爲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
喪氣與諸將計會討逐一作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
之秋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勑識匿國王書　張九齡

勑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爲脣齒
而孫富兒伎切秋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
惡積改立真檀遠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讐嫉頑暴
相率誅之一作累歲逃一朝翦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
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匹錦袍金鈿帶七事以下亦
節級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首領百姓等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溫仵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

百四鶻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武底定龍克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負護公主之勵慕非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鷙鳥遠涉流沙既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意(一作旨)眷言勳績深慰予衷朕後奉不闕撫寧萬國豈殊化乎有截致殷湯來享之期實恐惡木偏覆愧漢宣兼臨之盛況與彼國壤隔外內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先(一作光)名爲可汗久(一作弘)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論至懷昔呼韓邪單于以郅支尚存國難未靖稱藩事漢福及子孫至後漢單于比以其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欽塞永願藩蔽漢南遂得(一作致)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仗結(一作)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睹今回鶻種類未盡分(一作孤)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習非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弃絕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明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昭示萬方況昔毘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前(一作所)賜非回鶻所製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殿可

汗先祖在貞觀中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圖況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仵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項者回鶻初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警敵須去根本方保承業況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已前可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間所恨恨(一作悔)在諸蕃國家難爲(一作以)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恐餘孽歸降(一作集歸)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臣儻叔吾憎必仍邊隙此則是蕃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會頡利可汗後國中只是三二十人便卻興復雖在危困尚示(一作未)張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一作舊)之

多習武略代爲將門兼除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賊身雖陷敗名實猶（一作）以

天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下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此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鄰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泣（一作）零公主尋爲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放殘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見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況回鶻夷滅種族必

當與可汗使爲鄰國各保舊疆緩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從警弓矢載櫜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徳美知我兩國永爲宗盟想可汗用智自有良算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丞相趙蕃特充節使以答深誠脩於聘明用存大信朕言不畝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中國冊命然後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中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與驃國王雍羌書　白居易

勅驃國王雍羌卿性弘毅習代濟忠貞（一作良）誠著從鎮寧封部欽承王化思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秉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忠嘉（一作嘉相）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并卿男舒難陁那及元祐摩訶思那等二（一作三）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勛勤申朕恩禮敬受官爵（一作新命）永爲外臣勉弘令圖以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和（安 一作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蕃書　節錄

皇帝兄敬問可汗弟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

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今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恨厚意（與回鶻可汗書　陸贄）

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困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與回鶻可汗書　白居易）

往者中原有難助剪羣兇列聖念切毎加優寵寧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一作）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遺繒帛想瀰轉深請蕃榮

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塡稍踰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嗢吺斯特勤已至近界邊將憤激便請驅除朕矜念其無主可歸宜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公主可汗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唯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令李思摩建牙于漠南遺跡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羌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恥可汗

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選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正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 賜回鶻可汗書 李德裕

爲同姓 爲婚姻 爲父子 爲子孫

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往將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疎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 勅突厥可汗書 張九齡

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埸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作銘以固終始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張九齡

馬中老弱病患及駒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處置以略商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於兒處大爲存情何故來年尚嫌多退必若求售惡馬亦恐請蕃人兒既君長非蕃自與朕爲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 勅突厥可汗書 張九齡

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嶲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脩築而云勝却是何道理 勅吐蕃贊普書 張九齡

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己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爲惡乃以南蠻爲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倘有所傷慎勿爲怪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 勅贊普書 張九齡

舅甥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焉唯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近日築城不出疆域邊頭有要路事修營何所致疑以此爲語且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

勑贊普書 張九齡

突騎施與方貪獸不可以人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但爲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我豈允效先令蘇問欲盡舊情必定爲惡別爲之所

勑吐蕃贊普書 張九齡

贊普若須綃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

書 勑蕃將相 陸贄

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答報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若必要四鎮北庭之地即合直以情言彼但說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可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

書 勑尚結贊 陸贄

所議割還安樂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書非不問細及有來表似未指明將期事無後艱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來無進疆埸彼此不侵雖未申以會盟亦足稱爲和好必欲復修信誓即須重畫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後尅日可期

與吐蕃宰相書 白居易

河隴之地國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歲則没來甚近既通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堅成盟約所以惟論三州則没於彼者其多歸於此者至少循合推爲體讓豈假形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來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且此州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却歸舊管何引割屬爲詞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爲盟會其如無所適從若議修盟即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若三郡未復兩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爲要約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邊頭節度兩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省便

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書 白居易

昨者尚庭立熱等到鳳翔隨從共七十人准舊例只合十人入朝今緣兩國和好不同元和已前遂令三

十五人赴闕自今已後所遣使須避暑所不得剩史差人勿令交馬之後妄有論請 與吐蕃贊普書 封敖

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磧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已聞回鶻深恐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會此是單期須如符契 與點戛斯書 李德裕

又知被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使送歸闕庭路聞行至中途却為回鶻所奪在國王遣以禮義推之和寧遠同族之識嫌厚親鄰之恩信 與點戛斯王書 前人

卿等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況卿等更効忠赤朕甚嘉之 勅西南蕃大首領書 張九齡

比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翰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遍相告語勿使更然 勅姚嶲州首領書 張九齡

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黨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今故遣使庭令安道訓往彼宜明並令口具有不穩便可一一奏聞 勅安南首領峯州刺史爨仁哲書 張九齡

前書已削入

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自持荒遠且背道誅卿疾惡之情常以脅脈故去年遣中使何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竊偷生海曲雖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同隙掩襲取之 勅新羅王書 張九齡

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合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我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為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未停此誠慶流未已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張九齡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遂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

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因歷未免嫌疑 勅投降奚等書 張九齡

朕於諸蕃未嘗負約況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少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它慮在卿所見不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相次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于書 張九齡

可突于狡算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

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飾詐爲惡敎
與之同惡卿此觀覽實爲遠謀誅元兇而存一蕃斤
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定深令諸部帖然皆
卿之力也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遂便宜今既
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 勅與州知兵馬李過所書一張

九齡

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爲勢援諸蕃聞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恩於可汗行德音於彼國自爾
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爲父子可汗身自不覺
皆不知彼之大拔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謝俟斤

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爲違所
言既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
是全失朕猶以擅殺彼使兼爲皐責北庭破劉渙之
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宜有奏論朕若
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
犯我四鎭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磧胡已聞恐嗟於
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歌德都耽及安胡數千泥臨
河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送具言彼意其後
蕃觀形勢全是詐欺故縱勅牛道令廻豈是元心有
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絶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

國聞此豈不得計約兼已西諸國未敢我一兩大闕
可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爲惡於西州北庭將士皆
是鐵石爲心可汗具詞不煩更道所有蕃書具言物
數朕皆送還皆暫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爲詞
謂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
作珍奇氍毺亦屢亦爲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
以此爲貴可汗求和之意似未有眞心只擬引誘國
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言之我國家守信如天
終不欺於物謂人無信物應自知然於四時終不差
也。 勅突騎施可汗書 張九齡

鐵券文 全篇

賜陳敬瑄太尉鐵券文 樂朋龜

維中和三年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曰烹巨鼇者
畢大於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既立異勳勉作一
克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鏤以金鏞
賜其鐵券後來繼者豈在它人歲寒知松柏之心國
難見忠貞之節五山鎭地一柱擎天氣壓乾坤量含
宇宙自居蜀衛出擁旌幢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叶赤
誠而風霞失色手持玉節身鎭錦城扶佐綱則一作
[illegible]闕安一作心總坤維則而一作百蠻遠指三川[illegible]

欽化一境歸仁朕以税駕褒斜省方邛蜀甸而來
迎鳳輦驅馳而迷建龍宮百辟來朝萬方入貢夏禹
塗山之會不盛於斯漢高沛國之歡無以過此殘所
能（少州有 州所能）疾如瘳少除秀异（涪州牧 韓秀异）易若焚巢不
謀武侯之勛無愧文翁之化海東獻欵雲南披誠丸
穀豐登三農務（一作發）盛濟路軍國極接朝廷（一作兼）（一作內）
㴱家財外發公帑千萬感惠一國推功今則臣猶奔
逃神州克復將歸上國即別成都致朕身安由卿忠
盡（一作力）前封公爵後賜郡王詔於衆情未愜舉望今
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太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為盟

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
並皆如此

賜許國公鐵券文（節錄）　崔涓

卿秉謙蹈和持重守正屬朕前歲巡狩而乃躬親奉
迎季孫之道在事君周勃之心唯安國畢力扈駕衛
我出車克奉行朝更無遺事可謂忠於社稷尤勲舊
書卿恕九死子孫恕二死或犯常刑所司不可加責

清詞（節錄）

太清宮祈雪青詞　封敖

今時雪罕降宿麥是憂同雲未施嘉穀何望臣稽虔

景運亭育兆人德不動天言徒罪己衆盛慮兩於明
薦災沴恐及於生靈

歎文（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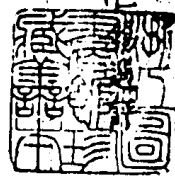
爲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設齋歎佛文　宋之問

太平公主娥靈毓彩女曜聯英戒環佩於中閨邑山
河於外館位班高而跡彌下保是洪猷身日貴而心
日儆第五子其官其才光性與慧發生知山桂含芳
而遇人階蘭吐秀而驚俗鎮以塞暄預收保濛潰乘
留臥珉玥之床陪侍鳳皇之宇公主上祈妙福蒙降

慈恩漢賜黃金還伏膝下隋珍明月再入掌中

憲宗忌日玉晨觀歎道文　白居易

歎道文是性女道士更怪

今月二十七日憲宗皇帝忌女道士等齋戒精修焚
香虔懇伏願追縱玄運息駕黃庭保聖祚於無疆降
神功於有感日月所照福祿同霑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

古吳陳仁錫評選

文苑英華

策問 全錄

策秀才問 獨孤及

問傳曰其君齊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神明降之夫天地絪縕冲氣爲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如晉崇實沈杜伯與商周而存亡黃熊白毛將有號而興敗是何神也根本焉在二三子貢然來思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對

策賢良問

問天文地五經緯斯列內和外順禮樂攸興體也備而後成履也踐而乃立厥語則典導諷誦厥德則祗庸孝友而大道之行本無制作忠信之薄蘇爲亂首終以六君子由此振三代之英四豪士違之嬰五伯之罪爲件可以遷厚反朴何適可以持盈守成仰乎文哉周監二代網羅奔放沿革多端至若緇布緌祗是夏服冬雉弓矢詢於五物齊畢正於三命示惠而加折節訓恭而置房燕間間殷聘揖三揖一詩懷祝

鯢綏縰尸賓杌疑木康崔蒸匪菹館然複鬻蔬沈飄疑作齊荀敬之儀甫窴之節此等之物各爲何典用之安所捨之何從經邦之略焉假設施別白書之無或曖昧

策宰相科問 一作宰臣

問古人握天下之圖居域中之大莫不佇群材而康庶績資多士以致參元夢想傳嚴之野佇思磻溪之上或得乘箕入相就三命而作鹽梅投釣畀軌封四履而稱師父故如英靈間出千載一賢皇化軼躋殊途共貫我大周道冠犧軒功高媧燧長筴必割翹木

無遺虛席旌賢宵衣納善降賢良之制下徵辟之書子等並藏器待時懸瓠俟扣深識宰臣之體妙達經邦之術欲使陰陽調六律風雨應四時一百姓之心平九州之利餘糧棲畝外戶不扃亭障無虞關河罷戍漁者讓瀨田者讓肥贈路不拾遺市無二價眷言於此何道以臻至如九儀八座之指歸四師六典之題目並馭人之大體撫俗之良規幸陳名義之端無致疏遺之對

策進士問

問夫子之言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
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
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
與歸集有文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敢問諸生之所事而一有所字所友者其誰乎所謂賢而仁
者其士集作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
為也

二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
無賢人為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
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
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之舉士內以明經進士外
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
是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耶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大臣宰相之事有
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
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試進士策問元和二年為府試官作 白居易

問夫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
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彝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
立身者踐之以脩己也然則雷一聲而蟄蟲蘇勾萌
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
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秒忽之
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
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
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豈辱身者
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為直

也大矣斯豈屈己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就
之久矣眾君子試為辨也集作之

二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
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
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
風俗之侈集作蕩也古之人君者採之以補察其政
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
請於上遵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集作無
夷剌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古

諸者以爲何如

策進士問　　權德輿

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浸以乖絕使昧者耗日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名賢聚問）（作如於外）務不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非（集作都）背位傳古義以決疑獄誠爲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删并聖之書使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者（一作）顓門以爲如何當有其說至於九流百（一作六）家論者利術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別白書之

春秋策問

問孔聖屬詞丘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遐僞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捨與夷而宋亂陳爲鵝鸛戰豈捷於魚麗狙以犬雞信寧優於牛耳子（集作之字）所習也爲子書之

禮記策問

問三代之弊或朴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之理道詩書之述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毀祭納書誠爲追遠執戈挑刻無乃傷恩何三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歎有切於宗予九齡夢文敷旋移於與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梲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遠耶極予祖免子游裘麻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

穀梁策問

問經史成文以一字爲襃貶漢庭尚學有二傳之異同蹊子夏援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彌遠傳疑儻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閔而畏愛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關於嘗藥愛誣乃甚以茲凝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覼縷

禮部策問進士（貞元九年）

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國之大事頃歲奉常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申而公卿諸儒雜有其議皆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向而獻懿二王所歸不同或曰藏於夾室或曰寘於別廟或曰附於惠明興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於園寢石室採

晉魏之儀而又有並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
祫之禮互處於西衆議云云莫有所一至今留中未
下誠聖意所重難也至當無二衆君子辨之

二

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順一氣之散而牛
哀爲獸杜宇爲鳥趙王爲蒼犬鯀爲黃熊傅巖之
相爲星圯橋之老爲石變化紛紛其故何也夭壽貴
賤賦命萬殊而驪山之役一率之卒歷陽之魚鼈南
陽之疾王豈稟數斯同偶適然也衆君子通性命之
理究古今之學幽探造化佇所未聞

左傳策問　前人

問晉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
於學官誠義例之可觀（集作徵）終誣豔而多失鳳凰啓
兆陳氏不得不昌鸜鵒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然
於前定于玄後而謂何同瑕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
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
論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集作一生）
例[illegible]氏無辭說繆

禮記策問

問冠昏成人着代之義一獻之發舅姑先降以奠酬
[illegible]冊冠皆拜而爲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
而[illegible]洲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夷狄有同服二姓之
合爲重而孔門多出妻點白以或易於中庸引重豈
奚列於儒行碭袤裘之制繼別繼禰之差生既講
聞佇觀詳辨

弘文崇文生策問

問鄉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砥礪
貴游而進之於學也二三子江夏童年潁川岐嶷舞
雩春服皆已鮮明雖與賓興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
何句於古哲所慕何人兼陳從政之方用辨保家之
美

二

問昔伊尹酒保傅說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
時觀丁父彭仲爽申御之俘也克州蓼朝陳蔡楚郢
顏之漢庭韓安國徒申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爲郎
並稱名臣焯叙前史然則俘徒作役或財用自發前
代取之而得人如是魏晉以降流品漸分筮仕之初
率先文學或爲賢推擇皆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
未及（集作久）古豈朴嗇寖久或求之大精其故何也（集作何也）
斯豈嘗有所情（集作當有所情）今四門大闢百度惟貞執事

者鬧欲上副聰明悉拔才賢幸酌古道折衷所宜

毛詩策問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治世 一作）之音厚人倫之道邪鄘衛小尚列于篇楚宋與區並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亡其辭而不獲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列衆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一有氏字）牆面而立既非其徒解（一有人字）頤之言斯有所望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問（神功元年）

問隆周御曆多士如林揚己露才干時求進寧知媒衒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擾秩於選曹盱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最疲於黜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敘百藝不遺佇聞芳話弘茲盛烈且夫署行議年殷鄉取人之道門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為先

二

問屠釣關柝之流鳴鷄犬吠之伍集于都邑蓋八萬計然（象）一作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成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沉必俟公求則許郭之

才難遇選賢取士應有良規（以上）

重試策問

問不共才難于今所歎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覩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問洵薦舉公條與之於天子鼎錯爽然為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弘矣多歷年所茲庠典常國家勸報並亥展禮中岳降非常之例求希代之賢將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驥於巨壑鴻于斯漸忽翻翅於風路良由麥石之木鄧林杞梓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窮府重攝詞林承鳳翔之明威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搴秀長楚審詞吳好辨是與非懲忿窒欲聊耳陳事莫獲嘉謀至若柳莊點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聯覽以終篇咎難不倫於次序一篇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報則頗懸於卞氏推用則致嫌於烏鵲贈孟浮之言賓育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衡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聯議紛披風諺威勢壓於權衡興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務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靜流兢之來何法可

朴訛謬之人佇裨不逮無惓話言

賢良方正策問 文學

問欲使吏潔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興農桑競勸首師興於不陣上將先於仁誼表待干戈遠清一作金庭之侵無勞轉運長銷玉關之壘利國安邊佇聞良算明言政要朕將親覽

二 才賢

問朕聞海運搏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沃必佇飛雲端一作之蹤豈知帝幕黃屋振一作緬鏡紫微誠一作咸資獻替之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遂致秋雲之兆朕雖懇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猶虛傅野之夢欲使歲星入在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一作不知何可致英才可以至斯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三 賢良

問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一作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獸逃聽遂初哉欽神化

每欲反斯樸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偶莢附階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

四 歷代帝王爲題

問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帙形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道或載記遼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無其事將求故實一作必以佇多聞至如化被柱州遁甲開山圖天皇在柱州崑崙山下刱基刑馬一作熊耳按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山又柴氏曰人皇生於刑馬山今封禁曰帝皇故兩存之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樓之都開山圖有巢氏治石樓南山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墟帝王世紀少昊邑於窮桑元非測景之區時將誠彼偏方惟一隅而獨王輕茲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周之日道致韜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鳳皇之運五十二戰更屬雲官之期斯則偃伯之人無聞於太古推鋒之弊反息於中葉澆淳之道名實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爲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

議罷漕運可否策問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

江山東穀四百萬斛用以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貧
貸之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腳價和糴粟而折稅錢但
未知利於彼乎害於此乎

策問 第缺

鄉黨察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登科記作唐之志賦入日
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欲一作俟轉輸
登科記作譽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投粟於關中則擾而
無獲節儉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棄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策 陸贄

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

不究其事策傳境與化於教科問 陸贄
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永鹽之錢積骨頭多無最更入
燕王之市 華州試進士策問 杜甫

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弘
正詞氣高雅則遺孽蕩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遣
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雖降一作及元凱必要之於夔皋
集作驅軀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
哲王立極大臣為體必然旦然則何往不順集作利何順
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
哉夫特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

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
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
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何凶穰以之貴賤失度
雖封丞相而猶困於大農而謂何 華州試進士策問

四方之人萃於選部六品以下緊有司稍資者豈盡
獲吏能考言者或見遺斂行一日之鑒固不能周四
方所稽亦慮未盡 吏部試上書人策問 權德輿

文子玄虛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富利得其術者朱公
通玄經策問

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裾派別涵混區分士庶至如

陳田互出號郭俱開東哲改漢傳之宗輔果易晉卿
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王子晉也之苗元海之家諒非
擾龍之族 賢良方正策

願察洗憤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鑒王之夫居
其令守 賢良方正策

都君上德謝乃尚青天乙水行乎宜用白若以秦氏
霸基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得見豈復應紀一作於黃
星綸鏡前脩又以一作為不屑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
孫賈傳之談復遠乎於劉向

詞標文苑科策對 光宅元年 皇甫瓊

對珠衡上列聖人居帝𩓋之尊玉理旁融元后握乾坤之柄膺寶曆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運三千帝系出氛氳之上莫不闢天關以統紫横地軸而開基象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御南面柱州巢氏之際曠聲迹於龍圖結繩鍊石之餘儲景曜於龜象未有巨川已濟不資舟楫之功大廈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于遠電流祉既委任于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道惠為富魏文侯之式虛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篲孔明佐蜀叶魚水以陳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伯泊嬴聯璧鏡漢道亡珠位以恩升榮非惠進掛網羅者則黃鵠高飛隱藪者則青兕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騖來儀襲蒼飈而鼓舞白駒萃止食苗場以縶繫所以繩準百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皇帝陛下幽陰陽之氣獨化初皇啓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極靈祗翕忽出震宮而升巽闕雲雨氤氳辨天域而通地形慕崩沙之靈遁符潤石之休期愛在進賢道叶采芩之化恩無不逮惡合樛木之風掩嬀后以獨尊邁妫任

一作日而立政吹塵一作笙 一作鉤璜之侶接武於措揆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庭途懷買骨之誠真龍在堂更竹丹青之玩應休理之獨坐鳥雀來庭尹叔良之關居蟏蛸在戶傍加策問親覽政途詞麗汾州聲侔沛邑一作洋洛邑 一作聲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詞飛錫板而徵漢臣九皋有聞天之響凡曰孳生既不幸甚臣中庸賤迹下澤幽微忝預明敭謬承推擇馳心日路冀三捨以矜覗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

賢良方正策對 吳師道

對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大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為既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職杜州而宅土地皇革命御刑焉一作焉耳 一作昇 以開都年匪異於萬八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既云木惠亦曰火行開於天地之初錄自帝皇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萬邦之土中為三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鷙各一作非 飲道上鶉居誰知風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觀象垂衣化軒之代朔商代邑人澆周夏之年而皇惠方戰爭之患王道幾著復存韜偃之日一作是

撥亂侮亡雖鍾大道之行終佇勝殘之
是故考於太古非事優於中代陛下遵芳列辟垂範
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
謨往聖之規撫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
失天下幸甚謹對

直言極諫策對　　沈亞之

對臣伏念日之至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
爲日蒙於乃能照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
之中則爲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
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

其理一也（一作賢）故舜爲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
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
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睹其前而昧其後其
由舉燭螢而臨廣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
猶恩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暫愚弃能臨於智
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文粹作而勉臣以相與貢臣）以
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弃之尤不足以塞
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策問周覽聖旨見陛下思天
災之病也臣思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
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策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

萬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典
策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
工部之墳舉之策問有欲以辨行之眞僞臣請以吏
部之濫舉之策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
之策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
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一作忽）其
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
不絶於所制也太宗能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
中事設尚書六曹以敘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
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之意保其黎庶若保

幼子恐有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集作諭指教其未見也）
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集作喻其未聞也）
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
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
之不絶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
也耳目口鼻之樞繫乎元首手足之用關乎肘膝其
血氣根脈（文粹作脈絡）皆統於六腑待而命之然後能動
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首（三字文粹作尊於首）
以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
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

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則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諸
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訛者其出戶部之綱不理也
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凉六府之
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
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汪洋之若是及二月
上恃昇平之功相肆成驕之狠直言得死諛色獲進
薄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凉爲虜兩河爲兵
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
皆能出矣賦役重繁不勝於籍摧之不斷其害刑之
不問其濟否危（文粹作危若）衆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

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集作矢）爲重馳射次
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
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華役者以俟月入會戈戲馬
者亦得中名則倚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
用願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
之充强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幽薊連屬西邊
非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
所操皆不能制一校射而況細（文粹作總）其綱乎古者兵
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
穫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

十之今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可卒貨不多
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
之賦詩而擇之及乎（一作爲）仕也則責之不過天下
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
猶擊陋缶而望曲膂於部渡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
必以陰詐爲朴陽明爲狂斮以武爲汙矣而況兼學
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
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能兼學耳大持綱挈維
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
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傅說周文之竭

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
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
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提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
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貨之不窮工
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獲居于土階
之上禹於卑淺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
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踏故處陋而無厭蓋
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一作則）百工之職
一（一作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王未有不極
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飾跡存生植之衆

不忍克虞人之戟雖蠶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征
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縧之廣貢集作泰隋之末君
不如此不足以蹟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巳
久矣則農夫唯恐乞業之不容於游也安肯顧隴畝
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光舜禹之聖敬畏泰隋之
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
技同者必使統于工部以規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
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
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
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爲準考之文粹作其能否

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眞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僞
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是吾之利莫邪之
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illegible]不
能拘蚕蚋如使淑宏博大之士戴心鍵舌於[illegible]文
爲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illegible]
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illegible]之
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治[illegible]
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付部覆案外察如此[illegible]人
人乎好賢人人務克巳何慮乎眞僞不可辨哉[illegible]
之闕衆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illegible]且

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illegible]行之於今[illegible]
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illegible]非
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
逾則人人易守雖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則於此
者不得爲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
以自弄如此則清矣當信刑罪則遠罪修巳之風序
今非止于關蓋若病且痛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
也六腑尸文粹作巳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
請以醫方之言論國之病伏惟陛下容焉臣聞良醫
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進一作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

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愈于
是竭良藥以材調息膳以味從而德之然後六腑平
百體正內强而外和矣夫代之懸醫則不然必使病
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
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縣之四體也四夷
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興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算
國之奇方也强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
息膳良藥也夫百骸升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
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
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

自古罷除而不補者多矣

一正陰盜陰 亦許

亦疾（一作瘵）難矣臣以爲天實胎痼始於一支而突
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與元
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强之術而攻不克（一作就）
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
左右又有西戎之癘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
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
萬二千里其間巖關（疑）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
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
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
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急（闕）若武備之不至又

請詳擧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
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
盈則蔽而陰蕃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
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
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包
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楷陽
之道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
之求賢以爲輔雹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
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暢
（一作舒）之陽惠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恩

文（文粹作增奇文）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捨齊魯滅肖
山叛幽薊歸（集作幽薊歸 文粹作幽薊就）臣未見制決有方法也
而議者且以爲兵可罷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滞臨
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誡盈無
傷於之大敵且行化在使人聚兵在立勢夫百斛之
車百蹄之牛不能播其轂如措之峻岐之上擾之力
者不盡數千及翦然而逃則牛足之運不給輪森矣
此立勢之機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
虛而藥復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
深棟實力於洛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深兵而攻之

則冀馬之縱不望合於燕路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
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傷運矣此均燕固（一作因）冀之
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文粹作則有名將而用耳）
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
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非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
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
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
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辟走銀緡市言唯恐田囿
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
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辟閉

兵無敢出擊者如近日戎戈東沙陛下將安乎
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
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
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惜之以勢則
亡怯假如陟險利彊弩以持(文苑作竭)重者惟之平陸利
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
之殺戎者得其為羊牛襁裔及衣裝寶貨皆與之無
令有所奪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與失律者皆誅此
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于邊又
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敦煌張掖酒泉東

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
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一作)
居城落之間或散處埜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
歲時必東望號呼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
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
延酒城先擊監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
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護城其它少壯及騎上
皆持裝佩鹽糧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鄜坊
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
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illegible]

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其
以輕騎入賀(一作河) 蘭撫論其遺人飛檄流勢延
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
慮哉臣固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
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惡于罪也若諫無
不極者今皆不盡臣之(一作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
未利於國臣雖欲盡之而不解則恐執事之臣不悉
也審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集作言實)或(集無或字)有利
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恐罪言于非宜也而況聯寒(集作)
短晷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

以憤懣之誠百不及十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
惟陛下察焉謹對

大官乏人策對(由不慎選小官) 白居易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于丞郎給舍丞郎給
舍之材選于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
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恒八九焉然則
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獨以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論公卿之
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秘著校
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序求(集作不商較)

其罷能不研覈其才行至徙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惟一時之賢誠亦參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忝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又須者有司懲趨競之流杜僥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雖以救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曾莫議擬則守文之弊一至于斯伏願思

以後艱弊其前失廣丞郎推論之本疏公卿鑑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泉貨策對　宋伯宜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寒而不可服魏王照室之寶飢而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爲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難豐溢雖繼大象日之際猶爲血飲但立地甄海而遂誰不粟食貨文容變高深自非親籍躬桑殊途共致故得時名有道世號無爲英聲鼓而未銷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稱爲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且鑄金爲貝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舍更互廢輕就重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金歸佞倖之爐頻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大半僞貨相蒙好佞用此而兼并豪成因茲而聚斂洛京三郡之內賈客雲屯齊宮七市之間商人霧塞乃令東漢蹇于高閣浮空西蜀彭家連樓跨術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肉腐擅鎔錢無非貨殖之甲賓徒雀肉飽皆不足倫儷僕黎餘張莫能序三田爲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坤功道則光格四天慈乃牢籠九地五羊銜粟時和之義先表雙雀飛鳴歲稔之徵

已見尚留情天下之命罷懷天下之本欲絕彼工商斷茲鹽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款西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黃軒繕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宜立彼田畯闢茲泉府既篤犁步之功還修上林之稅耕蠶抗陸織室開扉採彼三條籍茲千畝時行范子貨殖之秘計兼弘管相霸齊之遠畧寵西馬援監舊鑄之司損陽汲黯寒奸爐之巧乃復鑄壯冶之便宜疏鄭陂之浩淼羽林創其始中郎嗣其末王基進業勞就沮漳鄧艾申權功成陳蔡丘陵滅突禾粟之饒來

廝溢水竭焉貧貯之畜寧滅于是修天陣縱天兵既飲馬於南池遂徵鵠於西海然後收劍勿用沈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騎貓於商賈則堯心舜行併可陵勝火職雲司詡能度越者矣謹對

議罷漕運可否策對　白居易

對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徵（集作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

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修以為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之所湊也萬人之所會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利（一作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用（一作費）況可日削其穀月朘其根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賞歛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弊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

御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必貨不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中（一作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直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腑缶而求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浸淺矣必以險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怪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致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傅說周文之竭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

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棲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脈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文操作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值之衆

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
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
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
能興利除害者非它弃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泚舟之
役忘役發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
謂若以爲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

策對 節錄

使得懐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樵夫
之手騏驥踸駿不貴居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
讓懐貧深藏何患不達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對 崔沔

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紵飾爲工視學論文者斟於
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數而咸退昔許子將郭
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旌異因言
摇心況乎擢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尊官
而不能撫跳足於吳阪指潜璧於荊山至使公有轄
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鄉士之辱也 第二道對 崔沔
夫鉛刀均鋒劍之恥也蹇驢齊足騏之恥也朗璞蒙
珩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言
獻嘉猷而愚智糾紛臧否錯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根
豈獨爲政之憂哉 重試策對 崔沔

武后垂許克字一張柬之列水少答其水士之感心矣

淳于兒之進賢一朝而見七十許子將之衆悉少選
而收二俊自然詞人淵步才子長鳴公理息呂言之
篇節信罷潜夫之作 詞標文苑策 房琯
臣觀今朝廷今章踏博之士獻言正議之臣陛下誘
而進之並跋丹地伏青規顒顒昂昂雲屬霧委鸞鷟
鳳振佩金鳴玉曳朱紱揚翠綾克物於階庭者矣昔
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前史
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昔周宣王
欲訓其人問于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
魯侯肅共明神敬事者老必咨於故實問於遺訓乃

立之晉之名臣亦言含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
史萬邦之俊哲若出于宰牧鎮群典矣由此言之則
古牧用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
心者未可委以五將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矣
爾賢擢授或以勳階蒞職其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
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者老取舍
自我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
一時之高材非萬邦之俊傑于是多其僕妾廣其資
產尚肉爾兼足覊覊備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網觸
羅復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
因而立事賢良方正策對張柬之
願晉洗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之夫居
其令守致理策對吳如道
曁乎逆偶邪占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予勝
毋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咎言其美斯窮奧吉至若
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原黃標應星之紀
未有不循允懷隨時漢祖承天人多興議張蒼言水
而興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五運策對吳師道
天士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

嚴者班史之記小祠先儒不詳所出賢良方正科策對孫逖
孝武祈仙封於欒太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士地
士懸以五利之名為漢氏廣禱主于小祠將以期純
嘏之集也故諸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李玄成策對
朝無妄臣縱朱雲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
不死曷開奔福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制策曰昭
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
武德寔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文詞雅麗
科策對萬石
陛下一則罪己二則罪己若然者復何用學乎何

此是前輩

用有司乎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皇乎為帝
乎為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邪歸敬邪歸文邪
漢文帝以清淨為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
亦謂中興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
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為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
陛下弓旌不出玄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
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
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約束郤諸盜賊防
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一覩天
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

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
厚顏包羞臣竊自咲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
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恩重而慎之吏道愈
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責其實以資歷
為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為上加以檢驗滋章簡
牘繁採賄賂淹滯吏緣為姦事壅于上權移於下胥
徒未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賦求
直價若平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古害
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
部選之至于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劉蕡前弊

所訂因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在克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臣聞旱暵者稽諸洪範爲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驕所以爲旱陽旣亢極氣又聲蒸則介蟲爲孽螽斯爲害臣見比年旱魃爲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毋乃陛下詔令不信乎至若貶食省用祿稍圭璧求邪於刁術覬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

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覩聖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待理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彝倫不敘之故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也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對　鄧賢

其氣勃勃而議論剴存

自漢文帝蓋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鼂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爲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與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文粹作某事）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邪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

言之策不用邪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私乘挽疆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爲游食惷朴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爲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夫神農之斵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要夷鐵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禹稷而種皋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

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皋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今國家之所謂與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于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固若是乎至于工文自試者則不過于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成出于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須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默因循者爲清流行法蒞官者爲俗吏以是爲儒術又若是

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選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猁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旅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仕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于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

爲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術表達乎未隸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打據其功狀而發進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于羣有司之正長外至于廉問節制者各舉稱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于朝者

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爲不察舉不賢爲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虞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敘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弃矣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爲君仁壽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隨所臆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爲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憎但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

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
先飲恨于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
憐督其意乎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對 元稹

有道於軍旅而邀功賞者有自于老釋而瀆清濁者
有逸於負販而制貧人者有隱于椎剝而干紋令者

韋處厚對

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帝道並
行于上羣僚庶物咸蒙陛下伏惟陛下與天爲仁與
雷作解臣則蟄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
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

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
其聲也若臣者朴直惷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
金石草木之無心矣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
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勤求不
信之言乎賢者固不來也來者又何言也夫古有四
人今轉加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
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
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
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畜曲面
勢以飭五材審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

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竹
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爲農桑之蠹
爲農夫擁畝不足而十人者商馬耽米粟蠶婦衣不
蔽形而十人者咸[illegible][illegible]執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
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逆事則髡剃技巧則爲工師抽
蘇則爲驅儈非戇愚專一無它腸者孰肯勤體劾力
爲稼穡之苦乎且以田蠶而衣食窄者戶口所在减
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夫以商徒擅利權則
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
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

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粗
不中數則女工徒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夫責課者
所以俯仰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
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
帝之崇儒知其凝滯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對 獨孤郁

臣竊視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
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
而自疑儆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
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 白居易對

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

江淮自上
之要

亟矣天下之甲兵之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
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奠威名則有
崇庸卒徒之貪聚擁觥鬭之犁厚歛殘下掄取一切
要皆衰歛張軍自衛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
兵千[illegible]掌其兵千又思兵萬[illegible]掌其兵萬又思兵數
萬以困其力以贍其欲古者因地而科人今則稅人
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弃土古者均
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人顧其上猶仇讐安能
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着桑井乎人
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臣聞凡有災傷水

旱之處歷代所說多聞謏諂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
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
是皆曲說非愚則謏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
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澇流彗孛之運也不直
其詞因循若是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
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貢（貢一作）根本實在于江淮矣
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貧薄貨殖所入力不
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
河南河北河東已降甲兵長積（一作[illegible]）農厚自任又不
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耶陛下得不念

乎屬州者連郡五十焉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嘗有
涯脈川澤紛然埃塵少水發爲烟火町柴毛實重於
兼金餓孚之家十有七八聞乞俟於男女行丁殺併
其家室乎聞立死于道路者何暇思其樹藝　陛下
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
不輕得聞視長吏之情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
旽爲虐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官以勢之不使其
竟而無告也如此則飢令歹悅江淮保全則四鄙賦
稅轉輸有序殺變潤中出因而根本不搖傍無凶旱
矣因飢自武德已來典章茲明賑貸法列官吏甚該

備而道不弘政要或未鍊者其官非人然理非道然
略其大數錄其小數臣所謂小者則天官所采之調
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
而後擬是詳於聚小也及其擬選親人撫字之官又
未驗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貝相日文帙越倫華
乃有名邦聞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踪跡
賢不肖款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容易似不斜聽是
鹵莽於天下也詳聚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使浴
一死之　飄馳惟恐居後狂扇誘掖能賂猶
事以相終始　何望夫特尺寸之祿懷輕探微樹

驕施爲尚猶不堪況州稷石餉資糧殺生之柄兼兵
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肩摩維樹尚倫居其上何以堪
之說曰不堪耳門陰附麗亦無由得而附麗之何益
邪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

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來
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爲陛下出
喉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
燕遊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誠否者復何人也
股肱不得而授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
不得而授何從分之爪牙不得而衛其危甚矣美夫褻狎廝役之微褊險之人

徒皂隸之賤豈可使之寄王命握兵柄爲腹心之
寄外當耳目之任乎選諫官史官侍臣之賢使之左
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
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
有犯者無學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
之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
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非
食沈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
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處所
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娖

[illegible]禁人爲非而法則不一所以抵[illegible]
息也商乘堅而厭肥工靴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
借道無爲而取貨勞苦頻瘁終歲之紀濱於死而爲
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
百端横賦隨長吏自爲之或乎若困工商怨擇之邪
末不田埜布帛之斂梲禁償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
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
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未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
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恃衆以固
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

敎訓以時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
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
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守
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設其給以豐其私今若覈其
名實料以文法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illegible]之
虛名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彊兵一則以寬[illegible]若江[illegible]
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其使令備儀注者一切[illegible]
罷以惜其費代征徭消逋懸然後愼擇良吏[illegible]
撫綏四三年則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illegible]
至理而升平矣諫諍之官縱負不聞直辭[illegible]

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命苟求持祿養交爲
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
爲務共理之吏專以剋上剝下爲功習以爲常漸以
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泥泥者富貴立
須舉于禮部則曰幽林凡陋而不可采選于吏部則
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慣華而不實敦質
者則思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依徼賦之人
則以爲險陂上求之愈切下投之彌深夫士何負于
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辯抑居
下一朝闕輔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

岳不降神時之乏人于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遍遷居
上者不知格限無閒寄績或一時三拜或再歲九遷
是以位高者當能也以是爲足仕進之門常闔
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
已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虛聲溢于視
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恩不宣王澤
不流雖陛下宿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爲也制
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力田有恒數今疆畛相
接十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木爲交易爲得貪
崇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日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

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
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
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
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
行一人之術得以附一吏之犯得以除由此致也今
之取士以文學記誦爲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
使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贓爲梟獍此誠甚弊也
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伏請天
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着籍置鄉校
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

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于京輦
者則使之必由大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習其
壯老發言舉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
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其意何之盛才資蔭
之常調者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許行臣
鄉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
使諸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
恭物產而所福祈斯亦誠矣
今有惰游無賴之人不修本業輸貨權豪苟求微利
一人非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名行兇頑熟惡與尹

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紀其罪上者則云彼越局而抄
我也遂奪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
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畿下況其
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樹戶牖征徭榷稅
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於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
內地況其遠者乎若宣起于人間霍光殺方親政事
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道經術非王者之佐勢敢尤
多丙魏乘弊之餘以蹈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
其輔佐之勞也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
富也 陛下恩澤于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

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於正不侵陛下
百姓舉此一飾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
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
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矣
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
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權稅託
爲進奉般次相逐水陸轉輸半入私家離天下舊定
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繁稅絕
天下無端之進奉臣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弊又權
臣之弁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輕出入迭

為名罷黜於冀上公侯偶於頑鈍必行威福許偽藐
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
此輩乃害天下之實　集言林策
諫我之曲彼必非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欲醫工之
藥而醫亡未必足病也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
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
得不爲深乎
使臣以禮習武備勞於漢高鼓怒抗辭屑屑不暇於
剗殺捐金玉於江湖反珍奇於叢澤委符璽於草莽
用忠良爲靈慶臨率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殺太

平之道也　姜公輔附
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醇醪今王畿之內外
地州縣亦不當兵衝者何有鎮守關隸等使數州又
置節度度支使皆多聚強兵增置部伍率禾手未皆
出于人討其誅求十倍王府至于驅馳之際不職自
焚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有難羽檄
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天討伏望陛下下明然
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額放者盡罷以息疲
人則天下賦稅十減七八矣今緣邊將士功已高位
已重進不求賞退不畏刑伏望申命將師言於軍中

右[illegible]賜者內以新卒代之廩充實者復以邸律

夫如是則軍政必行則遊無侵軼矣 茂才異等策　杜元穎

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此本作所當先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

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矣何以發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矣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

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錮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患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

祚日衰奸兇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夤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任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大將不

主兵事止于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加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絏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策對 劉蕡

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不善人亦知之

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積焉 辨興亡之由對 白居易

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對 白居易

臣竊見比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政之速於聖賢邪將有司考察之不精邪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皆善惡未著莫得而知邪將有司遺忘而不舉邪不然何待之延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明著既以四考

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雖久次者不得踰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 議庶官遷次遲速對 白居易

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于官入邑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胥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負不充吏是以爭求日進奸濫日生斯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用之府寺之僚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逾千數悉委吏曹吏按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眞僞爭進其繇循資之書賢愚其分同限停年之格 革吏部之弊對 白居易

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出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

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考牧宰課對 白居易

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

塞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愼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
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
愼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强毅果斷之心屈畏忌
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政者不達於時宜當官
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夫人之蚩蚩惟利是務若利
出于愼默則愼默之風太起若利出于讜直則讜直
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物自
歸之者無它温疢之利所在故也 百職修皇綱振 策對 白居易
臣以爲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惟封建
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惟郡縣

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强大
之故也由是觀之苟固其本導其源縱郡與縣俱可
理而安矣苟除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
矣 議封建論郡縣 策對 白居易
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
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
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
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
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陷白刃冒水火而求私
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

效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
於其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
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
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
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温飽充於内清廉形於外然後
示之以耻糾之以刑 官吏清廉對 白居易
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
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使職多於郡縣之
吏俸優於臺省之官 省官併俸減使職對 白居易

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内外上下各有等差此
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以來厥制不
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
至有品秩等官署同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
者矣今欲辨内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
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因品而授地計
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
必視其田之肥磽如此則沃瘠齊而戶租均等列齊
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
在焉 議百官職田 策對 白居易
臣聞食利利出于人日給而經費有常則設而倍取

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逃年故[illegible]財竭於倍稱官課積爲逋債。(議百官食利錢策對　白居易)

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達聰明致理化策對　白居易)

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以進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進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進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艷妻以進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進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進所進不同同歸於亂也(决壅蔽策對　白居易)

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議赦策對　白居易)

阜陶之類常問黃沙定國之流恒持丹筆分陝有棠陰之悲剖符致蒲鞭之美恐獄決疑不假陶朱之辟楚國以理無用莊生之金稍簡刑書漸行禮教使駃騠遠至懸感仁心貔豸來儀不知所觸然後升東岳而揖華后望西方以謝聖人復何如也(琵刑獄對　李德林)

風淳俗厚草艾而可懲主辟時昏黥墨而猶犯必使之周受金不爲莊生所責長陵盜土必用張子之言(刑罰　上官儀集)

六載在御飛龍之駕可期九毀不施彝鯨之害斯[illegible]維使業優倦領道邁曾巢齊飲啄於鶉居總往來於犬吠猶未可長懸二禮永措五刑伯夷與稷與僭夏而同科司寇詳刑共春官而聯事(刑獄用捨策對　張九齡)

王風不競苑囿之判斯開后德少虞杞梁之刺斯闕望夷招殷酷甚凝脂函谷生災寬多積氣潰猶驚馬必歸張季之言禁同射兔爽高柔之旨于公陰惠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長以議曹之任剖符寄刺寬之蒲鞭之教可追分陝趙郡爽之齊棠陰之聽斯在囹圄空虛庶怨黃沙之罪斜鉞安用無施白槃(夏對)

之刑(刑獄用捨策對　郗遠[illegible])

土逢水而不流宮條斯准火勝金而愈[illegible]去是依於七宿異節之精實惟蕭罰則五星歷[illegible]之嬖爰在劓刵上郡雅早孝景復宿(一作實)齊南郊不由武帝遂下縉錢越官起於張湯朝會興於趙禹公孫生見知之漸顏異爲腹誹之初直指夏蘭之草出於修刻之日斯虛生所得佞臣依致至若因戲杖而絕命罔關刃以亡身既有誤致之由斯取罰金之議(刑法[illegible]　失對)

晉疏熟秩楚設僕匭令尹之調馭長安懸服化[illegible]

粟甚重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矣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

平百貨之價　對　白居易

自關以東農夫貿易其貨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稗販少出官吏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推稅身則比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家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榷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倖人奸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

議鹽法之弊　對　白居易

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君人者莫不雕欲是防將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綺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好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既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嗜欲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賊焉將在乎毅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

立制度　對　白居易

先王度土田之廣狹量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

衆人力足以安家埜無餘田以啟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弃業遷居者來無所處于是生業相固負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征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

議井田阡陌　對　白居易

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使掠禁侵擾則可矣與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

目睽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為五將總之以一師將合則勠力師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 備邊對 白

沉鱗暫躍遂游泳于天潢墜翮遷乃騰驤於日塵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其門之妙標揔文八遷寧進徒使千星秀氣永翳窮壑照應奇光長淪幽石

求賢策對

上官儀

序略

非荒孤竹甘少霽而輕周南括紫芝歛林泉而耻漢此蓋為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寧動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非熊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旄頭而作傅一作傳巖兆得牲麾鳳所以呈姿山林不天風 六十 原作

雲以之通氣 高棨之士對 白居易

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策對 白居易

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汲冢中之錄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束晳字觀四輸者周穆京兆㫺傳光武創其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雄作逸人之傳劉向修孝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

書史百家策對 許南容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二

古吳陳仁錫評選

文苑英華

判 全錄

西陸朝覲判 西陸朝覲闕月將之儀史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張說

薦必及時政無墜禮雨雹可禦疫風不流惟乙凌陰是司將領肉之列發候伐氷之家將當夜頒有朝覲無戒且不違於西陸蓋取異於東鄰既傳申豈將除苦雨之變翻懸高于不爭零星之詩御史職在乘驄誠為直指有司義乖祭韭猶曰非時徒欲事於煩言

得無同於矯舉罪之則可訴亦難從

燕弓矢舞判 樂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惡列將莫之罪眾郭替末舉

蕭昕

選勞策勳辨樂論德師曠侍滑如崇侑食之儀士再平生頗識蒸脩之禮亍是小臣承備大師弄章笙入懸間歌昇堂上禮亦異數既加邊而稱節樂其無算方及旅而揚觶未禮未見陳弓揖朴固宜行旌國子以行能不著版籍徒編周綸之聽音同孔張之失位使仲尼忘味不及在齊吳札觀風還同自鄶舞師見督而不迷於樂章替人妄告請無廢於射學

此判爲中正之論

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十部御史核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併處分

李應

禮不與奢愼從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恣其儀匪懈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鐘而乃翕如純如若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施意齊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儻人惟通班列四備之嘉樂國成有命因五利以和戎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旄人奏散判 甲本請吏曹宴于朝旄人奏散樂不以韎爲惠文冠所持辭云屬鞮鞻氏

張秀明

國家有道日不請吏皇恩載洽式宴于朝眷彼旄人掌我夷樂邊夏不雜聲未動一作動于禁韎風霜有典皋巳彰于惠文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旄人有訴請問鞮鞻

毁濯龍泉判 鄉人毁濯龍泉或失其利鬱民困形勝與縣養邑人訴勞役不伏事

李蕤

泰起曲江之沼漢與濯龍之泉或因山壅流或平地出水皆導達溝瀆修利隄防竭役費財窮侈極麗今國家罷苑囿燕游之所爲農桑禾黍之場侵彼稻粱費我籍庾事失業廢其何可知楊氏用因其資大典其利非直務盡地利蓋亦勞人歸本我職我理既叶農夫之慶載勞載役徒使邑人有言

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去所以有兄不錄其弟

張暐

先王有作班氏敘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業難輕丁冑望素高勲庸夙著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雁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琯屢移河邠承家泫然流涕相幺襲爵悲不自勝尚懷揖讓之風遂有遁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沬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節

襲爵狂判 甲有兄弟非賢所司甲襲父爵以狂疾不處令御史劾知非狂請邪

邵卿

論以天倫分乎季孟鍾其大運異彼賢愚苟愛敬以存誠固傳襲而無忝是以隱公推節爰高克讓之聲太伯辭吳卒被至一作深仁之道稱言于甲克合承家同周子之有兄寧分菽麥陳謝庭之列照顧秋芝蘭貴金滿籯已奉一經之訓白茅錫壤言逃五等之封竊意元昆頗伯夷而見捨思深內敏豈鄙食之非狂接輿行歌此時方癸州吁安忍是日非閒務以黜聰

用辭深疾縱罕著干誠信終自牧於謙撝馮伭不言
未將諸于哀懇章玄晦迹做見刧于方青鴿野急難
無違六順豸冠嚴勵何罪雙珠厥將必復台階毋乃
妄繩憲府

子姪承襲判 武功中郎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席預

辨方經野天子之畤府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
誓岳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鐘公侯之業為大門駟
駟馬路擁旛一作幡旗謀孫寄於衆一作象賢嗣子希於
必復伯宜太微參代登上將之祭階黃土白茅踐通

侯之貴族千二百石與華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
臣而並列當陽侯之文武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
終同下淚數奇與歎殊李廣之無封天道何言傷鄧
攸之不嗣陳氏驚傷玉鏡鶴怨瑤徽分劒匣之沉浮
異椅梧之生死崩城一慟非無杞婦之哀淚竹千行
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而黯默徒念平生撫猶子而
傷心空思繼絕立嫡違法自有全科無後國除宜從
甲令

當奠偽賠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奠偽賠被人告訴稱 楊伯贃

天子建國酌畤府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佐
居共旅道在干城略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奇計閫
外之事已受命於瓜時軍中之法幾申號於蔥嶺雖
王師有征而敵兵尚寇甲第之歎未展庚日之悲已
及逝者何追空怨盧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
封眷彼雁行同夫烏啄常賢之子周兄齊芳劉寔之
兄宜其等列棣華有訓兗李無言不慭孤竹之風願
守延陵之節前史嘉其恵今人胡乃告諭即議霜
科寧符日用

用父廕判 得乙請用父廕所司以贈官降正官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白居易

官分正贈廕列品階既一作如酧死繼之勛則厚賞延
之寵今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一作立
定爾功繼代勤能豈忘勤恤我後叔聊既稱有賁桃
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指館舍贈
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敘廕所宜同正庶旌義
烈用叶條章

官門誤不下鍵判 夜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書通
門所特禁奸非眷彼閽人寔司兄賦當使秦王宮裏

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廐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
金鏈空下鐵關將謂羌人可封函谷之倨王者
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緒
事空欲望于侯贏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胠篋周當
無疑必寘嚴科

判 畢錄

家童覘天判 甲于庭中作小樓令家童更直於上覘天乙告違法甲云專心供業

不伏 台倣

管公明之好事不㬹每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
星或至于明法當臏𦝫紅妝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

私習天文判 定州申崔郡縣馮文私習天文殆至妙絕被鄰人告言追文至云私習有實欲得供奉州司將科其罪文兒遂投匭請追爲試術付太史試爲上等精妙未書若爲處分 崔璪

春彼傾河言不乖于䪿雨循茲險濶罪已挂于秋霜
鄰人嫉深始求資于魏闕友于情切方辨過于羌年
按其所犯合處深刑但以學摘專精志希供奉事煩
越于常道律當遵于異議即宜執奏伏聽上裁

以管聽鳳判 乙以管聽雌雄之鳳而不合爵累之云中因無寂均者 達奚珣

且軒轅已降歲序茲深推律者寧止于一家探竹者
無聞於絕巘起求嶰谷近拾金門術鳳聲而懸同此
設京房識遠有愧其能

爲律娶妻判 甲善算爲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周之翰

言其孕子如逢闕夢之傲語以好佞似叶楊子之慶
且智殫風律尚有𦍑于京生況妙極玄宮豈無知于
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爲妖察之於今如何結舉告者
無理咸從配之

同前 張鶚

雄管雌管候六間而分差上生下生稽五行而得象
乾坤並位律因開于娶妻陰陽易分一作方呂實號於

生子豈曰三星之會何驚十月之祥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劍履判 蕭昕

竹帛未書既非子孟之錫劍履不脫須寘良夫之刑

大斟酌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斟酌酒賓者此都以無令式勾徵訴稱以引斟古之道也 王昌齡

徵元會之燕射展古義于君臣金奏洋洋令明神于
九變青氣靄靄布慶雲于一色
郎署雖欲深文卿寺豈宜廿罪 沈東美

競渡賭錢判 揚州深江鄉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乎先後遂折舟人臂

康建之

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并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沸修浪而鳴舷更同浮桀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無思李老之言能折楊公之臂然則居喪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

伏日出何典憲判 廣漢等四郡俗並不以庚日為伏或問其故云地氣溫暑少木早生與于中土常自擇伏日既乖經典何典憲

崔翹

江波濯錦斜分白馬之津山嶂吐雲近對黃牛之峽少木偏早于陽春金火不取於令日炎蒸郁毓未見

行車毒霧氛氳唯看墜馬

九日登高墜脚判 甲九月九日登高墜脚妻乙告為不孝科不應為

馮敬徵

登高有典坐追桓景下堂傷足多侔子春

冬不獻狼判 得景為狀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白居易

辭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舉爲必以將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狼曰貉之不懟在而欺而無捨

亞歲上鱒闕酒判 亞歲遲晝吏卜戾指闕以得酒所司科罪

王延充

庭實千品閒皮馬以分行朝會九賓錯華蟲而雜燕羽觴無算玄澤初流兕觥其觩皇猷以接賜上尊之旨酒啻命空需承大聖之渥恩天厨不給

春不修鑑判 丁掌鑑不能于命上春不修鑑而冰秋則乏

康絳

水精簾內飛燕嬌歌而對山虎鬼船中暑若承吟而陶酒時或稽幾人必其要免士不須冰開也春不修鑑息也秋仍輒刷非也

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掌冰戶家不依尺樣

崔希逸

掌人自合當罪掌戶未可論辜

望朔觀而未開與逢冬而共盡主司先標尺樣翰納當有程期 裴幼卿

孤絕聽而無疑雁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少木落而云黃氷結三河波瀾凝而不動 裴寬

西陸朝覲判 西陸朝覲闕月釋之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潘文瓌

獻羔而啓自仰天王之豐慾陽不興果叶藏冰之道且祭之明日日繹彤既匿分於禮經亦隨時而用今有何乖制而致纏慾

凶荒判 廣州首貢人負李姓所司何得祖曰然大欲

賈登

雖稱漢代有文頗異韋年作法一
豈辭不聞於鳴雀徇急頗見於蹲鴟地雖化于岐山
豈瑧豈富人已歎于翟氏詎得徵妝一二

反古修火利判 乙學修火利合上爲之用人言其反可酌云昔發其刻 張孫憲

以火化物豈特鑠金之利若泥在鈞斯從合上之法既埏埴以爲用非陶甄而謂何荀學非乖方篤在守案得高曾之規矩無踰濫之條尤從刻者稱其有典尊言者則謂無稽

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有官仰處分 李仲云

況昇平之代朝埜多歡蕭韶之康哉猶來格衆室之際女也何妨未乖至理之宜何速憲司之狀此而獲過豈曰知音一

二肆未陳於貓雷一部且列於曲房事等馬融義符魏絳凡窈窕閒淑蛾眉麗姿樂則備於伶人禮可施於君子功化絲竹舞節鏗鏘稽命數而合宜在法令而何褻御史糾按無乃深文二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有以殺心爲者乙告縣云詞云相屬之辭 元稹

孝乎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惱詳季札之觀風而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詩哉

廻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有悖失律訴云節廻風變節 元稹

涼風徐動於鄭春遽云失節寒谷儻移於鄒律何以加刑

五品女樂判 辛爲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于法訴云三品已上有一部不伏 元稹

廣張女列徒効尤於馬融內顧何功欲思齊於魏絳何循唐令空游宋音雖典一部之詞其如階品之異

請懲獲雜以儐人言

樂懸震紛婚判 得樂懸主書紛婚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范貞胎

贏者羽者爰標大獸之名連行行寔曰小蟲之屬施大於筍簴發篠標形象小于宗彝寂然爲象

笙師不施春牘判 甲爲笙師以教笙樂不施春牘等三品科之訴不伏

伐檀槃于雲夢影落梢雲采貞勁于仙壇色移寒雪夙開擁斷素列廣修因玉潤之呈姿節金奏以爲用杳渺坐歌詎聽廻於鳳影婵娟篠簜殊髣髴於龍鳴應雅莫修埙箎坐缺至若教之陔夏用以娛賓候終

貧而言歸廉沉湎而越禮為之行飾肅以威儀雖取歎於傾家飲無算于終日遵其聲律必在和均

中公杜門判 中公杜門不出衆述方衆百餘人里中無訟

黨而成聚義非止於嚴科關以辯之理何妨於聚學況杜門不出事匪干進救時服之玄風折楚郊之蓮避講習興禮翔翔塡素足以激揚時俗光闡儒門諒雅賁之可知豈訟辭之所及

聚徒教授判 甲聚徒教授爭春伏辜射以素木瓠葉為豆 宋少貞

亭以訓人射則觀德素木匏葉足表獻酬之教桑弧

蒿矢方昭揖遜之容祭遵施之于軍旅尚不云非劉昆列之于家廷且奉言失

同前 胡運

教冑子之威儀陳鄉人之揖遜登以素器射從薄物稽諸匏葉有若蘋蘩桑弧不類於挑弧兎首豈齊於貍首

主者不杖判 甲卒女子在堂無主喪者命同姓主之喪者不杖令女子杖所由科 失名

桑弧雖設亞授穡紹之孤葛覃在辰空有縷縈之類洲庭窺坐奉詩詠於當時蔡氏知絃輟娛歎於是日

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因立凶門或告官今立門乙訴云喪而無主以童當輕 顏勝

帝折轅之乘龍衣冠作遊王子晉之御鶴則為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為而旌阡一青烏襲吉已托萬家之地白鶴飛來俄聞再奠之禮 二

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于堂上

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中空餘書扇仙人白霍遥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蔡順有續賓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

萊田不應稅判 勅晨使括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今有徵納為例各自不同或榜

應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為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欲州訴恐牛飢無以給貨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處置

昔魯備齊雖作丘甲之法晉為秦餘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末開喪亂之始 張環

將恐事非遺愛徂怒惑於朝三日用不知馬力盡於飼百 張燕

蜡饗不祀判 歲十二月有詩行蜡饗不祀司嗇迎貓而祭之郵史劉云古之君子使石必報 鄭岑

且藏冰以開猶祭司寒何殞霜既成獨遺司嗇姑云迎貓而祭其如避馬有蔚且以息勤人豈三施而不

報以脯食鼠將一祭而未忘况生䘵則人食用推獸
弃人與獸雖祭何爲如或不有是神無足稱者必也
猶能爲鬼不其餒而

井田判 得縣申歲十月入人里胥使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十五功縣具狀詠行人善之御于路按察禁之太師以失獄致詞 元稹

素緒霜絲共紛如于永漏紅光炎上俱省費于餘輝
標梅求吉編王化之音采芑懐征列雅章之内

秋雲判 得景爲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旦若不雩恐爲災 白居易

其有聞于鶴鳴庶無處于狼顧馨香以感夕且螢子

續古文苑賞 卷三 文苑英華 廿四

月離箕稱其傷時難遂于龍見

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業種五菜吏科之丁云在外田隊不善清郡刺史田孰合莪吏莫能決康家使按郡守令不行 平超然

但須潘仁用供朝夕之費同夫楊惲取給公上之求

我甘歃竹判 乙家子渭川有竹千畝京兆府科之云非九穀 衛儞

臨川毒釣未坐太公之䔝緑葉翠莖且多于畝之竹
况梢云千畝栖鳳五毛豈是齊魯之溪還同漢蜀之
漆

無夫修堤堰判 河南諸州巾無夫修理堤堰請與之千償則官無所供免外徭

則公事廢關不之許州訴人實困飢恐不及冬歲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何承先

於廓長河遊於中國來萬里之外歷數州之間縈光
載浮竹箭長下千里作曲呈瑞馬以出圖三日成霖
或迷牛而爲害

稍溝判 甲通稍溝三十里主者按典役不申甲云不激之不合申 鄭昭

同史起之利人類王尊之濟物遂使苞蕭發詠無浸
彼之虞汾澮興言多流惡之美

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若手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續古文苑賞 卷三 文苑英華

但以金堤柳色未變新枝玉琯葭灰尚飄春雪節未
逾於二月事不越於三章
蟄戶驚飛方期伐木而斗門議立且恐勞人
白公入秦卒興涇水之利史起居魏大引河流之溢
雨畢除道既候于天時水涸成渠而編于月令 劉仲宣
泰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力決渠降雨不待商羊
之歌荷鍤成雲寧假飛龍之氣 薛舞

毀濯龍泉判 興人毀濯龍泉或失其利傷氏因形勝與廢業邑人訴勞役不伏事 蘇令問

邑中之黔實與我役汝南之鵠亦著人謠同源異戶

史起尊其前列石表界信臣旌于後

請寨斗門判（衙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船不通請築寨兩岸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寨無以供軍）　白居易

節度使以軍儲足務斯開貢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所而無力辭既沉說理可明徵甄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

稅商判（乙爲吏請稅商以殺農或云從重賦物信言則商不失利人受其弊）

頫信臣之仕漢姑正齒豚踰嬰之相齊亦知履蹈必若誅求無度杼柚其空乃利皆以開泰是痡留而肥杞

判草訣斬指斷判（中國乙判中乙鍾誤斬指斷指保亭不伏）

人或因蘇醒驪龍而自失指致見傷聽蟻蝀而誰敢遂令食黿不効空懲子公喻馬元非豈齊莊叟

方領爲衣判（甲爲方領以黃統方領爲衣丁告不伏）

何得異文翁之儒化昧朱邑之廉平擅易長裾忽爲方領効韓延之東郡有制黃統比胡質之南荊曷無清廉

貢外郎謀題劒判（貢外郎陳景居官歲滿上親以宸翰題劒賜之有詣泉守吳宗無功不服當受汪表東國史遺物不伏）　李子康

電影分龍星芒自轉霜毫寫鳳神筆紙飛事與叶於後寵方同於漢主懸無功最固有謙辭奏草輸忠初開賜劒吹毛入界忽見彈珠

刺史求青牛判（許州人貢阿家有青牛刺史張勤從鄰求市不與及勤身死傑將牛贈勤子鮮人告取牛父爲監察）

雖林中鳳集已兆泰彭而天上雀來忽微王距銅符此閟玉樹斯在始叶朱鄉虎珥解刀之化終齊季札即追懸劒之誠昔孔氏脫驂猶見疑於弟子今張勤受犢何疑惑於鄉人

遁服其庑判（乙將葬祖庑以遁服無識訴云生而有文小月爲字）　周彥之

同夫稽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滅欒薮之後没代湮淪

嗣足不良判（景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弟禮司不許云古有其道）

旣類郤克之刑將同孟縶之廢且仲子立衎猶魯禮而知歸莘家封成鏡班書而有序

澤中得堇判（王祖母飢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取土得堇栗遺之後有大過于西鄉鄰告云妖有司朴之使司請旌異）　馮待徵

綠堇欺霜而杏榮紅栗無稼而呈粒況丹飮飛空以災康竺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

驗粟有姝於籬下泣葦終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刻肹
追縱李密潋芳塵於西蜀鵲嘉聲於東晉霜竹推爭
自可包羞氷魚振鱗頗亦慙恧

夢得籬粟判 宋和誠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鄉人以告非旹求所得請納官

獲西籬之粟遂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獄官之訟 貞觀

因心則烏鳥翔翔弊服則懸鶉碎羽立錐無地門挂
陳平之席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筍 楊守納

投牋獲弟判 河內蘇脩不林乘氷省易氷陷而近兄倫未尸不復遂作牋與河伯經宿氷開獲君林牋牋出鄉人告稱妖惑

泰渭之際寧止康公贈瓊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璧
故使薄氷必履後軀不悋乘游水而長往詠龍君而
久辭兄倫志切鴒原情敦雁序散彼棣萼恨盈東注
之流 作川 投于牋牒泣下西門之根

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少生廬青鸞鎮集白鶴翔翔縣令張德乃以爲孝感刺史欲旌表鄉人告國家祥瑞

孝徹幽明祥開動息故得春芝列秀曉露凝甘青鸞
廻入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

不儲獸於郊判 役大收所司不備獸於郊御史劾之守云將頒禽也

三發三刺無差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既而
獲耳之校未施驅逆之儀方罷所司滋職舊典攸著
何儲祭之云廢乃頒禽而是先

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斲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烟將視赤龍之術

削金判 甲爲削金居其二或糾之曰欲新而舊竊也不伏斷罪

光加濯雪豈徒陽劒之奇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

衣貍制判 或人衣貍制有司糾云不備其服

戎者先登昔嘗聞於貍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鶡冠

挈壺挈轡判 律挈壺氏令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與冠乃爲
越事

先登判 評先登死于雷下司馬三襚之與之與衆之犀軒直蓋御史劾爲尋命

嗟爾狗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棄則類於
紛如 左傳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徵諸魯史親推見賞于無存考以
國章謚服豈闕于祈父

戰勝作彝器判 小侯戰勝作彝器紀功林壁軍正訟言時有功小侯云以示子子孫不伏

同李孫之取惡且鑄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昏德

獲五甲首判 景獲五甲首請隸五家御史按景于賞賄利訴云鋭士

無風而羌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甲首五級功可
傳于藁街請隸五家阜方招于石室

爲將失禮判 甲爲帥之右令將卒取赤有司劾云雖見帥之難而失右之禮訴云若不救帥必將不免

跡同丑父貌類頃公立于戎馬之前應識彼盧之術
索彼車中泡雕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稱其伐

同鄰至之稱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
之鳴班列不尉終在七人之下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爲非自使其如歸

作其令主徵治夫之謀貴還其侵地善羊祐之取吳
則寒者衣之人遠判于南民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
孫

單醪投河判 作軍 得甲爲將以單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飾甲云推誠而已何必不在醉

少卿絶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寔敗楚軍

武用文士判 得軍帥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白居易

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效之或告敵衆

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即好蒲葵式循謝安之義

庖人進炙判 乙爲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訴云當有譖者

屠劑之惡莫如陳攺之讐已作執鸞刀而袒割蟬翼
必裁揚獸炭之赫曦鴻毛罔燎以此而科情則可知
況乎鼠穢（一作馘）蜜中巳申宛於吳日髮生肉内豈獲譴於
唐年請推譖人以雪庖者

鏇樹爲杯碗判 得甲鏇榆樹爲杯碗出賣鄰官責其壽于清棠

加以是揆是度椅漢社之星榆乃刳乃鏇揮匠人之
風斲杯非承露木立雲表椀殊鍊藥空候淮南

城者謳甲判 甲爲梅巡功城者謳之甲乃捷之其城者訴不伏

方取託於啼烏佇推功於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積
薛縣之栞晉獻成周初開仍邑華元植宋遂見爲謳

升高判 解式典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刑斷關論省科失入

張 郊

事類武侯且未屈于吳起義同文子仍不徵于叔向

鑿井獲鏡判 鑿井獲古鏡不送官司劾告違法

朱 萃

抱春銅之色涵明月之暉能照秦樓未懸溫室玉女
窺而不倦仙人磨而益明興儉之得銅殊宣尼之
對缶

玉節判 癸盗玉節于諸其家科盗罪

[illegible]山剷詠知林木之多虞澤國用龍取江海之安禮

知謀判卯爲邊將私布渠答仍然防兵御史斜其屬則隣墻詞云既禦邊冠復息邊人郁欲論功不敢當

仲升投筆方期燕頷之封劉琨發憤且得嫌文之兆

賦晉臣之一鼓俾困蔡削漢卒之伍符佇欃杖杜

明卿先生不錄張文成龍筋鳳髓想未觀其一嘉靖壬申正月八日偶記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二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明集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表

代宗讓皇太子表　常袞

臣某言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隱之則有累天鑒辭之則有負國貞在無隱而不言雖稟命而非孝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瀝懇上聞目嚴亟請冊誠悃感皇聰來（亦疑作）昭戰兢失圖精爽飛越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于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耆龜以承主鬯臣幼非樂善長未好儒慈獎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籥有昧樂章訓以詩書終迷義府遊居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官謗令謬塵博望猥辱青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循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俾膺繼紹遂恕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臣

羅亦稱寫之文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賀章仇兼瓊克捷表　玄宗　李邕

臣邕等言伏見中書門下章仇兼瓊奏稱吐蕃數萬圍逼于城皆遵奉九重決勝萬里臣聞雷之震者可以破山風之威者可以蕩海伏惟陛下允答天地丕應鬼神吸之而百川却流吹之而萬物倒植是以甦勞貔武一掃戎羌高屋用於建瓴銛戈中於破竹豈云懷縣獨有獲嘉何止絳城復稱聞喜光風動處草樹爲之欣榮瑞天轉昔日月爲之融朗况臣等分官寄切報國身輕蹈舞衎側恐門庭之地窄詠歌躍賀邦家之慶深無任欣躍鞠快之慶謹奉朝堂奉表陳賀以聞

賀平党項表　宣宗　杜牧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七日勑党項剪除非邊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歡呼臣某誠慶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費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古處夷狄於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皆長狄攻魯非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明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燒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凌逼京邑殘敗園陵長頗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何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几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彦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地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古今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禀天地之戾氣爲西戎所壓衆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衆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觝既成觝是務天寶至德之際非無偏重中原一擬大曆建

中之皆逆胡余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兇伏鳥飛爲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邠蔽之殘賊比以迴鶻木砂吐蕃正强且須羈縻未可重擾於是邊驕日駭種類威恣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兇乳以魁徒之貨張念驁之兇胡饋谷以焚舟殺郭車而開道衆施盤結犬吠牙依據深山出沒險遥近在宇下游於轂中艱難已來不能剷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昊天縱聖赫日資明威極風庭謀先造化潛運廣算獨決神機策宿稱牙狠星欲角戊日禱馬太白務背按鋼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籙圖洪範兢三古之殊獻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過不介邊陲空增氣於帷夫寶叨恭於下將日閶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宜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文宗　李商隱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以聖躬痊和右僕射平章事臣涯等奉見聖躬訖社稷孫群生靈大慶臣忝分朝寄四奉國恩無任抃舞踴躍之至臣聞天普覆也應運而徙苦龍徵目至明焉有時而氣如

虹貫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跡邁至明思社稷（集作宗社）之靈惟德是輔念蒸黎至廣以位爲憂求衣未明觀書一夜壽域既勤於踐俗大庭徵關於怡神是以自非陸送寒暨停禹會及東郊迎氣爰復堯咨四海方來百辟咸在六幽雷動萬壽山呼惟臣獨以一麾截離雙闕犬馬之微誠空切鴛鴻之舊列難階提郡印而通霄九鶩對使符而一食三起今幸以俗臻富庶年比順成伏惟稍簡萬幾以迎百福託燮調於彼相責綏撫於列藩承九廟之降祥副兆人之允望臣某不勝慺慺慊慊之至謹差某奉表陳賀以聞

爲群官請復卒哭表　蘇頲

凡公[illegible]者四矣情詞懇至無踰此作

臣某等言臣等伏見有司撰既葬反虞之禮陛下當以今月二十七日公除卒哭聖情感慕所未忍言衆慮焦惶罔知攸寘中謝臣等謹按晉書杜預議曰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而除之不除羣臣莫敢故屈已而除之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仁也我王孝也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於是虛欽魏舒等從其奏議莫不厭服臣等歷選列辟頗微前史王者爲天所子受天明命代天育物先天弗違居大寶

之位行至公之道故沿革而致理變通以成政況先右之末願聖朝之舊式簡冊備矣方垂無窮君親臨之寧受非禮而陛下愈遲（見禮記三年問）之痛孝思罔極履曾參之小節遺漢文之故事則貫於神明粤自開闢天子之德未有如睿宗孝之純深也至使慶雲湧浪井出嘉木連理神芝三秀蓋其效歟要不可以情過哀而所枉斯大矣臣又聞七月而葬既葬稍除其月而虞既虞吉祭爲之降殺用斷喪服示不得踰之今合於山陵祔於宗廟前之典訓嘗有稽矣而終不師古始不易月考之事宜又無謂矣舉而書此將何以

法陛下昧旦聽朝成容深視庶官所以環拱近臣莫
之利凡戴九天之仁罔尚十哉之清光闇然之情
未能諭且追遠與感君子有終身之憂以權制服聖
人思屈己之重何必三年之禮稱為百行之端若天
無卑聽固違於獻欵臣敢先除令附於不義豈司牧
黎獻作人父母之意乎伏惟陛下可群司之奏順剛
日之請去獨行以致美闡大猷以光濟勿使鴻生鉅
儒廢（一作發）書而歎怛下學上達空草議以屏營臣等
至懷期必俯就則凡在勤植無任悲幸誠昧死詣朝
堂拜表以聞

為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　李嶠

公所作上表皆追於至誠故爲張令亦若流于肺腑

臣某言臣短辭易竭愚意難違雖由衆之訴累瀆於
清規而臨下之明未昭於冊懇伏奉還旨更優前命
心魂交悸啓處失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竊惟服勤致用事主之名節推誠納忠為臣之
職分凡列衣冠之序忝升教義之筵立身揚名孰不
由此况臣沐浴盛化被服隆恩陪萬乘之旌旃列四
臣之縶侮犬馬立効雖未堪申防代勞膺鶚有情豈
敢忘除凶弭慝論削除之殲逆舉僭惡之祆發盡惟
恒事豈足言功陛下錄臣諫才收臣薄藝以洪纓組

曹紫斯開於義方山林遂情租間於道術訪其隱仙
之訣求其詩禮之對不行而至坐辭麇鹿之羣撫翼
而飛遂接鵷鴻之侶久變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惠
日來月往猶戀於軒墀雨施雲行亟迴於甲綬今復
更申殊獎追叙微庸以臣子之恒情序公卿之班位
等威齊乎四岳名器光於五臺稱禮崇徵頒榮於非
據深憂臣惕更切於如臨夫不失賞刑先生所以撫
中外大明黜陟前典所以正邦家中麾豹之旅僅堪
封爵羔羊之節無階流品乃賢哲之所慎豈庸微
之敢安是用仰辭深恩俯罄肌骨寧甘於犯逆朝憲

不可以虧損帝難固守不移之愚庶全難奪之志伏
冀南離迴耀微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兔特
停過謬曲賜優容使官肓不喧工歌有序則無私之
覆彌大於九玄至公之途永隆於萬國無任忝竊懸
懼屏營之至謹重詣朝堂奉表自請以聞

為韋相讓幽公表　賈至

非特書乃附于此古人技

臣見素言伏奉某月日制書封臣幽國公食邑五百
戶仍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兼與一子五品臣次男諤
又特授五品官者臣才術寡薄操行無取幸因資序
叨陟台衡不能燮理和氣禅補德化致使四凶搆慝

予下嵩鶩鶩與南避而恭失守諸臣嵩用彼相易门
須且素致危至由此言之臣雖殺身不足補過且臣
值祿山于紀不能制其命臣與國忠同俯不能正其
惡尸忝厚祿竊位多時一作扈從之初不即死者蓋
以翠華歷險牧圉無扞鸞馬思効且伏駭輿扆至蜀
城自拘司敗豈謂滇汙大布綱紹江河茅土猥加恩
私日月當今天下未定忠義驅馳頻表作並馳封賞之行
不宜踰濫借如其從行李操執鞭靮臣子職分何名
爲功以此受封不可以訓含榮冒寵非臣所圖伏願
俯垂矜憫捨此階爵不使臣父子得辠於公議見嗤

於有識微臣幸甚不任懇迫之至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張說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并州授臣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臨首集作路俸恩
循分以懇以惕臣說中謝臣早以書生射策羣筆聖朝
晚以軍誌典兵乘集作扈乘塞祿非授進集作拔等龍是
良乘久侍玉階四掌綸誥一心奸直三黜其宜今復
用之猶夫人也何足以衆明邪攻光術帝獻更策披
驗來塵法篤又臣已受命司藉專意簡書所希散冗
因間就業忽叨劇職責大憂深人心有限事難兩濟

國史無成臣執其辠上思薦賢以自代下須分守以
全節竊見開府宋璟清介獨立循法不回虜事睦家
先清明向道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歷朝之所伏委
其積行無玼衆人之所體信援停往任未盡宿誠乞
廻此恩以納來効必能補舊政之缺濟廣前途之執
轍雖摧心竭力臣頗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
有一日之長天下者累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
瞻臣所以廷讓彰言不隙密啓伏願聖恩聽與論二字並作輿論集本表而衆俾諧僉勝儻朝任得人實海內幸甚
無任力微任重僶思之至謹奉表陳讓

讓封燕國公表　張說

臣某言伏奉今月七日制書封臣燕國公食封三百
戶寵靈猥及中心如惔臣某中謝臣聞至道之昔重法
守義上無無功之賞下無無位之祿故授受禮全而
踰越不起伏惟陛下光撫綿內大宰天域百度惟新
萬靈翹注建庚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一作首蹈嘉命
自古有傳道而辟乾經而封蚕以訓蒙成聖
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
無助昔雨夕濡浸灌鶴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
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符就將之報且如人臣之義

二萌爲舉一心不臣愚智之分譬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凋之理知何德于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叨恩過量終懼且慙乞廻聖慈以答介節無任惶悚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右丞相表　張說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尚書右丞相恩命自天戰弱無地臣說中謝臣少長儒門忝竊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龍興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戰南宮中間刪延論放直招玷缺傷矢之禽聞弦

虛墜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寬一作爲危感氣由懼夸安可重收摩器再厚瑞於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華故風教興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顯擇時髦臣幸沐遺簪墮履之恩好生養老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衡榮過分豈更干處士之橫議招匈奴之遲晒艾英華作濕自揣負乘致寇辭則愚情懷戀覥目求寵亦望聖燃恕令集作生非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史罄陳肝膽不敢飾讓謹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讓平章事表　李吉甫

臣某言臣久處繁機切思退免伏奉詔旨未允深衷仰戴天慈如臨冰谷臣某中謝臣竊惟至微豈敢煩文再以懇誠上陳睿覽伏以陛下初臨寶圖獲侍冊展一心捧日見四海之大一作明八稔代天覩羣生之茂育恭承膚寄罄竭愚衷雖微寸功豈敢織負備陛下存簪履之舊念葵藿之誠終全深恩退蒙厚禮則是陛下既假之以位又寵之以名至德深仁光昭千古况臣年齒雖長筋力幸全猶得申獲戰之功展死綏之分倘蒙矜使足可酬恩至於左右便繁朝夕機

務則心勞智竭力所不任以此至誠期於允避然以昔不再得感王道之方平福不重來念君恩之已極進退惶戀罔知所安謹再奉表陳乞云云

爲集賢崔相公讓大學士表　錢珝

臣某言臣昨奉恩命加臣某官者非常之澤真命實難今月某日已奉表讓訖伏蒙聖慈所注宸旨未迴果足屏躬自逃無地遂敢再傾肝膈仰告睿明臣雖至愚非敢飾讓一則副陛下用臣之公道保陛下知臣之遠圖一則情朝廷之典章重朝廷之爵秩承惟矜鑒在我聰明伏以顯賞之恩殊勲是稱凡施君命

二引文證真古地步

必令國章昨者逆將與妖怨兵搆變雖同謀
天竹忠肖過於主憂答在輔臣理當昭憲但臣久罹
狀胡莫匪出居走間道以奠歸乃王靈之所被免致
陷身之禍得陳拜首之容伏蒙陛下特閔驚危盡寬
畢戾衣霜不振就日復安尚處罪諸空知感感至於
遽停華轄近駐郊圻廟貌不遷園陵可望是陛下孝
通神考所以不遠京師也又能疵茅狹抵臨少恭潛
尨英畧使殄逆徒坐待梟夷風行號令然後決乘輿
之反止慰父老之怨思謀夫自多睿志先定是陛下
將慮社稷所以不移節序重啓昌期咸資聖斷臣將

何力可助玄功此者殊涯遽臨莫知所以為賞之僭
恩及斯人春秋正言國家大事聖朝行之則有損徵
臣受之則無名且臣叨荷休明貴為宰物兢兢守道
尚懼僭差況烝邪未能報効今伐叛之地實非近
藩虜馬方飲於渭川戎帳頗施於泰甸農商半收貢
賦鮮通中外未安宵旰多慮凡垂恩澤先布瘡痍次
及勳功方為　國元和聖武乃顧淮西宰臣裴度總統
全師削平寇宼勤勞忠烈史策昭煥獻捷還都書勳
行賞持衡之地但加金紫之階詎是憲皇之恩澤不
深裴度之勳名不盛此乃愛重璞寶保持大臣遂令

此以兩大此文字作真日懇切仿墨

宵薄於功欲使衆稱其美列祖遺法陛下非修臣
感恩欲增聖德中書故事常欲兼官雖當叙逆之間
亦在咸告竹久錫之有度拜者則安臣又非宜朝將
何論與食之命令典俱存求而論之斯乖非細軍儲
方困公聚正虛郡國凋殘乃陛下恐發之本臣緣
寵是陛下輸邮之秋而宰臣獨以膏腴錫其封邑人
情嗟嘆事理不通承命以來退省茶度粗能祇荷
欲寵光何敢進犯天聽尚頓俯察誠懇赫怒其可荷
安不言則有任使之恩有辭則違贊銘之命進退無
任明主必容情激辭多愛祿寵過伏乞特迴霈澤且

使變調息致寇之危疑合興邦之理道臣某無任死
請迫切懇悃之至

代史館相公讓官表　錢珝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敕部具承聖旨臣昨者因辭
寵休有異常等然始以謙讓為說終以災咎自陳未
能興動天心上迴睿渥復傾肝血迭拜封章直舉其
言冀蒙昭允臣某誠迫誠懼伏惟陛下寬明有制聰
哲成文揚憲祖宣祖之風乘元和大中之運故欲治
而尚亂欲泰而未安潛淵聖懷常紫百慮臣為宰輔
得不周知且自去秋以來國步未復臣每思人事無

摧人情內激肺腸有如湯火陛下當食不美當寐不甘欲以攻苦食淡之心抱公滅私之道致陛下之理釋陛下之憂然而再乘機權未能致此者蓋臣去已之事尚有因循防患之謀尊多容易若臣去已必決防患必專天下之變庶幾稍改有祿位爵授之獎近歲愈深上自侯王下至卒伍受爵賞者所承不重荷恩澤者所感不深蕃緣族類之間踰謬者衆不重則無以勸其戮力不深則何以激其盡心因之且不稟朝廷不畏法度不稟必亂不畏必危本末之間實出於此今臣貴為四輔重有萬機階秩就加朝廷常典

又何必齷齪謙讓而違君命也但欲審度去就明辯否臧以臣去已決烈之心拒天下越等干求之患使爵賞不濫與一作恩澤不妄加則承之者必重感之者必深如此自凜朝廷自畏法度有患可彈有難可平此事非所難為祇在陛下明察倘或信其誠請遂寢新恩則君臣之志氣大同理道之根源必正若陛下不顧其議在臣亦欲何為但抱憂懼難居夾輔有渝斯語是謂明欺君道始終聖情深淺祇期遂志不敢厭情再瀆冕旒君臨泉谷臣悲無任迫切惶恐俟命之許之至

一句入情無比

唐人表啓問四代無如元公情望

讓容州表 集無

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來詔之日不獲臣變服臣結中謝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悖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邕魁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

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昔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俯徐應心亂先主不遺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

嗟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
殊死臣所以冒犯聖聽乞停今授待畢私門長得奉
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
官奉表陳讓以聞

讓起復除黃門侍郎表　集無　張說

臣說言臣在疚承恩布哀陳款精誠無感天聽
未迴假喘殘生悲恩惕集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苦者不覺聲哀窮者貴其言達情有
至切辭無啟隱臣爲少子慈愛所鍾每一離別輒加
憂憫況臣生年多故違隔私庭終堂之日身限公事

存既數違左右沒復不畢几筵痛心自傷特殊人類
臣今望延數月念及再期乞恩無多報國非晚冒死
重請冀蒙哀遂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
陳乞以聞

淄州刺史謝上表　李邕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淄州刺史以今月日
使道至任自遠江左近守河南收獘死灰建置生路
別荷成造兼冀昇遷三慶集身百齡踰外謝中臣聞天
地大德含育及於昆蟲雨露深仁霑霈及於蕭艾不
限微品有愧洪鈞職臣之謂歟伏惟陛下道揔三才

在宥齊政運超四孟與始爲春玄造加於萬方聖慈
周於一物子人開化誠事立經表皇建城勸勉犀岳
身同京職承祿賜之恩榮了而遷曹廣門閭之惠澤
是以冀黃耆銳卓齊專精稍能竭盡公忠弘宣績用
但駑駘之力不足以騁長衢朽木之資不足以施長
構徒叨厚祿無益聖朝撫事捫躬慙寬蹐影伏以東
臨巨壑借渤澥之水充西望京師就長安之日近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某月
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以無能累蒙寵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遇

直途洊委兢惕不謂聖恩推澤濫膺朱輪秩徒
增恥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
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
之餘賦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
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
知法出而奸生予育誠難思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
不敢遑寧謹當宣布天慈令揚神化以日繫月冀或
有成少裨愷悌之風因答生成之造臣無任感恩殞
越之至

為安平公兗州謝上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擊關而血涕以辭戒
除而星牽不息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當州集軍
州官吏等宣布皇風闡揚玄造歡聲雷動和集作氣
雲騰臣某中謝臣本由儒業獲廁□□自□□至于
青齊累更近地皆未待期月盡心以營卿大夫禍過
取知足而給庶敢微躬未旋蹋阜帝陛下乘憲闕城
推心劍服俾之防遏□使綏綏撫□大波本移星琯
且期月次忽致殊遷□□節鎮潘□□人遂地濟河濟
山□□蒙本孔里周封有□□□□九州之名數甚
古三代之禮樂舊傳退省何人令安茲地撫躬而浹集作洽
背汗下仰恩而溢面淚流況所部驍雄素兼節
制爲於當代便屬文臣謬武聚螢符唯久事筆硯佩
韃帶鴞令寧能就于戈幸臣前在葉州日虔奉詔條
克宜戎律撿下而羊無久牧馭點而犬用左牽用令
去任之旹大有遮留之請盡三屬縣至萬餘人不放
即途皆來臥轍竟稍朝發遂致宵奔請於茲旹亦因
前政莫漸令蘇息長使謐寧然後遠訪雲亭商尋日
觀備萬乘登封之所設諸侯朝宿之儀盛禮獲窺微
顧斯畢過此已往不知所闕無任戴恩隕越之至謹
差某官某奉表陳謝以聞

為濮陽公陳許州上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即以
某月日到任上訖當管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諭
揚皇玄集作化宣布聖慈迪哲咸鼓於巽風閭境均霑
於充澤臣某中謝臣材謝漢飛義慙燕使集作客獻書求
試學劍邀勳大舸千艘早竊樓船之任勝兵萬數晚
兼車騎之名雖任在啓行而旹當柔遠珠崖銅柱祇
務廓平麻壘艾亭莫能恢復旋屬皇帝陛下荊枝叶
慶棣萼傳輝臣得先中罪卑入拜冊陛蘭臺假號棘
署忝榮奉漢后之園陵護申送往掌周王之廪庚方
切事居不謂遽董戎旃還持武節賜國既高於七命
承家又慶於重侯縱彼壁田實聯郡邑古之近甸今
也雄藩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潁上水濁
而强族皆除況在晉年嘗降多壘載瞻軍領深見士
心貴孝忠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
可輔文將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豈虞拔擢乃
出孱微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爲兒戲使
流庸自占驍悍知方任棠水薤之規臣當可服黃霸
米鹽之政臣亦不遺粗勤報効之資用賦食饕集作叨

之責奉違軒鏡幾落堯蓂比圖葵以自傾畫雉向日
羨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淚血霑衣兢憂而
汗而浹（集作洽）背無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為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臣某言（中謝）臣奉違禁掖祇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思
宣風之寄柔轡載揚於承路輕船利濟於太川即以
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係承儒訓生屬昌期
初掛弁髦即覩僥籠嘉封無忘於封殖青袍不落於
寇偷再擢詞科一登冊府徂遷歲律浮泛軍裝忽影
華英俄列通籍極望郎於南省備給事於左曹中閑

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值孽童拒詔（集作）狂虜亂華
副中憲以急宣佐威城而遷護督晉氏遷延之後絕
戎人僶邏之奸敢伐善以攘渝罔盡誠於養棘伏惟
皇帝陛下武推冑夏文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恭拜
青瑣豈意遽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
原而遏寇塞惟廉部猶恐墜於斯文橫槊入軍實致
憂於不武雖期竭力終愳敗官況俗雜華夷地兼縣
道文身椎髻漸尉佗南越之餘叩鼓鳴鍾傳士燮州
交之態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麏驚欲經緯以合宜願
寬猛而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拾翠採
珠不勤異物驃犀逐（集作象）用示深仁始於閩俗之
肯便獲稱君之美臣亦嘗求規木雁取戒脂膏冀少
息於羣表（集作）黎庶免拘於司服（集作）三渠路阻九嶓
山封（集作）遲浮江遡遇（一作）楚澤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
遐思白烏鎮颸音於周原之中遠羨仙笙承岡本於
堯陛之上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之至

為魏王武承嗣謝男授官表　武后　李嶠

臣某言伏奉恩制除臣息尚舍直長史某為左監門
衛長史榮隨恩集歡與懼并臣忝紛日東附流星漢
無天稱襲以地高陛下須降皇情俯垂聖蔭先親

後疎之澤自葉流根謀孫翼子之慈愛人及息遂使
推恩家室假職幼童參九等之班禁掌重門之禁衛
賞延之命寧待於勳庸敦叙之風但緣於骨肉雖東
平之子能趨拜咸錫印章齊國之地可割分悉侯支
庶豈足以方斯嘉惠臣此殊渥奉綸而仰德叩木
石而論心受生於天但知榮荷雁骨於地何階酧荅
無任悚懟懼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謝以聞

蘇州刺史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
長承命若驚省躬增（集作知）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愼擇牧守
德音毎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
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爲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
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郄聞虛名惟守職業
實無朋附（一作俾補）竟坐飛語貶在遐荒憲宗皇帝後知
事情郄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
重光物無廢滯收拾耆舊廢黍班行旣幸逢時常思
展効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進新書二千餘卷（集作供）
御書二（十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僾詔忽臨又委之符
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右宰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

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
隔卑微面辭之日特許外殿天顏咫尺臣禮兢下不
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授詔
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
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素（集作索）空臣謹揚（集作以宣）皇
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蠹蟲必生有才之人讒
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然無爽唯在明聖伏
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
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
爲榮臣無任

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 代宗 常袞

臣某言伏奉恩命賜臣妻楊氏邑號封弘農郡夫人
伏以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一作云）内子但
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名節延鄉（陳留風俗傳漢與項氏戰尼於延鄉有翟母免其難故改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英華數作延鄉新表闕三字）之錫亦
無夫人之號唯漢魏咸里晉宋外家平原清河號郡
以馭貴建目高密啟邑以時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
近代著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上比鵲巢
遠齊翟茀禮秩兼盛等威稍逾其或襄贊（類表作襄勳）勳
臣光華戚屬以茲而授尚可相循臣以凡賤謬承委

遇尸職已久愧心匪寧仰酬國恩分寸未展内省家
事慈渥過豐又蒙曲私霑及主饋特封嘉號載錫徽
章中壼慶其秩高外姻賀其禮盛儀黍貴列寵極私
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頂踰涯分退益兢惶無任荷
戴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修史表 張說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六日勑令臣在家修史捧恩載
命且喜且懼臣服道儒門策名昌運掌綸四后載筆
三朝階緣循過登（集作戎）躐端揆職爲劇於心畫史無
用（集作闕疑）而功廢自貽官謗待罪私門反（集作歸）咎之感

特（集作徒）深叢周之望已絕豈意特流天旨重出雖才慙左丘（集作馬）而皆盛周漢況復編堯舜之年事皆目覩叙義黃之德言匪傳聞甚志（臣集作將）訓於百王實錄可貽於千古國家之鴻業辨矣朽（臣）之至願畢矣不勝天恩難任之至

代陳司徒謝勑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王維

臣某言支使某官奏事廻伏奉某月日手詔賜臣以皇太子所寫聖製麟德殿宴百僚詩序日月揚光風雲動色捧受之次震駭失常（臣某中謝）臣伏以經天緯

地者聖人之文多才多藝者元良之美遊聽前修旋覩往冊考論盛德罕見全能依漢后詠歌有乖雅頌之旨周儲聰哲不聞翰墨之妙伏惟陛下道侔帝堯文超繫表體陰陽之變化與雲漢而昭回皇太子德邁生知學資聖訓掩鍾張之筆札並虬鸞以飛動（臣）特承湛恩俯此殊錫集紫光於外府啟重寶於私庭班氏賜書既甚懸隔馬卿視草曾未比擬又（臣）所獻奉和詩事等賡（集作）歌情同率舞推吹之音謬塵於天聽綸涯之賞忽降於綵言豈（臣）微力所宜負戴非（臣）揄揚所能効益無任榮荷感惕之至

蘇州謝賑賜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勑蘇州宜（集作宣）賜米一十二萬碩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伏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爲長吏倍萬恒情謹奉表謝以聞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竇國晏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

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啟緘封（臣某中謝）伏以方隅入貢採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蘭露而慙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臣）無任

爲田神玉謝茶表

韓翃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茶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臣某中謝）臣智謝理戎功慙盪寇前恩未報厚賜仍加念以炎蒸恤其暴露旁分紫筍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前朝饗士往

典禍身替是術常非開特達願惟荷幸忽被殊私畀
主禮賢方開豈若晉臣愛客纔有分茶豈如澤被三
軍仁加十乘以欣以忭感戴無階臣無任

謝勑書及絲綾表　李邕

臣邕言內使左立眞至伏奉去年五月二十日御禮
慰問并賜絲綾章服曉捧天書勢在龍武仰瞻禮物
色映虹霓慙戴汗流戰懼心慄臣某中謝臣聞今日人
天實生生之厚道稱物母得存存之多伏惟陛下載
以坤輿覆以乾宇排衆口之論開獨見之明生臣存
臣至於數四寵及問及彌於再三豈曾陽霄人景日

廻照荊對散木慶雲結陰臣是以坐有所思行冀所
得求酉山之藥願補聖躬論東戶之人以分帝念識
愚不足以廣聽事蹟不足以動忠夫何望焉非所隱
也豈謂塵壤見納推言不遺獎以及誠許以佳士澤
深巨海德重崇丘易云家奉賜書光華九族物延世
臣舊褒寵百齡祿水之龜且能廻首黃華之鳥將以
誓心惟報主之末由恐殺身之無益不任戴荷欣躍
之極謹因內使左立眞附表云云

二

臣某言伏奉去年月日御札特賜臣章服絲綾等八

體神燮廻龍鳳之殊姿五色肇開動雲霞之仙氣臣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礎之潤也是足興雲戈之
鋒也或能照水雖言微物有以上通常求祭焉今可
明矣伏惟陛下一武一文廓彌綸之道乃神乃聖跳
造化之元盛業極天鴻休紹古子育庶物臣伏百蠻
溟渤不波沙朔無障太平之律大聖之功不得已而
用之猶且增高彌短廣大衆流錄賢何守內之心捨
過求天下之俊所以喁喁者將百身以効節區區者
願一報以瀝肝況臣拔自九原出於萬死再收骸骨
更造衣冠舌在不足以歌兗命存未能以報罔豈謂

上仁德廣澤利無益之臣博愛理深慈育不才之子
天門下詔橫筆陣於長山御府賜衣列錦川於淄水
臣道于道何顏受之今恩踰恩篤云報者戴天知重
望日懷慙無任悚惕震惶感戴忭躍之極謹昧死遥
表陳謝以聞

三月三日爲百官謝賜宴表　宋璟

臣某言臣伏以漢祭元巳齊日上遊咸爾執蘭以盛
祓飲洛水之會囂呼不足紀也永和之遊僻陋不足
道也臣等生逢多幸遇會聖明賜眞榮渥逾溢涯分
詞於史策超轢古今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屛巳

人布和施恩慶賞所及萬國歡心則成之道與天悠
久爰以令節錫宴公亭春集作帝文酋俱來天上嘉
饌濟酤亦自大官欣歡之聲浹於億兆銜感之至形
於頌歌而天心霈然宸章煥發曲蒙賜示捧讀兢惶
涵泳五音光輝二雅流於箎磬永播無窮豈臣庸愚
詎能恩度今狂虜衰息年穀屢登俗被湛恩人歸壽
域讌遊高會適助昔康況上宰冢卿修簪長劍前後
羅列小大相從所以序聖朝之多士爲百代之風流
臣等叨榮無任悲追報効何日進退知慚不勝欣抃
之至

謝賜香藥面脂表　張九齡

臣某言某至宣勅旨賜臣衣香面脂及小通中散
等藥捧日月之光爽移雪海冰雲雨之澤春入花門
雜脩忽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
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才謝中
人位忝上將驅塲効淺山嶽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
覺輕生之速臣無任

爲郭令公出上都赴奉天行營勅賜錦戰袍并
口脂等謝表　王諫

臣某言臣今日巳時至臨皐驛西開府魚朝恩見奉
宣進止賜臣錦戰袍等又未時至故城縣中使重
賜臣爪兩顆聖慈鷹及龍賜須加柴有同於衣綿恩
乃及於挾纊重褒莫比被練非堅以此臨戎期於盡
敵況傳之香澤分以甘爪推食解衣未足爲喻誓當
畢命少答殊私身膏草野實仲至願無任受恩稱慶
之至

謝勅書賜臘日口脂等表　常袞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勅書并手詔勞勉臣
寺兼賜臣衣一副臘日口脂紅雪一合中和尺一貞
元八年曆日一通陛下道邁古先德動天地凡於一

物必寄聖慈欲臣禱暖悅緊故衣裳是賜欲臣除去
人患故良藥下霑欲臣永駐衰容故馨香流潤新曆
方啓慶昌運之無窮象尺辨才審度量之不昧力微
賜重捧戴兢惶臣無任

謝勅書表　許敬宗

臣某言奉今月十一日勅伏閱瑶檢等鑒窺而覩虹
霓戴荷絲言似假翼而騰雲漢臣以愚劣本之詞情
比加衰老更增才盡年踰郭非潘守周南引領天庭
望丹霄而結戀馳蒐魏闕思黃落而長違忽頒闕詔
方申擊壤之慰詞均鄭璞匪無遼采之懇猶銜鏘

豈宛鑪鼇之境秋螢繼日安測陽羽之昇天澤勿濡
恩光曲照頒拂錫其容彩吹嘘飾其羽毛雕朽爲妍。
觸北鄧(一作絲)金之響涸鱗霑潤縱游陸海之深不勝
抃躍之至謹附右崇衛副率賀拔儼奉表陳謝以聞

謝恩慰喻表(玄宗)　李邕

臣某言伏奉今年某月日恩旨恕臣重責護臣小才
日月之明早曜絲髮雷雨之施振起昆虫臣某(中謝)臣
二十餘年數從遠謫流離辛苦契闊死生因陛下興
聖謀行天討救萬人之命解四海之懸臣所以脫於
徃危保於今泰者爲此頃歲昌宗執柄三思秉權臣

與宋璟同論桓敬俱奏貶臣爲常(李邕傳作富)州司戶實
荷陛下誅韋氏之後收正人之餘特拜臣左臺侍御
史此陛下活臣之喻貸臣之榮一也頃歲燕王重福
謀立東都臣當留臺與洛州司戶(日知傳作馬)崔日知桂
其逆形收其餘孽京都底定職臣之功自文部郎拜
朝散大夫除戶部員外郎岑曦崔湜之輩以臣再用
徃還并忌崔隱甫倪若水等恐爲陛下之助與臣同
制各貶官仍聯翩左遷爲括州舍城縣丞及陛下正
位紫宸臣又自嶺南北品遠惡官除朝散大夫戶部
郎中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榮二也頃歲陛下
東封將還臣路左謁見猥承聖顧廣錄舊文朝議恐
陛下用臣薛自勤與外生庫狄履溫雜織臣至死仍
承陛下免其辠投臣官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
榮三也臣出入嶺南自經一紀自澧州司馬加朝散
大夫兼此州牧解青殺垂形禮去辯毒之艱遂江山
之性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榮四也且臣遠覽
前書頗聞故事一食之惠尚可殺身況臣蒙聖主千
年之恩救急臣將死之急至若訓誨委積幸喻再三
蚊力負山不勝其重螢火向日徒失其晶必當閉戶
絕交澄心去欲下以安所部上以報所天豈徒殞軀

喪元焚妻夷族而已無任生死肉骨恐懼感戴之至

陳則天幸三陽宮表(後篇作疏)　張說

臣說言臣聞明王(集作主)不惡切諫以博覽忠臣不敢
隱忠以曲辭伏願陛下特(集作少)加裁察陛下屯萬乘
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長(書庫作書)
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陽城一百餘
(後篇集本作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嶢嵲之嶮過涉夏秋(集作遇夏涉秋)
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
千里(集作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遍雨彌旬即難周濟
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積(後篇集本作紅)粟利器蘊若丘

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敗（後篇集本作災）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英華及集本作郜城）褊小，為方幅數里，城隘，郭併（集作鏟）插，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疾（唐書後篇作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造設（後篇作池臺，唐書作池亭）所巧，誘掖上心，鑿山蹊觀（後篇唐書作起觀），竭流漲海，俯貫（集作窮）地脉，仰出雲際（集作煙），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僅三十里（集作二十里），出入來去（後篇唐書作往），雜人甚多，外無墻垣扃禁，内有榛藂谿谷，猛獸（唐書後篇集本作彀）所伏，暴慝是憑，陛下來往（後篇唐書作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窋，乘險巇，卒然有逸獸狂夫（後篇作犇突）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容易也。易曰：思患豫防，願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覘（後篇作窺）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念當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

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慮，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阻（唐書集作阻）盤遊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驩，未沃則主之心已猒（後篇作佛，唐書作厭），責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

陳情表　員半千

臣某言：臣貧窮孤露，家資不滿千錢，乳杖藜糗，朝夕纔充一飯。有田三十畝，有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英才（唐書作家英，作漢材），貨賣以充糧食，奔走而歸闕里。京官九品，無瓜葛之親，立身三十有餘，志懷松柏之操，不能鑽膚取貴，取利於錐刀，斗酒隻雞，求舉將何以辨？投匭進欵，奉勑送天官，擇以當心，似懸龍鏡，家乏以守，君義蠶山，於今立身未蒙一任，臣恨不能益國，死將以選地，不賜臣一職，剖判疑滯，移風易俗，以報陛下深恩。若使臣平章軍國，燮理陰陽，臣不如稷契；若使臣十年成賦，一代稱美，臣不知左太冲；若使臣荷戈出戰，除兇去逆，臣不如李靖；若使臣七步成文，一定無改，臣不愧子建；若使臣飛書走檄，援筆立成，臣不愧枚皋。陛下何惜玉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

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
臣同試詩策判牋表論勑字數定一人在前臣疑作先
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望
陛下收臣才與臣官如用臣芻蕘之言一辭一句敢
陳於玉階之前如棄臣微見即燒書詩焚筆硯獨坐
幽巖看陛下召得何人舉得何士無任覩結之至

陳情表 玄宗 張文成

萬死費土臣文成言臣忝朝班幸蒙驅策不了一使
皐應至死自可餧口吞聲伏待刑書灰身粉骨甘從
斧鉞豈可昆虫惜命雀鼠貪生區區微心有所未盡

臣平生好學頗愛文章雖不逮於詞人濫流傳於視
草近來撰集詩賦表記等若干卷編集擬進善寫未
周頁謹明皆方從極典恐十衞止息華亭之唳不聞
稽康顧影廣陵之音永絕缺簡零落抱痛幽泉昔司
馬遷請就腐刑以終史記漢武帝愍其至懇矜而許
之伏願陛下遂臣萬請之心寬臣百日之命集錄繕
寫奉進闕庭微願獲申就死無恨然則歸身廷尉肆
諸市朝脫領横分有同仙化一作肝腦塗地百代如
生骸骨埋塵千載不朽無任

初至益州上訖陳情表 蘇頲

臣某言奉辭闕庭馳詣州府以某月日上訖臣某
臣察識愚妄受恩忝越十有四年中書省三命承明
廬臣竊北方倍途於是特編星揆不以人進久於近
密衆莫過臣厚施如丘山微功非絲髮遂叨宰弼莫
允瞻望心慮何補無誠徒勤陛下深慈矜愚至德念
舊以臣頗習吏事超宗伯臣益州懸負匪遑底寧
豈惟西南重寄巴蜀要衝爰雜縣道且聯華戎付臣
兼之才實不逮常竊一作自能省恐經聞徹誠謂憑威
可盡力諭指期致命臣敢辭事謹云効忠及當官而
行臨事奮思者竟乏邊鄙之奠倘貽朝廷之辱其於

静人獨役慾吏抑強慨之故臣能勉流波出浦
而嗚咽玄鸞辭巢而顧慕況若臣者最蒙聖渥雲山
萬里霄漢獨遠載惕升章失圖無任

辭上滑州刺史陳情表 李邕

臣某言臣素無藝能積負訕謗衆口之多自可銷金
慾訾之心每此刻首伏惟陛下至明大聖察之纖微
淳德上仁洗之瑕穢山川納者不擇薰蕕天地覆之
是霑雨露且久荷惠渥大底官榮今臣蒙國用累及
擬命非出涯分之外恩加父母之深已逝之魂復生
朽骨既存之地更忝高班雖欲殺身未能報德彌

持祿有以保名秋鸛將辭必徘徊於大厦老馬離秣終簡步於華軒況臣今茲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欻危就木之昔未知幾日懸車之歲僅有三年不任違遠涕戀之至

劉栢請女婿潘炎罷元帥判官陳情表　代宗

王　諫

臣晏言臣實凡淺謬典樞衡元元未安庶政多闕渚塵竽錄尸素空慙臣女婿元帥判官駕部員外郎知制誥潘炎入侍幃幄又司戎政嫌疑之地顧沛是憂項者累表陳聞冀炎得歸省闥不謂大聽未達尚阻

愚誠內懷氷炭若墜泉谷臣某誠惶誠恐臣聞統天下者以天下舉直錯枉不私其親故能啓至公之門塞羣邪之路伏惟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惟新寶曆內釐百揆外清四海鵷鸞之士充庭漸階而臣與潘炎俱忝近密兵權國政在臣二人是使惡炎者易爲辭嫉臣者易爲毀倘炎獲戾臣無以見雪脫臣遇謫炎無以自明此臣所以寤寐兢惶罔知攸止昔霍光爲大司馬長女婿度遼將軍范明友次女婿羽林監任勝爲東西宮衛尉威勢崇重冠於一時不能抑退卒見傾覆前史所惡書而貶之又劉弘爲鎮南將軍本昔朝廷以其女婿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表陟親戚舊制不得相監有詔聽從竟免禍敗先賢所尚美而書之臣雖才謝古人智不經遠每憂覆餗大恩妨賢竊惟瓜李之嫌寧望桑葭之許（一作所今是）以瀝肝上請昧死聞天必元帥藉炎諮謀則臣其引退如或廟堂留臣擇用伏願終許罷炎庶遂劉弘之心無成子孟之禍無任

謝試秘書少監陳情表　蕭　華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臣試秘書少監恩出意表榮超望外臣循涯揣分以懸以悚臣華中謝臣素庸懦又乏

智謀進不能殺身以自明退不能拂衣以遠禍蒙昧昏虐僶俛歲時每讀李陵之書備見前賢之意以爲虛死不如立節成名不如報德常恐溘先犬馬湮沒猾胡上負君親之天下貽妻子之耻何嘗不仰南雲而歎息瞻北闕而銷魂偷生苟安蓋所以誓將骸骨歸死朝廷伏願陛下察以愚衷每垂保護遂得潜通間使遠詣官軍收金州而功不驗昔掃餘孽而兵無血刃陛下矜臣一介之節捨臣萬死之辜念臣簪履之舊納臣葵藿之誠許歸故國之田園退守先人之墳塋則在臣之志願榮望畢矣陛下之聖恩於臣深

矣豈期皇慈廣被玄造曲成拔臣於泥滓之中致臣
於雲霄之上已豈誅殲遣典雄藩旋沐厚恩復登蓬
閣空慙有命竊愧無能將何以發揮儒林潤色鴻業
稠叠思遠綵戴寔勝豈臣闇越所能上報無任

爲濮陽公陳情表　李商隱

臣某言　臣聞事君以忠者所宜効死食君之祿者亦
戒妨賢苟非內慚秘誡外憂官謗則安肯固辭武節
彊委侯集作信圭拒七命賜國之榮辭萬里封侯之策
必知不可安敢無言　臣某中謝　臣因緣代業遭逢集作
聖皆竊常集作官　有志四方不掃一室奉隋武之家事

無愧陳蕃鄧傳之門風不傷清議爲者每憂不試
來祖因緣自薦之書朝投象魏赫常之澤暮降芸香
之後契闊軍旅離戎旅從軍王粲徒感所知掌徵
陳琳亦常交辟呂元濟東周保釐之日李思古太平
時叛集作旗之旨潛入其徒盈於留邸臣此時尚持白
簡猶着青袍元膺知臣傳劒論兵本於仁信佩鞭挿
羽亦識孤虛俾以鑿奸假之捕盜幸無容忍以及焚
巢旋帶銀章俄分竹使隼旟楚峽出以分憂熊軾鄢
城忽然通貴豈意復踰五嶺更投再麾中門叨指青
宮參司從騎幾通閨籍又處藩條越井朝臺備經艱

險貪泉瀆木益勵平生足井馬革之言常思武皮之
論及聖造遠沾庶標許拱北辰貴猶借官朔非掛徑
如生羽翼若出羈羅誓以歸彼冗員處之散地脫以
朝那閫守昆壤須人一去闕庭厚慚寒燠處京畿五
百里之內控崇寇數十州之多提鼓摠烽增川游徊
畢國家遠追集作按上輿不事交爭然虵豕難防犬羊
易縱苟從嚴敬禁則須約諭盟投自受命以來爲日
斯久未嘗一日不修戰格未嘗一日不數軍儲使士
有鬪心人無虛額使之偵候咸亦開知尚未能率勵
驍雄搖磨鋒鏑遠收靡壘直取交亭成大朝經武之

威非微臣報主之分可書竹帛不辱旂常者以久處
炎荒備嘗瘴毒內摧心力外耗筋骸雖馬援據鞍尚
能矍鑠而班超攬鏡不覺蕭衰恐無以早就大功久
當重任自思已熟求退爲宜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
王功高三代照臨若日覆露如天況今國不乏人時
稱多士有才略在臣之右齒髮少臣之年俾代處是
邦遍臨斯位以之責効誰曰不然俾前達後生皆無
蔽滯由中外及得以交相成陛下適時之方𢧵微臣
回寵之貴臣不勝祈天懇迫之至

皇太子請家令寺地給貧人表　崔融

臣某言臣聞法天之道義屬於有餘象地之宜理存於益寡頃以汝城近縣鄜市傷州厥積風霜或侵苗稼天皇兩儀合德百姓爲心發倉廩以賑貧人垂雨露以滋微物俗荷財成之施家懷亭毒之恩臣濫奉宗祧親承覆載歲皆衣服咸憑府藏之餘朝夕膳羞必付襲衞之辦遡此以往臣亦何求但知閉暨殺門尊師胄序魏兩文儒之盛竊所係心漢儲湯沐之資未嘗留意但關輔之地薊庚孔殷丁壯受田罕能充足所以水旱之歲家室未豐正末端本思有稗助臣家令寺有地九百餘頃特請迴授關中貧下等色雖地非安邑寧期千戶之封而價等露臺虛費十家之產伏乞皇恩遠及聖澤旁流矜臣愚效遂臣誠請謹遣某官某奉表以聞

李大夫請朝覲表 敬宗　裴度

臣聞天道君也高而下濟地道臣也卑而上行上下交感然後萬姓生焉庶政成焉其或蔽欝不通則爲災沴之氣必在宣達使之光明太平之風實繫於此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洪覆品彙光宅寰區翔飛跂行皆得其所雖臣器識庸陋遭遇便蕃始事憲宗過蒙驅策復叨先帝猥加爵命大恩無報終恩且懸以至今日又承龍眷涓毫未効齒髮將衰起在山南不遑何暇宴安厚和拜受何階此則爲君之道下濟有餘爲臣之道上行不足尸祿竊久心寬若驚日往月來寢成憂塞伏希降鑒特許入覲冀得少謝萬一使無壅情然後退歸里閈降遊賢路雖則萬殞無憾可謂百生之幸況李光顏除平皆武臣也淮海以爲要重然猶遞進而至述職則庶臣儒吏也梁漢無事道途孔邇若泰然自安今日累歲位爲公相衆所指名又何以表率四方儀刑多士無任

請廢在官諸司捉錢令史表　褚遂良

臣遂良言古稱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梁棟模楷隨能助化所謂成海取乎淵流崇山由乎積壤然則爲治之本在於擇人不正其原遂差千里周禮卿大夫之職考士德行獻之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漢家以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必擇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大唐制令憲章古昔商估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許諸司令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爲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估販家足貲財錄牒吏部便即依補大率人捉五十貫已下四十貫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

納利四千一年凡綸五萬送利不逆年滿授職然仍國家者皆笑漢世賣官今開北路頗類於此在京七十餘司相率司副凡人吏一二載後年別即有六百餘人輸錢授職伏惟陛下治致升平任賢為政成太學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斤玉經若懸河奉先聖之格言慕徃賢之廉恥援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猶禁違公輒罹刑法況乎捉錢令史主於估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鄙肆之間輸錢於官以獲品秩榮前年歲陛下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與性成慣於求利有得無耻豈昭廉偶使居其職何向而可將來之與宜絕

本源臣每周遊民間為國視聽京師僚庶爰及外官興口同辭咸言不便臣無容靜嘿輒敢表聞

請千牛不簡嫡庶表　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主祭祀之徽必資於嫡長擢文武之材無限於正庶故知求賢之務有異於承家前王制禮緣情斯極永嘉以來王塗不兢在於河北風俗頹靡以嫡待庶而若奴妻遇妾而如婢廢情虧禮轉相因習構怨於室取笑於朝莫能自悛死而無悔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犨雖鳩之德同牝鷄之晨普禁庶子不得入侍自始及末怨曠未弭聖朝御曆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正自茲二紀多士如林今者簡千牛舍人方為此制臣竊思審於理未安何者母以子貴子不繇母也今以母非正室便言子無貴仕則趙衰孕於越婢遙集（晉阮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產於胡媼田文枚皋皆妾子也文則播美於強齊皋則有聲於隆漢未聞前載有所間然此類甚多備存史冊不敢煩引輕黷宸嚴今反棄古實從近事以妒忌之政施明毀之日非徒英雋变屈固亦兢端斯始王者設教務慎其源源流一開為孽必甚儻側室之子負才而不用君棄之於上家輕之於下忠孝不展友愛無施

如此等人豈不怨曠雖隔千牛之選仍許三衛之官色類乃復稍殊擇與至竟無別考但才是用人自甘心一彼一此異端斯起至於取來檢括粗人公孫武遠及崔仁師等兒多是嫡子故知善惡由乎積習邪正寧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狀覽更量可否凝遵舊制不使側室之胤有高才而被屈正妻之子雖至愚而獲用則嫡庶於此分競爭訟無因發矣前選已了不可更追乃今補闕猶得詳審臣蒙恩獎擢厠近司事有未安豈敢自默謹以表奏

為原州趙長史請為亡父度人表　王勃

臣某言臣聞奉忠履義帝業所明昭德報功王風是
切臣亡父故□使持節都督豐州諸軍事豐州刺史
上柱國南康郡王士達往因隨季預奉皇初于昔元
洛未清雙崤尚梗江淮海岱王公數十亡父身鶴僞
鄭能極戎庭掃千載之風雲擁三河之士馬情恩奉
順義不圖生飆越篪塤傍歸款欵登太行而耀甲則
建德離心出函谷而揚旌則王充破膽天書屢降手
勑仍存洎乎九服乂安四方無事詔臣出鎮岳將臨
邊西窮赤水之源東究青丘之境橫戈北塞盡沙漠
之風塵投越南荒被牂牁之矢不義形英險迹遐疆

場分閫淹榮縣車遂禮雖死於牖下實懷天子之恩
乃聞方潤無愧忠臣之節今者歸葬有日先遠戒期
陛下德被遐荒恩流枯骨高班厚禮已極於生前列
鼓鳴簫復光於身后誠非殞滅所能投報但臣霜露
之感瞻彼岸而神銷烏鳥之誠俯寒泉而思咽希開
泠輻麼補躬延伏惟陛下恢不次之恩錄無涯之請
使獲從朝例賜許度人濟寬一□識於昏塗拯亡靈
於燦宅則陛下乾坤之施既不隔於幽明微臣螻蟻
之心豈忘情於家國是所圖也非敢望也輕黷冕旒
昔隆米谷

進象經賦表　庾信

臣某言臣伏蒙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
抃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謙求在以懸諸日月遂獲
瞻仰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四嶽中綱全盤玉策未飛
玄鶴先開嘹唳之聲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蠶管
而測光景愈高沉丘而觀淵泉益遠寢不自涯課虛
爲賦詞非寡亮學無雕刻遂敢陳進誠爲厚顏况復
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聞天之滌蓋豈是書生所談
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為鳳閣侍郎王方慶進書法表　李嶠

臣某言奉墨勑令臣家所有書法並將進來但臣家
書法屬隋季亂離並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購求
遺迹臣亡父先臣私直並將奉進一不敢留今之所
存唯有一卷并臣十一代祖導已下書一軼十卷謹
隨狀進上但臣弓冶不嗣堂構缺然雖奉納極多遂
墜亡失之利所餘無　私珍綴裝方遺子孫不謂
兩曜迴光九霄俯聽曲延採拾遂登旒扆使千載遺
寶重增於光價九泉深隧更奉於恩涯寵被私門榮
霑與代懷恩慕遠感佩　深臣方慶無任

爲鳳閣侍郎王方慶進南齊臨軒圖表　李嶠

臣某言臣家有齊帝臨軒圖是南齊袁倩下手所畫私門傳寶以爲妙絕伏惟聖情兼尚𢑱鑒旁周稽古軼於虞聰幽求過於姬覽萬機多暇百代可知或厭遊娛儻存觀省臣萃年多幸得奉休明竊謂珍奇無容隱默近從京宅取到不獲早以上聞今謹詣闕隨狀奉進輕塵旒扆伏用悚惶

進王維集表　代宗　王縉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旨（集作止）應是王維文賦並仰錄寫進上者（十三字集作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恩命忽臨

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集作時）堅正秉操孤直（集作貞）縱居要劇不忘清淨（集作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爲文未曾廢筆（集作未嘗廢業）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集作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竟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窔歿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歎之至

進元和聖德詩表　憲宗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奸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集作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歆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況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述（集作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効爲解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謹冒昧塵獻無任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憲宗　韓愈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集作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是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旬涉月不敢措手（集作中）竊惟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迹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一作皇皇）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宮

冒頗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贊其詞附使從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品題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易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大寶以刮磨幻灑掃蠲上天之所覆莫不賓頓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神聖所刻勒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一本作森〕羣森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一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集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

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顏爲之以塞詔旨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

為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雁歌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某日月臨御某殿射飛雁一隻應弦而落歡動宮闈武暢環衛中謝臣家世為將揚聲翔野弧矢之事少嘗習焉每張矦為鵠注鏃而釋期於必中十不一二今則禽飛於青冥之際箭發于倏忽之間一聲霹靂雙翼墜地此皆神授審固靈扶端直以成陛下神武之威也臣才質無取蒙恩深厚脫劍免胄之餘輒思撰射雁歌一章臨此上獻誠不敢繼抗墜列風雅姑以抒下情宣上德附於大武之末而登歌焉無任

薦顧協表　梁湘東王

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里學兼文義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已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家〔一作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巾其屏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

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伯〔一作績宜當作績按晉書隱逸韓績傳孔愉薦之詔以安車徵之韓伯傳無此字〕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

責躬薦弟表　肅宗　王維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壽〔集作能〕幾何久竊天官每兢〔集作慙〕尸素頃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懦〔集作愚〕弱託病被囚不賜疵瑕累遷省閣〔集作門非〕昭洗罪累每負惡名在於微臣百生萬死〔集作足非〕猶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聖主伏戀仁恩

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雜端箝[illegible]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爲政本源非敢論議但人竊見（以兄二字集作竊）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劾（集作歷）任所在著聲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在三司縉上表祈哀請代臣辠臣之於縉一無優恤（集作憂恤）臣義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

也縉言不忤物行不尚人植性謙和執心平坦（集作[illegible]）臣無度量實自空疎臣德不如弟五也臣之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守方州外愧其（集作妨）賢內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爲年臣又逈逈懸車朝暮入地閒然孤獨逈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倘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行（集作廷）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殞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無任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闕斷圖下建章之鵲（一作）猶調和氣況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巖嘯之心實貴能知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洲（一作刑於）四海綱提從紀天下文明是以東漸輸貢今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者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蒼烏林壽回翔循環不去馴乘之精轉司風之翼即仍儀同某甲等同共觀見斯實聽敬所稟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秘閣書稱帝冊用光至德取效升平無令赤鳳留

止偏爲捻玉之歌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爲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册

臣某言以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謝亭鄉百姓姚從家獲白鼠一素毛皎然淨若冰雪體貌閒暇異於其倫臣爲（一作謂）白者少陰之色也鼠者陰奸人之象也夫以晝伏夜動之質穴社穿墉之姿而乃禀金方之正色投籠檻以馴擾此蓋小人革性之端西戎授首之符臣某（中謝）臣又聞白武白鼠皆金行之祥也且獸之大者莫勇於武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之曰用之則如武不用則如鼠則武之與鼠其類之極

乎臣愚以為天之意者又以鼠譬陛下耳夫犬戎猾夏者乘金方沴氣也陛下君臨之以律防之以昔則雖强如武將弱如鼠矣陛下君臨之失律防之後昔則雖弱如鼠將强如武矣今犬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下鑒上天之炯誠納微臣之矀詞考金行從革之儀徵武鼠强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來王矣况復蠢耳犬戎乎無任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甄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化生一作馬孶內異駒一

足白騣文馬畫圖送到者臣謹差虞辛峻專往考驗驗并母取到太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騧色駝頭跌額紅鼻肉騣尾上茸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續得甄林狀稱當生之夜孶馬昔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臣某中謝臣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以武藉其威文榮其德謹按馬經云肋數十六者行千里伏惟陛下握負圖之瑞揔服阜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臣觀前件駒毓表挺特雄姿逸異頭昂昂而顧尾宛宛以蛇躍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乙之玄貺自將到府便麗于宮無飲以清池牧于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昔來微雨新霽輒驤首奔驟追之莫及臣某恒覩省視專遣柔馴倘駿骨峯生奇毛日就䕶登華厩旣備鑾車遠齊飛兎之名上奉應龍之馭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秋中即專進獻伏惟陛下兼愛好奇想其風彩今謹圖畫隨表上進

代崔大夫進銅燈對表　薛昇

臣伏見兵戈以來紊亂法度小有權位即為僭奢殫物竭財務資嗜欲故俗無廉耻政有侵漁自陛下淹被滌瑕務儉節用漸清遠邇靡然從風夫以京邑翼

翼四方取則故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伏願陛下日慎一日使美化行乎萬邦夫先近以及遠自家而及國文王所以造周也臣竊以所造燈樹匠人計料用錢四萬貫道路運致又約一萬貫百姓辛苦將辦實難况揚州到上都三千餘里州縣所過人皆見之未審此物欲將何用若聖意别有所在即非愚臣合知或有因皆施設使夷夏共觀愚臣竊謂有力者愛而效之侈心又萌何可復制非抑奢從儉敦本塞末之道也昔漢文罷露臺之役晉武焚夏翟之裘豈從惜一女之功愛十家之

產焚而罷之。益欲慎所好而使天下如所焚（舜）矣。書之青史，千載美談。今陛下嚮明之理，美事多矣。當更昭儉德以示四方。不軌不物，明主所慎。臣叨居重位，師長百寮，心有所疑，敢不聞奏。無任

進渾儀表 玄宗 文粹

張說

臣某言。臣聞迎日授旹，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不莫（集作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尊（集作典，一作文），繼（集作）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承（集作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準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即（一作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像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集作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天，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一作冰）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

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分至（集作度分）不能隱其旹。究天地之同幹（集作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集作模），傍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宜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

請罷姚州屯戍表 武后

張柬之

臣某言。臣伏聞（一作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新唐書作明）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舊唐書作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莋，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舊唐書作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新唐書作賦）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旹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利（舊唐書作銳）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利（舊唐書作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

有是人之貌而不肯其終有漢人之事而不聽其句

學新唐書作戎 行寶新唐書作實 貨之資不踰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新唐書作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言舊唐書作歲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貧用日廣新唐書作引 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新唐書作蒙 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

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留兵有三不易大率舊唐書作意 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叨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唱舊唐書作嘯 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集唐書作乃 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課稅自出新唐書作支 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新唐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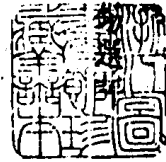
臣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續古文奇賞卷之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表全錄

諫鑾駕親征表 玄宗其二　蘇頲

臣某言皇情憤彼遐叱忿茲兇醜必親吊代臣聞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億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興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昔不可也乘遐將士或交鋒兵深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雷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虞一作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叅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番兵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外獲辟而止非謂擐一作甲臨軍敵人畏之其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三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修身養德與七聖游於兵炎三皇脊而訪道今陛下鳳翔潛邸龍躍御天不日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

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覊濟而登崆峒稚歌從容爲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厭玉輦卦金華邀功馬上爲一人日一作之敵也今吐蕃遣偏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恥已深而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爲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十非鬬士使給糧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必勞聖躬哉況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於祝聃漢祖厄於平城安可

謂吐蕃無祝聃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馬不至殺掠於人但剝體取衣以窮寇耳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者若有所登恐連諜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遠于岐隴脫兩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懸陵誰者先擊豈可挂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之間遲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居中制勝爲防微杜漸之上畧也今但發近縣之兵擇良能之將亟爲之募嚴爲

之約其服與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
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臚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一作
已下歸降者又過常之上賞誠懼者並厚爲賞格
以功之我軍必人懷致彼賊闘之自解而去也又承
爲驕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遼
近所帶陛下并拔爲將帥或備軍行勸以從征足可
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全軀保妻子之
臣親戚貪佞之輩並入服階勳家盈封爵乃至紫衣
寒路朱服滿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
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憂

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税之奉嗚呼
此所謂六蝎五蠹者是也臣所以痛心推膺而移衆
陛下言之耳何不備冗食重祿之夫權令禦寇此但
惜身自當爲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
歎息歎之慟哭爲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强而漢弱漢
祖猶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闘力也區區之背猶能
如此況今四海之内皆爲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蕞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
尊親衛縻之變輕其帝重逆此庸臣臣竊爲陛下不
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

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術也議者或爲陛下
須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令必須一出示信爲人此大
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令
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振
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應變如神適謂幽遠
而難知河漢而不測入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
今夫頃岐隴之外擾疲敝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
且飢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
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戕胡狼紛擾京城空
虚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動所食

是陛下以天下之心不能安其視也惟陛下圖之令
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
軍動靜以爲長策臣愚所陳衆訴亦願陛下擇善而
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況臣屬叨家國逾念
讜言苟益消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
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瀆於辰聽實歷廣於天
聽惶言悶惧伏待刑辟

并州論邊事表　玄宗　　張說

臣聞小忿不忍延起大患小舉不覺追成大禍契册
以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其狀本是夷狄君

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集作所）望聖慈且使其族類在
朝者將勑書再三告諭因其所欲立酋長而便定之
或可不戰而定也必告之不諭則大發兵馬東召麟
翔西舉九姓來春未青數道齊入突于之首可拾而
取未爲晚也大恩若不忍以中國勞事發兵則嚴兵
備塞棄兩蕃如糞土耳又許欽淡（集作澹）擁二萬餘兵
（集作衆）據五丈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
何所慮也今邊史獻非昔遠抄兵回甚難（八字集作非昔遠抄近掠其實甚難）萬一未捷賊氣轉壯臣愚不曉（集作下臣愚昧）不敢
隱情伏望聖恩再加裁度

代李侍郎論兵表　憲宗　呂溫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書發更太原鳳翔及神策
諸鎮兵赴劍南東川者陛下睿算無遺神武必斷與
人除害順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
逸無憚一勞大正閫經永清昔祲百王盛事千古英
聲天下幸甚然或昔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集作病）道
途之險易將帥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
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効
微誠（集作忠）臣竊以爲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
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所

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集作以）之
廟算假之天威殲醜摧兇霧有餘力若更多徵（征）
鎮廣命師旅（集作命師）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
素非大將拔自偏裨忠勇雖著威聲未振（集作本兵）
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統師勢同
烏合居常則猶可檢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
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誠指上
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
相州之圍韓全義溵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
朗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
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
二則貞元以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
發睿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
徂夏（集作非冬）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
師屢聞動衆山嶮（集作劍）深阻暑濕爲沴非人所役誰
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職此之
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此春約盟（集作盟好）未定蕃
何在心間諜往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
闢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亂（集作敵）邊鎮秋風即至虜
馬已肥伺隙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

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助順天道此所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黷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蠆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援固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磧塔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麥粟貴糴（集作糴日）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鬭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為（集作成非）患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足辦賊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

謬膺重任過蒙恩遇敢率狂瞽輒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

請置屯田表　張說

臣某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葦為秔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溥諺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來歲甫邇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廩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儲未贍邊軍未息靜人農業臣留聖意亦當賜前階之食承餘騎之顧亢喑叩而無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哉（集作也）正以職在伏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固遊非朝廷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迷下河北支度及溝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貢正使隨軍前晉州考城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

論薛仁貴等表　太宗　顏師古

臣師古言伏見字勅別將薛子雲賈善衛二人辭禁引見此實陛下聖德寬仁垂恩宥過固非愚慮所能測量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犬馬微志不敢隱默臣

聞殺生成權帝王之所執而憲章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居五品足知禁令捕獲舉人已就拘執計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違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遁匿枝蔓（作捜求）冀恩澤挾僞于眞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赴死之事皆為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亡身棄命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飾奸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體無所勸其辜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獄長無縱遊不得阿容二人雖則謨幸王司須

定賓皋不言殺人之道何者合與專進相讓之體以
爲盛美亦非守職務據正法也皆使二人皆承則不
知皋之所在如其二人並辭復欲何以斷之臣聞爲
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願許察輕塵聽覽伏
增戰慄

武后時惟此事最大最難開口說得條直理有筆力

論刑獄表　宋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
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揃不急之官計日受功一作出日
愛功疾耕急文類作亟戰人繁國富遂一作乃屠諸侯此救弊
之術也故曰刻薄可行於進趣變詐可陳於攻戰兵

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既而二字一作況鋒鏑既已一作銷
石城又毀即諒一作可易之以寬大一作泰潤之以淳和
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則不經一作秦既
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皋之間糧饋已
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材薦
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傷
夷之痛尚鬧二子顧盼雍容縛有餘態乃陳詩書說
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

皇默然如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
之尊方覺帝王之貴一無此何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
排二子而不收一作非敎恐置詩書而不顧亟攻戰之吏
尊首級之材役道爭功張良以知其變拔劍擊柱者
爲不得無謀即略流離踰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稍何
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
陳迹然則祝祠文粹作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
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
三叔流言四兇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變
一作刑名不能文類作無以摧奸禁一作暴故置神匭作一
知息

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見包藏之心晝露神道助順
一作無辜不除人心保能文粹作寧無妖不我以玄妙算
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盡一作入天人之秘術故能
計不下席聽不出闇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
無德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
折不同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趣無善迹促柱少和
聲極溺不規行療飢非鴆食即向背之妙笑乃當今
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
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
下必不可倒恐太平伊徑中路伏願改次制立旂程

下恬愉之詞流蕩之澤去［文粹作閎］萋斐之牙角頻訏險之鋒鋩杜告訐之源絕羅織之跡［一作塞羅網之路］使天下黎人［一作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執奏裴景仙獄表　玄宗　李朝隱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至五千疋事發逃走奉勑令集衆殺却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身不至死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辜凡其［唐書作有］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嗣據贓未當死坐［唐書作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

論時事表　高祖朝　李綱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旦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吏見進賢道路不絕又斥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昔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藩公主皆踰憲式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嗟歎又［…］下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勑並行唯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所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揉其間或背違者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昔不返京邑界無居人億兆失望於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頹在內不許論事當朝累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論誅贓表　德宗　齊映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之［集作］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昔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衆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詔命［集作］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一作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哉壅蔽之患銷而兩遠之情達也君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

言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位次不得參時政排行論列累累（集作纍纍）而已臣聞之諫臣（集作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廢臣（集作官）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於事何階不得放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衆諫職者唯獨請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集作臣）愚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之盛意備識慮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集作一）一封奏（集作）執一見而私欲救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

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遺補闕爲冗員此稱供奉官與上班薪傲爲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無立（集作立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開（集作開闢）埋道又不宜（集作宜當）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庭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集作而）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虛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諫官之罪亦臣之所以（集作甘）甘心也無任

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

劉治書

臣某言臣聞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授受誠難足以入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郎曹（唐書本傳作書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與議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擁滯臣誠雖庸劣請選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下皆省務繁雜並多於今而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廻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爲（唐書作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屬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品（貞觀政要作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

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政要作奏）奪唯事諸稟尚書依違不能（唐書作浮）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歲（唐書作）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閒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政要作尚書）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

讒諂惱（一作書 作累）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謗讟
而已（一字書作哉）

論請不用奸臣表（憲宗）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敢爲直臣上答
殊死下塞群望（一作謗）昔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
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中謝）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
下纂（一作承）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
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集作敗）
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
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

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
戍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
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集作怨）
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
避（集作忌）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
爲身計（集一作）者耳臣比猶懷（一作懼）隱忍不願發明一
兩以彰聖如山恐謗如雷伏料聖君（一作明）必自誅殛
一兩以四方無事尚偏且避紀綱潛壞脂膏公行待
（一作庚）其貝賃必自顯覆今國兄徒援援宸乘憂懸凡
有制命繫（一作計）於安危前此奸臣（一作邪）恐其欺罔于

亂聖聽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一作舊）臣（一作昔）爲朋黨（一作黨）
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一作所）
討論更唱迭和蔽虧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
陳章疏皆是至切（一作要切）所奉（集作進）昔詔多有參差
榮（一作惜）陛下委任之意不達奸臣朋附之事不少
臣所與（一作嫉）亦無嫌猜是非于臣請乘傳詣
闕面陳戎事如上之豈最所畏恐知臣若到御
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一作）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
又請領兵齊衆（一作唯）逐便討賊（一作吹射）奸臣之黨尤所
猜疑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集作束）

意見悉遭杜（一作蔽）塞復恐三人（一作二）與（一作復）險狡同辭合
力或令（一作隨）遣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集作僞）州行營拖
拽日月但欲（集作願）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
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
後左右忠良甚多亦有熟命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
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
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一作）在則河朔
逆賊雖平（一作無益）盜賊千臣伏讀國史知（集作見）代宗之
朝番戎侵擾直至城甸（一作化鄰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
振壅（一作蔽）蔽社稷幾危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

漢上遵表表順韓可研行此數字一表

猶抗表歸鼻為幽除害今臣所任疾憊將用豈可坐
視兇邪苟曀日月臣不勝感恩（一作）嫉惡之至謹附
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儻陛下未甚信臣（一作未信臣忠誠）猶
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
不受貴臣合伏辜天鑒孔明（集作則）照臣肝血但得天
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表 節錄

臣聞和氣既蒸勾萌具達昔雨將降柱礎猶知臣從
役單車閉留絕域天臨日照而別處陰雷動風行
而元為聾聵具瞭就列無階蹈詠之初庶物效靈獨

在飛沉之後（代孔侍郎賀中宗登極表 呂諲）
故歸次震傷和之家人情慢殺之物宿陰蒸解惡氣
未除無不仰南至而自銷隨東風而盡變（代李相表 王起）
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歛而柴燎高
達風清而簫韶遠聞（為柱唐工共中丞賀尚卿表 令狐楚）
曦華五色對玉匣而如遲雲叠三層伴瑤練而不去
山濤者渾金之器魏國擢之以尚書伊尹者飾玉之
姿殷朝待之於右相（代宰相上表 崔融）
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黜滯小言不廢片善
是褒豈可使臣子之効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

平陽符休

而無稱凡在發戢孰不驚惶（京兆府請撫葺就表 柳宗元）
車書不及而來王日月所臨而奉朔周年七百未可
語於期運漢里三萬曾何校於提封（賀封禪表 蘇頲）
聖有通於上帝座無貴於中人山是日抱紅輝雲披
紫氣霜毛下翦霜翮飛夕見神光似對莊嚴之國
書聞仙磬疑過數衆之天匪日而成沖霄特起仰浮
圓笠俯鎮方輿金鸞鶩而將飛玉驪龍而若動三辰
引曜相望於複道之間六氣氤氳有鬼於重檐之半
（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 崔融）
長樂宮中永獻南山之壽濯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

賀冊皇太后表 劉禹錫

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
之子是以遲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
而奉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四門風膺再命之符實
允某天之命升嗣復子明辟異於遷虞事夏既損既
益尚或二天爲靡爲大何妨兩日且平陽蒲坂賢臣
則二十五人顓頊高辛才子則一十六族（賀傳位表 庾信）
霜露既濡想園陵之漸近雲霞是仰悲弓劍之方遥
內感深衷外勉庶政由是推赤心於俊乂委寶曆於
元良宣明兩曜之光崇重萬國之本與夫遊神姑射

五代共尚兵戰之以勳

恃滿爭亦詞則脱

義豈同風養道大庭禮誠與日 賀皇太子加冠表 令狐楚

廷黃沙之暴再荷生成洗白玉之瑕仰承渙汗中外

一命錫無戰之勳壽考百年賜不耕之粟 賀赦表 李吉甫

且天以陛下爲子故必賚明哲人以陛下爲天故必

流睿澤踰千越萬邁五登三何則取直言之科則聽

輿論者不足與設宥過之令則除鄉議者未可偕延

賞推恩用以勸禦災捍患之士減租退責將以矜水

耕火耨之人養廢老卹鰥寡之資走羣望潔刲

牲瘞幣之禮古不覩者復覩古不聞者復聞萬姓蘇

而六幽甦開五刃藏而九土咸開臣當管集軍州官

吏等丁寧告示訖況臣嘗備論思獲叨侍從嘗睹仙

禁愁覩草以無能此日恭瞻望給薪而靡及徘徊甸

服躑躅國城雖有慶於文明竟無階於奔走司馬談

闕陪盛禮沒齒難忘蕭望之願立本朝馳寃莫極 故居

南公華州賀赦表 李商隱

秦尚武功先祈禳之事故柴燎蕭薌未必饗漢稱文

物重神仙之道故雲門大濩未必和當太史撰日之

際猶立漢庭及宗伯相儀之時已辭魏闕邵公邑內

敢思棠對以追蹤尹喜宅中唯望靈符之復出 爲京兆公

陝州賀南郊赦表 李商隱

澄霞助月非雖石氏之占散翼垂芒何獨斗樞之說

賀老人星見表 武三思

光靜而明當井絡之端色黃而潤叶中方之征 月前

既在井東又當參分色侔蒸栗光掩連珠彩爾寶閣

類堯年之河出延長聖曆齊漢代之山呼 令

自南耀彩將弘解慍之風近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

送玄燕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厭路無由

賀老人星見表 李商隱

援神契云王者德至於天則日抱戴在上曰戴在傍

曰抱又云黃氣抱日輔臣納忠漢書曰肯重光李奇

云太平之代日抱重光 爲成都州賀瑞雪慶雲日戴表 李商隱

縈樓棲檻凝璧臺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三月

豈唯洛神呈象來舞帝宮故亦海騎相趨下朝仙闕

東阜欣而望歲南史慶而書祥 爲百寮賀雪表 李嶠

捧堰綫而風起迎寶字而星流雲不崇朝復三千之

澤草雨必以夜通百億之江河復盈庖之舊膳進鵠

鴨之常羞使芝英有盈液之期蓬蒲如送涼之地 爲百

官賀雨表 崔融

表

代鼓川幣悉罷于有司潤物滋生皆獲於在野及乎

睿箭更益清光同道相避則聞郢子之對當交而變

果徵劉邵之言（中書門下賀甘露表）
按神契曰德至山林則景雲出又曰天子孝則慶雲
見金枝玉葉若臨軒帝之營蕭索氤氳復入唐臣之
詠（表 賀洪州慶雲見 許敬宗）
千年多幸已逢河水之清百辟相歡重偶叢雲之曲
（爲歷州李刺史賀慶雲見表 崔融）
望之成雪若隆崑崙之山嘗之則甘似降軒轅之圃
承以玉杯凌漢宮而指美獻之瑤𦕈掩魏殿而稱珍
（爲皇太子賀甘露表 崔融）
謹按貞觀律唯有十惡其捕亡斷獄兩卷乃是永徽

二年長孫無忌等奏加果非庭堅所制百寮蒙替一
朝開鑿堅鑿玄通有如影響自發德音之後每夜獨
處有甘露降者曲禮垂教子處湧宮之條大傅立文
臣從諸室之坐何以竄經赦宥頻隔刑書反逆首條
而遂生惡逆未坐而猶死立殺止殺制刑息刑重其
死然後生峻其法然後禁管者仲尼修春秋亂臣賊
子懼深靖擬匕序竊位素飡懇讓按甘露者美露也
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其凝如脂其甘如飴蓋神靈之
精仁瑞之澤是使孟堅撰論談功德而未詳抱朴裁
書務太平而不盡（爲百官賀甘露表 崔融）

煙三秀分芝井而擢柯曄曄九光間榴殇而吐葉
謂蓬瀛之海列即崑閬之山開魏皇之雙幹英偉漢
帝之九莖爲省躬玉壓逆齡在神仙而可致而方圭
入膳視朝夕而猶賒（表 皇太子賀芝草 崔融）
斜臨綱對分貝葉而重開近對淪漣接蓮花而倒下
豈與夫生于石室空傳好道之言産自珠宮（皇太子賀天后）
（芝草表 崔融）
露擢珠點霞折金鬚百尾交映羽蓋張而一色萬目
齊明車輪合而千狀謂翔鸞之欲舞若翠鷄之重飛
峯形聳而半天石勢聳而臨海（爲百官賀千葉瑞蓮表 崔融）

隣帝座而虛心當歲寒而抱節（爲百寮賀筍表 李嶠）
地不藏瑤后變爲麵既資人食又濟邊廪（賀后化爲麵表 孫逖）
謹按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見於河伏見涼州玄
石式昭靈命臣部黃河應嘗清徹（爲許智仁奏懷州黃河清表 崔融）
氤氳五色變汾水之白雲隱映三清類函關之紫氣
管泰號水德徒推厭勝漢紀河平苟安決溢（賀黃河清表）
初澄海𠷣來陛下橫恩波於海上再清洛口助陛下
鋪文明於土中二十八日兆陛下告成之日也百六
十里期陛下得聖之數也生當旃安之年幸睹河清
之日（賀黃河清表 權德輿）

句字應入 好上句照 筆一人省 家所得此 但錄

若乃日清龍見臨州城北大兩乃圖長八九丈謹按瑞應圖云青龍水之精乘雨而下不處深泉王者有仁則出（賀臨州等龍見表　許敬宗）

雖復仲尼將聖恨出圖之未則夷吾大賢嗟比翼之難致（賀杭州等龍見并慶雲表　許敬宗）

熊氏瑞應圖曰有仁聖君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賀州龍見表　許敬宗）

木火中星長風季月詳乎戴禮則帝嚳乘龍之旹校以河圖是黃軒夢龍之晦裁金別字誕玉名區宮㩁抗殿之基山按陵陽之路翩翩素翼矯矯白鱗異彩

霜封風姿雪操徵鄴城之故事若下神祠探吳郡之遺麀疑過象冗漢朝之出在上封特其小者晉國之來從京兆曾何足云唯我后能得之固前王所不逮方使見龍于甸一人繫年月之書豈宜囿龍于池百注爲朝夕之觀而已（皇太子賀白龍見表　崔融）

金精累爍鼓鑄於陰陽玉羡霜翅騰倚見郊甸應旹乃出野心狎而無驚有道則游貪性馴而不搏亦何必兕豹可履蚖蟪可羙者哉徵故事於璇鈴考異聞於玉冊出自神符之縣躡符之通神來於長壽之鄉明久長之益壽（爲鄴縣成使君賀白狼表　崔融）

既等有何 足係以數 顯妙

在嶠山之側宛見隨仙來魏闕之前如將率舞（賀白鹿表）

瑞應圖云王者仁聖旁流四海則見又云祭祀不相踰宴令衣服有節則見（中書門下賀白野鵲表　令狐楚）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奉己儉約尊事耆老則白雀見又晉中興書曰天下安寧則見白雀（中書門下賀邢州獻白山鵲表　權德輿）

孫氏圖云王者宗廟敬則白烏至又漢成帝旹白烏集於文武廟黑烏皆從斷類此因（爲百官賀白烏表　令狐楚）

無假燒鷄之焱而覩其自焚不勞燧象之師而撲其餘燼（爲納吉婕妤等賀破契丹表　李嶠）

永罷凝析掺清亭庭斬蚩尤而莫儔戮防風而何有

（乃宰相賀九姓斬洪突厥首表　孫逖）

葉護敗亡殞身漠北妻子縲縶爲俘闕下巢傾席卷瓦解雲散萬里無事二庭遂空曠古不賓盡爲臣僕普天所覆旹入封疆（爲宰相賀匈奴來降表　孫逖）

枝梧者而縛中軍頗旹者頭懸後殿敗符融於肥水自可懸功破王邕於昆陽未云快意遂封尸於京觀旋振旅於王城啓闢千門掃除九陌拔擅腥於宮闕洗毒螫於閭閻旹艾歡迎久思周德衣冠雨泣還覩漢儀正寶位於北辰道光主鬯迎上皇於西蜀歡展承親（李揆訪收西京表　常袞）

逆賊懷恩者匈奴雜種出身微賤陛下以其久經驅
策嘗立功勲任以摠戎升之上將而豺狼其性梟獍
其心連結西蕃因依北虜大爲人患二年于茲謂旅
拒可以偷生猖狂可以集事曾不知逆天暴物其惡
貫盈故王師未加而元兇自斃又皆楚王去順効逆
與之連衡更唱迭和同爲不道李寶臣恭行天罰遂
戮鯨鯢其餘西蕃之兵羌渾之旅或敺役邠土或陵
逼鳳翔白孝德蹙之於前李抱玉破之於後既已翦
其翼方且覆其全軍信宿之間數道皆捷彼進無
所入退無所從殄掃妖羣指期非遠 爲百寮賀僕固懷恩死并諸道

破吐蕃表 獨孤及

西蜀一隅犬戎乘隙聖謨潛運藩帥龔行以我同力
出其不意故得鼓兵無遺鏃之費狂寇有輿尸之凶
名王首將既充管鹹要塞堅城亦入封守 賀劒南破西蕃表
夏州僻據蜀郡偏當春斬忠琳冬擒劉闢念兩川征
役之勤爰矜賦稅割六州版圖之屬以定封疆 賀捉獲劉
闢等表 張作素
一介賤隸兩河叛人包藏禍心竊表凶器戕害主師
虔劉善良幕燕鼎魚偷活頃刻所謂斯木之餘拼瘁
痏之遺種重斧欲加而先折鍼石未攻而自潰不有

聖代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算 爲李相賀殺[illegible]
緩姬文之獄既削爰書錫漢后之酺且頒戎級 爲杭州崔
使君賀加尊號表 李嶠
慕道凝於姑射載勤堯心思順請於崆峒欲勞軒拜
麟殿正玄元之座鳳書招黃老之徒 爲[illegible]尹賀上尊號表 李商隱
不有焫火無以辨玉質不有霜霰無以驗松心是以
軒轅神仙然後登帝舜之遊蓬瀛疾瘝然後享鈞天
之樂堯以癯瘠而爲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因疾
成妍以勞逢福 文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表 元稹
官二驕人人不畏吏識天之覆照焉如春惟聖之慈

翕然如醉 賀處[illegible]聖祠表 李嶠
賜軍供國行賞報功則必鴻毛府庫糞土金玉遂使
夏州諸將恨効淺而恩深翊外三軍知生輕而義重 代李侍郎賀德政表 呂溫
孳龍不及顧慕軒轅之臺在鳥相驚羿營會稽之野 爲裴尚書賀駐山崩事畢上表 崔融
闕朝祀典盡用漢法寢宮便殿承秦衣冠日往月來
久未修復矣斯陶宮徒類諸侯之事叔孫原廟蓋匪
先王之法 代中書門下賀入陵修復畢表 權德輿
古之人自殷宗行之矣但事有通變皆有損益或循

古法多昧遠圖孝文由是創禮孝景因之從令故漢之帝王獨高文景孝者先於百行豈欲違而致美君遂厚於所奉固於執見寧獨神祇之望伏億兆之心則必當太宗有恨於昭陵之仙寢高宗不悅於泰山之玄宮先后徒勤於恩凡之言陛下是忘於緩衣之日矣 為皇帝請聽政表 蘇頲

雖聖情多感臣不忍言而有義可憑終期俯察復以四海無外萬機事大固望宗祐有催奪則陛下爲天下主作人父母司牧華方纂鼎寶業何忽以冕旒之貴而行布衣之禮也 柔二表 蘇頲

翁魏後死事止分食邑之餘漭蓂孤兒但有羽林之聚方於今日彼媼推恩町號失容裁履無所重前結草必自於幽靈石上流松敢忘於遺詔 謝賜宜甲兼隱表 李商隱

折珪分器等衛氏之藩維裂壤誓河承漢家之禮秩皇儀既列犴佘廙而升玉堀仙蹕晨遊陪柏梁而侍嵩梓爲居宗室地接葭莩惟社稷之安危乃門庭之休戚 代王謝表 李商隱

西河退老非號經書東海歸閒空求藥餌方養支離之疾翻成惜務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屨欲禁衛木責咎寒灰將使笑嫠磨鉛入繼摳秘牽鷃引遂參典

鈞石仰推恩遲顧擇心守乘榆且晏淄柳先秋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耋比其容貌 為王及善讓內史表

以日昃之歌當夜行之皋招愆致謗非爲身謀敗駕傾餗將貽國羞 為王方慶讓鳳閣侍郎表 李嶠

同子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强力發支離之杖未振其雕資擁腫之材豈勝其任 讓知政事表 李嶠

宰相之職安危是主其在當否繫于條舒雖以材升倒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夫以瑣闈崇嚴玉堂祕近職參持橐位亞掌壺子雲

以善爲文詞始應夕拜李真以妙通經術方陪旦講臣之愚陋實畏友朋 讓鸞臺侍郎表 李嶠

志學頗懈於充情致身且期於遠達將五十年自微而著叅妄府者何幸而非正恐國家疑事非宿儒莫辯以經術朝廷大體非故實莫稽於政要 代家君讓侍中表

況中書理本軍國務重事無巨細梟於廟旨暫總皆兩陛下須降於親祈未有邀塵陛下尚勞於遐詔 爲晉公讓中書令表 沈佺期

伏以東漢之制存乎舊史或陰陽失節水旱不時必策免三公勵精百揆蓋以其陽門可和力薄而位

祟所以答天譴也（久旱陳議 宣表）
又自貞元四年李泌後宰相遂不兼此職各以翰苫
慎重留於聖公伊丹青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
內省以榮爲變兆若舉必告時同堯舜之理任人以
器術無遷固之能（爲齊相公謝修史表 常袞）
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齒宗有蜀代天理物爲人
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傑並集名德森
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或已著勳
勞衆而用之無不可者（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杜牧）
臣聞琴瑟有不調者尚或改而張之辯士之言良史
必記朝廷命官之典故大於琴瑟之弦公輔求理之
謀亦重於辯士之說（代史館相公讓官表 錢珝）
天衛凝嚴北軍清切風霜劍騎翊玄武之仙闈龍馬
旌旗環紫微之帝座掌斯嚴秘必屬親賢臣也何顏
敢膺殊寵當今鵷鴻接翼文武周身咸皆實已過名
位未允量臣內求諸已外媿訪賢若使愚臣苟安於
私懷聖授不允於清議陶鈞雖廣無路自容（爲楊許州讓右羽林將軍表 宋之問）
夏首西浮水陸交湊荊門東會舳艫相接是謂九江
之府實股三楚之郊旋願庸虛本慙幹理將何以階

浮默之政術奉錫龜之職貢負乘之累豈但於身災
敗駕之憂慮虧於國重（爲二易讓江州刺史表 李嶠）
地則葭莩質惟樗散寔慙淮南好古之意有謝東平
爲善之樂徒以攀光日月偕慶雲霄遂得升降玉除
珮服金璽四科取士本異賢良五等建秩自緣恩澤
常思盼累宗室取笑衣冠上玷麟趾之風下招鵷翼
之刺東則二南作頌有周召之餘風西則三輔式歌
望趙張之遺迹（爲臨川王讓陝州刺史表 李嶠）
薛宣以理劇有才滿歲加授龔遂以撥繁無効數月
召還小谷耆老方懷樹李之觀江湖吏人不起代積
之化（爲青李讓潤州刺史表 李嶠）
容府臣沒十二三年管內諸州多在賊境臣前行營
日月尚淺宣布聖澤遠人未知有何政能得在人口
使司遍聽誤有請留遂令朝廷廢紊法禁至使愚弱
職汙禮教臣寔不敢蹤古人可畏之跡辱聖朝委任
之命敢以死請乞追恩詔前者陛下授臣容州臣正
任道州刺史臣身病母老不敢辭謝實爲道州地安
數年祿養容州破陷不宜辭避臣以爲安食其祿蹈
危不免此乃人臣之節其時臣係以奉表陳乞以母老
地遠請解職任陛下察臣懇至追臣入朝臣以爲不

貽憂歎恨及陛下人子之分不圖恩勅未到臣下酷
罰哀號冤怨無所逮及今陛下又奪臣情禮授容州
臣遂行則亡母旅櫬歸葬無日几筵漂寄奠祀無主
爲讓容州表 元結

四方無事逢聖后之垂衣百度已貞得庸夫之高枕
杞木朽株不荷棟梁之任謏聞曲學不爲廊廟之資
汝作霖雨既非庸妄所堪臣爲股肱必致陰陽之失
周廟之器無恩於盈滿曹人之衣或免於譏刺爲歐陽通讓司禮卿表 李嶠

西京置一十二列首貫金吾東漢有三十九人多選

王鉉桓榮之經學始展今恩孫通之禮儀方膺此命
在臣無取遠謝古人將何以載玄冕之七旒驅素車
之十乘爲司禮卿謝表 李嶠

況東序蛾學稱爲教化之宮西膠庠門實應文章之
宿論姬孔之制度談夏商之損益方期遺典墜業有
可發明豈[illegible]曲學謏聞所堪尸忝讓成均祭酒表 李嶠

臣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鵠
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漢之派水附弱木之分
枝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宫則門闌有藉在臣庸劣久
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

一之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大宗爲師更求同
姓之冠元戎忝乘則選能賢之臣爲杞公讓宗師表 庾信

憑藉恆芳遂叨覲飭畫龍刻鵠非有天才簪犀紐龜
但因地勢爲定王讓兼知司[illegible] 李嶠

花萼同榮依卜林而發彩鶺鴒交賀仰大厦而相歡
[illegible] 李嶠

又況羽林清禁上則星辰主客命卿下法河海盎文
武具美方議望僉歸爲睿安王讓羽林大將軍兼司賓卿表 張說

況上卿之任中尉之重自非勝辟告老桓榮列於東
面藩邸求舊宋昌擢於北軍臣何妄庸兼此叨竊爲岐

王讓太常卿表 蘇頲

親如梁孝尚非正議所容才同季札猶爲長亂之本
爲宗[illegible]讓[illegible]王東宮表 崔沔

既未能辭則畜義豈復忍貪各餘資雖則伯宗已亡
獻誠者閒乎奸盜尚冀黔婁宿意見知者因乎寡妻
爲梁王[illegible]表 [illegible]不之罪

游形草澤不將梟鵠並潮浪性雲霞惟慕海鷗相狎
十步徒歎於飲啄一官匪尚於榮華幸屬聖期謬迴
天獎承軒冕之錫列是樊籠踐縕褭之途更成維縶
凡鷄但慙於鍾鼓鶢鶋空貴於牲牢仲虞懷入座之

祿未入朝廷之班列五等之封尚居山藪（為道士馮道力讓官封表　李嶠）

伏以王家受命祚運延昌雖妖孽暫興而天地終大收西京之際陛下親摠元戎臣忝賊驅馳躬執鞭弭指蹤逐寇皆聖主之雄圖靜難夷兇且微臣而何力又奉天之役大挫渠魁亦仗天威以集戎事必欲紀之金石播美無疆理合昭宣聖功垂於不朽（為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堂及碑表　邵說）

況今畿內百姓日益凋殘猴無半菽室如懸磬以不急之務擾至疲之人竊顧心顏益增靦恧又比來耆

壽陳狀是官吏指麾恐以臣備位台司妄為希附縱有勤請或非矯飾（第三表　邵說）

頃歲之克復京都去冬之小却夷醜所有微効皆禀聖謀然未能使其干戈盡銷郊甸罷警非有亡命之虜西有無厭之戎公卿大夫未免旰食臣幸而獲宥其榮已多豈可竊功僥名以圖不朽其若千古何笞漢為霍去病理第辭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況今殘孽尚存而敢播美金石臣雖才不逮名竊慕古人之志所望再効駑蹇逐斥兇渠三虜之首必懸四海之波自定從茲偃伯可以息人然後紀功亦未為晚（第四）

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拜尚書南海之人請刊樂石璟自懇讓至於再三雖勤其文竟從降制在於國史來為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為桂州陳維南乞去思碑表　劉禹錫）

臣妻承鑾天妹藉寵王姬輿服亞於椒宮土田方於茅社甲第之當衢向術並列三臣別廬之帶水連山將盈萬畝深埒則可乘騏驥高樓則唯待鳳凰常憂厭室之易災實恩滿堂之難守寧可更求輪奐別搆崇深擾閭里之甿黎傾國家之府藏且鬼神所福常矜於缺陷賢聖重儀必誠於豐屋孫叔辭肥沃之土

晏嬰求湫隘之居妻雖愚蒙頗聞訓典（代公主讓起新宅表　李嶠）

或天姝申慈忝扶桑之瑞孽或王姬藉寵竊穠李之奇秀開沁水之園苑陽常山之湯沐防懸金字分霤離巽之宮路夾銀河並列星辰之位輿臺供隸之衣食棧廐豢牡之秩養並廻中府供出大農聚終歲之儲但憑絲綬供閫門之費不煩機杼仰祇鴻澤退省微躬生以地高徒竊雲霄之幸寵非德進曾微纖芥之勞（為公主辭家人官料表　李嶠）

臣亡母在日朝夕誡臣以臣獨立無徒好直多忤知〔〕者母果驗所言往罹大獄竄命炎海晨出晚歸貽

慮非一木植有性枉之則折人願在心違之則苦疑
強爲用將何以堪（黃裳謝起復尚書表　吳說）
爲有射嬰祭毒而踐莽蕩史首伏苦膽而名昭爽觀
將何以發揮帝典褒貶人倫定一代之是非爲百王
之準的（薛奎禮表　吳說）
臣嘗忝此官十有餘載才輕寄重答效無施未能褒
貶有章使人倫知勸與蔡大訓與日月俱懸即微臣
平日其臟職如此今心形憔悴疲疾失圖寧可重處
南董之司頻叨班馬之列（辭三表）
又尚書在承省府之樞轄御史大夫天下之準繩宜

慰遐撫朝廷之大寄今臣授此三職而以起復爲名
因臣過舉破陛下德先臣棄背養母艱育至於成立
遭羅二京覆沒弟以宗室見害臣惸然茹痛獨侍板
輿備嘗險阻莫及榮養纔擢被垣慈顏遽代罔極之
痛終天莫追今靈筵未徹墳土尚濕遽命臣背金印
之寵處皇華之榮使繐帷跡然莫祭無主此恒情之
所不忍也陛下其忍之乎（爲李綱辭免起復尚書表乞　孫覿）
養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自魯公伯禽晉襄公始也實
以徐戎泰師之役有爲爲之非是則否故孔子對子
夏問曰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不知也今朝無徐泰

之難臣非金革之任竊陛下名器是從刑於毀也
大兵旋師王師獻功而漢廷將軍未聞辭錫吳中太
守已論增秩今乃竊功濫賞有異朝章忠誠殉節不
聞國議而由濫其賦任臣其才實（爲金吾陳令英辭免官表　陳子昂）
以混能之咸今乃方於五侯綠駬馬之姻古未封於
四履班參禁內秩比侍中自非德邁應璩識侔慶忌
將何以對揚顧問規獻文章光臣位以恩升寵非才
進無脛而至凡姿遊於珠玉無翼而飛希澤借其毛
羽（爲文王武攸暨請降王位表　宋之問）
忠貞恭懿遠謝八元之名進善退惡近慙二君之美

陳平有言常則不稱實謝延前居然已得且視事而
老才媿千秋之賢待皐安歸愛深萬石之裔則知胡
廣罷位卯有前聞徐防免官復自茲始臣竊其幸物
議不宜（太尉爲宰臣乞退表　蘇頲）
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
二臣皆因當効用遐主成功進咸展於盡忠退各安
於扶考臣自總鄭師初奉歸化當時結念便誓此心
祈於素誠非是飾讓匹夫之志猶不可奪臣非自離
本鎭亦以此意明言陳論懇懇勉其忠義將士皆懷
皇化蓋激刑誠則一軍幸安且無足慮在於今日臣

何所任豈可久曠妨賢待譏竊位此時不退何日宜
退擊壤白歎於聖日懸車豈待於殘年且富貴榮樂
是人所欲苟心所有尚意趨或違離其不能適足增
苦儻蒙恩造獲遂優閒許歸衡茅取樂餘齒是天地
曲成之德君父莫大之恩五湖迴舟生無懸於越相
都門揮手死不愧於漢臣代耀博田侯射府官表 裴德輿
犬戎柔服必無犯於西方禾黍豐登將有成於金象
假茲毛羽降彼蒼閶既來獻於帝居獲同觀於公府
代宰相宜示白鸚鵡表 錢珝
自有邦國誰無君臣今此詭邪忍施陷穽密構於一

夫之口何術可知潛行於瞞乘之前何人敢辨雖陛
下察之不惑隱之不言有此釁端加於輔相臣之痛
寐將至驚狂一旦親奉堯言俾行漢律使舉人斯得
餘纔自安復使微臣必無它慮食駃騠者未足爲德
喻媒蘗者未足爲辭李遂荒擠臣於不測之密陛下
賜臣以援溺之手誣臣以難明之辠陛下諒臣以必
信之言代史館王相公謝令衛密陳宣論奸邪表 錢珝
全吳舊國分閫重權者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
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其從
南北之限符堅恃衆表衰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

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謝浙西節度使表 顏真卿
焦勞帝語象軸刊工拜受而若捧千鈞伏讀而十襲
九奏列九州之數帶五嶽之雄古爲詩書俎豆之鄉
今兼魚鹽兵革之地京城忠入蹤有類於陳咸關外
恥居安敢同於楊僕爲安平公謝除兗海觀察使表 李商隱
媒官學舍耕耨於人倫畜蠱帶牛盡移於地利山兼
象縣江帶龍城悲肯麥以銜誠託歸飛而結戀爲柳州郡
郎中謝上表 于邵
不有自白之書克無因人之請天光獨照雲霧頓披
寧鱗更躍鍛翮仍翥荆南謝上表 李邕

伏波之銅柱猶在永謝奇功士燮之鼓吹日聞彌懸
武幹代鄭南海謝上表 呂溫
或經皆不除一吏除必公才爲先苟非其人寧不虛
授縉紳之蒂俛倖望絕常州刺史謝上表 獨孤及
雖才術不至於事未周而憂勞則深爲衆所悉刺史謝表
齊壇來稍重加廉郡之雄皁蓋朱幡各有爲州之貴
遂使雲氏國階之第早建雙旌于公必大之門更屯
五馬獻封人富壽之祝未上其時懸子牟江海之思
莫知其極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李商隱
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

少甦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蘇州刺史謝表）

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强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受校書郎年二十八歲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黨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對延英旋爲宰相所惜貶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

又不敢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初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能低心曲就流輩亦以此望風怒臣（同州刺史謝上表　元稹）

光武明帝稱爲明主不信德教專任刑名二主相繼聯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爲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謀高於此時循吏術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猶能不狗時俗自行教化惟德是務愛民如愛子廢鞭笞責罰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風凡遠衆皆皆猶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昔之法以治古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昔之人國家自有天下以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内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動揺（黄州刺史謝上表　杜牧）

宋以忠厚開國因唐亦不寡

草小用權臣不能規諫三軍潛怨臣不能譬覺蒼黄

之際遂成禍階十起之恩低同難報一朝之難逼迫見留白刃交前脱身無路謝安内舉竊効驅馳疏廣告歸獨乖隨從在臣情地何以自容雖早殄仇讐纔雪家怨而自慙而目有負國恩（爲李希烈謝留後表　韓翃）

今長河始氷太漢初雪邊亭有賊今正其旹事不可期兵難預度儻驚塵忽起禍出不虞臣進不之京退不及事微軀粢骨無益於軍誠願陪扈屬車仰望雲漢顧惟軍旅之重正當預備之辰不敢释此嚴防馳赴恩命惟當利兵訓卒息烽候於三邊耀武懷荒宣皇威於萬里（謝追赴大禮表　王晙）

止水一杯忽聞朝海桴查八月更得浮天蔡公領頒

一穀真龍峻下遺昕忻逢聖主　謝入朝表　李邕

從衰朽之質別荷寵光分遭遇之形長含喜氣驅馳聖蹕撫躬未負於微誠處突前賢顧影不無於愧色

謝恩賜盧表　丁部

荷天百祿幸稼於周詩遺子一經誠懸於漢史重若戴山輝如衣錦何敘未滅乃忍耻於愚臣童子何知復受恩於聖王　代李顧射謝男賜緋魚袋表　令狐楚

且祁午之爲軍尉文王懸車陸抗之將父兵子非緣服豈比臣身居端右男領方州鳴玉會朝朱轓行縣

代尹讓謝男崇授安州刺史表　呂溫

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邈乎若遊霧之攜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顏皇之始模蟲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燕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光伯英絕筋而不逮晉韓稜深博學篆於郅都田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少聖近移於絲牋合璧連珠崩光於掌握　謝勅賜飛白書表　李嶠

執筆捨而昇舞失次被織柔而顏赧增輝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匪身不稱恐招鵜翼之譏居任無功叨受錫敘之賜　謝春衣表　劉禹錫

使降尊人衣我御府寵光既極恩已及於解衣雨露既濡德又承於挾纊寶亦發輝頤賁煥赫私門　謝賜冬衣表　溫子昇

束帶而立周旋有光驚寒泣之難停賀成霜之曲被　謝賜冬衣表　溫子昇

主恩及物已爲壽域之人衆意感天必有豐年之應

謝恩賜粟表　劉禹錫

方照臨而中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掬訓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効珍豈臣賤微膺此殊錫對恩敢同於嘗酒濡慮方切於飲冰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劉禹錫

毀車夷馬復振蠻和窮灰枯荑重發榮蔭踢影邊塞馳心關城　謝衣藥表　張說

甘踰萍實調食既同於楚謠爽比柘漿析醒何慙於漢史　代武中丞謝櫻桃表　孫逖

含桃之羞昔令既實况今採因禁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禁署而猶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柳宗元

伏承恩旨賜臣內宴仍賜錦綵綾絹四百疋龐盤五事衣二副并銀椅等躬行儉素以濟軍國臣之倖厚猶合叨逾豈之服用敢安私室　謝內宴賜錦綵器物等表　常袞

上賜臣銀器壺瓶合各一銀椀一并蓋錦帳一錦九
疋白熟綾十疋色羅五十疋雜綵一百三十疋者 謝賜
銀器及疋帛等表
衣降九天恩與剌於鵝其縷分五色增長壽於堯年
何角黍之足稱豈纖綃之為比 謝端午賜衣表 李嶠
中使劉元弼至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
老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一副金花器三事絲索
一軸大將衣四副綵絲五軸發詔而煥發龍旋振衣
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藏光於佩服珍器克玩書飾
於圓方 謝端午賜衣及器物等表 劉禹錫

承天詔以歲劉兼賜金石逐恩波而已醉不待傳觴
柏梁殿唯召詞臣華林園亦非密座 爲兩省官謝內宴表 錢珝
青牛帳裏木瓢鑪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因三冬之
吉慶造六宮之脂澤糅之以辛夷甲煎燃之以桂火
蘭蘇氣象溢奩香翻翠帷以光金屋之仙鄉以賜瑶
房之帝嬪南國容華之人從來未識西京妖冶之妾
向背可見 謝勅書賜臘日口脂表 李嶠
郡邑臨人未移風於獎俗歲時頒物空竊賜於聖明
謝勅書賜臘日口脂等表 劉禹錫
手詔以諸道每年合送口脂及尺既非厚賜未足仰
答以方鎮勞頃道路為獎一例停罷貴適便宜口[illegible]
脊澤豈均雨露之濡尺寸無數寧比乾坤之大 謝停[illegible]
臘日口脂表 權德輿
昔山濤與時主有嗇温嶠亦功存當代濤起應禮嶠
不歸葬守禮法存議而謝之臣於國家無濤嶠之功
晉必依詔命乘濤嶠之可薄倪[illegible]入間 爲義成公陳許請葬表
周稱成康漢稱文景咸為至理之主百王則而象之
然成王有顧命康王翊日而踐祚文帝著遺令景帝
釋服而視朝夫豈無哀慕為至公抑也 爲宰臣請聽政表 陳沐
王者之孝與於匹夫體不相沿道資適變向承平之
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週有事之晉則周王未葬而

誓衆 宰臣等請聽政表 林逢
朝廷故事典章猶在獻陵追遠太宗不至於三元昭
陵上還高宗不至於九隧豈先帝私懷不堪故事羣
臣公議之所奪也 爲百官請不營[illegible]表 李嶠
臣聞天下皆爲而燕谷有析燈之律日中並照而彭
澤有隨陽之龕豈非承光飲和仰德廷庭深於戀者
其往若不親渭於求者其來如不足 爲神都留守請車駕還洛表
萬乘雷奔經劍門之險阻六宮雲從歷棧道以峥嵘
李揆[illegible]請駕停金牛[illegible]日表 宰家

若使假鳳登朝眞龍不馭將鵷鵠之門方憂於折足和鸞之駕必誠於傾輈豈徒鐘鼓生祆爵爽起笑而已臣瓶筲賤器駑蹇輕姿同鼯鼠之五伎不成異飛鴻之六翮兼備思解鵷鵠之服斷辭鵷鷺之行庶得保愚公之庶避賢者之路以寧衆口之囂謗以答三靈之譴咎則物情朝序誰不謂宜替于木階第恒思衛生誓平殘療不忘憂國當今兵戎未靜貴務方多人庶空虛官僚苟且不可不深爲防慮妙思政術（爲秦與陳情表　李嶠）

今承嗣昔總阻兵令魏靈曜失道謀亂大梁犬戎爲

患憑虜伺隙雖禍盈惡稔終翼梟夷而調兵轉粟在彼疲弊乃羣下憂國之日微臣赴難之秋況諸道牧守闕人頗衆是敢不揆薄劣特祈任使如或領一郡或統數城綏懷將卒招復逃散近當狂寇俯制奔衝必使人業耕桑盗無充斥答子建之表愁求自試充國之對無踰老臣豈徒自僨于榮寶欲酬恩立節（爲趙侍郎陳情表）

豈圖招洗瑕穢發生羽毛不次之恩九霄横落無階之位四裔超登開散皇明龍銜巨燭拂醉玄造鼇戴崇山（爲河南魏尹謝官陳情表）

光忠孝同道臣子一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國忍忘於顧復進退窮蹙昧死上陳（爲王戶部謝賜文集表）

嵩高衆文采術昭報之壇禮官儒林不滯昇平之頌倘得豁名藝閣假跡蓬山探石室之秘文覽金版之遺篇聽歌采頌以觀四方之風講藝論詩以崇三代之式第其科目載之簡編入以薦陳郊廟報享成功小以敷布絃章潤色鴻業使宏勳播於金石盛德流乎舞詠光濟於當日洋溢於來葉然後退没少澤下入幽泉猶生之年也（自叙表　李嶠）

一葉將隕竊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若潢汙（乞致仕表）

答廣德休老方開漢寀之恩陽元請骸空表晉朝之惠微臣竊景前懿敢祈令澤反初服於東皋沐薰風於窮巷倘高春少駐與蓋未陳庶乎瑶池之曲延望白雲之宴仙閣之阿藏春翠華之謁（代劉幽州請致仕表）

姬駿長驅來玄池之賓婺娥龍避登階樂野之宣遊挹清風於闕羨追盛範於陽元刻紉墳於渭濱頻飛星於河渚是知旋騶解馭辭金根而不歸衽席嬋娟去青蒲而方遂（爲殿中監趙元楷謝致仕表　上官儀）

猶望俎豆几筵接庠序之庠老歲時朔望陪周行之末班（爲王左相謝致仕表　李嶠）

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豈不期而
必至物雖强而無山故魏伐泰師唐雖請　車而
訖漢謀遊將充國對無踰於老臣所謂臣事君以忠
君使臣以禮忠無不納禮亦從宜一物有關於亭毒
咨光普假於照臨　翁敘什表　高郎
臣始爲御史遇事德宗今忝宮僚幸逢聖日來四海
之內賢能則多求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
景猶傾葵藿之心　謝分司表　劉禹錫
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纛屣脫帝之亢旱七年猶資
鶴鵲進前知送涼之地芝英識駐壽之期豈使耶耶

燧皇獨流名於牖炙悠悠黃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
哉　皇太子請復膳表　崔融
庶人不道從竄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懷傷惻昨者
臨發之日輒遣使看見其緣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
下從亦稍單薄有至於是雖自取之在於臣心能無
憤惋　皇太子請給庶人衣服表
康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
今欲搴其蕭稂擬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
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榷百氏勸成
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遺於左右又近代書鈔是

繁部帙至如華林園編略修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
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
包括弘遠卒難請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願特
降鴻私許臣撰錄遂臣誠請當官學士如少僻望道
取京宮護當開往對之山察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
賦總登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謠臨梓厨而高會一
遊蘭芷仿蓬麻區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
內唯傳魏闕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　皇太
子請修書表　崔融
相王旦發彩璿夢承流寶派雖班燮錫瑞既同於伯

叔之封而食菜肖茅不逮於子男之國炎漢之開藩
對□屏壓開七十城隆姬之書社建侯封疆四百里至
今骨肉禮薄藩維業曠曲阜之特高才藝仍減附庸
平臺之深篤孝慈僅留湯沐徽章空列於五等祿秩
不踰於九命賤舒遂曜之德久被於襄中雲雨曲成
之恩翻遺於膝上與强幹弱枝之道違先親後疎之
意　皇太子請加相王封邑表　李嶠
使烏烏微志獲與耘耔致哀犬馬孤誠得從耕象申
慕　爲太平公主請住山陵情一切經表　李嶠
覓之則伏匿山林不遵王命追之則結聚蜂蠆害及

遠陬臣於撫馭之間酌其中道示以威惠諭以憲章以清淨臨人以不擾為政開設學校令知君臣父子之道勸勉稼穡令知生成衣食之原減其征徭蠲其力役令國思遠及夷落大安萬里勤王一方無事臣管□□多瘴癘山峽重深毒霧蒸雲常在窗戶四皆多□□霜雪終歲陰昏少見天日山門無路舉目唯山 □旅伯郎乞入謝表 呂頌

臣自罷侍龍樓出班馬政星霜驟變十有三年伏惟陛下光宅寰瀛惟新景命奏簫韶之九變獨臣未聞舞干羽於兩階唯臣未見 為樓煩監楊大夫請朝覲表 令狐楚

自羯胡肆逆海內糜沸務求武將授以兵權於是大使大都督之職廢而不復用矣近日僕固瑒梟夷之後陛下以朔方巨鎮寇逆未平將授其使賜臣靈州大都督單于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此一昔之事非經久之術今妖氛電掃中外小康忝職樞衡代天理物因合遵守舊典宣明國章豈可復竊大名紊亂常式此臣所以內懷冰炭俛仰增懼伏乞選之親王授以新任俾臣兼靈州長史及副大都護節度大使左右其中并諸府節度亦望準此處置四夷聞親王分鎮必當遠近畏威將亦絕其覦心不敢妄動又大

事尚□□非力□成故足以震懾天下也

元帥頃者並錫親王為之自皇太子冊在春宮遂罷斯職今但置元帥司馬而元帥未有其人四方將帥之臣無所稟命亦望陛下復授皇大子以振兵威此國家要務也 為郭令公請授節度大使及五府大都督表 王諫

收復河湟廓關上守非紀梓嶺西過榆溪北中貝起塞之雄夸西戎理方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踰鋒山鎮七關地闢千里歌彈首而息荊詠杖杜以旋天寶之末天下大亨倚貨而醉他非虞解干戈而兇逆階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朔近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盡一之法廢日增月

長雄昌雌和李鏡宗子劉關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唯止西京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方之人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徒兵停馬不可當峰雖李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壁豈敢交鋒 舊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杜牧

仰循室而無階候衆城而有地雖望平收空勸覺稿之詞而文謝子雲廟堋其泉之思 表 上九成宮頌表 王勃

鞠胼霜署謬祝於天齊遐聽鈞臺側聞於帝樂天文聖旨不遂於下臣帝寶殊崇冊宣於近貴竊以為君

臣和固不陋於尊卑宮變商從方光諧於金石版
用齊心加寂假漸求辭為陳衎史進春和秋景觀疏波詩表　陳子昂
傾聽不知悅延陵之季子試吹必濫北南郭之先生
星辰自轉難參旭日之光鼙鼓空鳴莫續春雷之響
史館上權公進和詩表　錢珝
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腰牧
州陳顧雅之奸穢徐靖為郡薦袁渙之篤學拒範驅
傳先樂管寧朱則剖符亦稱黃直為蕭義表　梁元帝
與周欲遠則玉虎晨鳴檄迹方開則銀牀入貢轅門
所栢始次能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麗

奈狐表齊王進白麞表　庾信
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處雲之臺
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鄗戶周之受命與乎此祥豈直
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
齊王進赤雀表　庾信
萬為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狗者彝文煥炳於純雜
之高稜淑沒於帝閑降權青於御鼎漢宮流藉遂出
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回於馳道為風閣李侍郎進瑞牛一頭頸上有萬字
象陽馬一匹表　李嶠
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振風紀月之卓列雅於階

厨儀簫御錄之命俯鳴於戶闥而已蘭陵縣有麞出
見瑞泉山臣謹差司戶參軍孫懷直對山側百姓檢
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
仞山見之日大青如雲其雷雨之遷徙非崖岸之發
震樹木降祟魏然忽發所知舊草樹不移驗益地
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
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百步味色甘潔
特異常泉比仙漿於軒后均愈疾於漢代臣按孫氏
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白武通曰醴泉
者義泉也可以養老常出於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

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涌潛渾巴曰君臣和德
道度叶中則醴泉出山為鎮國水實利人縣有萬年
之名山得三仙之類為留守作奏慶山醴泉表　張說
臣聞異物稍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
之兆必有遠夷解辮款心百獸之庭猶俗懷音稽首
三朝之會臣言可驗超是是則符焉或生羊易占得
人安之體大時養疏天鏡斷代康之文況復晨飲醴
沛久下靈山　仙谷之奇花拾嘉禾之餘穗羊乃甚
玉麈慶臨銀腑朔木移所符累集為留守奏羊乳麞表　張說
氷霰奪色縞羅不染迎曉日而相鮮與秋雲而共潔

爲李北海作進芝草表　蕭穎士

麟者仁獸主仁者則呈。馬者文身君文者即降。進文騶虞表

草澤獸肥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射夫而起鳥

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飛熊

爲信安王進宮聖容頌圖表　呂溫

臣厉遊造鑑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

之本君也以上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

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氣也每遍十六拍象八元八

凱登庸於朝也所冀與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

孤竹同爲於宮懸　進鑑天誕聖樂表　丁少微

夫雅者三代之樂皆之則鄭衛不行宮者五音之名

用之則角徵咸叙興亡理亂實繫於茲昔王令言聽

安公子失宮聲知隋氏禍敗非久今臣見寶應樂用

宮調知皇家運祚無疆故製造其詞發揮成尚　進寶應享樂表　張謂

矣黙飲至頻承湛露之恩獻壽奉觴未伸行潦之忱

所以自茅微藉願享於鈞臺黃汗非誠累奉於澄水

爲建安郡王獻瓜表　陳子昂

尊師四學雖有謝於澄文問豎三朝竊無違於視膳

皇太子上食表　崔融

世隆等泄拔梁安忍自以[illegible]功[illegible]與唐突宮省

纂逆之漸昭然有徵臣本[illegible]非據位班台

鉉爵等藩王質薄任隆憂深責重常恐顛沛貽之無

力主憂臣辱先達明規主辱臣死微臣宿志況擁百

萬之師整四海之銳而坐觀成敗不恤國家之難哉

上節表　高歡

若老云自有九姓來未嘗見此飢饉之甚今者同羅

僕固雖爲逆首僕固都督早已伏誅爲亂之原既自

喪滅其餘外小醜徒侵暴自賊耳本無遠圖多有環

[illegible]人彼淪庾逆順州半莫知所安迴鶻諸

部落又與金州横相屠戮孳生無主號訴嗷嗷臣所

以願陛下建大策行遠圖大定北戎不勞陛下指蹤

之間事業可致則千載之後邊鄙無虞中國之人得

安枕而臥豈不在陛下一斷哉且匈奴爲中國之患

非獨秦漢之間臣竊惟先帝時衛公李靖奮中唐之

一老臣徒藉先帝之威爪牙之效皆頓利可汗全

盛之日囚機逐便大破虜庭遂縶其侯王裂其郡縣

六十年將於今矣使中國晏然斥候不警書之唐史

傳之無窮至今天下謂之爲神兆陛下統先帝之業

履至尊之位醜虜狂悖大亂邊鄙皇天遣陛下以滅

業之時陛下又得復先帝之迹德之大者其何以加
若失此機事已過往使李靖豎子獨成千載之名臣
恐竊爲陛下不取也（爲喬補闕論突厥表　陳子昂）
書稱蠻夷猾夏詩著獫狁孔熾未損東漸西被之化
帝王馳騁之迹則有南仲出車吉甫雖寇縱侵鎬及
岐密邇後甸未聞親征之兼及乎漢代則烽火至于
甘泉朝那張其都尉亦止屯兵細柳天子但安于上
京何者戎狄荒服忽慌之義也來則拒之去則勿逐
以禽獸處之以羈縻御之比諸梟獍羽毛不入於服
用體肉不登於郊廟則王者不射故知千鈞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也況將乘之重而與犬羊角勝哉昔蒯
城侯泣諫漢祖曰主上常自勞豈無人使漢祖以爲
愛我良史書爲美議今朝廷將相之衆豈無與陛下
盡力哉何勞聖躬之遠行也（諫鑾駕親征表　蘇頲）
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鋒不可當人
心動搖物情危殆丘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而南至
於海隅遂無敢保一城能守一節者惟少府少監李
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
聚散卒糾合義士挺身履險出萬死一生之地與賊
轉戰堅守蘇州相持經月殺獲過當使凶賊徒黨鋒

鋭挫衂自此王師始振賊衆知懼其後以外援不至
衆寡懸絶遂移師就險退保杭州當此之時江淮諸
軍已散千慮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藏用日
募戰士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號雄樂用旬月之
内役死士三千賊遣僞將張景超孫待封等盡鋭率
衆分道來攻藏用與士卒等戮力一心義形於色殊
死決戰奮不顧身遂能兵鋒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
盡殲擒而屠之前後俘斬虜獲至數萬計今都統使
停本職巳能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嗷未有所
隸天聽高遠無人爲言遂使殊勳見委忠節未録口

不言賞賞亦不及伏恐非聖朝旌有德表有功之義
今逆賊雖殄人心猶搖山洞海島往往結聚睦州草
竊爲蠹尤深惟懼藏用之兵是以未敢進逼若此軍
一散必羣盜交侵則臣此州危亡是懼（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獨孤及）
今夫邠岐所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殖
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
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防守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
之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所隔制之開井由其卒
[illegible]射之師長固其壁壘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進

一家必為方感患何則逝者抱恤尚蒙見申則存者
謀安故無寃濫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顏表 邵說

伏見宰臣奏宜聖旨將軍王去榮擅打殺富平縣令
杜徵其罪將合寘殊死總新收陝郡防遏要人特宜
免死削除在身官爵自身配陝郡展効者臣聞去榮
善放拋石能守城邑褒者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
之李光弼太原程千里上黨許叔冀靈昌魯炅南陽寶
賁雍丘張巡睢陽無去榮拋石之能未聞賊能下之
也其礮不足者自拔矣何獨陝郡非去榮不可哉陛
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後何止之若曰上答去

榮而誅將來之死者則是法令不一而招罪人也今
惜一去榮之才而廢寸條去榮之才者不亦其傷益
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順於彼亂富
平而治陝郡悖於縣令而不悖於君乎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
表 賈至

臣比見潘炎公忠貞純致衆推遜介然特立自為一
時之選名不為炎衛官不由晏進自晏處權掌要未
嘗以毫髮受遺未嘗以親戚請求伏恐衆一吉士為
代所悲將勸清貞之士以勵貪淬之俗矣之幸也 論潘
炎表 于邵

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
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祗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
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
天下何 諫幸馬毬表 孫伏伽

昔魯侯觀魚于棠春秋尚以其戒陛下昔既蒐而狩
後代豈不為刺臣職居待罰兼掌史筆竊以君舉必
書位在無隱既聞衆所流議實恐有玷聖猷 諫畋獵表 吳兢

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參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
法黠乃為戎又道路藉藉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
上元良國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虞況俾叙

在邠賓繁有徒剸殺皆發何限爽叟卒然奔呼撓擊
邂逅驚擾則變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
也 諫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表 李 請禁斷作乞寒胡戲表 韓朝宗

非宮多暇西掖暫勝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
漏永重窮歌舞之樂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
競為課稅呼嗟道路貿易家產損為人之力勞百戲
之資 諫安福門酺樂表 嚴挺之

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為太子成婚諸非門勞三品已
上宴自日辰時逮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盛事有識
者云云皆言非是務孫權漢后酒敗其德詳陳崇謝

秀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酹是謂神情伏願陛下迴無夜飲 諫不夜飲表 褚遂良

近者役豎張易之昌宗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爲國結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官利遂又與僧萬壽等設計移此坂營建今賢逆豎夷滅是運中興陛下先發德音頻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之功所以少監楊務廉遠徙屏黜須示天下凡在中外不勝忭躍若此像閣重復修營則與制書義殊乖越 諫白司馬坂造大像表

張廷珪

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遊中都取樂一君之欲

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蒂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意之言息事德陽之殿魏主採積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 諫營建中都表 解琬

自師興不息十年矣百姓之生痿瘁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餓餓就役剝剷及屬長安城中白晝椎剽京兆尹不敢詰加以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騷剌如紛麻流冗百姓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天聽士庶結怨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參參不存則易子爨骨可致而

侍賜於焚薪之上其危如此今天下惟朔方隴右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等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南泊海東至番禺西至巴蜀北無鼠竊之盜已積歲矣而兵不爲之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而爲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慮危用備不虞自可於要害之地少置屯禦餘悉休之以其糧儲屝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賦之半 直諫表 獨孤及

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厲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

勉之自是言者雖躍乎言不亂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聰明於上哉蓋亦群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宜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切也喜順從而怒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祈不朽求永安之計

也凡今之人以諫諍旣而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
員以竊思之陛下之睿博弘深窮精求理豈或入而
不言出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辜
也 廣事表 元稹

當今之要莫如量於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强弱
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
維持永無所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
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命分諸子各就封之爲置官
除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
具爲條式 論封建表 顏師古

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與宮而處所
以分別於嫌疑令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
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朝謁旣疏且
中欣仰規諫之道故所未服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
無因以進言雖有其參危將何補 論太子初立請尊賢學表 顏師古

或有千數人生居文武而此三公六尚書之婦忽犯
奸淫被捐街路沒爲官婢其夫旣恥其子亦愧更何
顏以在列亦無面以當官合門恥辱一時俱弃至於
凡卿之室十二衛將軍之妻沒爲官婢夫豈不愧雖
有文武之幹瑩璸之質朝廷之所嗤笑儕流之所皆

請五品以上妻犯奸不沒官表 褚遂良

唯有身犯叛逆天下不容妻女等始合配沒自茲以
往皆無比例若犯姦臯身即沒官不敬舅姑則依常
律自非叛不可爲教至於一婦沒官其夫及子同
宗合門有大羞辱見在朝者皆不可用卿王近親縣
至密戚或有加此事並其前表大帝王作典謂之刑
用恐其臯而化之不因其偪而刑之不驚人心不與
物議教民以善不爲與謂則三臯以來二百餘帝禁
止奸穢皆無此法 第二表

婦人性弱周章服花淚見更相恐懼動一鬚百雖有

孟賁壯志孔翟精誠終不免聽之心疑開之意動 請宮中服花淚見不得擬表 褚遂良

伏見東宮料物處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一萬一
千貫魏府別州封及府物一年凡直一萬六千貫此
便儲后條料翻少於諸藩朝野聞見以爲非是陛下
往年行幸自洛陽還太子於闕首缺食家令無物可
用遂內出綾絹貨充所貿須見官臣誰不聞見陛下
必以爲魏府支用凡不足人主貴賤理可通然則
至於儲君更宜增益臣請按帝與地圖等儲君
日諸子稚歲不過二千貫謙德焉而爲言亦不循

居之大者乎

得此方防其嗜慾節其驕恣（諫東宮豫少于興肖長表 僧遠民）
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未必
省躬身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嚴臣下畏威有
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朱雲廷折董狐無隱排霜
觸電無顧死亡唯慮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
何以聞乎所以前代不視蓋為此也（諫欲觀起居注表 朱子奢）
近臣畏罪而不言大臣重祿而不奉遂令剝漸之爽
獎法未悛士子朝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陷網羅
又陛下所令朝堂受表設匭收狀空有其名竟無其
實臣令所考選官銓注不平致令有外怨讟者臣即

察訪糾而彈之獲其曲狀望貶考奪祿以懲其心舉
仍依法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賄法妄加詰斷臣即
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舉亦准前條
奪祿貶考以懲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
速與奪致令擁滯有理不申者亦望准前彈奏貶考
奪祿凡在百僚重蒙委任君臣之際義在無猜寄托
之隆無過考選今人未視全無付信徒為證見翻使
有詞不如每事委之使臣勤捉霜筆其監考選御史
望請總停（論天官秋官及理匭使大表 徐有功）
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
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諫則天不宜合葬乾陵表 嚴善思）
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共乘且多祚夷人
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近至尊將帝弟以
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諫李多祚乞共傳表 王說）
臣延珪言檢貞觀永徽故事犯人犯私並無入宮之
例準天授二年有勅京師神都犯奸先決杖六十配
入掖庭至太極修格已從除削唯決六十仍依法科
舉令不依貞觀永徽典故又捨太極憲章而依天授
之法臣愚竊謂未便（諫則犯宅婦人入宮表 袁延珪）

西戎醜類尚興羌野之師東胡遺餘猶敵柳城之戍
陛下爰整其旅弔厥罪人雖有征無戰不罰遺鏃之
矢而恃險與馬猶積杭輪之艦故血膏草莽骸聚丘
山脊燕祠寡婦延歸覔之閨藩寮寃四致躓車之雨（爲宗叔諸臘少賀金早蕭捷駱賓表 蕭穎士）
夫煑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者豐餘之輩也寒
而無衣飢而無食庸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君能求
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徭役免窮苦之子所謂
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然乎（論鹽鐵表 劉彤）
臣今將此行營甚[illegible]兇殘所在心腹不在四支受

在朝堂不在河朔伏感諸鎮興出師之時上表言事
猶以宮中府中不宜同異科犯爲吝爲惡請申刑賞
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 表 論請不用奸臣 裴度
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有嚚軒之過東都留守誠即
淸閑大勞之功不合居於散地伏望陛下聖恩照明
並無矯言伏乞追裴度別議寵榮臣素與元稹志交
不欲發明伏以大臣沉屈不利於國方斷往日之交
以存國章之政 同前 白居易
文筆已振則宮徵自諧輕毫暫飛則花鳥發哭戰
亡之卒則京動六軍頁填道之新則精感天地向使

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
滅之可也久長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
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三條坐煩中國內爲
舊王雪恥外爲新羅報讐 諫表 房玄齡
固無韓彭爲將之能實慕趙竇散財之義人一其心
士百其勇鶩領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尸實伏
波之願復燃無望於死灰更起難同於什尉撫節而
歎之淚以流伏膺而無血可歸氣無復續蒙以餘而負
勝口不能言飯用貝而何益故國千里明君萬年永
將殺哉之恩長入幽明之路殘寬不昧雖溢序之思

歸桂骨有知退柱回而必抗 表 代僕射濮陽公遺 李商隱
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亦足矣以祖以父皆蒙寵
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署領以從前人畢寵愧以事
先帝此不自逆誠爲甚惡 表 代彭陽公遺 李商隱
心猶向闕手尚封章撫躬而氣息奄然戀生而方寸
亂矣生入舊闕望絕班超之請力封遺奏痛深來歙
之痛 代安平公遺表
殷[illegible]
竊見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含粹伏儒傑立文質
貴重價存連城一旦殞落門欄陵茂吁嗟丘隴頹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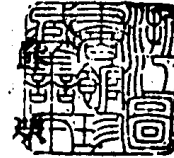
荒圃形或與斧高不及歷永懷君人行路慨然 從獎南
爲鹿門孟處士求修墓牋 符載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古吳陳仁錫評選

文苑英華

狀 全錄

為盧詔被盜衣物謝賜御衣物狀

內常侍趙元亨奉宣恩旨以臣被竊盜失物賜臣衣一副臣素以慢藏闕於周備令尹為過尚不可逃太丘有言復不能覺使臣知政未息盜於萑蒲加臣匪服遂增輝於襤褸顧深愆咎翻荷恩慈捧戴循環再三惶懼無任下情之至

為中丞榮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李商隱

右中使某奉宣恩旨以臣赴任特借飛龍馬一疋并鞭轡等送至京兆府界者臣謬奉恩榮出叨廉問豈期蹇步深軫皇慈特命內臣俾騰上駟孫懸鏤鐙几覆吳鞍無多叟練之疑不假着鞭之力倏驗泰甸將復周閑照地迴光聽天送影長亭欲別未期渠道而來雙闕儻嘶願附北風之思無任感恩戀闕言涕屏營之至

賀破賊兼優卹將士狀

令狐楚

右中使臣希倩至伏奉詔書得全義總率諸軍已入賊界四月二十七日大破賊徒并擒斬生級如有身死王事者已委全義並給棺櫬送歸本道令臣五年莫停衣糧者吳少誠吠滄下流不朝于海根荄弱植自絕於天陛牢之中鳴吠未已今霜鋒雲集月羽風馳既厭賊軍纔聞鼙鼓將摩寇壘已見旌旗賀廟堂知先勝之形校隊陳爭登之力誅鋤有次夷殺無難凡在方隅不勝欣抃臣伏以雖忠不烈戰上所羞視死如歸武夫之志伏惟陛下弘天覆幬為日照臨載激怒貯愛收膚骨漢世徒煩其椎檟義闕送終周詩縱裹其糇糧賞延非嗣以今觀古奮一當千臣獲守

退陬叨居將帥無任感激之至

賀行營破賊狀

右臣得當道行營兵馬使李鼎狀報今月十三日於故信州城下破賊三千人斬首七百餘級者臣伏以舉止或高則無所措退藏多密罔或不亡逆賊吳少誠用已之愚刼人為惡雖日不足謂大可逃自韓全義稟受廟謀總齊力士橫行於境深入其郛兵才交鋒寇已亂撤以羸師之敝壘負穢草而腥林疲馬之命委雕裝壕而咽塹寇由奪其信幟拔彼懸門遂使

戰卧者不知所歸。守陴者無從而出。兇徒風散叛卒星分亦足以快帝怒於高天宣皇威於下土。況臣任當廉鉞誓掃氛祲慶抃之情實萬恒品所守有限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所營之至

舉杭州刺史韋皋自代狀　裴垍

右臣在福建與韋皋隣近諳其爲政甚得人心逃亡悉歸遠近皆悅頃在京兆以公造出官。今領餘杭以理行爲第馮異漢之名將初爲赤眉所敗俄又大勝。以光武將璽書勞曰答雖垂翅回谿今乃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臣以爲韋皋之功亦馮異之比。往雖小失。今亦大理。陛下既捨其過而使之。則必人（必一作人必）激勵其氣有倍匹夫之言相爲而死。況君臣之義誰不感恩。

爲李晏章楚狀（太和六年）　白居易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榷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論（集作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削官（集作替削）階雖在法則（四字集作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則（集作即）爲獨屈況晏累爲宰牧皆著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苦至甚身與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又造中初李洧已與納違及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郎正己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效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通路於（集作文）咽喉斷兇渠於（集作之之）右背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埇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伏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以（集作所以）激勸

爲鷹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李商隱

右臣伏準其年月日勑內外文武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見前件官縣都舊族鄒魯名儒鏡納無私（集作疲）山高不讓而又循牆戒切銘座規深蘭省辭榮竹符出守漢悲來暮晉有去思晦而轉明（集作彰）況而尤白既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士切登龍之譽（集作望）及司版籍以副地官比按西羌孤忠靡失（集作按比同嗟初咎嗟失）居然國器實映朝倫今汧水無兵武昌非險用爲廉問尚贊廟謀臣所部乃秦韓戰伐之鄉周鄭郊圻之邑軍輸千乘地控三州若以代臣必爲名將敢希廢澤曲遂愚衷俾寬竊位之議冀受（集作獲）進賢之賞于門陳鷹無任兢越謹錄奏聞

爲滎陽公進賀正銀狀　　李商隱

伏以運當聖日節在王春近則入金門而排玉堂獻於上壽遠則梯重山而浮漲海務以獻琛臣受國恩深守藩地阻明珠大貝南與於石磐翠羽犀皮北殊於三楚前件銀出非大冶貨在中金敢以元正式陳方期登闕憶銀臺之峻尚隔集作仙儕瞻天仰銀集作漢之流莫階脊霧馳心獻祝因物建誠

進田弘正碑文狀　　元稹

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弘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荷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亦恐弘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効馬遷史體叙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勤銘稱制使弘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覩叙而變心不隱實功不爲溢美文雖朴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

代李尚書進畫馬屏風狀　　李翺

右臣近得前件馬様以其圖寫諸家稍殊試爲短屏[illegible]以文彩觀其體閒色浮氣逸神駿練影吳甫指山川而不擬花將上林若雨露之新洗或屈勝千里或長鳴九霄皆以負圖爲寶今願捍蔽成功形影不殊効用何別講裁成十二扇隨狀奉進若以時從啓閉猶足靖於埃塵儻將用以驛馳庶可效其筋力輙敢輕冒戰懼伏深

進白鷹狀　　張詡

右臣管内大小鷹娑羅山採得前件鷹籠擇並堪進奉特稟異氣挺生殊姿頭圓頂平臆潤脛短卅目昔轉志凌雲霄花毛殆齊色靜霜雪既抜奇而賞異實超等而殊倫但四鎮川原千里砂磧草木既少禽獸亦稀觿志爪距調其羽翮徒有施於擊搏竟無階於効用今史風凜冽殺氣嚴凝鷹乘時巡六龍冬狩出樊籠之地登搜獵之場必能隨人指蹤驅御苑之狐兎順時行令逐禁林之鳥雀物性有適天心所知

同州進雙鷄等狀　　元稹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鶻并雙鷄共四聯右臣當州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雙鷄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前採得一聯雙鷄爾後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内併獲兩聯斤兩輕重稍符詔旨況浚郊初啓既已大蒐豺狼鷙鳥員來可以助清梟獍臣所以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屬車擒狡兎之根源破狐貍集作妖狐之羣黨臣共

無任忘軀思奮覩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
奉進謹進

奏教習長鎗及弓弩狀　令狐楚

右准淮泗寇猶或未一作未滌除天下人臣皆思奮擊臣伏
以射渠魁之日動弩爲先存大惡之心長鎗是切比
雖兼習多不專精臣今選定前件官徒取八月四日
於城東起教不敢不奏

爲長安馬明府亡母請邑號狀　宋之問

臣亡母在於一作在外感風忝末姻不薄慶雲早先朝
露臣叨膺遺體是亡母所生金紫通班乃聖朝所賜

臣每服一軒妙嘗一甘鮮何曾不遠𧗠劬勞近慚榮
寵又見同列有太君拜邑命婦入朝臣早孤偏不勝
感矣母因子貴幸者何多銜不反親臣獨含恨明年
某月改葬有期私門大事莫踰於此臣內參材術謬
忝朝恩外無德光風承母訓郡縣之號翻及臣妻哀
榮之禮不霑臣母臣生不得養歿未追榮若恩不敢
所思偷生以安厚祿儻歸泉壤何對慈顏臣死罪死
罪臣準某年月日制令加一階伏乞回臣此議追贈
亡母又臣身死之後合有鼓纛出郊在臣何顏存歿
叨僭亦許臣亡母用臣威儀臣身當以遂存榮死

兄所新䘮驕皐實干誅伏惟陛下孝理宸衷仁及卑
木皇室之戚軒冕盛於前朝太后之親恩澤踰於曩
日臣幸遇非常之生敢祈不次之恩伏乞陛下少念
蔑孝並哀犬馬回臣休寵以慰營魂則今日以前報
恩於亡母自茲以後盡命於聖朝無任

爲政事請公除狀　蘇頲

臣等愚昧頻覩典墳百年來漢晉聞事主天地者
不以私廢公行弃紀者故以日易月貞觀之後三宗
遺訓著在寶錄垂之不朽臣等敢率下情慶帝上
達伏以聖懷罔極孝思永慕失人祇之大願持曾閔

之小節使祖宗之禮家國成規陛下罔而遵之臣等
固知其不可皇極神器天下至公曠時不親衆務皆
闕阻群情非順也雖顧億庶仰望天光徂夏及秋旬
有四月陛下何以承顧託何以撫黎元臣等但然不
知忌諱敢昧死陳請冀垂昭納用慰望於別次視事
以寧臣子荒迫之心

論脩舜廟狀

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
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
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莫將

禁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設授荒裔
陵寢皆無臣謹遵舊制於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
恩許錫免近廟三五家令歲時掃灑以為恒式豈獨
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被於亡魂
謹錄奏聞

請立李德裕德政碑狀　張次宗

右伏以勛著王室者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者則刊
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峴山有墮淚之思固有
舊章焉無虛美竊以李某纘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鄒
魯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

蜀亭戍多警災早相仍針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
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臨其東漁鄰敵
自止其南牧況今令行屬郡咸肅連營來暮之謠已
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
獻狀雖貢竊入朋寵方盛於登賢而郡庶不留情猶
深於愛樞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驟睹臥轍之情特
乞紀功之請
狀　右謹

昔謂恩光輒至虜澤途深化自宸衷逖居近地不試
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勅授官面賜章服授令

字言不願近貧近日能容無臣此例　謝賜告身狀　元稹

衣紫八鉢之緣服如秋服乃經九牛之角勁若烏號
須及連營來從幽府遙知被服皆不憚於兵鋒緬想
操張悉將穿於虜骨　謝賜行營將士冬衣狀
候昔不役久無黔突之謀入國旅儀且借夜蒸之禮

謝敕諭表　于南陽

江潭所出見重於南州苞茅入貢遠歸於北闕陛下
念其埜次錫及微臣願萍實以為言非蘋藻之足擬
分柑絕少竊荷於恩私食椹懷音敢忘於報効　謝賜柑子
狀　于頔

當二日之鑿冰則殊登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
綾裁飛鶴絮奧仙鵞自分依蘩之光紫奪蘭牙之色
已均下將仍逮連營晏子狐裘故弊何彰於國儉王
恭崔氅風流不自於君恩　謝賜冬衣狀　李商隱
三伏當開于屏遂九秋爭詠於新絺代馬整嘶隴山
無葉燕鴻未過遼水先冰　謝賜冬衣狀　李商隱
達喜氣而陳根後秀動歡聲而蟄户潛開華楚成行
必要寒路　為榮陽公謝冬衣表　李商隱
今月二日日勿瑞氣右承宣其日日上有橫赤五色
氣鮮明黃潤日兩邊各有佳氣內赤外青李相稱賀

云是五色雲見不知是否者臣謹按乙巳古有赤氣
横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益土進爵惟戴人君之象
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爲覆祐之徵竊見其
月除王併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
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請以戴氣宜付史官
不可誤書五色雲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
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纓珥之象天子有喜兼有和親
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
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國中歡
喜和合今北狄和親西戎通好時者承允請命其日

三將同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亦可謂陛下凡有舉
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所驗伏乞亦以抱
珥宜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狀　賀日旁瑞氣　元稹
衣絮八蠶之緜煖如狐腋弓纏九牛之角勁若烏號
頒及連營來從園府還知被服皆不憚於兵鋒緬想
操張盡將穿於膚骨　爲人謝賜行營將士襖子及弓弩狀　令狐楚
將從天落兵若山行濟潑水而不濡隔倔城而欲斷
長蛇之首尾如截應接自雖狡兎之窟穴已焚死亡
無所方當破竹猶擊苞桑剩銳氣以長驅抗威稜而
直指困雖猶鬬亂不能重既推衆惡之鋒必喪元兇

之胆以愚籌度不日掃清　賀行營破賊狀　令狐楚
佩觿之辰平居不戲加冠已後出言成章奉陰郭之
良踢御馬鄧之明規南蕃鳳闕平分晋鄭之交非拄
羊腸方有干戈之役　爲懷州刺史舉人自代狀　李商隱
莊栗以裕倘嚴而寛王無寒溫松有霜雪項居內署
實事文皇引視而外朝莫知覩草而中言罔漏　肅千
里之封畿總五都之貨疏軒臺爲穴無虧充奉之儀
漢苑秦陵盡絕推埋之鐘　爲尚書渤海公舉人自代狀　李商隱
京口劉生方思鶏炙洛陽蘇子已獘貂裘方今崇唐
尭教厚之恩推魏文光榮之旨豈令棄良材於散地

化王孫爲旅人雖處平原之囊必將穎脱劍試華陰
之士粗雪幽沉　爲璧州刺史奏舉李子判官狀　李商隱
魯國名儒甚鄉右族松寒更翠馬老不迷　裴遵
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効西河之擁篲樂得賢才
裴俠謙
長人者必以吏分勞逐開幕者亦川士爲重輕若不
對人何以報國　盧挺
流庸自占者過九千家田業開闢者踰五百項　薦前漢州
刺史薛元賞狀　張次宗
伏擬斯久着殺亦多祖覺杀馴未嘗遙逐雖非龍孫

驥子遨一舉以絕塵願陪月駟雲螭慶千斯於息踵
爲安平公赴兗海在道進賀冬至馬狀 李商隱
心懸上苑空循太史之書身遠江湖徒積千年之戀
對三品之金庶陪白璧撰一九之藥請映玄霜 爲榮陽公
進賀冬銀筆狀 李商隱
如得託根長樂擢頴建章布葉垂柯臨月中之桂
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漢姿新羽枝狀 宋翔
羡魏闕之埃塵猶隨月御悵新豐之鷄犬亦聽車音
解擊毬者每嘉其環回斗轉動可愜心善飛射者皆
歎其度塹踰溝走不換足 進馬狀 元稹

毛拳惟細騣赤而高尾掉肉而蛇蟺額帶星而倜儻
進兵馬駒狀 令狐楚
割飢肉以資軍亦無所苦執干戈而衛國惟恐不堪
杖其忠順兵氣自雄諭以功名衆心皆厲 奏排比第二般差狀
兵馬狀 令狐楚
儒史官之家積成教義至性誠孝感動人倫母患風
狂心緒乖亂無辜枸筆常至僵仆或凍於積雪之下
或曝於赫日之中腐爛臧瘃略無完體見其楚毒方
上飲食教儒蘇而復起常思人知承順恬然不覺疾
痛今又十年不改其養飢寒所迫衣食闕然晨昏所

乖朝不繼夕伏以庶祿筵仕貧廕多門至行絕人九
可嘉獎伏望天恩特授一解褐京官使令歸就養則
私計可給寸祿爲榮庶以時風以弘孝理 奏孝子劉敦儒狀
陛下孝思罔極首冠禮經然以神器至公理循故實
今尚未臨正殿猶御慘衣夫以安上理人莫善於禮
今若順情廢禮何以正人 爲政事請公除狀一 蘇頲
伏以至尊之制與比庶不同故易月更除以時漸降
山陵既畢謂之反虞宗廟常禘無不從吉今若除不
易月降不以時豈得虞而不禘尚居喪服所以先儒
執禮適變而除于者從權將除必降 三

周官考藝國子置車甲之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
之用千秋思奮於事越仲孺期死於奔吳義激君親
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濫潛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
朽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柳宗元
乘解惱之和窮覩矢石望拱辰之列實隔煙波當陰
山之哭房雁勿纖埃及天井之摧凶不橫寸草 爲榮陽公
賀論不叙錄將士狀 李商隱
井追風照地之駿麗無切乎玉穿札之堅强用媿合
香名懸承露輒倚祝堯之禮願申朝禹之心 賀冬至進馬狀
弓劍鞍轡等狀 令狐楚

檄 節錄

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皁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靦冒恩私遂擁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奸回乃勸爾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兇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秋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己俱先帝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亟通表奏云取讒叛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甥鍾文及乃求宗室權允天心人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狼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奸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與之俱事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爲周大祖檄齊神武高歡文）

既以南宮絕我公之屨又邀淳齒縮齊閔之筋陳項發自儲宮我之仔裝先劉漲弘寬有免其蝶鼓置之夷邸淹歷歲時劉蔡蜚上林之牧原郭索長安之米家人不武董茲戎律内禀帷幄出制天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仙拔王逝領巴蜀之兵一十二萬出於白帝水陸俱下大將軍安昌公詔拔剛領驍騎五萬濟於南岸循江東轉梁王舉一國之師舳艫之盛發自江陵首尾不絕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揚旌鄧林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鄭國公王彥領人馬一十萬濟自泗口徑取廣陵幕府精兵二十萬衆長驅淮水直指江左並同集石首大會金陵凡此諸軍皆從沂隴驍雄並勇俠振犀拔象之夫淅岐挈兒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嘯雲荊門鄧塞之舟浮江浴漢象弭飾堂鋋之材驚羽加洪園之竹陳項若識機知變與櫬輿門當增安樂之封有加歸命之禮僞公卿以下或中華之冠帶流寓江淮或東南之舊楚世載名位豈安含亂之邪事夷裔之主良由身居僞網迹淪寇地雖[illegible]

存魏闕無由自拔故耳為行軍元帥鄂國公韋孝寬檄陳文
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起
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羣並骨勇肉
飛風驟霧合悍彼江黃之衆過矣彭濮之民巨艦高
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拊背之兵飛龍赤
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旅魏王玄武不
能比其肄師以江湖之泥短木禿髮輕舠利艓便習
者多陳上述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臂當
轅今雨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
振艦發乘龍兒飛上冀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

張悌之寃先遊北斗呂喜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驂
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為寒心為北齊檄陳文盧思道
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於焉起亂
何人為虐淫亂斯遑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妝首
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
子女成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雉雉恣其于飛祖服
戲陳侯之朝穹廬同胃頻之寢西蜀王孫之室翻同
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夫差喪國
寔為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
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矢相顧鬆弔成行渠冀受黃

金之蚍孟他薦蒲萄之酒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
錢不如傷趙一之賦擊劍則斬蛟截鰲彎弧則啼猿
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
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
照月為李密檄洛州文祖君彥
夫微子紂之長兄親是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
疏然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
祊留連骨肉但爲識寶鼎之遷移知神器之先改河
決不可壅斷顏不可維所謂玄覽通人明鑒君子者
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為

宿與隋朝頗有勳舊遂得預沾磐石遂在葭莩妻敬
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
蕙一枯魚於市肆即是未遑因歸雁以運根竟知何
日南陽首斷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瘢臨刑之歎何
晚為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魏徵
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
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墻
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
非計山高則抵革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
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鬪

淚不深情

卽亦係以誤矣

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漢有奸而鄴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衞多君子孰救渡河之戕足下大未倖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昝李抱眞相國用汝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彌歲經旹而路人大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者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巳怒事未立而兵衆巳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軆非闕棄尸南荒而路之人猶老者捫胃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卽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聽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魏趙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它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越之期旣絕

投戎散地灰釘之葉斯彫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旹之所笑靜言其漸頁以驚魂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李商隱

大地山河晉卅共睹對然濃錦

露布（全錄）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駱賓王

臣聞七緯經天星躔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莖（付）而孕氣南通交趾恍銅柱以爲隣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木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擧與外域之源水化九隆頗爲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猶扇故三年疲衆徒聞定筰（英華作鄭管井）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illegible]）象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靜亂伏惟皇帝陛下神摛載玉（集作辨載玉）出（集作拓）地軸以登皇通契書（集作寢）飛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戶篆靈慶（集作瑞）於冊陵蒼籙（集作錄錯）昇瓊蕩禎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官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圖祥麟樂跡文於先樂（集作九）女朱鳴鳳韻歸丹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配林萬里纏疏死囿之原（集作基）層城九重末淺（集作出）池隍之域合璧（集作六合）照臨之地候

月歸環大鑪設載之所（集作間）占風納賀蠢茲夷貊（集作[illegible]）敢亂天常橫赤標（集作壁）以眺躍背朱提而設險石林萬仞巖邑千重（集作里）望泰阜以相傾峭陵失四塞之固對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壤幽遐（集作假）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慈深負固江河（集作山）可以逃靈誅殊不知玉斧垂芒涵（集作陷）水無九嬰之沴蛩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址臣等謬以散材忝專分閫白招乘候順秋官（集作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通夜郎而解辮自營開鳥穴旆轉邛山峻岐折坂之危盡亡矜帶演池漏江之固曾失藩籬唯逆賊設蒙儉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放命旅拒偷安地（集作城）接荊雞竟無心（集作希）於改且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英華作陰）杜預注原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杖扶先德後刑弘（集作加）聖澤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廣南蕭解惱仰雲闕（集作闕）以翔寬東律和（集作樂）音扣轅門而啓（集作頃）額祝禽踈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愈（集作進）肆九頭之暴乃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僭耳推髻之渠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孽一呼雲屯豐（集作狀）石菌以開營距嚴椒而峻壘崇墉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據（集作縣）險

陽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衆蚊蚋而合(集作成)聲若雷霆蹤蛇豕以爲孽氣稽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攝州刺史李大志等以(集作嶷)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嶲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璧(集作辟)等領勁卒二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鄉臣率行軍長史韓餘等負霜霜成而在指揮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口百里(集作兕)蠻夷識天子之尊(集作威)於是三郡親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唯操(集作操鼓)遺大對之功

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玄雲精貫白日喑嗚則乾坤振蕩呼吸則海岳(集作咏嗜)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乃接兵交洞胃達膺自辰盡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層峯更切守陴之衆積屍於重阜殆成京觀之形(集作封)唯賊帥兮于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轍之心猶(集作獨)率馬軍平川轉鬭驚塵亂起六合爲之霾光殺氣相稽四瀆爲之(集作由是)變色副總管李大志思惟徇國義則志雅臨危而貞節愈(集作途)明制敵而機謀(集作神機)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

刃交前投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務廓舉旗而逆黨水崩(集作崩山)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鬭似化(集作說)原君之苑窮鳥尚飛如鶩村宇之飈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尸蔽地(集作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灑途覘丹徼而不(集作遠)遠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而縛軍門冀其萬死之誅弘以再生之路唯蒙倹脫身挺險委(集作負)命窮山穎巢穴以(集作而)靡依延(集作遙)晷猶其(集作而)何幾況妖徒革面荒(集作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爲敵國聽言梟首指日可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

首丘戀舊臨舊國之墟安堵知歸(集作識家)似入新豐之市(集作之邑)然後班師遊太振旅禹山建鴻業(集作勳)於武功暢玄猷於文教度荒陬襲中邦(集作原)之禮邊疆息外宼(集作之虞)華人(一作封)睨堯兆皇基於千載(集作載)奏歌頌漢美上澤於三靈宜與夫天帝前星廣陽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遐開玉母之圖叢示有云曾何足紀斯並玄謀廣運(集作運)妙略遐覃一戰(集作戎)而荒景肅滌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擐甲克全百勝之功杖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謁藻銜而獻捷(集作然)大帝成規聞杖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

王師進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撝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 集作辟 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露布 節錄

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扶桑之樹反舌穿胸之域與官帶以來王亦鼠膺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然喬林而折月陝兔有假道之標拔崇義以叢天陽烏無迴羽之地窮危東馬路絕懸車賊據臨洮之形乘建瓴之利微風召雨蝎起蜂飛騙雜種以延妖封狐千里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地接冉駹詞暴殫於險蜀俗通盤瓠聲不輟於吠堯謀明君

之重恩轉生有地提大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克董七縱之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拂卵未窮梟首之誅救延其傷猶殘拆骸之請激流膏而爲泉似變萇弘之血吞亂骸而齊壑若沉蟹令之尸五都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蘇地老工郎墨之圖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鷹翼以騰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濆春冰滅跡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籜刑以止殺丁壯藏兵於詠矣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咎魏成伐蜀徒聞喻蜚之奇漢使開邛纔通行杖之利 兵部奏姚州破

逆賊諾没弄楊虔柳露布 駱賓王

武庫兵動中國有弧矢之威文昌將飛邊城用金革之事高壘深溝臥鼓營而不動山蝕雲鳥陣死地而無疑撝管沙吒忠義王伯禮安道買等兵臨易水使接桑河犀象衛將士之冠雕騎落將軍之戰四面當敵九拒乖城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援桴作氣則山岳動搖書管一飛則酋渠相滅梳足而蹤鮮甲之血塗地據臂而扔烏丸之首積斬擢同水陷裂若山焚卻投何方敢推羣帥之勞叔向有言實在明君之德 爲河南邵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

張說

賦令緘

請復子正位疏　　蘇安恒

臣聞曆數在躬握璿璣者皆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昇或干戈以定二途一也古今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靈光充塞臣謂胥靡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一作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德斷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矣臣覩情湘素竊見女禍之代風俗簡朴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泊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監攝享國八歲日不暇給躍傳簡

策亦烏足道哉豈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則祖文宗武之業也封中岳則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洛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既成矣即當指其大禹感其服御覩四大其如遺視蔑棄其莊晚陛下豈不聞一作思虞舜蹇裳周公復辟負此大寶至聖成王既長推位歷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既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之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累若使統臨宸極康一作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勞心心一作神何不釋位

東宮自怡聖體皆日下殺月慎一日雖休勿休其君大寶何其君人事何陛下擬金輪聖神等號即是厭倦萬機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奸臣枉撓久已自新相王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鍾我聖朝大臣重祿不言近臣畏辠不諫使吾君有堯舜之位不行堯舜之道故書曰后德惟臣此之謂也臣又聞自古一作明昔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散一作

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庚一作封此非長久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令年尚幼小未閑閑一作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禋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聞胡賊侵邊覘中國陛下居攝革命廟算赫然發怒分關山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戎幹鏃刃以時累年即士卒不退府庫空竭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而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曰掩媧燧而遺胥庭

後代閗之曰四三皇而六三帝豈虛也哉豈虛也哉
臣山中一草萊耳無擊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
業臣來日曉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
必當獻一謀畫一筴歷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
舜之德下有稷皐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必先安
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備今天下雖安亦有未
然之計故書曰若昔大猷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暮倚門而望汝若能上
于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之子也
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寐今故枝筴千里徒步三川

雖牽拙而無同敢獻言而輒排陛下若採微臣一言
之善成家國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謹言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文粹）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旹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
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
者先皇發駕留其顧托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
政（唐書作其）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唐書作驩兜）
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恐臣謂
聖情以遊祚將衰（唐書作喪）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
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
辟使忠言莫進奸邪乘時（文粹作伎成奸）夷狄紛擾屠害
黎庶陛下雖納邊與（唐書作諫）念亦何以（唐書作亦何能）救此生
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王之天下也爺有睿夫敢小
人道長牝雄駭鹿四海避鳥皐唐親事戎旃鳳翔參
野制平寓縣龍飛踐極（唐書作踐祚）歃血為盟指河為誓
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
舊資（作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
下順人心東宮爺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
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唐書作還留）年德

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
四方取則（文粹作所祖）陛下散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
器何以教天下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
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
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
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
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權（唐書作機）務自怡（唐書作適）聖躬
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
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

帶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斷陛下暫輟萬務（唐書作暫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言河朔人事疏　狄仁傑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斷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一作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

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媿心修築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卷（一作虞）歎息今以負罪之人（一作必）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一無澤字）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道一作暢）率土歡心諸道（一作凱）凱旋得無侵擾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裴封樂工等疏　馬周

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一作賢者）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以不天（一作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一作斷）來事之可為者

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一有自字）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驅所效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而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一無尚字）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反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在（一作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者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觀（一作樓）務從高顯以稱萬國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一作觀）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

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宮三百餘里鑾輿動輕駐蹕俟經旬日非可以旦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一作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或作且車駕今旅為避暑行也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京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蕃國一作勳賢皆就蕃部遣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一作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嗣一作胤裔或作裔嗣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必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

富貴之何必使二字一作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在有一作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家國蒙其患一作受其敗正欲絕之也一無也字則子文之治猶在也一無也字正欲存之也一無也字則欒黶之惡已彰也一無也字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才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一作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一作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猶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一作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則聖人之訓人因有屈己以從物一作時特願聖恩一作慈顧省愚款十五字或作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唐英作立政之原必

自在一作於揚清激濁故聖人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自明達本自樂工與阜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它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一作等夷能有可取一作伎能看取止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宜列預士流超受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組一作廁與夫朝賀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成朝一作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可一無可字使在朝班預於仕伍一作位也

論巡察風俗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

斯政途之綱紀體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
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
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
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
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
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
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
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德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
則皆不暇此非敢溺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
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成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

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
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文粹作苞)
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務(唐書文粹作機)非
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唐書文粹作故)冠蓋相望
郵驛繼踵今巡使旣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
驛大殘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而自非分州統
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
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覘
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
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餘勵已

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奸邪
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
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
不盡心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
妖孽之敢興哉

奏楊素疏　　　　梁　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寵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
讜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
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奸臣佞士有漸而來
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卒殄漢祀終傾

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

請褒贈劉蕡疏　　　　羅　袞

右臣袞伏以興禮褒榮用廣哲王之道生死抱痛可
念直臣之寃伏以陛下再闢皇圖初平內患善無投
而不紀惡無存而不殊事或有遺臣不敢不奏竊見
故秘書郎責授柳州司戶臣劉蕡當大和年對直言
策是時宦官方熾朝政已侵人誰敢言蕡獨能指抑
閹尹迴天之勢欲使當門在官卿爵土之權將令掩
箝遂遭退黜貶歿歟其後沉陷侵誣終罹讒逐沉
淪絕世(唐書作身異世唐諱)六十餘年正士爲之吞聲(唐書作切齒)

義夫爲之餘泣當旹拼先見之説後代能蔽聰之誅寖成其風以至前歲東丙幽辱西州播遷旒綴竿而未危矣及屋而非亂伏賴陛下德勝妖孽義感勲賢克返塵蹤再安寶位向使賢彦得用賢才得施則杜漸防萌消逆節豈殷憂多難遠及聖躬以此追惟誠堪軫悼當氛霧蔽虧之日雖累朝明聖其奈賢何及天地廓清（唐書作及正）之辰則冥寞幽冤（唐書作枉鬼憤皆）必有望於陛下矣特乞宣府中書門下顯加褒贈仍勅天下州府求賢子孫振拔録用不獨慰燿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瀆宸嚴臣亥無任

疏　節録

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虚名並惮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百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郡蕃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盛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齊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使統諸郡以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財力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不斂而實矣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言諫勒等謂樊 蔣狄仁傑）

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閱禮樂敦書詩晉臣杜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臣聞以蠻

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揔烏孫而何奴敗請購辨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掎角之勢也臣聞晉制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攻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何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斥烽

然飾練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 諫不破突厥疏 盧甫

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擇驍勇遠資荒服及一萬人行請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尅其獲幾何 言西蕃疏

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

人遠適與國合務爽禮匹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頻動救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道既衰諸侯强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許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 于休烈

請陛下出內庫財於都下置官買書不限經史之集列聖實錄古今傳記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則價有差等至於零落雜小每卷不過百錢率不費千緡可獲萬卷儻或稍優其直則遠近趨利之人必當捨難得之貨致天下之書聚于京師矣 請置官買書疏 羅章

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 論時政疏 魏徵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 論時政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其非據大臣䖏得其所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辠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伸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

通鑑 李綱

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氏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後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世遵行之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非周

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

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使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時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當褒獎之賢之皆既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

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三薪之翹翹者方之用財體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為人擇官為身擇吏顧親疏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

[illegible]

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朴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

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猶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至於李諤之策由是制禁斷文筆浮詞其中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以勵政化大行煬帝詞

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秀孝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榮第既就於州府而恩不勝於州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今訪鄉閭之談惟祗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則且繙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獎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猶如才應經邦之流惟能試策武能

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蘇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詞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屈於荀彧君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槩而取也今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

設高祖退惑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矢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十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舉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責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擇讓之任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其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冊之官得人如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遠云

論選舉疏　薛登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之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補受無限員闕不與遂令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

諫濫官疏　韋嗣立

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孫多居其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屬託虛踐官榮伏見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

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綸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其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

諫貴官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蕭至忠

陛下好生惡殺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寵榮剪其羽翼無使權倒在手驕橫日滋專兩[illegible]於權戾廻天過於左悖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踈耶

爲魏元忠辯　蘇安恒

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劾勦之際亦皆已自誣

向非陛下至明垂心省察則姑臨之幾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用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

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暨箍爪懸髮薰鼻臥鱉失溺曾不聊生號爲刺猬或累日節食連宵緩閒晝夜搖鏁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今朝士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久與之讎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爲死訣

生召伯邦宗之餘殘毒郡人對傳說築版之叢侵侮王室今復請追其所受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昭甫愍愿轉相恭劾將來儻復有如其類者亦冀說没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慮明皆裁化莫尚於斯先爲其所害故給事中王枕以下十一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其官府寃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勸平祭存問其家

其閒或有輕薄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求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欲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 請不稅關市疏 崔融

度支所務天下至重量入爲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荀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延齡受任已近半載群議紛然皆曰非宜阮嗣宗口不言人之短臣心常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與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 論度支疏 權德輿

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illegible]聖之術宜於政者

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誚而罷匡泰之心焉與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輪蹇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愛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伏見今日之

宮觀臺榭惟京師之與洛陽不曾修飾猶恐䂓畫陛下尚欲與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之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人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諫中宗置公主府　辛替否

古吳陳仁錫評選

文苑英華

啓　全載

上東宮請講學啓　玄宗爲太子時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國家將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蒭文命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契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從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君生之望作眾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其不拭目而視淸耳而聽其圖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涵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

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
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承垂德美臣等行業素
輕藝能寡辭頗懸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祗懼無以匡
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望垂採擇臨啓如
失伏用兢惶謹啓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
侍讀等升堂覩奧（集作覩）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
舊積敬承來致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
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集作公）其聞餘論仍令
（集作令仍）錄前啓本以代書紳

薦王寧啓　杜牧

某啓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
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
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臣之間必
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雖虜起戎不憂兵甲唯
在饋運某過承恩獎輒敢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
恕察謹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
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衒流言者有所悶
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荊山之南
天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
大會盤桓閑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邪與時偃仰不廢
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横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
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
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壘接而
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
口垂臂張聲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
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
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聽望清風

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
不宣謹啓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　元稹

某啓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擒吳元濟歸
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絕稱言億兆讙呼天下幸甚某
聞衆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羣疑未亡而計先
定者謂之智自者天棄淮蔡害爲汙瀦五十年間三
后乘願聯翩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爲
得聖上以宸謨神算方議剪除羣下守兒持闇成懷
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

同之旅三軍保任一意鉄鲂投石之邪難危拒輸之臂猶斷頸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楷延覽旅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後雅爽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况某早趨門館托躋尤深躍抃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踴躍排忭之至

賀相國汝南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者慶屬中興運推常武仰窺金版遐考瑶圖順祖之孝思州青曾閣憲皇之武力刀機彰章聖上初九潛泉登三佩契以后稷岐嶷爲小慧故人莫得知以漢皇雲物爲下祥故神無所與消陟元后洪惟

長君□必降非常之人輔惟新之政伏惟閣下昭回降彩流鑒融精挺執靈鈺正星辰之分野令調鎮門猶日月之得天昔軒后師臣成鼎作王畏相殷奉伊尹則謂之元聖周事呂尚則命爲太公此王者之所以尊賢餙而不以爲疑也至于姬旦金縢不與燕召同列仲尼麟史不令游夏措辭其盛尊皆學之名夷吾居仲父之位此又賢傑之所以自負其道而不以爲讓也上下交感人祇叶從是我后夾好秉哲之辰是閣下宰物康時之夕清廟係心矣蒼生延首矣允也無閒樂哉惟時某早奉辉光嘗蒙咳唾牛心致饗

塵尾交談而契闊十年流離萬里扶風歌則劉琨拉滕白頭吟則鮑照撫膺重至門闌空餘皮骨方從初服無補大鈞穿履褩衣正同非邪倚頂黃蔽乃類曹商未知伏謁之期徒切太平之賀下情無任抃賀踴躍之至謹啓

賀高相公除荊南啓　胡曾

伏以相公承家業峻刷閫勳高術妙六奇圖精入陣生民假日聖主迅雷才成破趙之功旋告下齊之捷故得威成破竹力號拔山弛張七德之中舒卷五車之内東周士庶咸居沸鼎之中西蜀烝民悉在春臺

之上蓋由人事是屬天時爲漢得韓信淮興楚失陳平遂令者江騰海沸山動岳搖荊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卷地黃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縱擒之術若不俯咨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池鸞棲燕巢岡火發玉石俱焚歷陽水來智愚同溺嗟思嘗膽何補噬臍山嶽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須憑大禹之才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荊楚非相公不能納貨泉既無易於肩荒遂有成於命說伏惟押衙[illegible]浦逃起就山銷唐兆肝食之[illegible]

寀在潮外，即出關中，遂假道於荊關，獲起居於梅閤。仰將軍之大對，敵託營巢；窺丞相之巨川，唯希在藻。伏惟照鑒

謝座主魏相公啓 爲弟作　　李商隱

義叟啓：伏奉前月二十八日勑旨，授秘書省校書郎知宗正表疏，續奉今月五日勑，改換集作授河南府參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搜揚；大宗正之薦賢，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換職資。任重本枝，職齊載筆。方殊王邈，唯汰於楚詞；有異郝隆，但攻於蠻語。此皆相公事均郎顗，勢借風雲，特於汨沒之中，俯借扶搖之便。孔鑑勃印，未議於酬恩；楊雀銜環，徒聞於報惠。感抃之至，罔知所裁。謹啓

謝襄州李尚書啓　　溫庭筠

某啓：某櫟杜凡材，蕪鄉散質，殊無績効，堪奉恩明。局常紫極，芳聯冊府，載筆頗術虛淺，實過津涯。豈知畫舸方遊，俄昇於桂苑；蘭橈未落，已拔於芝泥。此皆寵自昇堂，榮因若餘。勵鴻毛之眇質，託羊角之高風。日用無窮，常仰生成之德；時來有自，寧知進取之規。蔥惕彷徨，莫知所喻。末由陳謝，攀戀空深

謝紇干相公啓　　溫庭筠

某啓：某材謝擁腫，文非綺組。間關千里，僅爲發圖參軍；荏苒百齡，尋作荊州從事。寧思羽翼，可勵風雲。豈知狩彼庸疎，栖于省寺。越騎而漸離紹集作涵井垢，眞昇而欲近煙霄。榮非納國，事過初願。此皆揚芳甄藻，發跡門墻。丘門用賦之年，相如入室；楚國命官之日，宋玉登臺。一日光陰，百生糜軀。末由陳謝，伏用兢惶

爲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弟二子前鄉貢進士珪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官，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楊侍御書，遊徹傅賦，吉初如古夢，終謂戲談，非不尋思，莫得端緒。今乃竟諭仲熊，累降嘉招，伸紙發緘，悸竟流汗。何者？某頃居班列，已奉陶甄。口雖黃屢加影，煥胸中雲夢過泳涵濡，獸之以順風，煖之以愛日。茲辰議報，不在他門。一昨切裂土田，謬分旗蓋。適當東道，獲事西隣。豈望信在言前，榮流意外。坤維接畛，何酧上相之知；坎卦成占，遂報中男之喜。且渠譽乖郝桂，名媿謝蘭。未學周南，召南纔得一羽一弟。縱解問絹，不能負薪。將何以與先生並行，從大夫之後？仰塵帷幄，竹箭箸纓，況襟帶偶同，咽喉巴蜀。求於安撫，必也微詳，深慮異時，莫副虛佇，然窺尋史傳所載語

其子服官　其父操權　亦宜如是

公子之剛雖石乾獨異石崇而山濤不知山簡亦豈
（一作安）敢保其孱陋遽退藏但當投以一經訓之大
杖庶將寡過以謝明恩淼翰銜情封牋寫抱小人多
事拜台席以猶賒童子何知上賓階而在即瞻望闕
闕死生以之伏惟深賜鑒信謹啓

為柳仲郢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散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
署補成都府參軍充安撫巡官者師襄故舍或近翫
人和氏搜珉能無驚物既受高命莫知所裁其藏豹
不堅雕龍木巧徒承庭訓遂厠人曹比衛家之一兒

天懸鵬鷃孚鄭中之七子風逸馬牛已忝決科敢思
筮仕伏惟相公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搆用溫良恭儉
讓為藩籬堯昔則紫貫藝龍殷代則道符尹說入乘
文教出曜兵權揮翰鋒而劍合陰陽逃雅誥而筆開
造化況天有井絡地稱坤維控三巴百濮之雄帶南
詔西山之險人稱與府帝謂殊鄰固已（一作以）廣集英
英用資殊佐珉瑤珠履綠水紅蓮成藉藉於淮山聯
憧憧於燕路若某者徒將蕪簡何足望回又安敢（一作）
可　撫其塵埃加以冠屨伏思相公直以大人須居班
列獲奉恩　松羅照乘於纚淵覬歸昌於鳳穴未見其

可虞之不疑會不念木朽石頑雕鐫其就捻瞑豆重
悖分難移古人所以有以榮為憂受恩如敵斯言之
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時輙奉辟書具開長省仰
承嚴旨便定行期而又內脅弟兄外誘交友傍冀類
虎生角如麟事誠迫於顯榮勞莫知其報効尚須旬
日方拜旌旄唯當洗心為齋延頸以望持千尋之建
木想像瓊姿周萬頃之澄波比量聽度藏恩揣已授
（集作授）命依仁神之聽之介生如一　謹啓

二

某啓伏蒙榮示賜及前件衣服段及束絹等謹依處

分拜授訖伏以大人自處通班彌修儉德田園唯恐
蕪沒子弟不免飢寒去春成名首秋歸覲雖才非張
載未刊劍閣之銘而志慕胡威敢問荊州之絹豈謂
（集作意）相公復以簡書召署僅加恩古者贖百里奚
纔持五羖銷程不識猶惜一錢況其碌碌無奇庸庸
自守敢邀厚幣來自雄藩品目難名珍織可玩仰李
膺之德尚未登門讀冀聖之書（集作經）已驚潤屋下情
無任戴荷悚恩之至謹啓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集作荼）長則

某也有志為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契濶湖嶺淒凉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相皆嗤人以仲尼為佞淮陰以韓信為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矣 集作 是以良辨郄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勞草制王孫之不歸 集作遊 撫高松則歎大夫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冽叔子則九代清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為雅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叡賓席射江澳 集作漁 壤潼水名稱俗擅繁華地多材雋指巴西則民皆譙秀訪臨邛則客有相如舉纖微以下寘鴻執定鑑而求西子唯所指命便為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聽車款段徒逐伯樂而鳴土鼓迂蹤恐致文侯之臥承命如忝撫懷自驚終無喻蜀之能 集作心 但誓依劉之願未獲謝謝下情無任感激攀戀之至謹啓

二

某啓伏蒙示及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謹依榮示捧領蕭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束勿暫騏驥美玉段皮未聞雜珍況某跡忝諸生名非前哲尚遲玉

佳巴賚金錢訪蜀郡之卜人懸之黃瑞遇河間之姹女數且難窮未草檄以愈風不能鞭而獲寶敢將潤屋且以騰裝戴荷之誠寄諭無地

上尚書范陽公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佇下材承命恐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預儒林鄴下詞人夙蒙推與洛陽才子濫被交遊而旨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於一紀旅宦過於十年恩舊凋零路岐悽愴薦禰衡之表空出人間嘲楊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傭蝸舍危託燕巢春畹將遊則蕙蘭絕逕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昇何壤歸惟却掃出則卑趨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士範德冠民宗愷悌之化既流鎮靖之功方懋竊思上國投技 集作刺 東都及門唯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之契載惟浮泛頻 集作頓 改光陰豈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義歸便當焚遊趙之簦毀入秦之屩陳書投筆仰副嘉招謹謝未聞下情無任

二

某啓某猥以謏聞仰承嘉命庭燎引喻未施下客之

能稱指麾珍遂忝上卿之列循揣斯久慚惶不任光尙書學總百家術窮三略文鋒筆力挾楊馬之懸門銳氣弓聲割韓彭之右地永言賓齒宜在民宗豈意非才旋蒙過聽未至居右既乏相如之譽後來在上終與汲黯之嗟手足分榮里閭交慶行吟花蘂臥想金臺未離紫陌之塵已夢淸淮之月依仁似德白首知歸伏惟俯賜恩察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鄣風袁安之

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烝車津實（一作貴）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收絲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要開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啓

二

某啓某息荷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鄭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閣獨繭青衿宜襲書生無以寄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栖鳥扶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閒枝葉俱榮謹啓

謝滕王賚巾啓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飾藏榛初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逢翠羽懸搖芙蓉高識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笄雜共蓬髮颻衷容耆朽三秋不沫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冊鳥銜燧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樵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鸞於寒山仰費陶祖遂開塵甑非冊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一作炊）玉東方朔之掛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舉田方慙此賚

謝趙王乾魚啓　　庾信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䲶水朝浮光疑米鹿文鰩夜躍鳧似青鶯況復洞庭鮮鯽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唯資黍稷

遐發之雅

之伏乘步流恩骨腴流寵不勞獅子之亭畢驂雷池之長慚驚河泊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見藝文類聚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蹢為重對襄陽之城忽降金恩遂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唯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謹啓

骨分古雅

謝所知賚集賢墨啓　　溫庭筠

某啓即日門幹至奉披榮示垂賚集賢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煙色掩緇帷香含膝簡雅很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曉遠建紫厓巖章曜名方即求雞木傳玄佳致別添龜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於松櫺介婦沒妻衛弟所未窺覘虞部漢儀何嘗著列况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嚳字猶題秘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綵筆豈於華近厠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螢屢照不獨精神唯憂疵物虛投蛸空設晉陵雖奬正握銅兵王詔徒深雖磨正硯恭受榮恩不任下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宗元

某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求以含垢 英華作荒遐誨之 之仁忘其進越之辜感深發恩喜極增悲反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蔽行能無取者晉無成於庭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箕醫門撫酒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賜竭殘魂奮揚蓄念敢以死灰之氣陳其幣幣之詞致之行背分絕流盻今則垂露在

手清風入懷華袞溢於綈衣龍門俯於瑲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暉化幽蟄之志若覩清明拯疏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遐瀟湘絕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群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謹啓

謝僕射李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州吏還伏蒙援落常態手筆具著言及真元中登朝人遂今無一二 集作幾 又 集作及 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與言墓遊顏閒 集作顏間 頗有哀色大滿中之水與

賞衆司體追琢不至則生成枯新朱而藍之猶足爲羣荷夜橘作滿非見莊子集曲辰不從枉斧斤顧爲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上高長史述和詩序　李嶠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遙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翰藻奇觀相趨動色若乃政理餘暇翱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太冠帝濟入虛填而步丹墀車馬諠譁下銅衢而出金谷人物仙府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謳詠九廻雲府遙馳雨霈之郊千里神識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綉同美惡氣與芝蘭等馥用追系肆懸轁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即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蕪蔑辭墨二陸兄弟恥論詞賦死者可作賞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某學異通敏才非沉鬱刀筆爲吏遊馳之歲月已多黼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缺平原賓者終慙入楚之遊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風承光彩早廷提携曾將薄伎見知忽以庸音旨勸敢忘固陋敢有和歌吞十肆而論寶入羿門而撫節撰託非倫揣摩

稍入室肆力遊藝之圃

上硯詩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商隱啓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玳瑁爲逸少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筆架一作斐然而作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重果煩屬和彌復驚心集作惟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綉必播管弦當時與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觀其唱和乃數百篇力鈞聲同德鄰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峰此必曰潯陽九派神功古跡皆應物無遺地理人名亦爭承不缺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常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日屬在所天坐席行衣分爲七覆烟花魚鳥置作五衛集作衡詎能抑首之盟實見取鄶之易不以鼙鼓惠莫大焉悲遲欣榮撥錯無地來日專冀謁謝伏惟鑒察謹啓

上武侍極啓　王勃

某啓某聞玄蚪掩耀光銷赤堇之芒白鶴摧輝影滅青湖之寶由是紫氛宵映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述

[illegible]泉而罔悔其有能文巳遠輒罔剸兕之功魚日游持自疑蠹蝕之色循𥿄覽分朗淵夕可君侯綺華椒閣席寵芝扃粲貂晃於金犴藻龜帝於玉署月朗鸞鏡懷精鑑以分形霜洪嗤鍾蘊希聲而待物吞九溟於筆海若拄牛涔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馳直霧谷忻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響其非巖曲藝東皋下節禁臨苑而思齊俟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用毅之遊業契三英尚隔黃衣之夢謹憑洪賁輒繕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鍾鼓無虛伏雷門而假息謹啟

三

某啟一昨不綠嫌紀輕承盼飾掋竊相驚俯仰無地何則循方極峽尚府風雨之朋撫翼濡鱗猶失江湖之上況值九天鵬衘一代龍門榮枯外致山川在目而可以追騰白日忘言於咫尺之暫千[illegible]青雲投跡於尋常之境徒以非林增秀弱翰知歸衆壑流謙纖辭未巳神交道合君侯服片善之榮千載一時下走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獎曲撰蕪音游海無際道[illegible]自[illegible]雖黃金效憤指泰路而方窮春壑懸恩伏深而未遠謹啟

上皇甫常侍啟 勃

某啟一昨奉命令寫新對臺策及前後侍文謹憑留士之思敢進輿人之頌竊以能聽就路鍛駿想淵蹄鏡臨春妍燃自遠亦有飛霜原地蘭蕭尚共盡之悲列火埋崑玉石詎俱焚之慘然則知音絕嗣流水空存至寶不同荊山有淚君侯節楊為儀提獎蕪詞白圭成再見之榮黃金定一言之重鸚鵡既接仰雲邏而將趨龍阪可登指星臺而有望衝襟佩德撫事知恩山岳有頹河漢無極謹啟

二

某啟自恭陳薄伎孫奉話言咳唾成恩盼睞為飾征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吝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尊江王海常以筆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督鐵為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遙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啟

獻揚州李吉甫相公新文啟 柳宗元

宗元啟始閣下為尚書郎處僮下舉士之顯於門闌者以千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胄譎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効前良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撰文推於朝以

宗天下而其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爲仍因創艱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於（集作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宜其長懷危鬼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昔編文自昧嚴威以卑其志伏惟覽觀焉幸甚幸甚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邪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月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其所以齊翅顧（集作君）

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儻以一言而揚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獻雜文十首（六字一作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經四而于丞相大學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恩謹啓

上湖南李中丞啓　柳宗元

宗元啓宗元無他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蠻陬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紛拏而編累成數卷伏念閤下以文章升大僚統方隅而某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幽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所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汙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爲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啓某竊覩（集作覿）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求風后于畋陶卜始載璜溪事采於王圖（集作道全）光於帝載下惟敷祚上則虛幣網羅之前窮疑天人之際崇其立極四足雖斷於卿（集作鼇）淵物成功七察仍治於混沌而羲乘爲卵恥彈琴白馬已見

於將雛朱草仍開於滯穗共工蚩尤之輩與二負同抱豕韋胥耳之徒與七騶共御是以今上貽謀負扆相公以餘慶持衡用十一德之資贊七百年之祚古猶今也仁豈遠乎伏惟相公日觀同光天球並價揚鋒露鍔則武庫常開散藻摛華則文星鎮見一言悟主三接承恩季孟伊稱友朋蕭酈漢皇發論十萬常愧於淮陰齊后推誠一二皆歸於仲父百度既已貞矣九流又復清焉墻東窟非隱淪者咸欲呈材猿飲烏言倚附者皆思入貢非生獻骨楊子拔毛三百篇之詩史無諷刺二百年之史示絕譏嫌斯乃百代可

知一言可以(集作)敵豈立錐側皆可拆齒尋環翹乎燥
乎盛矣美矣若其者剖心衆竅對而多瘠小比焦螟
敢矜巢窟微同觸氏寧務戰爭徒以彝敘承家階庭
受訓堂中得桂已有前叨恭下開蓮仍當後忝所宜
結囊無答綵服為榮絕方溯之上眚罷彌衡之投刺
直以措心賢路誓志呂時既慕義無窮思有道則見
伏惟相公霧能蔚豹燔犀(集作)可燒龍為百氏之指南
作九州之木鐸任安彥國已在於庭中楊子馬卿並
歸於門下而猶湯餅未訓影響無聲請客有不解衿
裾當關者空有皮骨此其所以涉山遠至漢求斯來

望姬旦之吐飡冀張華之倒屣以昇堂客衆擁篲人
多荀無譏箋之言難佐仲宣之陋今輒以嘗所著文
若干首上獻伏惟少迴嚴電微駐台星固無望於討
論庶或觀於指趨儻蒲稗可刈管蒯無遺蒙文宣一
字之褒得玄晏三都之序便若神巫去癘司命添年
禱祝之誠造次於是門遙閶闔路隔瀛洲於人世有
恩空珍氣序以塵中仰望未見端倪希陪上士之流
終預舉仙之末祈恩望德乃百斯生于冒威嚴下情
無任惶懼感激之至謹啟

上蔣侍郎啟　　溫庭筠

某聞有以疏賤而圖至貴者古人之所譏笑有以單
外而斬未契者君子之所兢戒何則無因以至遂觴
謗其研蚩豈有為而然曾不計於能否有訊物興狀
旋致嘗發前彼觀聽斯為衒造則亦受嗤於識者凡
託於通人者矣抑又聞三月而行上人之常準十年
乃字女子之常期求寄于世之心厥有後皆之歎某
尋常士(一作)屑埋謬詞盤盂離方逅同因陋成寡亦嘗
研窮簡牘眈味聲詩斷識前修之懿圖益聞長者之
餘論顧愚自任汔介相志質文異變之方墨術殊臥
之吉狙承師法取隊提綱伏以侍郎弘濟之棧謀

運搜羅之鑒識思將非賢來拊平衡遂揚南紀之清
源譴勃東阜之素謁越不父彼何人也夙佩遺文越
臺鄭敢欺我哉敬承餘烈輒以常所為文若干首上
獻

二

某聞朔禽逆雪海鳥知風苟曰含靈咸思擇地況乎
謬寬數素常褰盤匿從師於洙泗之間獵跡於湘江
之表能不成周問道先詣伯陽故絳侍言唯從叔向
伏惟侍郎稟生成之秀窮先哲之奧言成訓謨信比
聯綿東宰該孤稙勔彼毗詩拼擊銍之兆育嗣操張

之作半於是指隨自等刺所加徵味謝氏之音殷美
彥中之組繪勞神焦慮消日忘年雖天分不多尚懸
於風雅而人功斯極勞近於謳歌頌常撰剌門人投
書於師蒙亟盼飾致在褒稱悅而文闡求知神州就
逃遂得生娛表意觴帶任姿承言使託之振不作翔
飛之後今者高飛已屆高壞蕭爽楚頁將來津塗振
望高堂有念未降增悲顧非啟之心先備生成之
施備成於陽仲篇 中篇仲由之茂 爾記姓名建業張達方
弘採拾則百靈斯畢一顧為榮謹以新詩若干首上
獻延露出發皇華下調有慙狂瞽不循仁私無任係
投之至

上明員外啟　　王勃

某啟竊聞金烏發影俯同爝而抽光瑤鬼浮輪候方
諸而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寔符造化之津高下相懸
猶契陶鈞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
氣殊置山川於一面神交可託風雲於俯自之間道
不虛行潛泪於符契之列見有跡中知已投爵里於
恩榮事追當仁擬龍泉而顧劍躡荊山而峻多輕抵
鵲之珍而泳濟方春敞進歸鬼之景伏惟丈人珠曜
隋德欽和抱英河岳發其神器煙霞發其符采江漢

筵一家傳正始之音日下無雙與重名流之首三冬
文史先兆跡於青衿百里弦歌即馳芳於墨綬彭澤
閑潛之菊勝氣仍存河陽潘岳之花芳風遂遠然加
從秩 一作秩 上清蘭府之遊寵錫攀榆更学蓬山之務
麟閣綵論定榮扉於三泉鵷閣 一作 我哥考黃箱於
四部既鶴鳴雲路望假朝端鴻漸星臺備開僉議廉
平擧號李宣伯之當官雅操飛時山巨源之稱職加
以文場武庫發揮廊廟之師瓊樹瑤林寥廓風塵之
表一丘一壑同阮籍於西山一觴一歌列稽康於北
面詞條拔霧遐騰鶴日 作之陰辨鍔横霜直上衡
星之氣鬼鍾著韻開片言而指掌譬鏡懸心見一善
而明目情源九派士流欣滿腹之期德宇千門詞人
有疵身之望方嘗坐談帝席雄視羣公豈徒比跡天
府嘶伏郎宮而已哉某崇徽啟緒盛德在家承太子
之仙宗祈將軍之遠系朱輪在漢列高士於三台青
蓋浮江屆平王於七姓遺風舊烈尚存清白之基祖
德家聲代有縱橫之自及金陵東渡王馬兩稱老頭
御也文儒挺出鳳鳴朝日森稍煙雨之標龍躍雲津
鬱疏江山之氣雖雖名雅譽陪翔野而揚聲南華晃
離明北南風而不就陳太丘之積善蓋雁成羣謝李

騎之餘芳蔚蓀不替趨庭洽訓共歌來蓼之篇遊庭
承覲猶守青箱之業咨謌斟神兆阜稽春洛而不歸
動影南樓坐秋山而長往不意蘭皐獨擅交委鶴
之書芝澗行謡少厚飛龍之使乍殊貴道仰宣室而
方同叢謝劉蓀侔長途而遂遠來上浮雲之跡空悠
與山隋侯明月之珠終悲暗室豈不知捐衣長謝林
泉多愧（居一作）俗之因安枕有餘廟堂非養高之所松
楹坐月臨紫壑而遐征桂席攀風俯青嵓而自足而
欲倪首承睎逶迤多士之林弔影懷愆沈淪文昌之
府徒以牛踏巴係臨文愧而驟餘羊角可違想高衢

而撫翼絲名國士方叨智伯之恩樞迹春常冀雪公
孫之恥識正平於處甘雖在孔融斯仲客於望外終
資許允猶恐先馳折翮竭鶖鴻路之風再舉枯鱗空
擊龍門之水丈人借以顏色資以恩波垂雅契於長
年敘情交於累代情加倒屣知步頃之生光禮極昇
堂覺聲名之有地是用俯抑昕思上賓清顏鍥沐獎
於肝膽俯德音於咳唾懦夫增氣先歌易水之風壯
士壯心思赴吳宮之火恩崇命淺踰灼深而可泛山
高隴深微孟門而何險謹啓

上李少常伯啓　　駱賓王

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爲爐混
萬物於（集作爲）鑄鈞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王
燭平分猶（集作獨）翔寒於黍谷是知歷汗遁（集作築）茱
領相仍（集作晉）傍氣者猶滋失時者寒落伏惟（集作以）君
侯跡乾激泒龍門潤竹箭之波鎮地横基鵠超峙蓮
花之岳（集作嶽）曜重輝於若月柄疊彩於非烟至若瑞
動赤光著元勳於東漢峰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
葉龍光蟬聯組紱天縱白星降旦精之精道吐
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畧故得三千匯北擊舜海以遊
鱗九萬圖南望垂雲而矯翰折衝千里晉連談笑之

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於是九重衔紱照星彩
影（集作非）於宸維四達理輪畏（集作振）霜成于（集作於）權右加
以分庭讓士虛席（集作半）禮賢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
箭一言可記許顧榮以南金芣蟠木朽株散樗鶴質
牆面難用灰心易爽（集作然）退無毛薛之交進乏金張
之援塊然獨處（集作惑）一紀于（集作於）十茲矣然而日夜
相代歎（集作笑）滿壑以之（集作）非運貧病交侵思薜蘿而
可託常欲乘幽控寂追綺季於青山樂道祈真從[illegible]
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竹嶠[illegible]
處[illegible]文面動韻聆吟大野浮長軸以流陰將恐[illegible]

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載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塗仰跡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妆帆内顧頫首絕望甘以汲汲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祈廊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次然而不疑介然而獨聽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弟之美陋賢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汲拔斯爲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不料其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衆

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旹意謂運合事並適丁厥時其私心甘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邈然而高逝其不我知者遂捐退焉作而委之委之誠旹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肯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皆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科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歷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科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

甘□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仰求天下而好之乎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將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人一矣成性亦一矣故亦光宇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見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若不知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求賢達之遇審矣

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頃視下位豈容易而妝哉而某伏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發場應對刺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附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明月大遇猶畀高鑒喜思交爭不克寧居竊感有帶如實出己之稔敢布除謙闕土遇我之報伏候門屏致俟招納謹承啓以代投刺之禮奉惟以知己之道終撫嘯焉不宜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　　杜牧

某啟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集作）無此例因史復經皆相名卿懸之以爲故言此乃急於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諸王傳李渤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爲權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二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

事反不足爲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餒而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疾衣食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後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役量重輕典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上禹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耶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顗世胄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某相公書遺非溫潤剛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之非班固劉向輩豈能之詞流於後世人皆識之

者崖李太尉近以世舊取爲浙江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者貴嘗（集作）中言於親貴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某門下人盡能出之否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爲吏顗對曰荷爽爲李府御以此顗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就事御李府亦然相公用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傳爲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顗比者今有一凡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

亦未有也自古言哀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太子記諸頻碎嫩于尊重足及軒閎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啟

第二啟

某啟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

嫌不然
所以作此
者苦

可憐老小
在一字法

之所走囧皆無所容庇歸死于延福私廟支任欲墜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丐於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蔬衣寒無夜燭然念集無念字所記者凡三週歲遵過知已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顗為鎮海幕府吏至二年聞顗病眼始無所執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劒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状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針撥去之

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可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泝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他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故留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拜手哭曰我家世德必復無鼻斯疾也豈遂然乎既而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

赤與石曰
布狀拙耳

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自歸不可議候兄慥所之而遂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顗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正集作七月出守黄州在京皆請今虢州庾使君問庾集作陵眼状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集作術深集作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黄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內障脂凝有赤脉緣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

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某未之知是石生紫瘕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都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貴有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日此行也必新大邦東來謀求醫藥衣食成幾如志近聞九華山南有隱士某母弘者人言異人能愈斯集作疾忠州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皆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入

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遂以病疾
者奏帝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
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半俸唐益以
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
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其
今生可以見親而親不復能（集作能復）見其矣此天也無
可奈何其能見親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集作懇非）在
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
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
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役用於衣食即海內言

窮苦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瀝懇迫上干尊重
伏料仁者必爲惻然其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
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益人
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强者七八十而衰
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
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
落兼以意氣銷竭在羣衆歡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
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
他[illegible]志散眞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

交遊年未五十尙壯健而死者衆矣況某早衰敢
望至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與人俯
仰求其所未求以廿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
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
可遂此心伏惟仁惻念病弟當某東來之心祭某欲
見病弟之志一如眞憐昔遂血懇披瀝肝膽重此告
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黷相治其身
可也伏紙流涕俯伏屛營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爲同州任侍御史上崔相國啓　李商隱

宓啓宓發㐀楚材寶同燕石重以羈丱即丁悶凶瞻

遺構以閟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無處求生蒞
是流離屢經寒暑逮于（集作旣）冠猶恤無家叨承師
友之規獲忝簪纓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念
國高之舊家鍛羽雕顏披藥拭眼沐膏雨以令植假
順風而使飛不然則安得獲驊騄之珠假獬豸之角
榮皆過望感豈勝言而猶長望下風徘徊高義望賀
燕以難去撫銜烏而不寧者蓋以相公以伊阜之事
業佐大君以傷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宣室遂借前
[illegible]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轄勞之勢恢
[illegible]不舞伸轎不鳴金鼓復數千里之沃野剛十

五聖之苞產彼圜穀而穀人不如入鄰而鄰畔皆哭方茲決勝彼有多慙今百戰聿修五工（集作九功）咸敘萬國佇登封之禮五山佇望幸之祥鱗至鶴來茅歸借入馳湯驟夏轢漢陵周若憲者雖不能行舞舞戈坐耕堯壤至於獻千載河淸之序裁二十助祭之詩歌詠相旋發揮帝載則其志願亦或庶幾伏希孫閣時開邢茵多恕克紐山公之德終全趙氏之孤擁篲騰門封函即踏苑沙穹樹躡吟左軸之風煙良夜慶霄唯望中台之躔度忠懇懇已誓志投誠仰惟輝光祭賜延墀下情無任感激攀倚慘戀之至

爲衆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李商隱

非啓其關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揚義之石不用之即無以駐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由是伏惟侍郎學士絪縕降炁翕闢資孕天上北方但有文星相閤人間議擬未將泰華爲然爰自妙齡遂肩名輩當時人物何敢唯劾於裕公遽日風流杜又難方於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傳毫漢水儲來皆逢藻繪荊峯若至只有嬰琳合沓纖綳縱橫筆硯三都作序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爲徐只有東方曼倩況從近歲正在外庭介于存甚論閾中許功未就班仲叔於

李氏代衆詞則宋代衆詞也誤

大誤

玉門關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尚作侍郎又劉穆武帳密勿皇圖九地九天之兵寧因借學七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視草之工解按劍之怒手爲天馬心給國圖九重之中暫煩前著萬里之外輒敢衛車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參於獎撫圖書之府門殞之司伊咎懸遺恨（集作爲恨）之誠夔說肘妨賢之媿載惟後命夫豈踰肯抑其又聞之管仲經邦賓客有二周公待士吐握皆三鄧丞相之車茵寧彈醉客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衣並腊粉簡編冠纓圖史後之披卷皆君昇堂侍郎美與湯流高節彌折

擔簦者成市躡屩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爲碣石之館料其揀守必已荒蕪若其者既若左思醜同王粲鬢翁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周多懸懟如逢巖電不墜齊名重以惠麥稱生專非董氏殊顏回之易鑄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成披且乏五行俱下叨從歲賦勉致文編戶戶讃既唯聞見厚人人邀白不肯留止刑困於魚登一懸於雁序（其長見兩）森人然大付家傳義方雖在顓蒙不苟述作（集作度）縱交之論抑有古焉移太常之書非無（集作故）爲也頃

者曾于刪侍獲拜堂皇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滋
甚爾後以毛傷榮（集作榮）彈鋏損在鈞拔判不遂喩嗎
無瑕既乎受教便以經時今孝秀貢（集作非愛）來風霜巳
積泰人屢出自欲焚刑楚卒數奔誰教拔跡是以更
持魚日嘗夜坤以沾諸復挈豚蹄嘅天時之未已義
誠多媿志亦可憐儻蒙猶在鉛華更施刑纖俾其恩
地不在它門雖不及承（集作從）掾備枝梧於大厦亦
庭乎梯米增流裕於神倉（集作負）與夫九九之能（集作非推）猶或
萬萬相遠誠深詞切靜慮鬱煩仰郭泰之龜龍望仲
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常心干冒尊威伏用戰灼

上令狐相公啓　溫庭筠

其踞丘明作傳必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或情
優國士或義重門人咸托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蕣
菌微物尚矜晉君璞剛小姿每干齊相豈繫幼珍之
飾蓋牽求瞽之情是邠弟持蒙要車執轡旁徵義故
最歷星術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銘槧
尚亥流沙敢言醫國泰軍纔得荊州從事自頃滯床
無鉉校府佀弓戴經稱女子十年留於外族稱氏
則男兒八歲猶在故人竟是流離自然飄蕩川非獨
鶴欲近離鸞類斷猿兒隣巴峽光陰距幾天道知
何豈知蒹葭之姿獨隔休明之運今者野氏辭任蓝
武求才儻令孫盛毀油無懲素尚蔡邕編錄獲偶貞
明微廻警夢之榮便在陶鈞之列不任覬冒彷徨之
至

上崔相公啓　溫庭筠

某聞石苞羸賤早遇何曾魏武尊高擢知徐晃其後
咸成間氣訖立鴻勳簡冊（一作素）增輝亦俾鑄彝動君
則道惟熙載皆資甄藻之時德邁賡歌必用搜擇之
道是以皇綱克序茂範咸安其荊氏凡材雕陵散質
謬傳清白實守幽貞鬢園彎弓何能中鵠丘門用賦

尋恥雕蟲常慮荒蕪殊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
慕呂攀稽全無等級分甘將老莫有良期旣而竊仰
洪鈞來窺旋鏡墳壚下士敢望頹形寬蓬頑姿寧希
鑒貌豈謂不遺孤陋曲假生成拔於泥滓之中致在
煙霄之上遂使龍門齊發不作窮鱗鶯谷翩翻（一作翻）
終陪逸翰此則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乘變律（一作逸）
之儀未得捐軀之兆豈可循希鼓鑄更露情誠伏念
良馬嘶風非敢伏皐鼠鷹剛羽終耻擒籠誠知豢養
之恩頗有飛翔之志而又專門有暇曾習政經閑尸
無皆因竊吏事旣辨張湯之鼠深知子產之魚書劍

彷彿年光倏忽徒恩効用無以爲資儻蒙再扇薰風仍宜厚澤庶使晏嬰精鑒獲勝於在途發茂徵班得昇於岁器纔開營欲便是扶搖

上宰相啓　羅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麗于地搞皆蘇斯則推援（一作拔）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誠抑以主成其或潤接西郊流金木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窮人其爲棄物處華挺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籍泣途窮之爲楊朱翠志觀胃之章悔以哀矜爲主伏念三餘節陪六尺侈涉臨濟輝華皆懸

陳揚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薦流根敢望於袁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潘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時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貢果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來呈鑽質雖蔽遠之弟志尚慕開而何準之丸恩輝已遍豈宜狗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水子質異山郎梓桂雲楯獨居蝸舍綺襦執袴已臥牛衣弟乃清且問安長楚稱書貂璫必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髮銀黃之末則靑草爲袍莫不顧影苞傷與府芬歎儒或王庭然貴爵廁九疑京縣坐曹今懸五色役於同列

苦思發章則衛館孤遊常聞出洞山陽梓曲不獨傷心哲將居必在勤行惟艱後潜知肯託所至於江州必効忠貞得薦於吏部無任惶懇之至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羅隱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瀆閽侍辭蓬既久僭越是虞勒褰步以戴恩拾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諸宮之日求關漢浦之年王倫登高芙蓉比慕陳琳筆健瑤琱爲梓因務寬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游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衰謝戒之以倜然成事恐似李湯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頓禿僅

逾十上幸免一鳴角贏而只有困時矢盡而未知降處聞者尚書壁兵夏汭栽柳武昌文聘江山租資吟玩費禪欄檻聊奉登臨某此時當駐征棹仰趨畫戟方知叩洪鍾而待教揖墜履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聽數褰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頴永政成旋爲故事中台位缺已副急徵風雲將聘於康衢神鬼肯論於宣室輒預提勃觽先立丘墻雖作匠掄材則須良木而洪鍾許叩豈獨兼金謹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爲惡文上干嚴重尋蒙

有此才情即誤貴人亦何也

疾夠遂曠門墻伏以鼓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
應倦施功忍踐翔鳥之姿更望不絕之術某滄州捨
釣紫陌迷途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縣
討跡而鳧脛難加所以彈鋏叩歌不惟長夜飄舒對
策近至中年卅符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
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摘華口衷興潢旋成典故座中
蘼白早避風流敢因誇善之初仰唐蟾枯之便儻一
攄華階之士聊拭蘇文則數升漢唐竹斗涇水之泥永依
清濟謹啓

投秘監章論書啓

羅隱

某啓某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干閽吏退量僭越
伏積憂惶某聞揆子明之處屠活發光輝於許劭本傳
有于邪事郭林宗之游韋洛張聲價於符融其後物態乖
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
反扶輿懷翔心壯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
慷於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昔以盛德傳
乎奕世不趑趄於閽者不浮泛於奸回動則致聖主
而活蒼生以爲己任靜則導沖襟而養和氣以守家
聲恭惟大朝屬在吾道若某者燎薪就學擲攄攻文
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

實理有此

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六舉隨
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北多岐所以覽稽叔夜之書
則伏膺戶外讀張季膺之傳則大嚼窗間長恐一旦
月桂倚袁江湖思起不得指兔園山庭之相不得遊
漢朝王佐之才足以垂拂塵衣卿府薦擧簾前書以
孺子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
訪江東之釣叟露著神祭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
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采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

以一顧之恩騏驥不爲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
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忘諒斯人而何遠其也蘖薪
就學闌市吾功偶不自量因思恣動捨五洲之高蹈
事凡陷之窮達一作為良工不度之才爲要路不容
之物所以稽康恭樂忿魍魎以爭光劉子營生奈鬼
神之相笑那宜不幸一至於斯恭惟咸通之初大中
之末故荊南余正字以博上爲軒轅施刀今渭北徐
端令以博士爲靈著神蔡但言薄伎今在殊私其後
某[illegible]若躋於龍津博士則翱翔於鸞侶雖心所自矜
不[illegible]而天上人間思何訴間寧知此日獨在明

其意以待而后獻

思，一作 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二作者之言語斯中丞爲負荷適足憂慙況彼風訛佻敗之初微亂旗旆之際講學則術刀削樹論文則疏火燒人家家無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之口而博士獨持大術高坐危城招潰散之師徒復已亡之土地頒茲隆眷尤爲尊嚴其也雖賦命以多奇或因人而成事願將所賛以賀明時謹啓

投鹽鐵裴郎人啓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飼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傷者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 作 支頤浩歎願

兩端而若是持爲術以奚歸爰念鄙年即借時華胄中馬駿握肉蚍蚤入公孫龍之關不惟逞辯叱東方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蕿落罪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謂天奪人謀營生則飽少於飢求試則落多於上東經海嶠受下館於諸侯西山劍門泣危途於丞相光景但銜於杯杓貨財不入於橐裝傳書而黃耳增勞久客而無翼兼與聞者邸中川背演潤咳唾成音薦光進之材以地寒爲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既興奔井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則收號御吹昔有丰張以生鹽米郎中儻或言泉既

之治濾之功譚柄時廻別借牙齒之助 一作 資柔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陽入趙之師更謀青木皆恭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日禱心祈言狂意逆其份卑厌不敢逭逃謹啓

投蘄州裴員外啓

某啓某月六日輒以著撰書一通貢於客次遂黷逆旅藏於危途必恐負外以其姓氏寒精神凝滯泪在衆人之下遺於繁務之中某懷璧經窮壯年見志仲舒養勇何曾三年安世補亡寧惟一篋其後因從討吏遂混時人憤龍尾以不憔念魚腮之屢曝務康

骨傍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事往難問天高不言去年來迫占并留連江徼難傷弓之鳥誠則惡張食蝱之虫未能忘苦廢以遠辭蝸舍來謁龍門黍谷宗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不奈風霜負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謂昝也松菌各性已知難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楊尚書啓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拔吳坂亦解長鳴而況親宗陪教化之原入黍谷暄和之景荷不能自述由裂崖犯丘猶則其人生惡無益之徒死作無

之況某燕卿賤族釣瀨遺蹤簞下二卿索非朋執於
陵一曳或與交游偶然蒙郭泰之言欻爾厲蘇秦之
志遂得麥漂風雨門長蒿萊旋慕題橋因吟入洛三
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匪大夫之後詎
謂九街浪凋雙闕雲浮萎維之條有彼將予陽之春
無下處由是潛傷鮒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
連張儀從舌亦擬何爲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而一
身流落輒復徘徊鄭厚聊恥泰階敢言薔虎之勤但
有傷蛇之望謹啓

河中辭令狐相公啓

某啓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
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荒一作誕之辭亦棄
而況委病龍門之下外一作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趙
臺（若用後漢趙岐字邠卿孔融舉薦事則當如字或當作一蓋臺一字相近亦有羊陟遣逢之辭）遼遠下比於陸毅祭題雖倜儻不作於二子而輝
棠敢讓於伊人今則住論貞獄之歧去切戀軒之馬
輒復重將越調更唱燕臺以爲京兆王章三冬有淚
淮陰韓信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塵敢望橫戈要路
加以栖踏迹執猶祈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
一時顏色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

從鷁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欷攬乘興嗟猜脈
啟以凝神望鎡錤之借便雖琳琅杞梓盡歸渠棟之
間而蘩荇蘋蘩亦戀池亭之內殷乃軫念劉毅懸織
無言誓天有死銘德

答趙王啓　庾信

某啓卯承歲恭企韓連營上地混池置陣解鄧禹之
圍而谷關函開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刀斗夜鳴攝雄
壯士之心是逸俯行之志況復才人用婥還得賢夫
塞外有夫人之城市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卽時
春色將軍大樹已後花開氣浮欄流星汎枕細舞
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手一作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
術本分泥沈忽逢天造搜揚共輿今者遂總憲司預
聞刑獄歲刑書既應懸法上養木鐸方須狗人但
年髮已秋性靈久弱嘉石無以測量舌端鼻嶠
惟知繁擁垂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
風塵未霽霜露沾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謹啓

上白相公啓　杜牧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煦柄封殖良善修整
紀綱紘牟臣謹百職考功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附
私門恭德大功直筆宜光於簡冊清節和行祝史可

懸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廷仰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按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軍有常接之客張子獨無謝恩之人吉甫孝由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姚宋公先有司修傳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材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紛而盡小大銖黍尤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天欣欣君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得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

成願顒鶩方實懸斯望甚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時相啓　李商隱

商隱啓恭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沾足又欲開晴實關燮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傳說爲霖緗景將開則趙衰是日獲依恩養定見昇平絕路左之喘牛用驚丙吉無伉中之惡馬以役任安僮仰與居惟有頌詠仰集闈閎不勝肺肝謹啓

上崔大夫啓　溫庭筠

伏承已幾坪鈐光榮弁印鳳承知遇欣賀伏深大夫二十三兄銑社光輝珠庭宅慶居方可裕表節無徒歲宜便捨蛙符來調鼎鼐而乃芝田挺秀不許於三三農蕙畝流芳寧同於百卉伏想稽山靈爽鏡水澄仰止尊高居然勝絕隱含居而坐開絲管謂仙家而行往旂旟稱有已俯廉車行部仰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未窮阜壤之秋已領江山之秀瞻望恩顧攀結信深

謝刑部蕭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伏以內補花萼早推投試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蒙郎中賜及泰紹今寫近詩拾對憂榮莫知所

處某利非楚鐵鈍甚燕錐獲落危振低摧北節藏豹之功大不至屠龍之事蹇戀跡受介南閭辭耕東堂奉貢紉迷船所膠在桂別脇旅而何曾再奔繞樹而豈推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虀去客求間長憂蓄積姑息於庭案之類殷勤於闕侍之徒而猶往往扼腕時時毀構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堰頹波不憚容喇先從隗始寓歎蘇而下投措巴何以劾微榮貝當今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去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求虞卿之履一佰靡寧動心哭羊陟之門何嘗意從史有對紛華而輕玩叩寂寞以搜

遊因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侍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支晏吟詩空增紙價兼冀武卿寬後免逐灰寒謹啓

謝屯田金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揣序不至寒狎無因是門當虎穴滌陂因選佩暫輒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燼之間雖若清聚肝覺將誰訴而顏皮癸髮終不自贅已非真物況浮隨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驪雲於道士深關枝雅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酹蔡經崑崙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光而心扉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羅失計遊徽十二惟奬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於枯荄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饑未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羅隱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廻望旌旆涕泗不任某亦飛樂翔跡庚膺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匠頁部以栖遲將隣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都退則歌終漢壘無甄至公人莫用容悉執要以徒由假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恭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禍由無妄榮亦何階近者以江表荒饑具中力困肯卑既闕晨夕紫懷常侍不願人言將塗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討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栖栖一作旅蔡澤非遊之日餅綖不存陸生南返之年索裝皆滿卿將自衒粗可諱窮但以感切逆深情深去魯辭高戢而心猶倡醉上孤舟而淚如流恭以非故舊之山綠無強近之慰薦祇因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兹自誓安可懸忘今則尚有廻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聚展一作屛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非遠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汀一作之色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長官鑱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談以鷄肋況時偶對以馬曹嘗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華[illegible]張像投轄一作[illegible]綠離齊郎陶公衆翰本慚晉朝[illegible]中[illegible]部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甚適所得[illegible]達山總供採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揮登臨[illegible]而悲歎則難言湖月思何從隨達北津涯

其海面迷聲壽陵忘步蛇虛驚足鵲不中心將風霜
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剿滅屢奢輿臺叔
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承已剗都之作者寂
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紱久絕秦笙增
慚那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服希驥莫
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
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謹啓

啓　蕭繹

殿下驅使之人每於北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儉利
小人希得供奉承自謂別蒙恩幸外則妄爲威福

內則專事諂諛巧媚百端以求顏色日爲一事皆進
一言漸漬纖微遂成瑕累此之浸潤最難覺察今南
衙官僚皆是縉紳士子或耆年舊德博識洽聞或雅
望英材修身潔行莫不策名委質奉事殿下自非階
庭法仗不得一奉宸顏豈有僕隸輿臺而可特承恩
眄何願一皆杜絕勿許更至宮閣朔望之辰諸王賓
客咸萃皆欲覲承席吉肅奉宸儀伏見秋冬已來累
月不曾一坐　規正東宮啓　韋承慶

今隴之外南寇憑陵西土邊陲凋喪將盡干戈日
用烽燧爲驚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雖

實以臣子大於父　聖殿

蜂蠆之小毒亦足以煩師旅而擾邊陲矣殿下爲臣
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在於竭忠爲子期於盡孝在家
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心每留
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軫懷況當養德之秋非是
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玩好所營伏
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
聽覽且黷宮闈臣昏稽朱邸希膠東之辭史況待青
宮朔望之儀寮寀承顏側奉宸規出入銀
牓之前旦暮銅樓之下小人莫敢無以勝恩　重上東宮啓　韋承慶

後宮命婦員品稍多兼選良人固爲淑麗止足之貴
敦詎假旁求　上東宮啓　李景伯

實以報亦殘矣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
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以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
細居窮厄困辱則感嘆拾萬萬有加焉是以所出
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若宗元者可謂窮困厄辱
者矣世皆背去顧頑聽嫉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
問訊如平生光耀冈鋼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
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賴閣下之嚴
成然而亦欲出其感歎蔵而效其區區者門弟虛遊其

行於當世數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
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 上杜州李中丞
為盧尚書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飢寒也御
史亦豈為救飢寒之官乎中丞必以大梁奏收韓以
救飢寒何不去大梁更乃古之惜臣以人為非而雖
布衣無恥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況有恥之君子
乎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愼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飢寒
之官其久承恩知但欲為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
不可以交友飢寒求清秋以干大君子者 為僧文啓 杜牧

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
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杜牧
與周同姓從魯諸儒託阮籍之竹林攀郤詵之桂樹
班資將厠於郎吏職業幾踰於孫楚 謝宗卿啓 李商隱
兩掖之內以謙辭為先三館之中以信史為急必銓
名實乃授清華固以時屬虞文事當修舉側聖之右
編冊暢遂朝之鴻藻將鋪是宜劉季札以歌唐
腎而進漢分職於仲山之下庶展其能受經於尼父
之前冀成其傳 賀監修相公啓

才授史官之寵仍還帖職之榮作礪筆於良軒復知
紀於綸閣中書肆入寧同著作之郎柏府依棲乃類
司徒之掾 二
皇朝廢置之初便搜才實近日選求之愼必在英華
峻等級於蟠階盛風流於成闕臨黍谷方知律呂
之聲調境入蓬山孰謂風塵之道阻 謝宰相啓 羅袞
求女媧鍊石之方潛裨碧落就太史藏山之事試學
青編 謝諸知己啓 羅袞
細看銅郭徐億才等雖云神有餘姿便恐辭如和嶠
為同州張評事謝辟并聘錢啓 李商隱

鄭玄之腰腹君卅卅青崔琰之鬚眉常存夢寐是才
了懸心之地詞人致命之秋撫躬涕下而還郭隗之
門閉目夢遊已入孔融之座 為山南薛從事謝辟啓 李商隱
吳公之薦賈誼未塞前叨竇融之舉班彪仍當後忝
白馬從軍青油受聘磨文難淑校賈知多陸賈方驗
於火花郭況負矜於金穴 為東川崔從事謝辟并聘錢啓 李商隱
漆園之蝶濫入莊周之夢竹林之風永依中散之身
[illegible] 李商隱
桑乾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
田不[illegible]豐城之劍木均斯[illegible] [illegible]

排翁亮之拊心負姜維之斗膽不是孟賁詎聽甦試
之鈇若非趙勝那知毛遂之錐 謝賜貨啓 胡曾

廻陽甫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蹭蹬之際俾移善地
獲奉交親幸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
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 謝門下武相公啓 李商隱

表公之于楚獄不恐鄭人娶子之哀幾不仍伸知己
身作擁篲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謝中書張相公啓

喬木長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
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
之年惜其晚晚 謝□相公啓 羅隱

六律變幽谷之寒一光銷彌年之疹鍛翮將舉危心
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 謝賓相公啓 劉禹錫

恐馬援之災氣常逃瀰瀰念揚雄之風雨須託栟櫚
館開碣石略爲鄒衍之身臺認章華承荷楚王之德
謝□□□□啓

御發詞林若春華之麗韶景淵清翠海譬秋水之濤
辰霞仙鶴和吟想八音於雅韶神龍綺彩謝五色於
彤文綺作天庭雲生石砌漢月釣空作臨珠箔石苔
垂綫戈映莊帷 謝皇太子玉華山宮銘賦啓

鹵部忽奏聽律呂而忘疲楚匣逆開仰光芒而不暇

給孔融之逢元禮罕殊高文王粲之謁伯喈終懸懿
戚 □□□侍射 王勃

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
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
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登若乃子建
之牢籠群彥士衡之雜甚一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
之龜鏡爰逮江左詠不輟非有神骨仙才專事玄
風道意頗謝特挺戰觸典麗自茲已降聲律稍精思
入態巧文隨手變鄧調怨其曼聲延年愧其新曲 和聞
情詩啓 駱賓王

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皆無絕響雖古今
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已來此道尤盛皆昭於偏巧
罕或兼材沈不潊流則尚於枯稿寂寞之句攀麟附
翼則先於驕奢艷佚之篇排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
宋則綺靡爲甚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墻
獻侍郎鉅鹿公啓 李商隱

杞林騰秀羽族知歸暘谷流謙波臣有託甃停左右
仙流岡士之恩廣進蕘芻息樵夫之議 上李常伯啓 王勃

責光潮於昏冥諷宮商於寂寞扇宋導流源於前枚
乃張衡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敘名流

者以沉酣驕奢為造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騖適足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定周陳之亂棟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與俗者非一日之衛衆持則力盡真長則為銷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為先誠恐君侯器人於翰墨之間求材於簡牘之際果未足以採取英秀斟酌高賢賢者也徒使駿骨長朽真龍不降 上吏部裴侍郎啓 王勃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征爽之功魏丙謀碁卒趙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分入有申甫魏丙之勳出兼

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累不代出功兼輿議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潤勤思慮以賛述洪業闡揚大勳某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 上裴門下啓 柳宗元

周諸侯生植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爽狄之以其黴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其亦盜誹言於經籍卒未能劾五衛之進甚自蕃之啓 與元稹尚書 元稹

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為詩號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作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為詩者復相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常以為彫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庇以大厦便不復搆墳實為敗築者之譏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不投絲毫未吞瑞鳥馳名江左陸機莫及於材多擅磐鄴中王粲終閑於體弱捧爝火以爭日御動巳光銷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潸泉以卞和為玉人無不收之璵玖得褰修為娵氏無不嫁之娉婷比李膺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雙褰若某者雖陋若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腹乏崔琰之鬚髯然至於感分識歸將誠議報將酹揚寶則就雀求環欲答孔愉則從龜乞印 答衆人賀[illegible]啓 [illegible]

慕修相[illegible]承[illegible]門成息態張皇自頂異而錫[illegible]下則得仰[illegible]法

恭弄翰題玄宗皇帝初融景命遽側宸襟收拭股庭
中則枉結劉丞相尋揚優詔蘇許公稱邑局集五十
年間風俗敦厚 上裴相公啓 温庭筠

同衛玠之虛羸談非正始愧劉楨之逸氣以痾瘵
上許左丞啓 王勃

叔牙荷在管仲分而多不貪無知尚存陳平受論而
井臯今有情而不告是不盡也有容而不託是有疑
也將恐季布無侶於後燕孫臏獨稱於前古嗟乎可
以竭誠矣敢不盡言乎 上郎餘令啓 王勃

貧牖干紫發仍資於偷息求光抱燧束髮濟於于髡

漢臺引路夕墀浮雲之陰晉閣垂璫朝曄文星之苑
劍池濯彩耀震德於遲津弱水搖祥炫離精於冊府
錫以吹噓暖燕郊之陰谷延之顧盼照漢圃之寒灰
篠承眉睫樹巖腋伍託根鄒邑背關闕里之音接閈
雩津屢聽杏壇之說栖遲五稔獲觀鵠之數粒蕭條
三逕陪侏儒之斗儲衡陽極浦振朝音於負霜寒皐
起旬驚宵吟於靜拊倘雲鑣釋怨申其激玉之音霜
匣開輝照以盤蛟之影則陰山之雀徽憐食藥之心
漢東之蛇斯致投珠之報 上兗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羽儀百代掩梁寶以霞褰鍾門一時畢袁楊而岳立

圖得重規遠鏡湛月路以流清茂祉遐飾架雲門而
擢秀風情疎明霜明月爭之姿氣骨端凝雪白米清
之寀博閣强記精晉潮之黃龍將聖多能識吳門之
白馬推公乎而折獄鑠鼠辯其嚴明挾端慈而行仁
化蟲輕其智勇謀子將於南陌訪虞成於北海西遊
梁益劬司馬主傷之風東入臨淄慕子晉晏之智
揖郭泰於虛舟存道斯世實淵於嶽粗盛德猶存
上齊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清規湛秀照月旦於璘談素論凝玄淵夜光於妙辯
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鵷池御捷翀而

曳緩大堤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即流
祥江使負圖上青蓮而薦兆白羽書生自喻恩於食
稻黃衣童子將養德於食花 上廉察使啓 駱賓王

臨淄遺婦寄東鄙於齊隣邯鄲下客効處囊於趙相
抑中牟之馴雉豈想睫嫖驚重泉之瑞蜉井淵照舞
鸞則壁飛彩甑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淵理密話宣
翳屆函牛之量加以招携白屋勤訪青衿延張芝於
鶩輪引王終於佩履 上瑕丘韋明府啓 駱賓王

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參異類仁霑草萬族
咸悅獨為窮人四肖半分未變炎冬[illegible]藉葭文

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以哀歎六翮方鍛恩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爨煙（上杜司徒啓 劉禹錫）

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南箕播物不勝昌言危心鍛翮跡是自除（上淮南李相公啓 劉禹錫）

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屬山國事繁孱儒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特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關束城社之勢豕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謗逐跡

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秋聖朝無錮人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蟄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廻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上門下武相公啓 劉禹錫）

墜井者求出熱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其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於樹杪覆在嶮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上李相求杭州啓 杜牧）

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國酹曹參之酒節遇白藏侯臨玄律鷺雖戀主馬亦嘶風郭伋還州尚不欺於童子

文侯枝琅寧爽約於虞人分光曄乃貸潤當河野鷯天麟絕比倫於朝右玳參短簪困擬議於單蒲繫水三千呼庭鴨道盜流十二免使魚勞（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語姬朝之甲族莊武懋顯叙漢代之名門笮平掩躍風沙自縛其上月朔恐則其見管氏將來變發沂柴之井留侯纔入便關借箸之籌命僕靈師歷留於句荊使與賈不已集於都街蛙覺井寬蟻言樹大招延輕險曾啟吳國之錢臧賂罪言又乏江陵之聚亞夫拒吳驚東南而備西北韓信擊魏臨晉而渡夏陽傳文賜很遠放醉飽之徒夢予對衣横綃輕肥之俗

金樞假蔭望同相賀之餘珠岸廻光庶及不枯之草（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啓 李商隱）

惆羊曇之末丘早託謝家惋康伯之無歸當依王氏山東望族幾同屈景之強洛邑頑民猶雜萑蒲之聚永言出牧豈易其人而又孔道所因使車夯年送迎或闕則怨讟流詞儻稍求則職司謗辱（為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馬瘦而尚報輕軒鷹饑而猶存華幄收駑駘於皁棧之中刻鉛鍔於槃驛之上乏單豹養內之功闕王吉賀下之效（為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入懷之烏重明戛漢之心曳尾之龜所有躍進之
不獨銜環報寶矯印酬榆必能當場効尅敵之功
灼骨獻非能之兆 上白相公 啓 薛逵
依仁歲久軒墀之桃李成陰趨府年深門巷之倚桐
舊老徒蒙陰覆眞有根芽 上崔相公 啓 薛逵
衆不逢宗得於王濟近因其族開自謝玄窮鳥入懷
難求他所羈禽遶樹更託何枝庶令依蔭之陰均其
煦育散聊之質蓬彼扶踈成飾儀操樂之規寬顛悌
拜書之戀 上韋相公 啓 溫庭筠
仁祖來流先知彥伯聲懸櫃楷丝價劉惔豈准俄頃

遭逢抑亦初終汲引懸水揚音兄弄有瀑溪之曲嚴
霜成節兩變合清越之儀竹直半疑機無兩可牧羌
瓶而寡術衆舜風以無緣使何準之兄皆爲杞梓戴
逵之弟獨守逵芊後張爲尊高猶爲戴榮說禮鄭玄
嚴毅便令服膺開詩 上宰相 啓 溫庭筠
瘦馬依風悲皆感上款鷹脣吻飢即投人能知豢養
之恩斷歸飛之兆是以臺卿歷擊先告孫賓越石推
身惟覩晏子覩賢達始祭之趣察古今行止之規人爲
上裴相公 啓 溫庭筠
未竟令撼歸即抓月之情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

逵使幽蘭亢晩傷謠詠之情多卅桂一枝竟攀援之
路斷豈眞牛衣有淚蝸舍無煙此生而分作窮人 上鹽
鐵侍郎 啓 溫庭筠
運租船上便獲甄才避雨林中俄聞託契仲見漢朝
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徐寧因縣僚而遷次
投憲丞 啓 溫庭筠
在蜀郡而惟希狗監沂河流而未及龍門常歎美玉
在山但揚興彩更恐崇蘭被遷匆隔殊漆 上學士舍人 啓
物乘其勢則噬紀昔塗才乘於時則荷戈入棘必由
賢達之門乃是垣夷之選足以蔭機行止惟綮張華

孔闓文章先投謝朓遂得名高洛下價重江南惟彼
歸荑同於拾芥 上杜舍人 啓 溫庭筠
郭翻無建業先兆稍紹有滎陽舊宅故人爲累僅得
豬肝薄使所存始成雞肋 上吏部韓郎中 啓 溫庭筠
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雖元褕書記不
足愈風而處士衣裘未嘗換雪斯須免烏尚思於銜
石愚公猶銳於移山尋遇大夫輟麥軒宮吹暗楚嶠
手中扇在何必袁宏天上才高寧惟公幹 投永寧李相公 啓 溫庭筠
涕危易折氣俗難醫須塵尾之高譚因龍津之駭浪
雖恃感激長抱憂勲今月八日見某官伏知德水迴

非明月終借光輝 投陸僕射啓　溫庭筠

王褒之臨益部首薦郡人杜密之與太山先推縣吏數間茅屋猶存於去歲江邊一葉漁舟尚繫於還珠岸下客同水子久迷溫煥之途窮類偶人更愁漂流之歎 上池州裴侍郎啓　溫庭筠

積塊為能猶能致而攻堅作烏亦善因風絕隙土木之形便達陰陽之理當其入用猶或濟時瞻雲望畢祖識晦明指月看箕常知動息 上盧鐵路判官啓　溫庭筠

飲成德盧龍之師盡將禮容喚天雄横海之師殺克文教遂使常山蛇陣徹成干戚之文易水劍歌遽變

鹿鳴之奏雖去病不師吳起世稱常合伏波 上前易定盧尚書啓　薛逢

枝枯幹悴助莁葉者烟雲條挽根欹能扶持者匠石陳思王之自試不獨古人班定遠之來書焉知來者 上中書李令人啓　薛逢

雀辭楊館常懷貧餞之恩鶴別張巢永結雖泉之戀寶埒趨陽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附月圓則樹有倒依之靜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貞靜義之初心軫懷仁之動氣竊惟泰兒當慈衛桃 為前從事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未遇貝江之堅常為下客所彈龍泉雖繁鴻音猶濟敢因五日仰續千齡願玉玦於君侯擬象環於天子所冀更蒙下准重許三郑便武士讓路佞臣畏難荊王之遇敵乎以陸城有漢相之矣點殷而上殿 端午日上所知紛啓　李商隱

遠比趙公三十四歲當國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李商隱

伏念至德建中之際長蛇大豕之間願報國恩盡靡家族悱憫未拱帶禰猶存愈懸無川之師旋漏不私之貨僑居乞食遂轉萍飄生作窮人死為羸鬼伏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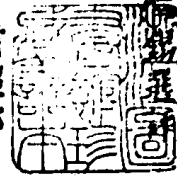
相公業開伊呂圖鏡臨人遲侔堯湯平衡宰物伏乞錄其勳舊假以生成免令家廟豐碑尚垂遜象私庭頹巷長設雀羅 為前邑宰假大夫上等孔啓　溫庭筠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文集序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夫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烟；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懸惓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孫區區於綿蕝。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開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爰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此迄今，年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雀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將。臨曲臺之上路，向邇衛之小苑。蓮紅水碧，映約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巾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逝騎騎半關徑敞。松雅非曬動而清風來，雨軒雨而白雲起。欣然命駕，中山江之間，淵輿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開砥鐘於北里。容雜市對，慶動彫章，鳴傲煙霞，仍潤賓思。谷不改德，笑金谷之羅紈；綸不遂名，悲蘭陵之翦布。策對三　君資四之乎，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蓋非榮；猶思道樹明發，曉枕終登不死之庭；月露秋團，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爲宗，雅愛清虛，一作宜虛不以繁詞爲貴。兄以冉若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爲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盧照鄰

昔者龍躍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鬬，蕭曹絳灌負長劒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方袞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非宜；涵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一作虞虞夏之興可及矣哉。煩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

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敘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
詩令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文成江左諸
人咸好哀婆艷發精傳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
間疎散風流謝宣城森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
盧黃門往往高飛淵博清俯使中原聲將不墜嗟
乎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巢穴三
都既麗後夏無於上林九辯已高貴乔歌于下里游
駿之論紛然遂多近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
起高談不息人慾西氏尘論拾翠之榮賈湖南金徒
辯荊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日肩隨聞一知二猶爲臆

說俞曰未可人稱殿中化骨成魚易云其遠非夫妙
諧鍾律體會風騷筆有餘研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
歌曲而知古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此一變之
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字協合
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繁則彌綸區
宇遂進綺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峥嵘似靈鰲之孤
柞乘槎上漢雖問物賂得唐之淺深尚俟入秦寧議
大容之遠近是非未定寧可建瓴首爲則離合俱傷
降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
勞緣合八病爰超沈隱侯承作拘閡門譽未分梁武

帝長爲非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
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
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
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
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
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
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辯聽者
忘疲許生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
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
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

既精爲學者遊於百氏自弱冠指佞鷄樹登賢內掌
機密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彩筆於瑶軒夕拜多閑
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宮之城闕風烟逆韻縱
橫秦地之林泉魚鳥蕭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
參聞寶思南津再屈去逐蓬萊之雲西路悲昂來挽
蔥嶺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漠朝廷顛沛
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顧蘭闍門愛客相尋鶼談
滿席嬰嬰好鳥花欲白兮柳將菲灑灑遊魚蓮欲紅
兮蘋可望綠樽恒湛齊闔臨霞綺札逾新閑亭坐月
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編今之刊寫成三十卷餘早遊

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臥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廐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廢交交黃鳥集于栩兮集于桑營營蒼蠅止于藩兮止于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兆有埏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徑嶽斤之慟何獨莊周開篇而悲寧推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澥之倪永好談天莫究元氣之致遂抽短翰為之序云

上官昭容集序 文粹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

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宗奧覽一作幽昧鑒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穎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如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意啟之故毀家而資剛運將興也故成恩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跡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挺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又安動則蒼生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

禮絕者疏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一作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囿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矣剪胡刈越之威息矣璿臺瑤室之態淫從御於聲樂之端廢獵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于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群靈挾志誕異人之資授與王之瑞一作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瑀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兩漢之新作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文粹　　李華

開元癸酉歲蘭陵蕭穎士以德行著于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爲墓誌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一作擢）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一作壯）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表君爲功曹參軍（一作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

爲介君以先世寄潁蕭條（一作滌）因之遂祇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傾穎君爲金壇尉也賛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爲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爲慣官離局奏請能職爲河南參軍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一作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一作有）故尚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爲六州之後（一作六經之後君謂）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豈聆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夐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文集若干卷行於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

文編序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于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

切恥時人人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塡陷穽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於當世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謂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絕而不續不虞公於子相續如纓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參戎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爲榮利盖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

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教[illegible]
勸俗之所須者賦役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
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
爲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一作亦）可傳之於筐
篋耳叟之命稱則著于自釋云不錄當大曆三年丁
未中冬也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顧況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龍于百穀主文之臣
如太皞之於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眞天
寶中與兄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丘門
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秘書監工刑部三
侍郎時謂得人翕然　義恐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覩
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
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照物雨濡物風動物惠
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
免其官亮彼褊人不微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自
此而堅然則於是淸響不奮哮唬有聲或以其言黷
朝典賤子西向泣拜曰不然日月有食五星有孛故
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讒豎故能成堯之大夫
國有蠹如樹之有蝎不敢茂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

願朝夕虔惕苟無深疵不敢言瑕春秋莫矣溫溫[illegible]
疾亮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邇而不得歸
明上方覺而君已歿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
窮者界衆奇峰紀猿境至于鬼怪不可紀焉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況

疑脫朝

因御回出鯨角風咏爲紕斷之膠與木無毀朱君能
以烟霞風景補綴藻繢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
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瑣脩飆
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剖離騷樂友
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誅職心游江湖謝病而來慕出
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
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
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托孤之舊子
郁褒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祈予冠序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顧況

疑有訛舛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
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
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
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
隱隱轔轔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

此言非此文不稱亦柳生平得力處也唐人惟知柳□與宋相似□詳柳則□不倫

仰意氣相感而扶危急病辨有賢達之風拔身處
竟陷危邪士生不融可以育命然窺其鴻黃鍔鶃之
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符遊宇宙
物家映綠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蘭息日若書
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沂洄千里泣拜告予曰我先人
與王右丞伯仲之歎也相國緇雲嘗以序冠編次會
緒雲之薾亡焉後葦排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
承操觚伏恐魂遊無方勞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
者嘗以龍戰害乎鹿鳴齊竽競吹燕石爭寶嗚呼滄
遊之士未跡一峰巳代其駿蔡閭風者乃知其遴選
發明掩跡將盡復述之者其若是乎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剿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
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而爲史記迄于今交
錯相亂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
然之道大都（一作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本者寵（一作襲）之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
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
作駑𤸇愈甚（一作年長疾作駑𤸇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

書樂而成之披討僕裂摘撰融結離而同之與新唐
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
之府指撝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
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
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
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
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叙
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
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
晉巳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

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之而公孫
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
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宜於詔策
達於奏議諷於詞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
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
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
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
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
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接于漢氏
與之相準于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

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埜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謌殷周之風雅作一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頌頌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

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伸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諫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文粹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儁少檢

夢得作序
昌黎作誌
缺一不可

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
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
劉禹錫曰我不幸以謫死以遺艸累故人禹錫執書
以泣遂編次爲三十二通行于世子厚之喪昌黎韓
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
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
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
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
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劉禹錫

色聲八字
文章之妙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潋灩於顏間其
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如工人染夏以視羽毛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
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
一作人文
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蕭與百果齊折然
則煌煌然[illegible]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
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
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
咸避其鋒兩科連中縉紳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
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聞能使絕

[illegible]祀若以奇表有專對材府選轉殿內史錫之緋魚
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
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爲道州刺史
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
奉遺草來謁予敘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
卷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
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安定梁肅
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
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概核名實欲然以致君及物爲
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

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
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
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
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
異道甚長而命窮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著書
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
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
荀卿故予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
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
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丸目乃能盡

其勢而迴泣鬱勃亦要中於尋常之蹊非羿之手歟
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辭者能所齊之
知余之素交不假素於文字之間歟

樊南甲集序　　李商隱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
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
體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咊於任
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
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
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

僕爲文時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爲第一二嘗表
未以今體規我而未爲能休太中元年被奏入嶺當
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府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焚
墨污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
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
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
夜月明序

文泉子集序　　劉蛻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埜木入廬清
壤蘭英既明日燎其香有不可玩其跡者噫啻初不
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
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斷意古今上下之
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譔
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
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明義大矣哉蓋躋以九流
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並谷結珠璣脉則將救
之雲雷亢滚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
卯迄甲午覆研于襄陽之埜

陳先生集後序　　羅隱

穎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畢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

師各獲舉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迹於蒲津秋試
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沮不一某甲甲申春告余
以婚嫁之奔制東歸青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
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濤在幕賓其文軸謂余曰陳君
罷而東豈期斯文之終窮乎于東及之爲我歸其文
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歡月而後
別爲我謝范楊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
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于炎越面
余論及場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予不覺愴然
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來息袈爲之序以寄俾余繫

二語大是公道

字字古雅月好大雅疏逸

遠遂得中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儒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惠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予不克再致止書交道于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羅隱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迴皆謂

隱不宜佐屬邑於乎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第而知非得以滅過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於洞庭青少湖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為三卷而將牒祠祭者亦與焉

文集序　節錄

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詠奔安仁之美稱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金匱玉板之書魯壁魏塚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

訓其篇簡皆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服訖獨絕博物不羣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桓驎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魯連十一之年杜難堅之辨或斯尚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自拐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物同痛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育鶴降篋掛之祥白雉有依櫚之感皆周公旃斯受託為也賢輔見仰孝情既至每自惆悵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旅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惠如此彼知亦如此

庾信集序　宇文逌

有隋失御羣兇競逐辟雍蔓于荊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牧而分崩淹中許下沛古洽今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維綦乃矢於靈臺龍贅者萬國張禮樂於太室受賑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闡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縉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輶軒使者採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丘山外史所掌謝陛盈[illegible]之藏中經所不載盧積秘室之府北夫[illegible]絕[illegible]穆滑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與[illegible]宮

之水爭浮天於谷王蠑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
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於
學海簇十城之珍駐羽蓋於帝林搴三珠之寶以為
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未能
絕雲霧而負蒼天杜蔚羅之川激水而縱溟海息鈎
餌之心抑天網於蓬萊網目自舉馳雲車於策府轍
跡可尋勅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
百卷并目錄一十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羅
之跡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
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狗波瀾不尋源於
禮樂經籍為心得王何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
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
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驤首馳光芒而動俗晉室南
遷家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 王勃文集序 楊炯

永昌之始接跡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
陽許景信都杜沼丹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萊王無
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譙國桓彥範僉謂季和

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衡权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
世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金
步鳴玉負璧丹地揮翰紫宸何嘗不拜職之日歎在
劉王喬臨壇之時恨無謝靈壽者矣 孔儒闕集序 張說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制
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
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宜於志者曰言
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
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
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
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
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
足則文義浸以微矣開元中天下富稼車服過制公
卿飲食宮室淫衣冠仰人騁我而化其不化者
亦慭乎心矣 崔沔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之間海內和平君子得從容於學以是詞
人材碩者衆然將相屢非其人化流于尚進成俗故
體道者寡矣遊方之內為哀遊方之外為道或固然
歟予為序所之怡然且名之曰德元字之曰長宗昔
許衛尉與徐孝穆友善衛尉張善心年在童孺奉孝

穆俴曲盡情禮孝穆悌之延譽當時況德元在縣旌
之中集先人文拜乎床下求宜往烈余於孝穆之感
不其倍乎乃如其篇第因舉其行事以德元幼孤不
知先父之執故爲備陳之 楊騎曹集 李華
時有婉麗之什浮艷之句皆牽于詔旨迫于時事然
亦音近而興深語細而諷大固有不含六經之奧義
覽者其知夫子之墻乎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賈至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
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教
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

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
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
梏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皐陶史克之作則呷然
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
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
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祐于下民被王
風俗稍不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
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
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
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

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辨天下公是然後
有議論至若記序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
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
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
今于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
楊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
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
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敏達而有節中行而能斷
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而任職鑒
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
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讐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

其倚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
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
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視爵祿
形骸與道士同唯吳楚之士君子撰家傳修墓版及
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
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遐勝日時後綴錄以應其
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 趙郡李公文集序 獨孤及
或忘近物而玩童心或順庸隷以諧俚耳其甚者則

驕誣盛德汚蔑風教爲蠱爲盜爲妖爲孽噫文之[illegible]
有至是者可無痛乎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潰溺
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嘗因講文謂
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
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
之旨賈爲玄宗巡蜀分命之詔歷歷如西漢時文若
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
可彷彿於將來矣 獨孤常州集序 李舟

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贍有言紆而事直
有文勝而理乖雅麗殊致雲和之源杳以無窮 [illegible]

外集序 顧況

予嘗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
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洩
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
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亂之弊也悖頹之甚也
亂[illegible]

夫大者天之文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
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大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
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
文之興廢繫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中[illegible]

今人推補闕之言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遏
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
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
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哀哉
公每申之話言必先忠孝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
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
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 序 獨孤及後集 梁肅

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
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
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

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
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唐有天下幾二百
載而文章三振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
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大筆已還則李員外
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
乃其氣全其辭辨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
有左補闕李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 序 李補闕集 梁肅

嘗曰文之難爲久矣世有執異端爲公是驅法政爲
利物或雕刻雲月以遯佻巧或侈衍奇詭以新聞見
或拘質而忘雄或飾辭而喪本使曲直亂次褒貶錯

行作者以雁蕩處之未嘗予也 崔處士集序 王仲舒
班孟堅謂有漢文章與三代同風臣唐化成稽古斯
文配炎靈之盛浸息淫靡歸於正雅由是業文之士
蓄靈含粹光價特獨者逴逴間出吾友河南穆員字
與直廖蔚風采自天而授涵六經得其研深閎百氏
得其英華屬詞匠意必本於道夫龍圖龜書三統之
有述皆文之蘊也自雅頌風騷而下則又紛澤而成
黼藻雕鏘而爲形象比其音而曲度之緣其情而哀
樂之悠遠易直昭明典則本情性而根教化者牽漫
羨魁壘繁音艷彩習怪蹉而尚沉溺者也穆君泝其

波流擇其宗師以爲文宣王經春秋序詩書繫易象
猶日月不可及矣游夏荀孟李斯賈誼之徒是宜學
者十駕而已鑽仰而慕章者也 穆公集序 許孟容
天以王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縕積
于中鏗鏘發越形乎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
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訏謨宥密慮可不記惟唐
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懸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
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
唐以智謀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少昧汗馬之勞而
位懸在功臣上唐之貴文士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

圖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
者貯之內廷由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
得時而先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 相國李公集序 劉禹錫
公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內署故
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
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
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
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屬未諭于百執事居數
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眞拜夏官貳卿由
是內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客旨必承乎權輿故號

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有疑滯視公如耆
龜寶曆季年宮壼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禺臣無
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閎然俟公一言而定
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龍統策勳第一 相國崔公文集序
劉禹錫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
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摹勒衒賣于市
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常於平水市中
見村校諸童競習詩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
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鷄林賈人

歌詩似況 甚況文天 才不羈

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吳中山泉氣象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絶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喣鮮榮以爲詞偏得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歿非君將誰與哉君諱況字逋翁

著作佐郎顧君集序　皇甫湜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遣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于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少卒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之器也厥後寖以微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典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于玄宗之朝常楊繼美于代宗之代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于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慶每形揮奏嚴別承天睠帝亦講伊尹傅說之旨定元首股

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嗚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見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于是有幽州紀功之碑謝安之閣恭尚邱與祭之飲酒方酣果有單書繼聞戎捷砥虒周彼水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勑宗華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絶漠通于本朝文畢伯士之胤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

被明命公于是有諭廻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之章等于訓傳機事出于神明固將偃仰邳右之符傲睨鬼箝之錄尊之者可以袪蠱瘠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扳芝泥將熱看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筆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移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于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于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枝恩耶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周勃霍光雖有動伐而不知儒術枚

[illegible]已[illegible]爲文華而不至巖廊自是以降其類寔繁
[illegible]所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
戎之業晉經天緯地之文。序　李衛公集　鄭亞
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閑
傲召詰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
大手筆居第一功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玄洲
苑上魏牧別議於文章並稟太白以傳精神納非烟
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邴道可以升降伊皋而又
富儲孺之新事議庾特之奇字清風灑熱白雪生春
淮南王食時之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夙構

謀嗣徽之加點然後可以弘宣王略輝潤天文唯先
后懋守丕基允贊內助秀南𩒐嘉禾之瑞開熊山神
井之祥惠駕河洲淑月沙麓將顯降嬀之配未弘褒
紀之恩渝 渝一作 美椒塗掩華蘭披綠山破務風聞齊
土之悲抹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穠纖有度鳴社承
輝而懿號未彰貞魂莫祔恐無以懋建聖緒光慰孝
思公於是承命有宣奠祔廟之制初文宗皇帝思宗
社之靈祧祖之重傳於夏啟既不克終歸於余爽又
未能立乃推帝堯敦叙九族之道弘魏文榮樂諸弟
之志夫術之北德潛攸居結以闕氏降我皇女奉承

君妻敬宵爲遠使下杜人揚塑長作畫工乘以無年
遂忘舊好分偵邏於既脫遺祭醉於躑林俾我才斗
晨驚兜零夜設公乃上賓宸斷旁輝軍謀心作靈臺
手爲天馬克圖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微
它時未爽既而鬼猶飛辯邪石降等不使郛門仍讒
於段頻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勢叶聲同火燔水灌
遂得朝還貴主暮逝名王繇柳塞之歸車復榆關而
向闕及晉成赤狄喪師歸珪有闕伯之第兄誕景升
之兒子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遷鷄靡思縛虎既
乘文誥尚有孳疑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奚不聞

利父衛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
據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汙俗文宗
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
霧塞唐郊殊懿公之東涉潛河若紀侯之大去其國
稽于時議惟在宿兵公又揚芻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帥唯宗室乃玄王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
存堂構斯在苟爵策叢不習仇讐則是契夙沙轉主
之屬長惛損射親之俗昔武安君用狀坑卒四十一
萬齊桓公受斯立功一十二國今真將軍爲晞而出
臨諸侯代不乏人況其俗產代地之名駒富晉陽之

[illegible]方捡樹辭榮之節有濤兵兼德之風[illegible]亭匪
[illegible]不務出奇樂殺不歸鄉衍已去賈太傅之愛國故
[illegible]訴山吏部之論兵謝四風月大鵬中丘有風雨
飛張之氣鄴中諸邑名山河隱軫之靈萃于直躬慶
于今憲作清都踞之器黃鐘呂之姿何妙神仙权
夜龍虎來王踞覽上衍白皙馬援之君子盧植之音
聲此其妙不復行為言託月前而為嵇康胡奴罔
迷於半面背碑覆局無假於專心辛承徐詢不有長
物昔猶甲宮端坐心齊江革分謝眺之辭論便為臥
貝尚正得奏意之談柄常在講筵五車自娛三篋能

識麗則孔門之賦清新鄴下之詩與李杜齊名者少
傾儕札交脫者稀張良竟稱多病王允方務順神無
賴陽之善田乏好時之巨產何曾之食既疏虞悰之
節方當愛其厚味有爽和氣看軼無在琴瑟有餘處
無假之場率然占玉登不枯之岸粗爾論珠 李嶠公集序

李商隱

夫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始務明白茲所以為誥
也國朝辭名辭臣率能由是而作堂閫秘遂不與漢
魏爭高下而荒學小子以一目視其冗隙間其可見
之與而得規模哉以是代天子言誠不知而作也

遊宴序 全集

春日孫學士宅宴序　王勃

若夫懷放曠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氣負鬱怏
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洩其情則林泉為進退之場
樽酒是言談之地白衣送酒青陽在節晃旌亂而江
湖春梅柳開而庭院晚楚屈平之嘯望放子何之王
仲宣之登臨苑兮徒矣俠客時有且傾鸚鵡之盃文
人代輕聊舉麒麟之筆人采一字四韵成篇

秋日宴季處士宅序　王勃

若人爭名於朝廷者則冠蓋相趨遁迹于丘園者則
林泉見託雖語嘿非一物我不同而逍遙皆得性之

場動息匪自然之地故有季處士者遠辭濠上來遊
境中披白雲以開筵俯青溪而命酌昔時西北則我
地之琳琅今日東南乃宅鄉之竹箭又此夜乘槎之
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院而依稀舊識歡
吳鄭之班荆樂莫新交申孔程之傾蓋向時朱夏俄
涉素秋金風生而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陰晚庭前柳
葉纔聽鳴蟬埜外蘆花行看江上數人之內幾度琴
尊百年之中少時風月蘭亭有昔時之會無今日之
歡大夫不縱志於生平何屈節於名利人之情矣豈

矣豈曰不然人賦一言各申其志使夫千載之下四海之中後之視今知我懷抱於茲日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人間齷齪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烟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逆旅寒雁飛鳴北斗橫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少事野性多閒登石岸而鋪筵坐沙場而列席琳瑯觸目朗月清風之後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溅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清仙人水綠越林亭而極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夏日登韓城門樓寓望序　　王勃

下官狂走不調東西南北之人也流離歲月羇旅山川軼仙駕於殊鄉遇良朋於異縣面勝地陟危樓放曠懷抱驅馳耳目韓原奧壤昔時開戰鬪之場秦塞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郡池臺左右覺風雲之助人林麓周迴觀巖泉之入興則有鶯花亂下鷗鳥中飛荷葉滋而曉霧繁竹院靜而炎氣息宵欲文[illegible]

[illegible]人賦一言庶旌六韻云爾

冬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王勃

夫益者三友助道術可存同心三人助金蘭可洽況乎詩書舊好衣纓績之高天鄉邑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叙清蕪脫塵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榴花浮酌對文章而無憂葛旻調絃撫鍾期而有遇既而南方夏晚北牖晴開中園之弱柳含烟曠埜之疊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斜戲鳥凌空挿林皋而半度與含情逸共敦行役之期揚管含毫蓋詩人之序

仲氏宅宴序　　王勃

僕不幸在流俗而嗜烟霞恨林泉不比德而嵇阮不同時處良辰而鬱怏仰高風而杼柚者多矣竟未得馬卿之車騎上客盈門仲長統之園林群英在席坐臥南郭蕭條東野江波浩曠晴山紛積嘉鸞鷺之接翼曜江漢之多才顧斜景而危心瞻炎實而變色思傳勝餞敢掞文鋒盖同席者高人薛曜等耳盍各賦詩放懷叙志俾山川獲申於知己烟霞受制於[illegible]也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天地之貞觀得畝畝之相保以農桑為業而託形宇宙者幸矣況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尊酒於其外文墨於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兹以上巳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群小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顧盼風雲蕩其懷抱于時序躔青律運啓朱明輕荑秀而郊戍青落花盡而亭皐晚丹鷰紫蝶候芳晷而騰姿早鶯歸鴻候迅風而弄影岩暄蕙密埜淑蘭滋弱荷抽紫踈萍泛綠于是儷松旅於石峽停桂楫於璇潭指林岸而長懷出河州而極睇姸粧袪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翠崿丹崖岡巒萬色亦有銀釣犯浪桂楫翼於文竿瓊轄（一作）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鍾期在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同歸紫桂蒼梧之酬既而遊盤興遠景促時淹楚日照晴山烟送晚方拔襟朗詠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吟對明月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遄征視泉石而如歸佇煙霞而有自昔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甸名流始命山陰之筆盍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言均賦六韻齊疏誰知後來者輙以先成為次

秋日宴洛陽序　王勃

夫以東京勝地南呂高秋三涂鎮而九派分白露下而清風肅或出或處人多朝楚之歡以遊時極登臨之所征衣流寫切下走之逢襟解榭遨期屆上賓之樓弟於是齊道貫款琴尊倒傑論心留連促膝但有潘楊之契（一作）得無管鮑之深知然紐盛而車馬殆庭宇虛而管絃亮近臨銅陌斜望銀塘菊照[illegible]遠次荷潤晚葉翻翠影於長波聽[illegible]方窮獻酬逾洽年忘小大毀天地於平生志混榮枯得忭泉之意氣願長繩以繫日幾近光陰思短札以凌雲或陳歌咏人探古韻成者先呈

守歲序　王勃

歲月易盡光陰難駐春秋冬夏錯四序之涼燠甲乙丙丁紀三朝之曆數十二月之陰氣玉律窮年一萬歲之休禎金觴獻壽賣（周禮作）鼓雷動烟火星流僕于黃童綵鉤陳而驅赤疫諸王等集隊玉帛而謁諸侯京兆天中采樓臺而徹漢長安路上亂車馬而飛塵王丞相之登臨行將在目戴侍中之重席忽爾明

偍火滅而寒氣消蘆灰用而春風起魚鱗布葉爛五色而翻光鳳腦吐花燦百枝而引照悲夫年將晚志事寥落公孫弘之甲第天子未知王仲宣之文章公卿不識對它鄉之風景憶故里之琴歌抑葉為銘未泛新年之酒椒花入頌先開獻歲之詞作者七人同為六韻

夏日宴張二林亭序　王勃

張二官松篁乘閑桂筵追賞引尊罍之勝侶狎丘壑之神交拚縱於解順道深於喚指香杯浮醴是河朔之平生雅尊清詞得高陽之意氣林亭騎騁季倫調

伎之園泉石周游子晉登仙之浦舟浮葉影鷁積花文黃鵠度而鵷鷺丹鳥俯而日晚出處之情一致筌蹄之義兩忘沈觴留驩耽乘半於簡王彌毫可作明擲地於孫金共題橫吹之篇用記茲辰之藥人採一字四韻成篇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絆於塵俗孤吟五岳長嘯三山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況乎踐名場攜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朝千里何少屈故人峯柱撫金石而論心歸法曹新餞班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烟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它鄉之思于時蒼雲寂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鳧雁下而蘆洲晚傷鄰笛悽霜風橋仙之閣斜枕碧潭孤斷芙蓉之水既而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縞子荊不慭思携傾城惆悵非新哲琴臺而淅徘徊東道思錯綜以行遊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為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諫一言有贈知下筆之有神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銅滿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首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街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朝月開而素琴鳶家童掃地蘭條仰舉之圖長者盈門廓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瞻望而林泉有餘巾走而烟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鸞鶴之鳴滋鳳雌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而與戰東極[illegible]折而隱士歸玉山崩而楚人醉僉為文在我[illegible]當仁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illegible]

[illegible]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固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初秋於竇六郎宅宴序　駱賓王

六郎道合採蔡嘯懸鶉而契肯諸君情諧伐木仰登龍以締歡于時一葉驚爽丁陳柯而捲翠百花凝照撲虛牖以披紅既而俱欣得兎之情共掩亡羊之淚物我雙致匪石席以言蘭心口兩齊混汗隆而酌桂雖忘筌蔵笠與交態於靈臺而搦管操觚叶神襟於勝氣恭陳六義俱賦一言即事凝毫成者先唱云爾

初秋登王司馬樓序　駱賓王

司馬公千里騰光翼外臺而展足九日多暇敞麗樵以開筵于時菼散秋灰槽移夏火鴻飛漸陸䟤斷吹以來寒鶴鳴在陰振中天而警露於是肴開玉饌交雜佩以薰蘭酒泛金花溢清尊而湛菊雖旁臨廣派有異漳濱之遊而俯瞰崇墉雅叶城隅之會物色相召江山助人請振翰林用濡筆海云爾

薛大夫上亭宴序　陳子昂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閑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棠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illegible]千泮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堂別業秀太清臬去朝廷而不遠與江湖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地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臨澄水斟涤酒奔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凉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靜心閒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寓物林軒宗賞星漢縱橫思欲乘汗漫而羣遊與真情而合氣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鵷鳩之久襃徘徊永歎抗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昴昇北闕睇而天尖淨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亡何今之所遊復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騎而欲湯王駱何其狠也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統覺撫鴻勳出軒宮而鎮紫微卷袞衣而襲玄袞釋采服網萬族成寧華故維新五刑不用潤玉律而合元氣齡金渾而調順晷躬荒極遠重譯左言之俗負圖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以執贄來庭烟火通於萬方車書混於千界慶延八室享配於明祇辟水三雍講論于道義[illegible]龍奉圖石銘顯瑞於部滁玉音書祥於

宮掖以日繼月紛綸葳甤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而不極聖人之具品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千古以下迄于茲時何功於人比我今悉于是享宴樂展豫遊順四時乘六辨先于洛食上帝河都樞機正於域中雨露均於天下化視其前宮洞啟觸復道而亙南端高閣重㢡瞰崇墉而迴出十洛州曉氣化為宮闕之形開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凋興而式宴登紼凝巖披鏤檻而昇高山河在目炎光有地遊日月於天壍睨遠古窮九城池於掌上四達分九重之路積樹稍雲雙華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梨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作

奉勅從太平公主遊九龍尋安平王宴別序

宋之問

安平王地惟藩翰才實宗英懸鵲鏡於胸懷運龍泉於掌握以為時和政理賓探道之期賤物貴身尚延齡之術悠然遠覽乃卜茲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之雅好羅紈罷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滿堂棲白雲而不顧巖石信美結搆多奇錦辟周庭以迎天王泉注戶而鳴徑三光且樹影入山怨九節昌蒲光新砌水竹林芊宇白宾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即有靈仙之

餘人作者合今　嶽穴所以皆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犯嵯乎林核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貴而為王錸形雲經希世獨立萬古誰郝子晉已來一人而已舉公等銜紫泥之寵命閒清溪之逆遊駐駿驕步岩石藉落花而憩時馬聚衛鳥歸盤芳樹而弄春泉窮年不厭衣冠車馬明日下於春山鶯雀笙歌今宵共乎芳月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違城闕非遙終借風流雲散下官少懷微尚早事靈丘踐嵊嶠之桃源留不能去學君王之桂樹惜可何之請人賦一下俱裁六韵

河中鸛鵲樓集序

李翰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為層樓遐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為勝槩四方雋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若望崑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事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茲樓乃復俯視舜城傍窺秦塞紫氣度關而西入黃河觸華而東派龍據虎視下臨八洲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

俾賦以紀此山故事

江西觀察實庾支張侍御南亭花林序　　顧況

右洞庭左彭蠡公所臨也先庚式戎後甲徵文公所撫也夫以清淨和平之德下施於民俯之不理既當其樂不觀其華不在吐曜騰光自開自落而已欣欣之氣實棲其間繡衣使者詞客張君相闇之賢從事于公疆理一日均賦二日省徭三日主文能中質兹亭之樂其可節乎蓋取之明離麗君子之徒應之象

宴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洛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一作時之所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所乎在今其榮乎給宴乎名將乎和樂是歸乎也慕者驥驚乎昂之交耶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權德輿

清祀嘉平者於三代蓋祭百神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命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潔觴稽成列觴豆備為酒酣神王舉手樹節盡一川之澤遺百慮如遺二三子所今日可以酒狂而不害是無負也

同德寺逵禪師院羣公會集序　　獨及

歲五日杜揚州出鎮東洛羣公禮餞用餞會於此堂以候於戲從公率俗道機變態休息得於此樂道得於此衆君子同之貞亦同之況乃竹深寒庭雪爭禪室境損世紛坐對天涯其若代謝清論如樂蓋勞生之少息羣心之一勝會耳怡乎夕鳥集賓客散候人至車馬行各從爾司復返吾恩鄉來所聚倏爾成空索過風於前林求往變於既霜不可及也尚書郎李君曰其可及者詩猶庶乎詩之哉

遊宴

越州秋日宴山亭序　　王勃

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烟霞披薜蘿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交許玄度之風月琴臺寥落猶停隱遁之賓醴諸荒涼尚遇逢迎之客仙舟容與若海上之槎來犯盞參差似遼東之雀舉或昂騏驥或泛飛鳧俱安名利之場各遂逍遙之地雜花爭發非止桃蹊羣鳥亂飛有踰鸚谷王孫春草處處爭鮮仲阮芳園家家並翠

上巳禊序　　王勃

太上功成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為漢祖事親之日先堯舜之天屬見文武之同時是時六樂振作萬舞再弱鳥飛徘徊士女踊躍則知衆庶觀聽之所樂也肯酒絡繹人庖燔炙芳謚風烟醉流阡陌則知衣冠酬暢之所適也 先天僧宴序　張說

城烟屢起而汨山巷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洒途夏如欣會玩風雲之映沼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將欲成文發中堂之絲管志在擊節感內坐之衣冠必名流以為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求壯士之翻車青山前登愛忠臣之叱馭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張九齡

倚禹穴於前棹迴越城於後屏南國春暮鶯花亂飛東山晝晴林嶺皆出 湖中宴王使君序　孫逖

方今滄溟始波世未康矣二公克壯其猷以立事為已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遁莽耆者爭矣吾儕浮沉其間風水俱逝它日或潛淵或戾天一離一合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尊酒未易再得將子無金玉其音姑借賦以卒歡 冬日裴郎中薛侍御置酒宴集序　李白

春吹萬以為物皆有役我智者惟役之不殆於有用故君子盡心於稱焉恐椒華之不逍已也被擢翟

霏則花飛鏡中虛江滸峽而山在海底入門而未遊金谷問地而不言河陽信載而乘與自來知鍾而聽絃立應 遊李校書樂泗序　于邵

毬蹈槃舞橦懸索走之疾飛龍拔距扛鼎躍刃之奇迭作於庭內急管參差長袖婀娜之美陽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于堂上援簡為序上以志王澤所及次以紀方鎮之歎末以示將來盛事云爾 中和節奉陪杜尚書宴集序　梁肅

才智宏傑者其人尊政教易簡者其民泰時節和暢者其遊盛地形盤鬱者其宴雄我尚書劉公挺天姿之英特采人心之愉樂乘上巳之暄欣趣北池之汻漫操四駕膺百祥皇皇嘩嘩氣象颯動與高會也岩岩西蜀古稱天府之奧也江山數千里羌蠻萬餘落歲時風俗豪侈凡所好尚奇偉譎怪遭值此際得攄胸襟故尤為壯觀侯閃電流於目背羽翼生於肘下觀者山立陰助鬬志肺腸為之沸渭草樹為之憔悴揚乎取勝揚旌而旋觀其猛厲之氣騰陵之勢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使移於摧堅陷陣之地寧有對宇宙乎 上巳日劉尚書宴序　符載

古者朝覲相[illegible]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

二典爲用鮮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遺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體也殽肉玄酒其飲其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淡酒不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升俗於流酺致王人乎惠行而賢者仁未伊淡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

泉州使君宴邑中赴舉諸秀才于東湖亭序　歐陽詹

此才極高

三月三日上巳祓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亦好乃擷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臨措青靄坐攀香枝閒鶯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

邪荒清人乃作茶宴

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爲塵外之賞而不言詩矣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溫

緊不俗神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灔閭里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顛頓客邪予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柳宗元

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重疊次見泉如瀉如灑甚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岩下率僕夫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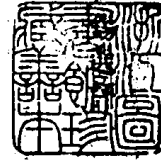
蕪剗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

三遊洞序　白居易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詩集序 全錄

河岳英靈集序 殷璠

序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于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友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鉼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刪略羣才

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即以河岳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若次于序以品藻各冠十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壓梁竇終無取焉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

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於當世誰爲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

汾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風集序　　顧雲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遍看來隱者出選人[illegible]下於春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illegible]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騁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固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為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窮親江表以僕故山中舊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何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蔕芥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為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為之叙錄視其人尚尚壯才力未盡觀吟之與方酬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廣之為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爰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珍樹非多閱眾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而何錄在西奎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隨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揖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昆氏之鐘霜清月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雲雷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朏膚易倫非嘗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鄉强議淄澠之水左太沖十

年三十才必無恨劉稹之一日百函焉能盡記是但
孫魏晉以來亦有無辭沈謝鮑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
惜而備載斯難亦由挑芥伐山止求嘉木擢旃赴海
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批其蕃繁楠柵昔姚
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
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
疲魚兔雖存筌蹄是弃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
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詒
於後昆採質去華俟諸來者

詩集序 顧陶

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
孤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
君子所以對卷而長歎也起自至德元年首終於大
曆末年作者數千選者二十六人五言詩一百四十
首七言詩附之列爲兩卷畧敘品彙人倫命曰中興
間氣集 大唐中興間氣集序 高仲武

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
氣逸而暢驅風雷於江山變晴昏於洲渚烟雲以之
慘淡景氣爲其澄霽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龍則者
也逮乎高世宣城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而於風格

[illegible]序 吳興晝公集 于頔

晝公子爲南陔之游以浮華相高故其詩傲蕩驕志
勝而再勸而不安皆名士爲金谷之燕以邪侈相扇
故其詩淫溺淫志治而縱徙而不返正平公爲海昏
之會以禮義相誨故其詩恬淡退志莊直立志退以
獨全其道立以兼濟於時立而不矜退而不怨適而
不放樂而不荒親而不比數而不黷夫如是則觀南
皮之詩應劉焉得不夭魏祚焉得不勞觀金谷之詩
潘石焉得不誅晉室焉得不亂觀海昏之詩裴氏焉
得不興我唐焉得不理詩之時義其大矣哉天人家

國之際其至矣哉 序 裴氏海昏集 呂溫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縈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
蟋蟀之鳴虫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一日得進士之嗣者如摛翠所浮僧潮視聽所遇非
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雖欲勿貴可乎
詩者其文章之蘊也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
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序 董氏武陵集 劉禹錫

詩序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予自長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溪歷翠阜逌涉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峰雜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觀者也雖莊周誇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俊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況乎躬覽勝事足踐靈區煙霞為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為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李華

侍御韋公延安咸清江漢舅氏員外衆名高天下賓主相將　賢乎哉王師雷行北翠幽朔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寇方收東越夏首地當郵置古語曰普喜氣填塞於江湖生人鼓舞於王澤頭陀古寺簡栖遺文境勝可以濯心靈詞高可以繼聲金谷二十大夫會臺寺之賢攜京華之舊十有餘人燦如瓊樹動江河涉金地登朱樓吾無任心酒亦隨淨　盡一作　將以抖擻煩襟觀身齊物日照元氣天清太空無有遠近皆如掌內辨衡巫於點黛指洞庭於片白古今橫前江下茂洲方里森雲色曰屈平宋玉其文宏而靡則知楚都物象有以佐之舅氏謂華老於文恩忘其瑣劣使為諸公敘事不敢煩也詞達而已矣

游會稽與京邑游好詩序　　顧雲

造化之功東南之勝獨會稽知名前代詞人才子謝公之倫多所吟賞湖山清秀超絕上國羣峰接連萬水都會昇高而望盡日所觀蒼然黯然兀然澹然先春煦然似畫似翠似水似木似霜似鏡削玉以劍者霞布似窈窕者霜清似英絕者如是者千狀萬態綿亘數百里間則夫盤龍於泉巢鳳於山蘊玉於石藏珠於淵則必有炙負駭目爽精之所也其土沃其人文雖遁閩蠻而不知[illegible]禮節雖枕江海而不甚瘴疫斯焉郡邑一何勝哉將求地之樂萃於此邪至于物土所產風氣所被鳥獸少木之奇妖冶嬋娟之出前聖靈蹤往哲盛事此傳記所詳不假重言也斯但粗述其勝耳僕雖乏才自侍從至此晨夕習業之外游覽所得吟咏烟月攄散情至自足一時之興也亦足快哉然時或倚檻南臨回首西望相交朋遠誰與

吾嘗于天台聽事頂之對於舍楷聽奉望之趣并妄戲吹也

同之每思逆年於京洛間見時俗之士浮淺之流多誇邑外人家有水木田園庄舍甚爲奇勝可比江山嘗與俱往謂信然今在此乃知前者之惑甚矣吟耳不足聽且夫方壺員嶠挖洞洞天自標其靈之居不與囂塵相接非但計爲隱已也至于人境所在游觀必當顯敞知名若會稽山水深不可測高不可及知是乃能半霄怪獄珍寶生霞雲而囂勝懸日豈於十畝之地朝夕之間鑿爲污池植爲蔚數源流既通根抵可知深不過蔽青蛙窮不過栖鳥鵲而能出奇爲勝哉今之君子多尚奇好事貴遠賤揚幽僻反陋則

言之而實不足徵也不然則是人能與造物爭功矣今序其事貽諸朋好知之者淳弃彼冗贅而同此游也爲通理矣極以數篇鄙拙寄贈誠玷視聽貴盡其樂以資笑言

詩序　[illegible]

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有似安仁之興列芳餞命踊躍挖攏抵掌劇談戲笑假使神仙可得自戊松喬富貴在天終輕許史聞之以博弈由之以詠謌陶陶然樂在其中矣登高而賦其公惟力於大夫陽書若驚下走自張於玄晏　登後吉首詩序

從來八子關高臨之邑居今日四郊蓬舍人之置驛故知樊家失業遂作庾公之園習氏不游終成濮陰之地百年無幾萬事徒勞唯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　序　李舍人山亭詩　楊盈川

同彼漆園之蔣周聊居賤職異乎安定之梁竦不憚勞人修路爲下泣之思長天非寄愁之所　序　送徐錄事

若夫太華千仞長河萬里則吾土之山澤壯于城中西漢十輪東京四代則吾宗之人物盛於天下乃有渾金璞玉鳳戢龍蟠方負作其輿蓋日月爲其扃牖天光下燭懸少微之一星地氣上騰發大雲之五色

以其不貪爲寶均珠玉於咳唾以無事爲貴比旂常於糞土諸侯不敢以交游相得三府不敢以辟命相期　序　季揚隱居詩　前人

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遙情於壠坂南浦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鄉東京興蕭韶之詠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乎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于江左言古典者多以西漢爲崇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沉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濟陸顏謝蹈迷津而

不歸任沈江劉來亂嶽而彌遠其有發揮析題派飛
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上自我作古粵在茲
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踐宇
宇以長驅蕆翼蒼鱗展能對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
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望（樂府雜詩序　盧照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
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羇旅艸
埜。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
以爲。（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序　韓愈）
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璨瑒在魏機雲入
洛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塤箎之音韵調律呂
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非文章之冑曷能及茲（子氏伯仲唱和詩序　柳宗元）

飛霜匝埜水雀留不死之鸞烈日焚原珠岸有不枯
之艸故能振清風於咸里飛遁鶩於雲逵宜乎與祿
產分鑣夷齊結轍北夫吞腥啗腐懷祿偷安者不亦
優乎今則入桂森指五芝零落立松崖面盡日不見
王孫掃石辟以題詩別招遁客（贈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送餞序　全錄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勃

嗟乎不遊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
別離之恨我[illegible]之自緜邈登
高烟霞是賞心[illegible]下者蓋是河南之
南孟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吾爲一人作寰中
之主僚然四皓爲方外之臣俱遊萬物之間同濟三
江之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想思王逸少之修
竹茂林屢陪歡宴加以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或登吳
會而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

竹之音揮雅智翻飄松柏風雲之氣狀當此時也嘗
謂連璧無異鄉之別斷金有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
之年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廻薄末犖投分之情四
序循環詎忘言之道豈期我留子往樂去悲來橫
咽水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况乎泣窮途於白首白
青春高別之秋　嗟岐路於它鄉它鄉豈送歸之
地蓋以東序少昊司辰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下而
江山遠徘徊去鶴將別蓋而同飛斷續來鴻共離舟
而[illegible]逆古人道别動行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
[illegible]延秘叔夜之涼倒窺珠耳

看不忍看
聞不忍聞

峯峙峙

從少浮行當山中攀桂性往思仁埜外紉蘭特將佩
悲人非悲李豈得無言子兒𡧃新詔當須振響勉酌
傷離之酒具陳感別之詞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　王勃

八十有遇共太公晚宮未運七歲神童興顏回早死
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
袖闊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
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少澤之間翱翔若
齊即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無辨鳳馬羣雜而不分
龍荊山看刖足之夫湘水聞離騷之客人貪材富用

窺卿相之門貌弱骨剛嘗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壯辭
伊闕南登酒山過我貧居飲我清酒一談經史亞比
孔先生再讀詞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
其形一旦睹風雲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
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
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人也各爲
四韻共寫別懷

送白七序　王勃

天地所以間南北山川所以別風雲陽舒陰慘覺造
化之爲勞日運星廻恨良辰之不定白七宮天台傑

筆力似宋
賦

氣地乳奇精當益友之龍頭是通侯之鷺鵠靈珠耀
掌是琴酒之文人長劍横腰即風雲之烈士屬天象
捲峻帝道徵奇吐　之珠玉作朝廷之鐘磬寰中
握手得希代之英靈天下傾心當當千之意氣整狄
駕驛春裝背漢溪之七曲對長亭之十里情易感
下調多愁送君當東陵之前逢我在北風之別嗟乎
良友不追神交已遠同人者少方見阮籍之眼青知
我者稀不學馮唐之首白唯當遜游範鋕旅悲空山
幽桂一枝賞古人之明月長松百尺對君子之清風
既而花鳥爭飛烟霞競集青山高而望遠白雲深而

路遙貴余以道誰能著後五千言贈子以言空有離
前四十韻

送懷州皇甫使君序　宋之問

甸服三百里共京都參化良吏二千石與天子分憂
章懷奧區必寄能者皇甫使君累司寵職風著香名
威惠歷剌於外臺風流載秋於京闈議者應南宮之
象實謂光列使予奏西河之能更勞爲郡擔帷即路
供帳出郊甫雨碧滋浮漢城之氣色朝陽紅景入太
山之少樹新豐美酒不換離心函谷重關能搖別恨
河內小壄暫借寇恂潁川既輟竹歸黄覇斯堂側席

送田八落第謙歸序　　陶翰

而子行於古而志於文雅多所訓將有新律鋒鏑甚銳將來者其傑之勿以三年未鳴六翮小挫則遂有滄溪白雲之意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將子少安吾以是觀慝爾亭柳絲且洮少青于何送歸無易詞詠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中一作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以悶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羇旅見悶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强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容州歡於叟者及見一作容州爲叟謝主人奔府楚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莫不誇炫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鴻騫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小文門方賢豪皮一作然景慕雖長不滿一作七尺而心雄萬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人天一作非嵩丘之騰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況親承光輝恩甚華萼宅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少瀚鴈斯几詠鶴翔雲鸞鬼動丹憂瑟涕流抗手緬邈傷如之何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任華

華州汝州兩京股肱郡也朝廷以股肱之郡并有股肱之才者則不可造次任焉是以命華州牧兼御史中丞李公丞乘軒於汝所以輟於華而急於汝者何蓋由華已致理而汝久缺人久缺者何不易其遷故也然則州有兵而刺史爲之使使不可以獨理爰命前監察御史李公爲之副清泗上朝周之路絕漢東封汝之心岐然長城蕃我王室亦在副貳之力也且

要地招我於芸閣之上假我以柏臺之榮共華甚厚同於骨肉華見侍御如見途吾方將送別侍御有犬馬之疾不遂攜酒灞岸賦詩加梁竟別鼎雲心折秋少而已矣故錄自古頗多奇士彷彿令族豈無子孫君其善待之無忘推遷至如公豈開半封三十六峯或青雲半收或新月初挂當有佳句時時寄來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府序　任華

自武陵守擁麾分閫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畧者曷以致茲公以黔巫之地西控微瀘敧濮涷接牂林粱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嘉蠻夷猶伈伻遵聲教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伊異人即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于金闕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賢當與天下共之況黔中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哉但朝廷知黔中得人與牂林得人何異出餞何許齊亭義崔凭欄窺羅龍之窟酌酒瀰魚龍之背金石絲竹雖有泰聲青山白雲恨非吾土華承命製序因贈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為本又當哲匠不遺地感恩不顧身死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佻怨恥者之以德勿收勿妣吾常以此為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君以謂何如也

送溫司馬進降誕方物序　任華

昔者黃帝生于壽丘文王生於岐陽數千年間以為盛美況我明王感龍而生如壽之為黃河為之清率土為之寧豈壽丘岐陽足云哉是以四方牧守咸獻方物用賀南山之壽長居北極之尊今此邦使予謹膺慎擇則司馬溫曠其人也曠相門子溫其如玉五德備焉堅其如金百鍊成焉既出車彭彭群公追餞於北郭少亭龍從群峯發出青石迹邐秋水下澈碧沙對此為別歡酒而已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任華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宗衰二年之間會而離離而會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于京師是時僕如桂旅亦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于桂林居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達返豈止三萬里乎人生幾何而倏聚忽散遽復若此抑知己難遇亦復何辭歲十有一月二三子出餞于埜霜天如掃低向朱崖加以尖山萬重平地卓立黑是錢色銳如筆發復有陽江桂江界軍城而南走貫入

或試劍廷易其大難其細及以爲不然方今天子命將帥以守四方丞相秉鈇爲唐仲偉佐命介宜先才者賢者事孰大焉彼採擇出事以遺役勞勤我則異於是受了命者不言勤起知已者不言□今日斗酒姑展交好送以道吾子于□□四方之志亦使□生歌二公乎。

送關封李少府勉自江南趁赴京序

獨孤及

世或謂邦有道貧且賤者不於患者不以無名降志彼於致命猶數數然孰與今候所志而膂合之張其天機與道出處道長則陳力就仕績成而退藏於密哉勝江湖之上然後乘歸流而返舊京乃知凌雲麗天則切玉利器於夫子爲鄧林之一葉耳而精微純粹皆中士所能得其門哉然當今堯親九族契敷五教一其材之美者工將度之子雖志機機未志子庸詎知泥於沙臥不爲雲霄之盤桓乎俱闕所桂楫倏忽鳥逝朔風方一作秋少奈離憂何緣情者莫近於詩二三子盍咏歌以爲贈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吾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被褐金馬遊累所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爲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相門特之一作將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乎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壯士之心況小別乎請借賦詩以見交態

送朱拾遺序

顧況

楚天暮秋衰少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它方有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昔我一作者大師居毗耶離方丈之室以虛空是納諸界有爲法而冰難於酹對兄辨才者精於語默雪山有少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貧也上智不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爲咎故愼也和中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倘公遠行孫吸如朱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觀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爲家何水不可以泛舟我送朱兄浮于亂流主明不在詠故居在瀰漫之遊

臨江西李大夫東湖賦詩送宜武軍趙判官遊

使序　　顧况

相國大司徒執戎于汴汴之介者有表[illegible]廣循乘遽四方交馳諸侯以利君賓我大夫待以加等問其所欲[illegible]相國於其君義疎而後有誠誠存而後有別此猶相問而及子[illegible]乃賦平字之什以從之春秋之義凡君子之事一善接一士皆欲有所用必相其宜而北之昔代之阿鄧燕侵河上晏相之薦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果却燕晉之師

送韋處士適東陽序　　顧况

珠玉在淵蘭在深林士不定方而處東陽佳地樓上隱侯之八詠溪中康樂之贈答棠生翱翔若復故都會予於途相逢姑蔑之山所裁新詩婉而有意凡游山水芳無卷舶復無幽人携手一何異飛鳥一翼行車隻輪服界旅矣於故（一作放）言自謔以覬處士乎哉

送張鳴謙適越序　　顧况

晉司空十四代孫尚書左僕射續武代孫曰鳴謙間行於我我封日乃祖峭道巖黃鶴山乃先敬惠隱朝陽山今子治脊嶺修先好是一門而三隱矣榮仲之處也雲翔其廊亦復何將又將嫁于四方子常適越東至剡南登天姥天姥而西即東陽太末姑蔑之地盤桓乎弋陽其山霞錦其水紺碧其鳥好音其卉芳葩奪人眼睛猶未麗也仙人城在其上可以遊神可以建文可以棲了獨不見錯落而同樂乎感隙駒之未光非途龜之修齡覩萬化之始終道制同處其厚不遠其濟丈夫之事乎亦從此逝矣適人之適孰與自適其適乎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澹者得之愈深袁生履恭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

命官解巾並々偶得佳覺况青春之年綵衣黄綬出則爲政入則承歡以世惠遺直而愼修之不息與府必復此其推論賦追思童年游寓茲地烟潭雲洞杳條靜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清廊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動之名（一作有）漸許寄稽首頻歌詩鏘然在聽復徵不腆俾叙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歐陽詹

國以人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愼擇今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仕而退下者十必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硎之刃請宰一邑天

官制已東也而使為之平衡縣鉅鈞軸不轉非輕重質器目以昭如斯安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既受牒恭命而南征公與予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先鄉曲譽是通闊非之意術以經明升貫操教化之本今府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撥絃在師曠之膝何徹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使朱邑曾恭專美何一作是官其餘則巫峽岷峨岷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遊盤貴境為池為講退公暇而為我趣聊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馹馬詣闕言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有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夫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它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而邊吏佰苦饑不繼今君所請田皆古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一作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吾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一作[illegible]）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一作兆）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其（一作於）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于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者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士之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唯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何堅序　　韓　愈

何與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illegible]）是鳥也寔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韓　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

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曾參歌商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事詞辭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

行姑與之飲酒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僕聞歲驟遊邠寧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盡護羣牧用管法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陵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將驕者仰而從之今又能旁貫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容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督惠位未達而榮如責任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邇西鄙精兵備虎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諭者以為天子且復河湟故疆拓達西戎而羅茲之兵則鬼謂戎慕之下庶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斧畫於借筯之宴發群謀于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討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尊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煥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

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柳宗元

交州多南金珠璣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惪之所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于陽惪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矣其亦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是亦世之所罕也

送李渭赴京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瑣屑，為役于州。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邪？則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於己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予以言，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元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使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于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唱，以振動其心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輒讀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豈可以說讀為哉？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朝廷用文字求士，加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十孔徒之數，春官七人大夫握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由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後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鉤喙甚而，皆有美餌者而欲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祝子而操服者蓋不乏矣。辛生來南依梁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發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矣指擧伍文昌下大夫上上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眾人戲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蹶踣不振，豈其在釣而釣換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兵，鄉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愛如懸磬，僻室寓食，方將適千里來仁人，傑目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身何？然且閱楚舟而克手爭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

厄困而往蹈心勇氣毋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嗣厥境之興毋乃果於是聚乎往愼所履始志遂返
自適備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亦愈
乎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柳宗元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
乎它族由遵而上五世爲人儒其弟三人咸爲帝者
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子也廣而不
肆質而不惰孝敬忠信之道吝吝然未嘗去乎其中
嘉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勁搖以文采以余弃

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
有異乎行者則余之弃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
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往之適也而
中衣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
其中者有大如是則宜其翕翼鱗乘風波以游乎無
倪斜哉其游乎是行也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柳宗元

僕之爲貢于京師者廿之曰是所謂望而未睹隱
而未見瞻乎遼而有樂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
壽星其果合也僕時悒然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
不然然而僅寘于懷耳未克決而怠之也後果依違
遲疑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于
人乎不然何應其前定若是之彰彰明也今蔡君
馳聲雍容聞于公卿藏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猶未及歟故君子之居
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爲丈
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
笥茂是文苑將爲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
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柳宗元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然雖士亦然若今由
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
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
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
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
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
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
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于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
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教梁子曰心心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

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而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舉未至不以掛有司而況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舉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泌以遂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元秀才序　柳宗元

困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困乎藥者屈抑不能服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

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陋無使令之僮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愈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兩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聳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攖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遂乃從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剸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勵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袵量其志知其遂于昭代究其文辨其聲于太常條而計之則期翰於清升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私怡讙而不懾交同列之界以誠信相余用而況之以為乾道而周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領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揖讓于術藝之場遊乎文翰之林風雨生于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顧視聯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予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慚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荊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泰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還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佳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南翁之卿粼帶江漢之浩蕩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涉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戒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予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予書而授之編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聽決語其學如稍頻之宮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秦商鞅之法而思奈桐吾鬻而與之遊踰年將歸其鄉於洛下吾送求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聚未有不爲盜困幸矣子將安賓哉京師貝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它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它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成者也今子之類周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爲一扣移白變

而復黑倒上而爲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非師獨憎迎訪于求序行以資漸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許而不得侶師以馳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蕭耶不出卒返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諦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

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此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薛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牧取用此贈行

餞送序　　韓錡

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遇餞崔使君序　　王勃

人多汴北地賓淮南海氣近而蒼山陰天光秋而白雲晚川途所亙郊路攝於崤潼風壤所交荆門泊於吳越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窮愁山曲淹留屬群公之安喜素交爲重覺老幼之同臨朱紱儻來豈榮枯之追因照珠胎一色縱橫振鋒之才吐納江湖

之豈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冬日羈游汾陰送韋少府入洛序 王勃

若意不感慨。行不卓絕。輕進苟動。見利忘義。雖上一階。殷半級。何足恃哉。今之游太學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肯受本學有周則長便經明行修者。華存實爽。至于振骨鯁之風標。懷賢聖之言。懷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送劼赴太學序 王勃

昔者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入座。左右生光。豈非仙表足以感神。貞姿可以錯物。餞宇文明序 王勃

劍影沉波。碎楚蓮於秋水。金輝照岸。秀陶菊於寒隄。

秋日餞大官序 駱賓王

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澥。翠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譏非。謫居外郡。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鴒原四鳥。是日分飛。輿泉二龍。此時云遠。綠潭一望。青山四極。泰人去國。乘布帆之修途。洛客思歸。憶東京之曲水。上巳日於霸水臨餞崔術吳別吳季序 宗之詞

竹林以清氣。嫉賓蘭。噬以芳心。愛絡啼鳥送晚。遊棲御史之林。班馬斷歸。近送舍人之馹。袁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illegible]之間

造膝則人無異辭。匪躬則我有餘力。儀正可象。聲猷必應。此所以孔光答而張輔龍也。天子悅公道之舊。借康成之往。乃聽中留。久而下制。允川惟閒。乘春載陽。服老萊之衣。綵紉丈二綬。紛章之傳。送車數百。晨省偉其傳呼。[illegible]之新泉。至則光輝。對奐之舊浦。代常侍舒公歸故序 蕭穎

時不與而清秋至。樂未央而別恨生。則臨岐憮然。把袂如失。蘭可佩也。擷而贈君。酒可忘憂。酌以醉我。送崔二十一之上都序 陶翰

僕平生述作。磬其山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

聖朝已舍季布。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之山耶。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李白

吁。舍我而南。若折兩翼。皆歲律寒甚。天風苦聲。雲帆涉漢。悶若絕電。衆月四顧。霜天崢嶸。送儲十一序 李白

天與水遠。雲連山長。惜光景於頃刻。開壺觴於洲渚。黃雀犢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吾貴可流水。其道淨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亦何戚戚於岐路哉。送趙四流炎方序 李白

贈言伊何。莫過於勤孝。立身伊何。莫過於守正而已。

秋天壓溟渤。白波走洞庭。後期何日。悵惘猿聲。送王舍人

任華

吾兄驥子齠齔之時愛其神清知其才清今果爾也頃源淪荊楚既孤且貧求食於誰託身於誰四海茫茫未獲所寄及遇我隴西公獲所寄矣公以故人之子憐而收之上滿秩而寄乎南山龍轉蓬而依於姚李

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覲叔父序　任華

且予有善公爲揚之且予有功公爲叙之予有患公爲排之予有屈公爲伸之亦何異朧驥驥於鹽車鬱秋鷹於天哉乃騰驊騮驟朴擊搏在即亦足以快意如且爾兄吾兄也爾身吾身也雖萬里爲別何別之哉

雖然不能不恰恨倘見二林爲常爲深陳江嶺安危之體焉料予必見潘旗下因登高把酒南望千峯自雲離披橫在山畔與我疇昔所見豈有異乎由是益令人思北歸

秦中奉送前洛陽府歸蜀序　任華

僧院少客蒼苔滿地終南曉晴洗然黛色日暮飲罷鐘聲傷出

萬福寺後院送新城尉洛郊序　任華

高天晚秋殺氣動地靡靡岐路悠悠旆旌送離如之何賦小戎以爲好

送廣陵許戶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任華

窮陰欲臘漳滏冰厚班馬連嘶歸雲無色非詩何以允離群者之志

送吳處士歸滏陽別業序　獨孤及

今天子受宣室之釐思賢諮以詢書之簡先示幾羊且搜玄珠伊蒲丹關則且歸於縱沐耳科也雖欲抱黃老之術與赤松子遊公器所歸難乎免於珪組矣夏五月弭棹雎溪牖東而西衣雲成峰邻外如織誰謂泰遠跂予望之有以見丹青扶日日在此行也

送餘杭薛郡守入朝序　任華

每歲孟冬大冢宰懸衆銓之法以官民材天下髦士于是乎雲屯詞峰角立脅肩合子投袂而起將鼓行乎其間以嚴樂之材力利南酌之衆寡其於湛盧發硎批郤如玉綮弱在手捨拔則獲者吾惟子之望

送陳留張二十七少府東都赴選序　任華

內外關官自卿大夫已下多貴戚元輔進剖竹分符寄決在禁中又以政貴有成化難數易至于理行超異公論當徵但增秩賜金或移典大郡而已由是我蕭公建牙茲地化行五年澳庭尊公方待以右職而竟有南徐之命蓋天子憂遠人而繆徵拜也公才可以濟物德可以化人五行之用備四時之氣足不立法而去弊不示禁而止奸衆者有衣飢者有食百城萬井若百少之得陽春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仲秋送陵蕭郎中使君赴潤州序　劉長卿

乞身之表七上而後賜告有以見聖主之愛才也夫賢者境不靜則神不怡身不安則疾不去　送李渤歸少室養疾序　求函

余有茅居在鄙南西嶺下前有芙蕖菱芡後有高梧大竹家貧無它其日爲徐君春黃葉秋鬧滿觴數器相顧下筋頹然簷下快然俯仰至宵夜即燎薪火觴白酒引滿之際更語異事襟期浩然如太古時人闊萬景無非棘批斯一何爲樂之甚也　送徐十九遊潞府　梁肅

鄙夫嘗游息二吳間殆二十年每耳聞水國如話鄉黨則徐生亦吾之僑舊也可忘情耶商皓遠矣以不才者處之退朝隱几幸類休林江海之思油然而生適因陟屺尋愛此行色　送徐諮議假蒲東歸序　權德輿

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則明道從之舍卿大夫皆由士而進得不謹於初以自重邪　送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　權德輿

質素者受采必固乎本者遊道必遠況之志其在是乎吾與況也行以五采衣裳視朝夕膳衷禍初解綬黃甚新彼陽羨有佳山水玉潭東谷溪南岳洞靈仁祠仙觀邑子鄉尊翁年勝賞餘仕於斯其樂如何　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　權德輿

始吾把至源之貌若龍底積雪寒木於崇溪次岳覽至源之文若驪龍迫走弄明月於泉魚木吾聽至源之論若太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　送文人遊蜀序　呂溫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更始聚書於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士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唯所用之　送鄭十校理序　韓愈

觀室者觀其隅隩之巍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然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　同異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序　柳宗元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兵部兵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狀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猾得爲奸以交賊賊智以弄權詭竊寵易而莫有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辨達而勤其務者命之掌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　送范明府序　柳宗元

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艸爲圃乎湘之

西旁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廿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荅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薄而今於是耶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柳宗元

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殘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與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

送賈山人南遊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屢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于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笄以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孝廉班生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柳宗元

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序 柳宗元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

與稱其文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覩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江湖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倒藥爲

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覩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知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送婁圖南序 柳宗元 濟江）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柳宗元）

侯生嘗舉進士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再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輙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雄州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恒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峰若焚戕燭然玉球岩辟澗敷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爲材及其堅良又不與它等居乘是氣背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今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之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其存乎人哉天不能奪而已矣（送道士侯太白山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楚步市日光福光福西五里得上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小樸樕皆薪材而吳之樊此爲肘焉吾作幹八十矣元和之中嘗從史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illegible]不足用取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于天下得非專[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乎序（小雞山樵人 陸龜蒙）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迥鴻磐言遵永途吾視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川夾山壁谷不設其心力何來堂一枝兩荊一片足塵土其處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真性進非

干物自疏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散琴尊於北阜喜耕鑿于東坡埜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賁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偉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鼓歌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埜性時違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塵鑣愣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縢朱紱且混以雜裳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挹容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俯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半醴遂陳高士臨筵無蘇不發廷非雙溝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下幺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烟霞照灼既而神蹤象外宴合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煙生而北林晦嘉始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井忘林藪先生負石傍城市之塵埃遊子橫渠憶汀州之杜若況乎迹不皆遂時不再來攜宸駕之方旋值畢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感里箏竽乎嚨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異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

動秋風策杖藜而非遙勃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令忠儀道是所望於畢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所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延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南山桂樹往往逢人度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幕待容自有金埒士烈迎宥還開石架惟恐一介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料光陽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牟公鄉縣危飛入朝廷了不出下走遼川崔去謝城闕而依然敢佇重襟

少蹔知別

秋夜於綿州羣官席別薛昇華序　王勃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天地所寳者才也故雖陰陽同
功宇宙殊力山川崩騰以作氣星象磊落以降精終
不能五百年而生一賢故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之
羣公並受奇彩各杖異氣或江海其量或林泉其識
或簪裾其跡或雲漢其志不可多得也今並集此矣
豈英靈之道長而造化之功倍乎然僕之區區常以
為人之百年猶如一瞬非不知風月不足懷也琴尊
不足戀也事有切而未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遣故僕

射羣公相知非不深也相期一作非不厚也然義有
四海之重而無同方之感分有一面之深而非累葉
之契故與夫昇華者其異乎嗟乎積潘楊之遠好同
河汾之靈液用罍觴交相依窮路是月秋也于時夕
也他鄉怨而白露寒故人去而青山迥不其悲乎盍
各賦詩云爾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爽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
無復殘花合浦寒烟空驚墜葉王生賁樂入天子之
中都見統乘乘遇羣公之大會風烟匝地車馬如龍

鍾鼓沸天美人以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
重開直挾蛟龍之髓李膺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
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深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邪返而
迂廻入邪山而非之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
風花一曲長安之路君為赴驛孫飛萬里之中仙崔
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般勤於少
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鸞鸞雅什俱為贈別
之翰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贈李八騎曹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順非贈

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邈迢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
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之多暇山
芳襲吹坐凝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
以御滿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遥催別酒既而榮
波東注灑岸南登綠蟻空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
促撫衿思緒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聯盡中情
於麗藻人為四韻各賦一言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王勃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槐衢分
黑龍之水巳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絲

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愴離湍於交臂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夢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頹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飄蓋嗟乎岐路是它鄉之恨湍水非明日之歡雖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遲盍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曠思魏闕竟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懟無聞在林冀侍御崔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于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酣無以娛客至于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爲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驅騁道遠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月之歡雲山悠悠歎不及也猶想房陸畢子爲軒冕之人不知蜀山有雲巴水可涉臨關良會我心悠然請以此酬寄謝諸子爲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臣國無悶兮在林白雲峨眉上歲晚來相尋

臥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備修君子之篇而獨未成備勤人臣之道而獨失節階過文明之運而罔哀疾天寶中奉詔廉軍政非至朔漠與華山陰屏司徒公太尉公一盻之恩先時爲伊闕尉恭相公尚書約子孫之邦不幸孤負所知犯項受汙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龍附於光輝元惡掃除太階如砥天下未寧謬華爲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悸悔懼無已於左司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高識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漆倒能鍾百疾羸體衣無完帛器無藜蔬以妻子爲童僕以笠履爲車服並穀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焞龜之父揲蓍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遇蹇蹇著而言曰三靈人爲宗則人過於蓍龜也耳目主乎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下被儒者之服誦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爲而疑乎于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奉奉扣顙謹承先生況服勤西方之教久齊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成矣夫匹夫同貽名節矣與堅劉同

飲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牽率隨遺剖頗衍者父命弘宰政不遺適爲朝廷之蔵相府之蓋也又安得恃爲故人哉其內者則人所傚古乍遊其漸比霧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恐不爲吉□恐惱中槐淡印武昌柳歇滄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歡有感離別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詩雅之道也以賦托志以雅爲贈乎則知車馬佩玉之多反爲末也病夫李華序

別王佐卿序　　元結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日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强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興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爲序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元結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入耳讓陵崔曼惑叟所爲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曾潭州都督張正言薦叟爲蒟邑長將行叟謂曰叟與時乃山林之一病民耳宜不相用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栫助相重名譽若未先達賢與能相校抵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上人能用其一言遂困於十年歲歲猶我當世公往在淮南遂廵循麾萬大風從遣逢猜疑疤而不爲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爲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高貴從容謀畫少飾酒平氣槩耳

雜序　全録

山亭興序　　王勃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卽去深山大澤能蛇爲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珠之地豈徒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陋質似小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誇非道之書氣調不羇未被可人之目潁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崖知宇照臨明日月之輝襟度弘深磊落勝乾坤之氣王夾虎之猿林瓊樹直出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混

厓ノ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塡胷
之文藝替補見屈輕脫屣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琹
於南洞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
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宮
瀨之澗黃精焚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徵石髓于蛟
龍之窟山樽埜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岩
竪龍頭緞埜老之眞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瀛
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開滴嚴遵之芳乳藤牽赤絮南
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即人高調
遠地爽氣清抱王策而登高出瓊林而登遠漢家二

百所之都郭宮殿乎看春樹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
見班孟堅聘兩京雄筆以為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
一代宏才以為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闌干象北斗
之宮清渭澄澄滉瀁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柏鑽宇宙
而頓風雲大敘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皇神岳起
烟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葉
滿山皆放曠即滄浪之水清埜氣蕭條即崆峒之人
智猶頭坐帽頻足起舞風塵洒落直上天池九萬里
[illegible]基維壯勿吞少華五千仞栽二儀為輿蓋倚八荒
[illegible]宋若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

詞峰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
於後殿情與不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疲須使山
中見序

山亭思友人序　王勃

高興之[illegible]中[illegible]想觀春日四望秋風美月清都人張氏
有山亭焉洞壑橫分奇峰直上蔚然有造化之功矣
嗟乎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
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蓄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
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
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

以蔽寰中之一半矣惜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
人與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
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宮
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
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
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調下云
爾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故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潁陽令狐九閒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
猶親洛邑泰京道遥非遂春山采藥攜二子之高蹤

夜月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閲書悅卷琴罇綠竹一發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不慮飽我以老氏之言衆山無譁醉予以胡丘之說池塘涸於時雨衣巾漸於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當[illegible]默伊與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太白岩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韵貽諸好事云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一作葡）核如枇杷殼如

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五日外色味香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盖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雜序　節錄

安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寻遇夫子于長安撫物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逡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與易章句

[illegible]系闡對經乃知三十六甲之[illegible]之要十五月而出[illegible]也引存之道不可多傳也無俗往以自彰[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世經[illegible]存八十一篇務非可以[illegible]察時變而經王歟樹皇極之綱紀[illegible]略也紀千數百歲断自唐虞迄于兩漢[illegible]所存百篇而巳以[illegible]見聖人言約理衆[illegible]之撰矣孔安國曰帝王之制用然明白可舉而行[illegible]乎其言其人可使有所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illegible]

史遷陵遲人自爲家然指失中陳事亂而無常制理然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寔秉府懿生于隋不循後作之蹤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甞恐旣沒文不在茲乎遂約大義删舊章續書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贊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于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

以勃之才勤于著述可謂[illegible]

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亡其精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
嗚呼茲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不刻前修什緒為例
六經次禮樂敘中說則易贊承祖保守前訓大光數
遺後人物見於存六通者前丁六七紙甚恰恰講問
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
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嚴精激憤宵吟晝詠庶幾
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靡祿是殉
前人不繼是懼 續書序 王勃
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葵
伯嗜所謂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歷後當差者太初

摩規使易高星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咸成
再出不能發黍累之功壽王亟生無以議分毫之失
豈比夫時乖兩閏始栽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聳絳
老之年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之署候耕耘之節
非精杏花實發之期詎須莫焦 神龍曆序 余靖
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候之遺式
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
其疎密以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徵於
文王也覈春秋交會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於
孔子也紆軸為象優游四載奏草初竟一公夕落臣

[illegible]

詔奉詔金門成書策府先有理曆陳景哲吳趙昇首
尾參定之言接承博籌之意因而紬合編次勒成一
部名曰開元大衍曆并軒后至聖不除撥亂之業非
容成許業不就歸餘之經 序 開元大衍曆 張說
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揚孤為黃熊彭生為大豕萇弘
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黿君子為猿鵠小
人為虫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
殉墓十載却活嬴諜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魄曰杜
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冥莫可紀極古者青鳥
之相冢宅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

革以語怪音聞智辟形鏤夏鼎 戴氏廣異記序 顧況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于習之
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由其
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聞
為廣見以異端為博闢是非紛然塞智滿腹鴻洞茫
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
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
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
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
學者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

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
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
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未從政逮人情。罕更事
知時。發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
其文甚詳而不煩。通典序 杜佑
每處室燕居。游神晴峯。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
海。意簡入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
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
之艱。睹窮邊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
則見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

敗。地志圖序 呂溫
彼三國之臣主。始當少昧之斯卒。踐陵遲之運。君無
尺土之漸。而以爭奪爲德。臣無素定之分。而以偷合
爲功。擬三國名臣贊序 嚴從
昔管仲用法。伯氏無怨。子產刑人。終以見德。孔明之
稱李嚴蓋近之矣。周瑜魯肅咸起諸生。鶚踞烏林。鷹
揚赤壁。然猶爲布衣。當襄漢之際。棄貲田宅。分財結
士。以求人傑。此其志不小也。公瑾推第於孫策。子敬
受粟於周郎。咸有異於人者也。子布剛簡。懷不撓之
節。桓王創業。首資經綸。仲謀嗣立。將自扶翊。古人
所謂託六尺之孤者歟。既而忠言屢發。直道不可折。
弋獵之娛。汨釣臺之樂。斯又王臣蹇蹇匪躬之元老者
哉。夫江東之於天下。[illegible]四[illegible]之一。當其[illegible]僅不能恢
闢[illegible]求忠蕭而乃[illegible]始制刀
於漢翻終撥刀於[illegible]既論終返郤昭亦於窺宗
偉。故使時望摧傷。元功見明。由是見仲謀之器小也。
其不能厲跡中原。懲長世之業者宜矣。名臣贊序 嚴從
由是能荒服長驅。受斯道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
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露。揭汗非至惠
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勞旗。爲用騏驥不

貴。能文鳴鶴鼓。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
之文綺。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
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自身入
朝。授以將軍印。所堅昆都督。迄于天寶。季年朝貢不
絕。洎中國多難。以遐鄙隔絕。黠戛斯忿其絲絡。乘彼
孱微。于是破能庭。[illegible]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得出
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睹青天。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季孫問於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
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
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實未之詳也。復不

始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推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爲最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平一天下有不順者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眞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殺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尸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

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尙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

注孫子序　杜牧

卷二十八終

以不辨辨之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illegible]集

古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論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掃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剪伐匈奴恢商（集作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守（集作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權樂以極馳騁（集作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雞之求息矣魚龍角抵（集作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說亦庶幾黃金可成赤霄（集作赤松）可上固不在於齒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宋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自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誦虛（集作詐）不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甘（一作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僊（[illegible]）資笑之耳斯言信矣太抵方士皆習静者爲之隱者高尚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繫軒車之

哉敢自衒其術而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許殺其于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以（集其以字）爲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延娑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法矣

太古無爲論　　劉蛻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爲之君又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

得人心而化其無爲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而勸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一作）無爲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夫無爲之信果使有（文一作）心則是既發而而其不敢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勤勞也則不教而祭豢予荷受其不教而能剛形瑜亦敬也何責人爲故程其得時者之言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善惡之迹俱無餘也不者善人之子不必皆惡若慶必加於善人殃必加於不善人乎恐慶殃之說加也力人而已余謂曰善惡慶殃俱無餘也餘慶勸人之善餘殃誡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有不恃慶怠於善者惡人之子能有恣惡俟其殃者乎末代之君世祿之人先以爲乘之尊我人首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門第之富我不知兄弟出道而傳之[illegible]行不善而失之乃至乎身衰爲匹夫世家爲皂隸烏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乎子不善而父伐之石碏是也母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

母善兄弟不能令于弟之不善又可以恃餘慶於天下乎父惡殃子乎子父出之而[illegible]貴之虞舜是也母惡殃子乎母惡之而父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殃弟乎兄伐而[illegible]之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攻于弟之善而[illegible]殃可累於天下乎且善者天下好之常道[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常道也豈有將好惡先必稽其所[illegible]若以勸善懲惡爲意則當懲報復於[illegible]欲遂怨於身後而取人之信者乎[illegible]信貝初善也任宰嚭終惡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全吳前慶後殃者皆身也太甲

以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受桐因終善復天下前殃後慶亦也矣之嗣可以前慶後殃殷之嗣可以前殃後慶乎予洞謂殃慶皆復於身也不復乎子孫也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所以貴者道貴也所以賤者道賤也道之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辛獨夫也餘慶餘殃吾則不信之矣

禱祝論 一作禱祠

李德裕

聖人二字集作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

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閤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遑走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命集作令掾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霄而應其術無他惟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泂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南集作在黎庶詛禱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誠集作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焚爍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備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七字蜀本作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繼及于顯熙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育背恩以忠貞之故

不敢自獻公保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效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徵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謂因赦天下郡邸獄禁者是恩及門海也又秦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徽卿英華作君非之美側上何之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案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昔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

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狥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子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一作宏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故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墻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吳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衆而動治其未亂弭[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何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付濟厥之心則循守能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質文論 文粹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繁縟之禮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與其和親而

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豈惟天下思極則無思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猶病天下詐極則賊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詐人不遜而節之難斯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思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質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溢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昡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

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刑不在政必也使而有刑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于禹而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奔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黙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耗亂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

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恭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眾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規誨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

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于喪制之繁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非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背邶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瀆久今

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為一國之所來授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尤美之色

惑嘗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今之謠敗於五將苻堅於五將山被誠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變陳主之妹終於殞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宮至晉世祖怠於為政戎狄遂亂一作亂華矣所以王珪規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防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者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生代一椅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何君好而貴之雖欲親之其實攻之王守大道淪論一作非道昌是一作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嬌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嬌相益故覩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鼙鼓則警而思備也遊秘隱則惰而思逑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警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一作甚而思降也攻逆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

而與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惰惰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一作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遐邊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者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有四夷自

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備禦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數數天下空於枯梆加以褒姒以色攻伊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于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格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爭兵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寇鈔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戰論 并序

兵非胞也殺非殂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穀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峉嶭（峉音諾 嶭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吾嫌（切）忽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都之師嚴有護邊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師嚴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挑不為則緣（一作沿）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饒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膂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則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一作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何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粲

壘未乾，公橐已虛，此不責貸科斂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輙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宦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眎刃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九　文　廿四

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盖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有序

明於守而後可戰，此論戰之內篇也。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九　文　廿五

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

莫得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昨岸遂有浧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贔欲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盡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衆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一作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一作崇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戶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乎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務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見必可施戶脫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矣曷煩諸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横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爲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虑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極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賛以滅貳有變臨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

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貲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忘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握能失材臣而取覆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求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掩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嗁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蘊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譆之顧（集作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為卿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義歟今夫或者不明分介（一作）推理而觀之則曰此[illegible]而皆自者足必得志而稔其節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忘其德矣曾不知節當其分則地易而自營弘非其所職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乎以執贄之道衍其分猶推分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集作拘）於書而惑於衆而（集無而字）傳言違衆不祥書云（集作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輒以為言出於內口（一作）則可守而為恆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譽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恆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非之故大道喪是非汩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衆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賄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甲當言而默者三游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將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狥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邪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

者一倡而邪者者字集無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集作十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勢而說之矣苟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怨乎寧違道而從眾乎斯以辯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眾所從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快於名而勇於貨者非眾之首眾非吾之徒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質無誠論 牛僧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叢詐源泒別姦私萌紛不可救止往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為質固春秋之時晉悅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詢質而囂再叛也類皆滋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旨彼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所合其道內外恩親愛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以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孫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羨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迭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討之不服退而以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禦之失所則質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決於天下矣

食貨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誅用之臣虞鞅相踵諸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

然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媒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論（一作領其）（一作職）有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援其奇羸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皆倖得其寶賂多見賈人汗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豺養鼠而縱貍欲其不侵不黏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陶朱日賊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盧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權酤興歎稱其職者必能挾

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恐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爲之甚慟哉

貨殖論　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廻人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衰繇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

孫安樂昔公孫弘務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方猶謂之真人況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太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將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昔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禄曰之積顏氏（集作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揜豆公儀休相（集作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姦人之譽務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

知我者與歎而已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禮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道而已矣王邑崇綱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持翦道德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

[illegible]催發於造次生死變禍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illegible]終情而親於義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然而不從[illegible]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者[illegible]伴侶雜于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illegible]代之教自家行潤物之以師經啓其心而修身家章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擇稱從之[illegible]賢論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事以富有賢哲動[illegible]王業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illegible]之政獻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illegible]遊諸侯文武之道嗟口（疑）復明孔伋孟軻

之徒並不備尊漢代人心尚朴雜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然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部積以為常以形一發聲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但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衆邪為雄孤正失守蕩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有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illegible]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為帑在不專經學

於苟免者也師之偶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illegible]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家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益廢徼倖道長而純愨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illegible]日並質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揚（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榮[illegible]有畏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將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淳漸有漸然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illegible]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別辨末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忘（疑作安）之交風

動利搖則不悔機罔名敗則其心罪鏤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羞跡均心異者聲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未能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其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諧交

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善則稍宜之過則以規諷之不從則一心以祿之不幸賓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乎生之言可復如拔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孝公楊公母如親則宗黨行路人聞處死存者言之不出耻朋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信無諛乎務者誚身而已矣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辭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師大哀乎夫以佗之不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挾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覇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神武云日爲我飲令死亦掩（本紀作死亦可恨）聚其和勃勃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愛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淚冠在鄰奸臣不附以此爲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登正羣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思政之忠遂挾其手齊薩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爲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名器先王以之華弊逮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嶺爾儀也若乃命天子

為鄭人比尊名於狗腳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勲忿於
勝之低寧思代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務恩率
意以之紅綃如花妖顔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
罪貞姬叛鳥慎於洛陽幾傾其父懟鄭妃於內寢乃
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
莊絕纓不顧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
以盡停因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謇之罪賞王
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孝行論　王勃

論曰昔之劉桐珪建芽土芽非一君焉至於孝感可
欽定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九
稱仁風茂存乎棚欄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弄凝淪乎昏慾嗚
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誡乎

忠武論　王勃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
資以定業況乎卑疑侯自我宗子雖城者乎城陽之
雄略明決卒摧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啓有
魏之業蓋有功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承
昌洞曉其數結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三國論　王勃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姦宦竊位閹官濟
士之蹈忠義屬永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閣
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
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上崩之勢明
矣嘉平中大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真
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
也先時秦宓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與董扶求出
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
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
崇替遞來剱撥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佇
欽定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九
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令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
董卓僞尼棄文和之策而不服王允則東京焚如之
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
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僕死於墻壁六宮流離於
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
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
驍悍逞其謀策潛內翕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
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
區公路欲依劉術之尊項項伯珪謂保易京之業寶
訛若懿術亦憂終歸尚難心宗瑜失守其故何哉有

張禹論 文粹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有所咨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泰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夫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狠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驗不（集作無）斷之於己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今明詔自親其交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不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尚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反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然所謂漢之賊也陳之姦也雖然罪於鄭寧過於宋如何甚於禹也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至（二本作鑒）戒

鄭文終侯論

羅隱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污者豈非欲刑（一作其）德於漢代乎不然則是繁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者雖貪殘規矣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于是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詞科論 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擬有（作疑）百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巳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施奇謀勇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

昔烽燧之光已至於老故太平君子雖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釣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由遂言無之房琊遂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憶而史不利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以琴與於諸妓則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illegible]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卑遠之說帝遂引詩應對終為博古通知殊不明恣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說者以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鐘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鐘鼓在堂之上下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淑女非謂淑女為其樂也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昔人誤之甚乖雅詩而終對歟朝而問君蓋田者日無人誤言至是女樂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霸於此悲夫

不招士論　牛[illegible]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賓客蕭然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王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為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于顧未然之失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典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斯天子安不切齒哉韓彭韓信王陵皋張蒼鄭叔[illegible]任子

廉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非哉其後武帝
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買人多者皆應命頗
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訓其故青默然問者是非
與士俱無別從忝命其徒於末旅中選田仁任安武
帝與語大悅曰詔用之若武帝審切禹不當於青之
門下選士也留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不當罪青之
門有人也武既不然而青以為切齒無乃誣上之言
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恡其金帛恐招致賢
彥有所費耗歟君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論 年錄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
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天上論 劉禹錫

昔衛卜協於沙丘為識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
癈朝衆未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
矣皆兆發於前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 宜散有報論 李
從知問鼎請隧有懷霸王之節白馬素車無復藩籬
之援不恃望夷之釁未甚犯淝之災既權高貴之殃
寧與中絕之醜此乃欽明昏亂自輩安危固非守宰
分茂以成與癈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
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深凌弱縱恣寡強場彼此干

長川承壘駘之役女子盤紮嶠陵之師隻輪不返陳
盡則君臣悖禮共傷徽穷衛宜則父子乖離終詠壽
州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須絲之貴食不
兼火剖符之重衣準補褐南郡太守縣布奏身萊蕪
縣長疑塵生甑專云為利四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
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
此乃愚智之辯安可惑哉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
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學
者尚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者苻于戈戰爭之心畢
御羣詐之階漸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暨

為祖英任雄倩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
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先王一唐韓作人
實錄作文物掃地將盡 封建論 李百藥

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垂華之文
際四內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
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
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孫直之文斬莊賈毛遂
之文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
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郭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
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

君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
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
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者後漢書其妻不勝
珠翠其母糴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
天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人 文論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
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盡古法紀
傳煩殺不如編年是非與衆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
中不虛美不隱惡訓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敵

遷固有踰南董亦無上矣當辯乎此則雖服仲尼之
服手握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君王正之月日謂
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
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及
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
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諸葛見樊仙為武昌從事
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
千足以擒之果在濟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
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
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
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亦曰昔齊之兵可以禮遇
徐堯之卒埋須義撫斯測吳將卒之明知也今之將
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
然求勝由衆卵以擊山驅羊而鬭虎欲期弭兵靜亂
不亦難哉 料敵論 下敍

時公卿士庶多以言語不敬為酷吏所陷彥伯務
著論以誠於代 非斥論序 徐彥伯

梧官問答荊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
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受闕宋卿也而受

鬥鏤之誅史遷輕說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
睿哲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
鼓也人考擊而樂焉 樞密論 徐彥伯

于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宮執憲之臣
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一作身
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
旦觸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
梅福之比也昔賈誼竟以不死自王而高祖賢其
然諾哉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聰薛安感其兆節周燕
之恨於不負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於千祀有此幾人

生爲酷吏所遏終不詘服辯義雅正在古人之
方買高藏就之儔也嗚呼用叔孫舒肯位顯於朝而
魏生以與疾遠竄齒讒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
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昏作有苗是不欲強
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戚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
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被廬是不
欲強其國歟況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而強
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君道歟捨名而就時者
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

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曾隱之亡慕讓
之名而失時者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
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夫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
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
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
十百年也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
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
而給飢人邪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 辯名政論 牛僧孺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
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
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
務賦斂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寵若有青海
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
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消亡之以師旅因之
以荐饑凶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
有悖天時 平糴論 權協

或有破一人斂捨一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
縉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
節益封土翻爲藩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

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洩溺之
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目名以從公相者屢歷官常
出入藩翰其餘將材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
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日愉悅
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與優倡之子錫以朱紫
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
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
之道也今厮養負獸之醫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
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
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 賞論 牛希濟

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
劣先當恪以道德厲於終始辨其邪正觀其去就然
後可以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
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遊一作徵 功事營務入之情
速矣肆奢越禮亦並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
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
顧後起籌畫必當綿掛必成事也而業亭主闇而國
理兵弱而隣彊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
竊其單令跡其用法必侯中原克復然後厚賞寬刑。
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

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待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
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之以德教之以禮拾權變于
攻取之際行王道於罪蔽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矣
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
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
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之事燕昭王猶今日
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役其僕隸而況
謀乎孫乎因棄祿背道。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
有其節固身不遺於道北諸二。子不亦優乎主恩非
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

以論才能之短長邪且夫矩有逆暴合有俯短蓋天
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周得不以周叔爲將
乎問不用班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
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

三名臣論 李翰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
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
能自辨況察者未之察耳一作乎 鄭衛方奏正聲間發
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爾之音。大
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于顏頓被褐絮蒙

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
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選政化端風俗則黔不肖異
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
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元之志行當
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
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作變 一物不得其
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
之深蕭之志及唐書作易 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
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貧物蕭病貶惡大亟獎能太重

於魏刱而肖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
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
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
材是求惟力是視 魏武帝論 朱敬則
奇何晏以辯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
表信乞禮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墓釋囚不嫌武王
之事魏猜貳運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
天下 晉高祖論 朱敬則
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得 疑 忍漢之詬未暇假
從可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分風發

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亡
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典待物知人動
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
東晉播遷未能臣也人望不逮於建安天命乃光於
魏武 宋武帝論 朱敬則
魏德已衰舉朝得志孝莊頓于虜手節閔潔 疑 於兕
徒衆師痛心泣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杖劍想勳
王之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
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

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邑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盧
文偉作亂 疑 等盡其死力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
彭樂竇泰匹婁昭厙狄 孫 延 足 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
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汜之
遺萬里同心共謀迎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
有居汜之悲印山之師扶 作扶 收一馬摧而自免砂苑之
役跨蹀驪以逍路勝負相參波瀾不定擇子如之盛
看尉景之肱脾高昂於脂膋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
也牽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
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

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羿覬充忌
苟或不同時也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居奇不測內剛外柔
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 疑作 警 而後行故
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
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
腹心不散熊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哀酷神彩英颻
風湍沖開既而人周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
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
之諫理放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風將惟

帆薔臣足使隣國寢謀休兵側席思爲梁選道銷江
淮家無 弱 周室秩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柔砂漠之陲
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庶時實豐盈宜澤始流菁莪
巴蜀中山通於漢獄高洋洊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
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令者新刑征狎巾酒而
作莫不手自交解躬行刺所大集嬉娛爲笑目前廢
命宗親聚座上邪誠無自保之容當斬有供御之
囿或駭行以爲衆侯或擊戾以示棠下 非齊文宣未致則
較武力於羊佩示腰腹於智嗜尚略爲宗取異於章
句變置官品無求於曲資每事皆欲先入 疑作人 所習

續古文奇賞 卷三元 文元英華

復須補贊父作子注君劇臣歌受侵無厭進諂不倦
浮要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讖爲嘉祥用妖性爲休祉
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萬
者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
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背節齊心年虛合契五侯九
伯劍爾分山半 疑 開中包胥之哭泰庭茅夷鴻之
緊滿吳國戶口徒衆不觀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
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武帝
蔣年荒誕實具羽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戶
之祖猿足縮衣之與 家武帝論 朱敬則

非貨所

但蔡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尊上刑名執政之徒
刑非篤好既仁壽之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
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
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論討
得失於東都之下綱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
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通古今
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
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
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減小人空有建學之名
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
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

續古文奇賞 卷三元 文元英華

隋書儒林傳論 魏徵

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
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
之說垂于前史然近之其 義 人主無桓靈之僻自成
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
取故中官以宰相爲貨宰輔以牧守爲貨銓注
以縣令爲貨宰相若千萬緡刺史若干千緡令若
千百緡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
節居位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

者何以多爲[illegible]二十萬[illegible]二十
[illegible]以三十萬自守[illegible]之法曾用上下復[illegible]
甚易而往[illegible]其習積之所然後命官權[illegible]之門明如
交易度其心而用其謀即皆敬爲之行一錢之出者
十錢之入十萬者二十萬之[illegible]二十萬者因六十
萬之報盡生民髮膚骨髓尚未見以厭其求 宜然論 牛希濟
鸞翼鳳翔乞言於[illegible]之口虎皮羊質假論雀馬之譚
田父獲玉驚輝無之解囊蛇獸珠斷茯劍之怒 雜遝論
李翱

所謂虛聲名重者蓋謂山壽飄[illegible]之傳耳後之竊虛

名者曾不得與山飄徒隸齒而靦靦於世未嘗自愧
起之者如飛蛾赴火雖耻不及豈蛩蛩負蹶之謂哉
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
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
以痛心矣 虛名論 李德裕

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鴞食椹而懷音以德報德者
不及傳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
公負郎翼之德辛毗遺濯溉之恩陳餘[illegible]父子之交
田蚡忘竇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於知
己之義也若能識廉耻而不爲是有價金者之行矣
若怨飢饉而不食是有家秩者之擯矣 小人論 李德裕

貢進士之王[illegible]

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門者率不能
知其爲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
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所
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
以爲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況漢世公卿
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
之列或處燮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
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爲之救殆與今日
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視

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
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所送群衆千萬孟冬之
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是非相難固
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脅之旨承交遊之命
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取其謬舉之謊謂之横薦
凡四方表薦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美秩名
邦劇邑諸侯之薦士率執之命官豈雅平生未交於
一言未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據實哉 薦士論 牛希濟

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
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府於行實矣其後以郎

其幹祿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
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
第文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
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上之道備嘗聞之有門
閥清貴者有狀貌相者有文章秀麗者有才藻可
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辯
雄壯藏否由己昇沉在心羣衆必集其門言泉疾於
波浪舌端利若鋒鋩所排發凡泉所引昇霄漢懸無
言衆必躡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究人秋風入
月陂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

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
術者捨未撝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
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衰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
賤其隻數以甲乙爲貴輕彼所科題目之間增其異
名 自十名 牛名
鄭康成捨吾吏之役紆爲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
德行聞今縣吏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
隸易如小兒皆不以爲之儔寒賤之子能以道德自
明文藝自將見之者敬大匠避之者逢摯獸又不自
知之所致也 案素 牛番

訛刻何字可疑耶

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百餘輩銓黜
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爲如弄嬰兒若陷之以刑即
左右手之不若皆祗筆署夕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
者掄材爲善久廢其事爲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
心者止於詰其麽紕術其資歷然其昇遷求其繳化
豈有問其爲政之本爲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拘以
棘闈對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器無愧容大爲
笑端不可以取亦有居清官者能無資財考秩既深
然後進掌非常視之不成芻狗匪偶風靡蹚死者衆
胥吏賄賂之交塡咽街巷聒于耳目請資割邑必有

主者潮州夕 一作 之中以案爲之米官若尸爲錢柴邑
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
某之官也納斯價償用未之能豈復爲政爲理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　選集

古吳陳仁錫評

文苑英華

（議　全錄）

定宗廟樂議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覆華嘉名創立寔宜允副（會要有此十六字）伏惟聖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濬哲惟（一作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四字一作久而有深智會要作久而深智）虞夏二代發禎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辟太祖景皇帝跡肇漆沮教新豳岐佇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今遐遠之期惟天所命以長祖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一作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寶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揖讓受終

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一作祐）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其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一作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謹議

論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　裴守貞

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讚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毎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遷廟議　元稹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文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太和大聖昭孝皇帝神主爲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爲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爲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主不得爲不遷之廟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也按禮官爲臺

有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
皆曾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欲爲不遷之廟何則祖
有功而宗有德蓋爲始有功者爲祖始有德者爲宗
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按禮緯云唐虞
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
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
位少康代興泥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
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遂立六廟
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
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爲始祖後代丕

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殷周雖立廟之數
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準禮記王制云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后稷文武三廟
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守祧註云
先公之祧祔於（集作）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
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則成
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
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
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
於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

建議云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代宗孝宣
爲中宗惠景已下爲遷廟適値漢祚不永昭成以降
德不逮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
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爲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爲不祧
其祖禰歟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別
立祖宗之廟爲說者以理推之尤爲不可借如聖朝
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爲高祖文
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洽不
遷之廟爲九盡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
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

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有宗遂
百祖千宗盡居歸（集作）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
後宗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
考殷周則無據言情（集有酌宗）禮則兩乖酌考（集作古）宜今
孰云可者昔若創漢朝不經之說從殷周可久之文
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爲百（集作萬）代不朽之定制（集作）
不易親親之祀終無它惑之疑敢一王盛典並謹議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永泰二年）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凡受
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

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熙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新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郊禘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

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斯甚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文粹作臣謹按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仍舊禮謹議

禘祫議 貞元八年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恭祀事凡有疑議集作擬議不敢自專卑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羣臣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

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遲集作違不即饗於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有太祖其屬尸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所主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

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集作頻）禘祫（一作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議 [illegible]

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所以（一作似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

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唐策作豫 會要作同）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一作權）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褚無量

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請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宜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謹議

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陳貞節

臣等謹尋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伏義五代本配五郊竝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舊唐志作聖)德追奉太宗以(唐志文粹作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地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儀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也尋鄭玄註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逓祖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則

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文粹作崇)周剏古之制焉太祖景皇帝締構(唐志作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韜慶屈道事周道濟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制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文粹作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

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並(二本作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文粹作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論配坐議 長孫無忌)

夫以蜩蚓之餌雖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今欲止依古制鄉邦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廪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貢舉議 賈至)

昔皐陶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一有神策等八軍八字）凡有將軍六十人也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參軍後漢末置參諸府軍事若今

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當置無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姝為折衷誠宜酌於繁省詳考損益神龍中官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擬于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為恒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川雖繁人力有餘將藏豈溢縱或在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

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十六員官十羊九牧疲吏煩衆頓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跛匿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靡爵祿亦宜防此乃常情之說應非救時之論有才名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弃而況各有姻戚頗懸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為謀

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國無范雎蔡澤賈季隨狄之慮斯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困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內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內官約人戶減縣尉其踐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淪滯先坐舉主誰敢罔上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俸名任參常調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桂國後魏宋置並是當時宿德勳業崇皆主重兵寵

貲第一周隋以後授受至多暨乎國家殺作勲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選爲人多殺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復改作侍戎車息焉百姓稍寧欲增庶官則復舊制。（省官議 杜佑）

自嶺巴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巴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巳來天下之財限爲三等一曰上供二曰留

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倖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巳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用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疾苦誠能禁方（集作蒩）鎮大臣不時之獻責能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衆深贓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愼選守人之長若然

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卅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巳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徧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懲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

至也。（錢貨議 元稹）

今孫吳之術卷而不張徒以干戈爲擇士之器何異夫無首而冠肘足而履哉今請天下應兵部舉選者各習兵書一藝然後試以弓矢復其武舉。（兵部議 蔣防）

連珠 全錄

爲人作連珠 一作擬物作 豔體連珠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擬連珠十二首 庾信

蓋聞那鄂已危徒思馬服蒯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盧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聘增齊竈或卧燕墻是以

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兎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劒徒聞枕 一作投 戈是以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栽林長遠蒼梧不從唯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廉將軍之客顧羅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智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豫章七年銳於豊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其眞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卷葹 一作施 不死誰必有心甘菊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畏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爲琴瑟仁義爲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爲人作連珠二首 蘇頲

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行有義得不可以義僁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實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憑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効命於樓前

夫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慈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力而制豈爲他人所污書扇而殞克遂夫氏之尸

喻古之法　　盧頎

軒昊之代君爲心兆民爲百骸堯舜之代君爲目兆民爲物三代之時君爲醫兆民爲疾五伯之治君爲工兆民爲材二漢之時君爲隄兆民爲水夫心治則百骸從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弃材故委心乃無爲軒昊之治自治也不言而人化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敘九族平章百姓賢不全則生必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各以所尚教弊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選賢衆能迨斯已降民爲水矣政爲

隄矣漢武好攻討宣帝任刑名隄之不完水溢邑矣哀平之後寢乎曹馬乃成壞衆焉皆其紀亂常戕民不可使爲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則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爲敵兆民有冤讐焉

兩龍齊騖抗變闔而同符八駿高驤指瑤池而黯舛殷風不競砂丘罷別館之娛秦道無弃蜚羽狐孫庭之賁國家拂霄架極發城哉基簒萬年白雲之胤鬱函都紫氣之兆宸扉既闢一宇宙而來王聖緒潛膺戴乾坤而作帝高祖天旗夜立對黃馬而先舉太宗日馭晨飛驂綠騎而首出雖立極承祧之業進獨前文而重光累洽之符歸功下武鳳閣宵靜陰靈宣玉闕之華鶴禁朝趨離象峻銅樓之景川分帝子控鯉登而疏源岳動天孫揀熊山而列鎮桃溪逸彦塞丹

井而歸風松磴遺英斬玄關而奉制位兼河海九卿參巨濟之功道合星辰三事贊經天之象朱轓緝化泣故老於中溪墨綬宣風繞春童於上陌黃砂靜譟爽鴆與頓足之悲丹谷銷兇神獅輟推鋒之計星壇列將輝玉節而長驅天策神兵下金壇而決勝橫塵赤岷慈山戍不戰之郊青丘桃野見共亡之兆烟馳火傚勵珠産而移琛雪鷺氷洲鴛瑤貂而納贐乾坤徑復載遵赤縣之封曦望環周未出貞圖之域瓊戈晝酒太陽疲轉日之鋒玉劍宵淵懸象賭衝星之氣山祗盡石出傚道而終年風伯嬴耕牛長途而

中宿離堂早照皦日籠光於綺寮合殿宵深歸雲納
影于重廡華當璧散掛明月於崇明窗網珠迷落奔
呈於巳昭於庭阻夏祝融無竊據之因遂屈乘春顓
頊定志歸之策於臨和轡赴北闕而神慕屏翳收津
駟南端而股戒𣏌秋代駕不羽仙馭之華天增一作地
爲鑪未解幽陵之來箕精失耀傳說恭命於東廟鼎
宵低芒庭堅恭職於西序玄房娛晏雲姬靜豹尾之
歎紺幄承顏星媛入魚躍之戲山村野塾家連菌草
之閑谷飲川居戶有桃符之水前旅逐日夸父斷洪
河之流後騎遊山共伯挾崑崙之柱近陵吐焰絳奔

電於長鋒灌莽生塵隕飛霜於勁鏃合戈鋋而照地
猛兕如窮振罟網而龍天鷹龍失據崩林礫石毛羣
無挺險之資陰滯風山羽族落垂雲之影長圍蹀躞
得駿馬於泰州大輅徜一作徉藏飛熊於渭浦命奔
蜂而舉鷁火照其泉總轡騎而行庖雲驚上路得玄
珠於秀海尚驚水危剪天銳於荒儀猶勤日晏皮恭
上帝東朝懸待諫之旌清問下人南面聽登聞之鼓
終童立志空投函谷之繻馬令同游未給尚書之筆

九成宮頌 王勃

黃軒馭月樵門類九洛之功璿閣排煙牧野構三河
之酺御燕臺而臨北極扶王度於祈招列眞闕而担
南山隤黃麾於軹道然則甲宮要禮采椽輕四海之
尊豐屋延災栢梁非萬乘之有飛鶴背而抽海狀桂
綷於是投綸轉軿旆而捐山谷松澗由其削社軒闕
瑞裔泛花綬於鷃林農紀祥炎滌蘭綬於風水金門
獻納縱麟筆於岩巖石館論思發龜章於竹葉滄中
訪禮蹲龍揚璧水之波稷下談經飛兕躍璟林之秀
詞庭吐鳳散鳥跡於春螢書帳翻螢閣蟲文於夏闋
爽鳩分職素雲頹鳥啄之祥神獬關司玄水照龍顏
之則黃沙鞠草刓叢棘而遷訛丹石滋苔仰其崇而

息訟彤幃獨選熊轔下蘆鴈之祥璽綬分賢犀辭降
槐鸞之利衿驂竹信鶯士剖竹而相尋華杖露仁飴
叟攀輪而不暇龍蛇可賤野人貰荷杖之雛難犬相
開城尉輟鳴桴之響瑤枝結慶泉埃蕩玉蓋之文瑷
液浮其天酒綴金莖之色圓瑲亦藻盤羽璧於狼𢁉
方鏡披蓮孕化璣於蜃浦文號草迎陰兔息肩於綺
寮萃幌龍宵陽烏鏃翼於珠網仙瓊遠秘已多謝於
祥鶴大廈初成複寮殊於賀雀慨深絜甫終乖捧日
之獻恩極甘泉未勤凌雲之價

乾元殿頌序 王勃

足轉鶯雷服流含燭霧噴粉霏流沫飄洒數千爲壽

豈待煩鑄之禁萬里一息。不踏杜衡之華千將寶劍
逕開青鄭之鋒蓮花烏玉騰威大海之際（馬寶頌序 周文並）
神舒顯賁玄應時（一作）昭白爵圭鐵象之奇赤雀銜
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辰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
棲庭集隔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挽刷彩青蒲蒔翔
赤闌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但開兼留星翟
之鑒（神雀頌序 許敬宗）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
導之故曰九州滌源因迤匯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
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汩五行而殛羽

山臺駱障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
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
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鱉蜃之生。厭飫江淮膏
潤數州其傍大族强家泄流爲田專利上腴畝收倍
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
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
上司紛紛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强者以得
之老幼怨痛沉聲無告廣湖爲八十里象月之規儔
金之固水後其所如鯨噴射洶洶騰地雷開泉中先
程三日若海之瀰望瀰瀰如吞吐日月沉沉如韞蓄

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愛者泰於是疏爲
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塉均品河渠通流商悦
奧價人易輸賦（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序 李華）
望沄沄兮睨冥冥鳥閑魚樂葭菼生育腴利倍起訟
爭斯人怨抑痛無聲帝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淤沉爲
寥清飢者飫兮病者寧部書光寵恩澤榮劃然旺晴
復放明追琢刻頌飛芳馨

讚全錄

聖帝名賢讚　　　庾信

黃帝見廣成子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丹浚丹竈珠流輿雲郎雨

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堯登壇受圖

登壇洛汭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綠甲乘龜榮光上幕

休氣連雌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舜舞干戚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未干獨舞

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拱巳無爲

禹渡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鵠涌水起龍驚樂天知命

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櫂還平

湯解祝網

連珠兩起合玉雙虎殺爲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

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

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唯小船瓜雲未感

紫氣怡然有此相望于茲幾年

漢高祖置酒沛宮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遂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

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

獻書路廣藏書社開秦儒山谷漢閣吹灰芝泥印上

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袁盎諫文帝

千乘峻嶺六轡危行跡廻松坂山叙御城龍淵地狹

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朱雲折檻

上書直諫有若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推僩檻

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領將軍

周公戒伯禽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爲國風謠北山有梓

南山有橋禮容雖備卻節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

披裘當夏倫則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

魚沉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

高鳳好學專心不過流逆經筍對沉書臺石門雲渡

烈士如生

鎩梁而來，麥沈雖遠，書卷猶開。

榮啓期三樂

榮期三樂，唯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鉏麑兒趙盾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銜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李陵蘇武別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卮酒。覇上屯軍，鴻門固守。持謝范增，唯留玉斗。

秦穆王飲盜駿馬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遂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朔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四皓讚　　李華

暑出是處

時濁世一作代一作危，賢人之商，洛深山，鸞鶴一作鳳一作潛飛。漢以覇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龐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斯出，天下定矣。逐鴛南山，白雲千里。

隱者讚　　李華

嚴君平

先生冥冥，隱于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真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斂昧柔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遼哉遠哉，微妙玄通。

弋者何爲，仰慕飛鴻。

陳留老父

去危圖安，危則不顧。溺而後援，力亦隨盡。麒麟避步，終日不跳。逃形諸生，自脫何曉。深乎智叟，孤遊冥遠。

留侯

孺子心壯，陰謀圖嵬。結客飛鎚，天下雷喧。神付幽符，帝納奇言。去則項亡，就則劉興。雅天有鑒，類日之昇。玄機靜運，四海波澄。絕粒謝時，方追赤松。强爲國起，鎮定東宮。安危在我，萬古清風。

鴟夷子皮

龍蟠幽谷潛伏非時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
退若雲歸寘寘其義幾赫其歸小身覇與強與鴻爽
功成不居始生傳之

謝文靖

在昔苻秦將覇晉邦百萬齊行飲馬將江江淮岌業
力屈則降謝公從容子弟董帥以少擊多一皷殲夷

二孝讚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
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
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歿亦以哀窮擴起墳出於身力

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
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
垢積首虫生髮間沙大漠夜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
虎豹與鄰擁墳徘徊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爛心朽皮枯節攣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
凝烟殊鳥異獸助之悲號爲物有感此哀無窮大哉
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於一作其
親生不忍離一作生既不忍殁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
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誅復楚霸
而殘死湯功釋漢恥而囚縻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
州之衆誰非人子竊露者朋風永懷士有感二三一作諸
一顧循或與之死生集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
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
屬河陵絕渡願言不果遂秋膺川寄縈二孝因一作同
爲讚一章敎旌善人以附惇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
北自天命降及一作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一作
愚及智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繫道德之元
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疏棗爲
莫茅蕭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

雲柏庭既夕松路未晨兕戎接境豺虎一作狼成羣夜
黑飆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
體鱗皴色慘我高聲酸棘薪苴斬三年兩獨終身邑
邑子一作坐一作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祀瞻前無隣冬十
一月浮可一作冰寒沾吾將嘖一作之其路無因寄誠
斯文抑涕河滸

續羊叔子傳讚　呂溫

天厭鬥峙蜀滅魏收銷晉羊公以同四海儲衣登壇
岳鎮荊蠻十萬之衆從公而閒逍遙悅豫袒勤敵
用仁爲開出入無跡與國雖守與心已降吞於胸中

不見大江勤物忘己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剛愈身病
江漢舊域德音淋恭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策雄平哭
道不相骨永麻前邈豈曰泯泯

傷逝處士馮真贊　　　　釋皎然

識洞才高大貸神與甫繼之上逸君不許犖犖山立
翹翹鶴舉罷之巖石邈然無侶

畫馬贊　　　　杜甫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裹清新魚目瘦腦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鬉蕭蕭逸態蕭疏高驤縱恣
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恐夫（一作云）

來騎動必顛蹶驕彼駿骨實維龍媒漢歌燕市已矣
茫茫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貘屏贊　并序　文粹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
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
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
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焉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
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
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
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劫何谷不搜
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
之悲惟時之悲

畫鵰贊　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旻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群
羽族允是所長長慶九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以
題贊云
摯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劍拂六翮想入心匠
寫從筆精不邪不雕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
毛動骨活神來者形始知造物不必在天但獲天機

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
斯工最能較真鬪靈豈無化人不如我兄

怪松圖讚　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古本作南岳）來示余怪松圖披之其駭人
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
不四五尺𫂁䃀（一作崎）然蹙蹙然幹不暇而枝枝不暇
而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
怪之如是耶予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能怪耶
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
挺而茂者也況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挫挽

者則碰然之牙伏死其下矣何自祫之能爲是松也
雖邪氣初年而王性不厭及其壯也力與否鬭乘陽
之威怒（一作悲）已之軋抜而將升卒不勝其憤流勇鬱
迅發憤激訐然後大呺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
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
伏而不舒蘊蓄沉鬱日進其道權掩勢然卒不勝其
阨號呼叫擊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文彩天下指之
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奕人病而
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
曰然爲我讚之讚曰

松生蔘臨巖嶽（一作獄）穴械病乎不怪卒以爲怪擁腫
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奇（一作按筆傳奇）或怪乎
形或奇于辭吾爲怪鬼見以讚之

鶴讚 并序　庾信

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軍鄭偉布
弋設罔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慘相顧哀鳴孤
雄先絕孀妻向影天了怨鶴侑參事階挻立使爲讚
九皋遥集三山迥歸華亭別唳洛浦仙飛不防離繳
先遭見羅摧月羽弋碎霜衣寒傳餘號關承舊名
南游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欲斷露落先鳴六翮摧
九門殿閉相顧哀鳴用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霹靂琴讚 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
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一作竅）一夕暴震爲火之焚
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
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爲火之餘又加良爲震之
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
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讚辭識其越
之右與左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蔚既良而異
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讚者柳子

銘 全錄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
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巨脈呀絕巉巉冥冥鑿
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跡是真之能越秦雖
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變不相拔且秦之為蜀也
人一其性物同所宜皆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
遷可親睍擘析地脈聯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
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歷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回翔有所不合凝結既

歷古文彙賓　卷三十

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予斯有
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載含萬
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
功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茲地也
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身有智慮以
念全玄造立巨闕而眾道氏絕懸絙以下梓人猿垂
絕冥鳥旁危峰縈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
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橋繞翠屏而龍蹤堅勁
膠固雲橫砥平燕僻之通途就岐雍之康莊都邑
之能步山川之經若水決防如鴻翔陽南之北之

蹤赤湯湯濟蛾蛾以自若臨昝者而不懼緣起梯斷
以述遊人神以會同階禮樂之短長豈成力之汗陸
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承之右長
存可攀之材無窮易刑代蘇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
為上憚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
則哉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否雖存恐不為琢材雖
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
惕天下嗟嗟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
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
義者存今之所服雖武湯者荷古人之似作為銘曰

歷古文彙賓　卷三十

天覆地載本亦備設大象雖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
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
地缺其間坤維不續千里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
蜀火烟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劍勁無蹊以道
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
存亦由惠項怫劉怒從完以蹤附落我營自頹而植
地非華勢材不易林蹤拖之致惠慈之心勿謂斯道
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李翺

維泗州開元寺遭惟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翺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鑄大鐘成先時厥初惟于天雷波沉火燔既浮爲薪既盡爲塵澄觀之初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瑑牆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動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來讋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斁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盤石銘 并序

白居易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雲文折碧烟蘚苔有班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晚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櫛銘

盧仝

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傳 全錄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李華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翔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宜城（武）一（李）縣藉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抑（集作卬）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之家也（集有不字）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集有坐字）坐自此日加重

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余人同啓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遞遷以爲（集作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集有同字）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懸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怛遽止之盈珍不敢違

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命吝言曰
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
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著
從公喪而西必過姚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
去姚果以牒來請移以不逢待解及盈珍與姚有隙
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
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
不循法坦爭之詞甘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
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
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縱以能去後數

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己因發兵取
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
翰林決大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
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擢以爲殿中侍御史
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
外郎知揚州集作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
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
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
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
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諸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

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
逮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
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李歸西臺初上禁絕
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
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
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閻濟美所獻
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
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
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
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殺

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
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
死幷殺其子罪衆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
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
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齡此前代
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
易之房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
何由知此一無此字遂命停毀仍禁杜樵給伍戶守淮安
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
背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此方不明知所犯必以

爲策辭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
爲僕射行香時將處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
南仲近例以爲節（誤集作）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
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勑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
遂爲均所排改右（集作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黃裳
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
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
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
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婿蘇强坐誅死强兄弘爲晉
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

弟强坐誅死劉闢反誅弘與强相去三千里必不通
謀以强廢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爲判官上
曰假令蘇强當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况在
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
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
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柰何後米斗及
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
以平其直（一作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
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
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

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
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什之院
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重位
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
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與馬
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遽
之使品官劉泰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既使有
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
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遽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
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

其所無罷宣歙青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兌江
南鹿脂䴏之郵汝州以薛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
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
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
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
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
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
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
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
劒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

遂移天德故城單士歸然因殺重肸屠其家初坦與
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稱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
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税外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吏人
歌之綿劍二州有道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
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衙地置戍鎭
之上詠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
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無逃
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無心子傳并序　　王績

東皐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

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
色逐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檄行者不恥餓而無
心子者以檄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于
茫蕩之野適動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
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
無心子曰爾聞蓍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蓍廉氏有二
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集作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
釋鞍竟以熱一作熱死一者重脛均尾駝頸貉膝踶齧
善蹶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
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
生東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五斗先生傳　　王績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
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
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
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
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
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
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
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
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
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
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合死士其必濟
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
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

基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恐失其身而爲賊之
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死石中賊者與之千錢
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
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
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
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一作）也賊
皆笑有飛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
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
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
池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

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之子壻也賊失
勢因（一作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
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
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
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
至於辦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
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稱爲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
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
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
城而去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
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翺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
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況獨後代耶及其
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
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
於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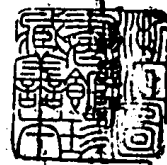
竇烈女傳

杜　牧

烈女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
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
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
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
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

結交陳妻大奇非此不足以希烈

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
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
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一有因字）
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說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
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
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
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
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
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

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怡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兢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爲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僭而貴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

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于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湛下同）爲其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目記千言當兼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于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古吳陳仁錫

文苑英華

記（全錄）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旋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右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厩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殿（一有殿字）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庖大詔（一作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它人無得而參奔自異也法不當言

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認及門而逐事適然也至于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與（一作與）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佹躡仰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欲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無暴揚報校（一作劾）之慮遂忿行於私易易也然而滋

溍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它人盡數若之所爲而中不自愧斯乃一作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序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邪惡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御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聽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雖與憲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内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荐樂於九歌帝憲廣運而瑞屮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啟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發撥外接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

政能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出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賢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繼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敎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於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敎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履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一作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光副非常之待所兼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文粹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拔古未然也猶以爲成哉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衡憲司之和尤最名[illegible]

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踣邪佞延俊彥 一作賢能
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亦
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倫古之制也漢儀大夫
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圖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
意者矜兒人之豪挾 一作狹 苟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
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川周行振發攻體宜之
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
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
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少木而愷
悌流乎頌聲漢文雅 一無雅字 叔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

舉盛德而儀刑者矣焉用察察闕闕以徇主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
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際又
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太卿庚公爲
中丞天下翕然名教郁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
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慝易直且武溫
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
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揣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
始省役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之數辭尚體

要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紀各
舉言之昔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辭臨天寶十四
年九月十日記

著作郎壁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
懲勸區別昏明故駉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
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致也昔
沮誦 一作誦 倉頡爲黃帝史臣文字以興 疑 其來尚矣
若南正扎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
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
達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
或司過於朝所與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
有日官則史逸史伯 疑作史佚史伯 是也諸侯有日御則裨
竈子產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
直也其事衆則三靈不隱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
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發其子遷紬
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
東觀纂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
而已小雅褒周聖人生爲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

天地不通感於獲麟歎於與蜡爰制國典丘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

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虯隋則虞綽王劭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咸才修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志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以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德懋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

侍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總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皡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歟歲則賓客崔氏問誰歟節則恒傳吳公胡諭德遊亦詩騷韋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我同風乎雅頌也名宦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峰循環藏室之奧從容館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閣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周深身於三墳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木明月鏡於安流代爲

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粹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敘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能（一作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一作災）害於戲自至

此州凡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
非吹（一作）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
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
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
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奐而已遍問諸
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
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則舊記存焉

常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晉分丹陽為毗陵後改為晉陵隋罷常熟縣移常州
理之亡何常熟隸蘇州始為晉陵郡常州當楚越之
襟束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阪
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
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謂宰政審可以安人
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為此邦昔齊人
聞石　至舉國大理贊皇公東轄明詔先下吏偷
人泰如時之春觀之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為易
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
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為盛自吳
進上國越盟諸夏泰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嬰爽以
又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

有餘之次觀（一作）不足之川瀟延申浦至于城下縣
二埭之監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山古人
利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虞
（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略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遂為太
守太守課最入為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刺
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親賢如亭岐獅諸如狄宋
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皂蓋朱轓
華蟲七旒進賢兩梁施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
大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
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
高弟者衆唯稱雍也可為諸侯至哉古之為理本於
息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豈弟君子民（一作人）
之父母為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
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一作齊）三軍之事（一作統）
理所部之吐以鎮守（一作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所（一作祝）
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

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材莫宜居之然皆元
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非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
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滌（一作許遠）
三州觀察使受節移鎮徐州歷十一（一作三）年而掌書
記者凡三人其一人（一有字）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
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一有字）曰京兆杜兼今爲尚
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一有字）曰隴西李博自
前鄉貢進士授秘省校書郎今方爲之南陽公文章
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
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

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爵乎
其相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
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
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河中府參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
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
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
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
里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
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參軍焉長慶
二年予客蒲河中府參軍某族世皆清肖又
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予記職官之本於其
署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
而詞人罕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
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
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面蒙睿澤制令褒賜
與內官同法清貫徃徃超拜天寶以來東北隅節度

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
稅半乎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勍寇爭置長吏朝廷特
難之或擇尚書郎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舉
刑書縣是使臣愼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此土
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在此
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而自（一作是）道藝鄰
於昔賢自啓封主簿攝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爲不仁
仲由解紛爲斷酌古中道爲今令圖下車亡何休閑
四鄰它罷之人父兄之居戶視之則境內之歡可以
心見君子哉予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游

府堂上之參軍師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繁劇曲縣爽何四壯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惠而施善人今持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爲天下富剛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奸俠所歸惟臨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爲戰地

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資裘如餒俟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宰一作政承顏自左驍位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爲此縣始至戶不爲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聽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家如乃爲政承顏奉版輿自虜塵北赴避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爲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並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七年七月甲辰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稽租榷之法居閒爲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予養之化理之蒲監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奸吏蹤起則解之爲縣益不能等於它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啻御史採決繩除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一作得專但奉府曹侯大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

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爲令之艱一作尤悔者月爭生一作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横令令者予之從祖也且薪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呼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燕一作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予客游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盩厔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旬長之補與南山一作而近其埜半爲澤麓一無麓字故鼠倚猶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武帝嘗

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輙留就帝從者由此觀之民
情阻狠古爲難理射猶過其指諫即稍能然後臣竟
以帝耻不忘遂籍民人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徙既
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衙而三屬
移民遊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
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作圃皆募其傭藝之由
是富民豪農頗輸一作譽名買横緩急以自蔽匿民目
名欺僞浮詐相移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顧亦
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賛宰之政以條諸
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四　記

之既甫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賛可
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
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
俗里之事題于丞之署云

同州澄城縣功倉户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自外諸侯之儒者職
不能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户税而已史記河渠書曰
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商顔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
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龍
其趾沙石相礙歲雨如注宅皆湍澁不測徵之士適
潤苗則大獲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蕎然四望失矣是
以年多滯稔復絕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
大抵民户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
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識郊也至如
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廄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弟
番上下户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
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
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
祿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熟
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

續古文奇賞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十五　記

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娥者率解去是以縣賦
益逋徵民幸厩此苦者蓋以西有遍澗巨壑又牙交
呑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且畢一作非者不便於此是以
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
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
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
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
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
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嗇山
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

侯傳言者覽焉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臺(集無此字)無別位顧几硯與飲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爲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爲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庭屋可改(集作攻)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爲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爲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朝撤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詠諧搖笑(集作優戲談讌者與諧搖笑)左右侍立或銜酒壞容不可罪也夫狎又則失(集作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壍其外斂出土基之餘故材以贅用垢者磨其滔弱者承其輕决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襍續極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疣爲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英下紀其詩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儲蹇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榷酤爲助使吏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爲院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時南派巨流走閩禺甌越之賓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派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稜爲楊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蒲歲利榷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爲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叙不得登滕王閣之故文固自其中出然亦驟亦茂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謂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作修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文粹有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竊寄目賞適所願焉(文粹作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

人大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集本文粹有及所願三字）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能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文粹作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

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文粹有易新之三字）蓋瓦級甎之破（文粹作缺）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集註一作至）公以衆飲而（集本文粹有以字）落之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爲滕闕新城記（集作錄）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非具守令狐通棼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統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入勞井閭而市皆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西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廻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

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還）以（集作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與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濘溺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傾其（集作垣）垣令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集作）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亂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

爲（集作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
數仞而飾之寇雖崽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
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
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
因至新城傍具（集作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敢
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賢董重賢管
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
史蔟罔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
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
是引兵急切嚴寇進退數里（集作急攻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

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延）退間披其羸老先復令軍
中日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怠俱還
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
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時
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截至
賊麾下斬其將王覽（集作賢）繼巒轉鬭而歸十一年夏
高霞寓敗於隨（集作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
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雅
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
原百餘里屠其堡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

奇語

詔書促戰一段小說入點筆一訣

境（集作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
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劇之卿士以
爲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咨亦有來詣（集作詣）於將
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
一乘而取何爲久不爾其蔑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
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鉏乃吾之部多見楚耕敗之
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恇恇如偷見
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爲潰矣
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谿谷之
間與寇決鬭譬由畜彘之禦窮狼等有所抗蓋居之

嚴城以困其意今旦蔡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
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之二字）
以非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
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劾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
一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
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整故教士卒爲分合鬭
方之勢備書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
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常斯須忘戰故介
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
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而

兵於萬勝城以捍其要潦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閒碑
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曾不爲寇虜此將軍之
功也以强計殺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
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爲百全之甚驅貊越之人身
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間萬有一不如集作知
將軍之指東土之國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
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若僕之忘伸
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惧使率師振旅吾之
力唯其所屈集作詘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
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偃蹶哉

如有從集作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賊之棄焉得
延頸跣足以待御旦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
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二
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族收集作牧之
下蠲賊壘分練集作鍊皆祭及日中大風從西西集作廼起
折幹廻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
屯兵壁史族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
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
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閒聞戰聲自驚
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

日有金石之音

去及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効突所潰以
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西集作行數十
里因與盧宣之軍相棄盧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
至暮中軍力鬬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滭等及
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
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將吏之咎
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
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
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
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
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然其
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
威囂童嗷嘹劫衆阻兵懔懔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
西公李勉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持集作推其
危迹去其疵弗肅弗厲惠爲太和神應祥福五谷穰
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司馬是謀乃作水

門爲邪之郛以固風氣以扞冠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龍西公是布天子之淳(集注云一作天下之文)維龍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者之所始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南(集作行)行旁陷(集作陷)巖石下

比臨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集無人字)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其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集作析)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皆字)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菊圃記　元結

舂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蔣庭壇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誰不知菊也方華可

貨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脩養而忍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菊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殊亭記　　元結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在山（集作出）上佳木楊（集本作相）陰常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斵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廣宴亭記　　元結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賓異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門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脩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集有如字）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集作持）爲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閬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閬城吻海而泒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爲遊舟娛席之地而蛇花蝌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畢汁塹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寫影浮秀者赫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儲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䟽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求之候逈輸足給必爲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觴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爲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爲宰環塘盈瑩（集作瑩）爲公滌鏡漸流激決與地與詳（集作祥）嘉鯉魴鲂子水息昌變鯿鱸鯔鯽水與死翡翠鵁鶄浴族眠晴辛蒲莆藕蒻荇蘩荇莕來云來勞思乃營柘榛樅竹槮椰（集作）湲延發撥

爰以水爲祿輔佑堙隉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垂訓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危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遂列就坐以酒以歌入酉起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命召公受命作伯宅茲燕土列爲諸侯之都專受賜執秩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市分諸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茲初其版幹陳畚鍤崇丈尺揆（一作權）之數度高平遠近之差發命于來執川林槩約之閣閣荷

鍤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爵兮崇山將中天以懸居豈承露以特立然後分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覘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人無凶札天無疵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州瓜剖昭王平（一集千字）能破齊抗趙候實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占五紀五緯之數雖少淡振未大滅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空闕於分野廿崇已盡於剪伐則臟祲之候掃地都盡廊廡旅乎荊棘階陛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以作

新臺既無占候之事共爲宴樂之所雖山節藻梲處不僭於大夫而刻桷丹楹誠終懸乎君子代爲故事人無間言洎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纘戎餘慶克荷明德靈源與天地爭長慶慶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韶剖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存擁篲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一作紹）一坐棠之化幸三年而政教已成雖一日而墻宇必葺以爲先王議事理不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況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

仍存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止可以肅肅如享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之外壁列劇辛樂毅焉以爲道者萬物之奧天地之禪六度之門寂滅之義施之于國則富證之于人則壽況守道者必嚴之于吸風飲露安禪者彼釋者人息照寘境乃於臺之內壁圖桑門宴坐焉以爲孝者德之本總人百行貞者事之幹爲乾四德至天則風雨以時比竹而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氏之子安其室有王章之妻生芝草於大隧之前是加一等詠栢卅在中河之側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爲遶墳鳶飼焉

俾觀者如堵覽之駭目擊憐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子之心豈徒壓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堞軒榭窮窕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畫梁對霽雨之輝晴虹射日夫如是則登之不假贈扇北風其涼視之不待褰帷太山如礪豈比夫逐荆臺之爲流遁畫麟閣不有姓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術忠從政以賢方協海沂之詠司馬清河張公貫食祿以德爰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弘(一作行非)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協心樹不朽之丕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挍蒞投水德未半於任棠

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爲實錄藏於屋壁誠有媿於家書勒於碑版庶無慙於臺記時建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學宮今古材堪經濟雖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石于後以充永代

歌樂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聞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詠月當軒願以危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爲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遍爲伯牙更爲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援既罷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方鄙鄭聲自樸散爲器眞意在琴與衆樂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於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天子不居盡善稱操自持聖達節次守節達宜仍防守微河深(此句疑)而猶至弄已下習多(一無此三十字)不正止(一作)丑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

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眞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而持之古操則爲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訓典(一作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眞有道之士乎輒紀述(一無述字)所論貽諸達者

王氏廣陵散記　　　　顧況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玉女於戲天地卻恠

而絕師明側僛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衣冢石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敢擅時動敢告於太師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久娥心乃哀然（集作困宇）韓娥亦能使透迤之聲環縈而迹凝庭裔然（集作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亦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湯余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下之初與其輩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帥家妓及帥死復來長安中而穀下聲家聞其能咸爲（集作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弦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餽乃曰吾綠組初秋寧宜庭薦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容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恡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闇爲一櫛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聲葉曰幸紿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白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今與公賓余於郵在莒郵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艷與（集作爲）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悉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術（集作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闕書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爲（集作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峯（集作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棊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䖟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前篇作）枯竝之

（集作旃）南沙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
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
南海五水合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
幾焉哉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
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
臣妾國門東望不見西岳（集作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前篇
作見）邊陲當令（集作令）以九疑為南岳以崑崙為西岳衡
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前篇作林）封居表作兆爾耳但
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刱也

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雄異之如
山中之件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
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
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
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劃分而為二其一
在唐故有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
將屬纊忽於夢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
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陸所
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
扶助令蘇無憂陸公既痊遽以（集作以處）求訪果如夢中
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購（集作贖）
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
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鏌鋣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
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郎宋
儋所得（集作得之）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
傑傑居之（集作隱小）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
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

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
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

鶻執狐記　李華

某嘗見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
猶雷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劃腎腸昂藏自雄倏
欻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鶻也其何快哉因
識（集作譏）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
也為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
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鶻誅之
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為悲夫高位疾僨厚味腊毒

遵道致盛或稚詐殃況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構伍於陽之能爾

記 節錄

魏晉已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出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直一作秉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一作人未列秘署玄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厥后錫以學士之稱翰林院廳壁記 韋處厚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常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文粹作庫非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辦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延閣之制蕭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大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樂好文章者咸耻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以前進士隶著茲職天水武儒衡閣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集作爲之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與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說集作記而由夫三子者始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鮨史臣集作賀非即其人也秦已集作己來罔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集作江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

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集作大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太守大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一作切切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歒激於城下水産

所服陸控山夷駢犞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叢蹙
繄與冠盜迭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杭州刺史廳壁記。李華）
謂疆與府近則易爲理人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
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
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
茲境稍稼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
爲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
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
領郡郡與州更相爲號遞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
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卑於他部忠貞之老

則武威（一作陵）公李侯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衢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昔仙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
處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爲重地必拔其良能
當時之務其難者不過理龍門大家之內（集作田）園陂
池而已觀升平之塞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以
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爲戎田城爲戎固人爲戎
奴婢頗隴遷鹽靈皆列爲極塞而隴益爲國邊凡戎
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隴州刺史廳壁記　沈亞之）
天渭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在輔出入河東潘而公宣

遊士過必臨我我備世家也宜飾宇候賢以誠其邀
今公齋陋冗無足爲禮於是盡去之幕市其傑構巨
楹文梁勁桷既已具構頗其中可叙百揖而儒良至
者必與講談其道覽其能否而俸給之得久留其下
者雖屛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之廠開署宇
爲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胸中之大
曠乎（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沈亞之）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顓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
吏王國命官爲比於是有班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
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延禦封略經參戎事居無恒

處秩靡常品故命之曰賓國朝爲方岳之任慎求其
佐須以職貢爲之定制或辟自諸侯或降于朝廷皆
命于天子（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李直方）
府屬已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于征或稟之於朝廷
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官傳道（一作邊）之選以從
之校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
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鎮海軍使院記　羅隱）
戰國南北書吏言故世諸家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
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
窺擾於禁天子之命或封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邊

戎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絫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副使因言曰（集無曰字）壽春其地塹水曰終南有渭西遶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爲西流環郛而滿入于淮此天與险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爲逐徙樂屯耶安與國是爲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竝爲水工火安豐以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illegible]注如澤焉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初蒙泉秘湯於山下陰火潛燃[illegible]池中是開湯池以御宿從衛之士戒有詔留之冠[illegible]渭南而爲畿

縣以明年復詔廣之益爲年長安而爲京邑非良才無以扞劇非美誠無以鈞（鈞作）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郊百同在宇溫泉之官齊乎下集靈之臺壽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星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晝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纵乃才之甚器之甚欽惟教忠郎綽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昌會主簿廳壁記　舒元輿）

華凡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充稱能以乘到今猶茲與漢其道不廢（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夫宜戶五十萬一戶二丁不待募於旁郡而宜男之半已五十萬矣聽勁弩耀雄戟吞敵如補戎心不啓其或有啓戎心備銳而襲之准海之援過賓之寵亦所以消凡例也（宋陵公署記　鄭況）

左言於賓客曰走前爲戎曹郎白於執政曰太平將天下有府兵今散矣而折衝果毅郎將戍官等輩尚冗食爲艱難後天下有州兵而軍籍多空名庫兵皆刓腐安不忘危易道也有備無患軍志也晉宰尚清言胡馬謀河洛天寶恃富庶燕盜肥中原職司其守

言非出位掾曹有公膳于門有常費胥史有官厨衛卒有給食合而言之曰廩給錢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歲用不足常自正月迄于仲夏凡日廩給錢者皆半之俟歛新賦而后復之或災沴木旱賦不畢入於終歲不復公曰咈損他費焉責其盡力而使之歎復耶悉刪之仍筆於檢月用約若今歲後或不易羊羨之敗其無虞乎由是吏胥臧其德將卒許之死矣士伍來嗅有若賜衣詔以歲貢征緡賦之術者泉輕幣重而賦之以帛而士得其羸今也泉重而幣輕猶賦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盡賦以緡

袴不足；即與帛而聽其物之償而直之。既謝，令護壁

動壁壘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袁州府城南門記　鄭亨）

顏魯公既用貞鯁為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吳陵郡別駕。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盧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綏，土在伯桃墓。節祭文感，即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蕭塘之客舍。詞韻淒激，點畫豪壯，窮闊藝之奇事。厥後洎于大中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字憂閭，扃滕不固，久為飄颻。新牧所困，一挑半剝，往往滲缺。（移顏魯公詩記　鄭薰）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而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集作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彌山，瀉色。（苕溪新亭記　李濬）

貴賓之倫列於軍之宇，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于是眾食而食，眾安而安，士盡感之。綏醉飽而卹酒肴。（邠寧軍記　李華）

哀冊文（節錄）

二古已（以一作）吉，四海星（同一作）奔，列昭（昭一作）天宇崩號帝閽，千門啓於閶闔，萬乘駭於靈幄。槐風悲於埜道，松雨思於郊源。戀旆動而虛悲，徭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鼎陌平爽，流山嶠因紀，無遂市虐，有迴衢經，白社之脩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來臨，懷周京以西顧。（陳文皇帝哀冊文　徐陵）

胤伊祁之顛（詔作冀，令緒），追孺缺而將夷。帝允誠乎厥中，皇可（二本作進）崇於太上。俗受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閒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風。理極兼愛，

（二本作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丹而號。於嗚呼哀哉！夢年罕驗，顧命是屬。付神器其得所，安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擧悲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啓輅迎轉，龍旂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茄挽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威紆。除憐陽之御路，指橋岳之幽途。禮既獻而三徹，神方寧而九虞。遠奉遊冠（文粹作遊道冠），近嚴歸蹕，因商而渭川盡見，憑下而泰京稍出。稽耘草以攢播，悲松以翳日。（唐睿宗大聖真皇帝哀冊文　蘇頲）

序分弘璧，庭臨綴衣。如大落構，象月徂輝。藥璇衛而

奚迷啓金縢而遂迸烏册龍圖之端青丘丹浦之威
瞻脫屣兮如在痛攀髯兮不歸巖岫嚇兮愁雲積郊
原空兮落景微嗚呼哀哉瓌瀛稿素靚譯凝嶷邈謀
協吉象耕遐赴珠玉重而不藏裝(一作衣)儼廞而有數
靜鈞陳于塋所閉閶闔于應(一作路)門靡營南紀之壓
空望西陵之樹嗚呼哀哉蒼旻浩然綴律函遷既深
悲於寒霰俄隕涕於韶煙背鳳城而紆轡援(一作振)蹙
紼而聯翩息輿駕于懸闈閒鐘磬於廣川神理冥其
造物皇情邈以終天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 裴士淹
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泫(文粹作垂)泣問哀鴈之夕飛

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
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逝去去而逾遠
馬騣騣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而隱霧 文德皇后
哀冊文 虞世南
綠車建事翠纓奉記(一作祀)肅穆滿容儀形譏禮樂
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道(一作蓄)德恭已承凝(一作儀非)南山
聘隱東序尊師將寧甫鑾長違望苑渡渭涘於造舟
遵長平之脩坂 隋元德太子哀冊文 虞世南
昔在沖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
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往葬而
云邁扈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墻遂繼明於雲陛
雖閟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惠莊太子哀冊文 張九齡

駁議郭知運　崔厦

議曰郭知運承恩郜葬向五十年（會要有年字）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爲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佇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憂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昭贈特加禮謚踰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述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冐昧況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集有之字）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集作之）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謚議（節錄）

甫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弈五年矣顏杲（集作卿）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須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本年與五十年其後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己之貴加榮於父也當開元三年出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登擊析之際偏於泰（集作咸）雍知運與郭虔瓘等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師（四字集作出將）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重議）

郭知運　獨孤及

文苑英華

書 全錄

上太子承乾書 貞觀十三年　張玄素

聖開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冑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豈假言以先被伏惟殿下睿質因已崇高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輝睿惠而雕蟲小技之流柢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游酣歌伎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亂臣恐殿下斂惠之源在於斯矣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聞聖人以四海爲家英宰與千齡合運用能不行而至不速仗天地之威以息相吹時雨蔚山川之兆豈有玄蛟晚集憑雒冉而先鳴蒼光晨驚運龍銜丘首出而能風 一作 騰霧躍指麾成烈下之紋煙紛虯奔談笑坐舉卿之石木如越蒼海乎行開排紫微謁天子于是遺不許之王棟井常之位龍章鳳藻照其前鏘金鳴玉登其後三案叶貴超然今人丁之閒四海承平高步取家中之託名位之高豈是矣望判之付遇深矣故知陽侯息浪大鯨臥橫海之鱗鳳伯停機大鵬斂垂天之翼及其長形巨斂霧雨蒲而雷奔假勢蠻飆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詞鋒韻使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紛紛舒卷存乎非我是以陳平箕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達人也親爲餓隸當其背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自期榮穪相府西藩專扃據之圖龍冠齊壇東向擧熊 一作 飛之策顧盼可以蕩川岳咄嗟可以降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虞秦之際故死生有數審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決行藏者定於己君侯足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繫霧門石之榮非有南監北閣 一作 之援山埜悖其心煙霞養其神奕未嘗降身摧氣邂逅於列相之門

新婺于時匍匐於莘公之室所以忼慨於君侯者有
氣存乎心耳貴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韓千載風
雲託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桂楫拂衣於東海之
東菑關松楹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
利之門哉至尊以播河徙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
聖人有作舉材異眾星旋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
稱臣奔走蒼龍之闕方欲停旌金帝引成康於巳任
闢廣琛林復克窮於兹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
容貌矣抑宮命之丹山九仞烟峰非數賢之功紫極
千門雲棠侯梅櫨之力故天下至職神器不可獨專

天道無私玄𪊲有待而豈雖有大命不資董子之言
而恭此小心取進任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靜大軍頻
進有識寒心舉黎破膽昔明王之制國也自近而及
遠先仁而後刑微實則效存循名則功淺是以農疏
千里僅踰重右之鄉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
不及而智有遺蓋將以辨離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
無外甲兵耀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
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失全昌巨海橫流天地所以
限殊俗闢土數十里無益神封勤兵十八萬衆疲帝
[illegible]傳檄奔命之所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資於

是察姦放命者出繩纆以生成因公挾私者入關闈
而號法雖一物失所大階延旰食之憂而百戰方雄
中國雖終年之樂闕得而不闕失知利而不知害移
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役屈於東西威信衰於表
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為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
可遠凝高策上篤忠言使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
始遂令回鷹轉檄昔青丘而奮烈障分亭巡蒼波而
守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為楚國之蕃虞帝崇文苗人
失洞庭之險況乎仗惠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
降華夷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

城千里亦不能為敵人討矣此君侯之未諭一也蓋
聞星迴日從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寥廓者
歸乎靜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起而仁
義息神化開而市獄定雖復體元立教肯哭擢知遠
之書順時宰物宥罪發精微之典而況澆風易漸淳
化難歸孔明取介於當朝子輿殷勤於易業蓋有由
也伏見邊鄙尚梗殊恩屢發亡命山澤者月月相趨
朝脫桎梏夕還囹圄奸徒抱袂因時而僥倖之罪頗
大領是中路新吁嗟之慘皆由寬勝於法入迷所非
動點不彰廉恥有目亦有公卿失職耳目莊荷之任

郎官有疊俯拾銅墨之榮又焉可以弘長風流抑揚
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充羇不收奔馬之逸轡絡振綱
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無妄之思
乃及於羣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於下泉矣古之
善為國者不然信賞而必罰道與而齊體澤配雲雨
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絕私載交書發帶仗慈厚之
師投金散鎰捌仁明之長故雖開衢室蓋明堂亦籍
四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諭二也發揮地利
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泉貝流其用伏睹前制屢援
事非盡一廛市靡然人情惝動夫補偏一作簡並用未

盡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啓兼并之路于是連關掩
關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韋帶者闔門而受其困五
方競奕務淺術以相雄百郡爭勝驅末技而成弊田
夫織婦衣食鮮終朝之給巨駔洪商輿馬扶封君之
勢蓋有由來矣故曰國儲闕於九載則公上無所給
家廩乏於三年則妻子非其有夫陰陽覆逆天地之
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不免一旦洪泉決地大旱焦
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繁遏廣役首
尾於中外杳稅增徭日夕於都鄙樊陰陽[illegible]將何以
之　夫縱議公之盛惠虧矣愚謂嚴[illegible]法絕輕

陋之貨則奸欲之源塞矣沿風正典重耕耘之務則
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敎旨大變流俗法立有犯
而必施令出帝行而不返遊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
因時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貨生兆錯復流沸
而言矣此君侯之未諭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
其峻江海不讓纖流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闢上
台忘吐握之勞月殿宵興中宇輸山林之[illegible]知夫御
天下者必待人也伏見皇明遠燭帝系遐宣張樂岱
郊薦勛社首徵廉察孝璠擢虛不次之階者行議年
璠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于是友月朋霞

之客背青阜而至馮唐顏駟之才排紫閣而集夫豈
知終始與數涇渭同流雜薜失刈簪纓解體措哉羣
英霧散名侯招蔽善之嫌天下當同太子舒鳴之
地而欲招絕足致真龍難矣此君侯之未諭四也易
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豈非順物不若[illegible]類報國
不如進賢陽升而雨露歸陰駕凝而風[illegible]莫不
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則獨善其私達則兼善天下
而利已擬物者以自任為身謀知進志[illegible]榮
而得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留[illegible]守
忘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illegible]之前

聚泣皆治 歎泣尤真

赴步墀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乎伏願闢東閤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變出蓬戶而拜青瑣附景搏風捨藁衣而見丹闕幸甚斯不爲難矣庶幾乎虎卯不弃終感玄傷之精駿骨時收或致飛黃之錫書生王勃死罪再拜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雖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

與聞之而不忍弃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兵也筋强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用游而曉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歎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本聞雖然閣下及其

大病

行文俱見 異態此公 頗爲了然

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時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況當今豈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得罪

答韓侍郎書　李翱

還示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大又何疑此非汲汲知皆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苟今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其於後以當講學且（以知人爲講者）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

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隱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披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讒言而請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于朝既推於

時栖栖惶惶奔走逾厚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
俊乞未見有如此比者汲汲孜孜引駕薦一作賢俊
如朝飢求飧食一作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
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濟得志於時則天下當
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塗歙州章饒州之比猶
奔走在泥土則當引昇在已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
求飧食一作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覩視
遷擧如豫若宮刺之在躬夫又何樂一有字樂而得安然
也不知此必有古已以一作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
代有聖人肩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

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
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盡有文詞兼能附已順
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引援之矣如或力不
足以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恭
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
尚俠行義之一豪後世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
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侯官甚知重陸滲當時對
云士所貴人知若詞名休聲則導一作道之家之貧則
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滲之賢才然矣某官
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慕

將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滲若如此之知[illegible]
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
不能封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戶不可以言
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而[illegible]不引舉
在已者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雜要與
膺大饑行而同陷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陸或以
之不在行憂患之病而陷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陷
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昔者鮮矣則其陷者離婁
之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當
[illegible]之人嘗為刑三隅之以代擧解而歌為翱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迥北鎮太行東塞黎陽在京
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
於前代是以壯徒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
其微効務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
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擁據要津
專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德政況聖
主撫握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
關取維城縛落部縣命誅穢虜縣一作今誅虜收其土田取
其良馬將戰之具而後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

不使不責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敎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役使儒生舒展其懷得以講導壯徒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有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懼再拜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睹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驚風前旋（旋作）霆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非關捧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遂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無端威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煩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藤門之餓隷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覩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遨時譽忘廉恥徇苟得設向許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秉咫尺之書遨遊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錦埒擬其價勝冠蓋生其矜甚豈知大門海君子謙伏而恥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有所言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

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蓄闘闢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麤形俗狀游冰鏡而多慙抱鼓援轅偶雷門而自失而欲刻鵠飾冕唐突扃餘（髮）者邪徒以登山迮海旅則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矣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廷一作）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嶺松崖南山有不羣之地况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闕湖若夫極天分構振嫘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擬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鵠印蟬簪金

公侯之始青皐獨唳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藩維克振既黍來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雅材廣度散珧琰於胷懷逸氣道文運風霜於掌握負青霄而擄含烟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漸江漢之波瀾未惻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籍於莊軒懸匏自記一作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贊之虞虛榻晨披心一作襟待龍騑之地方當翔霄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簿庭而已哉借如侯者言不滿於鄉黨聲不出於堂閾東海

取樂於箄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飡花佩蘂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楊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己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一作谷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危於非牖咏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一作浙雲英臨江湖而采烟液生願畢矣而翩鶯肩停逸頻虛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甕瓜采逢人一顧之榮辱公卑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聞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游灌況庸者而

可免於此乎君侯英津先據圖海府於當時下官復貴方勤為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貴咏宵吟敢躋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牘見天下之心[illegible]個頓小管合義舒之奠豈非道存斯貴[illegible]追從於與[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劍議故有[illegible]而欣然自[illegible]不降受分庭而愧[illegible]之今古未[illegible]則下官頼矣常恨霜松列澗鶴[illegible]月之明濟步深山寸莖有梢雲之[illegible]斯則聲[illegible]附於兼濟才伍[illegible]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illegible]俗容貌不足以動人追近數淳安足以

承高明之咳唾也所冀絕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遊納序輕姿託翔[illegible]而絕海秀名勵已蛟篳申偶斷之魚偶跡當仁飛[illegible]鮮開[illegible]之恩天衢可望指鵠雲而三休巨壑難游伏龍門而一息　死罪再拜

與京兆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讀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後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才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常則此於使者屈家而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之

爲心中國耗弱爵王醉於誅臣金帛竭於戎上雖念一篇之于處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値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躬蛻居家甚困自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眷于處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弃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難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獄中上陳後主書　傅縡

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黎民如艸芥宮女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離散轉尸蔽埜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後主怒賜死

諫陳後主書　章華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祖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書奏即日斬之

論教本書　憲宗元和四年　元稹

某年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敎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敎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右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敎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敎既生保敎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一作疏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豢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一作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一作縱追禽戮一作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而爲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

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固佞邪違（一作佞違逆）之說固吾之所積惡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業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乘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爲謂（一作信）然哉

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殘人也而得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馬鹿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一作用）謹寬放無所自明而況于疎遠之臣庶乎若此（一作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一作質）甚美幾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間不能虞其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叢教化者莫不以興庠舉教設學崇儒爲急當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後其賤者如乃降于側微于尚哉太宗文皇帝之在潛邸以至于爲太子也選加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居即位之後猶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大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三（一作四）四年而名高盛高宗一日一日而政是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以選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之選亦甚重焉貶闕以詹事（一作府）尚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

也文皇之後漸疎之賤之至于母后臨朝剪弃王族（一作主）當中廢二聖厄難（一作勞辱）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一作扶）持之一詞而令醫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瞶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善之徒疎冗散賤之士甚者縉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況天下之元子（一作…）而可以疾廢耗瞶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且

何足反居上（一作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之老備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疏弃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我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俯居習儀者故不之省耶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于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

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一作之人）傾耳注目（一作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一作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一作明）達機務者爲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消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悉此所謂一人有（一作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一作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可同年而語哉（一作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爲陛下永建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與王僧辯書　徐陵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君是古人自稱如 十精書中亦作王君）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伐）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于搖山蕩海驅電乘雷蹶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襄秦亡寶

鏡然則皆眷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是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衆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韃鞭逮武栖栖何其扶翼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烏啄之臣豐界將典特挺鷹揚之佐明公豈包金鉉神表玉璜儀袞欽才平皆佇惠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畝聲

闕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
投壺戎羯成群鯨鯢俱剪樓船萬艫選繫昆明胡馬
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蠡東
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
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邵鳴元兇成釣腸於軍市青
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成爲京觀公園陵盡拜
忠貫長沙神主成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毀魯殿
猶存關綠少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
剗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壓斯滿㽵脂藏脯遊騎
繫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

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
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勛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
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
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枝
道木閣田單之秦覇齊緇墨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壞
蟲之北黃鵠檄飾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孫子階一作賁
緣多幸叨遊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燋迫邳形形一作彤音漢書
之切長亂心胃徐庾之祈終無闕允既而屏居空
餘多歷歲時勞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
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央

梓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
闕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剎奈何自黍膺嘉聘仍屬
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益恒懷慶寢
之憂當撓與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
播越淚居[illegible]隔山河朝夕傾傯誹經心眼程糜
不繼原聚何[illegible]聯望風雲朝夕鳴咽因乃遊寇已謝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
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
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蕭秦張
儀朱輪華轂而孫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驪別馬而

長號杖歸於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
相逢詎爲班荊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
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淅東並物
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
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誤珪璋
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潦水差有黃門啓封
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
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巳焉哉羌一作差
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illegible]人楚之巾胥
埋寃者何極孫子何所歎焉但願伏[illegible]爲徒延光將

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
留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
展忠弘孝社兒綃紳化感烟雲量標海舟行㮣仲月
王政無案分設高年仁風斯遠周以表稷仰訓黎
庶投懷今日憔悴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
土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中孤子徐君頓
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徐陵

弘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
始及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頃家

國多悲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
惠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
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屬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
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永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
效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
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祗昔
黍蓿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雞門文之家差
有彈鋏斷復李膺門下莫不封侯衛青舊人多懷彼
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慘之歎與相
景無依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背史之文前背相

劉不應如此衆軍部使頃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再拜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
門冑家其少多大小量其官爵但占來數千年非無
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
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
何義夫一斗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
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
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

封身所望皆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
毀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
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
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
何以相咎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
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
夫人君實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有豈無運
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
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
云關官在亂世見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

若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郗泰太平及永定中（一作永定之時）聚斂少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一作孔）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權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一存（一作權）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喪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

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見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饜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一作異）等（一作並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一作天子所拔）非關選序舊章泰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一作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滿實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近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孫君白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叙故人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言之際徐意甚鄙郁瑣瑣鬱堙三年無聳擢類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于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混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

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鎖耶臥于鉛鈍之下（一作中）良工睹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睹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苟與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殊異斯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遇者（一作迷于）良工巧冶有識（一有者字）之目哉今請郁待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而不中是直（一作真）已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謂之曰今（一有于字）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

（一作）也子之道豈節也子且真有崒天之材而隱
楂之有照乘之珍而蓄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揩如）
（切劍求也）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
右拭背迎而索之固亦不能知子（一無子字）矣子何不移
析容光披發示貌使識者睹（一有之字）而駭之彼之所誨
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
必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
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候貌
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一作予）四事果
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揣獨大賢於郁介殊尚不

能以郁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酬其言
語善者都者而自減盈消息其言（一作吉）稍有可驚不
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歎曰吁後學何
（一作烏乎）（一作求）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
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
而不能甚（一作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一作歎）嗟無不至
也其聞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渺矣此其所以為不
能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使遲遲之倫其下才者
亦曰今大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歟有一善未著
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答
也（一作身）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關為不得（一作逆）
相與捷趨邪紛也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亂則
不詰其所以致與者之賢不肖而皆趨之矣此實今
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止
之於其善者扶之揚（一作持）之有善而未其者次之導
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
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
我事也苟曰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
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殆乃已寂寥乎昔孔

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魯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
非我事也則今者安識眷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
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
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
亦如是若不相播則人文體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
乎息乎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
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
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宜郁再拜

與李那書　　徐陵

稽其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

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要（一作葽詩四月秀葽漢書禮樂志豐草葽皆草也淮南子青女降霜疑用此章）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雜容庙廟獻納便繁（一作蕃）留使催青駐馬成檄軍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緇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觀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皿班荊常在公筵歌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觀縱南入重陽閣（一作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

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一作傳）盖在清丸扶風輦路悉陳華節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擁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一作誠）六道知歸皆踰大火（一作宅）宜陽（縣名）之作特會幽衿所睹黃絹之詞彌慷白雲之頌但恨睽遠（二字一作者闕遠以）遥待高峯開士羅浮康公懸湛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崗岩循環（二字疑闕）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玩之不足同於秉枕

京師長者好事才人乘造遂門請觀高製輒和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塡咽無異華陰之市但豈城雨金尚不得米韓子獲璧必希昔見莫不以好能無別木所可嘆載璧壞城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眷父悲陵頓首

答負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斁暫如有叙上言離恨下叙交情寫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刪義則乖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旣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剛談豈曾（疑負公自試表法不然亦此說）

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渤澥（一作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鴻隻鳧（一作雁）自以爲可得而與焉及其化羽垂天摶風九萬振鬣（一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一作寧肯借力於槍榆假分）資汀濘（一作潦）涓流之水俟潦（一作操）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摶風之適（爲朱買臣之）已也我貴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之先賢之適自守尼笭無嬰魏網亦宰不知在藻槍榆之

夫子木搏風之助哉而詞亦勤勤然所求論者

同志豈若足乎夫人生（一作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

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明尊德成

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

儻來之物悟榮貴（一作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一作墮）

亦何患無成而閑倪俛於權重之交蒼蘇利（一作寒）

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株惕於

窮途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

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岩春草王孫遊以不歸

尖矣負生遊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一作其）勞矣長容

藏谷靜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容爾音

答皇甫湜書　文粹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

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

亦未信祗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

越中得一官三年矣行能寡薄（一作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

費官錢自度終無補（一有益字）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

僕性不解諂佞生（一作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

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布所說凡古賢聖

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

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厄摧於時身

卑處下澤不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

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

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

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

採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

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爲

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

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

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

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

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

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

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

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耻當茲

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

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

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于後代

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

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

蓋之所爲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有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炳炳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則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哲王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余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勿怪翱再拜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近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留意爲僕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

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

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來字一無）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邪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

除讀書屬文之外其它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部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

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一作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

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袠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

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于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韻至百韻者（一作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

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

小通小窮

馬上吟詩

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至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

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冕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為

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
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
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
多已尚病之況它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
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
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劍一作則如之何微之微
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
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
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樂天
再拜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億春少報白君
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
有捷臂痛拳之戲笑與排曾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績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僕與足下在長安
時合所著詩數百篇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
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州刺史冒雪寒路
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
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惟各賦數篇視草而
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滿篋誠知醜
未免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
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噫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
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貸一作答彼此非一彼雖
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
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它人未嘗
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
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
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答莊充書 文粹　杜牧

牧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
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
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
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
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
愈一作詞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
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
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
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
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illegible]

詩尚知味亦創

惕息不安後覩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
表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
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
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
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
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
論作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
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收再拜

與李生論詩書 文粹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
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
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
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
美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
六義則諷諭抑揚渟(停)蓄溫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置所
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學哉
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
蹇澀方可致才(一作)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
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

耳愚幼(一作竊)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
則有草嫩侵沙短(一作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
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
夢無憀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在方響夜深船之下)又川明
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月帶潮聲晚烟
和楚色秋(集作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
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
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
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華院閉幡影石壇幽
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
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
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燒景鷄聲美微風蝶影繁(一作)
(遷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樹連村暗)
(無黃花李稀)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
於寂寥則有孤螢入空巢(荒池一作出)落葉穿破屋得於
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于
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分
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更勝添健僕亡書有
似失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晴初又

門悵回泝桃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illegible]歸未有涯[illegible]）又殷勤元日日欹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illegible]）則亦不拘於一聯也且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加焉耳（入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譬冏有雜色倘復以全美為工則知味外之旨矣勉哉司空表聖再拜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部（一作勒）以征匈醜古者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聚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遵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忝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令至九月初到突利城起兵之日令至十月初胡地隆冬少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計仁師所將之兵從霧州當所發之處用迴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算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于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敵盡賊又氣遂未平但恐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抑（按）度輒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陛下追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

醜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 小戰則小勝未嘗敗
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
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 一作反 又以李敬玄
劉審禮爲廊廟之宰 一作器 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
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霆然竟不能擒一
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
驅疲頓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
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
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賓不取蜀
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

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
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
兵大破之蜀侯誅貢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
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
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
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獲食也今國家乃亂邊
羌開險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以借
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睹
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
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

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
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
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
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
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
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
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
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
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

愚臣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
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
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
羌掩吐蕃遂能殘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
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
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
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
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弃龜兹放疏勒
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
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

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飢關龐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況又流眷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怔動搖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務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熟計之

蜀人何用其文亦似 署

上周相公書 文粹

杜牧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韓今之一辛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公之詩曰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言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然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于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

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後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餽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于山東乃所一作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楪撒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敎人戰是謂弃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illegible]弃因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極人事

然上至周泰下至長慶實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閲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

爲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黄龍即禽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知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狀精穿竊爲盜夜遊晝伏乃是其常今白日投營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來覘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勵士卒秣馬厲威因此內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息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類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華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我國名又附麗音離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illegible]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焉伏閲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木而斧鑕之屬畏威崩折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文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恵猥以文句微識蒙令昭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邪

與寧王憲等書　玄宗皇帝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高高殊無極上有兩童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性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絶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

神丸之效也虞舜之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歎者也頃因餘服妙選仙經得此神力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享長齡永無限極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屈原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祭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懐王入武關楚

不自堪苦無心奈何無狀奈何自徘徊河湖亟積寒暄風患弥留半體枯廢折臂兀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慙鄒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綫有寃氣夫迷山之客邏遙聲千崔崖窮海之賓望孤烟于洲嶼況乃宗均骨肉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牍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淵然遂不案問昔桃花之峽長逝泰嶽芝艸之山遠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悚既積輒命行人致望之間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致邢穆之詩求我濟濟幸閒劉楨之疾陽春改節丞今將宜扶力爲書多不詮次陵白

與從弟莒書　李華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愼不離使司昔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臥馬廐中亡何詔大將軍出征何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頗績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恩於抄褒拮木哉苦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寫之夜深乃見真摯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一作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宅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覩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此句宅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

去來名士皆以此四字為題身召

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甚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以青蘿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一作月平生 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如不能得僕書必加

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答馮子華書　王績

乖別亦猶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歎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東一作此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正人嗟乎適意為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趣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寧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秕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作大頑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埜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廬弃家獨坐河

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穫刈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一作畜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一作摭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庄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一作誦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一作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數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關人更相唱和一作不必與夫悠悠關人相唱和也　任河

渚傷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
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
之有妙（一作劾）力省功倍不能服（都玩切）餌也修淳沌並常
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徙倚消遙
人體氣旅行交巧性恐若有神自作素琹一張云其
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
實與常琹不同益音尚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于
隋末傷代（一作世）撥亂在近無位非汾亭操蓋孔子龜
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為（一作謂）曲盡近得裴生
琹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韻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

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然（一作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
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傷無侍者雖患
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一作蕭蕭）可（一無可字）無俗氣攜酒
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集無處字）獨遊頌及河渚先
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甌蹟便復江湖相
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晦（一作曠）遠
嵯峩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
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一作原）
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
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

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塗漸亨天災不行年數（一作穀）
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埜吾徒江海之士
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
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
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
獨放湖海之上（一作上下）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
不存薛生已沒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
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任然烟霞山水性之
所適琹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
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

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與窮還
歸河渚玺室蕭條彈琹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
夏方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
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原不一一王君白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　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
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
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
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
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

侯喜存人一生有古意焉

人役乎何讀若磨乎事業而餘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太山明之爲日
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
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也學
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
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
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
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
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

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一作計）
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寗戚之歌鬷
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
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書　韓愈

進士侯喜古其人爲文甚古立意造言行止取捨有
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
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往還歲月已久
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
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一作事）迍邅坎坷又廢
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無（一作絕）消息五月初至
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
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
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
埜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
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
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

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
下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
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
真所爲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
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月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
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
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
者非爲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
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于左右焉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韓愈

郭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于朝堯能知舜于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昔驩兜共工之黨于朝

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惠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

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犇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犇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一作觀愈者皆一作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一作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一作是爲執事借焉豈唯期一人而已後之議論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犇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一作默一作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者一作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則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一作未聾執事知之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

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一作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敘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使（一作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豚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

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它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它日爲恨之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上周太祖書　　柳　虬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懲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

南史抗節表崔杼之辠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一作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紛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

答劉秀才書　　韓　愈

六月十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箋見愛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一作赤）誅魏收夭絕

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競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
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
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
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
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
知其無它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
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
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
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
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

取信而可屮屮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
自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
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
天決地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
爲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頓首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罷見籩豆破折尊盂
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
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
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
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故以朝廷時詠不顧鄉里
自然論乎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婦始則以其道自疑
故
爲　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
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與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
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者老
褒服固當然也然而有攀臨稽首於兇禍之前畏敬
戒惕有終日不敢皆酒肴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誣惑
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儀
王公大人無懟兇禍乎兇禍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
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春兇禍能速化其耕稼陶

漁者則兇禍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
知升乎科者不由夫救言遷乎資者不由兇禍授昭
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
斃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
事而驗者將翦宿之[illegible]職事而廣其容幸甚
幸甚蛻頓首

移史館書　劉蛻

蛻早懷忿悱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
支猶將自復其甚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
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昏常在洪

天下比湯與武王時揚當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時
軻時揚當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王賢臣
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禮而
外其身及天維㘿 一作 而亂中正 一有者字 自昔以來相率
詭怪而往之天下而化其衣冠苟不佯者不自欺
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
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
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蔑其事以愚其民爲欺罪疾若
臨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其欲教化因 因一作 天下之
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

衣冠之所弃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
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
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爲湯武王孔子孟軻之
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illegible]淵溺平辟則有
湯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
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
放失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汙
其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惟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
早傳古學身處少賤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其
未有其言故以發云

復友生論文書 文粹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
僕性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誣訶之甚難招怨
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
言思其行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
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饌于左右加之以撞金石
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
貸飾車馬故無用」虞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
登節槩則傳之傷離會則序之値巾壘則銘之倘散
誕放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

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
筆述一道論文書曰我自少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
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于此及子史則曰
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
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始也史近春
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易象與爲春秋
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
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
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
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

易爲經書與春秋其實史耳學者不將渾而言之且經解之篇何名出於戴聖耳王弼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一作字）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

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懸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一作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一作之）從上有同影響（一作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功業（一作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遍天（一作華）壤遞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愈）扇及皇（一作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一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一作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薦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舉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
由縣令刺史承行風敎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為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㤭濫者多請勅有司
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鄰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
相之位亦[illegible]於東[illegible]借[illegible]孔文舉將老兵
而造勝方回[illegible][illegible]之論[illegible][illegible]而其[illegible]良史書之
高賢不以為累自[illegible]朝替是常以人廢言況下官抱
疹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朔

聞音翁井猶冀身膏册經脫寶劍於山河骨掩黃塵
羅瑤琴於天下則指金抵于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
乎幽憂子白

投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後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
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杜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
知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
報之為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襄子曰[illegible]國士
[illegible]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illegible]其知不
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illegible]
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怨此乃衆人之心
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
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
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蓋深自
度無可以為報効也或有因緣乞事不得已求知於
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
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
舉當其時先進之十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宣
而舉之爭為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

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宣而
譽之為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
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
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縮縮苟免
寒飢為幸耳[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
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
一獲進謁一陪燕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
楊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
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
宜為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已

遹切拊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與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咏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它望於古人責以不及并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聳之過求取之異敢不待自發明道説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它感激發憤慷慨思惠臨紙汗潸不知所裁牧恐思再拜

投知己書 一云與文暢卿書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市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

勇衆之罷今爲節奏和緩射宮蓬蒿幽燕少年恥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既治世時書禮樂皆已遁墜求之書者故冬官考工開于金之賸議帝制者進退眥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闕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傳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舉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楚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惡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人一作莫過乎閣下爲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人一作斯爲門下惜有其時有其人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乎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俊遲困學者過一作末遇當時之人書禮而皆樂乎其時出車旆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己才下于蛻畏蛻掩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答一作爲來世乎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久守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沐死日能言乎能盡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

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蹤其才接之得盡其櫟斯人也讀書業文得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

書 節錄

詞進言者其寄辭哉其重如其積惡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況昔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聚工匠望苑之內不睹賢良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而錢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可勝言哉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皆兼監官此等或允犯國章或第催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針鑿綠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年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亡愚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廻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劒者孔丘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而今宮內接有鼓鞞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脊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 于志寧

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貿則連首受誅弘曹擅權何賞則蹤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顧其情者則禁逮幼冲近其意者災及緦緦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燕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罪挂于刑書功消塵露已勒于鍾鼎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 于志寧

竊惟二京未復祆氛方熾靈武太原雖稱官軍甚盛而兩河南北無月不遭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鄆城相繼失守靈昌潁川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潰潁上之鎮之南亦有政刑而百城饑

乏兵力未振河北自六月不聞克捷井陘路亦云未通河南絳郡復傳先陷淮南山北境內賊壘戶寡人貧徵促弊竭衆心危懼莫有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楚越之地重山積阻江湖浩汲樂與承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平日當備不虞中原或擾無不盜賊爲患固宜察其要處增以兵力擇文武良才以鎮撫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勅盛王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未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冑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斂跡雖古龔黃邵杜之化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略庶不乖稱所涖謹守料餘愛惜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勞人將卒不須統攝兵仕未嘗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攻劫略難勝述比者吳郡晉陵江東海陵諸界已有小竊起聚保於洲島剽劫村浦爲害日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即就鎮求選博通宏略之士以轄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越拔才雄以居將守倘一朝狡寇僭侵臨淮淩衝要關繕完之備甲兵無抗擊之利江海餘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震矣遣何親賢虜庭指日清蕩惟其臨不敏資覽蕃

史見古今成敗之策江山險易之勢多矣忝職幕賓
言不見錄長宵歎息不覺飲淚方思虞詡之任朝歌
見疑守將古今一也 與崔中書圖書 蕭穎士
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舉于吏部始授四門
助教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
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
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
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
十年於此是一生不將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
知存亡哉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穫

一穗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是天地也命之翅必
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
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
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
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
則如無命無與也詹代居閩越自閩至于吳則絕同
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
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腓之舊猶孤根寄
不食之田也人人耕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
採乃條枝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

之[illegible]命乎 上宰相公書 歐陽詹
今大盜未誅羣寇更起其可處置者惟兩江半淮三
蜀五嶺而已其中最切者請舉尤以明之每道皆有
客軍本在同心平難倒用將校謀勝監軍爭長節度
歛手食多者雖敗即安無食者纔入則退戰勝攻取
未之前聞為今之計莫若監軍一切且停客軍權解
節使中朝大官無得忤之然後慎選良將文武兼備
之鎮隨書 上蕭相公
且於西漢公無言之為曹以清靜無爲載良平以謨
明資王業等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

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
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其次焉至若
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
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皆泯
夫此數子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
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外賀
與崔相國書 于鄴
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
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
也不可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可下

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
則自[illegible]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
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
水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
者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
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
際但脗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
伏睹先皇帝之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蔑以加
也然竟不與太位不授太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
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

皇所以擬已知人之明潤濟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
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天子
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
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
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
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
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
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臣輔新熙宣和
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
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未盡也而況於天下

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於上
爲天子聰明神聖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
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
元以來斯道寖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
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
也何哉古之宰相以危言危行持危持顛爲心今則
斂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
心識爲用今則專任其兩耳兩目一心而已矣古者
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
以開閤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假使天下之聰

明盡委弃于草木中爲天下之心識盡沉沒于泥土
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
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
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矣豈
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
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壅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
忌擴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
無敢爭之臣[illegible]及家[illegible]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
介直以立仇[illegible]兄[illegible]其弟曰無方正以貫[illegible]尤先達
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

2095030

G
Z121·5
16d

成風識者服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鉗亦也蓋為人上宰加

白居易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illegible]

ZW 21101000584566